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7/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胡莊肅公文集八卷

〔明〕胡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胡榘刻本

.....一

鶴田草堂集十卷(原缺卷三)

〔明〕蔡雲程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七〇

南沙先生文集八卷

〔明〕熊過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熊胤衡刻本

.....五一二

胡莊肅公文集八卷

〔明〕胡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胡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胡莊

肅集八卷》提要

胡莊肅公文集序

三代以還語功業者如諸葛武侯不階尺土佐其君以成鼎分之業與天下爭衡可謂奇且盛矣乃文章則有昌黎韓退之起八代之衰立言垂訓震當時而傳後世於今世以比之孟氏蓋文章之雄也是二公者雖一則忠猷神秘一則筆力奇瑰得之天造者為多然武侯南陽高卧養之既深中道而後遇主故出平蘊以措諸經綸遂無敵於當世退之棲遲偃蹇凡幾下位晚歲始居吏部是以得大肆其力於著述之間卒為萬世辭章之祖孟子所謂有不為而後有為古之論詩者亦謂詩必窮而後工此皆知言者也使當時武侯或蚤遇先主退之終身大位即立功立言未必炳炳如

是荒寂寞之濱乃君子育德畜智之地
而巖居川觀固才志剛識之所繇自益
而無方者也我莊肅胡公產於滌陽環
滌四面若瑯琊石屏諸峰之峭峻嶙峋
庶子紫微白龍真珠群流萬壑之紆迴
渟滄其靈淑之氣所磅礴鬱積者公既
得於降生之初以為功業文章之本且
芳年入仕中路垂翅而歸寒食者幾二
十年他人處之非感憤自傷即放流自
廢矣公乃以燕居多暇博極群書考究
今古遨遊四方採撫民風國故益閱其
用世之學而見於詩歌紀述者亦莫非
經綸之具是以文既可傳而出而當盤
錯之任干戈旁午羽檄交馳公亦神閒
氣定而運籌指示毫髮無爽卒能安生
民而衛

社稷謂非發散於翕聚之餘不可也然則
曩之忌公而奪之位者豈知正天所以
玉成之而使與武侯退之同垂不朽也
哉顧武侯抱不世之奇而劉禪非可事
之主竟齎志以沒退之徒以文章自鳴
其不平而不及致諸大用若公遭逢
明主言聽計行斬除草竊拯民水火以詒
休於罔極其奏疏諸牘所以格
君濟世者且得收之金匱書之史牒而不
獨如太史公所謂巖名山以待來世則
公之所遇賢於古人遠矣雖然壯年竟
投之林壑垂老始登之
廟堂眷顧方殷而希文不祿紀綱粗定而
君實遐升使假之以年其所展布康濟
詎止是耶今所遺者僅文章耳知者不
無為公惜焉公撫江右時余以監戎至

誤蒙推轂熟觀公劄勦偉略茲叨承之
方舉公未竟之志而未能也竊思公之
功徧宇內而於茲土為獨著公之文亦
徧宇內而懷公保釐之澤樂誦其言者
亦惟茲土為獨深遂謀諸按史雲門任
公取公門人少魯周學憲所詮次詩文
若干梓而行之以學憲邵君亦公門下
士也屬之校讐而余述其梗槩云

隆慶六年孟夏吉日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俞前提督湖廣學校副使監
察御史吳郡徐枋撰

胡莊肅公文集序

先生滁人也少聰知英 暨長舉制科
授下執事雖未嘗有所表見而識者已
知其有公輔之器焉嗣後先生涵養日
邃文譽益高當柄者擇外服之美秩處
先生遂有督學之

先生受命即出平生所得無歆之旨窮
理之功薰陶多士而又明目以察其詞
章旁門以取其曲藝異州士人貪者廉
懦者健彬彬乎有東漢節義之風然先
生視事未朞月值二虜出入彼目繫時
事撫然拊髀曰吾

命固督學胡可分國事為二耶乃陳十二
事于公車門

帝覽奏嘆曰忠哉忠哉遂以參知政事駐
朔方蓋將以大甲 不念秉國者惡其

氣力忌其才名百窟鑽求尋微指短奪其爵編為下民而先生處之怡然略無愠態辭賓謝客偃息養高絕日不談天下事者一十七載咀經櫟史苦骨勞筋辨禮樂探制度凡世之人少有名字者聞之無不記憶而亦未嘗告之于人黃童皓叟悉延領望先生一出而先生若將終身焉逮閩廣互亂武騎千群鐵隸流傭持戈鏤鎧雲騰水沸蟻集蜂營者不可記數當此之時上將跼蹐懦卒躊躇無辜可憫之元元罔不頭顙墮地流血頃覆東南之事益岌岌矣

天子集百執事議口德碩望重兼通智計便習兵事者誰乎僉曰某某于是勞先生以軍務授以黃鉞假以赤干先生拜表即行竟入賊穴藩臣制將戰氣千增

尋月之間魚驚狐竄功成之後啾然不居罷旅讀書了無喜色而天下始知先生之抱負為不可量矣累官至留兵適

選部闕

天子竟以先生補之先生喜曰吾平生所知之人或者可以用之矣方除蠹親賢而遂短于數豈非天哉祖承先生不棄納之門下實無可紀之才繆竇賢豪之列豈不愧耶家人扶先生輿自北歸趨哭于故里見其棟壞梁頽簷傾階蕪若寒士然吁胡可及也檢其敝筐得手迹若干卷細閱之其奏疏忠朴剴切如司馬溫公其詩光明正大近朱元晦其文不詭不靡似韓昌黎平生學力或者其少發于茲與昔人云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先生其關世教者也祖初攜入闕

圖梓不獲計海內知先生者鳳竹徐公而公適撫江右知先生之功於江右最著故託之以傳不朽而鳳竹公強予附微名于集末予感先生之高誼且不敢違公之雅情是為之序

賜進士第福建按察司副使前監察御史
兩

勅提督學校奉

旨陞俸一級古黃門人周弘祖拜書

胡莊肅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三十首

二祖訓戒後序

鹿與圖序

易學四同序

周禮說序

讀周易卦變圖說序

皇極正義序

刻孝經序

續文章正宗序

刻四六菁華序

論學粹言序

刻唐宋元名表序

刻判式序

刻策準序

刻三場程式序

制甘肅公集目錄

剛正小學序

左編後序

歷代文選序

宋塾蒙訓錄序

樂府原序

重刻攝生衆妙方序

刻諸葛忠武侯傳序

刻文正范公奏議序

刻范忠宣諸公奏議序

刻包集序

刻正學方先生集序

刻文清先生要語序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刻良知議辯序

莊渠魏先生文集序

浚谷趙公文集序

卷之二

序五十一首

刻念菴文集序

東巖文集序

近山文集序

張石川集序

練溪集序

王居竹校筆稿序

畢仲康方樓議序

褚鳳臺職方樓議序

盛明風雅初集序

上谷儲政志序

悼亡卷序

觀風稿序

遺珉集序

王江涇戰功本末序

過庭聞見錄序

籌海圖編序

滁志序

舍山志序

明世宗公集目錄

同志序

平涼府志序

涇州志序

豐乘序

三泉志序

王氏家乘序

丁氏家乘序

李氏譜序

丁氏族譜序

贈君巡撫順天序

贈張君兵備大名序

送熙齋高公尹順天序

贈公擢光祿卿序

贈潢南胡公僉事山西序

贈謝君督學廣右序

贈南池李公擢遼東太僕序

送曾參議序

送謝州守擢柳郡

送江浦侯令同知寧波序

送石里張公之蘇郡序

送吳竺原判常州序

送周本仁判寧波序

贈皇甫子推黃州序

贈孫節推之任真定序

送艾推官之淮安序

贈合川理刑歸德序

贈日巖顧君擢守邠州序

藻泉凌君擢守河陽序

明世宗公集目錄

送南廓侯君遷知縣事序

贈張近山開府序

贈槐東王君擢六合學諭序

送周明溪領山東運帥序

贈靖齋韓君擢總淮陽船廠序

卷之三

序五十一首

贈中石呂君休致序

送金學諭致政序

贈卿者劉誥序

贈姜勳府序

贈司悅戚子序

贈堪輿趙子序

奉賀天卿東野郭公奏績序

贈山泉高子考績序

陳蘭汀恩封三代序

賀古松段公平弼序

贈令藻泉陵君修學序

贈來安魏令築城序

贈太平守小陵吳君序

熊大夫禱雨獲應序

來安武先生從祀鄉賢序

贈抑齋熊大夫入覲序又贈熊大夫入覲序

送桐野李君入覲序

送沈慎齋朝京序

贈石里張明府入覲序

贈李和州入覲序

贈楊二守入覲序

又贈楊二守入覲序

賀慎齋沈公臺獎序

見山應君蒙褒序

賀二守李君膺獎序

贈陳同知蒙獎序

賀二守李君膺獎序

和判張子蒙獎序

椒令龍陽顧君承獎序

贈來安李侯蒙獎序

學博平山蒙獎序

上湖邵子蒙獎兩臺序

贈歐陽山梁蒙獎序

贈廣武衛幕李君蒙獎序

萬戶侯白君受獎序

韓揮使榮績誥命序

壽蔡鶴田先生序

壽華鴻山學士序

壽笠江潘公序

壽蘇原吳公序

壽東坪鄭年丈八袞序

壽三峰朱公序

壽碧溪公序

壽畢翁序

壽隨時余公序

壽文衡山序

壽南畬序

壽于雙峰序

壽曾母羅太夫人序

可則亭序

卷之四

記四十五首

胡華甫公集題目

禮部精膳司題名記

東平州題名記

王田縣題名記

東平州射圃亭記

重修龍王廟記

新設沁河守備記

永平城西築堤記

太原府重修城隍廟記重修太原府教場記

陽方築城記

徐州重葺上下水關記

來安縣修學記

重建通濟橋記

奎山書院記

含山縣學記

新建滁州印馬察院記

來安縣重修學記

義倉記

江浦張侯政蹟記

滁學尊經閣記

滁學新建三祠記

重建清流祠記

顧菴林公去思祠記

修復永豐圩堤記

重修南京太僕寺記

彭子輝滄洲諸景記

楊州府同知唐君去思碑記

和州李守去思碑記 合修軍民二倉記

新修橫渠先生祠堂記 文菴劉公祠堂記

重修四先生祠堂記

重修陽明先生龍山書院記

湖莊南公集卷目錄

正學書院新遷清溪先生祠堂記

樂平縣創建城垣記 德興縣城垣記

固鎮新建澮文齋記 曠如亭記

南陵堂記 夢賢亭記

遊茅山記

遊張公玉陽善權諸洞記

遊天台記 遊鴈蕩記 遊武當山記

卷之五

書七十八首

奉周約卷中丞書

貽顏侯東書

答程中丞邊事對

與張半洲書

奉王鳳泉專師書

與方中書

奉吳默泉書

奉鄭澹泉書

又奉鄭澹泉書

與張崇溪書

與大山書

與朱兩川書

與趙大洲書

與歐陽南野書

與胡象岡書

與唐葵野書

寄可泉年兄書

與何憲副書

與孔文谷方伯書

與萬廠園書

與文衡山書

與屠直齋書

湖莊南公集卷目錄

與趙春亭書

與趙甬江年丈書

與張象溪書

奉王鳳泉公書

與萬鹿園書

與陳敬亭書

與史沱村書

與蔡可泉書

與蔡鶴田年丈書

與石皆春書

入關謝鄉中諸故人書

己未秋日與鄉中知舊書

與王成山書

與西亭潘獻書

與楊臨溪大參論驛傳書

與王在菴書

與張白川書

與張北同書

與薛方山書

與汪道峰書

讀吳興掌故貽徐長谷書

奉存齋相公書

奉李石塘相公書

與楊虞坡年丈書

與朱鍾山書

與雷古和書

與劉帶川借兵

與胡梅林書

與段古松書

與章陽華書

奉毛介川書

與徐鳳竹書

與孫龍峰書

與翁見海書

與曾原泉總戎書

與何吉陽書

奉李充齋書

與陸北川書

與王東廬書

東喻吾臺

與游蛟潭書

與鄒蘭谷書

與游溪溪書

與閻濯谿書

與蔡白石書

與趙晴澳書

與汪周渾書

與羅近山書

與孟兩峯書

東孫環山

與邵預菴書

與鄒東廓書

與唐一茶書

與羅念菴年丈書

與周少魯書

又與周少魯書
啓三首

請未齋顧老先生啓
與吳蓬岩啓

與陳少淇啓

卷之六

雜著三十一首

復性說

心齋說

觀戎軒說

鄭汝為字說

已軒說

石瀾說

書五鳳圖卷

書嚴祠臺壁

書涇城北門外道側石語

題日近龍額卷

題海鶴圖

題高覽勝卷引

贈別圖引

馮高覽勝卷引

耦耕書屋引

跋黃氏家譜

復古書院測語

格物解

答扁義問

讀宣公奏議序

讀牛田吳先生硯草

讀潘公世行錄

讀李節婦傳

新建清流關城閣

廣惠橋銘

實惠橋

備倭篇

制倭篇

厚蓄篇

滁陽風俗紀

誘俗文

乞胤文

墓誌銘九首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潢南胡公墓誌

銘

朝列大夫四川左叅議牛田吳公墓誌銘

良徽王君墓誌銘

通議大夫四峰張公暨配陳恭人合墓墓誌銘

環溪張先生墓誌銘 處士孫東園墓誌銘

故弟汝村處士墓誌銘 七室范安人墓誌銘

明莊肅公墓自誌

封唐孺人馬氏墓誌銘

墓表四首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諡文憲

桂公墓表

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父巷張

生墓表

封南京通政司叅議隨時余先生墓表

處士楊正齋先生墓表

行狀一首

河南左布政使豐山孫公行狀

傳四首

劉樗菴傳

鞏烈婦傳

姚太恭人傳

韓太孺人節行傳

祭文十八首

壬戌出師祭上下神祇文

祈晴文

祈雨有應謝城隍文

過越謁南鎮祝詞

祭文清薛先生文

遣祭甘泉先生墓文

祭大司馬荆山王公文

明莊肅公墓自誌

祭苑洛韓公墓文

祭涇野呂先生墓文

遣奠楊斛山年兄墓文

祭吳前峰文

奠邵石屏文

寓祭吳蘇園文

祭唐荆川年丈文

祭萬鹿園都督文

祭先師錢培菴先生文

祭楊母文

祭郭聚菴母夫人文

卷之七

賦二首

游香泉賦有序

贊治堂賦

四言詩一首

光陵

五言古風五十六首

壽同年沈舜臣父母沈子言其家世系替父

母勤於訓迪以舜臣貴介而壽之

送徐子直使山西 贈陳史二首

西園十詠

題同年汪通夫舍秀樓四首

前出塞五首 後出塞五首

虎丘寺二首

寄懷羅念菴年兄五首

剡溪舟泛遂遊東山

用隨時愛景光為韻賦得五首送吳晚山曹

州兵備

盧溪道中書所見

沅州道中東望親舍有懷

過郭杜見立苗者感賦二首

望終南超宗聖宇二首

題五老觀太極圖為高愈憲乃翁景林賦

磻溪二首

雨後散鬱園作園在涇

河汾書院謁文清公祠二首

贈沈萬川春元 苦水謠

五言律詩附七百七十八首

閔子祠 哀冲太子薨逝

贈題白揮使侍漏圖二首

送趙銀山使蜀取道過家為其季父焚香二

首

舍弟病久無書憂之一日得手書知已小愈

喜而有作二首

鄉使南歸憑寄舍弟七首

得家赴哭弟四首

紅心驛取道之盧陽宣讀遺家累先歸立而

送之賦二首

送徐遠卿乃翁虬髯公歸隱二首

八月十五日諸君子見邀天壇李道士院先

往不至率爾漫興 送陳通判改武洋江

別盧師商 送里人姜一遠南

同年陳伯舉奉使歸閩兼壽其母貞鄭人

題省氏園亭

神山寺依壁間韻二首 贈徐海山

幽谷二首 寄賀竹居七十

江行即事 秋日

閒居四首 湖上

吳門贈徐子

送日者徐一繼還江浦 秋日莊居二首

郊行二首 贈吳道人

野浦 春雨

夜坐 步園

晚霽

盧消菴諸君子携具見過兼枉以詩次韻答

謝

春浦山行過白雲菴二首

晚春游斗山因訪前峰南玄二丈二首

上元後於白雲禪巷餞別畢梓石明府本待

不至阻雨信伯得十首因呈梓石

尚友堂前牡丹盛開承趙雲屏高東玉兩太

僕岳訪留酌雪屏有作見遺次韻答謝二

首

秋日同咸南玄渡江游宿長干諸山寺往來

數日時復漫興

丙午冬十月上旬承梓石太守招遊白雲

時修友雲亭成太守題曰雲林深處朝餐

城中迨乙夜始克還道途往來得四首錄

似梓石

東平王岱麓方伯懷寄三詩迭次其韻和以

為謝

送王判入賀萬壽二首 齋居二首

贈魯醫士 奉挽龍湖相公四可

代贈六峰唐氏昆弟 山居雜興十六首

贈孫徵君荆

霍丘曹竹谿過訪賦贈 贈初門謝菊潭

贈新淦馮相士兄弟兼訊念菴年兄

有懷吳雲泉副憲

始發家園至南郊見新苗蔽水光滿田疇感

念往歲之阮春賦

阻雨於高離店農家留酌二首

華陽洞二首

金山寺一韻二首

酌中冷泉二首

東坡祠二首

二泉二首

靈隱寺前飛來峰下眺望

天竺晚歸靈芝寺宿 飛來峰下洞中小坐

承近山太史座主巨石春官舊僚招飲西湖

晚泛三首

度天姥有懷里中諸友

天台舟中有懷唐荆川內翰

天台縣西乘舟至台郡二首

台州東湖

十三日夜舟次姑蘇見天際雲霞萬疊五采

輝煥千狀備具光動川原特異常日至今

胡荅甫全集卷目錄

人目炫情怡未幾銷歇輒因感賦

姑蘇城外夜泊感事書懷

舟過吳門回望雲間郡閣有懷畢明府

挽同年皇甫少玄 挽同年袁君谷虛

挽陳茂齋年兄 哭王先衡內翰

錫山道中與同遊作

用韻答贈呂沃洲道長

歸次會稽仰見新月念老親閭望惆悵懷歸

觀流觴曲水池二首 觀兢渡二首

漢江舟中

過洞庭二首

哭王柘湖郡倅五首 自武昌沂流趨岳

冬日晚行 嘉魚道中

岳州分司夜坐 岳陽樓二首

弔屈子二首 弔賈子二首

懷化道中 長沙江中

大荆驛 苑川宮次韻二首

鄭家驛亭子望苑川 辰陽道中

辰陽分司次同年陳僉憲壁間韻

過伏波將軍廟二首 界亭驛

馬底驛 發馬底驛趨辰

胡荅甫全集卷目錄

訪楊閣山太常承其晉譙奉謝二首

次羅舊堡 時大水壞公廨廬舍甚

船溪道中 峴山祠

習家池

於武當山五龍宮眺凌虛巖

固原道中會同年郭似菴兵侍郭時謙戍靖

虜

六月十七日夜沅州分司坐向蓮池次池上

韻

夏日同東河趙少參登鳳翔府城北樓眺

二首

雨後水泉寺池亭宴坐二首

已未八月十五日以防秋之役在原州大敗

連日夜不止會當月食現然獨處感事懷

人得五七言律十有二首

杪秋登固原東山嶽祠二首

登麟遊城

岐山周公廟二首

自寶雞益門鎮入棧道至漢中得五七言律

各四首

宿少林作二首

嵩陽宮拜二程先生像

朝陵扈從和桂洲公韻二首

廬山二首

雨後過姑壇二首

贈朱山人

春日王內泉高東庄游春谷招遊晉祠

盧肖菴聞太原屠園有詩見懷次韻答謝

聞倭賊寇錫山有懷鴻山華學士

寄史王陽二首

寄答安子靜年兄

寄舍山年尹

問凌宰

寄天長楊尹

書居巢張氏遺翰

寄胡潢南

寄懷陳東阜年兄

雲隱道中

雲隱寺

永寧寺水末亭二首

栖霞寺二首

送王竹涯訓義烏

寄凌藻泉

龍洞山曉行

龍洞二首

陳任忠齋宮諫二首

哭夏邑劉尹有序

輓魯初峰茂才二首

陸鳳溪主簿儀封

張惇吾大行奉使荆藩救塚事

贈楊吉甫鄉耆

送邵少尹之三原

送邵山人之淮南幕府

送建菴分教廬陵

壽環溪張耆英六十

五言排律九首

長陵即事

送同年曾子尹長樂

冉子祠

駕發

上朝祭長陵

駕幸九龍池水殿

題俞欽之墓巖菴

送石岡王公入佐院事

五言絕句十九首

舟次對月四首

留題國清寺方丈贈肖王和尚

彭子滄洲十二詠 贈寫真王子

贈脚僧

七言古風五首

送呂思抑遼陽募軍

題岡野如雲卷送王中白考績

前峰山水圖為豐城任子賦

桂香仙子圖為門人武子修題

熙雞圖為武岑湖賦

七言律詩一百一十四首

望居庸關

晚望西山有懷諸游聚 黃石公祠

憲王墓 晚建烈婦

過東平喜父老將送如雲口占以謝

謁五廟 大同兵燹

送周山溪副憲入賀大禮

從觀九龍池水殿二首

送同年黃宗憲 子振

恭和御製明倫彙編 作

奉和汝胡先生沙河道中 危蟬韻

鹿從邀諸君子山行不至詩以嘲之

予過山中 登居庸關

冬過徐州承寶徵泉戶部招引放鶴亭上

登鳳陽龍興第一山 恭謁皇陵

游包公祠祠在河中流疊石為之非舟不可

達

贈馬龍山郡博

贈鄧雙谿司訓

贈王拙菴

倦人洞

王時魁以詩見貽依韻奉答二首

遊金板山二首

孫東園處士開閣東遊時時延致方外之士

輿論道術余奉使過家開館玄觀觀故淵

園數得遊息飲譙其中賦謝

太僕主簿吳九淵奏績賦贈

清風亭

花山二首

罷官東歸途中有懷大原潘子抑

抵塞寄謝廖督學副憲兼示晉陽諸生

乙巳秋贈賜冠服志感二首

閔旱二首

雨過郊行

月食

癸丑九日家讌時師尚

送和陽郭判同知易州

吉水周子西還因訊念菴年友

來安李尹遷蜀藩審理 挽戚南玄諫議

陸五松選得壽張主簿治河張秋

送平山李子宰夏邑

楊會江節判轉官河東運副送之

書羅學博先塋圖卷 夷陵人

癸丑中秋夜待月不見有賦

十六夜待月久之不見更疊前韻

十七夜待月見之再疊前韻

張石里郡牧移貳吳郡

于野鄭公之官南太常寺

至後承鄭于野呂中石沙秋坪諸公招登費

山絕頂有作

蒲陽鄭子來省尊入于野公于問賦以送之

聞和守唐葵野遷陝寄贈

戚子石樓書屋索題

甲寅秋送錢滌江僕丞奉表北上

呂巾石太僕謝事歸臥 史玉陽六十寄壽

本山嚴中丞自蜀緘寄銀鉸竹扇旁補絲布

見贈率爾奉謝

余自壬寅歸田凡歷數歲冬苦無雪即雪亦

微今已酉冬至後大雪連幾日夜喜賦四

首

郭東山侍御新建馬院落成喜而有作次韻

咨之得四首 庚戌秋感事賦四首

春日游雙城卷次壁間韻

辛亥上元前夕小齋對月聞歌鍾四動感賦

辛亥上元夜草堂侍讌 秋興八首

將發家園留別交親四首

渡江 江上遙望三山

渡江游鳳凰臺次李太白韻

宿高座寺禪房 晨望茅山二首

金山寺雨雨與凌溪小酌二首

王女壇五首 義興湖沒道中

張公洞二首 善卷洞二首

四月一日於昆陵東寺見榴花盛開有作

太湖遊泛

舟次姑蘇城止宿陳氏園亭次日別去於吳

江道中追憶一首

於吳江縣東湖亭與凌漢眺望

余從義興買舟至毘陵將趨武林既告舟小

復戒夜寇比抵姑蘇欲易稍大者以行顧

募不能得賴太守范君為募一舟始得吊

首四眺兼宜食息加復遣力護行夜恃無

恐聊此述謝

卷之八

七言律詩二百九十一首

岳廟二首

從靈隱峰寺登北高峰二首

昭慶寺前湖上月泛

月夜訪周定齋給事即席賦別

三畧通中即謝靈運始寧別墅故地

於天台桐栢宮尋蔡源洞

觀石梁飛瀑

將訪林願菴明府舟次偶成

於金鼇觀海

鴈山石梁寺

靈巖二首

天柱峯

大龍湫瀑布

羅溪洞

答贈荆川年兄

端陽日嶧縣道中有懷 晚渡錢塘江四眺

送周少魯印馬江淮 過香泉

采石李太白祠 江行有懷

九江舟次 夏日與諸僚集鶴樓

夏日保安樓讌集 送彭戶部還京

苦雨

送張北村憲副開府威茂

於武昌官舍見迎春 萬歲節朝賀

過四祖寺 鶴樓眺望

七夕泛舟齊安江中有懷

舟中

將之常德發長沙舟中作

謁朱張二先生祠 赫曦臺在岳麓

堯川宮次韻 麟舟君山二首

江行值風雨 過孤山

九日江行

送同年皇甫君從黃州理遷官南比部

送潘雙谿省長奉衣入賀 沅撫苗

送汪青峯憲副偕潘雙谿省長入賀

武陵舟中

辰陽驛次壁間韻起戈平岡僉憲如辰

界亭道中

辰溪道中次韻書所見 大酉洞二首

鍾鼓洞次韻

次劉晉初同年述懷韻奉答

懷化驛次韻

山堂驛次韻

羅舊驛次陽明先生韻

遊明山拜文清先生祠次中丞李公韻三首

次沅州有懷省察諸公

登武當山天柱峯頂得四首

襄陽道中

送孟兩峯尹黃岡

秋日同少洲馮公閣園燕集率題二首

得報起補關中感念往事留別交親賦四首

立馬潼關望華岳

開夏張常侍高臺送梁岐泉王鑑川二副憲

用古川僚長壁韻

由宗聖宮上說經臺二首

由金佛峽趨瓦亭望六盤山

將赴固原開成道中值五日

五月七日固原兵憲史吉菴總戎曹雙橋二

公招吳海亭太參高廉泉僉憲及余飲城

南魚池閣上池邊高樹參天小亭面水絕

似江南風致賦二首

崆峒山問道宮次壁韻二首山在平涼西四十里

陝祀吳山作四首

六月二日趙東河少參觴余所居臺館席中

即事賦二首因簡東河

行部鳳翔廉泉高憲僉招余偕趙東河少參

馮少洲僉憲泛舟東湖賦二首

登崇信縣城作

涇原行省對雨偶作時遘旱甚

秋陝高峯峯在涇南門外

校試涇學諸生感而作

涇城南之高峰切直省堂上多檜柏蒼翠可

愛每天日朗霽影落堂前若其故雨則雲

起如暴樹一無見今已未夏民舌旱燥比

六七月中雲時作大雨隨注賦以志喜

登王母宮作二首

秋日偕馮少洲憲僉泛鳳翔東湖次韻

華亭道中積雨潦甚跋涉良苦搢筆賦之

由六盤山趨固原防秋

聞洮州被圍有事鳳翔晚大靈臺

九月六日固原官署見紅菊盛開雖其瓣片

疎薄莖幹短細然亦媚娜可愛却憶家園

此時猶未呼僮命酒欣然對酌

九日與憲副史公行太僕少卿郭公燕集靜

寧州之小臺寺寺俯瞰好水川時久陰忽

霽登臨灑然郡吏又覓有菊數本撫對歡

洽乘興有作一韻四首因簡二公

固原道中漫興

環山有詩見懷萬里而至過承獎借次韻奉

酬

十月中將赴原州請事阻宿開成公館值余

初度懷鄉感事賦得五首

游太白山作四首

過五丈原諸葛忠武侯祠

登扶風城

寶雞金臺觀張三丰祠

終南山仰天寺作二首

余從岐陽趨麟遊向東南行可六十里過所

云箭括嶺嶺高際天中逕緣峭絕徑鳥道

亂石崢嶸縱橫參錯既不能與又不可騎

即空騎貫行亦時時踉蹌不支從人掖余

步上會天大雨雪撲面沾衣風凜凜刮面

然顧視萬山飛雪點綴蒼白是耀宛然畫

圖幽興翩翩口占一首

余入關久之門人故舊青來似訝余迂滯者

口占解嘲因以為報

寶雞道中追憶趙都憲宅迎光亭坐

浚谷家後閣眺

送郭三川行太僕少卿致事東還

梁岐泉副憲耿忠齋少齋招飲溪中郊館即

席賦謝

登拜將壇

登陟華山四首

王官谷尋司空表聖舊居四首

始余未至太華風大作日幾晦已而歇比出

關將至少陵數十里雨又大注瀟瀟塞途

忽復霽顧良於行喜賦一首

少陵寺夕眺

自嵩陽宮上泰室峰

擬道監築再同諸公取道湖中還省是日

美盛開景物奇勝喜賦

內苑

廐門即事

太原王氏別業壯壯盛開

馬子祠

潭州明道先生祠

壽羅念庵六十

過潞安陳兵憲遣人護送過太行寄謝

春日南城樓讌集二首

吾家牡丹比日得歸遶繁花盛開言而賦之

二首

游白雲菴一首

五日遊豐樂亭上東湖夢中有言此地幾

登臨之句為領之

九日沈奉文讌醉翁亭用呂太僕二首

重陽後黃絳則招飲宋庄

懷文恭甫

送沈水部

于雙峰處上夢予獲數莖巨而且繁

送同年田南畝太僕東歸

壽朱遜泉七十

之

城武令于子貞以詩見貽有解組志次韻

荆川寄新茶漫興

冬大雪喻尺書賦

和趙春臺雪霽觀燈

與春臺刺史郊遊次韻

晚坐

守歲

暮春山行二首

清明日太僕趙雪屏招飲醉翁亭冒雨赴席

清興灑然

秋日登城

秋暑閑居

已酉至後大雪次友人韻識喜

送畢梓石入覲

春日蔣上舍招觀石瀨二首

晚春遊花山夜歸

懷張彖谿方伯

秋日登瑯琊山頂

同戚南玄遊定山拜莊先生墓

壽西野張中丞

清江徐龍山邸中見臺薦姓名有詩之

答

次龍山遊瑯琊山寺韻

梓石獨宿郡齋夜夢歸省有作見示

答

夜坐次錢宗化韻

寄懷陳遜泉憲長

于雙峰招飲別墅

寄李克齋中丞

寄壽蘇園少參六十

秋日東遊秣陵諸山寺十首

孟家莊錢座主王崖先生會風雨不至忽憶

朱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句輒爲讀成

壽弦齋先生七十

鄭于野同年邀飲環山樓值雨

撫城南閣上

答太僕王東臺贈賦

壽鄭于野同年

壽遜泉先生八十

早秋郝南峰王東臺錢滌齋鄭平山招遊開

化寺次東臺韻二首 送章陽華報覽行

次荆川韻贈萬廉園

至後大雪連日喜賦二首

早春偕高汪二太僕孫庄讌集次高東王韻

二首

次韻答遜泉先生

江皋

乙卯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大風雪

丙辰上元夜值驚蟄 寄趙大洲

書錦囊次韻答吳江筠三首

壽大司馬鳳泉尊師 寄朱子美

寄謝典槐大參二首 懷舊寮汪相亭

寄太原潘春谷 花山道中

游懷德洞 懷秀亭次遜泉韻

雷廬州問訊答謝 壽雙峰于公

火山祠 白麋洞

開光寺 天池寺

廬山絕頂

報建賊就擒喜賦二首 壽大司馬冠平山馮公

示諸屬 送張大峰江州管權

送吳初泉之官南太僕

壽貞賢韓母太夫人

諸將會討閩粵諸賊捷音登至賦簡紀功既

侍御諸君子二首 送湯憲僉分巡汝洛

送王楮園之官南鴻臚 送徐龍山幕府

讀姚江孫氏旌孝集 送屠杆石首學兩浙

壽沈翁八十

賦方范子示我家藏麥丘詞詠高山景行歌

次韻壽按林泉

送楊職方守澠

送赴昌陵守入覲南歸

送羅麒麟山督學廣東

送張明府致仕歸餘干

送葉戶曹守金華

送萬壽湖秋官守泉州

送范職方奏差過家

送張子瞻守藍田

送武選王即

有懷安慶黃太守

送李尹澠泉之王田

武選錢君得告南歸

郭駕部守濟南便歸迎養

送張武庫叅知湖藩

送舊友鄭邦德牧耀州

四月朔日為石城公初度余偕大司徒張公

大宗伯尹公大司空林公大司寇錢公大

中丞孫公少司馬喻公同往稱壽會杜

盛開公因留賞讌抵夜方散喻公首倡

謝迺授簡余與公同為膳部郎尊

三十年今重昭公家恨以茲病荒澁不

作長賦聊因倚和致悰云

瓜洲春清樓觀江漲

秋日與荆川宿金

自巢湖泛舟過東西梁山登天門閣

白石洞天三首

出洞後寄諸唐吳二刺史

送陳問簿知台軍督府事

七言絕句六十二首

洪武間蜀人青君文勝尉龍陽龍陽故

不稼賦重而民逋文勝守關上書請

凡三上不報經于參閼鼓下上憐其

邑稅大半也人為立祠報祀然名弗稱

嘉靖己未前僉事陸君鉞更祠名曰忠惠

予行過哀憐作詩投之凡五首

題于雲心先生扇面 扇面小景

書三槐世蔭卷七首 南遊漫興

題畫 贈洪相士

送工子東川之薊門四首

書王希夷先世所造醴泉草堂卷

書王希夷先世所造醴泉草堂卷

書王希夷先世所造醴泉草堂卷

書王希夷先世所造醴泉草堂卷

書王希夷先世所造醴泉草堂卷

登來安新城贈魏尹四首

題扇面

送履山

海天春曙圖二首

書張戶部條麓卷四首

歌二十六首

三洲歌

川麥歌

遊赤壁歌呈張蘆岡憲副

南巡歌十二首

平苗凱歌十首

連覽圖

行三首

胡莊肅公集

目錄

卷一

江淮行贈蘇侍郎

清風嶺

嗟哉行爲海陵方孝女作

曲二十首

塞上曲十首

又塞上曲十首

雜體五首

烈女操有教

六事吟有教

孟夏

滿江紅送胡雲

梧葉兒答朱遜泉

胡莊肅公文集目錄終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一

滁陽胡松著

南城縣儒學訓導

新淦縣儒學訓導

新建縣儒學訓導黃約校正

序

二祖訓戒後序

臣始讀洪書至文帝每下詔山東父老必扶杖往聽

相泣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常以其言

也太過至異日讀我太祖高皇帝所製大誥諸編

訓戒諸錄與成祖文皇帝屯田法禁都試勅旨其

懇到誠惻深切篤至即雖慈親之訓愛子睡友之語

狎朋哲師之誨蒙士殆弗能及至使臣欽獻痛泣而

不能自禁使史臣稍加潤色故雖渾噩之書曷尚焉

臣以是知前史之言不誣殆或未能悉紀書云有典

有則貽厥子孫嗟予烈祖所以遺我子孫臣庶者其

衆且侈矣其豈非萬世無疆之永利哉使後皇後

臣嗣相申勅靡替則我國家將與昊穹同運可也

其何弗振之患之有今武官子弟長自純綺狎於

淫於前諸訓弊匪直目所不覩耳弗及聞故

增開彙議抵禁犯科荒墜所宗貽國以殆其可哀也
乃蒐篋笥得 二祖訓戒之辭八篇其他固多要不
能盡錄小臣私愚惟以申告有位師我 皇祖念垂
創之甚艱識繼承之有道而重慎典則於無斁既銓
次以白大中丞中川陳公公慨然嘆曰是余志也顧
謂署都指揮僉事茂君鎮日時汝職其棗行以傳授
多士閱月僞工臣松稽首頓首終厥義

廣輿圖序

松嘗伏讀我 英皇一統志叙意深歆 神孫聖緒
世世相承共知我 烈祖開創之功之艱難廣大俾
思所以保大嗣服於弗替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
考見古今故實增厥識知庶幾有所興感憑藉出為
世用以維翼茲一統之盛於無斁竊爲之流涕三歎
歎 祖宗之心蓋未嘗一念不在子孫臣庶黎民也
然則吾為子孫臣庶黎民者則胡可弗思仰體共承
祖宗之心於無疆耶松幸徵 國寵靈弱冠釋褐為
牧為郎宣方典學意常切乎寰中之事而才與志左
白首無成比感事對時思有論撰以與海內公忠之
臣共圖襄報會念菴羅子以其二十年前所輯見寄
且病闕軼乘摘件誤得余刊補余欣然報之曰此吾

子所以期報 國家者心力殫矣松雖不敏敢不是
力乃謀諸左轄石屏胡君君亟加賞贊於是為補倭
及琉球兩圖刊厥譌誤而增諸遺間有論述凡唐虞
以來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所與其名山
川巖險悉與標表彈力所及至力所弗及若近世錢
漉兵甲之盈朒文武 藩國之增損邊鎮營堡之廢
置則其詳不可得聞始闕以俟矣嗟乎此河山壤地
蓋自黃克充分畫奠定而來上下數千年間聖君賢將
相所以綱紀經營於中者要無慮數千百變矣蓋嘗
妄意取譬茲大塊廣輿譬則奕之枰也彼其分合并
省連總離析失得成毀混一偏安亦不知其幾千萬
變譬則奕之變也乃今櫟括鳩搜虎分眈列譬則奕
之譜也奕之巧雖非譜之所能盡然古人經略徇定
之跡乃其精神心術之運故悉我之精神而參古人
之成跡借古人之成跡而神吾之妙用則謂譜也者
神也器也者道也跡也者心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矣是以輔世君子覽輿地版章而思申畫慎固巡鑒
壹標之寄焉感金穀財貨而思制節盈縮劑損益
之道焉閱形勝阨塞而思握捥控御訐謀遠敵之計
焉防乎其防豫乎其豫夫如是庶以仰副我 英皇

當日之思而殫竭臣勞之實我子孫臣庶黎民信尚
有利也夫而佐余意程梓經費是正讎校則武
左于烝之勞宜多矣

易學四同叙

夫易亦多門矣。故有庖羲氏之易焉。有文王周公
之易焉。有仲尼孔子之易焉。而畫有額焉。有繫焉。圖
有圓焉。方焉。衡焉。辭有詳焉。略焉。博焉。約焉。易焉。繁
焉。若其手其弗同矣。言四同何蓋同於道。不問於法
同者。理不同者。時是故聖人使人齋戒神明擬議言
動之變化。其在君子洗心提躬。其在小人革非遠罪
故能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業。
蓋聖人崇德廣業。吉凶與民同患之心。較畫一矣。周
公之上其通行。所以教民書契。綱罟宮室。耒耜舟車。
弧矢。杵臼。衣服。市廛。棺槨。權衡。度量之具。何莫非斯
道也。孔子志欲祖述憲章。諸聖人見諸行事。而不可
得。故惓惓是編。至三絕焉。嘗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
可以無大過矣。此數聖人教人之本旨也。他日見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嘆曰。不占而已矣。斯聖人
指我仲尼。歿而微言隱七十子。微而大義失。秦漢以
降。流為九師。析戶分門。爭尚奇詭。如京房。焦贛。

流雖其自謂極數知來。而弗得弘通簡易之法。故奚
翅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或至殺身彼專論義理如
王輔嗣。何平叔。諸子似矣。然淪於虛玄。空寂。猖狂。恣
誕。靡適乎仁義中正之歸。雖當時號稱極深研幾。而
實不足以通天下之志。故至傷教。且因基亂焉。至乃
張禹馬融之徒。竊聖言。濟佞說。資口耳。饕聲利。綠飾
簞帶。自詭窮經。是特講師博士之靡爾。何以濟民行
而裨世教。定天下之業。而成天下之亹亹耶。蓋數聖
人開物成務。範圍。彌綸。與民同憂患之教。荒久矣。至
宋康節邵先生受圖書於異教。發明先天自然之易。
然不屑屑手辭占之文也。至程先生易傳之作。義理
大而精矣。則又未皇暇詳乎圖書法象焉。晦菴朱子
繼之。兼總通攝。體用爛然。迺其論卦變也。近於狹。而
其析象與占也。疑於支離。易之難言。蓋又矣。晚宋而
來。學者益衆。則其說益繁。然率蔽其原本罔所統一。
山陰李公彭山天資穎拔。又蚤從陽明王先生游。得
其宗秘。玩心神明。垂四十祀。晚年退居彭山。斥遠人
事。覃精深造。多所自得。藁凡數更。為書八卷。題曰易
學四同。而副有別錄。自序識之。蓋默會數聖人之心。
於千載之上。是正諸儒先之論。於千載之下。雖謂集

易學之大成也具服者餘焉 余敘石不量叙而歸之以就正有道者子焉

周禮說序

古之政學出於一故言即其行而必底績政即其心而允迪厥德至於靜言庸違之士則必以爲凶人而流放之其治之盛奚惑也自茲或績或否滂微而見至孔門祖述憲章益大以顯子路欲使木學之子進則有所不敢而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以達于政則退則多矣以故諸門人小子之仕諸侯大夫者皆能以其所學見於政事如子路之治蒲子游之爲武城仲弓之宰費邑其禮樂政教之施煥乎皆可稱述蓋虞夏以來相傳之道如此漂淪逮秦重以烈燬而六經之道墜地漢興諸儒生綴緝誦習則顯顯詁訓章句學猶別矣其學雖別而士之入官者猶知守其說成訓至於蒞官斷獄上書封事一出本於經義如雋生劉向父子諸君子可稽也又後則家自爲學人自爲政隨時緣俗距先王成憲遞戾遠矣宋至皇祐治平之間雖賢者相之治不乏而儒者之效莫著王介甫崛起臨川歆以其所治經術而

斯世其志可謂偉矣然擇之弗精用之弗善徇于漢儒之誤乃以國服爲息導人主爲市井黎僧之計術誤人然豈知儒自有真而古之經籍爲後人之所訛誤貿亂者至衆矣自是士有談周禮者則衆相如以等爲長物矧何休林孝存之徒以彼胸臆不足以窺聖人廣大精微之蘊而謂爲陰謀潰亂之書學者信耳吠聲靡然和之不復反而求諸此心以上溯聖人經世理物之心宜其廢而莫之講也他日偶讀羅子周禮注序乃知王子急索其書讀之凡挾日夜則凡諸儒生之所譏彈與余之所嘗致疑而未解者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至其爲制六官相通不專一而事爲之備曲爲之防與凡幽明人鬼昆蟲草木百工技藝之纖微眇細靡不經畫條貫真有使萬物各得其所之意信非聖人廣大精微之學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所不能與于此也又豈戰國餘子所可窺其藩籬耶他諸不論論其著者即如地官王后世子不會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與以國服爲息之說直破千古之疑而發前賢之所未發即雖康成之博洽當必心服介甫之辟拘寧無噤口有功焉

矣蓋王清在學雖出於莊渠魏先生夷考莊渠先生之書亦或未論至是謂非神悟妙解聖心十載之上者耶善乎孟子之說詩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終乎是豈獨詩爲然哉通其說然後知經非誤人人自誤經與聖言之必可信而後世經生學士之解經說書註誤後世者不可勝道也何吉陽中丞嘗欲付梓人業與半價矣未竟而去余增續之乃克僦工讀者幸毋以其人微遂置弗省也書成爲序而傳之

讀周易卦變圖傳序

夫易心學也故圖從中起萬事萬化生於心也而心之動靜則曰陰與陽一陰一陽往來不窮卦爻之所爲變動不居而倫物云爲之感所以錯行變化而不已也傳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蓋謂是數惟聖人能洗心退潛于密故其知來藏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無假於卦占象數是故患民之迷于吉凶之途也而爲之設因重立卜筮推變化觀會通繫詞焉以盡其言前民用而通厥志將與共立於無過之地而成天下之事業此諸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易爲卜筮作豈若後世推測利害咎祥於形跡之粗執顛自戰國以來微言既湮而易師所傳多失

糾駁至宋康節伊川兩先生先天諸圖若易傳大義燦然矣然未皇及卦爻之變如此也至晦翁子言卦變矣又若疑於狹而近于鑿豈諸卦爻獨不能變耶亦豈呂中石先生謝病屏居游心玄奧乃自其不爲者以極其變即其顯然變者以歸於無變其於聖諸賢之易玄同默契發所未發混合之才并包萬有至於卦變之說則又獨若神悟而非先之所及知跡其序論酬答蓋義文周孔圖象精微之蘊非獨贊而述之迺躬而晒之矣先生不余鄙屬使詮叙顧松暗淺無能究窺而又軍書簿領之事心氣粗浮晷時移病龍蟠山中靜觀深造內視返屬以窺喜怒哀樂未發之大本而見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或更有進於是者尚當與先生細論焉

皇極正義序

粵自寧壤分奠聖神代興先天以開人緣時而立教蓋莫不皆作有易以前民業焉顧歷代遐邇不可得而詳矣今世所稱引曰連山斷崖若河圖龍文乾鑿度云蓋其遺也但文質互變編題各異爾然自孔子翼贊之後學者多不能讀所從經傳其略日湮以淺其流至與種樹之書等漢以來諸儒生顯殘

又各以其所從受為學九師十三家之言盈天下或相牴牾脫謬不可校而易幾亡矣廼宏犧先天圖顧為異教所有至宋陳希夷先生以傳種氏故放傳穆氏伯長長傳李挺之挺之以傳康節先生所謂先天之學是也然無文字祇有方圓二圖先生天分既高又素室百泉山中屏絕人事危坐精思日與犧炎為侶而當世又莫之能用故寓其意於著述作為皇極經世以發明易道蓋仲尼道不行而歎思假我年卒以學易而以遺來世也其書以十二三十相乘大都邪越程伯子加倍之法顧道同而法異理一而文殊其圖與書之載性理全帙者雖海內家藏而戶有之然混淪參錯莫為指晰學者執卷茫然靡知所謂若與易道絕不相涉然者而先生之書亦幾於贅將如桓譚氏所以譏玄云云嗟乎悲矣永豐呂鵠峰先生夙負奇志晚精理學神解默識深閑後學乃取易與經世之相通者並列為圖以相準況而各系以西山先生之說又自為說以申厥義詳衍而縷析焉譬諸造圖之指南燭闇之烈炬矣豈非本學無窮之率也歟書既成編厥名正義蓋以別於世傳別集外集之云而徒以術數語先生者義正而旨遠矣雖然

是義也先生之子伯溫蓋言之曰古今之數皆始於一皇極之數本於伏羲之先天先生亦嘗言之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先天圖中環中也故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也又曰先天之學主乎誠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不可以得道而其要歸極至之論則又曰心為太極道為太極天地之本起於中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於乎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乎余蓋偶有窺焉而未之能至也先生平生著述甚富皆藏於家而其它行義則具載廣信鄒秉世所誦覽可弗著乃先生之子巾石子則方講習聖學為世師表雖未皇譯圖箋說蓋所謂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矣世有知言當曰今永豐呂氏宋洛陽邵氏可也以須君子論焉

刻孝經序

始余為童子師授今文孝經句讀蓋及年而疑夫其所云廣至德紀孝行與右傳幾章諸如此者是誰所詔告與記注也求之不得置弗思其後數年冠釋故所誦反復輒大疑不能解偶從友人家見今所刻晦

華先生刊誤讀之豁然有會於心迺知古書傳於今者類爲後人之所竄定傳益如禮儒行月令檀子雜記諸篇其不純乎道詭於聖人之意諸名斯要自不經奉文公之書信之弗疑比仕且學會海內名儒與相楊確乃於所云刊誤又不能無疑其中夫謂單首爲經今試取讀之彼其義理浮醇氣脉通貫本自一時之言無疑顧古文二十二章與今文十有八章似皆仲尼嘗子開居間出之言或他人有問或曾子自問或孔子所嘗語人意者仲尼既沒曾子卽世諸門人弟子雜記其言私相纂輯誦法後人相與尊之爲經爾夫尊之誠是而顧輒分經傳則亦尊經之過矣夫分經傳已無當乃曰是章傳某是章廣某曰是爲天子之孝是爲庶人之孝是孰詔之而孰識之邪其孔門以來之舊邪夫聖人之言通乎上下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又曷嘗顯顯然曰是爲某人之孝之道云爾學者試卽齊魯論語取孔子言之約者以爲經而以他日他章之言爲傳以詔於人曰是章傳某是章廣某要之無弗通然此可乎不可乎此其不足據證明者必能辨之矣或曰是書之傳歷數千年學者世守之子獨何據而疑之也曰以漢儒識孔子之言知

之也漢儒識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夫春秋者本曾史記之名當時固有其踈彼孝經者是後人之所尊信而夫子之生固以爲經有是理乎自論語大學之書已多出曾子子貢有子之門人所雜撰而况是書知者觀於古文今文之殊思過半矣若其他雜引詩傳傳會成文則宋衡山胡氏王山汪氏具有其說故在學者之自得焉爾雖然秦漢而聖學不傳寥寥數千載自有朱諸大儒外至於今廢矣學者惟利是聞高者習靜語空下者沿俗守陋日務脂澤其言以悅世其於事親從兄之節順悅翁勉之旨曠弗省余是用大憂思有以抹其敝廼刻斯上黨仇氏書院中仇氏固敦孝友之行不沿於俗者也嗟乎士無志於學則余固無望矣志於學而弗是之先是戕木之本而務膏其華堙水之原而異其行之迹也其涸與萎要可立而俟知我罪我其以斯言也夫

續文章正宗序

叙曰夫天宰然而七政之象章矣夫地隤然而百谷之形見矣夫萬物隤然而類聚群分之情著矣是古者聖人明天之道察地之紀通人之情於是象

宜以造文字作書契以代
類而制器度觀會通而行曲禮統之經緯天地綱紀
人物發揮事業蓋自羲炎迄堯舜而以至於湯文周
孔罔非繇茲其選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
知自聖相傳之致其道一而已矣子貢之徒不達斯
旨故其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夫性與天道雖疑極高遠然詎在文
道外哉故諸不達性命天道之有者斯其於文何秦
漢而下此義荒久矣學者率就氣質之近識解所及
於其見於敷納發爲論議雖其深厚質直或不逮於
古然求其醇於道德仁義之粹如古聖人之經世執
物明道達治者其鮮矣其後沿習猥下日趨纖靡雕
鏤模襲神理索然即古之文辭已蕩無復有矧足與
語性命天道哉宋真宗元氏乃即先秦兩漢迄
隋唐錄其文之粹以正其文辭其目凡四曰詞命
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合之十二篇大略三於明義
理切世用否是弗錄矣曰文章正宗集曰八代文選
取並世名儒之作分議論叙事二體猶如識其要
主於經世然未及釐正而先生卒曰宋梁氏其
其草澤所愛重其後博士倪氏增其鄭氏與梁氏共

繼公志釐爲二十卷一代之文燦然甚備雖不醇於
性命天道之言要之其不相合者少矣顧卷之第二
十僅有其目與凡非全書余仍舊不自量取大儒程
氏游氏朱氏諸疏文續之以成先生之志且天下
者必要之是然後可與語文先聖之意庶幾不遠
絕蓋孟子有言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故苟得樂之情雖聲器有異無害於
苟會文之理即雖繁簡文質故爾殊亦惡損其古
彼區區擬襲小務求得其情而第肖其形焉者大矣
末矣 晉藩楊承奉保雅愛斯文衰然為中官之特
知余同斯好也請棗行以惠晉學故書以告晉人使
知憶承奉於無窮焉
刻四六菁華叙
說者曰古人有言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又
矣夫言之不足貴也而况夫雕鏤刻畫駢儷纂組其
殆近藝斯亦惡足尚焉嗟乎此內不能辭而外徒爲
大言誣人爾余其責不然夫自禪讓讓征伐會
同與其建邦遷國已不能無命誓訓誥之作而
世吾觀春秋之時其列國公卿大夫與被文武之
所不能言之士要不鮮而仲尼爲許稗謹世叔

子座之徒善為命而他不為然則孔門之意可知矣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類如此何者上之論思獻納受於格心下之告詔諷諭貴於發志近之輦伏姦兇除亂本遠之威懷鄰敵近禍萌幽之交際鬼神自求純嘏極之底通天地受多祥自非出之由衷發之當物謀之宜慮辭之衷朕吾未見其可也是故讀奉天之詔則武夫悍卒泣下此其感人動物雖不區區於言而言之所感其實要不可誣故君子觀於其感而修辭之道察矣余

以式

論學粹言序

說者曰古今儒者論學衆矣其略昉於三聖其詳見於六籍其鴻明洞暢於孔孟與孔孟之門若七十二子之徒其旁喻曲引夫蔓衍博極於近世學者其後矣且今天下之士非其學弗講之憂而惟其行不逮之患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非改是吾憂也仲尼之憂曰學不講子之教人顧區區於議論之末其

德之旨塞從義之門聞文過之路恐非聖人垂訓之意余竊以為聖人之於教人猶醫者之於療疾也夫醫之療寒非遽而投之熱也而其療熱亦非遽而投之寒也必以其溫涼之劑漸而和之順而導之然後吾之術行而彼之疾可愈不然將相激而至於戕且賊矣余蓋懼士之激且戕也是故輯是編今其言雖若人人殊統之盡居敬求仁之方極義利公私之辨研勝私復性之幾發慎言謹行之旨竊君子小人心術之隱夫皆講學以修德遷義而改過之實將使學者持而誦焉習而察焉思古之所以教士之所以為學其道如是彼其多言之妄徇外之私將潛化陰釋而弗自覺矣斯其於聖人之意何遠之有故曰因其勢而利導之教之善也強其所不悅而漬告之教之舛也既以謝或者因以諗吾黨諸君子云樂安程子為長治之三年仁優而慕學自言其邑得東山仇氏能崇古之訓以率其鄉是故付程子校之而使刻之

東山書院

刻唐送元名表序

說者曰表之言明也標也譬物之標表言標表事

隅要未為通論今夫人之於文其之於言語之於衣服飲食與其宮室器用者也且夫言語之於達意衣服之於蔽體飲食之於滿腹官室之於安身器物之於利用以今方古其可得而齊諸賢則四時之行萬物之生江河之流轉各因其時以為變故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天地且不能違時而況於人乎故善學者從今之文以明古之道不善學者執古之迹以失今之宜斯其行之所以弗逮而施之則泥者也是學也昉於漢魏六朝盛於隋唐而極於宋彼其工拙繁簡懸隔直致要之其體不能盡同然其意同初並公集卷一

於宣上德而達下情明已志而述物則其後相沿猥下率競新巧爭尚行博往往貪用事而晦其意務屬辭而減其質蓋四大之本意失之遠矣今世士業文益又轉甚曾不深惟體裁之所從始勉思構撰而乃掇拾補綴勦竊沿襲是會弗若直致之為事明較者也余是用悲乃輯斯以式晉士要使學者敦尚本實優游道藝期可愛而傳爾或者弗察以為斯特文詞之華而已是非士所先過矣夫召賓客者必腆其辭命告氓黎者必悉其志慮矧乎以詔君上以交鬼神以諭邦國以動天地而可弗修其辭乎傳曰修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故夫以唐宋之體裁陳虞夏之謨典用休文之聲律駕孔明之忠義神而明之存乎其入此則不殺之所深望抑亦吾黨所當自勗者哉

判判式序

或曰判之言斷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甫侯氏之祥刑季路氏之折獄邾定公之蔽訟凡皆其選也然皆非聖人之所貴聖人所貴貴於無訟而已夫訟且不可有而何有於判且今之判者類掇拾煩燕支蔓之言以誣世希合而已其不幾於俳乎胡子曰石審若是彼古所云明試之典與其揚言之制將皆非與蓋昔者子孟子最善言治而曰設辭知其所蔽誦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至謂生於其心則害於政若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言此又曷故也蓋由辭以得心緣渾以測隱斯古今觀人之大法是故讀臯陶之謨者靡不知其欲誦呂刑之篇者靡不識其僭窺申韓之言者鮮弗明其礪覺鞅斯之法者鮮弗謂其殘久矣夫言之不可掩如此也故傳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然則士欲求得於言其本末先後之分則固有辨矣高平令劉子雅善文將集所以式多士質於余余

取唐人名判數條附焉顧其詞過藻非古文學飾
吏之義儒者所莊稱要而學者決擇爾若徒誦繹其
文爭事沿襲以希妍覲今而已豈徒古人耻之不較
耻之二三子亦固耻之矣

刻家準序

說者曰唐虞命官敬敷五典敷周造士首崇六德其
後世降政遷洽襲猥下每辟召貢舉必令射策置對
意者虧上德之風滋多言之莫缺治躬之理繁尚口
一類與且靜言庸違帝充所弗論篤是與仲尼必斷
十餘竊以其言徒守一隅要未爲通論夫稽參陳謨
而論公集卷一
言考德蓋四代以來莫之能闕而况季世昔者孔
子謂仲由曾皙冉有公西華諸子曰汝居則曰不吾
知如或爾知則何以夫諸子從孔子游舊矣其旦夕
相授受至暱也彼其秉心操術之微猶不能無俟其
言而後知其實矧乎疎遠之人邂逅之遇哉顧言有
也孫時有語默幾有微章詞有煩簡自非素豫其內
鮮不失其守而傷於誣故言不可以不慎也稽之載
籍若仲尼對哀公問政之言折玉孫賈媚寬之諷蔡
肅子思盜之問閔季氏顯史之謀子齋發仍舊之
有若焉蓋微之對孟氏爲齊梁那滕諸君之謀雪也

保邦與其交鄰得衆是皆粹乎仁義道德之言正而
不違權而不詐巽而可說法而可從雖不以策稱其
何策能上其後游談之徒往往或竊其緒餘操弄閭
俾以誤時君世主而禍哉天下家國如儀秦其其
次若叔孫通之詭對公孫弘之曲學杜欽谷永之
於於忤召而不敢於忤莽夫彼其人豈不倖然自以
爲才上上意可以遇合快意一時也然士或共見詬詈
不復道於聖人之門君大聖諸賢雖弗偶而百世尊
以爲師四海並用誦法其孰得孰失世則具辨之矣
余督學過濩澤其牧陳子言余謂澤士於策未能遠
胡莊甫公集卷一
覽博觀志於古將取世梓策準列以式余焉去杜
欽諸子稍增十數篇并取孔孟之言真卷端以提挈
綱領要使學者不直誦說其文固當尚論其人嗟乎
今郡縣吏能不爲簿書期會困則難已矧能以其餘
力崇尚文事者乎陳牧可謂優於政矣故表以風諸
步近郡邑之君子焉

刻三場程式序

說者曰今之舉業之文非古也士之學有遠且大者
焉子之教人是何屑屑若此云爾余竊以爲非是夫
明試稽謨颺言考德蓋自唐虞以來莫之能闕即孔

孟復起亦必由斯且文則有古今矣而理有古今乎
我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之樂猶古之
樂也故苟得樂之情雖聲器有異無害其同苟會文
之理其體裁雖別亦惡損其古我故士患弗深於理
爾深於理則達於言故曰辭達而已矣蓋昔周之衰
其文滅質孔子深疾其然志欲從先進而時時嘆古
之學者之不可及教人修辭以居其業夫其所謂古
與所云先進非他也要皆周之盛時之士也余覽晉
士文傷其日說於先進之士之所為而昧其遠且大
今讀成化來會試及兩京鄉試諸錄文以庶幾乎
從先進之意因為指示篇目乃慨然自失自以未始
窺暗蓋人情厭故悅新舊本故多棄弗省或遂亡佚
既今購諸書肆率嘉靖以來刻文又每雜以時文墨
卷而率非其所自為作蓋他日聞皆好事者說竄
其中為大爾讀之誤人太原府故刻有會試三場又
字然斷自成化要之成化前與兩京諸省所錄可式
者固自不鮮乃以暇日更為每場選數十篇使與前
文參讀又患覽者初讀或未能詳曉所以美惡篇為
箋注數字俾弗迷謬以付邵惟邪君惟清棗行明者
持而誦之時而繹之則思過半矣昔子程子有言心

通乎道然後其言平正而通達晦菴朱子謂冉牛
子頹淵三子身有之故善言德行夫身有之而心通
乎道則語自可傳言皆知德達之則能善治而興邦
即貧且賤固亦弗失為深造自得之君子其執遠且
大焉孰近且小焉斯蓋 朝家置學教人之意不較
所厚望於吾黨者我

剛正小學序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解者曰利之為言順也夫善言性者即其端而順言
之則理罔不顯善為治者目其勢而順導之則事罔
不成故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夫亦順焉而已矣今夫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
兄也是天下之至順也先王知其然人生八歲即令
出就外傳於庠塾里鄰之間使人習於灑掃應對進
退之節充其愛親敬長尊師樂友之念至於制為舞
韶教之詠歌亦以順其喧呶躁動之性而約之於道
藝詩禮之間而又不見異物可欲之事以泯其心志
開其情欲比其少長則又有大學之教此先王所以
順人之情不肅而治無為而成之大凡也上 既思
此意陵遲矣繼以秦俗雜以漢伯世主時臣所以為

教與治乃顯顯課今諷誦文字訓解故陳肆習法令
甚乃研揣聲律嘲弄風雲加以紛華盈侈之俗日日
以長凡長老所以教其子弟也子弟之所自期知有
富貴功利已矣故有誦先王教人之法於人人即不
詆為陳物姍為迂器相共詬病者鮮矣夫棄本而趨
末舍順而從逆是費子所謂天下之外也材胡由是
古俗胡由弗衰國胡得久安長治於無斁也子朱子
奮起百世之下思以易之而輯小學今其書傳偏處
夏家藏而戶有之然初學小生猶苦難讀豈不以時
雜大人長者之事而非小子之所及知又所採傳記
百家語多簡奧加之貞婦烈女之行宜別為書而悉
附載故幼學病其繁也余實困陋竊復不自揆量暇
日取先生之書少加刪潤要之一以孝弟慈讓為本
間有舊章弗載者亦借附焉無非因良知良能之性
而順導之使其易曉而悅則善心油然而生主則惡
可已矣譬之培木之本而不必求期於其之落水之
原而無煩致力於其安庶先生之書不徒家傳而固
人人悅之矣蓋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而孟
氏亦言仁之實事親是也誠之實從兄是也又曰
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本立道生序固不可亂

書既成編手付嗣子板之眾塾用詔後榮若曰公
之四方興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則豈敢執則豈敢

左編後序

荆川唐子資材卓犖問學閎奧寔有志古名宰良將
之業他日讀史病今昔將相經營之跡錯出散見因
以徵稽考鏡廼取漢史而下諸書旁及稗官野乘若
諸大家文集百氏傳記網羅蒐獵貫穿屬比人以類
分事從人繁直迄金元而止蓋宇宙上下數千百年
或敗利純治亂興衰是非得失之跡爛然目睫無煩
汎覽戊申冬余東游吳越訪之荆渚出以相論勸
脫稿已又重念師儒隱逸方技巫史與夫工氏者流
亦皆所以羽翼左右為有國者之不可缺則舉採錄
無積久成帙為卷百四十有二蓋凡國家仆起理亂
之原民生休戚安危之故良臣偉將經略制置之軌
天人庶徵休咎之應與其會之可為者悉載焉
昨次虎分壁諸賢取物應手而足其其心力殫矣
昔司馬溫公退居洛陽十有五年意不忘國竭其平
生之力修成通鑑二百餘卷用資治理期見之行
年獲見柄用世方庶幾復見雍熙慶曆之盛而不幸

老病以卒便紹述紛然迄靡有定千載永嘆志士深
悲荆川志行堅厲無謝涑水其編纂此書情更苦而
其切若曰如有用我持此以往末年借余蒙恩起
廢驅馳南北真有夙夜匪懈自靖自獻之志而務劇
身職功業弗就亦略與君實等海內有識之士盡然
傷之昔康節邵先生經世觀物揆化撫運謂世無百
年之時時無百年之人而深慨夫時之難人之難君
子益為之痛哭流涕既有感於斯焉已嗟乎嗟乎天
下事夫豈人所能為也與大司馬督府梅林胡公君
所與戮亂共事友也傷君齋志以卒而為君刻此編
以嗣君之志於無教意謂有能神明其言而發揮事
業益不必自君躬矣而亦君所以為目憂世鞠躬報
國之心也顧中多衍文謬字或時弗屬知君門人王
子世新左子升甫為君所善厚嘗共討論乃徵令即
國子生趙氏國賢刻院校讎是正卒為善本蓋其為
勞居多矣二子以余嘗與聞君採輯意也屬使序著
余重傷君之志而幸此編之猶傳也且深致望後賢
君子云爾若乃程粹敦事則都指揮戴子冲霄臬司
經歷鄭子憲咸與勤焉

歷代文選序

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端木氏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又夫夫文之未足珍也如此而古以立言之
士比於功德謂三不朽則曷以稱焉夫文非空言也
已易以體天地萬物之撰書以載政事言行之跡詩
以通性靈倫物之感禮樂以治躬心而和神人春秋
以明禮義而定天下之大分此文之大宗然也而其
源本根極要於黃中之德其用可以明道達治經世
宰物而成天下之壺臺功則廣矣大矣嗟夫文豈徒
文乎哉周公而上其道行彼其經緯參贊之跡定與
天地日月風雲星露山川草木鳥獸魚鼈之紛且曠
並著同流煥乎其有文章文王周公既沒於是乃屬
洙泗鄒魯故曰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然孔
門弟子三千七十唯顏子博學於斯游夏頗治其業
自餘則鮮能兼而擅之然則文可易言歟春秋以來
易象周禮墳典丘索雅頌之書則猶具在其後孔子
雖卒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
浸漬灌注在人未泯故當時列國至於贏秦大都多
能言之士雖其本之或無而其文斐然可誦今歷歷
率在選中湊子蓋踴知言矣夫夫自秦燔典籍古文散
滅漢興諸儒稍稍綴輯迺其大義或乖而詞多近古

嗣後或晦或明寢絕而續唐宋諸子往往有作要其體裁形制不必一途而其旨趣要歸可以明道達治鑒然相映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故知今樂之猶古樂則知今文之未始不為古文矣吁此可與不知者道耶抑愚嘗妄意言之宋人如太極訂頑定性易春秋傳序顏子所好何學論經筵劄子諸作謂宜別為一卷以異乎諸子之撰示海內學者必要之是而後其言始立至選中所載如曹楊書札滕王閣記若韓柳歐陽三蘇諸子之作則固多應酬投贈登覽游戲語所謂無之靡闕

家塾蒙訓錄序

叙曰周公有言凡生于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命夫嬰孺始生安能知以哲命自貽也此豈不繁所以養之者哉繇周而前教化具修俗習熾厚凡長老所以養其幼穉與幼穉所為自養即詩書三禮雜記之言

多稱有之蓋學者所共睹也春秋何時劉子何人乃其言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亦猶古之訓焉此豈非先王仁義禮樂之教浸淫漸漬淪浹深洽故其遺風餘韻未盡斬然哉秦漢以來壞以功利日漸淪淪以遲逮今靡然轉甚人生自有識知其所習聞非富貴聲華之語則機械變詐之巧也語有之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愚所從來久矣矣有大人先生思以其道易天下又率然好古之名往往令童子誦古詩詞故卒不可易也何者古詩簡奧即學士大夫猶不能無俟傳注講說而後曉况童昏之孺乎如必強而役之譬則以閭閻委巷之語詔秦晉毀亂之兒即重譯且不能通又安能聞言而悟悟而心悅使其鼓舞踴躍而不厭耶故古人為學之序必使知之而好好之而樂蓋自有道存焉矣嘗試即余一人之身凡少而聞問巷俚言市井惡習狂狻謔語蓋累十餘年未之復聞也然時時能記憶即終身不能忘焉此亦易也凡以其易曉而入深入深則根固根固則難拔蓋其理能使余生千古之世聞千古之言習偕性長化與心安詎若今之碌碌無

井地之法亦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石與
于矣嗟夫捐盜潤澤道豈虛行變通由明是維賢者
百丁制治未亂保邦未危防乎其防則余蓋深望當
世之君子焉

淦志序

叙曰嘉靖丙申余奉使過家太守林子過余問余郡
志美惡余曰尔少構昧頗伺寡識長學什四方本皇
徧窺也吾子為政久其誦覽宜許願因竟義林子乃
嘆曰嗟乎夫志古國史也將以通性命之理明古今
之變著勸監之則者也故古之人有行之淦志蓋
穢穢滋漏闕放失其於詳疎咸失厥中又不續者垂
五十年敢以吾子輯而正之余謝非任既取細讀之
良然不誣乃輒不自揆竊準丘明仲豫之作蒐羅古
佚分散類名刪裁浮冗叅廣體要勒成一家之言夫
自天地剖判日月肇分山川莫居財用生殖建國置
邑各因其時侯守長令緣制迭起前哲遺獻件件有
之禮樂政刑率不相襲故余為是編唯順世代遠邇
載祀先後不以科類區域相從它諸不可離析然後
乃因附見焉其事大抵采摭史傳其文率會厥指刪
潤之其義則竊取古作者之志焉夫世降道亡化瀟

蓋弗惟其本徒襲其名稱以為古樂府之體宜然也
甚至各出意見郢書燕說情與本題乖刺冒越則樂
曲盡化為詞譜矣徐君茲編其殆深有痛於斯乎他
日究觀郭茂倩左克明兩君子所為編必論集辨稱
勤備然皆莫能原本自始篇為之釋而尚論其世乃
今徐君論誤精矣審矣顧清商曲若新曲歌辭有如
子夜前溪後庭玉樹苑葉碧玉大堤遊女至近代雜
曲太抵新聲豔語罔裨風教殺機那秋祇益亂亡則
君子蓋無取焉君意豈以三百篇之什不廢鄭衛桑
濮之音乎夫古詩三千篇孔子載而正之為三百篇
司馬子長氏則既明記著矣彼後儒掇拾補綴之妄
而可襲沿耶其謂懲創逸志則信乎求其說而為之
辭矣此豈人之情也哉今試從市肆聽四弦聞冶曲
其心能自持節掩耳而逝者能幾何人斯亦可無異
辨矣無已必欲兼載金紀竊謂宜如詩風雅分正與
變自安世郊祀歌而下稍加詮擇無論世代其詞旨
典則音調古雅者列為古樂府謂為正編與世謂法
其餘俱實變譜若夫子夜前溪而下諸亡國淫靡
蕩之什並與刊削或於烈燄漸近古孟子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蓋謂也

與蓋謂此後知我罪殺其以斯言也已

重刻攝生衆妙方序

說者曰醫者意也神明變化盈縮增損要在人譬諸名將用兵因地制形緣機利用化裁通變存乎此心矣而曰顯顯然古方策也矧人病且百數十餘奚可勝載亦焉能一一而投也余折其中不然夫兵與醫家者流雖難專執固泥然其大都無喻攻守兩端故濕補調攝是兵家守之類也湯液盪滌是兵家攻之類也知者察於血氣榮衛之間審於虛實寒之之辨而參取古今方局斷案時出而劑量焉豈不足以通神明而稱工巧拯顛危而救暝眩哉是仁人君子之所率而汲也矧偏左荒僻之壤蒼首皓顛之聚抱布質絲倉卒被病即雖薑薯椒棗芝朮之具且踰弗給尚奚望於神聖明哲之理乎乃天關短折世常有而衆焉余竊傷之北從浙垣見東沙張公所梓攝生妙方愛其此類分門貫綜該括微乎小大貴賤老少男女可以保嬰可以療瘡可以扶羸可以起廢是醫家之故果養道之水火也爰屬江藩重雕刻焉期以布之人人若大哲人達於天人終始之運葆真舍和致虛抱朴則元瀕渾涵彌綸三才六氣七情弗爽以

德要無埃乎此矣

刻諸葛忠武侯傳序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有味哉其言之也夫忠武侯之事業信卓犖絕矣而其本在於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至本之本則又在其讀書見大意口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此心如科安得為人作輕重嘆乎嗟乎此言以吏道法令為師者可庶幾彷彿耶世或不察徒以其能魚腹之圖木牛流馬七縱七擒也則見謂神明鬼秘絕非人力之所幾歟矣殊不知陣圖本自古法變化之牛馬蹄以應猝而譎敵至於縱擒押捍要之乘氣勢而神機權此則武侯之餘事而非所恃以興事樹功之本也不然胡屢出無功諸將多債數以饋餉弗繼為患耶余懼世之希武侯者件其難易遠邇之序又懼不知淡泊寧靜為興事樹功之本而徒其施故特表著云爾越守邵君聞余論深然焉且梓以傳永永蓋亦有志者矣

刻文正范公奏議序

胡子曰余讀范文正公諸書疏讀未竟輒嘆不已蓋

嘆季世之士歎希遇合以大有為於時憂憂難矣夫
仁宗豈不稱賢君哉呂夷簡宋庠賈昌朝章得象諸
人非皆儉與壬也而或抑不行其言或請誅誣貶徙
至所交名士正人目為朋黨此周而不使少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晚年獲貳政府用矣而詭珍橫生引避
丐外莫竟厥蘊彼季世之開荒昏急譏諂媚忮則曷
以冀焉竊意當時君相慨然有寤其言降心虛意協
志同情于以振挈綱維裁抑倖覲沙汰冗猥變易風
俗剷革蠹弊而以天章閣之所條對若昔亮闇之日
之書畢致之行然後漸規洛陽治兵去冗蓄威昭德

明在廟公集卷一

字四

庶幾我國勢日強仁明且武西北二虜且就臣服彼
安石之悻悻狷狹不至危言高論震奮厲激未遽流
為熙豐紹聖之紛紛矣豈世道升降之幾汴杭閩廣
之識天固主宰綱維乎其間而非人力之所可為耶
故歐陽永叔作五代史至理亂興亡之故歎謂皆天
蓋深晰其然矣雖然幸其言炳炳具在昔蘇子瞻在
元祐中請以宣公奏議進讀庶如面贊與言可以發
聖性而成治功妄意今之君子有志尊主匡世如軾
之請焉可也如此則公之學之才之志雖不大行當
時而大行後世庶慰先生云爾後五百餘年而先生

十六世孫學使君丁中為嚴守韓君重梓以式其皆
有志先生之事也與先生行業在圖史聲光塞宇宙
則世具誦法矣余可弗論

刻范忠宣諸公奏議序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
謂也愚曰所謂世臣者非謂有世官之謂也有世德
之謂也如宋范文正公父子兩公皆以正學直道仁
孝忠節事其君致位輔相雖其規模幹局才氣力量
微若有異然其先憂後樂之心輔世長民之志對白
日而質蒼昊較然一也至乃恭獻龍圖諸公又皆是

明在廟公集卷一

字五

以羽翹頡頏益然不棄信乎夙興夜寐無忝厥所生
矣豈不誠世德之臣哉故世或稱引漢石奮萬石君
後周竇禹鈞家並世若錢景臻陳秦公父子兄弟先
後至建節尊顯貴盛以相夸詡為宇宙侈談然愚獨
竊謂石氏徒醇謹靡所建明實雖多材跡五龍然立
朝頗之忠謹之槩且未及大用率就湮淪至錢氏惟
演雖以敏思清才聞於時而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陳
氏兄弟似矣夷考先佐朝業不甚著免叟出典方州
入為侍郎所在能脩其政要之皆非國家大計所謂
逐世就功名矣蓋秦漢而來世不復知有儒者之學

則活於詞華禪悅宋承唐其風轉熾名人往往
沉溺其中不自覺跡文正之手授中庸橫渠氏
篤學此其學識其大矣詎可與章句訓詁詞藻
之士例論哉故當世名士如胡氏之孫明復石守道
李泰伯諸君子多出其門即諸子皆相從游討論此
其學漸漬亮匪朝夕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要之不
可誣已文正公十六世孫中方若志紹先業則既編
次其書疏發識刻以壽其文又於名臣奏議若他集
搜輯忠宣諸公疏併付版守帙君梓焉而屬余敘余
不自量故推本諸公之業所以昭揭天地震耀華類
有主翁公集卷之二十六

刻邑集序

始余讀宋史朝類苑名臣言行錄及呂氏家塾記童
蒙以沈氏筆談諸書具載包公言行行政蹟未
始不歎祗敬嘆想像其肅容峻節雖距公且數百年
漂然若侍其側而毋敢惰也後讀公門人尚書
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所為公諫草題
官御史至大用始終進退節今名而天

無異議者以公釋褐登朝仕不急達歸養十年無
意其心惟知孝於親已而天子器其才行處之當
公上裨主闕下瘼民瘼中塞國靈其心華華焉惟知
忠於君乃知公政業聲名所以動華貊而垂宇宙其
學蓋識其遠且大者矣最後讀國史本傳又知公之
卒之忠寔自其無欲始蓋公天性簡儉其衣服器用
名處食飲至為節約即雖大貴如初官此豈復可以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乏得我而為之哉故
其立朝謇諤去就脫然所欲易盈進退皆足要不獨
以仁宗之聖能優容之而已抑余重有感焉方公之
知諫院也常寓唐觀玄成三疏上之且請天子冥坐
右及別條七事入都在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公
材不主先入之說湯去猜疑條責臣下以銷弭禍變
率錄微過以導迎嘉氣其言甚美皆關當時大體至
於論日食地震星變與謹奉天戒之說歎其揆省於
戎狄盜賊誦令賞罰之間所宜進擢賢傑振紀律
廣關衆正之路屏絕群枉之門斥遠佞倖博延公卿
近目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而後后
可揖諸疏尤為百代之龜鏡竊謂當今之世有志
愛國之志者雖如公之上魏鄭公疏可也然則省

車梓豈亦有感於是乎省吾在江淮間稱循吏其治郡蓋多善政要為得師於公比以書來曰孝肅公集刻在郡百有餘年矣字率漫漶不可讀且多譌誤吾將校而梓焉子其為我敘端簡余不佞顧何能敘公集然平生所願學公者乃本公之孝之質以與世之學公者共師焉

刻正學方先生集序

世傳遜志先生集自雜著至書論序記箋表贊跋誄銘若詩凡為卷二十有四舊矣而歲久漫漶或因關佚故其傳弗遠而泥姑蘇范子中方視學過先生鄉先生往事泫然傷焉以與憲僉唐君貞山議屬郡侯王君重雕刻之刻成視余余受而讀之歎曰子言君子之道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如先生豈不誠慥慥君子儒哉聖遠教微風喻俗下世稱誦法前王先師者豈不憐然有聞歸稱能言哉然華不利副實行弗掩言其甚藉以緣飾謬誤盜譽榮進即利害無毫髮遺親後君子友鬻國靡所弗至亦奚暇計其雅言宿諾要之胡可勝道也先生雅志希聖意倦易俗善世即所論述撰著具見已世既莫若俗靡易而又遭罹非常慘怛之變故惟有死而已世稱

萬慮之患忠而遇而其過也過於忠如朱子死不恤幾矣乎或曰成祖之秉鉞而南也天人偕應鬼神協從豈人力也哉先生弗為臣已矣胡至過激若彼無乃弗足於崔敷夫崔誠未易易語世士惟弗務立而藉口語崔故亂臣賊子之徒常接踵於天下先生茲風震激華貊故中經已已出木之難從臣死者至十數百人無叛志以也先之凶豪狂悖卒不敢恣行無禮寧藩宸濠之變幾滔天矣而或揮戈或冒白刃矢死靡他以此永扶社謂非先生倡之弗可也此其文鉅且率要者夫原本六經出入諸子包拜百氏主於崇化翊運而粹然一出於正則世既具誦覽矣余可弗論焉

刻文清先生要語序

谷子近滄讀書尚友起家海上斷斷前賢而尤愛重本朝薛先生若曰去吾近而可師其言又平實易直故每讀其書輒犁然有當其心積久成帙因析為內外兩篇云茲將梓以傳用便誦習而遂屬余引端簡嗟乎賸余何人能敘先生言哉夫道之為言道也本自周行廣路人在穹壤誰能去周行廣路而凌虛厲空以有待乎凌虛厲空以有行匪仙人則幻術爾

仙不可學幻詭邪妄致世之懷惡襲義致飾導諛色
取口給無屑慥慥者是皆憑託幻妄淩虛厲空者之
類也久則病且什矣是故道之不明不行也太婦之
愚不肖弗與焉予言聖人之龍德必曰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未嘗若老子之龍乘風雲止天
閑候有無之不可測識也而其言崇德廣業則又曰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未嘗若莊列之奇譎神鬼狂恣無歸之不可以理天
下家國也如敬軒先生豈不明允篤誠乎實易直近
而可師為有據依耶而或者責耳謂其少自得語嗟
乎宋自嘉熙而後學者流徇派別歧分戶競高者崇
靜虛卑者守訓詁而訓詁之失遂以註疏章句糟粕
陳言焉可以入德而作聖經世而宰物而不知本固
有在愈傳愈遠愈遠愈離蓋至 明興宣德正統間
三百餘年於茲矣河津介河朔又經元人汙淑之俗
時莫有知誦法先王從事聖學者而先王弗假師傳
崛起中五超然於風氣俗習之外其言行巨細皆必
於義與道而後已其謂萬物不能離天之大萬事不
能礙心之太心有一息之急便與天地之化不相肖
矣又曰鳥集茂林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此

豈可不謂深造自得哉又或少其鮮所操者此尤淺
之乎語先生矣嗟乎古聖哲由軒農而降至七十二
子之徒彼有操著論辯者幾何人夫其所以師百世
而風後來者其尚言乎然先生之言炳炳燁燁矣自
是而後始有康齋吳聘君氏江門陳白沙氏以至近
世王湛諸名儒益光以慈藹實自先生發之其為用
誣已余是以私淑艾而莫之敢狎焉乃谷子則重有
取於余言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人有恒言曰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諒乎若陽明
王先生之文經武緯豈不信乎全才哉方先生抗議
忤權授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形影相弔邁志
聖賢之學當是時也人視之輒然道人爾及權奸誅
夷稍還今尹其政事注措漸露鋒穎矣然未久內遷
已又晉南太僕少卿若鴻臚寺卿南中官曹既簡而
太僕鴻臚更簡且暇先生日與門人學子齋心操行
講德問業詠歌山巖泉壑之間尚友千古古人視之退
然儒生爾甚或譁為禪焉其後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開府南贛南贛銜接韶雄汀惠萬山絡聯重慶
漳深阻險峭故多剽盜根株蟠結大為諸省諸路患

人恨不旦夕誅而滅也。往官府淺謀者，纔一出聲，即
露淺。喧傳盜得為備，顧多戕官。軍先生察其然，故不
問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求仁，而陰為兵備。乃盡察
得賊情，地利一鼓殲之，使迅雷不及掩耳。蓋至是而
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
生之學，蓋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
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
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
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
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為行主
也。知在行先，行在知先。
意行為知工夫，真覺良工心獨苦矣。其後又恐學者
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為
作聖為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痛良知之
不足以盡道而群然吠馬，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
古今千聖萬賢誰能外此心者而致之哉？則為行
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並舉之矣。蓋先生明用
智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感通者，察
于倫物庶類之感，此則禪之所以病也。先生之
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雖不動聲
色不從七聖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性

致而無不足人視之炳燁烜赫，軒揭震動而先生燕
處超然實無一事。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有曰：我
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非常習為戰與鬪也
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
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齋戒以
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
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
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心亦一而已矣。通則
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心亦一而已矣。通則
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為文武豈為武？蓋尚父之鷹揚
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寔哀其人而存之。彼
陳同父輩呼喝叱詫豪蕩弗檢自詭為道與學而欲
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
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
喻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
念菴子為之刪繁舉要，間從潤飾計為書七卷，既成
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又繼居其官，
君宜敘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呼
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才之全蓋

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

刻良知議辯序

能溪王子自越誠示良知議辯凡三帙曰此某與雙
江公所為往復論辯語也予其裁訂是正為余持焉
不則如舍之或以覆訛其言如此顧余章句賤儒
足以與斯旨然此靈明一竅通乎宇宙繫誰獨
則亦頗窺睹焉夫王子所講良知即未發之中即
發而中節之和未應非先已應非後即寂而感行焉
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而感非外也無先後無
內外渾然一體析也則支其廣大渾融顛撲難破
近乎墨子之守矣然自陽明先生指出此竅微示
人學者執德不宏稍悟即歇安其簡便以知為行忘
其所習戒慎恐懼養之致之之實以立乎天下之大
其甚至乘真歸假謂冠為戚至於湯而無歸積而為
惡而莫知辨以反則世亦益多有焉此雙江公歸寂
養之論所繇以發者歟今其言曰夫節者心之則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
而中乎使之中節是宋人揠苗之故智也故必
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立人

下動雖若疑近於析然王先生始在滁輒教學
解心蓋亦此意而當世亦未詳然謂禪門人有
疑而問者世謂先生為禪何也先生曰吾學非禪吾
學孔孟正學即使孔孟復生亦不能易第吾源未
之達耳乎此余數年所親聞林諸老儒者豈非實
錄然此非先生之私言也明道固言之矣曰識得
此意則誠敬存之更求義理栽培充拓又曰既知
則有不可不養所有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其次則曲能有誠誠則形則著則明動而變而
成此又曲故易曉曰得其一萬事畢而又曰差
之毫釐千里故養而致之之功要不可闕如此
也竊明二先生言各相發而義實相濟蓋鹽梅麴蘖
合而味是在學者深指含哺咀嚙咽啖有難以口
心爭者矣夫苟食而知味而充實則其生色也眸
然面盎然而背脊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大畜
象曰剛復而中柔中其德之謂也故願

集而夷考其行則先生蓋其人與先生仕正德間當
是時以闕禮 朝士大夫浮湛苟仕高者留意春秋
左氏開元天寶間詩晉二王帖若唐顏魯公字畫則
已足矜示自矜重次者圍棋酌酒而已乃古人情已
以安人安百姓之學則奚暇省憂哉先生資材既別
異始為南刑曹則思業乎其官專精法理既
之尚友天下之士矢心經略游思宇宙凡丘氏
衍我前載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本
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學于天地萬物其學大抵無
慮三變故其居江湖麋鹿之間則思其君處臺省廊
廟之上則憂其民要不獨敷納論思講說獻致即其
寄懷贈答書命問遺所以忠告善道陳誼責難辨其
匡扶靡所不用其極可謂切切惓惓斷斷侃侃通天
下四海為一身者矣他文弗論即如周禮世官代
斷雖不經之書繁其人矣先生經分經所論古人代
天覆比至公無我之心宛然可拘 蓋其
道因而不革則天地可以任其萬物各止其時而安
且追憾於秦之廢古任法而嘆曰古一守而也今一
守而也自秦限之矣而自漢口波江喻浮河而
興地凡古今山川之大或滿溢河渠之往跡

藩都會之形勢車騎馬步田牧之便利與否舉中原
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此其胸懷志
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者可得窺其藩屏耶又
病學者多言質道虛文防實旨曰人從開關以來虛
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聞見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
浪塞父探根還淳反朴以回造化又曰收歛停畜深
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操則存舍則
亡所以君子貴戒慎恐懼也於乎微矣故所著六書
精蘊時發此意於象形意事之間要不獨是正古文
登匡俗書而已當是時 上方雅意稽古禮文正學
之事而時宰異意遂巧以歸悲夫悲夫正直難容奸
諂易合蓋呂惠卿章惇之徒更進而韓忠獻富文忠
諸公絀至如元城涑水衆君子且日為邪等惑黨而
惟恐後用矣此又世道升降之會人材消長之機而
豈人力之所能為也歟不然君子在位替應氣求以
類而升陽內陰外彼其人不圖用禮教風俗寧至如
後來之汙下匱拙也歟尚之及前賢三漢隕涕他日
過姑蘇解后太守王君問邵之故語及先生亟知慕
重因托君為余鈔寫一部君不鄙余篇以序論將圖
梓行余何人斯能效斯役乃君侯崇尚至意不殺松

淑雅懷又不能已遂論其大都如此云若先生平生歷履言行政事則先生入室弟子鄭君伯魯纂輯備矣

浚谷趙公文集序

余他日讀書至秦誓讀詩至駟鐵小戎終南黃鳥之什愛其言質直武毅明信悃悃而文采蔚爛煥乎成章則以謂先王禮樂教化之餘澤又經仲尼化工刪潤理固宜然比年起廢發藩守在關右由雍歷函從涇遡渭西陟空同吳嶽諸山觀于朝那汧汭諸水見其盤薄雄秀厥崇際天曼衍逶迤其流駛激則知山

胡莊肅公集卷之一

四十八

川原本遠有自來秦人而為秦聲猶楚人之為楚語要無惑其然也居父之行部高平往來固原訪浚谷先生于藏書閣之迴中因得盡讀先生平生所為詩若文乃其感事憂時咏懷撰物酬答寄贈則何其宛然秦繆公后子蹇叔孟明氏之烈而小戎駟鐵黃鳥終南之流風也然又豪如太白而不淫雄如子美而多變踈暢踈蕩如司馬子長班叔皮至其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歸典禮中正之粹又非諸君子之所能造此又蜀故也蓋先生資材卓犖本自不群束髮登朝徧交一世之名士並時如羅子達夫子應德皆

與之食息卧起上下其論議而講於孔氏之正學故其言慙而文譎而則直而不倨肆而成章閑衍鉅麗而弗靡逃追典謨而上薄風雅要亦其理也則豈秦風之所能限耶蓋前乎諸君子得於天地者而其養於己者不能無異故蘇子由古史識子長淺陋而不學息率有感乎是即彼班生李杜諸君子亦何能追軼也之謂耶善乎仲尼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而不如丘之好學他日則又以學之弗講為憂故學匪以為詩若文人為而已也為哲為謀為肅為又為賢聖人君子之業否則藝焉爾矣甚乃為佞為諛為誣為愚為為歆操不之流蓋學與弗學所繇致相遠矣然則學詎可一日弗講哉余蓋於趙子得師焉趙子以余之論與君合而因屬余題其集余不敢讓浚谷子其將益有以教蒙乎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一終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二

序

刻念菴文集序

夫文字非賢聖之得已也太上尚矣中占以末有官焉有萬民焉書與文其惡可已然當是時言即其心文即其行今世所誦習若謨典誓誥訓命敷奏與雅頌二南之什三禮諸書大都是矣顧自姬室東王跡熄小雅漸廢而陽明之道日消禮壞樂崩失次淪節詩書繁猥譌舛淆亂幾矣至於敬定之世時則有若孔子出而身任之志歆力行周公之道挽而西之而竟不可得至於衰老退而與門人弟子刪述論贊脩明緒正故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要非大而誇矣乃其時已不能無怪奇幽玄之士出乎其間倡爲奇說妙論以自詭仲尼蓋嘗憂而歎之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又曰道之不明不行也賢智者過之也於乎此其微意睹著已然幸天之未喪斯文所與從游類皆忠信篤敬謹守其師說不敢過爲增衍游飾以自依託使天下之人皆知魯國孔氏家法之爲尚以不畔於道自是去聖日遠諸子散處列國罔所統一異說乘之浸淫漸漬而揚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矣天雖未欲平治天下而猶欲開牖斯人時則有若孟子出而距放之而充舜周孔以來相傳之道復著斯人不遂至於禽獸夷狄使百世之下皆知尊孔氏默異說儒者以配仲尼而謂其功不在禹下諒矣由漢而來學術岐分不純出於孔孟故雖有豪傑之士崛起有作然往往窺其近似語其栗凡而其本真要切精微之旨之或睹雖謂之不知而作可也歐陽永叔乃歆以韓繼孟而蘇子瞻又推永叔於退之之域嗟乎此豈可並年而語耶殆難與不知者道也至宋濂溪明道諸先生易通定性諸書醇乎無以議爲矣自是又數百年浸晦而支海內有志希聖者徒知執簡冊襲訓詁以謂爲賢作聖之要在是矣然弗知反求諸心之要且約故雖勤勞而無成苦難而不相入要無惑其然也近世白沙陳先生舉以似人庶矣而旨深語約非上智未易究竟惟陽明王先生致良知之說至爲明切蓋良知即良心之別名學者能致此知於倫物感應酬酢云爲之著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由強而安由勉而熟天下之能事畢茲矣然自指出此竅以來學者執德不恒少悟即歇樂其簡捷謂知

即行徒知執靈明以為用假精魂以為神而忘其所
謂戒慎恐懼戰兢惕厲之功而其高明穎異者又或
時出微言妙論以佐其狂而不知莽蕩空疎日流於
文辭詖遁而不自覺此其害不知視楊墨為何如也
蓋往來山中嘗見羅子冬夏兩游諸記所與諸賢論
難酬答時復跣涉竊自嘆曰賢者乃落斯臼乎蓋嘗
怡書以請而子不余忤也報書曰願以子言為寺砭
石此年盜起閩廣言撫斯邦提兵往來輒式其廬因
以就正且索此所撰著間出數篇若所謂蔣聶王錢
諸君子論學諸書與其記正學院序因辨錄良知復
古異端諸論所以憂墮溺揅故離正人心端士習而
防其淫且蕩者真復快腎腸啞心脾其心更切於余
之所感此與仲尼之傷賢智孟子之放陂陷異乎哉
其有功斯世學者後矣顧其說時以示相知而不以
告人人余懼士之學日流於詖且遁也則從其友人
王子明所抄得數帙爰付撫守劉子刻之郡齋庶其
傳可以廣乎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讀者
其尚知羅子不得已之心乎若其集中歌行似杜子
美近律似王摩詰劉長卿序論表誌諸文似歐陽永
叔曾子固則覽者當自得之斯又不足為賢者道矣

集凡十有三卷內書二卷雜著一卷序記傳狀銘表
各一卷祭文雜文二卷古律詩二卷

東巖文集序

夫聖人之學所稱精一執中人心道心諸云云雖若
玄深微渺無臭與聲學之未易然二典世紀所紀載
言行政事都吁俞嚅要可測識厥旨意也自後諸聖
人相繼而作雖不規規然誦說精一執中人心道心
然其敬脩欽止綏猷建中與其制心若事無偽言無
飾行此其大致然也周之衰治駁而氣漓物麗而邪
作仲尼孔子與其門人顏氏曾氏祖述脩明之未百
年而益又亂子孟子出而匡辯之斯文不至甚墜秦
漢以來學者誦其言以為據依莫之敢駁乃其原本
精蘊達而知者鮮矣至宋復大明然其流不能無賢
智怪隱之過否則抱故訓守師說幾于市積還珠披
圖索驥而有以失之因緣至近代豪傑之士若河津
薛氏崇仁吳氏餘干胡氏雖先後各有其人並時慕
而學者不乏至其其實卒未免于不著不察終身由
之而不知之弊蓋其說微矣正德中陽明王子崛起
越中居夷而悟極力呼籲以覺羣迷而開積習其言
簡而該其義約而博似若無庸讀書問學然者而要

其實不然夫良知曰致遠從心知行合一豈徒給口精一執中之功知及仁守之教要無不具用力者當自知之學者不得其心而執其語不逮于躬而勝其煩甚或傳以新奇簡徑之說于是樂其便已者靡然如水之趨壑幾于狂沸而議論過多忠信道薄矣東巖夏子竊憂之居常自修與其教人大抵惓惓力行允踐跡其所與甘泉順渠若其子姪諸書深重下學之功而甚有味于子程子下學上達為學之要之語其所雅言謂學到兢業方是進處嗟乎此豈口耳習聞者哉余他日初釋褐蓋嘗邂逅先生

胡荊南公集卷二

五

京師見其貌古而言質心知其有道而愧未能從之游乃今別三十餘年過公鄉里得讀其遺書又問其行事知先生平生清脩節約惇厚族倫即雖既貴且顯而布衣蔬食不異寒素時且嘗為守為郎沒身所遺僅及中人之產蓋昔豫章延平之儔歟余既重先生又感近世之學之弊遂屬縣令斯子刻之斯子乃捐俸從事亦可謂尚德者矣

近山文集序

夫文之難言久矣孔門之盛號稱三千即季路端木冉有宰我之賢不能兼而擅之而况其他乎游夏之

後厥惟孟子乃其克舜仁義之言王道始終之論正人心而距邪說務以明道適治而善天下無慚孔門仲尼既沒諸弟子散游物故而詖說淫詞往往有作如莊周列御寇之徒爭為奇譎迂怪窈窕荒忽之論以凌駕一世浸淫漸漬學者得其粗而遺其精叛道傷教至今為厲焉秦滅典籍古文散亡漢興則稱司馬相如枚乘之徒而長卿枚叔徒工為賦語冶豔靡麗勸一諷百比於俳優之詞同工異曲蓋古文學之義蕩然矣賴有賈董之賢稍稍振響賈以經世董以明道煥乎可述焉自是浸微浸熄陵夷至于八代極

胡荊南公集卷二

六

矣吾獨愛昌黎原道之作次山崇化之論尚有六經三代拯俗匡世之風其後又以微絕宋興乃得太極訂頑定性易春秋傳序諸篇居然謨訓範誥翼傳之詞又弗啻曰三代之風而已次則歐陽子本論朋黨論諸作足以羽翼道化至如蘇子瞻之才美凌轡一世鮮所許可而知推服賈誼陸贄嘆其為用世之文此其識蓋不凡矣其後習為論議或至繁蕪家擅牘戶世鮮宗師明興百餘年作者益盛至稱明道經世或鮮矣余讀近山金先生集而重有感焉先生之文藻麗俊逸詳贍博雅要之不詭於道乃其長篇大

冊述識茲纔累累乎冀皆翼治輔化之語蓋先牛通達園體練習世務其在朝廷深為當世聞人楊公石淙之所器重其所為酬應論著皆其熟辨於胸中取之心而應之手故其文不胥屑於步趨模擬而實通於人情物理天下國家之故至其述事撰物緣情而動亦皆可徵以諷而庶乎所稱詩史云者流要不獨大厝至德之選而已夫先生之才可以平章揆宰而阨於護妬長技未騁並時英俊或至大位穹秩而凋謝溢逝亦弗淹久先生獨以老壽在名山川林壑間享圖史琴尊之樂者近四十年所得之富又如此

胡荊肅公集卷二

七

張石川集序

余雅好游觀頃歲戊申春買舟東下將訪荆川唐子終義興山中縱觀吳越山水之勝故給事戚南玄知之書來曰聞子將東游恨余不能從然崑山張石川余之張季鷹也汝內最稱好游者不可不令余蓋心誠之矣舟過吳門問先生所在則吳門之人多言先

生出游久矣即今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皆水可知也綴樹丹崖寧而愜然時時從衡山文公有懷唐夫處得其篇章字畫寶而私之比甲寅冬日先生避寇石城與其友新寮葛子訪余于尚友堂中奉同覽眺獲侍杖履偕至琅邪山寺把酒賦詩談諧暢適宛然季鷹風韻而琅邪山高且數百丈許余與環山孫子年財五十有奇在古雖稱始衰然未至老登之頗須費力公年七十且病齒陟降如飛不聞喘息豈公懷珠抱玉其息以踵抑古所稱真有濟勝之具者耶明日別去全椒又數日從江浦寄至新詩數十篇瑋瑋琅琅敲金擊玉寘諸几席時一披諷恍若陟雪峯入冰竈其清寒涼冷之氣襲人肌骨沁瑩心曲也然余竊感季鷹之去大司馬東曹掾也其時晉政不綱權在群下譏諂得志忠賢路塞舊變疊見貨賂公行罔又以驕奢失中外之望翰也明知人也去之無難乃公之去通政駕而東歸也適嘉靖中紀國家治極而熾之日通政又九卿要秩去臺省為近乃顧長蹈遐引蕭然於事物埃壙之外此其冒懷蘊籍則有非余之所能盡窺者矣豈其玄覽旁燭遙知近日之紛紛耶抑將從其所好佚以老也然又函渾蓄宿弗露

胡荊肅公集卷二

八

鋒穎嘲風弄月縱適一時在詩有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世有欲知先生之深者又當求之於游觀吟諷之外矣江浦侯今見洲子清脩士也得公所爲詩文數十篇愛而傳之屬余敘刻而不敢以不文辭且將期海賊盪平鯨鯢藏盡當與公偏歷名勝選石摩崖鐫頌勒銘以侈上功德於無窮焉

練溪集序

余他日愛吳門文衡山詞翰之盛以卷索書衡山不余鄙爲書五七言律數十首中載所爲練溪草堂作誦之琅然使人心膽澄澈意練溪幽人處士要非俗朝若爾公集卷二
子然弗知其人與所自作實與若溪衡山爭雄競爽氣味頗相似去年庚戌先生季子藻泉君來宰全椒暇日過我問所謂茗溪之勝始知藻泉先生之子也藻泉更爲我誦衡山練溪之什與先生閒居諸作一過適時盛夏堂中泠泠然若雨雪紛而以實爲之忘暑於是藻泉謂僕爲知言居久之盡出先生所遺詩文淨稿若干卷授余讀之屬使敘而梓以傳嗟乎松余何人能敘先生文哉顧竊嘆先生自少不群抱負奇偉謂宜崇科鼎甲進列館閣作爲雅頌以鳴國家之盛懋著功烈而乃佚遺窮阨至於白首僅得

訓導鄉校又復遠在黔陽數千里外泛洞庭浮沅湘遊嶽麓猩鼯之與鄰而盤瓠之爲宅流離困頓直若披荒然豈造物者將盡發先生胃中之礪硯使與大酉羅公洪江浦淑同流並峙光耀無極不與餘子碌碌校一日之蜉蝣耶抑詩能窮人蓋占所患哉然宋葛勝仲敘陳去非簡齋之集又謂詩不能窮人且能達人因言與義由政和上舍解褐分教益得大肆力於詩文宣和中以所賦墨梅詩被遇登進至建炎間遂參大政此外又不可勝數余觀先生之詩雄豪曠達能遺已所歌言至文尤雅健豈在簡齋之下乃所遇若彼也故生之處世要自有幸不幸哉雖然椒長藻泉君以鴻筆鉅麗游聲藝苑仕優而學駸駸乎古文學吏事之撰以大有所聞於時而世厥美繼自今黔陽之山當益高茗溪之水當益深其幸不幸世有辨之者矣

王居竹校筆稿序

夫詩何爲者也人生而不能無情情而不能無感感而不能不通于言故夫言志之云蓋直宣指要矣而又曰道性情性情云者則以言其志之蘊也古今言大宗固茂宗此矣然一變乎建安諸公再變乎晉

宋諸子而大壞于齊梁陳隋諸國之諸人捐本實而競華鮮乖性真而事彫組情之弗章詞率脂蔓則曷川觀而興焉以庶幾乎可群而然事父若君而足施之邦國閭閻之間也唐之盛時若伯玉陳公而下頗能振其遺響以幾于古然詩道則又亦一變矣至其學也乃復淪失以趨于纖巧宋興諸君子矯之然讀者或病其以文為詩而殆于論議則亦未之醉焉已元人頗厲此學乃雜以非朔風沙之氣距中聲其遠矣明興漸易往習日趨古雅所稱二三大家要往往往能言其性真而諧比音節擅厥聲格至此日蓋益盛焉然惟有師承授受者為得之易曹南故文物之藪也王氏則世有文人學士而居竹又王氏之彥夙具敏質蓋自童觀侍其先大夫已能窺厥大旨長益閑習以是遂困頓不遇于是慨然棄去學究之文專精斯學蓋自家居贈送以至登觀降望若南北所經無不有作則有若居曹稿留祁稿兩感稿與秦伴錄三春集總而合曰校筆以寄余山中讀之余耦耕暇日時取而讀之則雖不屑屑于體裁聲格之儼然亦能脫去齊梁以來脂蔓之習而其歸趣溫以理婉以腴勝而弗踈暢而弗窒華景而雅樸懷而律允乎一

沙南朝諸人綺靡之習將升蘇黃之堂而賤元白之階鏘金戛玉鳴宮而奏徵雍容諷諭于几席之間而可風動乎邦家里巷之遠昔人謂詩得于師弗若得于資之為優若夫君者其資學之兩至者也然古人之詩往往增益于衰晚遲暮之間要不可勝數居竹年來甚高而好之又篤將必益肆厥力由堂階而臺與駸駸乎上薄風雅而下秋駸選以為吾明詩家之金聲玉振則余當庶幾見其所止也已友人鄭子儒氏見余論如此曰是忱可以敘校筆稿矣遂書以遺之使知世未嘗無知言者云

畢梓石職方履議序

賈明府昭梓其長畢梓石氏所為職方履議竟以授柏泉胡子讀焉且屬敘端簡敘曰始余督學晉陽會虜禍大作諸中外文武吏士並上計陳愚上輒下兵部議刻期受成余慮斯事體大恐倉卒莫悉言者指實吮上愚忠十有二事中請戶兵兩部特置邊防一科簡諸曹吏之有學術知慮盡心國計者以充伴顯看詳以關尚書而詔帝雖寢然君子或時有取焉後二年畢大夫拜斯曹中乃今盡讀當諸履議若急先事之豫重將領之選慎誅斬之罰

諸營提督尚書之舊與其終核功罪辨晰才否指陳是非利害酌今監古弗泥弗迂其文辯博而不肆其言簡要而能該允執敷納奏對之詞矣乃知 朝堂甄敘雖弗吾言如然固吾意云仲愚聞 京師也者四方萬國之本而 朝廷廊廟之上又華夏裔夷之本古之人所以精神意氣潛折敵國之衝而笑談尊俎制人於千萬里之外者然則將修曷本於此其道灼矣自頃虜日熾中外之人無賢愚知憂之愚獨以爲弗足恤而在強吾本今 天子神靈明聖羣臣莫及諸皆肅承祗順共毗元休其所爲父修並懋固強其本者海內之所習聞固不皇一二頌言之卽如三

胡荈蕭本集卷上

三

頃不能至公卿御史大夫罔克丕績以吾觀於吾守官雖左而志益修困雖久而貌愈泰斯豈淺中狹量區區以外物爲信訕贏歟者哉此其大受遠致碩實閱聲即劉忠宣馬端肅諸先達無弗及矣余故爲敘論云

褚鳳臺職方覆議序

國家治平昌熾垂二百載地廣物衆枿萌滋虜酋俺灘阿不孩諸部落生心造霧誘我屬夷潛入鈔盜實多得我人配之婦女食之牛羊馬湮路又無徭賦我人樂其寬甘其養養顧爲之耳目鄉道間有閉關萬死叩關反正者率爲亭障卒利其財物或遮殺要功以是率憤不顧返或故誘虜入掠取財物婦女習爲常諸邊延袤廣遠我散而守彼聚而攻戰士常不遑士又疏惡或雜沙磧礫所修墉塹率被雨雲淋凍時圯敗虜來輒入入輒多殺掠得氣去 天子惻然念之故邊臣或上狀必下部看詳部輒屬職方卽具草 天子神聖英武事立視成而又嫻於文文或鄙野不見省卽省多見詬訶諸子既優文學事又理餉上谷時從老將故校退卒談邊事甚習卽視草草立具酌今稽古詞采爛然稱 旨他日或因疏事言古

北口客切虜穴宜嚴豫乃邊臣漫視之庚戌秋虜果從古北入掠薊門諸處騎或至 都城下 京師爲大棟闔門士大夫皆謂楮子沉幾先事此宜重柄用而輒試外已又鐫級遠謫環此殆所未喻矣古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仕豈不誠有命哉惟有命故或一言致卿相或十年不遷秩亦或終身不徙官甚有卒老丘壑弗獲一日立於朝廷廊廟之上者而道之汗隆世之升降常因考鏡故君子不謂命矣夫濠豈非我 高皇帝發跡邦乎名山盤鬱長淮縈紆風氣雄厚其人長材大器聞域中職方前時有張子仲覽者爲給事紀功雲朔數上邊計下職方而以不貸權貴人爲所中被免放爲世歎惜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王明並受其福吾聞 陛下動法祖我 祖用人必耆舊材碩無論老壯矧楮子張子皆未老異時者上詔有司具名行省錄收召庸詎知濠上非渭上耶驚子有言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楮子與余已丑同舉進士第仕又同時在齊魯入爲郎吏講德問業相友善齒德皆先余余甚敬事之平主他文甚富皆可愛以傳此方叙職方藁故但從職方事焉

盛明風雅初集序

布衣江問山採詩四方寔勤且博間以魯國非車子所梓盛明風雅數帙遺余因以其叙見屬顧余非知詩者何能爲江君役而請屬益力弗解乃述所聞而歸之夫詩之難言久矣匪言之難作之難匪作之難作之而能道性情合于典則美且愛焉難弘治前勿論論所採且梓者蓋繇弘治正德來北地汝南何李諸君子崛起始厭薄故習追跡古始力挽奔流而邇其源厥志甚偉而其資材學力又足以副之 明興詩裁爲之一變然其時或有憑筏依模規放太甚之議未皇暇卹也自是遞相師承僅得形似攻詞者或近冶艷襲格者太露助苦甚則無喜而笑靡哀而哭又甚則教欲宣淫習非長教殊失古人發情正義矢志求言之誼智者率能辨之矣余觀是集所載雖其言人人殊總之因緣觸遇攄寫性靈體物鑄詞揚芬致飾或逸若游雲或繁若絢錦或潔如朝露或淡如玄酒亦或嚴若霜矛雪戟古若周鼎秦卮而悲壯若楚歌漢曲雖稱近體繁聲總之變而不失其正樂而不至于流風樂氣韻威能矚然以其所長而鳴 國

家盛信乎其爲盛明之風雅已顧說者猶不能微

通滄並泛雅鄭間陳之疑此則深望具正法服者詮
擇是正澄汰清釐乃可以傳而遠夫文章天下之公
器固不可以私假而達者在前識者踵後則亦豈容
私假哉問山君雅好吟頌通諸詞閣作者之苦心悼
後集失傳即凡一聯一句可傳誦者悉歸罔逸故
其此而尚有缺於詮鑒間嘗過余謂將西游太
梁之墟就正于西亭史氏余以為得其人矣不知西
亭見謂余言然否

上谷儲政志序

褚子之賦政上谷也嚴而恪詳而惠三年而報成還
胡莊肅公集卷二
部吏部肅知其才也改爲職方即寓書其友氏松且
致所脩儲政志屬之叙松受而讀之既嘆曰嗟乎故
志也其信乎褚子之志也歟執夫其析類以撰物粹
原以存舊援古以立極酌今以示鑑章善而瘳惡抑
僥倖而剷蠹弊其事核其文直其旨遠凡志之所欲
爲與其所欲去者悉載罔逸可謂食政之信史上谷
之佳乘矣惟松學不通方才匪適用何收與知國
家大計顧他口承乏晉學觸事談兵蒙恩改繁軍
事任鴈門見諸路主客兵馬動以饋餉弗繼爲憂
形既見銳氣先撓諸或時時捕得虜所遺謀亦言也

弗足自難於師故政深入久駐其言當必不誑嗟
乎足食詎可緩哉愚以爲今天下自天子公卿至
鄧縣口口其宜食租衣稅比力以爲聚人
有元氣焉元氣莫之能奪雖然人之所也亦有元氣焉
其貧而互爲藉者也故不可關一夫士習人心
之元氣也貨幣兼粟國之救氣也此其本末先後
重緩急醫國者必有以處之矣余曷敢深言哉余
悲今天下有如褚子者抱負此志託上谷儲政而
姑試焉而又弗久於其職曷以能底績也故夫慎簡
人而久任之要矣哉余是以致望當世之君子焉

悼亡卷序

余友劉子間示余以悼亡卷盡讀之見其簡端之敘
言或也次之莫辭寫哀也其次之誌銘示後也又其
古律詩若干首余思其意也彼其悵悵快切
若氣則古而雅和而不淫言先王之道風在
藏其可謂得性情之正者矣吾聞之物生而有
情而思合品物之情則然而況夫存亡之感
乎悵悵而昔日所賴以事死者成故物焉而能

勿悲且鳴也人情乎且吾聞之鳥之睽也則嘒然
散也則號彼是含靈者猶若而然而况吾人乎今大
偷者狎生而急亡油油焉弗以獨秉或至終身弗
用堯其宗祀之二人者雖若弗能無然於湯情
性約焉耳矣予觀劉子之卷蓋合符先哲實備四
焉夫其象似之是軫謂之孝廟管之弗忘謂之仁
傷之中律謂之和懿範之用庶謂之哲一舉而四
備焉故曰劉子可謂得性情之正者矣將不足風
予於劉子無能為役辱見委遂不讓而借題其首
此意將以風天下乎予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也
胡莊南公集卷二

觀風稿序

和倅姚君某將梓其監察東山郭公觀風稿
余且舉首簡柄不能復也已而公還轡過余中
會齋又諭三讀之曰嗟乎久矣余之弗聞此音
弗其風矣乎斯弗其風矣乎夫自周顓熄而工
雅頌亡而國風散仲尼有憂焉取一代之作謠而
之以嚴法戒從簡實明禮義而存先王之澤其
部也故其教立其風也遠自是弗嗣經身蓋數百
雖朴略少文然人風之歌守在四方相梁之

厥職斯猶有古之遺意焉雖漢作者千
然矣晉逮六朝作者皆
仁明世靈運繁富休文妍冶
神中陵信則誕劉孝綽兄弟
帶一眺淺而細總詭而虛故其風流
傾國以淪亡諸君子不得不任其咎矣唐詩工詞求
詩雖代有作者而風之教微無已則伯玉感遇
之詩少陵秦蜀之作太白王風委蔓之諫應物齋
憂民之篇昌黎倚蘭拘幽之操介父雲山祁祁之賦
聯翕述懷感興之什手雖其音節詞采言人人殊
胡莊南公集卷二
要於禮義為世永則六義之風未泯也國初諸公
頗沿元習累朝之所開漸格而上至弘治止德之
間盛矣皇上中興道德禮樂之化旁魄橫溢漸浸
海內士固不顯以詩鳴而詩亦往近古迺侍御公
身最適故其浸尤深今讀其詩曰持以厲孤貞
身自當自別羔羊素絲之沐也亦諸生云支葉豈不
實祇已殘蒸民好德之訓也
空念不遑將北山陟岵之思也器居云求帶也
憇然思所貞聊樂我貞之介也罷琴云操綬
托此濯塵心又如甲

然歎美之旨也人建業云周覽殊未嘗揣已惟
非皇華咨諏之敏乎蓬澹泉太僕云政憶出群材
何阻良觀蓋伐木嚶鳴之興矣至乃登豐樂而思
桑之衍幽風綢繆之感也陟攬秀而想藥石之劑
蜂無康之賦也次蕪湖云按治曾無補留連愧餘
示諸屬云別蔡徧章棄念之轉慚懼斯又靖恭乃
不遑啓處之心也他如流水注東漢飛鳥集臺
豈無良辭遊表曲非所殫又曰橫斧竟何施傳
自憲卽事起長嘆攬衣對蒼遽其寄興托意愈
調饒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斯亦猶占三百篇之遺
也是不足風乎使中外諸君子觀而感焉皆如公
遠不忘闕近而念民各思厥居入務自獻則事
由黎民胡由齊國胡弗久安長治於無疆執彼謂斯
適爲小技焉亦盡反其本矣余素弗習詩然竊窺
之所以教故願就公正焉若夫肅端執物懋樹風
與激揚舉刺之大且著則世固睹記之矣

遺珉集序

學博邵居梓其長見山公所爲遺珉集以式多士既
迄工諸生李子廷松筆手其編示余且請爲引其端
簡余雅聞見山子名怪其不第竊疑焉爲請一過見

讀所作會文切理詞彩華瞻而幅尺闊脩隊仗整肅
使其受知雖爲倫魁鼎甲可也於一第乎何有乃知
士於科甲信固各有分焉而非人力之所可能也爲
歎息久之而因重有感焉始余歸田諸生時來問業
或命之題則曰某所某人有好文字更易數四皆有
之甚至無一題無文字者問索以觀則所謂牕稿試
卷與其類梓名稱禁如也雖其金珠砂礫璫璣砥硃
各不相掩然總其大都要皆廢幾平所謂能言之士
已然蹟觀古之人士所爲致用而動以底天下之績
則其隱居之靜言而其夙夜亮采明試之功迺其所
爲敷奏者也其言行之慥慥如此下此而漢世頗謂
不逮古矣然士之治經術者猶皆黽門守墨篤信其
師說施之於論諫聽斷之際必援以言而務見之蹈
後之實至以語君必曰吾師之言如是則猶有先民
之道風焉詎若今之采擷緝綴娛人器刻得卽委棄
等爲塊瓦甚乃緣以爲富而矜巧慧稱雄傑爲世詬
病其謂之何此憂時閔俗之士所以感惻傷歎於近
世之文之繹也是豈非有世道之任者之責與吾聞
山子自公退食必擲管濡毫塗改故所業雖其仕
優之學則然亦其有志能不忘靜言思以達之於政

故其爲民乞命祈哀繼行其詞旨宛然可掇
之人受而爲亟見褒重所謂非苟言之者乎
爲叙著仲讀公文者尚求公於言語文字之外云

王江涇戰功本末序

國家地廣治極文提武矯海壖姦商乘時盜賊因緣
忿怒轉爲寇賊民不覲兵爲日既久望風奔潰莫之
誰何賊既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應氣合徒黨滋蔓動
以數千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爲衆所徵四方材勇
憤使武力之士率藏其手勢若烈火熾燄狡焉思啓

明倫彙編家範典卷二

二十三

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恣行轉剝戕殺燔燒叢萃
數窟新故環迭而兩浙三吳之禍變慘矣乙卯春柘
林巢賊積增五萬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剿賊
徐海麻葉等探知杭兵調松江搗巢率衆數千人
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時故巡撫李公留
守杭總督軍門在華亭無兵可恃軍民洶洶甚懼按
史梅林胡公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詢
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迤邐薄城外衆益懼甚公
曰存法攻謀爲上角力爲下矧又無兵乃密屬吏取
酒百餘甕鑄其顛投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選兵

機警而猛者假冠服持赤牘坐船上稱解官解酒餉
軍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即褫去冠服走賊信不疑馳
報諸酋長諸酋長得酒大歡相率高會痛飲率多死
已又令村市酒家皆入毒羹中約償以直民所有米
漬藥水漸而漬之賊往往爭取飲餒輒又死然賊黨
尚衆我兵寡且惟怯適保情宜慰彭董百所領土兵
數千人至可使胡公策其恃勇犯忌使人傳語之曰
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常爲其誘宜分奇正左右翼
擊防其衝圍盡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挫
於城南石塘灣始大悔還存潰志遠近震駭大失望
胡公深憂之曰如是則我技窮矣於是親詣軍營宣
諭且勞苦之曰勝負兵家常事惡足介凡爾所以
償者以不知地利中其伏我聞賊首多死衆絲勞無
紀且久不得食息暇可攻若等無畏顧兵多無衣與
器械乃使人悉索諸簞肆故衣頒給之加賜錢帛牛
酒飲食召諸金木工晝夜繕造器具懸重賞苗兵感
激思奮察可用乃指畫石塘池形曲折曰汝宜以兵
若干爲前鋒從塘路進若干爲奇兵伏道左水兵船
若干環列道右防其逸皆後前鋒數里候賊將至其
處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茂

不勝矣蓋臣如公策賊果債敗比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賊不知會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視師而求順宜慰彭翼南復從泖湖西出胡公又同督察趙公部署參將盧鏜等厲激之且躬探甲冑徑馳馬超出四面合圍軍聲遂大振賊大沮還走王江涇既連疲於奔又餒且病矧無統紀遂大潰不支土兵與我軍乘之斬首倭二千餘級墮溺水死者不可勝校蓋自是嘉興杭人始安枕軍民主客始知賊猶人非真若鬼神雷電虎豹然不可嚮邇浸有關志賊亦自是稍稽顧忌逆氣狂謀漸以虧始可誘而圖矣嗟乎嗟乎奇變決而波才破洛澗襲而淮淝捷嘉山合而博陵奔蓋自昔禍亂之興必有忠義材武韜鈴之臣以指揮臂畫救軍戡定蓋天所以莫安維極綏輯神人鴻德好生常假手平鉅公偉人實爲之執云其果夢夢我毘陵左子好論次當世事而謂故所收公私牘牒所載王江涇戰功洵無紀屬余詮次余爲詮次而歸之歷後經世者有考焉

過庭聞見錄序

始余爲儀部卽見汀吏上其境內吳孝子狀甚念之
後數年余遷湖叅議改晉學提舉過家上塚乃孝

子應郡國貢訓導吾郡來安之弟子員相見於吾廬古貌直躬朴言苦行有出于平日聞聽之外者在詩有之旣見君子我心則降乃風人前得吾心之同矣今年春余以守邊無狀被放歸田杜門謝客頗多暇日顧家人時時病作思研精素問靈樞之篇與金匱珠囊之術將以安老懷幼畜衆保躬恨未得其門會孝子過余出示其家經驗諸方一快讀之所以開余者蓋宏且侈矣居久之請於余曰余先君子平生辛苦尅厲強於爲善不肯甘以鄉人自諉他日命毓嘉游鄉校期于大有樹立光前聞人惟是毓嘉自底弗類泯泯無聞至於老以就斯官上之旣不能施澤康世下之又不能明道詔人使先人齋志以歿懿美弗章其何罪大焉自頃齋居無事念先君子嘉言在耳善行在目實不勝風木寒泉之感嘗手緝先人言行一通以時思服惟吾子爲題其篇名且弁諸首簡以詔我後人以贖余無能光顯之罪余旣辱君知與游從久何敢以不文辭乃爲題曰過庭聞見錄俾藏諸篋笥以貽其子若孫或曰吳氏世美侈矣以余所聞孝子之行若彼其著謂當都鴻名膺顯位大行於時乃今若此豈天之報施爽耶余竊以爲不然今夫十

室之邑萬家之聚其富與貴馳騁一時者亦何可勝數然要其歸竟罔寸善片長之可述以與鳥獸草木同腐滅而斯盡者皆是也又惡足道哉余觀吳氏令德淑行萃於一門哲父孝孫令妻懿母接踵聯肩同堂共室豈非天地之正氣生人之大閑名教之至樂雖其得於人者薄而其受於天者厚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言乎其慶之衆不直一人一士之賢而已者也而世俗之人往往以富與貴爲榮且顯陋矣陋矣余是以述焉

籌海圖編序

明嘉靖甲午年

二十七

今比年海內變世之上游談聚議必曰南倭北虜然言倭事略矣略矣何者我國家之有天下寔遜狄君而宅之狄君遁遁而遺孽支屬尚多有之是雖大將屢出成祖三犁然地廣衆繁滋殖甚易故永樂求馬喀木阿魯台本雅失里之徒跳梁躑躅至爵之三王而後少戢以定矧又割大寧而乘之其後寢然寢熾卽紅羅白雲開平木集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削折并朔方河南故地遂失矣自是國門戎索之憂肘腋腹心之患日切孔邇憂及廊廟卽廊廟不遑暇食文

經武略歲積月增乃諸邊鎮既有撫臣又設總督而總督之設初亦止於建寧并固四鎮而止其後宣大遼薊則皆並設至於兵備憲使參遊副將之屬不可勝紀法蓋日詳密矣故西北邊事雖苦官冗費鉅然以張皇戒詰卽常褐文墨之士類能言之而其輿地形勢與書疏論著世多有而傳焉事往往在人耳目倭之有海卽自玄菟樂浪迄於徐聞東莞要無慮萬餘里所在可犯然自聖祖拒絕信國經略之後伏不敢動者頗歷年所永樂中雖嘗蠢動賴劉江望海窩之捷寧謐蓋百餘歲要不獨常褐文墨之士不能詳其本末卽縉紳樞筦者流亦與相忘久矣加以歲海防閑踈舶利羨溢濱海三窟之豪造舟售貨橫行洋中翩翩如鴈春來秋去各有主名當事者卽知其然而憂連懼及托於暗且噴矣故人老而耄以荒器陳而敝以圯法久而蠹且蠹蓋自其理也重以風俗崩頽紀綱瀾潰君子小人交驚於利以陰召陰小雅廢而裔夷乘矣前此十數禩廟堂蓋憂患之嘗遣重臣巡視竟以罹禍目是益靡所忌因緣忿怒轉爲叛逆乘勝從衡狡焉思啓蓋自壬子至戊午黃巖至淮泗涉瑞場渚至村落邑鎮而兩浙三吳長淮之禍

變慘矣所賴 聖主憂民天心悔禍災家儻力克渠
授首雖其遺燼餘烈時或灼然而巨燄大勢湔其遏
矣顧當時變出倉卒事承蠱壞徵兵調賦署吏建官
一切從便煩煩費多事焉爰有崑山鄧子伯魯故
太常卿魏莊渠先生高第弟子也有志匡時而阨於
命親有園城竊觀當世舉措有慨於中念欲記載論
著貽之方來即凡兵興以來公私牘牒旁搜遠索手
自抄寫家本劇郡而居又密切理所夙以德學見禮
右位故得究詳焉他日以其間繕造沿海圖本十有
二幅附以考論郡守太原王君爲之板行因獻督府
梅林胡公公見而驚曰常布中乃有斯人耶此世所
稀睹余比欲爲之而未遑暇及常布中乃有斯人耶
於是檄米武林使益成書伯魯感激知遇追跡寇始
許藉典制恭質風謠即賊所入寇歲月道路克捷債
北與今昔主客兵馬饋餉之數舟楫器械戰守屯戍
之法備書具載凡爲卷者十有三蓋經世者有據依
矣雖然前茲所載譬之局方醫案已事云爾若夫審
運氣之流行察臟腑之虛實辨脉衛之理亂增損劑
世弗泥弗執則係乎神聖工巧之人矣昔仲尼答顏
氏知來之問而反復乎損益之際孟子與告畢戰

明也然下賴天之靈不即墮墜又復過不自量厥因
讀書之即即經史子集中語少錯協易見意者研
兩未成之家塾使弱子蒙第時誦誦焉庶幾不至
余之代其有造焉已若曰以公之四方則豈敢代
其原序
漢武始也漢武肇祀甘泉太一汾陰五時
不可無樂乃之官擬詩用之群祀則其名著矣而
其官與古亦頗之遺意時無聖人爲之是正刪定以
上追三百篇之舊而典以饗人之延年意以謂不知
此可以神神受釐已至於先王所以宣風氣知神人
動天也哉之義茫乎曠缺而無之講其後諸
生進詣於漢武時發憤而共佑與相則亦莫或具
禮樂之官乎不興蓋漢唐三代截然限隔矣
其耳不於漢武之盡珍且遺言杜仁復出故其
節詞略也且其言發乎自然則猶有二南十五
之遺也而漢武以衰弱魏晉而降綺麗
於齊梁以下之八國則波蕩
漢武成漢靡靡亡國

習蘇良守哲令代不數人先王法典復以微減命討
賞罰或未暇人道德風流其致靡一余故過不自
欲因崇廣然意淺能下疎素尚多如尚書期薄刊刻
所遠所庶英儒君子廣晤多聞有以教蒙爾

含山志序

蜀龍厓牟子自巴陵移知含山縣事入竟問邑之故
無徵焉則喟然歎曰含山雖稱僻小然集合四境蓋
無慮百數十里古稱邦國又介江淮之間魏所置東
關與東壩與濡湏對壘其址尚存孫曹而隆國於
江左者殆殆兵衛號重地乃無志焉其曷以鑒往而
知來乎後夜孳孳以爲己責然卒不得間居久之以
爲憾士某君某而簡諸文學弟子以佐閱半歲而訖
其細首圖考次建置沿革次疆域山川次城池風俗
若土產戶口公署次學校祀典職官科甲又次則人
物古蹟仙靈祥異終焉其諸細纖則各以其類附博
載賅矣龍厓請事大吏浮淮泗道滁陽過衡宇俾叙
端簡顧松崖其人然松比年東游白石洞天徑東關
問俗父老知牟君重遠其爲叙而歸焉胡子曰夫
自司馬子長史記之作類聚古今數千年事班孟堅
藝而述之爲書後有作者其弗可及也已然余竊

人之郡若縣之志蓋古諸侯列國之史也古列國史
若所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與周禮小吏外
史之所掌左史倚相所讀九丘之書蓋其遺也無徵
弗論論其著者春秋一書所載十有二公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僅僅數千言爾乃今天下後世之人讀之
者比其事而論世繇其見以闕隱則知周之盛王之
禮樂刑政不行於天下而當時公卿大夫方伯連帥
之職墮浸淫漸潰崩壞陵遲至使諸侯僭大夫竊陪
臣之國命而一代之典章軌物綱紀法度人文藝極
所盛衰損益終始之變居然並睹茲其所以爲盡
性之書經世之業而亂臣賊子之所爲懼者歟余不
揆謏劣往嘗執筆纂脩之役於我乘竊亦妄意編年因
事崇廣然識淺能薄聞見孤陋加以尚書期迫漏闕
爲甚蓋甚恨竊意今之君子有志慕效斯業者其必
少放麟經微示龜鏡因文見意卽事爲坊括萬目於
大綱舉一隅而三反務使祖訓孫謨物則儀式稍稍
著見而凡國體之尊卑人材之消長君子小人之用
舍進退風俗之燮惡隆汙與徭賦之重輕刑賞之正
否同用之臧誅災祥之數既夷狄盜賊之強弱興滅
究然得之編簡之裔斯豈非學上大夫命世之賢之

青與或曰古者國有史官掌記時事且相赴報故得
畢書於策而今奚而從也抑不思今之官寺藏案之
所貯與其提控架閣之所典非史之遺歟迺邸報之
傳達之海內則既赴告之矣而况 欽頒 制可之
成書薦紳先生裨官野史之譚纂與街衢巷迷虞初
齊諧之所紀錄可以參稽互証者乎神而化勿襲其
跡微而約弗窮其本大都今可尋繹庶後君子有考
焉余既以誦言告人然未之能行也會年君見屬逐
錄之其編之首簡龍厓積學績文於已為名士能世
其先業不知見謂余言然否故願竊有聞也乃若典
史王子印程梓續食得附載云

周志序

南京太僕寺置我 皇祖貽燕之意閱遠矣 列聖
嗣大厯服尊承無改慎簡厥官所任卿丞而下大都
名人碩士非是弗與百八十年來故章舊典人弗仰
聞已事成廢或至 施加比歲徵拜亟數未皇屢省
迺郡縣百執事小人之吏寔未知牧政之重大崇劇
蓋若此自頃北虜 逆天道掩我弗虞至窺圻服
聖天子赫然震怒 命大將軍征而捷之大司馬
馬倍常額赴期取盈文甚峻會諸公遷去貳卿

浙聞 命亟抵任百方 諸處至窘急不能供勞為慮已乃稽往揆今列上六
事明法守 天子報可卿應城余公來抵承 德意
弗懈益虔蚤夜孳孳圖惟畫一迺謂雷公曰前乎
輩豈不司存裴矣諸公非無疏請然又則玩玩則忘
忘則至不可理吾子既作者又幸比多暇且熊顧兩
君子在可時討論蓋志而輯之示求永公慨然弗解
移牒徵事其發凡析類余鄉人南玄戚子敘述備矣
至緣托經世則卓乎古作者之志焉夫國之大事戎
為重戎之至要馬為急余他日承乏冀寧蓋親覲焉
頃其利害本末雖數更僕不能竟夫 兩京太僕寺
與遼陝肅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產馬之處也
原也九邊列鎮與紫荆居庸山海鴈門偏頭寧武諸
關若 兩京營場此用馬之處也流也原深流遠世
所覽鏡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棹之協相
有若皮櫓之罰懲有若巡青歲季之賢課至私往貨
載負必重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原也而今則陵
違矢加後緣邊牧地乾沒于風沙占據于豪右厲之
入無時即盛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 務十月給
不 行兼騎卒貧率縮芻菽之宜自奉養其 調

成性往利馬之苑否亦終歲道路踴躍至相望矧乎西北東南之殊風水土榮枯之異皆弗暇論且本兵用人固亦分邊腹近遠之別馬可漫然哉嗟乎今士大夫爭言括遺不暇言理財言理財不暇言生財至如馬云馬云固財之大且重者也又非旬月晦朔之所能改開壯長原之弗濬而流之無期何異於濬濬川濬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矧民困畜名慮府所計既與其俵輸率無敢私牧原之傍出者又凡口煙等國者不可不預爲之所矣夫雲錦之盛匪降自天淵塞之心奚獨在古故夫重岡寺之崔慎

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又其任而綜覈其

三十五

平涼府志序

夫今郡若邑古五等諸侯之國也古之大國僉於百里而止今大郡則奚翅千里國無小必有史而況千里之大邦乎平涼於陝爲大邦繇漢而來地益重人益阜繁至我明則更重且要焉蓋國之大事莫大於國建侯行師用武莫急水泉芻牧莫重土地人民政事此數者他邦蓋或多有焉然未有如茲邦之重且要者何也他之開國則有矣有繁且衆如茲邦者平既繁且衆則諸邸第園邑丘陵塋兆生死奉養其用物也弘矣宅之師旅或用矣有建督府控諸邊疆

牧卿者平督府所理三邊要衢師旅之往來冠蓋之

三十六

奔定此誰非人民之共給乎宅之水泉或有矣然利害之關不甚鉅也涇與渭紀綱三秦限界諸路古以爲利今以爲害得其人則利失其人則害此其故宜詳也矧兩監七苑之盛衰利病通於三邊四鎮者非細物也而可無述焉惟莫之述則一切苟且便文之政滋起是以山林土地日就乾沒水泉道路日以涸沸而人民去城郭倍鄉井率如獸之走曠莫之或恤矣此於政事謂何而可弗之制乎今用是懼乃借公

二北大夫請諸督府少司馬公憲御史大夫郭

谷趙公編纂脩輯公既習知山川洞暢性命而又觀
化閱運多歷年所於是緣文以立義因事以顯道稽
古而式今示我丕彞求作典式蓋先王經世之緒茲
其具載矣昔荀仲豫約漢書爲漢紀言約而事該辭
奧而理鬯其自叙謂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
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能賢於是大
人事物之際明主賢臣得失之軌繫然具備以余而
觀趙子之志詎不同然乎然仲豫承遷固之後易趙
子鉤諸書之贖難乃若心之幻渺語之精微則讀者
當自得之要非仲豫之所窺矣至其篇名卷次浚谷
子既具述矣余可弗論焉

涇州志序

胡子曰夫今郡邑之志古列國諸侯之史也古列國
大者百里次六七十里又次財五六十里然皆有史
以記載時事故當世之士足徵焉涇幅員延袤可二
百里涇河自竿頭來經城東西北網紀關以西地合
渭入河其利甚鉅顧涇人習見近害不觀遠利遂漫
視之不知涇陽富平高陵淳化諸縣道實此不啻膏
露余嘗思跡前人導布斯利然在任日淺才庸及
後必有同是心者矣矧其地蕃蔽邠寧控扼原慶

虜氏蕃疊經鈔暴盜賊兇殘或時窺覘蓋秦漢以來
所不能禁故漢王尊馮異唐馬璘段秀實宋張齊賢
滕子諒若韓范諸公經營之跡往往具在至於忠孝
介節助庸之士則亦代有其人而猥從放佚抑遏弗
章徒散見於傳記百家之言莫之彙次豈非吾黨後
出者之責與顧涇士久弗遇且顯多疑風氣要之不
然大都地氣盛衰人事臧否每相乘代盛自有時吾
嘗登陟回山以望郡城見諸山環合涇汭合流盤礴
雄遠氣勢甚盛異時必有定國家安社稷崇樹助伐
之臣出乎其間天豈虛生此山川哉余不佞私竊有
志纂輯貽之其人而日不皇給乃檄郡簡于衆得太
學生許子自新馬子驛與文學士閻子廷棟輩四人
協志蒐輯甫脫葉會余遷秩弗及相與討論脩潤使
瞻而核以行遠甚懋斯則深有望於後賢君子矣若
夫卷次篇目則諸子既具列矣余可弗論焉

豐稷序

古者入國問俗非徒以傳聞見資游談周旋人情世
故而已也君子將有志於經世焉俗奢則示之以儉
俗儉則示之以禮此其大都也孔子適衛見其民庶
則思富而教之謂齊可使變魯謂魯可使至道其他

所之之邦必聞其政至於父母之國則尤用情哀公志欲加賦有子爲信師說者勸以盍徹季康子患盜欲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教以無欲而樹風至於其君或用田賦或作毫門或游觀盟會必謹書特書不一書誠有意乎變而易之以庶幾文武周公之盛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蓋聖賢國家天下之志如此我明之有天下制做成周而郡縣小大之政括以憲綱詳以會典斯亦文武周公建官分職樹大夫師長納民軌物之意也歲久治極蠱蠹日滋而其患通乎天下余讀李太史豐乘而重有感焉

明李太史豐乘卷二

夫豐之俗考隋書舊志若阮瞻二子所稱紀嘗美矣賢人君子之生蓋庶矣而又多先明往哲之治宜蒸蒸向治而風俗日敝至民數版圖田畝賦稅益詭以耗殆不可詰則以言理迺溝渠坊陂尤民生衣食大計而皆闕焉余甚病之比嘗與諸監司議乘今尹新政以相變而未遑也乃今太史具言之蓋有意乎其經之失而他日獻於調變之暇不亦吾可睹耶志爲紀一表五志八傳三體古而則其文惟而馴其事典而核蓋星野疆域營建食貨祠祀人文三才之道畢茲矣太史公各有存足徵覽而屬

爲弁其端予重有感於古賢聖仁人之業于今爲急將與良令文鼎云爾

三泉志序

夫和古歷陽郡也地故廣邈巢與烏江皆隸焉境內蓋寔多溫泉云要不啻沸井沸井而已國朝洪武初始首和之南鄉隸無爲是曰巢邑而以其東割屬江浦縣烏江之湯泉與陳村之半湯池遂與和之香泉同原而異屬矣顧其名有著有微有極爲人所想慕而弗克卽有絕不爲人知者焉蓋其所遭云爾士之生斯世也則亦曷有異焉迺香泉在蕭梁時嘗遇昭明太子太子故好文學事宜有作惜其無傳湯泉於宋遇秦氏少游少游賦而誄之遂以盛傳其時至半湯池之遇希矣縣宋而來學士大夫騷人詞客往往經從或相慕來游大都有賦而又存有不存說者則以其幸不幸也余綜其實不然頗以無好事者爲集刻嘉靖丁酉和守魯君某與其判胡君某感焉誅哀集梓行今所云香泉志者是也而又以淮海之山所爲湯泉賦若諸詩雜其中蓋失實矣今乙卯去太守李君來自華陽問郡之故以爲志讀之嘆其詳誤宜釐訂且合三泉爲一志後居才初斐之元

然弗即斷會嘉禾張子仲華游學其郡解后見之則
介張子以問於余余報之曰李守之言是也宜速即
梓氏李守乃屬張子詮次纂輯自賦以下則各以其
體類附釐爲上中下三卷蓋自是古歷陽之盛章章
然益有聞於天下矣胡子曰余讀李守三泉志而重
有感焉夫古湯泉盛矣而今僻在烏江之漸也棄置
於荒山灌莽之墟而見辱於傷人墨士屠酤販負之
流若不勝其牢落可憐矣然自余覽鏡但見其悠然
自得而與造物者同其游衍汗漫曾無怨忤之色至
香泉之界於我而達乎廬也則大爲薦紳先生王公
大人之所賞鑒而甃以甃甃覆以亭館華扁綽楔光
動林壑蓋又其煥煌榮耀焉余他日數過之則見其
瑩然相映淵乎不矜而與物相忘於無何有之鄉又
曾不自以有德斯人如此也此豈若世鬼瑣齷齪之
小丈夫然執苟得志則危自標樹奮張夸詡一不得
志則忿悖怨怒消喪惡縮曾不復道於大賢君子之
門哉此仲尼之所爲亟稱而知者之所繇以樂者與
余蓋於是乎得師焉然則太守詮集之意抑亦或取
此與余聞太守學求本原政事一新時人之視聽
而猶歛然不自得也此其進又可量與太守名渭

浚父

王氏家乘序

王之有姓蓋自周靈王太子晉之子宗敬爲司徒當
世號稱王家云自是奕世績紹弗替益蕃名公卿大
夫聞人才士相望其中至不可勝數詳具宋魏國文
正公旦所自撰述可考也乃後或續或否莫之統一
南太僕丞中白偉立氏慨焉與其從兄徵君偉珣共
加編次斷自諱倓以下爲小宗計倓至今十有四世
矣合其族昆季子姓殆數千指并以其配若姊妹妹
女附焉夫定其可知不妄援於旁遠極其所至不輕
遺於既屬履其言動行事不使泯焉無聞於後世質
而不俚詳而有序足稱王氏之家乘矣編成授余使
序其首嗟乎名列三王之次固大幸也胡子曰夫譜
之作也其起於中世之季乎作者其有維世之志乎
是故大同之道毀而後宗法興宗法散而後族譜作
故曰族不合罔以敬厥宗宗不敬罔以尊厥祖其此
之謂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夫
後世忠信薄而巧僞競物我形而仁恩示其甚掩奪
傾戕禍亂是作竊以爲皆不知尊祖之過也愚生也
晚常思表章先世佑啓後人要於質厚顧苦系牒經

族屬稀鮮若常耿耿抱恨友心乃王氏自周以來
奕世貴盛令哲代有前世不論即近若歐賓文定公
以文行異等致官大宗伯赫然為當世歸人乃中白
復以名聞於時仲氏儀郎又復世厥懿美至東
湖君不仕以顯乃其高義拔俗為鄉閭表加友
兄婦貞女項背相望光映簡冊由此觀之王
氏之盛真未艾也就謂芝草無萎醴泉無源哉
抑余人聞嘉之會也曰禮物之合也尚貴故物不貴
則陋以猥會弗嘉則離以瀆故夫合廟以篤親衆類
以廣孝散積以逮貧彰善以風衆屏愚以慎羣五者
行而族紀矣豈非相須而不可闕者哉余願與諸君
子交修之也

于氏家乘序

余郡介齊魯吳楚之間實南北界壤自古英雄首事
中原爭利江淮者必窺焉故徽羅焚革民多逃匿山
谷以死或避亂旁近郡縣不復反所稱四三百年人
尸至稀少俗又故雁不習絲節藻繪即文字簿書
鮮所遺付士或耻其族之不遠益徘徊顧望莫有
譜其所及知者故家乘族牒大不足徵西村于氏
庶以自所知緝其始祖繇濶及我子姓原委而耶

援頭人以自重又懼其先養子之裔將質其宗乃別
為卷以殊之諸如配儼之先後似續之有無嫡妻之
名稱宅兆之近遠乃祖乃父命之詞或人士贈
頌之語為一帙爛然畢具以示其友胡子胡子讀
之既喟曰嗟乎率我邦之人而修敦睦之行者
其在也夫自夫先王之教不行人倫之學弗講
加之俗雜之以漢霸淪猥漸浸厥趨甚卑即父
子且伯叔之間祇存其號而已其不至如途之人
者幾何豈惟途之人其甚相謀相併有以錙銖
毛細至不相能又甚延戈以相向者弗鮮矣其
孰知異形同氣支殊本一之道乎予觀于氏所譜本
末源流根株枝幹一開卷間粲然皆在心目凡有是
心者復無曰彼知祖矣吾人其出諸空桑耶彼知聯
其親矣吾人其可使子若孫如途之人而已耶由是
孝子慈孫文兄順弟之行勃然而興即比屋將可封
矣所惜女氏之字與其所歸闕焉未紀意者其有缺
乎余讀書登仕中外踐歷每惟前人弗童後人弗屬
無能之揚燕裕以為病思將師齊嬰之推祿廣范氏
之義畝尊勝翁之家儀敦表氏之世範循趙氏之
葬以行乎古之道顧仕方進而輒蹶力欲強而弗能

然此心固未已也故願與當世君子共勉焉

李氏譜序

夫譜也者有家之公乘親親之要術是人之所以自盡其性也故君子重焉顧其流根或失則經至於妻撫旁緣而莫之考信或失則陋即雖先世名德偉行之大可稱述亦莫有傳或以湮沒是二者世多君之其與夫實弗稽君子蓋稱若和陽守恩南李君所自纂輯近核而正矣是故斷自有元忠顯校尉把總府君為始祖準古之別子而以始祖之子之孫為小宗五準古繼別之宗雖其總綴以姓而氏弗之別若少異於古然要之虞夏而上人類希希則欲分故姓微而氏著虞夏而下人類繁繁則欲合故氏隱而姓尊繇秦漢而來則然已矧表系爛然不相淆冒制雖非古而意實古人之遺加之節烈有傳藝文為錄更衍烈祖之成訓以終厥義是不獨聯屬宗人之名諱字行婚姻出處寔兆窀穸以明其為家人子姓徒如世紀至所以使之躬行孝弟與與讓親睦其鄉曲鄰黨以全其所綱天地之中而無惡乎其所以為人之道渝冒以繕性領惡而全好其言炳如根柢

蓋天下後世之為孝子仁人事天與親之架則歟

傳稱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其意精矣而茲焉矣若夫連并之戚授簡之規曾有窺於是歟蓋必如是而後謂之盡性如是而後謂之尊祖如是而後謂之敬宗彼世號稱富與貴者漫不知性為何物其乃橋虔憑怙戕伐其本實根葉而莫知自愛斯其於身與心謂何而况可謂之尊祖而敬宗與吾輩子居文學余友徐子子直若杜史遠鄉之門洞見大竟有以自立故其論撰若此至其守和又能徵諸政事希古循吏不為空言微浮譽斯亦庶幾哉君子之道也已故為引諸其端焉

王氏族譜序

胡氏曰余讀曹南王氏族譜而竊有感焉夫曹海內之望邑王氏曹南之望姓也元以前勿論繇元季東村公而來至今二百餘年矣遭世明盛名皆倚父之士代有其人然其譜牒板帙燬於火而亡於水至於存被幾無三遺彼塞壩邊邑窮鄉之譜牒之入則奚望焉故大河朔淮陽之人能之世間代不至蕩析無傳者幾希矣居竹王君以是為憾焉乃謀諸季父若諸兄欣然見屬碑日度之動輯其兩世五餘年之遺文行書以附於南野都憲公手澤之後

燭然明備梓以徧給蓋自是王氏孫子與若而人孝弟愛敬之心益矜然矣何者人情不有所觸則無以興彼其披圖覽籍自乃身而上迺乎乃父而乃大父而乃曾大父粵若高祖以及於始祖一本也自乃身而等若乃同父之兄弟與同大父之兄弟與同曾大父若高祖以達于同始祖之兄弟亦一本也人之知其一本而生也能勿愛且敬乎愛且敬而孝弟之心油然而孝弟之心油然而則其精神氣志流通貫注於數千百載之上浸淫榮耀於數千百載之下而以享以祀以親以睦聯之以豫而弗離萃之於渙而攸利將古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之道坐而舉矣則是書之修豈非孝子慈孫哲人知士之責務與余獨悲世俗之沿而日媮自其軀質妻子之外等為戎粵晝夜孳孳籍其貲之有與其產入什襲而抱持之思遺之無窮迺曉未及合而已屬之它人矣豈若守乾君之汲汲斯編與余聞君鄉人稱君孝而讓裕而節恭溫而敬慎能以文學世其先人之烈茲蓋其緒裔云爾故不辭而叙之焉

贈 君巡撫順天序

今皇帝嗣位二十年夏四月五日 太廟災上震惕

祇畏用共承天心無斃既足議者言下 詔策免文武大吏是時整飭剴州諸處邊務兼巡撫順天都御史在免中關員吏部以其官地重任鉅亟疏名請補上重難其人 詔吏部慎簡以往吏部選於衆履疏公名及他名 上見公名特俞允 詔賜璽書趣行數日報至晉晉之諸大夫國人皆大喜 上能知公而不知其所以知公也蓋公以名進士為戶部郎中其才又為當世大人所器重已又遷知保定河間二府保定河間故 京輔劇郡公皆優於理有聲 朝廷以此雅知公故見公名信不疑此豈一日夕之積哉又數日銓咨至公告行諸大人以余謬攝文學事屬所以贈公行者不敢辭叙曰介他日為禮官嘗從上朝 諸陵時與一二伶官登陟 天壽山頂顧望居庸白羊臺諸口指祝山之前後諸郡縣因憶國初所置六邊云蓋開原歷興中太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宣府自宣大歷延綏寧夏并肅此其勢豈不猶常山率然執其首尾相應聲援相倚蓋天所以全昇付我 明而嘆 烈祖功德之遠也永樂初肇稱渡江之役尤良哈戮力效順乃捐之興中大寧掣大寧都司治保定於是紅螺白雲之北隄為彼所有

小則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迄居庸
蓋自是宣府左臂削折盧龍後背偃倭即遼左吠吭
未能下咽而諸陵亦時戒嚴不暇豫夫不復與中
大寧則寧前一扼地爾故虜自潮河喜峯以窺盧龍
則灤平之間爲之騷動自黃花白羊以擾昌平則
園陵之外爲之震驚往者已已之禍比昔壬辰之變
幾至滔天足爲鑒攻之木葉白雲之間即遼北京
地也其垣墉屬壁井園尚存無恙乃委之草
莽以資敵人且從境外垂泥凹入遼河以汧開原老
米遼茲又故運道也輸之利計莫大焉故夫漸圖
恢復以還舊壤此非得深識遠慮之士如公者而誰
與辨此所恨顧非其時爾今議者徒以迤北王子之
衆加之吉囊之盛輒言備禦其於三衛視之無有余
竊以爲不知務蓋余異時在闕庭見所云三衛酋長
其人率駭儒童悍魁梧勁要之叵測頃又聞結好
迤北約爲婚姻密邇比鄰轉相窺伺是豈中國高枕
之日耶公之心計威重誠得賢將領如馬侯永數
輩而部分之而又明布威信申嚴紀律慎固封戍務
先爲不可勝以折其氣而服之
後晴漢糧利器
噫此斥堠時哨探動簡閱以具弊即

祖宗故地雖未遽復而藩籬已固庶其弭矣抑余又
聞爲國老先和輯其民而務寧安其本夫然後可與
守邦故孟氏之論固國與威天下而不繫乎山川兵
革之有無開順天永平之間歲荐饑饉粟米翔貴內盜
且欲作雖奉詔令發太倉羨粟賑民然有司靳過
不能多今京通諸倉足支十數歲方患紅腐公忱得
請使惠旁流遂是出之內府而寄之外庾爾假不
得請即如往歲豫之撫晉之賑豫也下令郡縣富民
使各以情占粟多寡無匿官予赤籍令貸其里若社
之人縣官躬詣其家禮勸且頌其門以風勵之即富
民無不風勵相勸有民一人至貸數十百家者豈不
可依而行之夫公以明德之胄世有令聞今適起外
藩以柄大政中外於公平實觀斯行可無慎乎即他
日出制諸鎮入總百官亦罔不是繇也於是諸大夫
咸集謂公此不啻足將且有磊落軒天地者必爲
史所錄無疑乃相與酌酒祖公于汾水之上
贈孫君兵備大名序
上嗣位十有九年春二月某日吏部上言河南按察
司兵備副使闕員請補用使司一參議某河
南布政使司右參議某司上命我藩某若某

至楚諸謂忱宜第猶怪其暮始君之弗陟他陟者
耗望衆爲弗平相與嘅余謂君資望久往者長沙盜
起人持異論首鼠君以身撼羣議不奪竟獲俘秦賊
懋功故巡撫今工侍東橋顧公上書 關下稱其能
不置其事灼灼在人耳目 上前幸承天吏部在行
事不具耳目則已具則宜有聞願少族無譁既果然
衆謂余知言初余奉 命如京師事竟從涿鹿道郭
鄆經大名徑曹濮渡淮過家大名固君開府也焉知
之過胡子問已其職胡子謝不敏君強爲言胡子以
所聞對對曰我聞大名古冀交域衛魏國境彼其
河之固形勝之勢迺自古侈之矣由秦逮唐率爲重
鎮其在有宋作國鉅防 明興乃稱內地物繁土沃
雄於畿輔正德中劉賊劉六等冠中原所過殘毀
者請置兵備副使其地其治大名廣平諸郡縣其職
生無不理其大致三事其一備盜其二治河其三督
屯自頃河南徙故堤無恙日寢廣故法令省其旁近
縣治河吏疏易簡然其土善崩視勢所趨無常處即
卽今竊徙開塞之故可記睹茲夫人他日之憂
欲恤農桑及余固不呈一二語傳有之行其所無
也是不可鑒也屯田法久弛率乾沒靡核冊項私結

具然竟不省爲黃盧黥亞九壤塗隳者卽有之又亦
可勝此其積習所玩陵遲靡靡匪以斯於法何夫
爲政如張琴瑟其言近識治體者必通損益存
其人得曰非常之元黎民興焉成天下
顧儒率拘牽退忌守陋襲常與慮始志士爲
又其人務華任俠喜博攻射不習爲農習爲
盜故盜竇滋多夫其地夷曠平衍無山澤叢菁可伏
匿直人獲然往往逋逃竄逸至多捕不得何也聞之
道路駭有大姓爲其主藏而陰以其贏啖吏刺耗
急出沒卽時靡則又旁連平民自脫而故什其主
已斯其故可綜語曰除惡務本故不可不慎也
又聞物有其本務先其急昔者寇平仲氏將世
諸君子非耶彼其力決滄淵心存鉅鎗其忠義慷慨
輝煌若茲然天書之獻王旦之誠信而軼禮躬實易
之故霍傳是讀乖崖添致其志其本與所急要固有
富是故君子之學首其本而前其急其未與凡罔不
貫故曰理目而漁不如挈網者之要也緣督而本
如操領者之便也故學以思踰平仲以庶幾
之佐殷周之上非
劉君而下謂

山上

送熙齋高公尹順天序

夫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本也乃自古而言之矣然民與財之本則易在乎其維在吏夫順天也者天下之首邦而天府之要壤也譬諸作室然四方則藩庑而此其基也譬若藝木然四方則幹與支而此其根也不尤要乎故是尹之闕則太宰必以疏詔帝請同于廷臣帝與吾相可否而後以授夫非方伯之英要即卿寺之良也豈苟而得哉乃今順天之要雖復仍舊而其難其重則固倍徙昔矣蓋自小雅日廢邊政弗修藩韃渝心編氓越志庚戌之秋虜覘我之虛實敢行寇暴近從古北深蹠近腹其所為虔劉殲殪驅掠虜獲子女老倪蓋不下數十萬計天子慨然拊髀切齒數召廷臣敬事釐團營之務設總督之臣增參遊之兵厚集諸邊列郡主客兵馬先秋而至踰冬而散而又益置通州昌平兩都御史使督糧設圍分遣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而下五十五數十員往來如織諸皆役民與食於民其後五十六以漸次減罷然其患不為衰耳當是時車牛之將輟輿之奔走彙結餽廩之抑配與器械五十七壁壘之結

版築蓋紛如矣其事一切出倉卒尹以一身當八面責之叢政賴庶尹分釐而所轄庶尹丞簿率多老昏衰晚之士即治書牒造圖冊徒取具文抵案亦不可得而況於悉精勤事成務耶加歲既不時師復養及怨毒之氣積于天和轉相薰蒸死傷過半民既在瘁吏復無良地又多勲貴人與婦寺家張則勢不行弛即事弗集最稱弗易且癸丑甲寅之秋泮水異常山崩地圻平原廣陸渺然巨浸他姑弗論即如陵橋之毀敗登華之傾圯盧溝之壞決此皆功庸勞費不容罷已者於斯之會非有庸敏綽達之才則曷以刺繁五十八非有包茹蓄納之量則曷以含垢非有強貌銳精堅忍不撓之氣與節則曷以勝煩而肅物五十九天子若曰南太僕卿高某嘗為文選即矣太僕光祿卿矣是其才局器量必能勝此其以為順天尹命下士大夫喜於得人而猶惜其濡跡府事不即臺省三事也雖然所責臺省三事者豈以其穹窿懸鉅階級勲銜之崇而已乎唐虞建官載言底績舜禹之道要於安民惠意今之君子當此非常多事之日忱於斯民深加之意少為經營譬畫節縮爬疏彈力與心隨事寬卹六十篤護基本更得科甲儒林之彥分列久任比力同情

邵勸農功興治水利脩復義廩訓練鄉兵矯俗回風
敦崇節約以爲四方諸路之倡卽功之成雖不必堂
省三事可也而況於臺省三事之必繇此其選乎於
是熙齋公治任行矣且齋子過胡子曰楠也與熙齋
有鄉閭朝寺之好而今又蒞吾鄉也不可以無贈乎
其爲我言之會諸公僉同而余又雅承公教者乃不
敢辭而具列所聞見今昔難易之實薄致忠告以爲
公贈焉

贈 公擢光祿卿序

夫光祿之建舊矣漢武太初之元始卽秦郎中令更
今名云其屬大夫中郎謁者若期門羽林皆隸焉而
其職典謁受事出充車騎人執戟宿衛諸殿門然不
司膳羞終漢之世雖時有損益要之若此矣更魏歷
晉大都仍貫至于梁齊始掌膳食帳幕若公殿門
戶隋唐以來增置太官肴膳良醖掌醢等署職司專
重官屬漸盛焉洎乎我 明則重校前代蓋遠矣署
在大內卿秩正三品以次臺省公孤之簡自非名士
才大夫不在此選而今聖天子神明精一篤崇 高
玄亨極之祀事取給尤艱于農會關員廷議以公
爲銓郎商賈兼典四夷屬國必慎精敏明達洽諳

曉當世典章受知 天子首疏公名以請 天子覽
疏大悅卽自注授 命下廷中翕然稱得人不少日
報 廷戒行李却 召公之僚友諸公謂余與公知
厚余所以贈公者余惟是寺典司具有品式若會
典所載職掌所列與其官署須知之紀彪炳昭煥有
識共睹至於備鼎俎牲牢膏肓燎炬之共辨死生龜
薨工苦良惡之具適香膳腥羶割烹漸浸醢醢之齊
以饋 帝交神明嚴對越而以祈以報則亦各有司
存焉顧何足勤公之聽比聞秦晉鄭衛之交地方數
千里同日震動壞官寺民居城墻塹壑以百萬萬其
甚陷沒殺人至無算 天子拊心太息憂勤萬姓特
納禮官議 詔九卿臺諫極言時政得失甚盛公既
上素知又親見東南兵荒之事請告吾 君吾相申
重總督之權而又其任使得有辟置屬署誅賞以時
重懲貪墨計安元元急選文吏之知兵者如古虞翻
其鉏脩復江淮營田都御史顧令村巡首墾荒蕪次
料軍實內廣儲峙外張聲援以備南比更於荆襄川
漢上游之地得人經略厚積兵糧網繆肅戶昔漢陳
公爲光祿勳亟稱三公之會冀寤主心爲人倫

晉應詹之守是職以王敦專制自樹從容諷諫據臆
畢誠著擢前吳夫君子憂世大凡體國志士仁人開
王澤不下流而四海困悴要皆公之畜矧乎鼎鉉
之地相距幾何宇內事非彼為即此為其胡可
非贊也詩有之曰訏謨定命造微展告夫謨之弗訏
命胡由定猷之弗遠告曷其辰收以此贈公行李

贈淮南胡公僉事山西序

山西古冀州之域也實京師右臂而西北邊又迫
近虜穴虜比年屢加侵暴勢甚張張即京師為聳
頃言事者皆自藩臬而下授必其人毋漫註天子

明莊廟本集卷二

五

曰都故今按察關金事吏部簡得淮南胡公詔帝
命焉其蓋稱哲云公以余他日嘗謬履過余問故胡
子曰夫道貴時行政緣習與余之去并冀也十歲矣
吾惡知今之安所宜乎無已則今茲時務之急其冀
先禦虜矣夫虜數年之弗加兵晉也非其力之弗贍
也亦非其疆我而有所弗忍也又非吾備之足恃而
陰奪之心也彼蓋使我紆心而怠作狃於晏而習焉
一旦發其疾雷暴風之機而莫之及禦也雖然禦亦
多術矣申之信義使八都一之為一也且親
寬之徼賦使得盡力歛血肅清洧水輕六國之精

使賊知庚詹之皆充羽粹難困敝教之圍練使我如
臂指腹背之為一體毋私陶穴遠其斥候使得滑野
歛穢之蚤為備罔或刈燔設之奇伏使其盡警宵嚴
之疲於奔走而我則番休更出以撓之是則其大凡
也若夫繁節衆目紛紜曠矣然此非一手是一耳目
一心思慮之所能辦也是故屢省以成同心弗易
牽制為患職司多岐余他日兩在圍城官憤而議焉
然闕正則之忱而冒上官大夫之忌無程伯子之忠
信而使介甫之弗怒且疾也即此身幾不免矣而况
於成務矣乎公以明信之心加之醇正之學是故有
弗言言則孚矣有弗動動則格矣自是總督諸邊入
長百揆亦由斯其道也吾子懋哉子言之君子義以
為質禮以行巽以出而信以成也斯君子已故動不
可弗慎也吾子懋哉

贈謝君督學廣右序

今上改元之七禩戊子余與謝子同舉知謝子已余
尋得策謝子乃第壬辰癸巳余自東平遷南京職方
郎副謝子為刑主事已而同陝北余得禮主客謝子
仍舊官先後至京師蓋自是數從游云他日私謂
謝子達才通儒即靡官無弗可任官人者即靡官宜

於謝子靡有愛已謝子聲大起尋改御史治蠶督學
再改官臣爾德紀事罔弗宜其官居常誦處囊脫
穎之譬嘆古人真善喻士執居久之迺橫被口語出
使佐郡今春將赴真定任過我相與一笑嗟乎任耳
疑心弗計才美羣咻寡助賢哲是瘼世寧有全士執
自頃朋儕講德弔宰明誣疏請命君督學天子報
可書遺余曰久矣余之獲戾於時也乃今斯昇予蓋
懼弗稱以貽當世謂爲吾子辱子盍有以詔我嗟乎
聘輜車於習涂御以良父決刃水以就卑隲而使禹
之徒治之士安所置喙執抑人亦有言士非言之難

明莊廟公集卷二

五

而躬行之弗易教非試言之貴而成其德之可珍今
天下士習高者譚玄語空夷考弗掩卑者記問剽襲
惟功利紛華是崇是棘斯豈古昔教人爲學之道亦
豈朝家置官督率之旨執愚以爲士有志易世莫
先崇化崇化莫先提身提身莫先寡慾寡慾莫先損
飾易曰致飾亨則盡矣故剝以祗復非此其時耶稽
昔春秋斯文之敝極矣棘子成之徒疾之而莫知所
以爲拯孔子傷之思以已易天下故其言曰德之不
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於
乎士之學莫當講焉已執余聞右廣距中州稍述可

欲殆鮮故其風靡其俗習質猶有古先民之意焉
夫襲綺靡之習者難爲茲繼麗質之俗者易爲矯是
故繇寡損以提身由崇提以風物卽相天下之道示
諸掌矣吾子往哉

贈南池李公擢遼東太僕序

南池李公開府辰沅之三年其夏四月某日上用
吏部議陟公遼東行太僕寺卿五月報至展會諸溪
洞蠻乘餓亂毒流旁郡縣塞堡戍勢浸熾余以督儲
衆議撫守其地轉餉給諸軍過道上在車中時時見
族語偶談相慨嘆容倬意指若痛疾至使人問故劉
曰惟公方督師麻陽使得報或罷則茲事局賴是使
賊愈熾也又諸宣慰兵知且代或憚以媮滋無成某
等爲是懼余告言公平生英毅慷慨居常許與甚不
薄是必無罷理而又威信在諸司必爲盡力無庸恤
衆欣然會意攘臂行居久之公經略密勦籌綜審中
諸所隸效命戮力魁渠就鐵牽從悉解地方大用輯
和衆咸謂余爲知人而公絕口不言功第趣治行李
沉守其率其僚貳詣余乞言余既辱公知文與共事
久且與賢者共計天下事固余志也夫國之大事戎
最重戎之大事馬最急故國家兩京重地設兩太

明莊廟公集卷二

五

儀寺山西遼東陝西甘肅諸重鎮則又各設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尊秩鉅屬衆隸繁其建置綜畫之詳蕃厥考相之法雖更僕不能數也統之內外相維遠近相望腹背有備緩急無恐覽綜前代行事在我明其加詳焉此其規模志慮宏遠矣久之玩惕廢盡取具文民所養馬既不堪上供官爲市買又苦艱於牧募卽復頌之其田賜之其租復之其徭餼之其芻吏婢民媮緣爲姦利而疾病死亡相繼故法令有皮椿罰然卒莫懲止此其故何也嗟乎國家置法若此此何以賴焉此有識之士所爲寒心悸魄痛哭流涕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每憶唐貞觀開元之間如張萬歲氏王毛仲氏其初歲所領纔不過萬乃不數年蕃息若彼此其人非獨天降地出也在詩有之秉心塞淵騶駟三千此非其效耶故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禮樂兵革刑名度數之曠士苟塞淵曷攸不濟也今遼東地方千餘里曠行墳隰水泉芻蕘不乏無謝汗渭氣肅風勁壤熙冀北國家制置之意殆不其徒而況窮邇勅寇高麗女直竊伺於東粵頗大寧蹊於北此豈可一日亡馬且子歟今天下爲有事耶爲無事耶如以爲無事則吾所不能知以爲有事

也則馬實不可不備此志士所爲深憂而庸衆人處之宴然者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今礎潤而石且濡桑土之微宜日夜計嗟乎南池吾知吾子虎頃約變志在萬里他日總置諸邊宣威絕域必在茲行矣然則吾子之行也可無慎乎

送曾參議序

上聞位十有七載客部卽曾子懋遠遷浙藩參議是書中諸大夫咸相顧謂曰懋遠直躬敦行敬於官守而自登仕版卽出入春官恪恭朝夕蓋累有歲月舊矣而是之遷毋乃左乎或曰使曾子委行曲躬周旋群公間如古所云巧宦者則卿寺佐亞可致致而曾子顧斯遷也况世固貴內賤外又外官率卑俛下人不可直遂也而曾子顧斯遷也惜乎乃胡子獨不謂然嘆曰嗟乎夫希榮微利者市夫之心也正志侍時者君子之致也古之人其不見知也求義明道脩其身以俟用其知也以其求且明者而達之使澤加遠通知不加忻不知不加戚置諸此而此焉置諸彼而彼焉隨其分而適其居足乎中而無待於外豈非知崇卑外內簡劇華寂之辨哉况藩參鉅官屏宣市責天子所賴以承令致民布澤宣惠者也惡在其

為方也其亦何惜之與有曾子聞之喜過胡子問政
胡子曰余何知焉余何知焉然時時聞浙固雄藩沃
壤多可欲故諸郡縣百執事往往依憑貴人以逞不
可問之請輸供錢姦民胥利於販鬻而以其贏啖吏
相與市則因遂乾沒常通負豪猾既巧規賦更老書
嗾吏從而佐之賦書更籍至紛紜謬亂不可詰斯
所司所有事也吾子盍往圖焉或曰法令上下恬
熙久矣有一人焉起而整齊之蓋不姍咲則罵詈譏
詈至矣如之何其可也曰夫君子患不明不患不能
行患不公不患不能從既明且公畢吾心焉爾矣其
所不能豈吾力之可必哉吾儕所以朝夕孳孳如是

胡莊公集卷二

六十三

而已他又何知焉於是曾子行矣諸大夫謂余與曾
子同曹宜有贈又不欲效世俗之相媚也故為道之
如此詩曰德猷如毛民鮮克舉之又曰樂只君子德
音是茂故惟君子為能茂德音也然則懋遠其圖之

送謝州守擢柳郡序

余他日讀書竊怪兩漢君臣相與答述論議稱褒獎
掖必曰長者長者以謂士君子之美行懿德宜不啻
此而必是之允疑未能釋至覽比歲史治要一切以
為微削適鉤距相高尚至於裁入之生而勝其

不祖莫之皇卹雖其神采命譽足以震聳一時之
聽易於取辦然元元生生之命有國奉承之本幾
索然而難其繼矣又觀前史若近古仁僚舊疏奏
恒曰久任久任私謂天下國家之治本固而在要亦
多術舍本與要殆於近不然覽觀五方六合之俗大
都官守苟苟如斯者緒盡文案迺天下之事日起
昔人從事他邦階級吾固不皇詳言之矣至如吾守
公之惻惻懇愿簡重含弘緩輯填靜唯恐有傷而
尤不輕按吏與鞠人臧辜豈非漢人所云長者耶使
其假以日月積之考課則其歲計之效必亦良有可
書如前聞人乃未及期月遽以去使吏民悵然失
望則曷以云夫以仲尼季路冉求之大聖巨賢其於
為邦有成亦必要之三歲之久惟有善人教民猶須
七年而後可以從事而況其於疎焉者乎雖然公
功庸事業之成雖其斃失之於必全得之柳矣何
者柳在兩京數千里之外僻處一方冠蓋重馬
之所弗輟而郡中一切之上有守次有判下則令
丞簿尉史公以副貳周旋其間體尊而事要務簡
言輕加又此公之鄉為適其投牒待次之士不

胡莊公集卷二

六十四

而米卽銓部亦視爲逆壞枝郡而莫之屈者勢可久
安以公之心之資之材歷年久則施澤於民多施澤
於民多則庶乎信友而獲上底績而蒙舉命積至宰
官廩什也裕如矣收長者之效而追前古之盛績則
公其伊誰耶郡貳楊建泉君重惜公別而屬言於余
乃不得辭而叙贈焉

送江浦侯令同知寧波序

南海侯子之宰江浦者察已以裕人平心而應四興
利塞蠹惟其力所能與事所遇殫竭心思罔肯徇俗
習非因時變化微浮譽久之聲實並碩稱藉甚於古
所稱循良吏亦何以加焉衆方望其徵拜臺吏曹郎
也而固遷貳寧波府事江浦之人羣走咨嘆私感焉
以謂君之賢不當輒外徙加寧波瀕海方被兵非所
以優厚賢者殆於不知而竊有憾於當途之士爭以
告柏泉胡子胡子曰嗟乎是乃當途之所以知而優
厚之也夫海賊也者東南之大病也世所以養而成
之者要非卑官散秩一人一夫與一朝夕之故也較
然著矣而世方恃烏黃葛葉悍烈之劑力劫而疾攻
之以希奏效效未必奏而元氣索然耗矣矧彼僑處
閩元一徙因乘事際並緣爲姦掠奪吾民而陰毀之

是殆酒飢醇鮮益其毒而甚之痛也斯二者之相
雖若有間矣然以言乎失治曷異哉夫疽勢之張于
嫩熾也信非參朮葛苓之劑所能去矣然獨不當篤
固本保護殊衛令健哺啖使無浸潰潰重傷完
肌肉邪故今窮微遐遠聚諸悍惡懲而冠捷是用烏
黃葛葉悍烈之劑力劫而疾攻之之也其諸無良
緣之也均之爲非善然則當途之使侯君同知
是郡也得非有感於固本之說而選用良吏俾之勞
來輯團結訓練守望捕擊以爲諸郡縣道倡邪故
本必固而後藥可投藥可投而後疾可去疾可去而
後生可曼誠如是也則白挺優於白刃治心賢於治
兵而親上易於死長矣台則滅於背而生於項攘其
一二而殲其四三卽雖勒漢北之石漂漳海之柱要
亦苟熄而寔定爾其何據於理亂興廢之大政耶然
天方薦蹇人國樂禍聞余斯言一爲語詆以爲
老生之腐熟語而嗤視之嗟夫老生之腐熟
語而後天下之事至於此極也於斯又豈小
官散秩一人一天與一朝夕之故所能挽而拯之
往哉見洲子但悉子力之所能與子之所當自

要必有同心相應者矣如此即所謂鍾離之勳不啻由此其選而又何羨於今之所謂臺史曹郎余退耕滁野所與接壠耦耕者往往多江浦人時時聞見君之賢稔矣輒因幕史謝子之請而望其致力家以迄成其大賢故不憚為是說焉

送石里張公之蘇郡序

是歲冬十月一月既望有報吾守石里張公移蘇郡者郡中老少卑尊咸皆皇皇然又疑未敢信者數日連有報者且挾朝報來矣於是來及陽其史謝子過余謁焉曰吾轄張公之歸我也正愛而教寬而無弛吾儕方得展其四體彈所不苦其難合以免於官謗幸莫大焉而今則使吾儕將曷所恃焉矧公夙抱萬才以春官大夫已深惜之而至滁又多惠政可指數矧其公乃蒞官行已靡不為四方式余以為當賜環石故物否亦不失為雄藩學憲而固僅茲遷也余深感焉悵焉不能無私望於典銓衡者焉願有餘惑且因以慰吾公胡子曰夫計能要獲者市心也陳力效官者士人之志也故君子患弗自

謝子過余謁焉曰吾轄張公之歸我也正

李

謝子過余謁焉曰吾轄張公之歸我也正

李

不患人之無知患弗克有致矣不患人之弗致也君獨不見常蘇州乎史稱應物高潔鮮欲所居焚掃地而坐以彼其所宜總領人物羽儀縉紳以居示海內而顧使之栖遲郡縣因煩簿領此曷以訓焉蓋公以比部員外出知吾邦而遷蘇州皆當德宗中之世其時佞邪柄朝用舍乖刺常公清修高潔宜其擢外也然玄言雅詞逸韻占調至今與琅琊澗洞庭大湖同其流峙即雖草木山魚水泉巖石皆泠泠然具有冰玉之色而彼其時京朝重人李李秩則已與並生之鳥獸草木歸於澌盡腐敗而後少遺其孰得孰失孰賢孰否具眼者能辨之今主上聖明神武時時禁中稍解期且界官秩簡致閣臣即滁守蘇貳安知試望之於三輔耶且公故多傑製即異日州集無不可也於是楊君羣然有會於予言贈公行李

送吳竺原判常州序

余比君間則聞金庭白石兩洞天之勝由息橋取道歷陽居巢游而探焉已乃發白石歷須二塢沿河入江過天門山泊西陸還里乃

博士先生陳君而下帥諸彥士凡十數人要求於路
且拜且乞詞禮動懇懇余以代言之役補其郡貳三
原吳公賢不已大都謂和僻在江汭往他適者率恃
舊衙虐人否亦不事事乃公則否勤於其職兢惕而
又以其暇課諸儒生諸儒生皆自以得師相孚信三
年於此矣謂當賜環或知郡而今始克通判常州農
田河道事竊皆感焉願先生張之余既辱知竺原公
乃諸君子又懇懇若是且連使申焉其胡可辭夫校
資計級速化以取貴者鄙夫之情也學道愛人惟其
志之行而不必於官之達者士君子之心也諸君子
謂竺原公非士君子也與執蓋不然矣夫常南圻雄
望郡也三吳之吭喉而兩浙諸粵之門戶土田膏沃
所供 廟寢 帝庖大官百官之奉率取盈焉而比
又有禦寇事可不謂至重至重哉自世日淪降士太
夫習於媮窳悞慢目農鄙事不復究圖乃臺省郡縣
之閒亦莫有能脩劬農治水之政如前聞人曰黃次
公召信臣者豈惟莫之修即復絕口置弗論嗟乎
所從來久遠矣他日讀孟子竊怪以彼其世其所之
如諸宜城郭兵甲從衡之說而為齊梁諸君陳王道
乃奉農桑溝洫鷄豚狗彘網罟魚鼈弗克禁

事竟忱關於事幾而迂闊謬悠執其念此蓋至熟矣
故余為謂士君子有志斯世斯民則必無忽老生之
恒言自 廊廟放於郊野相率以農為急務激發天
下士大夫奮迅剛直之氣以通其惻怛子諒之感而
革易其情私驕佚之習乃於河渠陂堰之利貯積糴
糴之法旦夕講求交埤互助庶幾少冀瘳瘳否則遂
成膏肓日以深痼將恐扁鵲望之而遁矣且今海寇
方熾吾南靡恃吾伏至險於至易即所在皆淵彼焉
能飛以渡也矧吳號稱有湖有港有滙有浦有涇吾
因地以導利藉利以設奇緣奇以制勝高印有輪渚
漢有泄神而化之縱橫參伍豈惟惠農實亦弭盜
問廣譽於是乎興高爵騰仕於是乎出愚願竺原子
之圖之也但恐文法拘牽財力 絀即事迫於剝膚
大功挽於浮橫微拜亟數不皇屢省未可言底績爾
是故明辟哲輔必先重農重農必先服勸服勸必先
寡欲寡欲以清心清心而官人天下之能事畢矣雖
當世謂為迂論弗恤也

送周本仁通判寧波序

夫學者具質至殊猶度衷於文獻典墳雖缺而學士
大夫之言可稽也古之君子隱居求志及冠且長

並贊而請于其鄉先生大夫積而有信然後即仕爲弘道重任兼善鉅業稽衆循物取諸人若斯之慎也竇進士曰始本仁之居隱吾見其求志矣其往則寧波也未半輿卽有稱于甬此何以稱焉胡大夫曰周子受寧波余蓋實知東平云過余曰昔孝之與于鄉也吾先君子蓋在庭日夜之所幾幸罔不在吾一第以亢吾宗也而吾卒不第錄錄固至此而世又率卑判謂易汚吾耻之吾患之吾無能亢先宗吾無以熙鴻號也其若何胡子曰吾子過矣吾明告子夫判佐守以判一郡之政一郡之休戚利病寔縣焉蓋其重也士患不能自立則人得免之而名稱以羞有立焉故雖督郵丞掾皆良吏也將百世稱誰得而耻之誰得而汚之而况郡判哉吾子過矣雖然抑余亦有聞其敢不以告子我聞曰寧波土沃故其賦上地又緣海與倭連接故倭人貢道必經焉蠻夷鳥獸稍不輯則輒相鬪怒攻殺害常貽吾土朝廷慎初封疆故緣海之壤率置舟師以備之而此邦之賦卽以充將士奉往判匪其人餌于諸鉅豪乃緩其所以說之卽賦不可得集至煩簡書又不集惡米狼藉取具倉庫而又怵險憚勞歛散不以時至士貧不能贍往往枵

空券賤售取半直故貧常在細人富常在鉅猾賦之出納常在牘上權之輕重常在里中有識者所爲嘆而切齒焉卽有緩急將何以使人也由是觀之餉政之修否舟師盛衰之本也舟師之盛衰海道安危之候也海道之安危國家理亂之符也是故不深重我吾子何言乎卑且汚也乃周子深省焉往則遵典憲帥廉敬守約履勤惠心體素剏義利振滯廢薄供張寡徒御慎于勾檢時其出納德施流鬯洎于東裔海不沸騰四人頌美而不幸以憂逐今年服闋赴天官而鄉先生在當途者至懸故物以歸之固愈足徵吾周子之政矣抑人情隆其冀則塞其望者宜益豐美其初則克厥終者弗易也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言克終之艱乎士慎厥始而不能恆其方以急終卒以隕縣令戚淑問取議于君子者亦何可勝道哉周子識之

贈皇甫子推黃州序

皇甫子以執事被逐出爲黃州推官其友胡子過之皇甫子曰嗟乎若吾親何胡子曰何君曰汝與仲兄氏之宦斯也蓋罔不夙夜冀脩其官以無辱我家大夫今若此是將爲吾親遺羅吾辱且耻矣胡子曰

不然夫禍福天之行也修鄙人之行也達塞時之機也耻辱心之疾也吾聞君子患行弗修矣匪塞之爲患耻心有疾矣匪禍之爲耻假子善宦能周旋卽起致金紫加卿貳乃蒙犯塗詘如若而人子之親願之乎而子且榮之執夫榮不必達要於令修辱不必禍歸於寂鄙故古之君子求諸已而已得不加忻矣亦加戚凡夫利害毀譽之至苟非吾之所自操如江海之納汙瀆無所拒之蓋其審也且黃楚壤也子吳人吳楚地邇而習近宜善其官又微訟稀少士樂於爲儒乃自古記之宋王元之氏蘇子瞻氏豈非所謂二

世偉人哉而黃嘗辱焉今其流風遺韻高文大篇風

李二

風乎與江漢湘沔偕逝而並流蓋閔且遠矣故遷徙放黜不足以病君子也祇見美爾吾子游藝苑越惟舊矣是行也得江漢湘沔之助所以激發胸中之奇偉繇藝苑以窺道奧而先于王蘇兩君子者吾實望子何耻辱之與有於是皇甫子蹶然起謝乃趣裝如黃

贈孫節推之任真定序

淄川孫國華將之真定理同年鄭子安而下驤以別酒半孫子起言曰輝也實不腆縮茲艱大則實惠康

曠以遺吾諸子蓋吾諸子曷詔使有立時諸子以屬胡子不得辭乃告之曰君子之道本諸心緣諸人情揆諸風土是故正而和通而不隨期以宜乎民而可常于天下後世外是固聞焉耳矣夫風氣異流川谷異畫而生齒族聚嗜好趨尚固亦錯然有以自異蓋自古然已居若土蒞事者非其緣而揆之吾未見其可也夫真定古趙地也彼其慨慷激烈懣懣豪俠率不能俛焉以就於中行蓋其風若習然也而况恒情之難禦者莫怒焉甚怒而訟而微鮮不務蒞宿以塵軋轢焉夫以其豪俠憤戾之習而挾之以激烈不平

之怒而吾方御之以斬斬不易之法俾若牛馬然必

李十四

使就吾之束縛羈絡而後已彼其不憑其震怒務相讎復陷于創殘傾覆而弗知訟者甚矣是故和難之說聖王有取焉豈其樂迂緩而厭法守執揆風氣之由緣人情之端通其變俾天下之民之宜之也孫子省乎執抑人亦有言風化與世移易懿德根心固有顧患轉移訓迪弗遠耳方三代之季各限封域其君臣上下所爲趣舍遠若焉者可覆也乃其時若彼也無感也爾後天下一家法制大同我明化久道治落消默運則已非暮月故而况鼓舞風動之機要自

取諸吾心而足非有假諸外者夫又何患焉今夫蘭
相如蕙頗之徒其剛復慷慨奮不顧身焉者是豈其
貪利罔耻輕生殞命端爾哉故夫風氣驅人溺焉弗
知所矯也人之偏也知學以矯之則雖憤悍本強之
習可使變而道義彼悻直憤厲者將偕中和位育之
德矣而況二子乎是故君子本學以從政立極以示
方學明則人知道方明則人知義雖以平天下可也
孫子勉乎哉余與孫之遊好舊矣茲且別去義弗容
無規也故用是贈焉

送文推官之淮安序

胡莊肅公集卷二

序五

胡子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
豈刑威也哉子言之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大畏民志蓋其本也古之聖人以民性之佚也是故
則天之明法地之紀教之倫理立之藝極重之典常
垂之儀式儆以爲未也必求乎睿聖明哲之士忠信
慈惠之長溫良易直之師而董教振德之其放失終
怙不率教化者乃始有刑以威使之不畏而懷以全
乎其降受之始斯其本務也其所由來尚矣後世學
不師古機智萌滋迂鄙先王之禮樂德教而弁髦之
而恣爲慘礪苛刻之法以魚肉一世之民其能稍振

流俗徵聲于世者又率皆挾數用術斷斷然惟鉤距
摘發之務俾之震栗懷畏而從苟免其遠道也遠甚
而其人顧方哆然以爲鉅美而不惟思古之烈帝明
聖所爲使民畏之之本甚非所以奉承上帝帥視四
方也徐大夫曰父子文美實爲志人也今將推淮安
日惴于弗荷也吾將以子言告之徐子以告艾子艾
子曰胡子之言美矣大矣僕願終身誦也顧吾聞爲
政有職主如胡子言斯皆禮讓教化之寔郡刺史良
二千石事也僕何有焉胡子曰不然夫禮者履也行
也教者導也效也子惟無履履則斯行子惟無教教
則斯效君子德風小人也草乃自古以然矣且夫推
官也者推心而已匪以推官也心之官則思思帝道
而帝矣思王道而王矣亦其心之粉爾士性執于其
方局于其守曰吾惟刑之司也吾知治吾刑焉已矣
本之則無奚益焉是以民日益偷而其治日益苟斯
固民之爲也子惡辭責焉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也夫士習知民習可
易而或局于方以固此其自賊賊民也無不祥大焉
子其務矣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
上本以弭訟也斯義也由虞周而來莫之能廢也是

在子篤信執是在吾子篤信執舍是吾無以語子矣

贈合川理刑歸德序

今皇帝御寓二十有四載河南撫憲諸臣上封事言於朝曰臣屬開封之歸德州東接宿壤西距省城南走潁毫北抵曹單連亘延袤殆可千里地既曠衍人復豪侈故無論豐歉即多奸猾盜賊開封地廣事殷勢難兼攝州牧官卑力薄不可以彈壓禁制請卽州治政府置縣其中卽有不足願割他邑分隸顧是邦製造百事伊始諸凡府吏責在得人庶能規恢制置詔示久遠上下其議於部部議諸臣奏言是宜如請上報曰可吏部於是選於內外百執事首推吳興蔡子白石爲守次得河間合川某子爲理官又後遷涿鹿范溪焦子同知厥事三子同升並皆一時之選君子曰可謂能得士矣衆時不達或曰蔡子道方而履素有高才能古文詞是宜督學合川舊館亞詞彥又老望長他日攬轡華陽督師塞上所至有聲宜作撫臣范溪明刑大郡執憲中堂視鹺兩淮風采久著沉淪之久宜有殊遷柰之何其猶以前官煩之也胡子曰爲此言者其未知仕學之道矣乎夫君子之

仕也其仕也所以行其學也故傳曰君子學人先舜修己以安百姓其義一也是故郡邑以及物心則校矣臺省非泰靡以塞責志則戎矣余嘗覽鏡古今人士彼其身都將相位極侯王者蟬與魚貫抑何可勝數也然身死而名弗稱其甚欲使人詬詈唾斥遺譏無窮焉至於德業聞望卓然足以表當時而風後世者亦何其不數數也故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有哉其言之也而況諸君子久有經濟之學蔚有公熱之望乃今斯遷庸鉅知非馮勃扶風之試乎合川子既得除書輒趣裝告行太守畢梓石謀所以贈其行李余不敢辭而以所嘗語或人者告焉不知諸君子以余爲知言否

贈日嚴顧君擢守邠州序

日嚴顧子遷知邠報至邑邑史王某氏偕其吏民數十輩告余曰始日嚴公以名御史來是邑人固疑其早之弗屑也乃公固其之俛首帖心惇惇然日坐縣廳治事卽無纖細弗理承上也敬御下也簡邑中翕然和且平縣當江淮孔道人使率避江洋之險亦或憚淮撫臣稽其僞符往往由真泗六合取徑之京師道焉邑爲里僅七自頃以爲貴族死自徙者且半

矣故應甲之人貧且寡所買馬贏財十餘而止不以奉過客他縣官輒令雇募以取盈甲固農人苦無錢市人求急射利率出倍蓰之息充雇直此外又有廉糧飯食扣算錢錢多寡視勢強弱莫之準的民以是重困公愚知其患思以釐之會人有言滁與六合可通之無須徑邑路又近二十里許故凡使人從縣地來者公悉徒驅之去或鞭其導送人即不得已之亦有恒格不可破人以是多避來安云毋犯顧蔭史里甲之費省什七適歲大饑縣倉素寡儲民復魚積加以峴嶇山澤丘陵之間四方舟車商賈不能以時至齊又遇糴穀直翔踴市價或日增至數倍四人皇皇然狼顧飲泣惟溝壑道路是填是虞公患之急發倉穀數百石頓損其直聽民羅買已即使人告急於諸大吏諸大吏雅重君即應時給予以其金市易派衛軍餉餉饑民既又勸分諸大姓即諸大姓亦無不人人奉約束惟謹以是價稍稍平民雖憔悴難厄至極然不至流且草者累實君之惠之力也且遷去縣人將若之何顧力又莫能挽且小邑不可以久拘公盍為我贈之以矢我心意胡子岡雅敬曰者雖不文其惡敢言公史氏曰余聞公治以勸吏

久任不徙務在安人乃公卿臺省咸能通人薦士故士不求人而人求士士多自愛焉自正德來變倖吏刑事政出多門天下郡縣爭為腴削媚誦所在張金鼓盛與馬飭厨傳以稱上官過客意旨即問閭愁嘆疾苦誰則恤之其甚恐失名譽妨遷轉或匿水旱不以聞路章於朝刑濫於下即中外相率稱能縣是能吏興而循吏廢循吏廢而齊民病齊民病而邦本瘁余甚傷焉猥流漸積至於今極矣乃顧君超然自脫於流俗之外將所謂豪傑之士非歟昔孟氏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今邠固文王怙冒之地也彼其惠鮮懷保之政炳炳在方策矣夫滁無文王為之先其振厲奮興已若此其烈而况身履其地聞其風而親睹其遺俗者哉常執斯行吾知其愈有光矣余又何贅焉余獨惜今天下循吏有如君者從從常調莫之寵異故欲以風告當世之大人君子焉

藻泉凌君擢守沔陽序

藻泉凌子之為令也夙夜以浚明憐大而和輯兢兢為厚自檢飭脩其官積五六年譽聞日崇以起常路禮遇之機東若牛要然中外方冀其徵拜給舍意

史曹郎也久之乃遷知沔陽州事諸與先

喁然群走稱忠焉或以告柏泉胡子胡子曰是惡用
惑夫重內輕外者世士之陋習也行道及民者君子
之攸崇也皆先達名卿既顯矣然恒以身仕不及郡
縣之爲憾彼豈與人殊情執迺其揆量校計至熟矣
矧沔陽江漢荆楚之望郡也絡聯荆郢凌跨沱潛大
澤重湖長波巨浸滂洋衍溢澶漫陀靡緣以大江限
以脩麓其高燥則生箴薪苞荔莎薛青蘋其卑濕則
生藏蓂蓼葭東蒿雕胡蓮藕菰蘆菴閣軒芋其中則
有神龜蛟鼉魚鼈蝦蟹食物旋給估客萃止比年以
來隄防壅遏淤填肥美民爭田其中蓋易沮洳爲墳
塋矣夫環千里以爲邦額一路而制命太守喜則劾
農禮生通善褒賢養老卹孤省刑薄歛而時有所縱
舍如此卽四境之人忻然以懌而風聲及於天下怒
則明刑勅法訊姦摘暴遠佞去邪紂幽汰墨而時有
所刺舉按問如此則四境之人悚然以懼而可以陰
革其非心慮彼今之所謂臺史曹郎漫然道路徒
以文檄相往來者固可得此於閭閻井邑間耶且吾
聞君子之氣移於其居而其識詣必隨其所處益闢
以遠蓋昔裨諶之爲辭命謨謀也于野則獲而于邑
則否張燕公之守岳陽也其文詞日精以工說者以

爲得江山之助夫沔之勝不下於岳而其超曠廣博
則消觀之魁特也藻泉仕學並優文采旣富出我
谷升彼沔林盡耳目之經營極心志之所嗜當必快
意文儒之固披襟前王之臺榭碎黃鶴之危樓擗破
君山之巨石倒卷雲夢之澤側轉洞庭之湖時與文
人學士馮虛御風逍遙乎埃壚之外其文章名天下
而傳後世曰凌沔陽今之常蘇州許郢州也其必在
斯行矣况高爵騰什上卿旁秩亦罔不繇此其選耶
詩有之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余言蓋不君誣也
送南郭侯君遷知縣事序
夫天子以千數百郡邑之民而寄之千數百郡邑
之長吏雖其地有通邇土有硨沔險易人有貧富強
弱愚知衆寡紛然異辨天子所以計安而生全之
心一也天子計安生全之心雖一然足千數百郡
邑之吏則固不能一也於是賢者焉有否者焉有
或相倍蓰什百千萬不齊者焉余嘗周覽博訊乎四
海之內其所謂賢而自致者則多出於近圻中土法
詳而審者焉不然則必其塗格少殊年齒未艾有所
希慕焉而爲之也其所謂否而賸人以逞者則率出
於遐左僻絕禁閑而疎者焉不然則其日暮途遠資

叙卑薄無所就望焉而爲之也雖不敢以是盡棄天下之人然大部若此矣此其勢之偏重全在 天子之大吏要職慎其所以風而反之彼其勢當靡然矣乃所謂大與要者更以其遠而市之開選方預授之途而爲之所則以其金夫庶客置諸名遠實通之地恣其爲若相酬然彼選方之人天高帝遠顧控靡卽斯於 天子計安生全之意謂何此志士仁人所爲悲憤歎息於臣道消長之會者也然事有大異不然者聞今且計令以官而吾判南郭侯君操履之約則寔以不虞而得之豈此邑固人所不取耶將今之當局者懲創往謬思慎其所以風之耶抑亦假南郭君以自蓋其然耶其懲與蓋與風不可知亦不必問則吾願南郭君往而拊綏輯寧其人弗擾弗撓如素小鮮所以判吾郡與攝來安縣事者然而痛反今之暴戾股割以抵承 天子計安生全元元之至意罔或少渝其素履使遠近士庶人相聚而議曰夫夫也是其所謂賢者歟是非有所慕焉而爲之與有所畏於法禁而弗敢爲者與夫如是則遠人有賴 天子計安生全之心以紓卽雖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天不有得於當世之顯榮必有得於後世之頌讚尸祝矣

以天定勝人崇階騰仕之必此其階乎郡貳楊建泉若重惜君別屬余叙贈雅知君之能副余言也乃不辭而書之焉

贈張近山開府序

天下之事卽其既定易而視之殆若不足爲軒輊而君子之才行亦無以其異於庸衆人者然誠貴其初發則時勢使其盛氣逆節亦胡可測量使非有人豈不謂哉慨然以身當要害之衝豫以控扼而遏塞之折其飛揚跳踉之氣則天下之患吾未知其止也余於張開府近山之事而有取焉歸德不戒發起倉卒所在無備加以齊魯宋衛徐淮之間方數千里比歲大水流冗載道群不逞無賴之徒往往蠅聚爲暴害羽檄一馳人情四顧兼毫人報稱賊將攻奪高牆擁衆人而南此其爲謀蓋叵測且豫置有人爲內應鳳故無城垣大空曠雖有八衛一所率入衛京師給漕事所遺藏老孤弱財千計而又調守宿去云遮擊然實無及慮大無備留守諸連帥甚窘計雁出乃徵池河守備張君往共禦機至日三四急於火渠所司或言吾自有地鳳非吾地也不當往守如之曰此何等事變而可泥恒耶矧皇陵在焉於

傳令厲兵秣馬而取進止於 留京內外諸執政諸
執政可否參半莫適主然以體大事重不敢斬許令
往至糗糲芻粟之費關如也守備君故多讀書有志
古名將事素以恩信得士心至是激以義且為貸市
中賈人金得數一分給之使備蓐食戒所過量供宿
炊禁軍毋為暴遠斥堠結陳以行凜若太敵之及觀
士就食然後食故衆樂往無敢譁比及濠梁則賊已
屠固鎮燔王莊廬烽火漸逼鳳及濠梁之民鼠竄
狼顧携負徒跣樸被四逸矣見君之來稍稍還集君
乃陳諸淮許扼險以待晝則衆張旗幟夜盛擊刀斗
帶甲伏戈奮休迭運積十餘日不少懈故新舊兩城
之人以無大怖緊實君是賴始部分初定賊游兵擁
衆林立旌旗布野迫近北岸詐稱兵備來護 陵急
呼船君即逆知其詐也使人窮詰情立見又知有備
疾驅去乃東走五河五河之禍慘不可言此有備無
備之辨也會河南追師來賊驅脅從與戰開陰自結
營為遁計乃夜懸燈數百結空營全軍宵奔校亦甚
矣當是時張守備之名聞江淮間宜被剡薦總鎮兵
握符佩印而但蒙賞褒殆弗稱矣方今北有虜南有
倭寇四方多壘急須賞識拔擢自靖自獻之人以勵

有功而期後續此宜有任其責者余貧且賤不獲與
黜陟進退之事故因三衛之請為叙其事之本末所
以風多方垂永鑒抗武功而厲臣節以能保我子孫
黎民也

贈槐東張君擢六合學諭序

戊申之冬仲月既望槐學彥吳子江筠數輩過余曰
吾師槐東先生之分教吾學也七年矣導先厭躬示
罔匪懿德旦夕惇惇不憚面命博而雅直而容剛而
弗虐諸所敷抉撰著率稽訓典大有發明諸生心服
而誦法焉茲將去我之六合諸生挽之不能意戀戀
惟先生不鄙而代我贈言庶少罄向往余謝非任不
得請迺申之以六學之故蓋昔在正德甲戌乙亥之
間六學嘗圯矣時賴典教徐君丙諭于升風于邑之
耆庶即耆庶爭輸其財與力治恐後學蓋炳然雖新
焉惟陽明先生實紀其事其略曰教諭君以能有其
誠以動於有衆即有衆翕然不愛其力與財以從事
于學舍之築使教諭君興起聖賢之學而務為明德
親民之教以率其父兄子弟即無俟耗財勞力而可
具能有不翕然相信者乎其言如此余實有味其語
而信之然未聞有能副厥相望者夫陽明子子之

游先生也講明德親民之學以鳴于海內且六合所
管統與被矣其言固自立其石亦應在則夫蹈迪其
有條之實而開發其未盡之蘊先生於昭之神其能
無厚望於堂堂之張叟耶夫今之天地古之天地也
今之人之心之性古之人之心之性也謂今之人之
者殊於古之人也可乎哉故患莫之感焉爾夫惟君
子觀于昭曠之原驗于澄默之會而致察乎念慮言
動之微以致其明德親民之實藹然惻怛慈愛之充
而毋事手色取口給之佞躁不息而久從致曲而
至誠博博淵泉敦厚凝一是故形徵變化章著而成
不大聲色民勸以畏即安人平天下之道具舉之矣
而况士秀於民而晰於理尤其易易感動者執往執
履更其有功矣庸詎知今之士不若前之者庶乎余
記日在 朝則知駕部姚子聞叟之素所自蓄甚不
毛乃今又得所以教叔士者之詳如前云然則叟豈
他庠師等執故於其行也致忠告焉

送周明溪領山東連帥序

上臨御三十有九年冬兵部以山東都指揮使司關
掌印官疏請簡用上親擢浙司僉書周君性若曰
山東吾左輔密腹地重且要周某故 敕廷所試首

選十九文且武其必副稱故亟用弗疑云其冬報至
浙省小吏洎士庶人皆喜且走相報謂周君能
致浸顯嚮用如此未幾改戰部贈米趣治任
故事有贈言諸公謬以見屬而誦難為解乃為
之曰天下又安是奚超學士大夫能文
而公室戚畹世胃之子皆能操弄筆墨為文詞
而几遂多故戈鋌歲相尋故今學士大夫至草野邊
徼不暇言文而言武者又顯顯然騎射戰陳
刺擊之事嘻此劍客游士之設談時人匹士之小技
世固多有之矣故伊人者寬則蠕望以示可用急則
狼顧而失故武則何以稱焉夫四代而上尚矣可勿
論即如淮陰南陽豈非世所稱三軍大將執彼首顯
顯然騎射戰陳刺擊者然故相國何言諸漢王則曰
非信莫與計事至漢王改容尊禮則亦一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彼其勸漢土東出陳倉廣武欣驕
定三秦與之安也背泝水殺成安下坐廣
武君乎東鄉之談笑而下燕然數下之地又拒
崩生武漲之志不為疑貳此豈庸庸之入所能
為者哉至乃陽侯能開關化益未易以一
其緇冠羽扇論議剛對

若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恢恢然揭日月幹坤乾闔土
宇則胡能及之故雖羽飛雲忠之驚悍馳雄豪勇懷
伎爭爲之奔走僇力要不必其自馳騁矣之兩君子
者其地張因時剛柔迭用緣理合道斐然成章雖謂
之文焉可也豈若是雕鏤纂組緣飾藻悅然執吾閩
山東故多推埋妖妄諸惡少而比又阜荒益多事則
夫蒐練簡料收召材勇豪傑之士以北上番衛西面
而待四方之動蜚英聲耀武業策勛飲至蓋明主
相機臣簡注意矣於是管龍坪曰余久與明溪游嘗
讀其大廷先賓之言與其公私牋牒蓋爛然文甚
而頃者都肄諸戎兵甚治其攝守臨觀海防毅然就
道弗少遜避一指揮號令易聽改觀仰公言周子其
允副矣則請撰次斯言實周君行李

贈靖齋薛君擢總淮陽船廠序

國自轉漕來置船廠於淮安之清江浦自部使提舉
外有指使若干百戶鎮撫各司其衛若所之事造船
給漕卒事劇物繁務廣費大匪其人總而轄之則事
不可集而弊滋蔓故先年總督大臣議選屬衛指使
之賢而才者使爲把總然無額員或三四人或一二
人惟其足以乂事而止頃關人漕之文武諸大吏選

於江南北諸衛得我衛韓君某檄云船廠重務得人
爲艱聞指揮某廉慎諳練可茲選其卽解印綬以付
次者來視事無緩戒行有日學中博士諸生嘉漕臣
之簡能得材喜韓君之受簡爲無忤謀所以贈其行
乎而屬叙于予予固與諸君子同好惡者曷敢以不
文辭夫我固江南北之要區而皇祖之豐沛也國
初佐命翼運之士若新寧伯譚公諸公而下卽無
慮數千人然其後子孫安其統綺梁肉之奉至今號
稱百七八十年卽無望能握符制閭挂印受券爲世
名臣就其中第能保先世勲階弗隕隊則亦已艱矣
此豈非習俗居養之過哉而世往往歸倖時運以謂
方今天下雖有中山開平之才非遇曩時無所用之
又今之人士率右文左武故諺云三品武勲非若七
品文吏斯亦習耳之過矣夫陳彥純王君實此二公
者固亦平世之佐也彥純仕求樂宣德之間竭精漕
事其詳具載漕河通志可覆視至今蒙其利焉故其
沒諡恭襄勲同帶礪君實在正統天順間屢立戰功
乃由寬河衛千戶積官至都督同知其鎮通州若臨
清守荆襄若倒馬關所在皆著聲績與恭襄並傳不
朽此豈非其則耶夫右文左武者世俗之務也貴實

職名者尚德之趣也愚以為今武臣果能冠厲自樹
有以及物故雖位曰百夫長亦自不減可稱紀卽或
世不見察要自無愧其人與心假而有曠其職或忤
乃心卽雖都三孤位九列夫亦猶華澤之禽鳥芬芳
之花卉要與凡品同一朽滅漸腐而已亦何貴乎夫
豈徒朽滅漸腐已也且遺垢無窮故詩有之曰誠不
以富亦祗以異有味執其言之也吾聞靖齋矜而不
劔和而不隨慎而弗蕙明而能晦夫既已獲乎其下
而孚于其上矣持斯術也以往卽雖爲都督以至開
國要亦繇此其道爾而况陳王諸公之績固炳焉其
可蹈哉故曰舉烏獲之任者是亦爲烏獲而已矣是
在總使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二

序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二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三

序

贈中石呂君休致序

中石子以正學古道起家爲翰林院庶吉士歷諫垣
宮僚國師通叅凡歷二十有餘年始官南京太僕寺
少卿方時士風頽靡世習日庫以下衆方與公入秉
鈞衡幹旋拯救俾日升于大猷以副我主上丕席
憂勤之思乃比偶失平弗良於履自以義命所安不
謀妻子連上書闕下丐骸骨事下吏部吏部議
曰某臣歷官清貴學道愛身恬淡寡營固其素志
今引疾乞休詔旨懇至諒非得已宜遂其情使致其
事以歸天子重違部議報曰可七月報至署卽戒
僕具辦茶北向階頂稱謝已乃治任告行於是諸門
人學子群數十人蚤夜奔走囑囑相唁曰吾小子將
易師而述焉則或咎部議之決曰今時臣勞誼闕營
私者衆元氣舛盤積爲苗青而又北有羯虜南有倭
夷西有麻陽之役海內救救然無樂生好義之心世
罔知攸訖如先生者迺不力挽以遺陛下而遠使
之釋位以重聖天子之憂其若之何爭以告柏泉
胡子胡子曰夫夫之言是矣然而未廣也且吾子必

以秉圭儔爵綰緇垂紳盤旋蹀躞卑卑而趨於階陛之前印眉盛氣踞坐於室堂之上出入揚揚傳呼於道達衢路以驚愚俗而後以爲用耶古者學士齒壯行成而仕於朝則爲公卿大夫士其夙夜論思謨訓浚明亮采總其大都要於知人安民而已至老且病雖改其事而歸然其國人子弟與四方之士大夫有事其國者則莫不相率諮諏憲乞私而淑焉故進則其國安以治退則其俗懿以媿夫懿以媿固所以基安而治也跡雖不同而道實相濟故水火既而相用緇素別而成章商顏之耄力於平勃桐江之石有

范臺閣白賁朱紱鈞應時義胃與不胃皆愛葉公故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於同心而已矣故同心之義莫大知人安民是之不同或事面諷即雖臣鄰疑弼密勿近切終日都俞頌贊於一堂之間亦奚啻億千萬里之遠耶且諸君子不見公之先曰伯恭氏乎彼其文章行誼赫然一代晚雖不幸而卒卧疾葵野而其任重道遠之意愛君憂國之心遠不少表所與交盡一世大賢君子至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風采重於朝廷聲稱浹於江海譽命流於宇宙至今與考亭朱子南軒張子並驅競奏

學者莫得而軒輊焉然則先生今日之退蓋古士大夫請老之誼而又以迄承先烈卽所表見異世同軌其裨于世道多矣雖謂之進可也矧諸君子與有天下國家之責他日出爲世用惟無忘知人安民之意以究公之施卽無須自公躬矣於是諸君子翕然請余爲知言則使次第其語贈先生行李

送金學諭致政序

余比居間諸君子時過語議然議不及他獨及人材風俗相與追數國初以來至今風俗人材要無感三變洪武中所徵用藩國郡邑師儒率皆佚遺阨閤清脩之士彼其教行而道立雖弗若前世隆古之盛然要之朴質畏慎無規其時所稱師若弟子正統而後稍陵夷已乃增置憲臣督帥至成化弘治極矣當是時教行而俗厚校庠膠序之內弦誦洋洋燈火相映真有若三千七十之衆是何其隆盛昌熾也正德來闕廝倭幸蔽主盜權賊貨行私濁亂海內其時參用隲人故士風日靡而不張浸淫至今蓋不可言矣海內所稱師儒至以相詬病使夫論世好古之士喟然於告朔餼羊之感豈盛衰存乎其人抑亦其勢也與然余每見來安士人若王子楊子諸君則往往

稱金先生謂金先生自穎學訓導來主教時時慨然
先進諸君子之風融行冀冀勿以師之以轉教諸
弟子治躬束行使不徒諷誦趣時好察諸生有貧不
能婚嫁喪葬者輒分俸貸之至或不能歸率地責積
數年如初至時無改諸生人人自以父師我也嗚呼
感泣至不容聲頃之進周府教授先生年雖及然
精力能拜起鋪啖可以仕先生顧謂人當知止是
以外子姓若諸孫當督教焉能以衰年暮齒奔走
數百千里外干斗斛養僮奴耶於是納文書縣中徑
歸此又不可以厲鍾鳴漏罄勞勞不已者耶諸文學
子來請余贈言余將以風世之人乃不辭而言之
嗟乎金先生今俗習媮窳陋惡流浮侈靡敝甚矣是
以心術壞而百事蠱小雅廢而四夷侵邪沴熾而元
氣斷如人病痲腫跌盤漸至膏肓矣此豈非吾黨鄉
士大夫之責耶古大夫出而師長乎人歸則教其里
閭黨塾使其國人子弟蚤作夜歸不見異物用與習
而忠信孝弟之行故其沒也鄉之人祀之於社以禮
而報之蓋其盛也先生既敦行誼重於鄉則必帥
鄉之人共脩古先進之行障今時之狂瀾不獨以
教子姓諸孫子而已也詩有之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世川余蓋厚望先生云爾

贈鄉耆姚誠齋居士叙

人言之曰今天下道喪民習蓋靡靡陋且媮矣故世
鮮令德長者以余所聞姚君行事殆不然哉應士張
汝翼謙愈平曰吾里有姚居士者其爲人也敦樸隱
學不詆於言辭質任自然靡事緣飾與人交初若落
落然而可仰世所云惡言醜詈未嘗一出諸口卽御
其子弟僮僕厮圉奚湏煦煦然如恐傷之有犯弗校
豈於貲而不侈厚其積而克散撫其從子若孫與其
妻婦恤而能任恩禮有加焉故比者吾學諸博士與
郡大夫廷之耆席俾與賓禮通國之士咸謂非阿此
其人可使碌碌弗著稱哉他日濟濟書愛其時距古
未遯故多寬厚善人至不可勝數矣愛兩人若西
京石匱之醇謹卽子孫有過不訾諷爲便坐對茶
弗食俟其相責或因長老請謝乃已弘農劉文饒之
寬厚嘗因坐客則遣蒼頭市酒乃迂久大醉而還客
不堪之詬曰畜產寬碩恐以爲辱欲死遣人偵視嗟
乎嗟乎積斯表帥風俗而後教且教充姚君
之行加以無倦卽而野阿諷之世之人不
反不惟自誤且以誤人故曰不可不慎也昔鄭當時

之事漢武每朝諸侯輒言天下長者風動當時其意甚美故世稱推轂人士今聞至今余退居里閭雖未卽列位於朝然竊伏每惟善善賢賢之義興起末俗以庶幾乎前古故亦不欲使之子之無聞焉

贈姜勲府伴讀序

傳有之人生而蒙長而無師友教之則愚久矣夫教之爲重甚易知而明也然古之教主於躬行而不廢誦讀今之教主主於誦讀而不必見之行事此古之人之所以不可跂及而今之人之弗古若也蓋嘗私竊嘆焉今上之公孤尊寵之臣所以教於天子若元

明莊肅公集卷三

本

子者則有若師保詹傳之官講讀贊論之臣其次則藩國宗正之屬所以教於王若世子者則有若教授紀善之官又其教於國學若郡邑膠序則有若祭酒六館之臣與諸教授而下至教於鄉井閭巷之間大都名教讀而諸勲戚世胄所得聘以爲師者則亦曰教讀教讀云顧今世士慕尊盛而厭卑微貪聲譽而疾寒素往往以茲名爲耻而世亦以此相詬病而莫之貴則亦習耳之過矣夫教讀也者固講讀傳師之別名也卽其名稱揆其勢分則誠有堂徑霄壤之殊矣庸詎知名雖異而理則同勢雖殊而道則

明於道而晰於理要厥實而稱厥名者得不惴惴然以爲已事責而思所以自獻而自致耶矧夫教讀之事易脩而師保之道難副蓋其勢分之相懸性習之相遠投抵之有間佛眉之惟難加或雷霆斧鉞時出而嘗試之此有攫之真不啻逆驪龍之鱗而挽之類彼於勲裔教之不行讀之弗率則卷而懷之去已爾亦曷能有加故教讀之事易易矣夫古者君師之教教以人倫而已而人倫之大則莫大於君臣父子之際父子之恩而酬恩莫先於世德君臣主敬而致敬莫大於樹勲方今北虜數寇倭奴內侵所徵狼土

明莊肅公集卷三

七

川廣諸甲士率因標掠患未卽弭聖天子北在法宮拊髀頓足愀然憤嘆謂臣下情命急須將帥封疆之臣早見戡定此其勤民亦良苦切矣彼爲人臣子是奚但探甲枕戈暴露筋骨以先戎行而已姜子之往教也謂宜急此况其先人襄戡開濟之勲藏諸金匱副在有司炳如星日赫焉未泯故夫率乃祖之攸行所以酬恩致敬其道無以踰此者姜子勉乎哉姜子重厚而儼恪敏給而周慎能世其先美以孝友于其家此有其具矣苟責之策亦何羨于彼之赫赫者耶詩有之曰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蓋此之謂也

贈可悅臧子序

士有隔千里而相求曠百世而相感亦有比屋接棟同井共閭歲時覲見而不相知識往來者世如此不知其幾也孔子大聖人也自七十二子之外當時它邦異國之人孰不知有魯孔氏者而其西鄰之人見謂為東家丘而已甚有毀之於朝伐之於道路名其為謫為佞擯而斥之者此曷以解焉豈不以私累之橫亘天真之盡戕惡直醜正不欲人之形其謬惡垢陋耶何其與人殊情也繇魯衰而後表戕熾而賢聖隱夷伏橫而中國衰人欲肆而天理滅更戰國暴秦之亂宜其盡為禽獸鬼域而天下之誦法孔子者項相望踵相續此又曷故也蓋天地貞明中正之體無時可熄雖其渾洞渾淆撼撓撞激之餘而其無聲與臭非形與色之本真實未嘗不貫注通徹乎宇宙人物之身此碩果之所以不食而蒸民之所為詠也矧可悅臧子乃固漸炙薰陶之素耶蓋自南玄都諫之存三十年間所與交皆海內碩儒名士書命之往來軒蓋贊介之交際揖讓登降周旋唯諾坐起跪拜之儀節度數蓋莫非孔氏之所講述可悅之習於耳目見聞也稔且熟矣而今不遠千里奔走闕庭必正

吳名稱殆若遐陬絕壤孤生白屋之士占籍係晉羅以為榮者余竊惑焉雖然可悅之心要亦可言也全天下之人之市田宅彼其約質刺券非不盡然明且核也然必詣官寺乞符璽緒而鈐其方名歲數者蓋其以為徵也故曰下馬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也可悅之志得微出於是耶繼自今海內之人將徵禮於可悅之身矣大禮非特書命交際揖讓登降周旋唯諾坐起跪拜之儀節度數而已也孔子之門蓋言之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其大凡也而其要歸於尊德性而道問學以為方員平直者之規矩絕墨是又子之先君子所以講於諸碩儒名士而折衷是正於朱陸異同之際以求會通於知行心跡理事人我之間而倦倦焉以終身者余抑安能贅片語於當固有之末耶可悅懋諸不然是則所云儒名而墨行殆將為楊子雲韓昌黎之所麾矣而况其不為子雲昌黎者哉於戲可悅其尚懋諸

贈堪輿趙子序

天道果不可必矣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地道其果可必矣乎鈞是山川生人萬

熊鈞是兆域天壽賢不肖頓殊然則將曷取必執取必於吾聖人之言而止爾易大傳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又曰帝出乎震而致役乎坤解者曰以主宰而言謂之帝以長令而言謂之君斯蓋主臣令恭之義夫婦倡應之旨也故天得以君役乎地地可以君且役乎天也與執人能充無戕賊伎害之心親賢廣愛事依於仁則積陽之極與天同德即百神萬若千示億鬼且將嚴憚欽崇愛慕啓翼子孫其昌弗替日引悠悠蒼天實司之矣地焉有距違哉他日常愛嚴君平之賣卜蜀肆其與人子言依於孝臣言依忠婦言依順他率各以其分之所當開譬引喻使人囿於其術而歸之道可不謂仁哉故操術不可不審也余家世農繇曾大父至余父皆易質慤愿敦樸馴良鄉黨競稱長厚而先妣又極令善余不敢私乃妣氏之殯久不克塋余竊皇皇會葬人趙子來自金陵相見莫逆自言善相地不希謝金惟報知己乃徒以從周覽累日靡有當君意者已而偶息近地睇眄豐山謂當有地可藏起而步之步至鳳凰山麓以爲息壤勸余購求會余感夢兆又幸其人方欲出售一夕而成厥負隆然厥水悠然厥左右面勢皆有拱揖環向之意

然說者以爲余先世泊父若母行靡矣天殆若天授然天匪人弗成人於天實相余安敢蓋趙子執趙子行方而性僻所如多忤然獨契余爲盡力不謂之天不可也其歸也贈以是言兼載家乘將與趙子取必於吾大聖人之言以漸牖流俗且俾吾弱子蒙孫並知所自庶敬於事天云爾

奉賀天卿東野郭公奏績序

日者上召前冢宰嚴公入贊機務念莫可代者而是時東野公宅憂尚未闋上特詔起懸以埃蓋特恩殊眷也公感上知遇不敢辭而又不取卽上道必踰禪期然後發蓋公之於奉君命殫子職其謹于禮如此維茲十月二十有八日尚書滿三年當奏績上覽之嘉甚若曰吾股肱臣其勞於銓事久矣卽日親操筆加授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俾就位于是少宰介川毛公暨列署諸大夫士詣余謂公三載考績雖較與人同而起自服中懸缺以俟視事且輕授官保崇秩恩禮藏渥則寔異人殊屬余詞而贈之余固雅被知教陶植久則安敢以不文辭蓋他日讀易至泰之九二曰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尚十中行以謂世所謂大臣當若是歟難其人乃見

才器局度殆寔斯其人也何者余間侍教公睹公
重宇恢宏議論博將海內人倫士族兼容泛愛即
無論流品資貫皆欲全成而造就之俾無失所其廣
大殆同天覆矣至其人或犯忌諱而害箴傲即雖柄
人要吏屏之弗越乎崇朝無所還顧是奚營憑河乃
若莊遜確齋之壤孤子寒畯之士念未嘗忘每思得
人以理而銓判注擬之際于南北地理風氣尤眷眷
焉而夫舊故鄉曲姘姘親昵未聞輟宣齒頰有所徇
臆豈不誠內徙外順中行交泰之君子乎今天子
聰明神聖負裁成輔相之材適當泰運而陂平往復
朝莊肅公集卷三
之義忠愛者蓋竊耿耿焉然 帝天之命主于民斯
民之命懸於吏而吏之臧否賢不肖繫于風故風之
時大矣而其道尤貴于積 皇上所以增秩加勞
即立相留公銓部意者務貴積耶抑有待而
然耶故學積則衆可聖真積則凡可仙治積化淳則
祚可祈而求其爲道較然一也余感公茅拔如連之
誼念切以疇離祉而君子之道日長俾譏殄疇否弗
得竊行其間即古所稱出處契濠尹說夷旦寧得獨
耀編簡哉余與諸大夫士何幸得爲君子徒也

贈山泉高子考績序

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太上惟公其次惟哲其次通而
弗室是三者恒相須而相用故能以有成也是故開
一則病關二則廢三者具闕則橫潰四出而大亂之
道矣蓋嘗覽鏡古今天下之事其治與否靡不由斯
而疑法爲甚前古弗論論其近者我明之興而
都並建九邊連峙將吏士馬無慮百萬彼其素養
饋雖或倚於屯田歲租之入然加以苗變因之額地
恒額漸虧經費往往告竭自項數十年間大都仰資
羨饒之金錢矣海內都轉運使司六提舉司二熱
莫如兩淮之多且侈故國家鹽筴之利諸司計二
四而淮蓋什七八云仕時主者率非其人漫不優
至或因緣爲姦利間有知樹立者又每斷斷礙拘
牽畏忌甚乃疾視其人取一切蓋鹽未出塲而尅期
令輸羨金矣商項既鮮貨離又弗即售不勝煩苛性
往半賈售人或倍稱以取盈負負轉甚即廢是斯二
者又弗能照察情隱剝除姦蠹利源弊孔勿漏橫出
等非尋計比歲乙巳高子山泉來自鄆郡雅稱明練
又機峻整矢心秉節毫忽弗私則有其公洞察人艱
曉暢吏隱坐平市賈動體商情則有其哲嚴例輸
京或時弗繼截長續短多方經營不拘小文每濟大

官商兩利情法靡愆則有其通具斯衆美逾越
其頌聲洋洋浹於江淮海泗之間電賈戴德尸視爲
明嗟乎嗟乎世所云儒家慨吐言利斯亦徇名之過
矣夫古今大儒莫先仲尼至其傳易語學亦曰理財
聚矩故厚生列於三事食貨者乎八政蓋自虞周以
來莫之能違矣今 天子聖明神武光揚 祖烈將
鞭撻四夷廓明河外一切用度仰給戶曹當此三空
之時詎能免運愍以山泉精明沈敏無謝劉士安邇
屬奏功赴 闕必有識者請 上賜金增秩勞以
重書報之憲節使得顧制江淮財用辟署僚屬如晏
故事寧其侵商內末賢於損民自戕多矣山泉素志
天下國家事者豈能遽作比山之歎如昔人執行矣
公卿功業可建徐是以祝望之也

陳蘭汀 恩封三代序

胡子曰始余讀易至積善必慶諸語以爲允也諒乎
已乃不能無疑久則要歸於諒不復疑將古人所稱
名天其固有定與否者非耶往蘭汀陳公以春秋名
家進士知泰州更祁知我始至戎會歲大饑人相
食公夙夜發倉賑賸誘民勸分已又大疫民病不能
公量地遠通菜場擇民謹裕爲長貳使爲藥以食

之時瀉氣大甚或勸稀出勿邇公曰百姓吾子世有
父子相棄理執勅醫給藥日出觀視無少懈所全活
甚衆初賑庫竭勸分且窮新穀又弗嗣公憂之乃竊
蘇長公歲饑興役遺意行之故事滁陽大柳兩驛歲
省其馬騾夫稍食爲鋪陳積十歲當更製公請當道
報可即躬閱實視舊可者仍貫汙者與新缺者與補
期小吏乘間叩頭言前守率留斯贏爲入 觀費
惟公裁公厲色叱之至欲撻其人曰今民得一金則
不死吾利此數百金是吾斃數百人矣而誰與償之
故餘金盡以賑民無所私它如興學禮士平賦明刑
諸善政疊疊蓋僕僕不能數當是時四人同聲譽之
然未睹其所自致也既公遷南刑部員外郎將行出
示其邑里翁大夫晏所爲其祖訥齋先生狀暨襄陽
王子從善撰其考先大夫希疏先生傳讀之各不下
數千言大都孝友質直忠篤謹信輕財寡積不愧于
古聞人故家不甚饒而訥齋君又能歸遺金卻薦辟
希疏之教襄陽之士要於明倫檢身爲極則時時稱
及直裴度之爲人以厲子孫乃知慎慶貽謀其所
至者遠矣語曰簞溜不咸子子不治豈不信然哉

小女

公渡江考報至滌士民大用駭愕

小女

小幾天官卿廉知其枉以台判超遷程

太守

太守尋拜貴臬而大廷肅政慈慎功能有聲堂

公

公後元美存亡幽顯一時焜耀蓋古欲得而不

得

得君子為悅而莫之必者寔無不獲豈非儒者之極

祭

祭報食之恒理執蓋至是而後所云天者為始定而

仲

仲月之訓亦信而有徵矣又余觀蘭汀公之位益尊

而

而心益益不啻如曩時乃陳氏之福蓋發駿未艾

矣

矣余表陳氏以為人之先之為其後之作法者勸

焉

焉

賀古松段公平寇序

古之人臣所以藩衛王室又安天下必有超然遠覽
同心共濟之人相與維持夾輔若周之召畢共釐東
郊宋之韓范二賢協理而夏然後功烈可得而成而
非可以倖而致也哉 聖天子臨御皇極四十又一
年道格 上玄萬方寧謐內外臣工百執事咸稱忠
勤服帝之教願無四征 仁義之風順然
如日之耀殲殲項者嶺醜張難等事 倡亂作
逆天道成殺元元至妄殺年更震驚遠邇

視聽論者蓋咸憂之而莫有定見不惑毅然直任其
事者夫不有明炳之識則無以為善後之圖不有強
毅之力則靡以摧難奪之氣斯二者兵家之要務也
而公具兼有之故成功若斯之速而烈雖以余之不
殺亦得賴以藉手報 命免於罪戾而竊被褒賞此
豈可倖而致哉何者方盜賊之鴟張虎踞鳴樹負嵎
夫黨簡連相挺而動者豈如星列為方且數千里使
其豕突奔狙擊獠獍束出西逸所在響應則胡以
支拄此誰不私竊憂恐也而公談笑道之策其勢必
不合比諸哨道各各未集離離然逸還道路電日衰
滅也賊率其所部盛攻具攻漳郡列城截餉舸斷援
兵羽翼翩翩四動游談私議者又誰不駭且怵也公
為晏然亟督進逼而與余輩私計其成敗終始主持
益力此於中立之衡奚讓焉余他日讀書常愛誦昔
賢持議謂謀天下之事在智而成天下之事在膽竊
自追數古今人材往往鮮能兼之如陳戶牖之智有
餘然難不撓絳侯木強朴重而缺鑒識若茲侶蓋不
可勝述此仲尼所歎於才難如此傳稱燕趙之士沉
鷁多材使如先生不其多材中傑出者耶自是入掌
中堂出督諸鎮弛張闔關時而措之蓋無缺考十試

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亦何周召畢宋飽韓之不可
及耶詩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此之謂也
敢以此贈先生行李

椒令藻泉凌君修學序

余他日讀書至孟子言上無禮下無學則賊民興而
喪無日常疑其言也大過後讀前史綜覽往事見叔
季衰裔之世所以禍敗亂亡雖不必皆出一道然率
於禮典禮慢忽學校使青衿弟子文學博士掌教之
徒越在城闕弦誦詠歌饗射讀法道藝之區鞠爲蔬
壤甚乃禁其挾冊迫令卷堂又甚則厭抑屈紉使不
知學南全集卷三

爲世柄用蓋弗啻倚席不講而已此豈盛明休昌之
代之所具有者哉我明稽古篤崇斯事學校之設
編宇內師儒之官幾萬人已復董之憲使重之重
書具載 令叩首先六事百八十年來號稱彬彬盛
矣乃至近世耆碩闕於躬行庶衆沿而弗奮上下
於外內北周以期會爲劇要以逢迎爲靖恭視膠序
興廢禮器有無俗教嫩惡等之糞土弗屬耳目使
化關過抑塞弗先弗宣至時勤 詔旨督過志士爲
之歎嗟視學者或間數歲始一至至即詣大府集諸
生方數百里合數千人比而校之疾驅去其甚則

臆采浮譽設陰識綜閱其節畧寄耳目於貽師俗
吏爲世儒之所矜矜以有 風靡而有良令
尹超然加意學事如藻泉君者不見 子於諸
公更無是非之心矣矧全椒古名邑漢而來著
藝文淵淵而學舍聖宮至額地敝壞不備瞻仰士
來以游息至名宦鄉賢兩祠 國所以風厲海
內斯人意至篤厚也乃徒具祠 主殆不
可解矣君以是慨然六月冒暑由泗渡淮具以其事
白諸御史大夫洎督學臺使請以身任鳩工庀財而
一新之又與鄉先生搜稽評隲得古今宦哲名士數
十人爲主以祀盛樂而落之暇則考鼓升堂與諸茂
異講論道藝揚推經史當是時南譙百里之間洋洋
然縉紳學士之徒咸來觀 實曰其盛其盛
此豈可不謂之無待文王而興者哉宜諸公之誇詡
頌贊使者至相望道路無已也故繼自今譽命上升
徵爲御史督學二京集燁天下使 永有崇獎
庠序隆禮篤學之譽於後世賊民蔽士莫容其間而
要 國社於泰山磐石之固以 效則豈非
君侯之能事而余小子之 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又曰唯禮可以爲國其斯之

謂也

贈來安魏令築城序

余他日讀齊魯論見孔子答其門人顓孫氏所為從政五美而以勞而不怨為次二以為士君子之於政苟為擇其可勞而勞之焉宜其寡怨要無足異而難者然古之惠人之吏則莫如鄭公孫僑氏彼其取民衣冠而緒之與其田疇而伍之則亦民生服用耕農所自為生之事未至若輸筋力操耒耨胼手足程土物築城鑿池若斯之勞之甚也而鄭國之人其怨且謠固已若彼乃今來安之人安於魏侯之役有若耳飲美服務於先之欣欣然不為說咀愁嘆之聲不見頰蹙厭苦之色則固已可異矣矧其壤地比接揚潤淮泗諸孔道輪蹄軒蓋擔橐之來真若流水無休已時民蓋已久疲於力宜易生怨而侯之肇茲役又在其甫臨初蒞之日未竣乎政成民和之若于今也而其趨事若此豈不為尤難哉蓋侯始入境即捐其邑尉所致途費餉直餘三十金付陶人使其埏埴以豫其先聲美意固已動人而又為民多方約縮躬先節儉宣布其精心赤意而營之有序至其料丁壯以誅茅茨人繞數十束勸士以先氓隸一隨力所任人

不入詞交訟者令挾數斃而始聽之其諸官木之可耐則伐以繼日用取以漸而民不驚積之久而功日起故落成之日罔卿駐觀察也明大夫東行過其邑者皆嘖嘖然稱賞獎嘆以為偉業而民並歌而頌之乃知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先師不余欺已今世吏之媮者姑自營憚於公作率以怨謗藉口至一切坐視其廢沮格而其因緣造作遂以停年乾沒者宜其召戾而又譖於事之果不可為視魏侯其靦面矣雖然此之無怨未足為魏侯賀也他日島夷熾然或中原之盜且欲作顧彼無成與池之人與雖有之而或狹且隘弗克庇庥而障遮至於一旦播奔燔焚驅鹵屠戮然後嘆魏侯之先識思舊令之遺烈念欲尸而祝之固可立而睹矣然此豈魏侯之所願有哉顧揆勢察幾有必至此者昔賢有言願為良臣無為忠臣此亦區區之抱懷也卿大夫士大夫嘉魏侯之績思以張之而屬余叙嗟乎余言胡足以張侯會見憲使之明揚于朝也

贈太平守小陵吳君序

吳大夫之理太平也數月矣或子可大過余而言曰公知太平新守之政乎余曰惟是江南北之限余又

屏處在野余安能知然乃公平生之大都則亦竊聞之諸大夫士人間矣之人也蓋博聞多識沈毅靜深人也以茲其人則其於太平也何有要無埃躡姑就之堂陟凌歊之臺親見當塗士女而後知其政矣於是戚子忻然喜曰如是業也將獲請於吾子矣則請余詞而贈之且余他日又相聞也惡乎可辭夫太平天下之首郡而留京之通羽切輔也始余爲禮官班朝守歲聖誕令節大朝賀稱慶必首太平表文此非徒侈聽將以告成功而稽厥實也乃今殆異故士之靜賢而朴雖若弗甚殊往牒所紀然稍趣華靡至民則侈然喪其淳樸之舊矣歲時燈火報賽之禮是何繁縟過飾若彼也矯而易之以復前始一變至道此非太守二千石之事耶爾惟風下民惟宜此其機要非賒遠矣且今海內人言富盛地必曰江南江南然詎知太平非吳中匹也至綜其然則不獨侈靡而地率緣江多見凌否又在山希灌既夫古之良吏行視郡中水泉築爲隄障起水門堤關以防漂溢因廣沃注厚畜積故仲長子曰魚鱉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宜注心也是以敬仲相而斥鹵鹵鹵白成而秦渭渠此其輝效甚著爲之固有序也

古稱上流重地其在于今蓋倍徙弗啻矣前代之取建康我祖之克集慶大抵率絕斯津而況比歲江波沸湧淮蒿滋蔓此雖自有主者然張綱虞詡之蹟炳然固在也或以今守職蒞民不得與漢刺郡守倣愚以古有亂邦而無亂人郡之轄有壯民快役若機兵蓋古材官騎士之遺也訓習教練閱實而都肄之上可以援池皖下可以枕采石卽江寧尚亦有利此其事不容但已矣稽郡之先大夫有若郭公偉之於建炎募死士燔金營決姑溪灌敵壘有若劉公光世之以偏師卻寇讎三千餘艘非夙爲之備而有其豫則曷給而取也凡此皆博聞多識沉毅靜深者之所優辨故曰吾跡其平生而知太平之易易也竊怪今世士論材謂機智辯給爲能官而以驚健蹈厲爲之武此其距古附衆威敵之道懸邈矣夫機智辯給祇可以摧財而不可以生財驚健蹈厲或可以臨變而不可以弭變故變始萌而能弭武之善經也財既匱而議推邦之危道也以余所聞小陵高誼故爲誦言云爾

熊大夫禱雨獲應序

嘉靖己酉自春三月朔至夏四月望不雨田則龜拆

不則槁然民大用威室子咨咨成憂殍殍太守抑齋
熊公聞之惻然曰余實司牧而使民曠以慮死匪余
之責而誰責於是澡身浴德齋心慎慮鹽於城隍廟
中爲文以請日再詣居數日弗應已而改禱於城南
山川之鹽詞益加切情益懇越數日不雨如故公爲
悅愈度喟然太息曰維茲弗享匪神無靈維余之弗
獲匪民之青繫余躬之多矣於是去冕與服屏棄車
乘身先僚吏師徒暨諸耆庶徒跣露控額於豐山
之神每行十數步輒拜伏草上不然直隸其巔豐山
距城數里高可數百仞公既不憚勞即士庶欣然擁
翼萬志畢翕精誠上升靈眈眈縈繚雲四塞醞釀累
日大雨如注轟雷走電達曙通宵四境洽沃乃患太
溢於是博士諸生泊郡中冠帶儒紳之士聞而頌焉
侈厥德美已而成帙而屬余引諸其首余屏居田里
耕耨自給旱則膏醅今喜曷肯遂不辭而叙之叙曰
古言天人相與之際甚相邇也不虛執不虛執彼謂
天道遠人道近者豈徒弗知天亦弗知人矣蓋昔周
宣王之初卽位他未有皇也然能遇災而懼俱身脩
行以先之則大夫仍叔作雲漢詩美焉春秋宋大
水魯使弔之宋公子御說爲之詞曰孤實弗欽天

之詞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乃臧孫達聞之曰大夫
也有恤民之心焉是宜爲君夫仍叔臧孫達皆當時
之所謂賢卿大夫也豈溢美以諛人者故夫同聲之
應江德之懿夫固其不能自己焉爾矣雖然靈雨耕
令嘉生滋至天之所以報乎人也執中致和弭愆珍
器人之所以承乎天也古之賢聖令哲身家國天下
之任者即無間箇之有無其所爲兢業祗慎實畏敬
恭必敬必欽汲汲於知人安民祈天求命之圖故其
太和之氣感通充塞淪浹汪濊而萬物胥育以生當
其時民不見有所謂菑且肯焉即有之固亦非所患
矣此非君長之所宜用心者乎後世務匪斯急而區
區於祿祿樞揀之講術執末矣大夫生多才之鄉躬
上哲之質友天下之士厲羔羊之風講堯舜周公之
學舊矣故因頌而繼以禱焉詩有之曰楊園之道猗
于畝丘故願大夫之察之也

來安武先生從祀鄉賢序

古昔先王之教其科條品式階節梯級所以化成斯
民之具甚脩而甚隆然總其大歸要於陶養性情變
易質氣以全乎天之所以命人者而無暇居禽獸矣
耿然以淑提厥身而義理人物是故士脩於家不見

異物而淪且壞乃上之人則使人書其德行道藝生
不稽之故閭師以月族以時黨以歲州則歲發其成
三年而賓興之以漸次士大夫公卿之選上之體國
下之經野以爲民極次則取其最著者祭之於鄉以
教其鄉村之子弟幼穉如此卽雖有公侯卿大夫伯
子男上士中士下士之辨然人無異趣官罔殊路未
若後世流品資格之標難懸隔若彼之遠也周德之
孝此意浸壞獨兩漢而庶幾焉自後孝廉察罷中正
法行教導弛廢已乃置詞賦進士之科士聰庸強敏
有材慧智詭雖傑然出於其間然而尚德崇行之意
漸微以賊且或以他岐進矣我明歷鑒往昔追蹤
前始開基之後所辟署率多賢良方正之士古意猶
存焉其後諸科報罷盡用羣才於科者在甲令其選
宿顯固濡跡膠庠久受廉餼者亦許貢諸禮部試之
大廷而叙遷之德意甚盛矣其後沿襲久上之人遂
律以格例而靳限之而士亦過自菲薄不復自振於
儔伍遂使世俗之士目爲朴魯遲鈍冷局冗員而
之寵異其生也榮其沒也哀常以屬世之達官貴人
吁可悲已吾來安武先生生而岐嶷端整惇俗人有
聲於場屋不遇而貢其分教魏邑董教福山善誘循

先義後利年力未僉乞骸以歸課于誨人多所
造高自表樹不妄交游而尤篤於孝誼睦邨之行
考正之日哀吊填門行路傷惻蓋棺之久學博士
子其行而告諸縣大夫縣大夫以聞督學使者使
者如予之俾還鄉獻之位以與故都憲八石常公
同堂令食詩有之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有味哉其
言之也今海內文武之士騰仕穹秩胡可以數計身
死之日卽不爲世之誦念嗟嗟貽穢無窮幸矣尚安
得使人俎豆莫獻跪拜俯伏熙美號於無窮耶此孔
子所以賢夷齊之餓難思憲之貧而嗤齊景季孫陽
虎之富而不道也嗟呼武氏之裔與後賢君子必將
重感於斯焉

贈抑齋熊大夫入覲序

粵庚戌春正月維 兩京京尹諸省藩臬若南北兩
直隸府州之長各率其屬之長若幕從事朝于 帝
平野能大夫實行郡諸文學與其弟子被公之教深
以華其行李而屬辭於裨史氏松余惟贈言
焉矣惡可辭夫君之下交於臣臣之上朝乎君
居也執在易大有之三曰公用亨於天子鮮者曰
三之爲言獻也三於卦爲悔於臣爲九三藩

秉剛止之德卓然自挺於流俗之中能自峭然以成其信而獻於天子天子亦寵綏嘉尚有以享若二雅所載鹿鳴南山嘉魚湛露諸詠可覆也大令之守若令古公侯伯子男之流也乃吾守之德之懿公方而弗徇門無私謁僚特以自信道有行謳下至閭閻艱阨之隱必加訊察夫里徵需之細必慎勾檢簿牒填委之繁必躬校判而尤拳拳於多士之育是故期望有講四時有誡婚媾喪紀楮膏之費時視其贏而以周以繼故其威愛均平之譽近自郊關放於畿省不足享於冊陛之下乎吾聞今皇帝未言孝思每惟列祖神靈功烈是敬是式安知不有舉先朝故事請令吏部憲臺慎覈以聞賜享禮部以風厲海內百執事之吏如曩時乎憶昔成周之盛其君以鹿鳴以下諸詩享其臣臣受享者則歌天保以答其福祿壽考乃如山阜岡陵松柏日月至無窮已然竟之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此非其報答之至乎今時則大異矣上下交征傾軋成俗士競於朝民冒於野弗奪弗廢弗饜弗止質也蕩而為偽德也化而為慝吁可悲矣善乎董生之言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非此其時乎且書有之曰

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夫公方僚特之標亭之儀也福祿壽考之祝質偽德也辨察之物也若夫燕粟絲麻金錢藥結之貢斯皆供養之物也若夫燕非所以語於公矣公之立於朝也枕北跡前古之懿具列茲今之習勸上與吾相吾宰損益變通同符往昔則合太官衍衍燕譽退受萬鍾委蛇委蛇且將漸天而翔禁苑矣豈不成享乎於是諸君子以余言事公於明倫堂上而為賦彤弓之詩以別又贈熊大夫入覲序

太守拆齋熊公之知我也慎脩而恭事晝夜而勤思法行而人知恩惠流而民毋敢玩公直均平之譽達自下上治之再期以觀行其僚貳李君洎王君設祖席于治之堂酒斗太守作而言曰今天子神靈明聖加意元元綜覈厲精甚盛即時垂合宮之訪下求言之詔俾各矢所聞見裨化理余將美而陳也諸君子曷以教我二君子謝不敏太守曰毋必有以教我二君子謝如前於是告柏泉胡子使代言胡子曰久矣余之獲戾於時而竊伏田里也且且明吾罪以畢吾生余安能與斯謀耶雖然余明當新也則請以為公言可乎人之言曰三代而

之命制於天始以其說也太過乃今倏時比事不肅
執夫天生斯民使君牧之君畫厥疆使臣領之其道
要於安之養之而已故虞廷論后臣之艱曰在知人
在安民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其上下交相勸教
其道豈不甚著灼執嗣是遠今所稱康熙有道之朝
明盛平登之治大都斯重焉自余覽觀四方所云實
方吏治異然矣是故恒惕大水或匪弗聞小瑞微祥
侈而爭頌西北之力竭於徭輸東南之背罄於會飲
世稱三空校昔弗異然猶幸比歲之登且稔也倏而
諸邊並甲內地多故則將曷以給之此其事甚可慮
也顧今一切又不可卒省愚以爲今豪傑仰承 令
甲加志斯民則莫若及是間暇因民之利而利之是
故陂塘圩堰之脩溝渠川漁之講桑麥芋蔓之植悉
發補助督課巡行居之以忠繼之弗怠使成永利不
復仰命於天有如此日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
庾坻魚鱉之窟爲耕稼場此君長所宜用心也諒執
其次則倡帥勸導脩復義社諸舍如古昔與 國初
之舊兼做朱晦菴之在崇安與名臣張光大之所論
議官爲稽察賞罰而他無所預使在所有備庶免捐
齋然後推行品貳之鄉約脩復申明之懿制以甯民

成俗詩有之曰追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斯豈非今
日第一義執公忱毅然深諒弗迂老生之恒述排廣
織悉首先海內或以告吾 君吾相使責成臺省屢
省必行務期底績不徒爲紫牘垣壁之飾則庶幾乎
保我子孫臣庶後世其有述矣嗟乎嗟乎非大抑齋
之英教其孰與望之於是抑齋公楚然喜曰此余志
也李君王君遂請悉是語贈公行李

送桐野李君入 覲序

今天子卽位三十有五年矣明年丙辰天下藩臬郡
縣之長各以其職率其屬朝 京師董威典云桐野
李君將以是冬發和陽往職西事博士吳君而下思
所以贈公者而不得吳君不遠一百里走問桐泉胡
子胡子曰久矣夫余之不閑於詞命也則何以贈李
君無已則請卽今世所稱朝 覲云云爲繹厥義以
爲乃公贈可乎蓋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
之儀以親撫諸侯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
比邦國之功若夏與冬與會與同乃至時聘聘聘
問歸朕賀慶賄賂要之亦各有義意焉歷代以來憲
章損益雖其不能無異與同然大都號濶疏矣 國
朝無總百王定著三歲一朝天子而相與圖四天下

之事以比厥成功純用周典蓋祖宗所為制治保邦之道如此今士抱器志世用即雖賦畝常布巖穴之士猶必思以自效而無繇矧今制如此而桐野又表表為圻郡之望固天子所眈以相成功者乎夫和陽之為郡遠矣蓋自三國鼎峙六朝分趙宋南渡茲定江表切藩淮南要地故往往率宿重兵至我明混一幽夏臣伏百蠻謂可差緩然當其初真衛城中列屯江渚淵衷肅峇亦略可睹矣此者疆吏弗載波臣跋扈如火燄燄及舊京遠近繹騷震驚此渚二三當事宥密之臣張皇戒邊括戍轉郡徵兵南荒則亦戒厲之過矣何者今留都列衛無慮數十蓋以外衛番上之兵豈下數萬奚必借材異域所患訓練弗至統御乏人爾矧乎保堂奧者莫先於藩籬捕虎虞者必資於犄角今姑孰浦子姑置弗論即如和陽故多廢湖曠土誠得便宜寬假開墾召募給牛種衆建營舍或將潘陽京營之士盡撤以歸人給頃畝雜屯而耕以時都肄更得忠廉知勇慣習之將督訓訓練使知賊亦猶人勝在我氣太守時勞而作之或樊垣畦畛而自廊廟大陳則又惟食租衣稅酒其心以稽厥功効斯豈徒保我子孫黎民將國

尚亦有厚利也於是吳子謂胡子曰吾守之守和也豫後照脩積蓄畢則改折直以省貴糴崇儉節而殫靡費化行師帥之情軍旅故比日江上之寇其之收侮也其本實內自精神折衝雖杖矛劍挺可花難即他日安石沮洳之績當歸談笑虞允文采石之捷斷非武人甲上之所能辦矣詩有之曰訐謨定命辰告夫謨弗訐命胡而定敵之弗遠告曷其以此贈公

沈慎齋朝京序

粵明年己未帝正月朔天子當大計海內外諸藩方群吏之治和守沈公行有日其所治若所治諸進士過余尚友草堂謀所以贈公行者而弗克辭乃因訊和陽諸君子曰始公之知我也余既已歸在曰旦廬舍頗距治所不甚遠乃其綏懷拊輯之責則既得諸耳目睹記至矣今其治諸君子之鄉也則何如於是諸君子人等所覲聽則其綏懷拊輯之責則要無弗同而于民治則加操切督察爾矣然胡子謂然與歟蓋以才之難而識時務者之弗易也夫將難以名勝折置壤土至狹民集合緩十有一里蓋小固國弗可以擾故純用綏懷拊

輟而足矣矧其不可欺不敢欺要非溷者和則里席而民衆稍稱大邦矣又半瀕江帆檣萬里來自楚蜀吳會若雲集俗頗麗雜加果山諸處號號悍悍悞悞則體體之所失非得斧斤則曷以解而別可不謂識時務難得之才乎今海內凋敝如滁者蓋不可勝枚而北有朔虜南有島賊與諸苗犷犷內郡講張樂禍之人所任而是公行且書上最留禁省執戟殿下脩宿衛應對漸次穹階要秩其必取人以身詔天子選用良吏如漢渤海守朝歌長江都相其人內拊凋疲外平賊盜文以附衆威以武化棘矜焉錢

南齊書公集卷三

三

鑄易泉稅而慶鳳之一如公之所以理滁與和縣兩漢之盛以漸階三五之隆子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誠如是則今天下口執事群然如京師自詭曰尊君尊君云者孰有如我慎齋公之專之至者余退耕于野貧無以贈公而贈以此蓋亦竊附淵路之誼焉爾詩有之曰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蓋先得余心之所同然矣

贈石里張明府入觀序

始石里先生以南京少光祿左遷於我人固謂其卑之弗屑焉也乃先生日視事視諸黔閩閩然猶

之相其嬰孺子也而又慎自檢飭橐無羨金茲京師人固憂其難之弗易也而先生亦日視弗若行者雍雍然真古大夫之束身以朝而無與無也斯不可以觀操尚哉公行卿大夫士人二鵬先生先生盡歡中而言曰古之君子之相愛一其用弗瞻之憂而惟其名弗劭之患某自辱於諸君子之教孳孳焉幸無闕事謬政可瘴錄知他顧今聖人在御肅知神明雖深居法官之嚴然時時督過臣下憤治弗若古前烈意者金台官衙室之訪延引召見問所以治則將局以

南齊書公集卷三

三

子辭如初先生固請加懇篤則以問遜泉遜泉無已則請言民今罷甚謂宜務從弛舍賦貸固其後乎次問弦齋弦齋子曰無已則請汰剩吏簡冗乎今兩京諸省至郡縣百執事其員外增置校尉初不啻幾倍徒矣而藩臬爲甚鈞一地若事也而欲使領之所部昏塞耄衰之吏具文且不能而况取辦乎矧遷轉亟數供張送迎之費紛如矣兵貴精不貴多今群數十萬脆弱之人坐竢哺餼而不可用雖

多矣以獨不見昆陽淮淝之事乎諸皆食於民而或據之重以天潢之行盜斯亦宜有以殺其流矣次問約齋劉子約齋子曰自余省事至於今未見近日將迎之數若此也如國初符驗之法雖難幸行然獨不可制爲厲禁而爲之虞愚以爲諸當路者碩誠加意斯民揀其熾焰莫若因其崇卑內外之等公私出入之節明刻其與馬扛擔食品之數期於必行責成巡按御史若兵科檢覈而糾察之有踰或授與受者並以賊論必黜無赦連坐御史而時擢守法二者以風動之世不達此以爲古無忘賓旅誤矣夫古昔君臣上下其朝聘會同問遺覲覲各有其時而率簡質又公卿大夫之問不出境而掌訝掌邦國之等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世守弗渝堅若金石豈若今之浸淫泛濫橫潰百出湯湯無稽哉又問諸前峰吳子吳子曰古言之士相與讓於朝然後民相與讓於野理也而今道途之訛至曰講捨此何爲者愚謂宜定制內卿寺外方面而上每命一人則令跪上兩人如漢魏故事故曰人情爭則務競所長讓則務推其勝已乃尊官大吏又濯滌其心以照臨之庶幾稍稍近古去澆即淳乎又問諸南玄臧子臧子

曰今海內官方吏治日渝以非必也慎監司乎監司法藩臬郡縣無敢弗法矣今也漫而後之甚者也而後授序而遣之甚者必講而後遣之甚者也余故言此而公又旅道諸君子曰吾嘗聞諸要諸君謂俊傑諸先生之言曰夫爲政者難言矣於是石里公謝曰凡諸公言其或然苟有事際要不敢不勉爲時賢倡也更相酬酢再拜而別或以語伯泉胡子胡子曰詩有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效斯會也可謂嘉賓主矣爲次第其言授諸後者

贈李和州人 觀序

今之仕者自一命以至九命居常自言或相與語必曰尊君敬君罔或欺負慢侮悖逆婢矣卽有欺負慢悖逆婢矣豈惟邦有常刑則明神幽鬼要行殛罰至綜其實往往失已失人拂天畔道其不相率爲欺負侮慢悖逆婢矣乎

君之建官總之凡以爲民也故古之君子之於斯民安之而弗忍傷逸之而弗忍勞生之富之壽之而弗使貧且悖以所爲所以承君之命奉君之令者天所爲使之相與之故也曰尊且敬也已

而或淫刑圍奪橫索暴飲股其膏以自豐殖而以其
羸遺諸權貴人使庇已乃徒依影格銷勘合標注須
知冊帙僕僕而群趨卑卑而偃倭鞠躬屏氣俯伏跪
拜大鴻臚之贊唱曰吾之尊君敬君也云爾然烏知
其果於欺負侮慢悖逆婢戾其為不尊不敬也孰大
焉蓋昔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古今
人臣所以尊敬其君者之律令也而今之君子率忽
為腐爛熟故陳言迂論而弗之講嗟乎世惟忽腐爛
熟故陳言迂論而弗之講此所以鮮良吏而多德民
也胡子曰余蓋見含山諸博士弟子所云李侯治和
之政而深有取焉夫世方競奢而君獨矯之以儉世
方恣墨而君獨先之以廉世方峻文巧詆擊搏刻毒
以相詆而君獨循理守道以撫綏之此豈習非順俗
者耶夫不順乎俗不習其非謂非好古特立之士不
可也抑余此語要非諛蓋比日撫臺檄君編定滁與
全椒兩徭事君單車徑來手自揭冊親呼丁男姓名
門戶高下夫家多寡田賦輕重不假傳言聲為憂人
人德已驩聲如雷皆曰安得父母我也事已矣去即
郡譙曾不一濡吻此余之得於所試者然也天

神聖勤民實深憤南倭北虜之侮時勞 御札札
輔臣而數數致望吏兵諸大吏欲其遴選密慎致
蕩平此其 膚衷亦良苦切矣行且 召見君君宜
正言曰 上毋憂虜與倭第汰貪墨急拔良吏求古
張綱虞詡其人為守令使自為戰守即有奇材異等
能保民捍圉者請勿次寵用之仍詔中外劾農節費
平糶脩陟慎崇治本式先海內以應鄒孟氏所云恭
敬與其所為敬王之實則豈徒安人亦以提已詩有
之曰愷悌君子民之攸堅此之謂也會晏生遠來徵
趣于是具錄斯言授之使持以贈公於邁
贈楊二守入 覲序
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撫諸侯
則諸侯各以其時朝覲之而脩其九物及其萬民之
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
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
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九物者每
國別異之而使天子周知天下之政則王親受而禮
焉郊勞胝館饗食裸醑問遺錫命以嘉寵之
周君臣上下之相與以交也其道如此我 國朝
官蒞事率準周禮而三歲一朝則兼統百王而析

不盡其詳也。滁介江淮間，其人蓋前牒所稱以爲淳
爲者，雖於今不能無少異，然大都馴愿而淳自余記
事來，莫京有特官，府短長爲異同者，其禮俗政事教
治刑禁之逆順可知也。而況於悖逆暴亂作，愚欲犯
令者乎？而限隔大江，距三吳，猶阻天塹，卽雖未睹康
黎和親安平之效，然校惟南倭北虜之禍，則愈矣。獨
歲大旱，大潦，民苦厄貧，而又多厲疫，以死其札喪
凶荒，蓋寔相仍重積矣。乃今法骹骸人，使無小大卑
卑，卽無不得乘傳挾編，駕輕策肥者，矧又多負擔盛
金，說張聲，動役徒隸，以百數，或有加甚，則厚索金
錢，名折乾公子舍人之執，紛如織，此何爲者？壤地既
瘠，歲又凶，工技全無，費至廣，本末交病，貲大罄，而屬
東安邑，則尤難。蓋貧瘠寡弱，旣與州人等，而里僅有
七，無驛佐，則曷以支此所宜急處？而里中父老，食議
敗，金縷鋪于水口，雷集之間，滁與六合皆直達，更不
經來安，來安第益夫增金，佐郡與滁陽驛，其意甚美
也。甚便斯亦仁人之深惻也。至若定經制，革濫冗，數
兵與質重，實典是則臺省風紀之責，此宜有肩其任
者。余聞建泉君之綰郡，待事稽，則要于當，所不
辭，裁以法不苟徇，而又富經行曉吏，申明達，斷

乃吾郡邑利害若札喪凶荒厄貧之狀，必深有慨於
中矣。矧復遭事際遇，可言倘其有意于斯。聖天子
方在法宮，念海內必將覽書太息，召見賜問，勞以
黃紙，錫之寶，雖趣詔天官氏籍名顯耀，以風厲天下
惠安元元太史氏書之曰：故大學士文敏楊公喬孫
滁州同知某以言事見知於上，能世其美如此，豈
不盛哉！詩曰：維君子使媚於天子，此之謂也。三守南
郭侯君屬余，所以贈君者，輒以此，授臺吏使持以從
公於北。

又贈楊二守入觀序

古今邦國所爲建官立事，署吏分曹，大之護軍萬里
次之將命四方，內之臺省寺監，外之藩臬司府，無小
與大，則必有長有貳，有正與副，以相承蓋，豈其備官
具文，崇飾耳目，徒耗粟帛，卒勞費，曾耶？蓋所以待有
事而豫不虞，故今銜命域中者，正有故，則貳以攝護
兵間外者，亦有之，則副以領他如臺省藩臬寺監，館
苑大郡，雖是與獨郡縣倖貳，往往避長畏事，謙讓弗
皇，漫不置，務以爲常，甚有任未數月，承乏代，匱負圖
挾冊如京入觀者，則曷以承清問而宣民隱，以
稱上至意，惟吾貳建泉楊君，則不然，君旣富有文

聖明晰世務而垂情閭閻丘井之贖兩賜寒暑瘡久
且習矣至其親主符印則又不憚勤劬靡不研究故
今轄中小大某也才某也否某也法某也不法奚所
便奚所不便真不帝觀火釋筭校別黜陟即一日
天子恭默之暇綜覈幽明注語見撫臣鄭公若察使
郭公逢公及陶公所劄君侯治狀 召見勞問問君
何以治郡蒙褒若此君宜乘間叩頭為吾滌憊人請
令曰滌焉 留都切藩江表要地然為里僅十有二
丁男幾可萬人出又硃府人不習工藝最苦宴急之
則鬻子女徙且竄而當 二京八省之衝輪蹄冠蓋
未若流水無已時諸皆役民與食於民甚者多索金
錢名折乾頃又預徵徭銀增餉直舊雖置有滌陽大
標二驛然所編管夫歲財百餘金能給幾何時率樂
數馬夫而馬去又非其正役矧其稍食芻秣之直率
出松江蘇浙頃以倭難積逋負莫可指以稱貸轉益
累民當役率破家視就役如就東市臣嘗加意裁節
任怨遏抑然官小力薄勢不行請 勅廷中重臣同
心洗濯一清治本更分官級崇卑刻畫馬驢與阜扛
增數定著厲禁必行之或如唐開元故事分遣御史
巡驛傳罪其尤無良者以風厲天下且官亦不必增

今法召 觀期必差御史三人巡路愚謂緝捕盜賊
自兵部巡之事何煩御史謂宜移此三人於中東
西 嶺清郵驛按視奉法與否如此豈惟滌人受
賜海內寔鈞被之而君之名聲藉甚福德無窮撫
仕崇階亦於是始詩有之曰愷悌君子四方為綱俾
爾爾爾性純嘏爾常蓋當為公誦之矣會諸鄉士夫
先設祖帳餞公謂無以贈則請具載斯言納明府行
李

賀慎齋沈公臺獎序

始余獲揚第解褐銓知山東之東平東平午衢水陸
要會又隸充府府而上有撫察藩臬諸大吏簿牒填
委督責苛碎輪蹄冠蓋來若流水無已時趨踰跪拜
日持手版候人送迎詎較將護之費不可勝數至寢
食或為之廢當是時心慕京銜諸君子殆未知外吏
之當為也居之四暮遷授 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
舉政北禮主客累官膳部郎中湖藩臬臬目諸京銜
君子蚤朝晏退蒙冒風塵晝哩文書夜斷實正周旋
人指鈞非要切所稱熟局要地大都首科院法吏
兵文武兩選部與考功職方號可大行然事多曳曳
勅見平忤士或直前弗忌冒焉而言惘然以動則禍

患凶咄呼吸立至卽時得行然亦弗越數納奈封之
語自非長吏靡克及人其否者要之滑稽圖時趣時
適變厚賞崇秩可坐而擯則士大夫又過譏焉然則
竟曷稱述哉豈若吾人之爲郡縣物小而用大體卑
而道尊旦發一令夕則逮民宵思畫可及物凡
古人情欲富欲壽與安與逸日我聚之可運之
掌領聲磅磚達于上下在而民歌之去而民戀慕
之久而民尸祝俎豆之矣豈直博上官禮待之書輝
煌焜耀于四境一時聽聞傳說之華而已耶彼向所
苦簿書督責送迎將護跪拜趨時候伺之勞夫亦戲
劇玩弄之適而已矣於吾性何加損焉故先進鉅公
竊憾郡縣之未試而余小子私幸他日之更弊也顧
當其時志識弗廣師心馮臆未能上友前哲稽古循
良故無以惠當年而範來世譬諸深入寶自徒手以
反每一念之私心憾忤乃今見吾慎齋公焉公既資
稟踰人問學蘊藉清脩端恪業有其本而又不厭於
簿牒督責送迎將候跪拜趨時之勞而勉副乎欲安
欲富與壽與之之情其聽覽也公以哲其綜覈也辭
以周其取衷六民也寬嚴有劑而弗逆其施允若儒
先之緒論斯豈時情俗變之所可移易者哉故任庸

數月休聲四望倉臺江憲禮書相仍卽巡察牧院之
雅又且在旦晚矣雖然大易利於永貞詩雅詠大鮮
允語稱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自古而患之矣矧今川
澤如焚樵蘇俱斷四人坐困萬姓倒懸並望君侯生
而活焉富鄭公青州之業趙閱道杭州之政使者觀
風而書史氏握管以頌賢百世之譽寔自茲始行
乎慎哉弗可失敢因郡倅奚君南郭氏之請而申
重焉悅冀君侯之懋之也

見山應君蒙褒叙

人有恒言曰今天下吏治蓋靡靡矣選者爲人而擇
官者爲身而擇便不患無位惟患無資士之仕郡
縣者惟其然惴惴然恐其速戾而致尤也乃後民以
稱大吏過客意旨卽民之流且驚也奚恤焉蓋前此
數年有長人者思以反而變易之民雖然但頌也然
一至六合再至淮揚見諸供張悔前之爲歸則幡然
而效之至比年則又甚矣殊不思淮揚一路之供率
出緣河商販之客戶與病農寧抑末則或備有可議
也如吾滁兩邑則皆應甲者供之夫又出十甲卽老
穉羸病且不得免焉近不加提編與鄉兵若戶工兩
部諸所增派則歲歲徭役月月辦納矣矧曰土甚瘠

歲多苦窳民無工巧技藝能殖財當此之時非得吾
守之節儉正直抗顏不顧寧忤貴將而不敢少拂有
姓之欲則斯民將望焉相率而去其誰與守茲土
謂宜刻薦以風勵海內郡邑之士以幸群生而塵歷
獲斯養也宜上之朝而未下耶持有待焉而猶缺
其終夫上不上在人終不終在已吾有終矣而上
弗上上之人之耻也否則士且自以為耻矣而皇
耻人乎故賞以謂士君子之於斯世與其譽恭前
無寧於其後與其獲乎人無寧無棄於其天變
於後則前者枉而廢矣弃於天則人者莫之及矣此
事理之必然而余之所深諒者世徒以其未定而惑
之豈足以語於天人感應之際哉懿哉應侯余將於
其信人而獲天者取必矣來安魏尹懇懇索贈言而
不忍拒亦因以致余之悞臆焉

王守臺獎序

始郡二闕員即報補其闕者武選郎新蔡王公其人
也當是時人見旁郡遷客之難事意謂公或不甚異
也頗以為慮丁以秋初公始至郡任倦倦牧愛民以
大安未幾督所部吏民採珉石于徐郡縣率張皇
改調沙泥金錢甚或緣以為利牟沒之石一片至廢

全百餘兩公治如其私事取濟夫匠僅取給錢分
析日程夜寐無敢欺隱于其間者即解部竟事一石
纔可三十餘金而已其他內奸外宥憚不敢發聞疾
恨辛時有所控潛功陰惠人不及知者又不可勝紀
也今年夏督撫李公廉知公之威名夙望則使督除
戎器監軍維揚而慈慎籌綜舉問益遠督撫公乃移
書郡中厚加禮勸意若曰郡丞其祇承其厚自愛吾
行將薦汝于天子俾復爾舊也亦誠盛舉矣執于
是士民躍然以喜謂公誠無忤而御史大夫斯舉非
過也則有疑而問于予者曰今夫鈞之遷客左官也
然有遂隕穫而隊路者焉有益務憚激矯厲者焉如
公之弗隕弗激何鮮也余應之曰子欲斯之辦也則
亦盍觀諸水乎夫溝瀆滄滄水也河江淮濟亦水也
彼滄瀆溝瀆有其壅而塞之則藏焉腐矣其龜蚶
阻諸墳屑纖細由是也以其無本而有息焉爾彼淮
濟河江渾浩流轉滔滔汨汨吞吐百谷過之弗能
滯之其能滯乎乃其澤早暵而水竭矣其能滯乎
龜鼈淵淪江滅蓋亦其所也何
爾雖然本一也有淺與深有近與遠余觀一卷公
才識局幹節槩器宇所以發揮于政事經制之

本固可見而甚深且遠所不可見者則厥考良徽公之教之誥之積寔爲之前矣蓋公他日嘗以同郡高公所狀考公行實示余請爲志而悉其爲人夫其厚畜而弗遇抱道以自樂其語公以爲令曰夫爲守若令者天子與宰相所以相寄托斯民之意至重也能移孝爲忠以安百姓吾卽瞑校于心矣而平生居常之所課厲則欲其尚友前古爲賢與哲嗟乎此一菴之所以爲一菴其本固在是與然良徽公植斯深矣遠矣而弗及食其有親見其大有崇建放乎四海則豈非蘇子所謂天之未定者耶以往揆今一菴公

明莊廟公集卷之三

渠

之名業勛庸蓋方自斯始而王氏之福其真濔濔未艾也與來安魏尹戴公之德急于頌述而徵言于余余固同斯情也爲推其本之本而言之

贈陳同知蒙獎序

夫同知也者蓋同知郡之事云宜於事無所不當問然今法重主守乃其職惟在清戎與治盜賊戎清有時法令具在事易辦惟盜賊之生無時法素弛至盜徒更益以難和又瀕大江枕疊嶺西泝楚蜀東聯吳會密切居巢之湖百川畢匯五方異俗之人雲帆霧舸宵停旦發疾於禽鳥未易讎詰自非勤於闡察

密於鉤檢豫於壁畫鮮有不至債事者乃陳君之領斯事也甚勤殫心與力無少怠故守長嘉手譽問流聞江臺鹽史移檄褒之焜煌道路蓋亦其異數云胡子曰余於陳君之勤而有感於當世之故焉始余之釋褐已丑也蓋從諸大夫士後日造朝興以鷄鳴趨以昧旦至平俯伏跪拜於大鴻臚之傳唱也實甫辨色群臣以次奏事卑卑而退勃勃而趨贊者唱禮畢則駕起幸文華講讀百官退就署日始瞳瞳六卿之長自非與侍經筵出率其屬蒞政事堂以待四方萬國之人之所有事牌放以入日爲常當是時也上勤於朝大臣勤於政百官庶吏勤於職與事是何其條理精密統紀粲然張甚也以故民得遄歸就南畝無曠時而其風之流被卽四方萬里大夫士人頗知脩羔羊素絲之節無鷄鳴狗吠之警是其恬安清晏所以致之者雖非一道然總之克勤所事不可誣也乃今中外百執事異然矣至勞吾聖天子憂勤宵衣屢形詔旨曰今大夫非古大夫比也曰爾楮臣獨不念我先高皇帝之德也此其心甚苦而勤勤斯民特至矣諳主愛臣勞之體者能不爲之惻然震汗耶乃陳君之若見望其爲小吏時受第

闕下習見朝廷百官曩時之盛故其輟趣風歎秉執
耆尚猶有先進之遺風也昔仲尼慨世習之流日下
也則皇皇焉古之君子慨其弗逮至如馬借人禮拜
下吏闕文言不出與民之疾三則追數而尚論之蓋
歎先民之風微而末流之競濫也余蓋於陳君之事
而重有感焉抑余又聞在昔 皇祖時其於登進人
材惟器所宜弗限流品有丞掾胥隸或進至藩臬大
吏臺省宰職者世惡得不隆且治也 今上在宮憤
臣下欺玩時時拊髀頓足思隆 高祖之功安知左
右缺納之臣無以 國家故事為言者君但脩先良
臣之業無恤世無先良臣之權要不啻如今之勞禮
已焉也辱桐野郡守之請為叙厥事且要之久遠桐
野者蓋君之長時所稱賢者云

賀二守李君膺獎序

郡丞李君之貳我也恪勤而靡懈篤信而弗欺奉井
泉之誠恤籽耜之勞肅於其長君上之令而務惟吾
趾之是輯郡之人安焉蓋既底績而報成矣往者丁
未之春奉巡屯南臺之檄會廣武衛屯政指使覈諸
屯田而稽其經界比其墾拓君惟恐惟慎懼或失實
時有檢制或有誣之者云是將有要於下否則奚靳

君聞之益慎弗渝罔或軼尺寸故竟有聞而憲使
之禮之也詩有之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又曰肆不
殄厥愠亦不殞厥問其斯之謂乎余束髮學仕中外
歷竊有感於當世之政夫宵人之譖人也豈不自
以一時誣游之詞足以闕君子之進退乎君子之貞
白乎殊不知三代直道之心斯民秉德之懿夫人而
具之其焉可誣也 將既其遷汝謂爾不信矣而况
君子之王之心適藉以為他山之石故彼方肆其最
音此則脩其鳳羽彼方用其地心此乃以為龜鏡彼
新欽為學驥于初程此固蟠龍屈蠖而俟時之可矣
其於君子之道惡損哉豈惟莫之損也於是以仁義
為居壁仗忠信為戈楯寶玄宗為珠玉積篇什為鑑
貫據九德之冲和漱六藝之芳潤如此則弁屨美於
赤舄緼袍麗於華袞揮塵賢於杖鉞鳴條樂乎彈絲
茅茨豔於丹楹徒步安乎駕駟萬有不能搜其和旨
慮不足汨其神優哉游哉超然於事物之外而與造
物者游孰與夫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犍牛哉斯蓋
因循為功弗損之益者矣故曰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達者其有味於斯言矣乎故因郡大夫之請而以風
焉

和判張子蒙獎序

永嘉張子之判和陽也蓋職司馬政云夫馬之爲物輕而其用關於軍國之急廼自古而重之已顧世之知茲恤焉鮮矣高者憎煩養望卑者緣法陵人其執脩明厥職之未易以一二數也張君之生本自文獻其識趣固已加人而又得哲人之長爲之砥礪型範故得展布四體所買馬皆碩大壯健獨先諸郡以充而無退且易者問寺諸公察其然而體之其聲名聞望喁喁然茂且盛矣胡子曰夫國之大事戎馬重戎之大事馬爲急自余參晉省所見迤北諸夷比歲敗行深入爲寇盜是雖其兇悍暴戾天性固然然亦以多馬善馳逐故恃且賴則吾中國之馬政詎可一日無講而世或泯然也大都賊近邊牧見形矣吾始閱衆料馬或購隣壤或乞天廐或徵民所養保屬倉卒督發士與馬不相習也矧其病瘠不任乘負則安望赴敵奏捷哉使天下馬官皆吾張君則曷有積事後時之患者顧余竊又獨有慨焉今虜數內侵四時並戒所稱屯田不獨乾沒卽具有之亦不暇呈奏經籌經之事而距肉地夾險遠飛輓之勞率數鍾而致碩以是殺滋貴士所得糧賈月易米才可半斛維

取草子藥以佐乃其腹率枵然空也則何暇秣馬况月常關給弗繼卽繼矣黠者又利無馬遊征調多害馬死斯豈不重負諸君丁之苦心耶當事者末如之何因謂馬貴病困死至發種馬權賦之又益死將曷所底極者因慮茲病又欲并民所養馬父母盡殫去歲惟賦金買以俵則又非存羊之意矣愚竊爲累朝法令具在神明潤色信存乎人倘賢者有意利國則請悉索見兒駒驟令如式紀以簿時而省之至可俵歲以其半賈給主者養者酬其勞卽瘠且死罰無赦彼小人見利則勸見威則懲當可言底績也然非志士專於樹功而急於報主則亦祇益煩苛而已張君持以敬慎而動致此要無難夫和之先貳曰董君錫者君之鄉人會稽之產也其所流被至於今人猶頌說之列在名宦此其龜鏡也矧夫崇階美仕之亦繇此其選耶余將考成於他日也哲人之長爲誰蓋貴陽李同野氏云

板令龍陽顧君承獎序

余他日讀書見漢人所爲策士制誥必曰上有明先聖之經通當世之務者則進以用否不在選竊疑六經也者先王經世宰物之籍皆在焉學者少而讀之

至皓首患不明苟惟窮而明之則以於經世宰物宜其易易而必以當世之務兼陳而為言者何也蓋上不明先聖之經則緣俗以徇是法律而已矣其敝也為廣漢為郅都而有礪聲苟明矣而不通當世之務則顯殘守陋是章句而已矣其靡也為戴聖為馬融而乏介行蓋律法可以懲姦而不可以成俗章句可以進身而不可以經國故必窮經而好古通務以適今則可與有立可與有為而庶幾於漢廷之選矣以余觀於椒尹顧君其有漢人之遺矣乎蓋君博洽前典明習載籍其觀聽誦法於庭除家塾之間者則固執之而自信守之而弗渝以求無詭於前聖之訓至其蒞官御事則又弗泥以室而務適乎人情之安其遇萌隸朴野之人必假色詞俾得畢空其胸臆而唯恐枉抑察知案牘之繁滋與其露弊之積在於掾吏筦庫之互為姦私乾沒而以官帑為私藏也則首先摘發正色不撓即雖尊僚大吏或欲縱舍而不可奪竟寘之理而塞其孔穴至於躬自算籌句檢封泥勝約而不憚勞瘁使窮閭僻塢之僉人持陌錢銖金咸得自至令尹之堂輸納交質此豈專事嚴威而不達人情物宜者耶謂宜剴薦闕下進列臺中以廓

明莊肅公集卷三

五十四

清當世履露元元而歷歷斯褒豈當路者猶有待焉而徐察於其終也夫庶人之老有所黷黷則教督不行於僮豎秉憲之吏自顧有嫌亦不免脂膏滑稽以取容此甚易明也而奚察焉矧鷙鳥之擊迥異常雞虎生數朝氣已燒闕如君侯之操行風裁威稜器度燁燁耳目亦何埃於其終而見也雖然古之報政要於三年之久而君子之考祥視履亦必周旋具備而後無憾詩有之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夙夜也者君子之所以交於神明信於天地格乎人鬼庶績而凝百福者其誰能掩諸君侯懋已懋已故因鄭史之請而申言云爾

明莊肅公集卷三

五十五

贈來安李侯象獎序

李侯之宰來也祇上而肅下敬身以澡德夙夜孳孳惟綏和撫字是勞是力蓋浹月而民孚經時而譽起及暮而遠邇敬且悅乃腎屯之憲惑於膚受顯加譏評當是時人為侯甚恐且虞諸臺從而繼會又迫觀事侯視事無恐大巡吳公察於士民顧獨賢之且移書頌道令禮待蓋褒其慈愛脩潔之實與平易惻怛之政書既傳四境歡如萬姓咸慰冠帶儒紳之士自蔣君而下若而人造余獨樂園中請述厥懿胡子

曰余於茲事也得兩賢焉其可風已夫御史檇君
威福之柄之未易犯也譬則厲及矣縣令之卑之易
折也其脆薪矣心少動守為之渝乃李侯付命於天
夫心弗易謂不幸即黜且免亦將終其身茹微令糗
而弗恤斯其志槩為何如詩有之曰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此其待文王而興者哉可不謂賢乎今夫世人
之好誣也一人譽之未必以為賢一人毀之則群然
和之矣史察流言於國野執兩端而內裁可謂遺
耳目却簿書任心志而公好惡者矣詩有之曰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念子獨兮憂心矜矜此豈隨俗
而趨公集卷三

李侯平山李君受獎序
李子之掌教事於我也質以文溫而毅嚴而不苛寬

而有制莊敬而慎勤祇於上之令而恤乎諸生之私
每升堂已即扃戶讀書日與古人晤對諸生頌之曰
李先生善養其發於文有典則大克用厲蹕是稍稍
聞郡中暨諸大吏皆允若頃柱史路公楊公移檄勸
勞詞禮罔不腆其僚與其門人告朝子於尚友之堂
相贈頌胡子乃為原教之道而歸之嗟呼夫古今稱
教化事蓋無慮數變而藝文不與焉是故古之盛帝
烈王忘賢聖相之成性於天而綏厥猷為也則既先
知蚤見乎斯道之大本達用矣故其所以甄陶造
涵煦薰蒸乎一世之人者無假聲色號召即一世之
人舉皆由由然日浸月化潛孚默格於甄陶造
煦薰蒸之中而弗自知此其蕩蕩巍巍渾渾悶悶達
乎不可得復覲矣歷夏殷以迄於周文明乃大闢於
足乎編塾庠序之設興德行道藝之教而以士大
夫耆老之優於德行道藝者命之以為師長使之憲
乞考問而時視其小成大成如周禮司徒象胥之職
若學記所載蓋其詳也其不迪教服馴者則威以嚴
楚而屏放之固其甚不得已者焉然尚論君子則亦
已悲傷太息於斯焉已周衰王道廢黜上無以教
無以師青衿之徒越在城闕至於奔走他國求所

人聖人賢如孔曾若端木氏卜氏孟氏而師焉是時學校之政在閭閻而不在朝廷邦國未幾遭秦滅學繙籍燬儒儒以大誣漢興章昧不皇稽古正學至孝惠而後挾書之律除諸儒晚出轉相授受所謂師者弟子云者雖不醇於道德行義之懿如成周盛然各守其師說而要於明理適用樹節竭忠故其蔚君風主間政斷微斷斷然惟經之據雖後人病其故訓之陋而君子多其忠信之純歷代相沿彌以淪喪故其功業卑薄節莫克比方兩漢而況其上焉者乎宋興雖崇文教至所謂學校云者猶未能徧諸海內矧其

明莊廟全集卷三

中葉壞以新學亂以禪宗識者往往致其私憾元則幾於綫矣我明崇古建極學校之設滿天下師儒之官幾萬人熾哉盛矣詳觀闡基卧石之訓與諸堂齋之名若列聖勅諭之錫此豈徒欲以工文詞博科第榮士之身若家而已乎固將興純古之真材而躋世於三五隆平之盛也此其道固不甚重甚重執而流猥漸積以至比歲甲鄙陋劣之習日甚一日論學語治者每私慨焉夫今之天地古之天地也今之人之心之性古之人之心之性也欲仁而仁欲義而義欲孝且弟而無弗孝且弟即雖盜賊蹻跖之流焉

斷養之賤乃其知愛厥親而無受蹴踏詈之予固將達之海外故患莫之充焉爾子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說者曰為不為肯不肯之間爾可不謂切切惻惻者哉而世徒以區區習心汨沒於聲利私偽之塗而莫知反可哀也夫惟君子察於夜氣清明之時驗於端居澄默之頃而獨觀乎昭曠之原念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物我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何事君之所以養而教之者曷以在昔賢聖六籍之教曷謂天下國家之所賴於吾人之身者曷任而可自暴棄廢同庸衆人生且死哉傳曰君子知教之所繇興又知教之所繇廢然後可以為人師此古今師道之準也平山者無亦是務矣乎吾滁土瘠而俗淳士多材茂可告語乃平山之學之正誠首帥而利導之崇躬行之篤放尚口之佞仰思古之所以為教而日孳孳以對于皇室即多士蔑不欣欣矣余少而無聞長而學多岐仕而歸也學於天地四方而就正于當世之君子知教學之大端所貴者此故願與諸君子並勗焉

上湖鄒子象張兩堂叙

人有恒言曰官職與時高下如余信其言以謂

可為乃今既歷歲年明習世故則知其所謂高下云
者蓋世俗凡陋狹陋之談而非通人達士之觀也白
世教之論士大夫父子弟相習惟利是喻故士
之出乎世時為人師而任風化導之責者則亦罔
不罔然焉夫此自安于俗而無志于賢智令折
之為片蓋比然是矣苟未至焉甚要未足深訝之也
獨前此比年見所謂甚者其人焉染指熏心懷臂裂
背忽忽毫纖之細必競以攘而至于風教化導之
事焉罔涉竟不省為何物當是時也士大夫當有
識者視學宮不啻賈區市肆視其人不啻驅驅閭閻
差以傳而就之語而况其親炙而麗澤之故上
之人疾而懲焉明加考注以風誅轄屬而世俗亦以
相詬病焉然說者則又以謂其時之趣則然要非其
人之弊也殊弗思時之為言徒能驅走庸衆人而不
能驅賢智令哲之士彼號稱賢者令哲者蓋所以臣
時悅俗而非以從俗趣時也而其過甚者耶幸而
得郇君上湖嗣上湖既制中名士材具茂美雖在
冷而又有南宮西臺給舍省郎之望故其政幡然
諸舊染宿垢蕩掃而廓清之皆人盡比之武寧侯
東南江海之間島賊跳梁浸淫西此其聲名

剪引弓控弦鳴張虎視其宅山澤巖洞箐峽坑冶諸
處往往弗逞余願君重自愛當益有淑問廣譽弗嘗
此足他日應召以往被繡衣持玉斧直指冠壘其
掃蕩廓清亦若于其文事教思焉兼資並用時出而
順應之文豈為文乎武豈為武乎此其名實震耀光
于上下時且為我臣俗將為我格矣而顧與時高下
耶假而與或相齟齬不我適猥常調積久遞遷則于
心奚忤我道何負蘇湖之名業伊川之學制軒揭宇
宙登施無窮又奚暇商官秩之崇卑校名位之厚薄
抑固知與時高下之云真世俗凡陋狹陋之談而非
通人達士之觀也詩有之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有
味哉其言之手余蓋厚望上湖云爾

贈歐陽山梁榮褒叙

今天下號稱儒生學士誦讀詩書仁義經史百家之
言其額出而仕積至宰秩大官者必曰閣臣其體
濡滯循資以上禮部縣寺監注歷者是曰學官是二
臣者之相去懸遠矣夫閣臣之尊時與天子論道於
殿陛之上可以榮辱生殺乎天下之人其職之要與
其選之不可不慎職之不可不脩關乎天下之重即
識文墨事要者人人而知之亦人人而能言之而

責之至於學官教職則雖縉紳士大夫有莫知其爲重而重之者矣豈惟莫之重猥且隨俗雷同惻惻厚焉於乎抑豈知國家設官之本意而閥臣之賢不固其所繇以出者與夫國家設學命官之意其畧著則碑其詳載督學使者之勅諭其纖細沿革始終條貫畢具太明會典與禮部勘劄諸牘牒至摠其大旨則欲教者學者誦法賢聖經籍之言以脩其孝弟忠信廉耻之行要於正學直道敦崇篤實使其大足以用世而其小者亦不失爲世用以提厥身而施及家國蓋教學之本意如此也於乎此義行而士無異

明倫彙編

卷三

議天下有微俗矣豈不爲尤重與顧其流猥漸積至于比歲蓋又益異焉此憂時憫俗之士所以深悲太息於斯世之人而三復碑勅典制之言至於垂泣而思昔先皇之苦心也當是時也有人焉起而振之其不謂豪傑之士與會錢子宗化臧子朝舉率其友數十百人群走謂余曰先生蓋嘆天下脩職者之鮮矣如吾師歐陽先生者之華章先生其許之乎夫歐陽先生舊學於陽明王先生而與其群從兄弟若南野公氏鈐沙公氏又自相師友于家庭聲氣之間故其教吾人拳拳斯意而一體於虞廷之寬其心爽朗磊

然易直簡亮而無有回隱伏匿不可告人之事此殆今人之所難能者歟屬者視江表史遺書禮待焜煌華耀於吾學蓋有光焉顧子之詞而贈頌之也乃余之所致望于先生者尚不啻斯足故爲原本朝家置官之意所期於我鄉彥應古真材其大得志而仕爲鉅官大人不得志而爲膠庠博士各思所以脩其職而出斯人於沈溺坎窞之中是余小子之至願也

贈廣武幕李君豪獎序

李子之經廣武衛幕也祇欲以蒞事勤敏而當官抱公心而脩廢振弛部使者諸公廉其實而器其材也則檄主者相勞禮而以其能上之天官俟考核衛之諸指使率其屬千夫長百夫長若耆與艾將醕而賀之介使詣余析述厥事而張其宦邸使以爲光榮余固樂道人善者不辭焉蓋他日讀兩漢書見其風俗治化之良光映史冊得人爲最盛焉意未嘗不歎豔歎賞以爲彼距古未遯其風則然或無與乎政與人也至覽觀魏晉隋唐而下諸傳牒彼其限制流品創造科日參論發跡出身之差以爲遷陟之序至使英豪倜儻之士涸跡卑曹乃猥瑣嫫嫫陋劣之人局高位而無所還忌是英賢長歎志士吟其治

與俗日卑以苟而無足觀也今世之論者亦往往世
之乃至拊髀前古以為太息而不知繼世承洽以來
諸所錯注失皇祖置制之初意則甚矣蓋國初
故事官惟其材有以掾史胥隸工藝鉅徒致位郡
縣令甚有至部院藩臬者豈限其途流哉是故上
人惟知為官擇人縣考課以相待下之人亦惟知
官職職之職以從事而今時則異然矣是故相
之之體而蓄待之禮簡而薄考課之法疎而簡
人自靖其甚怙官資緣文法侵為姦利乃崇
或加匪人因緣貴近輒都要職自非豪傑特立
之其能不變易以徇俗而觀美遷者鮮矣故地
盡余之謠溢於輦轂崇讓之議策於京闕斯不
可為痛哭流涕執故嘗妄意言之曰近日人才之弊
三堂閣而不在銓曹在銓曹而不在多士雖得罪於
世之君子不恤也澄源端本責固有攸在執是故揚
絳而音樂撒山濤用而餘當清心之人昔人
之故余於李君立行感焉

萬戶侯白君

皇帝在位十有七年

君受簡發還

歲矣忠官而勤事嚴上而輒下聲稱稍聞又所部
河南漕舟泊其隸山東諸艦率以五月入潞河先天
下者庶知其材也勞禮之書相望其屬百夫長
私益喜詰余曰吾儕小人夙夜以勤斯役常思不
以道長羞賴吾長材歲漕率居他衛先輒受賞吾
蓋有慶焉先生禮樂之司文章之府也敢請所
長余聞而嘆曰嗟乎白侯之受賞斯世也其
其乎夫自德教墮而武事競井田裂而貢賦繁兵與
衆分文與武二食與費俱冗斯民之命寔懸在天彼
其所以休和安養易窮通變之道弗究弗圖故國與
農兵均歸于敝以至於不可理而天下大事或因以
左悲夫悲夫且夫事有本始務有急至事不要其本
務弗圖其至徒一切目前苟取具裁是懽悅旦夕云
者匪余所聞已往者歷姓御宇率部西北並雖仰給
東南而轉漕便利煩費不鉅又府兵屯田時與民雜
耕而則壤列賦任土作貢什一之通乎中國不有
所重自南宋末造壤地制損貢賦耗不足奉
戰故賈似道諸人饒傳一切弊官買田今民輸其
賦大半所云官田有元矢御群雄僭制私其土地抗
義旅旋就殲戮沒入其土田故其賦亦最重畝或

至九十十三升云始法嚴而吏良歲且順民又模馴
畝皆實核早輸而豫集河又効靈漕渠靡所害蕭鼓
夜發不煩牽挽漕官衛卒莫不忻懌食其穿好醉飽
而計當是時也軍與民不知所病夫人而漕矣豈違
言於其自頃法軌而吏媮百巧文以牟利豪家大
姓或當緣為姦因乘富貴役利貪細取其賦數倍民
無如何有實無畝而賦書乃至數百千石姦巧百出
蓋不可勝問故運舟至其縣道邑吏猶倉皇督責加
歲惡年饑則愈益不集法三月過淮五月抵京皆
不得避免河又數徙漕渠輒為塞泉固湮細不足以
通漕則漏於強有力士曠日淹久常食惡穿空又
苦層層度吏漕總緣史各有等差至計碩算舟盈其
欲以為常否則多方苛虐必桂籌負責而後已士率
售其所云櫓枕乃克歸嗟乎諸君子之生斯時而欲
立功名為天下先也不亦難乎斯其可賀也諒已或
曰如子之言世將不可為乎夫為政如張琴瑟前人
論之備矣今天下大事無如兵食而極弛大弊亦無
如兵食兵則有主者吾固不暇詳言之也食與漕事
則諸君之所與勤不可不察且夫經賦雖不可驟損
手如稍依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贍貧弱斯固無難

也者田不易主均等其稅此自甚易行又今太倉
之積足支數歲廼令民輸金一二歲以休養之使富
藏閭閻即他日緩急尚足恃其可行乎河今則南徒
矣高水湍悍性善遷徙勢又卑下上雜沙泥異日之
決其弊不遠今縱不能盡如賈讓言導使入海宜取
其中策發河南山東吏民萬人穿渠濬並河諸郡教
民灌漑分殺其勢使不羨溢以防決敗緣漕諸湖治
令深濬多開水門便於收洩堤又廣植柳榆使不可
崩撼更取宋人狹河之法行之會通南北數處令廣
狹深厚皆有度則深不衍溢淺不束扼而又廣造剝
船以速轉運令官徒疾歸斯亦計之得也若徒完繕
故堤增卑倍薄旋挑尋塞勞費無已苟且目收以緩
督責吾實不知其計也若夫選用良吏久任賢者
清沿河集水之患諸山伏泉之患慎簡憲吏謹發
倉漕積嘉而一新之以稍還於舊斯民說矣庶幾其
少蘇乎他日白戾過胡子胡子具以告曰然抑蓋聞
新嚴卿宰相之事非區區有司所知也然抑蓋聞
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小人務其小者近者
子之道教其矣敢不敬聽而謹行之
歸揮使榮績 誥命序

我明之天下定域群雄而得之蓋自首事至大
一紀諸戰勝攻剋所向必下是雖神武廟算動
無遺策而當時魏虎爪牙之士戮力致命其功亦不
可誣故國於武功爵既世其官復錫之命其自所
鎮撫試百戶而上即雖麗辟亦必以狀奏聞乃得
以繫案問惡極事核然後梏其命焉視前代蓋加隆
所以勸忠而勵節也斯豈非圖惟治安聖遺燕翼
求利哉余覽韓氏世家見其高祖有韓宗者以一
之氓從高皇帝於和陽渡江身累數十戰數瀕
於死積授指揮食事與古萬戶侯等未嘗不壯其人
念其勞思我後人所以免於腥穢遂其休養生息至
斯指是率罔不由茲而嘆帝之德之功之遠也彼
為其後人者可無念乎然財一傳而后嗣弗競其
力不能及朝堂故休命亦即用過弗克繼傳曰
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余讀書至斯未嘗
不廢而嘆也曰嗟乎繼緒不忘非後賢其誰望哉五
傳而至天寵乃以恭慎懿勤累佩印綬簡利陰重遂
昌其家謂先世榮命不可遽斬上書闕下自陳
認下所司核實許繼給百年廢缺一朝恢復方命及
滌上至使賜序作歌管墨投距旁遽買旅罔不胥悅

蓋國華金子謂余曰今世貴之士所為受命朝廷
者亦何可勝數然世或姍爰甚乃詬詈祝詛群起交
訐有奪而燔之之心此非其盜得之而何使至此極
也乃韓君有大否不納者何哉胡子曰夫名器之貴
賤以人也其然乎蓋余他日官京師從當世諸大
夫後見公卿貴戚闔戶宦寺彼其麟衣蟒服貂冠玉
帶與其鐵券金書非不爛然可愛也然其德無稱則
志士介夫往往羞薄其人置弗道至於卑官小吏冗
秩常員其志行文文章卓然有聞於世即雖卑微岑寂
閒散淪廢乃君子長者莫不寤寐其人故雖遭謫謫
欲蚤有譽於天下後世者勸焉

壽蔡鶴田先生序

鶴田蔡公以宿學舊德負海內斗嶽之望寔闕甲子
四百有二十矣臺省宰署諸公率公舊游念欲致公
巖廊相與共濟顧諸正卿適在位於是相與謀祝公
奇東海上而委祝詞於予予既公同年進士又雅承
知教胡敢以不能解蓋余他日讀詩見天保詩人祝

其壽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竊疑人生驚颺明露
自古而詠歎之而周人祝詞乃衡之岡陵山阜而
不幾於誕乎及讀齊魯論語所載仲尼雅言曰仁者
樂山仁者靜且壽則知作詩者要非妄庸人蓋古賢
聖君子之流也吾聞天台諸山盤礴海上故多峭厓
危巖極瑰瑋峴嶂之觀直矗雲際峙自邃初太古蒸
雲出霧施作霖雨吞吐日月博生質蓄金松芝菌之
屬神奇變化禪衍不窮其體靜而方其用負而神與
后土相爲終竟是天天下之最壽者莫如尚陵山而
尚陵山阜之最壽且盛者莫如天台乃知詩人托比
以頌與仲尼之門稱而述之固宜也余自獲父公見
公家重端方介確晶瑩而又涵蓄敦厚不露蘊穠蓋
待台山之體乃其發爲文章淵澄渾浩其書滿家施
於政事公溥明通隨在及物要非空迂偏曲之士之
所敢窺藩屏則又得台山之所爲用此其老而彌劬
久而愈強灝氣元神配尚陵而等山阜鎮樹軍國
中夏而威奮夷是以無負海內維嶽之望要無俟於
卜矣詩有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此之謂也

壽華山學士序

山華公龍蟠鳳隱於錫山之

翰絕不至 京師而聲名聞望鏗錙鎰駘駘
寄常在士大夫耳即今年七十而耳目口齒神采
筋骨意興情懷猶若其壯盛時士大夫之出入公門
下仕在 朝署者凡十數人將來幣致祝謀所以益
公千百之筭而問余所以祝者余曰如公之壽要無
俟於祝也曰何哉夫士君子之生患乏英朗之質或
失則情而於物我內外輕重趣舍之分罔知辨晰其
究也俗比有英朗之質矣或失則狂而傲睨倨恣嘲
侮姦虐還斯人而犯一世如欄 平楊德修之徒夫
焉可退也或有冲恬之志矣而乃乏怡愉之度憂愁
壓迫怨怒忿懣甚者懣鬱悲思視天地若不能容而
人不可與伍如阮步兵謝康樂諸子者又焉可久也
始余爲禮官會先生在 朝居相近數相接先生敏
慧肅聰居然人倫之傑而又不自矜異泛愛親仁盡
交一世之英賢出入諷議此其明知何如也至以詩
見推入侍 講讀駸駸樞機密勿嚮用矣而領鑒
告負不棘於造坐筵事會耻於講授比其遭 選
忽見趨趨則遂引疾休沐關園疊石疏池養魚
運拘箕穎終焉之志後雖勉爲親出竟復
其門人學子從數蒼頭駕扁舟登覽探勝

冰遠至建業武林石城鎮甕王潭之間其視前翰林
春坊誦調焉直等之夢而終日嬉嬉然不
春臺中內挾歡悅外滿怡色跡觀巖居
澄和平雅澹遠調玄思直薄淵明太冲
子至餘子不足言也此其冲恬之襟怡
語壽而壽在其中矣夫君子怡以養知則
以崇愉以引恬則其恬益恒以久此古
亡立而長存者其算惡可以數百千計而奚
祝耶矧諸公衮衮皆海內彥士今爲名侍從卿寺燁
然在班列間他日勛猷功業之成必有表爲先生門
下士者所以壽先生者當不可量矣是則余所爲祝
者云爾不知先生見謂余言然否

壽江潘公序

江澤潘公以古心儒行抱樸居貞
海之上盡顯然繫九域四隩之望焉明年乙丑定閏
甲子四百有二十矣天官即胡子少渠而下若干人
公太司寇門下吏也感惟惠誼思以壽之而謀之於
余曰世所稱祝無亦有益於祈年矣乎曰有不然
禮樂之載所以致祝其君長父兄朋友者皆古
有道君子之詞也而豈其厚歟雖然如公之壽

則無庸祝而余諒其必求且曼也夫君子之容莊敬
則躬治而體日強其心冲夷則志治而慮日澹體強
則氣自和慮澹則神自安雖以之侶松喬明鑑成可
也而奚羨於歲紀年穠之求耶惟公克養既深
愈密冲和素蘊將護益動此衛武公交儆於耄期之
年而恂慄切磋於抑之之什也迺其心殆與造物者
游衍閒適冲融涵泳天然之壽蓋自平格而區區年
齡歲祺將不翅無庸祝而亦不足以爲公誦道矣詩
有之曰樂只君子萬年無期故仲尼垂老而嘆云假
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仲尼天縱至聖奚其
有過卽過則亦莫大之有然惟如是發憤敏求而不
倦於勤故樂以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是壽也是天
其至也余嘗辱交於公仰希聖軌有皓首沒齒之誼
故雖不期期諸君子之祝而又終不能已於祝也

壽蘇原吳公序

余自歸田來居閒無事每惟昔賢隱居之樂及陸仕
龍所稱逸民賦意未嘗不愉然與俱也然上有艾親
或時時疾作須調侍下鮮克家家事動須綱紀卽
耳柔脆必煩經營僅孳衣康輒言置閑情之所鍾詎
能逍遙於潯潒之墟冲泊恬曠與萬物絕不相涉哉

方自悵歎思得若人者與之近而狎焉庶幾浸淫
既樂而忘其貧乎乃無爲謝三溪少尹劉晴峰徵君
則詣余具言蘇原吳公之行殆其人焉大都謂公以
材見忌以直弗容甫踰強仕即致其藩然之政而歸
上靡所憂下有所寄塵綜俗務勑斷無擾澗水竹湖
山之勝極琴尊飽革之樂有臺沼魚鳥之適風流文
雅照映松壑讀書有齋歸雲有洞養蘇有菴眠茲有
亭泛湖有艇手自題識迭相游行如云半酣天地側
獨酌古今雄又云青山橫枕席白日到羲皇至如雲
霞結高想水木澹孤清有人如太古無事即先天諸
題詠此其胸懷何如也加之諸郎袞袞並稱茂異伯
子進士簡在帝廷益無復身後之顧將所謂師友
造化而不爲萬物役者非若人之儔耶而今始六十
歲願先生壽焉胡子曰吾聞古稱大塊無毀至人弗
斃即公之言窺公之蘊殆將過於鴻蒙公象之際矣
彼其履祺引算焉可測其攸竟耶雖然率斯道也是
亦有盡必求其人非聖弗與夫短莫如淵即宣尼僅
七十有奇而止爾世如此何算也其或士喻川亦
又何算也然忽焉告盡漸戚已矣其乃蒙恩歟無
窮其子若孫至羞以爲系詭莫之宗豈尚年執吾聞

原公之學雖無所不窺而其大端則以彝倫爲主本
於書雖無所不讀而其篤信則以魯論爲切要居常
語學者曰孝弟忠信是生人之大本學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也要執語乎大抒指通意究觀其精蘊豈不
以近世講說太繁夷考弗掩厲空凌高樓平則闕其
乃混墨於儒夷實於虛誣道買真恣而莫之檢乎至
其深造精詣則謂氣即是理性大於心尤稱簡明直
截儻允執其攸致敦行無斃篤術武之如磨躬顏氏
之既竭至於忘食與寢弗知老之且遠即弗克爲
之宰若相亦將焉後世之師與經矣故曰夫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大執壽
考斯其至矣余敬爲先生祝焉

壽東坪鄭年丈八袞叙

在昔已丑余與東坪君 賜對 陛下釋褐成均試
爭通政使司距今三十有三年矣方其時君年幾五
十親財若壯有室人又十六七年余以山西參政因
封事被免家居者久之君亦且致大理守事而歸
過余草堂把臂握手見余 必渝然髮尚黝黝然如
澤今又且十餘年矣余 起廢從秦徙浙爲右使

而君之如與子同姓來爲副理問因書訊余詞爛然
累幅氣益乎盈年累然讀不能休余蓋甚訝之問
司理氏曰余記東坪公甲子蓋三百有六十矣然則
固未衰乎曰公奚趨未衰固將愈壯焉問之狀曰而
目炯然而耳洞然而四支百體充然粹然雖其髮須
稍星皓而神明精采殆若五六十歲人余又甚訝之
適有嘆於坐者曰先生殆將熊信後卦納新吐故服
食日月之晶光已乎否或餐積齒木屑玉和露竊取
萬物之菁英矣乎不然其必專氣致柔抱元守一窈
冥恍忽有如老氏之玄之齋乎司理氏曰吾叨端氏
顧亦訝公之健然前是諸說則實未之或聞也豈其
得於天者固然乎柏泉子曰君言公得於天者信然
矣然亦聞所以得於天者之故乎司理氏方經營酬
答皇惑四顧而莫之及也乃爲試言之夫人之所以
生者氣也氣之所以行者神也神之所以安且久者
心也故養形之義末矣世之人沉湛於四支七情之
欲勞攘於百爲萬事之戚機智械動巧出橫生自以
爲慧黠多能矣而不知元神內耗客邪日侵冲和暗
銷欲火滋熾日入於死亡漸滅之道而不可藥則何
以生且壽焉今東坪子故朴質素平易恬愉弗伎弗

求靡驕靡泰夫弗伎弗求則道集於虛而神不怒矣
靡驕靡泰則氣適於平而鬼弗干矣平易恬愉故朴
質素則靜與陰同閭動與陽俱舒心通於天而合乎
元始之太初矣然則東坪子之筭又可測其所窮竟
耶於是或者蹶然起謝曰乃知夫子之言命我矣司
理氏遂請書以壽東坪其里而因以壽人人焉

壽三峰朱公序

儒者之學自堯舜禹至於周中季雖具有明與晦有
通與塞然異說詭行鮮矣至春秋遠六國邪說暴行
紛如也仲尼子與兩夫子相繼起而明辨之遂以大
明漢而後晦而寢熄賴有宋大儒章表則著之然甫
一再傳則固以多岐而支且滴矣浸淫至南渡季葉
其學又亦異焉 明初諸老儒奉遺書守故訓諷讀
遵信不敢少異同出入然躬行懋矣自後河東薛先
生有意探討究極奧蹟服習蹈迪漸續往緒然海內
之興者則猶鮮正德中陽明王先生始爲致良知之
說一醒學者之沈酣而新其視聽將挽斯人於唐虞
洙泗鄒魯濂洛之上雖其始而怒中而疑終而犁然
翁以定乃先生逝未久而士之好奇自喜繪蛇益足
者廣行曲探猥流漸積幾於禪而殆于狂世又疑且

然矣乾坤弗毀心性所同則聞而知且見者未嘗
無人焉上虞朱三峰先生者流其人也先生既游陽
明先生之門居其爾矣甚親而又多歷年所則天之
俾先生耆艾而老且耄也顧不足以占其未喪斯文
之心乎蓋余他日所浙藩有事越中嘗登先生之堂
親承教誨已又獲誦先生所為信心說若體道吟諸
篇於其子大行君所易直暢朗明切痛快直遡唐虞
洙泗鄒魯濂洛之源而濬發其秘回志學之迷轍翼
休聖之巨闢有功於來哲甚偉要之先生之名當與
越山川吳蒼日月相為流衍布輸於無竟可也又豈
可以齒髮年齡計耶抑愚又聞堯舜禹雖老而避位
與事然終其身不弛其兢業孔子雖從心所欲然未
始或踰斯矩則學可斯須廢耶詩有之曰樂只君子
萬年無期又云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德音所以修萬
年也

壽碧溪公序

始余讀詩至南山天保諸什見當時臣子主客之於
飲食宴饗所以祝其君親賓友者至於萬年無期而
擬之於日月之恒松栢之茂山川岡陵之悠遠靡厚
竊疑周人上文文之極幾於謾且其後讀孟子

見孟子固高叟之為詩而謂說詩者在逆其志於是
輒以其意逆探詩人之志乃知所稱日月山川岡陵
松栢與其萬年萬壽云云要名其久然必樂只之君
子茂其德音吉蠲孝享罄無不宜而後可以幾此非
苟而得之也以余所聞吾年家丈人碧溪公之行亦
何憚於詩雅之所歌詠者焉蓋公既奕世貴盛華胃
之裔抱負奇瑋嶄然自見其頭角於輩流儕行間為
當世聞人若願山吳公端峰邵公樸溪潘公之所識
拔此其遇當何如也而竟不遇晉而摧如然絕無怨
色與悔心益自刻厲濬泊潛心問學求古之所謂儒
旁及星緯醫卜之事畢究心焉居久之謂窮達有命
依依何為更棄舉子業去不事退而課子以與其鄉
族耆舊伯仲兄弟賦詩覆奕投壺飲酒為樂無少芥
蒂於其胸其後孟子天官即筮仕為禮部自始仕至
今歲輒移俸以奉公公積不用用以葺遷祖封大夫
公之廟且割大父雷州公所遺私田為義田重修小
宗譜以收族而裁定歲時祭祀燕享之節大都如先
大行公之所考正又表小宗諸薦紳於廟門外風其
後人而又增建鄉社以惇睦善俗繕造文峰山右五
官大橋便諸耕鑿出入來往至世俗馳騁矜耀紛華

智潛如也此豈非所謂君子德音是茂
與其言 享壽無不宜者耶即 中有稱鄉
先 於鄉而祝於社以與大行公巍然並美同
賢祠 溪公其伊誰耶夫然則公之精神名行
將 岡陵山川日月同其游衍鎮定無有訛
是 人之所歌詠蓋非徒其文焉已矣矧吾友天
即與學高文雋爽疏暢脫穎士苑名業伊始乃諸子
若孫亦皆蔚然不群駿駁向用所以增壽於君者
有涯涘信乎其無疆矣余祇役騎曹羈縻滌上弗克
獻 辭 上起居於尊俎几杖之前以附於鄉
弟 人之後則反復天保南山之什介而壽公且以
自壽而又以壽鄉人云爾

壽畢翁序

梓石畢明府尊翁行年七十而康強無恙百福是宜
蓋中古稱鮮云梓石會拜嘉興太守不得越境過家
稱壽遺書知舊暨松若曰吾秩二千石而吾父之
年若茲容實懷 以少 為之私惟是 簡
書官守之弗得何 以 而重厥思憶
奈何胡子復之曰子以 之孝也在旦夕伺 也
數 牛 龜 美 衣服以華其躬而已乎諒如是

開挾資之雄山澤保財之厲主不歲時稱壽伏臘為
娛相率剗肥割鮮醴酒治具响响然效兒女子之歡
平然達人志士則固嗤鄙嘲笑弗道之矣夫古之君
子之自壽也有三道焉其所以壽其親也亦若是是
故其上立德其次立功次乃立言德之立焉無事乎
言可也風當時而師後世功在其中矣功之立焉即
難未必有德固亦無事於言也其惠在人心膺在道
碑民且尸祝之矣乃若立言蓋士不得志於朝廷廊
廟所為發憤自見垂厥典則也是雖不必有功然匪
崇德而篤其實則行弗遠而文不立此三者君了之
所以壽其親也是故舜孝大而矇叟若宣聖至而紂
梁尊子思述而伯魚亢安世謹而張湯蓋伯淳正叔
仲晦諸先生稱哲而大中常齋之清益榮以顯此豈
徒以飲食酒漿車馬衣服為世俗之壽者哉吾聞嘉
禾雖稱膏沃富殷之域然衢午而道衝費煩而賦重
歲苦水溢加以老吏黠書競為姦利稅之等至不可
勝算而比又一切率取給民蓋勞且病矣變而通之
以盡利矯而易之以宜民非此其 故夫往昔達
士均稅之議帝臣安民之謨不可以弗之講也夫如
是則曷功大焉曷德加焉子如不言言且披金石矣

所為壽尊公者固不遠且大乎而況君子之於子也愛之而必勞親之而弗以面又安能黨塾之所習講者執建執壽翁懿執老儒將弗以思而以慰矣矧歲時將近相望一水固片帆之可沿乎梓石先生適我而惠乎遷公之譽洽其平生志操尚友前哲我知其可庶乎占之君子之所為不朽而壽其親於罔極也故輒有廬焉詩有之曰楊園之道倚於畝丘其此之謂也

壽隨時余公序

古之君子所以躬純嘏於當年貽休問于來世愈久愈久而公集卷三
其名愈著者固其志趣高朗能友賢哲以自廣亦繇其嗣子祇承敬紹大克光於前聞人故能引伸增重益弘以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至於千百斯年猶久而弗替也是奚啻曰期頤耄耄而已哉余蓋於未得一人焉曰太中程公珦方濂溪之學也其貌溫良恭謹政事仁恕精嚴雖自與輩流迥別然不露精神弗事表暴雖以楚人之賢亦不知其人而易之乃太中公獨知其為賓友遺子師事而克得吟風弄月舞雩沂水之趣云今語賢父教成其子者必首稱焉而與尼山之統同堂共食並受後

王後賢之譽尚可以年計乎今於明見吾隨時公為方井泉先生之在南雖也名雖甚著然自聲利浮華之習薰蒸宇市淪浹人之骨髓世有談道德性命之說者則往往掩耳而不願聞甚者且共詆訾嘲笑之吾見比比矣公之為諸生也首率主崖先生而事焉此豈今之君子區區然以括帖記誦舉業應試之文日夜課程督過教其子以富貴利達者哉又二程之學於茂叔也雖其大旨蓋有所受然天理之說則其自所體會而契悟焉王崖之受學井泉也其隨處體認天理之說雖其指示然允蹈實造者為學鑰直拈工夫本體不容纖毫知力之參而潔斥近世頓悟了照之誤則其所自得也此其言當前符百王後埃千聖近啓雲仍遠錫含載而吾隨時公之錫類益因以廣而可以為式永永世所稱百年數百年之算固不足為公祝矣詩有之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其此之謂也松顓侗固嘗追遠進取性歲戊子之秋謬以空輦之末技獲承王崖先生之知濫充鄉試因緣什途汨沒浮湛此生幾負幸崖師起廢兩為罔矧示我示旨因竊窺心以窺端緒乃知江門之所謂自熱與明道之所謂不容纖毫知力即吾孔門之所謂忠

一貫與其率性之道而非若二氏之所謂自然之云若彼也追惟所自推厥緣生則以壽隨時公於無窮焉

壽文衡山序

衡山先生發負奇瑋文成行著有聲四方四方之人即無不知有衡山先生者顧困頓場屋久之聲大著冷籍籍公卿諸大夫間被薦待詔天子天子以高才寵遇之已而倦游謝去歸老吳門之下行益加尊而文日益有名即海外重譯異俗之國亦知向慕至無愛重賄購其翰墨繪素以相誇重今年八十有

明莊廟公集卷三

八

氏機雲兄弟若張子茂先潘子安仁謝子康樂者流又皆不得其正命此曷以故焉豈其竭精殫力極思麗神或戕天地之和而賊其所以爲生者耶太史公曰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意殆感於斯乎抑其恃才傲誕剛愎隘狹不恤人之我疾而闕於識度量也歟哉矧或浮湛昏濁倭邪之世其臨係遯履危蹈險而莫之知辟則曷以令聞長世於群凶得志之日耶故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而又以尚賢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斯言也無其謂吾衡山先生其人乎吾觀先生之作其材品句字雖無一不出於古而衡口縱筆渾融圓美自成一家之言若弗經思而卒不可易聲名譽望震耀一世而退然若虛取友無倦然意所不可即不可強倦則杜門閒則應務卷舒在我世莫得而牢籠虛赫焉故余嘗妄意竊論前世風流若梁陶弘景氏唐白樂天氏宋陸務觀氏合此三子者之才行而後可以語先生然弘景之風素志節偉矣偉矣而符命之獻或者尚訝其說過樂天之清修超逸信人僊之才矣而諷諭閒適之作又或纖豔不逞說者猶以爲非莊士雅人之所爲務觀

明莊廟公集卷三

全五

之豪雋曠達宜乎南渡詩人之傑矣然以其能太為
不免為有力者之所牽挽豈若先生之清而能通於
而弗戾出則鳴 國家之盛頌而非諛處則會風雲
之思澹乎弗靡翩翩然無適而弗自得哉是以雖立
乎千載之下而實揖諸賢於千載之上雖立乎千百
世之前而可俟來哲於千百世之後古稱不朽先生
信其人矣區區數千百甲子尚足為先生道哉吳號
多賢當知余言之非阿矣

壽南翁序

胡子曰余於南翁丈人之壽而知天人相與之際甚
切而至邇也始余會南翁京師視其貌羸然癯身子
然俛聽其言喏喏不出口見謂南翁孱且弱壽未必
高且曼也若是距今且二十餘年矣乃聞南翁滿七
十目炯然雙懸足邁然兩健無善饘啖飲啜如壯年
私切怪之已而得其嫻氏 君所為遺余書則知公
澹朴敦素沉靜簡恪自為嬰儒則然要其所得於天
者業既有其本至於卒業太學策名謁選則固不卑
幕職試而薄取之治取集事便民而止不倚刑威微
能聲甫五十即謝事乞休蕭然於形勢塵垢之外明
農力穡留有餘不盡之意以遺其後之人彼其享於

見而取之者又不敢少恣其度數至人有非分攫取
攘奪其所有豈弗與校無念心即如此世就有能
而戕之者非徒如是已也既物窮事無相開兩令子
又足任之種樹栽花疊山鑿沼日與郡中諸耆俊游
有松竹之趣匏尊之樂無米鹽醯醢麻象布縷之憂
所為之樂引伸申之重之者又盡章章若是夫樹
松竹者豈實哉松栢者襲其蔭蓋其理然也此其
文又豈須筭而卜耶故知天人相與之際甚
切至切如此彼謂天道遠人道邇弗相及者豈惟
知天亦烏得謂知人哉雖然香山之老洛社之英
皆至今存也而人到於今稱之者彼其流風之披然
也故南山之詩始之以萬年無期中之以德音是茂
而以保艾爾後亂焉蓋常妄意言之樂只君子所以
更歷萬年者在茂其德音而德音之茂則始之耄與
連之邦族樹之風聲以能動千里而師百世則其保
云艾云要不獨其孫子系裔而已也不然宇宙內豈
有不化之人耶此其道灼然著矣禮家記孔子之言
曰好賢如縑衣解之者以為取其故又改為樂善無
窮也以余所聞南翁之嗜善不啻正可當南山之
一壽盡言之而要之於日千萬年也

壽于雙峰序

漢亦中東平王蒼朝京師帝問王慶家何事最樂
王曰爲善最樂帝手詔褒答班孟堅載之策書爲世
訓傳至於今赫不泯蓋其當天心應民志達平貴賤
下上故其言不可廢也吾鄉雙峰丈人抱朴飲和循
循長厚殆不肖善爲奚以然躬秉至性自足蹈地之
徑者中甲中大飢疫人死無筭鬻野丈人有隱
人丈人亦不自知其善人也距今且三十年矣封故
道復又歲久不理幾如砥丈人過而心動使僮人埋
上而崇之僅操鍾夷顛甫數寸忽鏗然有聲視之鏗
也衆爭來視閱其背有爲善最樂四字字隸書蓋余
親見之夫始昇諸尊宜坎時皆赤貧人顧安所得鏗
卽有之亦安容失遺況去土面淺安使至今存又適
使其僮人得且屆翁七十之期而後見謂非鬼神以
事示之不可也鬼神能以事示人蓋有權矣有權則
能賞罰禍福乎人而人之福莫貴之先然則翁之聖
年又可測其所終竟耶或曰卽如此則子淵之大
母氏之疾厲又奚以云耶夫謂善人壽也非獨
形體質之謂也由生而來蓋謂然獨存弗

皆此其道亦甚嚼然著明矣故君子之學下上乎天
地之察遠近乎物我之取夫二儀之所以自觀而久
者非以其形者久也以其形形者久也萬物之所以
並育而常者非以其色者常也以其色色者常也君
子之所以今聞長世而不亡者非以其有物撰形者
不亡也而以其踐形物物者不亡也故脩身以俟則
命自我立抱一以和則天自我立故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后天
而奉天時殆與造物者出王游行於莽蒼汗漫無極
之鄉而促視人間世之蜉蝣蟻蟻祇見其可閔而可
嗟矣夫然則區區世人所稱耄耋期頤與數百笑又
烏足爲丈人祝且禱耶安呂二生來乞言壽翁故爲
述其義如此且以勗兩生云

壽曾母羅太夫人序

今上大夫燕居相與稱數前哲令德率曰曾方伯
臺至稱並時彦士君子必曰曾吏部于野蓋以謂作
述之道宜然也而豈知兩君子之賢則羅太夫人之
素寔成之蓋太夫人出布衣羅隱君弘齋弘齋故多
潛德發祥夫人夫人能載而致之比歸方伯公家適
宴舅若姑且若二叔童幼食指又夥方伯公方日夜

經為舉子業不暇治生計生計一切仰給夫人夫人彈力庀治舅氏以下咸樂而安之中外人稱孝婦至方伯公登第為祠即疏議世廟門道失官落職始就官而遷釋位人為弗堪夫人顧慰而兄之旋以牽復至葦臺泰浙藩以執法逆中使意被誣就逮詎言洶洶嗾皆遠近為聳夫人素諫天謂天必佑善然竟無他第左遷已即進陟中更富貴險難屢矣其儉素節約略無改於在弘齋隱君家時一翠冠禮服之外布衣既食泊如也比子復為郎有位於朝矣身為太夫人年又漸高宜厚以自奉然每戒于野君必述先大夫人之儉之素至見賓饌交儀或稍腆必舉戚弗怡曰始吾未之或睹也于野君以是益力於學而修其官此豈世味官習所能渝易者此其道足以充竹帛而勒金石不滅不亡昭示永永為壽與祺無庸祝為也雖然古竹帛金石內則之言列女若此類考蓋亦頗數數然今昔寰宇所稱賢母獨孟母最著焯者何也則豈不以子與之聖為能赫喧鉅盛引而衍之者乎今以于野之才之志取友親仁嘉善樂義溫恭朝夕好學非徒亦善信美矣自是而重積政德弗解益虔充實光輝有弗赫喧鉅盛者乎夫使充

實光輝赫喧鉅盛較若孟氏無少異焉則太夫人之賢且將上配軻母方孔媪更千百萬祀弗泯泯矣故詩人之什有之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其蓋此之謂也若夫黃髮眉耆松栢岡陵吾固卑之乎不足為太夫人道矣余三十年前獲交葦臺公於客部與聞夫八賢竑起廢來京獲友于野君相麗澤值夫人七十歲期念欲致賀以明葦臺之有子而因以見士論人心之公古今無改而所識毛子蔡子若干人復數以為請遂不辭而言之庶幾乎後世之或有徵也可則亭序

余聞東湖先生少磊落不羣英特自負視世所云科第者殆可俯而拾乃有才無命竟坎壈於時既接棄筆硯屏居晤言每曰大丈夫得志當雄飛四方膏澤天下否則雌伏中林自適爾何能效老學究窮年矻矻吮弄朱墨為故措作奴隸耶自是不復屑意仕進嘯歌藪澤居閒種樹灌園脩拙者之政曰是亦為政也嘗蓄一鶴甚馴起居出入輒與之俱呼之則奮翅長鳴應聲而至或時宴坐則儼然侍立其容肅如每賓朋讌會偃卧席前客或戲以為几置酒其上雖四座誼譁起舞疑不少動至遺矢亦有常處即先生

遠行或久出必旁皇延佇若將望而逝焉聞咳咻聲
則飛鳴翔舞而前以喙啄其掌欣欣然若陶氏稭子
之候柴桑翁於其門而歡且暱也越數歲斃于無賴
子因卽其地構白鶴亭以志之比者厥子嘉進秀才
具以其事告之鄉人璉川施子施子曰茲亦奇事盍
以可則扁之以求令君之聞於無窮乎嘉進拜而唯
唯間以諗栢泉胡子胡子喟然歎曰人固有言甌越
之域江海之濱其中往往多異人勝事殆不然耶昔
林君復隱居孤山之側嘗養雙鶴日遊湖上客至家
人放鶴尋報君復棹舟以回時人慕之今其流風餘
韻聞而興者卽雖傭夫販婦俗人衲子亦皆泠泠然
有丘壑冰玉之氣可不謂百世則哉余聞東湖之勝
無謝西湖乃先生耽吟好遊之興亦復不淺加之標
格拔乎流俗端方正乎族氏賓介敦于宰牧行義表
乎鄉閭其氣味出處與和靖略相等矣孰謂不足以
則後世乎雖然君復長往之士也幾行怪矣余觀東
湖君隱不絕俗清而能通世有能舉布衣之士於巖
穴者必將翩然而起大行所學近世文靖之美遠紹
文正之業可庶幾也詎止於斯而已乎傳曰言不必
信行不必果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其在斯

胡莊肅公文集卷三

三

人之徒歟其在斯人之徒歟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三終

三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四

記

禮部精膳司題名記

明興稽古並建六官官置尚書一人左右侍郎二人
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其下府史胥徒有
以贊邦治其後禮分四部曰儀部祠部客部膳部既
嫌同洪武二十有九年乃著令諸十部通爲司而膳
部爲精膳清吏司云後又稍變置 皇帝嗣承先烈
而都相望政正官制制惟舊故今曹名如 留都
故弗異云職司省約視他司頗稱簡暇故近日議省
其主事員嗟乎國家養賢俟用其猶藝材待任矣何
弗廣也彌歷歲年官者靡述豈不誠闕哉嘉靖乙未
余攝官茲曹慨焉乃披覽牘籍追觀前人政事見其
所掌如辨賓客之等與其餼進諸司之節與其數掌
膳夫登丁程食羞產品而攷其詐譖制其出納而又
月有月要歲有歲成以關尚書而詔 帝歲陽至禮
祀慶成以議豐殺以正班列以襄佐大禮他諸細務
又往往而攝斯其官可省哉而况生民之禮肇始飲
食周官之典詳於式法良以膳羞有生之大欲恭
至者之鉅行故夫禮不可以莫之講也今上自帝后

紀主下逮閭尹婦寺以洎鳥獸蟲魚之細莫不食太
官使蕩而無節則淫荒冗濫陵夷而不禦矧乎人主
深居法宮侈心易長徇馬嬖御之奉何可奉也有一
於茲膳司必以禮節亦所以奉太上之烈選先生之
度而納民於軌物者也將不在茲乎將不在茲乎今
幸值 明主中興動必以禮而又屏放嬖倖斥遠
惟題題_{平君}之璧首貫胸之長威皆省諭德心浸淫玄
化無敢以異禽封獸貢獻 闕庭者故今觀魏肅清
禁禦岑寂黎奴牧隸呻吟憔悴吾儕小人得以從容
退食與海內澹然甚大幸也於是表載前列刻之貞
珉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而贊余意者則西蜀許子
勉仁豫章汪子集也故並著見云

東平州題名記

永平當齊魯青徐之衝自昔爲名郡官其地者宜有
題名以章往詔來而固久缺嘉靖庚寅余來知焉蓋
數以爲意然簿牒繁鶩又當午衢余又日爲大吏時
走竟無暇茲思其父而益湮罔稽也乃索諸故牘詢
諸長老得長吏曹君而下若而人將鐫石以紀同知
郡事大庾劉子魁諗余曰夫內自臺省外達藩郡以
下百執事無崇卑樞寂無內外閒劇官必有署署必

有名名必有記焉而揭之何居胡子未答劉子曰夫石以表名名以載實良公美惡耳目屬也無使後之君子稽良而羞矣上美而絀惡耶胡子曰抑有之然而未盡君子之道也夫君子立身天下致用當世其爲善也非有所希焉而爲之也其性之所不能無也其不爲不善也非有懲而不爲也其性之所不可有也性也者何也夫之所命人之所受也合內外貫物我通宇宙而一者也凡君子之作事於是罔見而輒有待於其外者要皆苟焉隨俗而已也是故古之君子仕則仕匪以爲己也仕優則學匪以爲人也之於富貴也而泰奢賤也而安夷狄也而不陋患難也而不憚以至變譽利害禍亂災疾宸臧衝突乎吾前凡非吾之所自取者其受而納之於懷也如江河之納垢汙此豈無因而強制可能哉凡有見于吾性之所固然已矣且松聞之太上殉性其次殉名其下乃殉貨夫殉性也者無所幾而率履者也殉名也者有所希而強致者也殉貨也者無所幾無所希而急於華歛者也之三人者其人品事業錯然有辨而其榮辱灾福亦各以其類應而莫之與言與諸君子曷知所擇而處焉夫無所幾者性之也不可易及也有所

希者利之也不可怪置也無所幾無所希而爲之者感之甚者也不可爲也夫士必有不爲之心而後可以語有爲之事必有有爲之本而後可以語無爲焉焉之古者爲學之序作聖之功而盡性之道也於此三者下焉然有會於心則請鐫石以紀厥後賢之

王田縣題名記

古之爲學本皇然哉而國朝定都大興則此邦幾一里之隔而本之本乎本之當培無愚智皆知之至本之學則非賢且智者知惟鮮矣即如先正立文莊公之遺教一以專講更字雖難行比問問畿民所苦更甚他省服諸郡縣民益諸供輸率就近取辦而所輸又率禁地諸監局城社所憑輸一費十甚猶不啻加以寄牧大馬諸役治府又大官去民遠莫爲省憂即間省憂欲有爲然又以省或之爲去如圖轉乃諸州縣吏人率傳舍其官固思舊於日積而民日罷上之人以其蠹止罷也徒使民人罷官名惜才即初筮仕者甲科之選率新弟外者半之籍或率齒士欲冀靈起故難矣比

意欲飭慎簡其人以授而求阿奉君得天下若余

三十年前治中士積學而材數奇不第常自憤悵故
今宰玉田夙夜靡懈蠹日刻民漸詒詒之謂邑寔圻
望而前此諸令倅姓名籍里莫有傳者則胡以勸而
固乃即故牘就遺黎搜得賀君而下十許人將刻實
堂中俾人指目意將使後修名之士感而興而彼不
者亦或懼而莫敢具也所以爲玉田斯民慮遠矣不
既其李子書索余記余既嘉李子之志而又爲玉田
人喜自幸且前李子今有終也遂不辭而書之

射圃亭記

東平學圃舊無亭嘉靖庚寅胡于奉命來牧焉

明正學所建亭于學舍之西偏藝亦畧具落之且集
諸生而射之已而諸生請於胡子曰維學之有射圃
也仁居胡子曰諸生之謂也云何應者曰維寡諸生
不知其宅射義有釋禮則識之皇祖之意豈謂是
乎胡子曰夫射之爲道也其比類也遠其爲說也博
其致究也約射義遠矣詳矣然多漢儒言其近且約
者顧昧也昔在童孺師校之中庸讀惟夫子嘗曰射
有似乎君子然引而不發躍如也至孟氏發之曰仁
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蓋仲尼未發之蘊始盡以
顯其近且約何加焉夫二門之學一於若射君

之學莫大於爲仁是故心也者吾所求之鵠也貴乎
專事也者吾所執之弓矢也貴乎攸氣志也者吾所
被之決拾也貴乎勇夫以心爲鵠而專屬則其本正
矣以事爲弓矢而敢焉則其執審矣以志氣爲決拾
而勇焉則其發直矣夫本正而未衰執審而動乖發
直而去枉者所未之前聞也於乎達此說者可與並
爲仁矣或曰夫射之中不中存乎其發固也今群數
十人射蓋射有中者乃其至之遠近則固人人殊焉
何也昔子孟子嘗言之矣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吁斯固亦未之辨也蓋聖之所從異乎夫亦操諸
巧習於人存乎天者吾所不能易存乎已者吾可以
習而熟也古之爲仁者不有夷齊尹惠者乎不有孔
顏冉仲者乎彼數聖賢者各克其分之所至而縱其
力之所得焉其同哉要之其心光明純懿精白粹美
求得其心之所安而罔或功利俗染之蔽乃其習固
未始或有異也於是諸生進而謝曰維夫子之言近
而約今而後諸生之知求仁於射也敢夙夜從事

重修龍王廟記

予治東之明年辛卯春不雨越夏五月又不雨父老
數輩詣余言龍王廟在東門外者已久其建自勝國

時旱郡大饑而應請祠焉今其石固在也余往視
讀之半則毀泐然其文義可繹也良然不誣顧廟敞
甚不足以妥神而致肅余勅從事葺治已躬身僚吏
日詣祠禱未幾雨果大注乃聚材付道人吳秀氏
使益募券僦厥功拓地視故有加中爲王殿三間外
繚以垣爲門者一旁翼小室三楹蓋以待道人守視
數月迄事秀請余勒石示永乃爲記其畧并搜舊所
祭王文附刺之使後之君子不幸而遇旱暵或如今
庶其有徵而知前人之祠不誣焉文曰天之生物有
萬難既比覽其總要則羽者毛者鱗者介者寒隰括
靡所遺往然其中蓋自有尤物強靈匪恒品之所敢
望而侶者是故羽則有鳳毛則惟麟乃鱗與介則龍
若龜焉寔當之更百千萬世人不敵易而侮故天下
靈而四之而龍爲最焉謂其鼓元氣雷域中騰百川
兩天下非若鳳知隱見龜辨貞悔鱗介踐伐徒以一
德靈也已故天下尊而稱之曰龍王豈徒以其海藏
之富然哉嗚呼崇且寵矣惟茲求土乃自春正月不
雨至于三月今自中夏矣麥之秀者日就萎焉禾之
播者日就瘁焉甚者婦子倚耒相顧莫敢一指其
手足黎種嗷嗷若弗能終日者然大此宜凡稱靈者

所畢力焉而王高卧深淵若罔聞見嗚呼龍王豈靈
於古而不靈於今耶靈於四海九州之廣而獨不
靈於郡邑之近且小耶無其有制耶抑無制耶將有
待耶抑無待耶其有制與有待待余所不敢知亦不
能知無所制無所待而斬不一施是爲王靈德之羞
也已嗚呼王其務靈德是壹勿使人疑王之不靈也
尚享

新設池河守備記

上嗣位十有二年秋九月江淮間游民失業販負私
艇乘時橫毒流池河紅心大柳間時 兩京英武飛
熊廣武諸衛屯軍惟錯處咸與彼各言其衛其衛言
諸 南京内外守備暨叅贊機務官曰 國家洪武
初有 詔江址濠滁和泗巢淝江浦諸郡縣民稀少
其田曠遊不盡墾宜分置屯田以藩屏京城伏兵畿
甸便於是分錦衣龍驤天策留守飛熊英武潘陽廣
武四十二衛諸處而英武衛坐紅心飛熊衛池河廣
武衛大山三衛相距各三十里許奕星戴羅項背相
望時 詔都指揮一人往來督耕且捕盜賊肅治安
然限長江法又漸弛都指揮不時至遂稍陵遲正統
間 朝議諸屯軍餒而久逸乃籍丁男壯者發 南

京教場操練歲爲常成化中增置御史巡視都指揮
遂爲冗員不復至正德庚午辛未間劇賊劉六等剽
劫鄉邑勢寢熾所司議還諸軍操京營者使即其地
教習時攸賴其後賊平罷莫行今故操教場遺址尚
在可覆三衛吏士愚願修復故事請都指揮往來如
故益發軍舍隙丁爲兵族而教之以捍禦奸侮潛消
禍累三衛不勝大願於是守備 南京太子太保魏
國徐公某洎叅贊機務 南京兵部尚書劉公某皆
謂然上疏 闕下曰三衛言是然都指揮往來無常
處不便且兵屯須餉臣等愚請置都指揮廳事給軍
餉畧如京營法着爲令式垂永久 上下兵部議兵
部議曰 南京守備叅贊言不妄宜如請然斯事體
重應兵馬錢穀營膳爲費鉅非食同輿協不可請行
南京戶部工部會諸臣申覈二部覈其實曰三衛
言是諸臣請不妄謹請即三衛適中池河地創守備
都指揮廳事而修故教場址軍餉計月爲斗凡四調
給行餉三斗率出戶部歲收諸軍租銀錢衛選指揮
一人千百戶二人分隸軍人千二百名馬一百五十
匹他請指揮爲把總繕費出工部 上皆報可於是
今武選司郎中朱君某等寔先後經營底績其八月

材用屋宇之數具載碑陰中是時守備關員兵部謂
茲宜得人乃疏 南京府軍前衛指揮夏忠楊某名
請 上以命忠 賜璽書使佩而行事若曰茲余嘗
畀爾以重負毋余忝其惟督屯力耕毋沒其惟詰姦
讎盜毋枉若盜賊實生其附邇郡縣巡司兵壯惟已
督毋爾違爾毋或忝茲慎之哉忠奉 命夙夜惟慎
與勤盜賊遁藏間并晏息三衛吏士具胥以喜恐後
恬平修治復玩而懈如前人乃思伐石以紀視後世
詞曰
皇祖革命闢寓中土張置府衛曰藩京輔相茲淮南
綿亘夷撫 詔置屯田聯其什伍軍實載揚餉弗
寔威加遐邇富藏外庾旣法中墮淪胥用蠶亦或申
飭終莫能樹自頃盜生害及無殺百爾有位思緝用
撫詢謀僉同惟謀卒謀展矣陳力奄忽百堵惟時虎
臣實始開府以屏留司以彌遐祐我歌此辭式告衆
甫垂之罔極萬禩弗歸
永平城西築堤記
永平城西河二大者灤河距城凡數里小者青龍河
來自東北桃林口薄城西北隅下厥流駛西北隅乃
有石山當之前人以茲山故城焉夏秋水漲往往灌

城爲不利舊故有岸能障水水不爲災後稍稍東徙然岸尚一里許岸即時或崩故易繕自頃河日東撼岸急奔潰而南壞民廬舍百餘邇郭膏地數百畝民老以詣府言願接舊岸築新堤或堰其上流前守以費繁重寢歲丁酉秋雨淫水溢故岸益崩潰無幾何城殆甚會大饑民芋理相望太守劉公遠惟前良思饑饉乃言撫察請發官帑羨金大市財用鳩聚工以度粟選部吏能者分署工程且戒之曰岸成則有壞者必真典以補作民大用命然舉事晚矣五月猶未俾水已再至岸之下深者成洲淺者沒及督徒隸束手無能役衆謂罔功太守獨不疑謂歲率秋乃大水即大水則壞及城是惡可已乃與推官錢子日行築下今岸外數尺即水中植木櫛比而俾以栢幹芑席益雜實石礫其中萬手並作不終日而成小堤上可通人又慮雨病作輒默禱神即雨自不雨禾苦旱即祈雨即又大雨霖霖已而堤成河仍故故夫天人之際顯矣夫古之爲政將以利人今之爲政將以利己已不利矣它則置之故功弗興而民日病非夫測道深而用情厚蓋不倚法則辟口故倚法不足言而辟口之患薄乎爾如太守劉公者豈古

所謂遺愛者非歟錢子與余同舉於鄉書丐余記乃爲之大都如此名其部吏工徒歲月財用則劉公業既自撰勒之碑陰矣

太原府重修城隍廟記

皇帝在位十有八年秋九月二十有二日太原府城隍廟災焚之既城中無卑尊長少咸皆皇皇然故事吏之蒞茲土者自三司而下至於縣史郵丞凡上任前一夕必先齋宿其中夜起誓神云毋敢傾僚陷吏恭詹小民期神之祥而佐其不逮誓已乃之署任事廟既焚吏來無寢處士民無所依而致虔過者興嗟發嘆於是巡撫都御史陳公講集三司官屬謂此神國家正祀所以保衆域民當亟復會官帑無贏金難其役於是太守張君環言於諸公曰秋祀敬神郡守是也環請以身任之敢毋勤諸公言已還坐府使人召郡中耆老馬瑞等數輩問曰君等知國家置吏意乎銀曰不知太守曰夫吏所以布上德通下情則教化清刑罰若等有善吏則勸之賞之否則懲之若其要道民於善而已衆稽首至地曰唯唯言訖太守又曰若等知國家置城隍下之意乎衆又曰不知太守曰史固人也唯以治人然人情深厚善餘

其勸懲賞罰往往或遺於聞見之所弗及唯神無弗聞亦無弗見若等有善吾吏賞所不能及神必陰賞之矣有惡吾吏所不及罰神必陰罰之矣故斯神也者國家之所以設教而佐吾吏之所弗及者也衆又稽首至地曰唯唯於是瑞等咸踴躍從善各捐已資倡郡中人郡中人即無弗應自王而下至於將軍內侍洎士大夫爭出私財爲助會人有販禁山之木以爲利者太守又白都御史沒入之財用稍積集經始嘉靖十有九年六月蓋工半而太守調知蜀之夔都去人情不能無少懈會新守趙君國良來趙君胡荊公集卷四 十三

治民良其事神虔顧謂諸耆孟亟僱工以安神於是百姓子來爭赴事甫數月迄工計金一千三百有奇計修前後享殿八楹東西廊十六楹鐘樓鼓樓各一暖閣二齋廳前後六楹神厨三楹其諸庖肆活室畢具外至門扁坊楔並極藻飾光彩華耀過者敬起蓋一方之享祀侈哉盛矣趙守以予謬典文請紀厥事嗣後世夫神佐吏不及以治人固也夫人宜知之使吏不善爲政不能和輯其民而撫寧其境將城墉隍塹悉爲荆棘即狐狸虺蜴將穴其地望而避之矣神其曷依曷享是吏也者又人神之所依以爲命

者也故傳曰國之將興必聽於人然則爲吾君與吾相者其於張官置吏可無慎乎哉予是以風馬陳公字子學蜀遂寧縣人張君字孟循雍咸寧縣人趙君字君遂同州人並名進士

重修太原府教場記

山西太原教場距省城西偏里所而近汾水經其東歲久水溢輒沒廳事寔薄沮汝垂圯嘉靖戊戌春掌司事者都指揮僉事茂君某與其僚王君某丘君某崔君某謀曰斯地也其以屯衆閱實而教戎若茲不可不使築乃言故巡撫都御史苑洛韓公巡按御史公皆可於是度場之中築臺高丈廣七十倍之其上繚以短牆中構廳事五楹廳後爲楹亦五畧如前廳前之東爲將臺臺高視廳址稍益廣十餘丈與廳址并甃以磚經始其年秋七月越明年己亥冬會今都御史中川陳公拜命撫督大閱謂弗稱又明年庚子春巡按御史白石連公寔來都試意亦如中川公指先後下令增飾廳東爲中官廳事三楹廳後爲東西廂六楹有庖與漏於其南門建坊置表周樹柳萬餘環侍林三日餘望者咸咨嗟嘆美隱者亦備馬巡撫公又方巡遊

出都司罰鍰始其司罰鍰允他費靡有贏自茂
君悉籍在公無所私卒底績以庚子冬才學
樂成也為之記曰嗟乎習公臨危險藏古
之人可研斯民而使之肆目教也使其設險守國
除武備所以制治保邦後夷康夏其規模計慮闕
遠以世兵農異業文武道二帖平則上下媿安有
督發公於草管其民糜爛其眾而卒陷於
亡殲夷俾後人所姍笑者抑何可勝數
則已有意天下國家而是之弗預焉攸及矧太原當
河朔喉吭稱天下之脊外之迫邇迤址諸夷內之
控扼山東諸路其為京師藩墉之輔至為要害故
古人論天下大勢時有扼吭撫背之喻此憂時建變
之士所為懷憂而眾人處之宴然者也蓋昔李唐中
葉宋末遺失其紀綱流離弗守至於累十數世不
不謂要害要害我余觀比日猾虜浸熾
之中警報時至堅冰之漸可為寒心
誅所宜三復聞李抱真之節度副使
分皆其統緒也

勅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饋餉不費唐使漢
視山東唐室倚以為重科世衡之為環州忠
課吏民射使得贖罪言事已又懸金錢誘致中賦
予之令境內茂不暮射敵無敢及境此其人與事
豈可以雖然抑余又有聞古之君子非兵不足之
重於越而樂其生勇於公而習於義則可佚矜
捷及於便此其言疑若迂回而實古今不易之道是
在總法之臣持論於上奉法之吏必行於下而二三
大夫又皆并心一志比力同情以匡協佐贊皇皇然
若惻隱之在乃躬而罔或嬉玩則古仁義節制之師
行且復觀是獨可鞭撻強夷消弭姦桀將國家尚
職有利世有君子必將重感於斯焉

陽方築城記

我明之興太祖高皇帝奮起淮右親把黃鉞汎播
腥穢其威施及百蠻成祖之嗣之躬自其
三度廣廣遺魄餘魂歟今其無遺
後皇對揚弗替其後
最然以二祖神靈功烈國紀兵政赫然

股肱忠貞之佐協恭於內強禦腹心之臣捍衛於外
國勢奪強士心豫附故虜有畏莫敢深入久駐數
十年來 國家恬於治安人十仰於驕惰邊臣貽誤
兵政非修重以屢更禍亂當事者姑務苟安是致庸
帥懦夫怵於利害一切爲容保計邊防蕩爲夷壤藩
籬撤而弗緝虜志本貪饕又覘知無備益以亡命叛
人日夜從吏而教誘之始前數年侵及應朔雲蔚諸
邊州是時未有以懲也明年遂侵關南深及興嵐靜
樂諸縣道堅冰之漸大可寒心有識之士隱憂未已
會三關提督都御史缺員吏部選於中外首推西蜀
陳公來任 上雅知公 詔公提督三關兼巡撫山
西地方先是公嘗以按察副使提學晉陽已即遷升
布政使司右叅政往來三關知邊防修廢之故甚悉
乃言 朝曰 國家西北邊鎮莫重宣大山西鴈門
寧武偏頭與紫荆倒馬諸關爲國重險 國初以宣
大爲重重兵大將多在兩鎮三關兵馬素少又脆弱
往時恃大同爲捍蔽故三關之備差緩今時則異矣
使非設險據隘其何恃而能守今三關東起代之瓶
形嶺西暨保德河曲地東西延袤千有餘里在所皆
踞並常修築然東有鴈門勾注之險西有老營偏頭

之塞扼崕山谷限隔黃河虜賊大舉不甚便工可議
時臣閱寧武關之陽方口東西長可百八十里適當
朔州大川之衝平衍夷漫虜雖擁數十萬騎皆可成
列以進且比年賊寇內地率徑斯工當首舉庶人有
依而能立臣查山西諸路民壯可得萬餘析代五臺
諸郡邑推金歲得數千不足則取諸太原所部吏民
贖緩費不傷平正額勞不及於齊民說者或以版築
之勞臣竊以爲孰與殺掠之爲慘暫時之費孰與永
世之攸寧築之便 上下其奏兵部兵部議如公指
無異乃以鴈門兵備副使王鎬察奸經費都司署都
估揮同知王松太原府同知邢倫總督工程其下丈
武百執事並選廉慎而有幹者使攝經始嘉靖十九
年之春三月畢工明年之夏六月計役民壯七千九
百五十人借調旁近屯丁一千八百二十人東起陽
方口經溫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迄于八角堡之
野猪溝老營堡之丫角墩土築惟半餘則斬山之崖
計長三萬二千一百餘丈可百八十里無論土
石並高二丈有奇下廣一丈五尺上廣七尺加四尺
爲女牆可騎以馳可蔽以擊牆外壕塹深廣之度累
如牆中增敵臺四十三座煖舖五十五間暗門五座

戮泐又兩關雖設而常洞故人馬牛他物宵旦過之莫誰何先是掌衛事指揮僉事韓君某軍政指揮使白君某同知崔君某蓋數謀之而弗克會太守趙公某來知我居頃之有報群盜行劫于郡城之北者公令往捕主者畏公威重中夜出關捕獲之公漫詰之曰中夜城門盡扃誰與出者主者具實言太守大驚起曰我既可以夜出盜寧不可以夜入耶何城守爲乃毅然思以爲已任遂上狀于人中丞巡撫張公公報如議第敕遊人始事選於衆得鎮撫武壽壽故肆武舉業蒞事惟勤與慎治之不啻其家太守又時來

明莊肅公集卷四

十一

習課之於是前所云諸工告成既又虞外盜每開關增置鐵柵各一其上並設轆轤椿石以時啓閉旁復置舖一區及門鑄鈴柝之屬畢具且議增官軍譏察惟是下關隙地多荏苒又距民舍遠頗難於防乃召旁近居人占焉令其葺廬種樹以爲關屏衛計費金二百有奇工既畢僞於是諸衛使以狀請紀歲月且纔太守之功詔永永余覽今狀因感往事蓋昔在正德庚午辛未間劇賊劉六等寇中原所在抄暴其徒逸吾郡界者財數人爾時下關壞即城中股弁大譁怖歆死會官軍追賊急賊勢窮困自遁去當是時賊

苟馳數騎攻吾之瑕則吾且望風逃遁相枕藉而死爾尚安望完城哉故今日之舉在安平若不甚急一旦有事則遂爲傾舟之軋矣余讀書登仕中外數歷見古今庶事每若此而庸衆人往往玩忽慢易猥流漸積使江河之勢成於蟻孔匹夫之言重於泰山豈不可爲痛哭流涕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悠悠斯世誰秉斯心太守其知道乎故如是然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也太守字萬舉濱州人辛丑進士其宏材遠識政事不爲近小計若此類甚衆如關賢館以較才築軍庾以養士繕譙樓以授時肄雅樂以崇德修豐祠以秩祀是皆非簿書期會之吏所能及余是以附載焉

明莊肅公集卷四

十一

來安縣修學記

夫學之作也其起於中古乎作者其有憂世之志乎羲皇以前上矣莫之有考也由虞夏而來其孰能廢之余嘗覽鏡古今之學之廢興崇替隆忽疵醇乃其國之盛衰脩短安危理亂若響應桴莫之能違也可不謂重哉然而世知重茲鮮矣嘉靖癸卯冬靳陽顧君問以名御史謫知來安始至謁廟升堂見諸圯壞慨然太息已復周視廊廡齋舍下至垣堵門坊悉登

不治意將新馬會博士諸生力以爲請與史王濬
從旁贊之君乃度費程材請諸學諸臺皆報曰可
適歲大饑君勞於安集不皇餐饌今乙巳春庠民賴
君綏字咸樂祗後君度時之可取展始事費出公帑
力取閭氓百手並勤績用訖底其諸前圯一旦改觀
邑人來游思樂泮水旣又悉覈境中曠土籍以賄士
於是教諭李君某等謀詔久遠走諸生以狀請紀歲
月余惟顧君之脩若學膳若田也所以待諸君子者
其侈矣侈矣諸君子盍亦躬脩乃學自耘乃田以對
答賢令尹之意乎傳曰百工居肆成其事也旣稟稱
事蓋所以勸之也夫今之學百工之肆也今之田之
入百工之旣稟也士何事曰學學何學曰道道何道
曰倫曰禮曰義今學不有禮門乎不有義路乎不有
明倫之堂乎是故禮義不在外倫紀不在遠取諸吾
身若心焉爾矣故身自有之而弗能履自賊者也謂
其君與民不能而莫之致者賊夫人者也士所學謂
何而可自賊以賊人耶今有工於此曠時棄肆毀瓦
畫墁則吏必怒詈而斤罰之矣士也曠其學而莫之
脩蕪其田而莫之治焉則何以異於百工之不居肆
而毀其畫者哉亦盍思之矣顏侯清脩而端恪明恕

而雅馴殆所云學之人師諸君子其以予言質之竊
願有聞焉

重建通濟橋記

我於宋元前固僻左安閑之壤也 國朝西都並建
斯要以衝自頃人使艱得舟楫憚蹈江濤加以綠河
遞傳苦於橫索往往閉關塞戶遁以免准又有都御
史察革 繙故東西經行濠泗真揚者半從六合趣
我必徑斯梁稽諸郡乘橋所從來蓋久遠稱名亦屢
變其易今名則自元至元間太守劉公琪拓治始我
大明永樂中羊城陳公璉嗣治其壞因仍逮今郡
西山谿以千數率匯是入江每夏秋之間潢潦暴集
率滅橋頂湍激悍怒歲久崩泐而又無欄楯蓋他日
當墮沒馬牛人道路怨懟歲乙巳夏公以職方郎中
左官知郡下車拊循問俗過我余首斯對公則慨然
會歲侵人庶艱食公首斤俸入倡導僚吏已令僧正
真璽道士呂紹賢 民虞力佐費而以民郵滿敦
事滿竭心力治之不啻其家出舊於潭伐新於阜慨
灰於山麓徵力於隙夫太守雅興修能悅民而又
時來勞藉之公私忘役數月僦工以貞珉闌以
堅木翼之修隧表之崇坊蓋往來江淮之人弗病於

徒且與嗟乎夫自功令弛格習俗偷窳郡縣之吏
即能治訟牒畢租賦整齊車騎徒隸以稱過客足矣
其於功庸民事自非大吏之所程督疇暇知恤公於
茲役憊倦而又以其餘力改築王政二先生祠其諸
善政且載同郡孫方伯所爲記公豈世俗吏等哉公
畢氏字仁叔貴溪縣人

本山書院記

今考課法踈官方日下言司牧者失其職久矣世吏
即能治簿書赴期會取辦目睫已稱弗易矧能覲情
學校庠序間事哉况日照之貧陋編小乎非質有其
內而篤於學能半師夷殿棄塾焉去之幸矣又能
爲地方數百年無窮之計耶語曰百年之計樹
馮侯蓋身之矣始日照荐罹兵燹即先師垣廟財取
具啓聖鄉賢名宦三主並祔一祠至神厨祭器以耗
矣前有司畫於財局亦或畏憚口語竟致格比歲丁
未馮侯來拜廟升堂周覽太息諸儒生謀曰學殆遇
人乎則相率以請侯曰需哉凋瘵未蘇流冗未復夙
弊未釐苟先版築民胡以堪越明年秋政脩人和諸
生請如初侯曰時哉首斥奉入以倡吏民而敦以典
史長諸闕亡知畢作施及堂齋解舍並皆塗

繙於是諸儒生來游來歌樂斯寢處顧患無宇然入
盜於地會當鄉飲以與鄉士大夫謀曰居肆成事百
工猶然諸儒生索居離群渙而弗萃冀業之精難矣
余欲勸諸父老之豐於貲者使各少捐助築書院以
補學宮之闕而教其邑人子弟可乎於是諸士大夫
皆曰可轉相誘勸即諸父老莫不欣欣焉願如令尹
指貲稍稍集乃相地邑南得隙壤方可數畝端夷廣
曼脉接黃山而絲山帶其左奎山環其右東面以瞰
大海煙水雲霞之氣卷舒覆冒昕夕異狀抑亦一方
奇瑋巨麗之觀也即其中爲宣教堂三楹翼以步棚
爲齋者四曰孝第曰農桑曰性命曰治平宣教堂後
爲寢室以待學官博士之臨教者其旁更爲諸生食
息之次各三楹即射圃賓堂洎庖廩園厠之屬畢具
外爲都門扁曰儲俊又外攻石爲綽楔曰奎山書院
云既又虞寡陋爲割薪金廿餘購古今經史數百卷
其中俾資講習且買側近腴地十餘畝雜蒔諸果取
少息爲楮墨膏薪費每朔望躬臨閱校拔其尤者褒
賞之一時人文踈稱斐然矣既迄事教諭李君向者
余鄉人也以書遺余亟稱焉且屬以記已而疾作謝
事歸茲訓導陳君德舉麗君璟使其徒陳生遂東幣

來申意其何辭夫教之所從來遠矣古今學士大夫
言奚啻萬余竊悲夫其說之流至於蔓延支謬而治
平之不可幾也故總厥大都則惟孔門之約且盡孔
門之教曰明德新民曰脩己安人安百姓曰誠者非
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教學之大凡也近世
之學吾惑焉早者剽掠浮華緘誦括帖即經史全文
漫不暇省賢聖立言本旨置之弗思假而幸得科若
第授以政事其能達乎無亦血氣之是競矣高者語
高於天理卑則闕其甚實真誣道恣意所如弗當弗
掩斯是二者國家可望以致治乎耶余甚愛馮侯蔡

胡荏甫公集卷四

五

名乃深得孔門遺意至蘇湖而下弗論也蓋孝弟立
人之大端農桑生人之大命詩書傳記百家之言備
矣故帝而亡之失其帝王而亡之失其王伯而亡之
失其伯可一日弗講哉誠行之而著習矣而察雖富
且貴顛且危而毋敢須臾忘其有事則執性命加焉
執治平外焉故就孝弟農桑而求性命治平云者是
是掘井索泉操耜求穫者之類也舍孝弟農桑而求
性命治平云者是煮冰為糜畫楔克饒者之類也故
不可以弗之辨若曰書肆是希輪轅徒飾粉澤其言
以媚世祇以博富貴微聲利也云爾矣則豈惟朝

侯名舜田號歷山蒲州人

舍山縣學記

舍山之有學舊矣紀其可知則始宋崇寧元因之
國朝無改嗣有葺然地偏而陋窮鄉人又弗宣
以示邑子弟俾有作尹洎師若諸第子咸用恤焉
丁永豫章胡公象岡視學道邑顧瞻咨嗟諸生復於
公曰也有安國寺適中品長河經其前昭湖帶其後
梅嶺石壁抱其左蒼峯橫麓峙其右風氣完密而
尊崇宜我學請以相易庶易僉功而葉今繼舊材是
胡荏甫公集卷四

五

賢克任斯役願屬焉公欣然慨可趣肇工廟即故
殿新焉更作西廡戟門明倫有堂居業有齋修聖
宦鄉賢有祠射有圃敬一有亭庖福有所官有次
悉如制益市民地樹坊者三烏華暈飛竦於觀聽
游來歌樂此泮水經始戊申孟夏四月訖事已
三月計用帑金不滿百民役其閒費弗逮幾籌錄
賢咸中肯綮敦以典史張仲襄以教諭陳君懋
君廷洎汪訓導賓葉君惠蓋一方秋祀養賢之域
既嚴矣既師若生懼無以昭示久遠而勸業訓
紀其事余惟象岡公肅端軌物懋樹風聲方以

正學詔吾邦國鄉邑之士舍尹又復祇若教受方折
乃學所以嘉惠吾鄉邑諸多士者其後矣後矣吾鄉
邑諸多士蓋亦誦法盤銘自新厥學以對答中臺今
吾暨尹若百執事之意乎余聞易大傳曰日新之謂
盛德子言之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
不能改是吾憂也宋尹氏箋焉以爲是皆日新之要
此非其務乎夫天惟日新故能不巳其運而以久履
地惟日新故能不弛其成而以久載人而弗日新也
則曷以擬議變化而位乎其中耶故君子之學必日
新日新者斯日章矣小人之學必日炫日炫者斯日
亡矣夫賢聖載籍之教 國家功令之頒師儒長帥
督率之旨將使爲君子而弗爲小人也其蓋斯辨哉
故辨之存乎志力之存乎勇據而安之存乎仁君子
脩此三者則日新矣是故日新則德盛德盛則業廣
業廣而德盛可以言善學也已矣而贊斯成者自撫
臺而下洎諸臺察若郡守倅貳之姓氏爵里則具載
碑陰俾後有考焉

新建雋州印馬察院記

昔我 皇太祖肇建牧寺於我之野則既有卿有丞
有簿登除陽等八監典治之矣已而革監官馬散牧

江南北諸郡縣間鄉已下歲分考其登耗衰蕃制置
至今無改景泰中申嚴馬政 詔遣宦臣二員會南
圻而太僕分隸官印以俵天順間稍有變易成化來
頗脩故事者今三年一遣間以歲惡緩稔即仍貫裝
皆即我爲理然無適院院率與諸憲使共自撫院下
有巡按督學清戎理鹺若倉與屯泊江之操巡往來
若織更至迭居郡僅有院二無他署往往闕舍館或
留步近縣道以相待郡吏悚仄數謀增築而弗能歲
已酉冬閏東山郭公來見按者衆察主者之難也彈
日夜之力修其條教或梓或騰以張以希度且徧先
按江南踰年還我居頃之按者益至則輒渡淮視江
北數月返會暑甚撰冊據吏畢集苦鬱蒸編席而舍
之猶弗給州牧熊君間以築院請公慨然弗靳且曰
今天下庶事以嫌而費且寢者衆矣余爲 天子耳
目之官祇承 明命方將真度軌物而納人於道揆
法守者也即嫌之避尙何以道耳法耶矧茲宇也者
朝以張官晝以聽政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始之造教
終之視成匪朝匪夕以月以歲皆斯居之寄也而可
漫然停舍之哉則檄州經始戒以節財故事熊牧奉
惟謹躬數考相得民圖於故東院之東二百武外其

地負陰面陽方若田宇天遺之作無煩割併選得來
安訓術蔣世科而下數人部分匠氏晦以續明爭先
勸相費什工伯牧又時勤敦勞甫兩月畢事堂階崇
廣寢宇邃深廊廡整脩門塗伉直貯冊有室肆射有
圃看山有亭觀魚有池下至庖湑溷廁各自爲區咸
中程度外樹華坊二焉其財用間架之數別有記落
之日罔卿卿大夫登堂稱賀周遊嘆賞耳目一新神
情懽懽大院者監察侍御之舍而心者人之神明之
舍也神宅其舍則靈應而妙人寧厥宇則神虛而明
內外合者也然則心詎可無養而養詎可無其地哉
是以君子臨宗廟則知欽過墟墓則興哀在朝廷則
起敬處軍旅則致肅居壹室則和雖其義一而已矣
故易有之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古之人廣廈細旆
之上勤勤論道思庇天下有以也夫愚意繼自今後
賢君子來遊來歌念作者之苦心思崇居之難副永
言報稱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將 國家尚亦有利奚
獨焉也若諸勞者之姓氏則具載碑陰矣

來安縣重修學記

今海內多事士大夫之率弗先師帥之趣愈下吏惟
見利而不見義淫於刑威以逞而莫知禮教之爲重

以俗日淪喪盜是用長以爲不可理此其積非
一日之故矣今郡縣之長有能治訟牒赴期會鉅稽
金穀出納而以其餘力集車馬飾厨傳新金鼓旌幟
費有旨酒以稱上官當路意旨即亦負時名稱才吏
可以希遷而冀陟矣甚者胥人以自殖陰以其贏遺
諸權貴人乃膏壤據熱局如賈列肆利是用務其視
地之爭曾不啻行人之視傳置而又皇及學校教化
之地乎就其中蓋有能奮出流俗一新學宮者上之
人曾不見禮焉甚不以為功顧以為戾然則天下事
安得不廢壞至極而後已耶然幸其人不乏絕時出
而任之以風諸旁近則今來安魏侯其人也吾聞侯
故英敏不群常慨然有意寓內事然數奇不遇貢入
太學待次里巷見諸守令所爲不可意嘗憤懣思以
自見而無繇晚乃得來安來安陋壤地瘠而民貧又
當午衝輪蹄之衝之來若流水前今見其無久
志乃顧雍雍其人卷而去故廟若學積弊幾至
地侯拜瞻咨嗟思以爲己責會歲比饑人爭
謂難侯百方節縮寸積尺累令民有餘
數片或埴數枚而後聽之更斥俸入
庶以是相勸資稍稍集侯又躬自
故

什役少而作力凡十餘旬而畢事古謂有志
於事者遠顧不信然耶當是時士樂游其間以歌以
詠人過而望者起敬起 惻士升堂出戶政易觀
瞻生色增氣禮讓循循焉諸吏言侯又捐幕史所為
遊君入直三十金弗自私買薪造甃築城門四以嚴
守望昨維揚海賊之寇勢熾且遠近震疊來安之人
恃侯有備以無恐比將 城郭漸有次第倘克終
無挽則又百世之利無窮之思古循吏惠愛斯民
未容擅美異代矣詔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貴有終也
亦亦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夙夜也者賢聖之
所以基命凝道君子之所以事天永休庶民之所以
盡力敦事者也要木可以屬厭而遽已以余觀魏侯
之賢之志故為誦言云爾魏侯名大用光化縣人

義倉記

余他日搜輯嘉訓愛梅屋許子之言天不能家訓戶
曉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曉戶於富一
以濟衆人之急蓋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言哉
乎有道之言哉至覽前史見東晉元興
陳海永嘉諸處 亦不然唐光武文德間江淮
而死至聖

存饑米斗值錢無算其甚通犀帶一束得米五升錦
衣一具得糠五升至以糞泥為餅食之率比屋等死
是以盛帝哲王貴九穀而賤珠玉蓋忱遠慮於斯矣
遠事無論 今上收元之再歲若癸未甲申之間我
暨旁郡荒且札是時公私關儲人病以革者蠲蕩整
近甲辰乙巳江南大饑死不可勝計故夫積貯生民
之大命信不可以弗之預也 太祖高皇帝自艱微
洞勝斯義臨御之日 明詔州縣四境創建四倉周
官鈔糴穀其中急圖預備又惟之各境之鄉若計使
自勸相俾在所有備斯亦備成周委積之遺意意甚
勸也後少陵遲倉或餽為藪園或奪於勢豪事經地
正統初大學士楊公溥時申明焉 詔禮部集廷臣
議行甚力且勸諸道長吏必行底績而以其暇日修
築陂塘堤岸之湮且潰侵且冒者故其時海內以安
民以殷富自是知茲悔焉鮮矣是故人弗顧天罔以
感格天弗祐人罔以助者天與人交病安得不相飢
乎余幸賴天贖竊窺今日之事斯其至亟欲尋故址
勸郡補築而制餽粥之供首免倡率然憲亡籍靡所
於徵謀諸武君子祈武君極贊余意同為得隙地於
玄武觀之右腹告費弗繼以告太守熊公公欣然曰

此余志也敢勸諸公比以簿書紛糾而後之則爲鳩
材佐費築倉三楹而以其贏爲晒場悉覆以磚別爲
門垣以時啓納而使常仕道士守焉至其出納之節
經理之要則畧訪晦翁社倉之法損益修飾務趣時
便扁之倉壁用傳其人嗟乎法立在乎能守業成要
於可繼善貴與夫人同事忌或私諸已明達君子與
余同志者其尚允執敦行勸誘無倦俾永永有賴庶
幾乎仰承天心俯協人謀其有聞於無極也若曰因
之以爲利而私其出納則幽有神罰明有士論國
有刑書不可得而違焉

胡莊南公集卷四

書

江浦張侯政蹟記

己酉秋八月肱栢泉胡子讀書尚友之堂有耆艾十
數人儼而造焉曰吾儕小人介江之浦不量其鄙敢
徵鄉曲之愛於先生輒有謁焉願先生之弗靳也始
吾邑臨洪武初詔割和滁六合諸郡邑地益我既
又移江寧之人今墾綠江之隙上且築圩以障之遂
籍焉歸崇德鄉爲里者蓋十有八已而田率沒江人
罔需以生今存者什之二三爾稅不可即獨則率均
諸宅里而又當兩京孔道輪蹄之聲相屬不絕無
已時上故硃瘡鮮所產大都競束比又苦錢荒往者

宅今率傳舍我置弗戚甚或徒稱大吏過客意青
取具又甚自封我故益散以蹙不可理自頃已我
張侯實來悉我之故久慨焉以綬輯作新爲已任以
其所得於師門者教授邑中諸生人人皆自以得師
侯故善舉與家言謂學地東下弗利爲於其方特建
青雲閣以崇之明年丙午乃而生相次偕鄉薦定山
莊先生故有祠然無賸祭費侯捐俸羨爲置田且修
其坊旼題其扁曰理學名臣過者望而式焉詳具呂
內翰中石所爲祠田記諸生有貧不能婚殯殯者
必襄以助使併所至其自奉甚儉或時無享惟取成
禮達情而止故出納稱平即訟諸稅金茂私焉邑無
城盜不時發爲民暴公嚴檄巡時勅保甲諸長使譏
察盜不得留永豐賑濟兩圩地最下比日就湮民以
故徙且避公勞徠之而增築其堤罷其驛傳之役流
冗還業顧有秋而又悉索亡戶之田盡賦諸貧民或
關上官今具少賈糴穀以預賑先是里甲之費踈罷
民歲起單至百餘次次亦不下數十金許催辦之喧
亟於星火應甲者不勝其苛公爲分三班稍爲之節
自非重人按部與歲時賓禮簿正弗濫徵大
吏哀僅收其檄中所載禮金錢絕不煩甲

食即膏燭薪炭精墨器物之須皆禁勿供故月綬一單而止邑故輸 南京四門倉糧若干石倉中主者多中璫科索百方最煩重書計又緣為姦利恣損益民被其愚率數倍輸公取故黃冊為準使有定且造穿中清由以授之使人易知而難蔽至於徵受它處諸錢穀俗故有加頗不乏運者或指扛解賂吏重徵槩邑民乃不任擾公勅收者管解第剋完期他如議蠲貧氓節歲之逋負禁衛僕寺圍人之科索與其改紀驛傳而使之順甲以徵寬貸榜筆未聞斃人於杖與加惠鰥獨克謹災祥興廢起什諸善政蓋更僕莫之悉數先生其為我次第其語吾儕將鏡諸貞珉以遐厥思於水永余屏居滌上竊伏田疇側聞張侯之政久矣重以諸君子之勤其何說之弊焉外史氏曰夫守令之於民與治也要矣哉歷覽前世所以稱治平明盛者必慎且重乎自頃道術薄而士習靡能賂積而官箴廢遠邇之臣競於私計言司牧者溺其職也久矣久矣有如張侯奮起流俗之中思跡前哲之懿其治行焯焯若是安得不重浦人之思乎雖然浦人之思張侯以張侯之克思厥職也後有君子能思張侯之思歟紹弗替光於前人後之人其有弗思乎

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余故因張侯而以風焉侯名峯字子奇江西泰和縣人

徐學尊經閣記

夫大學之有尊經閣遠矣而吾學獨亡東又庫下多闕隙邦中大夫士人數謀增築而弗克成 西閩東山郭公來考牧拜先師既進諸生議 經已廼比而後焉亟加賞歎於是諸儒生相聚謀曰閣殆遇人乎則以請而公欣然報可令會計熊牧相惟謹即躬會計已而鄉宿朱遜泉郡授周弦齋侍御會余議宅 塗率左法右弗利盍乘時改作然隘以啓聖名官鉅賢三祠費且鉅諸儒生又告諸太僕卿趙公卿貳余公丞徐公冀協相三公襄之如郭史然不足又告諸大巡史公倉臺歐陽公咸有相余公又明堪輿家言為即舉東隙地定厥址牧伯與梓朱君若林君又時來敦勞為閣三楹基以磚甃中洞為門可通與馬議以三祠徙置文廟東廡後左學正李君而下率諸弟子請記成事夫美懿德而崇終 而不殺之攸勤也惡可辨是故古昔聖人所為 之思繇孔孟而隆則既擇之精而語之詳號稱且 矣學者蓋罔不誦法而尊崇焉然愚獨悲世儒往往至於淺且鑿

其說一經或十餘萬言然竟得其奧其失則淺析戶
分門黨同伐異九師百氏言人人殊齊魯毛韓左穀
公赤之徒動相詭異至謬悠迂曲而不可解其失則
鑿居構之文假以盜國乾豆之說托以媚君國服之
息矣至其失則賊西京諸子行無特操者利馳
解易時維莊老本自宗禪輒易頭面竊佛之似質儒
之真語而矣天禮卑則闕其失則亂嗟乎大道分而
爲六經六經散而爲諸子諸子駁而成五失自五失
之作而經始弗尊雖然是五者則固有間矣然淺之
與鑿賊之與叛其敝如攪槍慧孛夫人之所指目夫
人知絀而病之其於經要之無損惟似是之非高明
易惑蓋其爲道也宏以闕而其爲說也益情以密儒
者曰退藏於密佛亦曰退藏於密儒者曰感而遂通
佛亦曰感而遂通論浹浹如金糝物如膏漬粉幾
於無辨清不可分要其實彼其自私自利之弊弗嘗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已其豈非聖門之遺學
之鉅竅而世道之人不幸乎他日當與二三
之曰經也聖人所以示人適道之階也

四之萬國適京師者之涂曆川程與京師之黃圖亦
籍云爾然不行則不至不至則其中明堂宗廟之美
百官庶士之富太倉武庫之積僅得於途而傳道
聽於塗夫之口彼誠有至者試就而詰焉不室塞
而窮乎故士弗務躬行徒取六籍列聖之言而諷誦
也嘗勝聖人之門而入其堂室得不取誦於時乎則
何以異於是哉故京師之鉅麗必身至而安居乃稱
其是斯道之廣大必深造而自得乃稱真知故真知
在是則明矣道明而經斯尊矣經尊道明達之則能
善其用矣邦即貧且賤焉要不失爲慥慥躬行之君
子故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嗟乎知所以尊王則知所以尊經矣
斯豈非賢聖脩道立教之意 朝家置學命官之古
諸明獻勤勤作新之志哉昔定山莊先生敘吾郡東
端簡其意以謂滁之先游者帝應物歐陽永叔曾子
固滿執中之徒不足爲法而要吾鄉人於聖賢之學
爲山川增氣象甚厚也夫天地之生工最秀堯舜
聖人可爲六經之說日並懸學者豈以弗昭弗慤
是哉余與鄉後賢君子富並責志以答莊公之舉

也

餘學新建三祠記

始吾學門直先師孔子廟垣西啓聖名宦鄉賢在垣之左以次而北比歲從堪輿家言塞西門東則庫下議於垣左之南築臺作尊經閣通門其下爲脩塗以入然隘於三祠與剏牲所祠所亦又圯且敝當繕治顧財不贍僅作閣然尚闕塗墁不足稱 朝家隆道秩祀之美歲辛亥郵張公繇 南京光祿少卿請知是悉發帑中羨緡不足益以月俸洎餘夫新作三祠於文廟之東少後啓聖中峙巍然南面名宦鄉賢相望東西面勢並尊階祀咸具已又即明倫堂西故頽舍地爲庖屋三楹更以其巖葺射圃堂而新之旁及宮前表模欄檻悉整以華諸博士弟子人大喜如濯已而新請記成事示後世夫宮牆之弗新與頽制之有所闕牧長師帥則既取諸其外完而新之以墁傳昇與乎吾諸君子矣吾諸君子盍亦日新乃學全其所受於天者以稱塞吾牧長師帥之意乎夫維天之命於穠不已四時百物以行以生天之所以日新又新而全其爲天也人惟窒於體貌之隔安於積習之陋恣其意必固我之私以求克其耳目心志百

計於是完者闕以亡新者污以惡始與天地爲不相似而距蹠跂冠盜夷狄禽獸幾希矣然詎知人之未始不爲天哉故君子之學精一以執中成懼而慎獨如克舜之率性爲道由仁義行則天其至矣次則念上帝之寔臨務自強而不息繇多欲而務寡由寡欲而期於無與蓋焉動以天弗動以人放於義弗放於利惻然思天之所以與我者何事我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何物與聖人之所以爲聖我之所以弗逮焉者何故研視聽言動之幾察念慮好樂恐懼憂患之用而馳諸衣服食飲男女貨幣辭受取予進退之際慨然自脩淡然弗厭而無慕乎恒情之所歆豔以求必得而賊其至尊且貴者焉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之所以法天顏淵之所爲默識而子貢之徒晚而後喻也誠如是則聖自我作孰鄉賢尚焉孰名宦尚焉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俎豆其間矣諸君子苟有惑於吾茲言願相與切磋而是正焉

重建清流祠記

清流關距城西二十里許關側故築有王祠莫知所自始土俗相傳王嘗過而憩焉祠是以作然本史及王世傳皆弗載焉當東漢三季董卓熾亂時

乎驚曹操因之顧秉朝權觀神師先主以帝室之
胃志後故物艱難狼狽靡有三尸半旋之資王以解
梁布亦見超物表擇主而事門閭無幾微則至
傳之下邳爲操所執操雖鬼蜮然最明達知王可倚
以濟大事待之甚厚王義不忘漢困而弗渝終於立
效報德然後封還所賜寶貨印綬拜書告辭今其言
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此其胸懷磊砢炳煥豈
復荀文若司馬仲達之徒之所敢企望者執孫權據
有江東國險民附將相多才其氣幾於吞蜀至其爲
子請婚絕而弗與且罵以貉子遂其置吏使人凜然
不可犯蓋孔子有言人之生也直孟氏亦曰其氣
氣之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
義之道王之生本直而外物又莫之能害故其氣塞
天地通古今貫宇宙而常如其在雖夷貊蠻獠之
壤童奴婦婢之愚莫不爲之築塲立廟種樹營垣殺
牲醢酒蒲伏跪拜祈祝禱禳雖於其宗祖父母顧有
加焉豈必其所嘗至哉彼孫權君臣徒欲詭順曹備
仇滅漢胤謀艷義士於一旦而竟不能遏萬代景仰
之心姦人愴大之見類不能高如此也悲夫舊廟
昔過者莫式東園孫處士攷感疾祈焉捐貲甘金

謀改築然費大弗繼松與其弟戶部郎中環山君孟
台諸太守抑齋熊公公慨然曰敬神保民牧守事也
敢勸諸公乃給雙城庵僧宗敬赤曆今募以續又不
足太守時以續之而余與環山君洎鎮撫君岑湖壽
益使人募諸旁近多助之者迄用有成始事戊申之
春竣事庚戌之冬三年之間宗敬之勞居多矣若處
士之子賓之與諸勤事得附載云

順菴林公去思祠記

去思祠何祠故守順菴林公而作也故守之賢衆矣
獨祠林何它故守率多美陟林公乃顧被誣而去也
祠作久矣今始石何士論定于蓋棺公比乃云沒焉
爾也既去而沒恒情多委棄之而新厥祠而文厥石
見斯民直道而行之心三代至今一也於是外史氏
衆總群言而記之記曰公名元倫字某順菴其別號
也臨海人鄉進士丙申夏繇延平通判遷于滌性慈
恕弗淫于刑政公平罔逸于黠我固稀訟而公明察
能知民情僞翼善鉏強張賢抑否而民以勸且艾訟
用益稀御胥史儼而恪公而辨細過必撻事立斷即
無敢譁張抵冒以苛詐于民尤重民事歲丁酉夏五
月不雨至六月人皇皇公憂甚深自約罰率士民露

勝千城南栢子潭既以行數步一拜拜千餘許禮甫
成密雲四布大雨如注歡聲與雷同震遂有秋已亥
夏 聖大行行宮南雨平天諸 公使江陰議
款 公恐難民 公言江行便而傍
近 或因 議料民爲夫稱協濟實乾沒之公
一 所擾而宮輦亦竟從江行民安堵大柳驛歲久
圯甚當繕治初議費數百金公檄滁衛孟知事與兩
義 之三人治如其家慎節縮費纔半而竣私以
其 之公會當入 觀云以爲觀費公峻卻馬竟
還 我民後私告人人如此又言驛有逃馬驢得
免役後祇輪見驢馬然驢馬賈直率出他處例徵解
他守或掩爲已有公悉配給令吏唱名逐散之戶而
曉民當甲者出帳錢帳有小有大而民多村氓不習
官府市廛事率爲近市應甲之賤者所弄費常倍
徒至廢產甚鬻賣子女黥者以少不 牙前恣脫
免或破冒至潤公覈其然時 之費必其
嘗察大吏 而費多則出 之或折夫錢亦
亦 度俾有制人無敢橫 人 隱賜
人 距官游在外然嘗奉使 家問從父老問訊

目睹記不可掩其後海內漸多故政與俗日殊以異
事固有弗易以言者矣於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後有君子得以考鑒焉
修復永豐圩堤記
夫阜國莫先勸農勸農莫先治坊治坊莫先及時廼
自古而重之矣我 皇祖奮自艱微惓惓斯重詳
律令典誥可覆也 列聖祇嗣弗懈益虔自俗之
踰法典寢滅吏弗省稼民日苦徭故障舊坊率就堙
沒其患蓋達之天下矣和治在大江之北與姑孰對
峙所以屏蔽留京根柢長淮形格勢禁最重且要自
昔國於江左者率以是爲重鎮則夫勸農以聯民阜
國而藏富可苟焉而已乎而永豐圩密切江潁田畝
可四千有奇歲徵糧二百碩而羨始堤完善潦不爲
災自頃民庸惰歲江潮漲溢湍激蕩析遂成沮洳不
障不陂棄焉數澤以蘇以牧久不可艾然稅額仍貫
民往往流徙以逃賦吏不得已均之衆里人衆里人
又益累蓋積五十餘年矣太守唐君來蒞事念歎隋
復顧莫可任使者會李君來判和今 天子方求
議特設徐允淮鳳諸州營田都御史定著郡縣倅副
兼帶治農衛田 有事而李君寔領農衛遂慨然以

為仁太守既經術儒吏又浙人素習水利乃躬往相
度而取守吾君管馬判官郭君及吏目盧君寔從與
議於是盡得諸經緯曲折顧古之人與既稟太守曰
與民歲歲白代輸孰與勞一月而長免乎則乘隙料
民令三十丁中為一夫得夫千又勸諸富民使各以
其力自隱占田富民欣然皆願輸得粟可六百碩李
未及歸諸父老量圩趾凡為夫者千定議五十夫為一
工二給夫五十人米三十碩而以耆民某某司出
納生君無間陰齊日行視程督而令凡有田者俱給
諸役者若水即諸役者忘勞焉會霰露間作土成埴
二日積不費顧益實又圩之本末跨接姥太新靈四
河而四河忽生洲絡聯延亘蘆荻蒼然適當永豐之
左腴隰江湖而南之積歲汙池鬱為沃壤蓬蘽既入
長我稻黍而緣堤之隙雜植榆柳成廣三丈崇九
丈斗門二以石為之勑圩長以時儲泄甫踰月而畢
事既又覈實民田之淪江者按成籍計贏畝千餘頃
其數適準各米禾租任下田而歛且領獲倍人君
子曰是役也天人之際蓋亦相成焉嗟乎余自歸
朝往來將曾淮泗之間西出梁宋北過燕趙之

墟見大河南北漕運與海沱白溝洫易漲難
限往往多汙澤棄地云常思為國家建議謂宜畧
倣古人溝洫之遺並河為渠以興永利為世業且限
戎馬然卒不得聞比罷官歸農見吾鄉井旁近亦多
有若水豐圩者時以語人而莫余應即有應者又遲
回顧望海書奔走居無幾時則去矣顧安得如唐侯
李君豐十單布在四方以祚我蒸民耶揀時之急蓋
莫茲先矣矧今江南財賦之區殘于海賊則夫移棄
為腴籍客代主以佐大司農經權之費此宜有肩其
任者而非余之所能知也抑聞此兩君又以治圩之
暇募僧人誘勸更治當利驛前乘駟橋易木以石拓
舊為新可徒以車可帆以楫侈于前規貽之久遠與
其它治行甚盛顧方記永豐圩乃不得詳焉

重修南京太僕寺記

余他日讀書見康王冊命畢公稱其克勤小物至讀
孔子翼易之詞於九二龍德謂其庸德之行竊謂小
物庸德自士君子蹈迪率履之恒惡足以語大人鉅
賢而彼太聖哲王夸調頌贊播諸冊命列之文官後
世專以為經而莫之敢易私心恠之其後學於天地
四方盡闕物情稍諳世故乃知理無小大事固舉

一心宰萬百慮致一慎則具臧惠則偕病故詔小則大斯并矣語輕則重斯驥矣孰庸可易乎孰小可遺乎而况世降俗渝士大大習於媮窳悒悒慢不皇在公故比日留京但謬有公事少於人事語嗟乎公事豈其固少故所從來久遠矣迺卿寺又稱吏隱養之地栖遲偃息即可它徙能茲知恤克勤與慎吾見亦罕矣論世講德履運揆化寧無慨然於今昔本末之故耶夫 南京太僕寺置我舊矣其堂皇牙解庖庫垣墉齋廬階祀積有日月或剝或圯而馬神廟之圯尤甚至所稱德星堂又復沮洳隘陋莫稱主客加比歲寒煥英候濡燥非時而又邇大山疾雨盲風上穿下漏堅密摧而朽泐華絢化為黢黢居者弗寔過者無從君子小人交相嘆息卿于野鄭公來與貳卿章公陽華呂公中丞承秋公沙坪及簿陳君蘊乾議曰予視諸工胥不可緩與後息墜而費鉅孰與今豫而用織必小之惜將大是廢矣章公而下僉然同聲具如公惜時而贊之公於是料庸度費鳩工庀材政拓增飾咸中矩度治之有次役罔及民費斥堂羨不足則續之贖鍰而佐以隸力慮或曠日多費金錢日往繼臨不啻私作見徒匠食或不時則時其繼授寧厥室

了而又恐見給時詢道諸躬自揆量實直既與不枉銖髮又念當關析客風宿露處為構板屋雜實周廉濕下濡寒可就燠言舉斯念可覆四海至寺中百爾器亦與繕造取諸其官而用之毋令外假因緣繹騷既畢儻整潔完善神散下宇客燕于堂瓦塼甃甃之堅題崇染楹之好事半仍貫殆若新作者然而其費才僅僅而止真乎克慎與勤綜理周密矣錢景山太常報功址上謂余曰罔寺其有與乎余問之故曰鄭公之為南邇政也于與之同而通政司故圯其公殫心力治之如居室始若難幾而卒以綴美覽公近事察公平生冒勞怨而亟樹置固性成者哉余故因寺請而具載其細若斯之備使後君子得以考覽效慕焉若公蒞官苦心立 朝大節則世罔睹記之矣然弗著云

彭子輝滄洲諸景記

昔仲尼設教洙泗之上燕居暇日諸子維侍則使各言厥志因以成德達材而淑艾之彼子路冉求公西赤之三子者咸歆南面之志兵與民與食而修其禮樂於宗廟會同之間此其志傑然非小而信然不誣也乃仲尼則皆嘿焉無稱而喟然興歎冀藉詞于

在浴沂風雩詠歌游衍之狂點此曷以謂焉豈不
以有所慕者局於器其進而無顧於外者其識
趣造詣固不可以涯其指意闊遠矣
乃叔學茂出於此而所表習上
友狂點於千載之上乎世之齷齪局縮者益縣
西五里而近有丘陵然遙邈而下曰甫城岡焉岡瞰
要人自梁日之梁西南則彭子之別墅也野帶溪倚
而離因離為門題曰歸去來所數舉武則半
槐堤為閣焉曰行雲流水閣閣對墅墅楮
別墅四大字入墅而堂曰太古堂以山靜似
大之堂後樓曰懶真樓樓下為草玄所有顏焉
樓西折而入有軒曰招隱軒軒左因山歷級而上堂
之曰森森堂以絲樹重陰交加掩映也堂前斗折而
徑種質管萬箇亭其中曰不俗不俗左右又有間來
菴間津所為此墅中位置之大都也墅外岡壠遙通
水簾諸山樵蘇時憩而歌歌聲雖不諧宮律然皆雲
林語時按拍和之娛情悅性勝敲箇流微為雲
聲龍下即橋橋水潺湲通晝夜不勝川上之感
水如斯魚鳥氏往往持竿而留思以
酒踏月橋上自適為月橋漁
倚前數

角者每夜靜長弄隨風悠揚遙聞梅花片片沙沙
為前村夜笛村老逢社雅有會會必無日歸則夕陽
在山婆娑潦倒彭子栩栩然談笑其中為夕陽散
村南為寺寺故宋吳學士墓祠曙霞初散則
韻飄飄與鶯聲相聞而來每驚人遊僊夢遙知非
黎飯後也為古寺晨鍾墅右有坳坳繚以土垣中
作三三如誠齋法於其隙分種胡麻枸杞黃精
為玄堂所出墅有土臺突出似是前人築疊登臺以
望則花山瑯琊雞籠福地俱入眉睫間一長嘯即為
鳥數里外禽驚阮嗣宗孫子荆復出也為平臺舒
墅恰對方山徹扉洞戶則青煙白霧蒼樹碧雲隱映
出沒於堂中若王維馬遠為之點染為方山抹翠
前有渚通襄水約二畝許家茶二鶴時唼喋其中霞
采射之縹緲飛動為鶴渚流霞清南有方池時有白
鷗來集隨意點綴不減海鷗間適凭欄睇之則玉羽
瑩瑩光搖銀海為鷗沙集雪又有犢四二蒼頭駕之
好雨知時土膏春潤則車犁播布彭子青笠綠蓑使
跣畦上叱叱相助為理曰春雨催耕蓋山川風物
美旦晚起君之適歲時伏臘喧爽之娛彭子燕窩

矣今海內儒生學子稍知攻舉子業即復以背臆面
高目復嗔曰呻吟諷誦不少休以斯遇合遇合矣乃
弊弊焉惟簿書米鹽鞭扑鉤鉅籌量之為務至於病
且老罷以免則憂愁憔悴怨怒憤懣皇皇焉為其子
若孫甘作牛馬犬豕豺兕然尚安復知有斯樂之為
至也如彭子可不謂達者哉雖然昔潘安仁之居閒
也有志拙者之政而賦閒居以自見今讀其言犁然
其若可亮者其後躁競於進至冒耻辱為世姍咲則
言固不可若是其幾如此也彭子高明磊落志意不
群而又講於孔氏之止學以崇脩厥德繼自今知其
必免於斯矣乃為詳紀而各系以詩以攷信於他日
焉

揚州府同知唐君去思碑記

始蘭谿唐君知和陽和滁接壤滁又午衢近淮泗唐
君請事撫察諸院率過滁過必過余論學與政習其
文學政事甚著甲寅秋天子可巡察諸公之奏
制部增置揚州府同知一員今治瓜洲控賊衝
難其人吏部簡於有衆得唐君或不習君謂瓜洲
扼扼江海藩翰淮泗留都東北鎖鑰漕舟商舸雲
合霧會賊所窺覷最重且要君故文學士不閑軍旅

殆於難副余獨以謂不然謂君博洽疏通達於聰受
文事武備其異揆而因以竊嘆今世士論治兵率
取魁質暴鸞談舌厲鋒則以為武健強毅甚乃論云
矢騎駟曾弗惟弓矢騎駟世不其乏而古之所稱武
健強毅乃在乎狀貌口舌之間耶前世善治兵去古
近而最著者莫如周尚父方叔漢淮陰南陽諸傳所
詠歌稱紀夸許張侈大都雄韜壯猷計事計策而又
有忠順匪躬之節顯任不疑之主故其績効勛業智
名勇功章盛若彼雖開國之與保城戡亂之與禦寇
事體小大居然懸隔要之總戎治兵一也由其大以
等其細則唐君之集事無償遺思其人以副余之所
運顧不可迷乎蓋瓜洲之當城築無愚知皆知而言
之然或料重弗允賦予愆期課責垂度則驚煩踈遺
侵牟窺竄之敝立見事胡由立君於土物遠邇面勢
直顛址度數費力下上出納程準既竭心思而又
省而日視之勤於諷諭民以胥勸故弗期月而畢
然有城無器有器無人則誰與為守君於是募召
健健伎慎勇力之士貌閱而籍籍之優為稍餽更復
備治戰艦繕造強弩與其機石礮燧戈鉞旌麾之屬
具日使肄習而大閱之今夏四月賊引倭夷沂江

而來舟薄城外勢甚張遠近震駭公聽旁近居人徙城中無拒已乃決策下令曰賊遠來徃於常勝且易我軍必無備況古稱保國能戰而後可守蓋先發乃出所募勁卒數十人擊之賊果駭城上逼為其聲援勁卒人自奮生縛數人以歸并獲其資貨而資貨盡給諸勁卒諸勁卒益思奮殺賊君習知賊譎善伏匿恐墮其計殺勁卒則城中人怖戒令姑伺便已而賊擁衆攻址關乘民棲壙為勢飛矢射城上人矢如雨下君屹立不動親督勁卒施大礮礮排樓壙倒壓死者凡十數人賊為奪氣棄去當是時使非君先事戒豫能用其人與其人爭為君用則城中十數萬士女釋耄其為禍可勝言乎乳甫定有報遷君 楚府長史士民知不可留乃留其所著革履以歲時瞻拜而繹思之自附於置社截鞭之誼斯亦今昔人情之所俱共世所謂義而起者則不遠數百里以告於余余既辱君知方自喜其億中而又以嘉君之能不負余億也則為之書而輒重有感焉蓋世習嬉玩變故興於倉卒則徃徃矍矍顧恒勃而思可用之民之具乃始張皇於召發繕營訓齊脩置之急率莫相及賊大得志去此有人焉能前召發繕營訓齊脩置既得其用

一旦乍定而暫息上下相踰顧視召發繕營訓齊又謂無事而徒勞且費也甚乃離散其人統其城守器具於無用如此則禍必決之發將口甚唐君之見思於洲之人將愈益深而天下之事可知矣後有君子其務益張弗替罔得斯人之深思唐君而重杞人之憂也與君名鉞蘭谿人

和州李守志思碑記

丙辰之冬十有二月自江以北大雨雪深可沒股金方擁衾僵卧病未能出也忽有扣門而林立則背和陽父老使童子出勞之雪大如是諸

和州李守志思碑記

李

予來諸父老云某等蓋為吾明府李公來和州高州行有日矣吾儕小人大失怙留之之弗忍忘之不義今將有謁於將命者庶以公而不浚公德後來者其有興也余告以病殊不肯悵然甚有法然者且曰吾儕小人被吾君德至深故冒寒忍凍越至此又以謂公能嘉善期必得請願公無辭以謝我和人幸甚余既病時鮮良吏而

亦地也。閱民之瘠罷諸宴饗乃節乃儉自身先之會
入夏當易案衣計諸條之直可十數金君曰此不可
以已乎及秋又當易冬者直固且倍從矣則皆取舊
敝御之諸條咸允服入冬當微憚而和糧且萬石先
是時受賦者石計耗金可若干豫啖主吏主吏受啖
則請受賦者恣行莫誰何公曰歆正人必先自正歆
意人必先自克悉索敝原告察史察史吳公太嘉歎
自是受知日深禮如友州有甲夫三百人人歲產直
可十金慙矣然猶不足至增衍名一人實兩人當甲
者慙甚公察知其患在占役衆而漏脫多乃躬自鉤
檢簿正鱗次而時發之無私假自是日裕不增衍州
故置快手四十人人今置馬歲費可四十金君革馬
第半其給若夫均徭則一州之休戚關焉君前期戒
令俾民無惑于書史民既素習君清明業以相安而
公又嚴束書史絕不得近民故徭之輕重小大悉公
所自定即無不心服者由是賢聲藉甚汪濊四達勞
禮之書旁午而至吏或令民盛具席令以獻則哭曰
此豈當賂獎勞之初意乎固卻之不收禮幣如常儀
全椒民潘表陰縊殺其子公劉鳳訟積數年經
數官長不決矣察史吳公以命公公得牒默禱于神

云神其相我毋俾我迷及至勘所有回風起于案側
公竦然異之祝云是有勵心者風當旋繞之已而風
果繞潘表身然表老奸色不為動公又陰摘死人婦
別訊之且動以至情曰我聞潘表殺爾之夫使爾寡
使爾背上之孤呱呱泣此冤爾不白之爾夫地下終
不瞑且恨汝婦人無深情遂大哭蓋哀露情實曰實
表死之表始服罪鳳頤稱神明因繪像事烏事雷
動一時若吾州小大之獄則片言立斷蓋不能欺與
不然欺矣比倭賊倡而東至掠蕪湖犯留都遠近
震悚公鎮以簡靜至西城北郭二樓與東西水關之
壞則皆撤而新之而又料簡督力伎慎武悍之士紀
籍而部署之與諸戰守之具必嚴以豫繁州人是憑
是賴焉蓋公之所以德于我和人者大都如此胡氏
曰余竊觀古循吏之遺思其人如鄭子產漢文翁杜
詩張緇之流皆歷年多施澤於人久故其吏民至
相信彼其於田疇衣冠子弟學校賦鼎盜賊之事皆
爲之經營制度興起消弭卓有成績乃其人逾久而
逾食其利則思之不忘若彼乃李君之得人心於期
月之近也則曷以故焉公非吾邑氏所謂饒易食渴
易飲事半古而功必倍者耶蓋君之先采者襲其故

猥暴者棘于膝浚此有人焉獨能去其畏惡而與之以所歆之願於斯之時顧不足歡耶故逃虛者不必其父兄子弟之戚遇其國人焉是然而喜矣辟寒者不必其綿綺毳罽之華得一綈袍焉陶然自足矣此非其故與抑余他日蓋見和陽阿生麒麟馬生思永云而生焉余誦君所為有泉詩有云且向源頭求活水直從絕頂看群峯又云要自毫釐分義利莫將好惡失天真嗟乎君之學蓋洞見大意矣此其賦政與民得民之本與然吾仲尼論誠身不徒擇善而繼以固執篤行謂知及之矣貴仁以守庶得而弗失端木氏

合修軍民二倉記

永盈據城東南隅數步而近歲收和州寧國所輸秋米與吾郡二邑若南京錦衣廣武兩衛泊滁衛諸屯軍米麥轉給官軍俗稱軍倉預備介其右个則民倉云肇自國初嗣有脩葺而比歲久不脩即脩亦皆具文故永盈正殿十有三楹圯其三西殿九楹悉

圯而東殿之九雖存亦多穿漏須補葺嘉靖丙辰巡倉憲使侯公按部行視譙讓督責謂宜亟修而顧難其人適郡守應侯新來可屬以任則使趨偕儀真縣師中會計會倭艦寇維揚師令留真防守不至而諸殿日被風雨震凌又益甚米麥糲粟率爛浥事不可緩應侯乃躬自駕步至倉周四顧諏采群言退至外門獻議曰謹按永盈歲收諸郡若衛正耗米麥不過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八碩而贏即諸見殿之存者里加補葺而稍為修復便可納貯當茲公私贏屈之會西殿疑衍可以無作但以面勢規制論之上有正殿則東殿為倉之左翼而西其右也似不可偏闕謹按預備倉故與永盈相連永盈西殿之後垣即其界畫處也今預備倉僅有上殿與西而闕其東以某之愚謂應補造永盈正殿之圯者三使與預備並列於上蓋撤永盈西殿頽址磚石合二倉同一中央砌而墀焉則諸所運米麥雖併而至可以及時篩暴不至守次林積而永盈東殿為左翼預備西殿配為右翼財不費而事集地不改而物便又本倉廳事卑隘大門狹小人望而仰之弗稱官府兼以官楨故無解宇既居民舍殊非事體請將舊大門拓而新之廳事

之後量增三楹以備更衣食息而以故材之短小弗
大用者築官櫺解舍六楹於左翼之隙庶完而美
王宗今計為費大都三百兩有九十而止議既
上侯公答曰詳議省財便民具見經理而官廨舍又
本院夙所注意者其即行惟免應守奉惟謹船親稽
治如其家而諸所分治則選屬吏義民之素裕而
知慎者以充故費不甚費而事有緒會大淫兩預備
諸原亦多圯漏宜併修而費不贍悉索帑中無羨金
適多守重厲民乃就侯公面白狀公慨然曰軍民
一體至此之分可於院積折糧剩緩通融之然工大
役事弗即集費公來又益申嚴始畢以僞於是郡
人感者見諸厥矗立中庭巍峙廣場衍象崇門聳
庭肅肅列巨戟然巨觀斯亦城中之勝槩矣胡子曰
余於軍民二倉合一之事而竊有感焉自道之喪文
武二政體異而才不相贍矣兵與農析國勢降而
事相謀矣學與政殊人材下而習俗陋矣心與跡
分術頹而道義微矣言與行反人心壞而賊民興
之安得還六而一之此豈非有世道之責者之事與
是重有感焉

新修橫渠先生祠堂記

距郛東南五十里而遙有橫渠先生祠舊矣然歲久
傾圯加遇地震則益圯且十歲戊午春鳳陽守劉君
某等顧謂前令某曰以先生祠而如是可乎時雖屈
費惡可已乃檄縣鳩費庀材於是修堂幾楹廡幾楹
下至齋舍階庖庫坊櫺畢繕以墁然未有記以詔
示永永今已未冬余行部過焉釋菜祠下而縣令葛
子文光丞葛子惟恒則以請乃不揆而記之夫自仲
尼沒而精義隱七十子散而道術裂縣七國而來天
下不復知仁為何物久矣豈惟後來即當世高才如
顧孫氏亦難與並為而故樸易直如卒我至欲求仁
於井下穎悟明哲如端木公近矣然馳騁高遠則似
猶以博施濟眾為未足庸詎知道在邇而事在易乎
故子孔子挽而約之曰在迩取譬而已惜哉賜也未
能如曾子與氏之真積而應以唯故終孔子之身獨
以三月不違許顏氏嗟乎嗟乎仁豈易易言者哉寡
寥千餘年發憤如董生沉潜如仲淹皆未足以與此
昌黎韓氏博愛之訓似矣然語焉弗詳則亦文人之
粹言爾先生崛起千載之後遠出秦川之墟力踐精
思直窺仁體近自身而譬焉蓋欲天下後世以其所
以事親者而事天則雖不必相相然必施之博必濟

之衆而既窺此意則施不患其弗博而濟也衆矣然先生豈徒言之又欲買田畫井薄試周官之法蓋可謂由其身以及其家國矣使天祚趙宋以其所以專任安石者專任先生先生必且偕河南程氏諸君子同升廟堂力行堯舜三王以來之仁政而宋其五三之盛矣當是時也其君方且謂安石聖人而謂衆流俗以卒貽靖康之禍嗟乎王孫賈陽貨彌子瑕之徒進而仲尼紂王驪臧倉犀首之徒用而孟子與去董賢張禹胡廣趙戒之徒顯而王嘉梅福楊伯起諸君子死且辱治日少而亂踵接君子不能無憾於昊天胡莊公集卷四

也得並書云

文菴劉公祠堂記

公以穎材奧學蚤登萬甲論思獻納數歷西京望實並隆致位公宰壽考令終享天下之樂名淑問者七十有八年先是天子錄公勞加封其曾大父父若考妣村公俱爲南京兵部尚書諸先妣皆

夫人已又贈官賜謚申遣使者數輩敦其塚事矣其子承恩及孫珙輩追惟公功德之隆上隆祖考下逮于姓旁及宗人鄉國思以祠而報之昭示罔極乃述公勲猷行烈功業文章之盛請於督學憲使宋君洎巡撫都御史楊公專祠祀公而又慮勤父老子弟或生譴訾于是議即公生存所建紫巖書院改爲之費不煩乎公室勞弗逮乎齊民兩公並加獎讚檄有司以時致祭如儀於是享侑有堂登降有祀藏貯器具有其所至綽楔雄坊焜煌映帶表揭功德傳示雲來蓋一方之盛觀千百年之祀事奕哉備矣或者弗達乃曰公之先後諸大夫蓋亦皆其有功德者而公獨專有斯祠得無典祀豐於其昵古或未之前聞歟傳不云乎夫禮以義起者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又曰禮時爲大稱次之公之先積德數百年而大發於公惟公獨盛茲非其時歟公以正學儒行壽考尊榮班厠公孤名垂史牒光裕前後方古至孝斯不其稱歟且記曰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宗有再世則遷之宗公之功德之於劉氏獨不可爲百世宗歟余以庚子辛丑之間奉命督學晉陽行視郡縣過公里居蓋嘗拜公堂下辱公不

邨而訓誨之觴燕之距今未三十年而偉人鉅公之
親久矣古人良企慨歎會其子司務君乃以祠文見
蜀松安忍以不能辨乃具述本末并以解或者之惑
若夫公平生踐歷内外子姓與其閭閻胄裔則具載
表誌若傳誅矣此可無述焉

重修四先生祠堂記

四先生祠何元浙江行中書省請于朝而祀何子恭
基王會之栢金吉父履祥許益之謙以興起後學者
也夷考四先生皆晚宋勝國時人當其時禮俗傾頹
儒學絀抑夷狄橫行四先生生雖異時而行同業志
同方通相師授跡其抱道懷貞居敬學古清苦純質
統兢淬厲之實較然盡一可謂慥慥乎言顧行行顧
言之君子矣不然元方儕儒於丐娼之間顧肯崇而
祀之耶顧今世儒或謂四先生制行高矣美矣然皆
詳於分殊急於考索踐履至仲尼所稱一貫與其大
本未發之中若子孟子先立其大之義或未甚鑒然
也然子與氏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能言
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四先生所謂有所不為能言
距楊墨者非歟不然則胡以信當時風後世若斯之
遠且著也愚嘗妄意言之曰當道學未明之世不忠

無篤志力行之士而患無見道識大之儒當道學大
明之後不貴有講明誦說之儒而貴有蹈迪服行之
實宋自嘉定咸淳而後晦菴先生之學支分派別同
原異流當世號稱儒者大抵考索訓詁伐異黨同致
知篤志力行貞純弗懈者鮮矣如四先生之清苦純
實雖有其內詎不可為百世之師耶或又言四先生
清言純實規規然自守之儒爾恐不足以涉事耦變
而定天下之業余竊以謂不然嘗觀襄樊之師之圍
戶必累卵宋幾無人矣履祥乃進牽制擣虛之說請
以生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自解且備叙海道
所經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則豈迂儒無當者而崔臣
方且專事蔽欺誣罔而莫之能用此豈人力也歟故
曰君子創業垂統若夫成功則天也乃若三子之弗
遇無成也豈不皆天也哉嗟乎嗟乎豈獨諸子古之
志士仁人抱輔世匡民之略隄於天時人事重於讒
遇輕殉而不得一遂其有為若此者要之胡可勝數
悲夫悲夫士固未可以成敗利鈍論也余覽郡志樂
斯祠之新也會李守來請為書以風郡中人世焉
重修陽明先生龍山書院記

天之生斯人也必使有出類之材君長而師帥之

世稱王馬古之王者位在而道亦在故師之責在上而不在下周而降至於春秋王者之跡熄而道亡孔子不得已出而木鐸之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其自信之審如此降而七國七十之徒喪久矣邪說淫詞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人心壞而禽獸且肆行矣孟子起而距放之故曰我欲正人心守先生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予豈好辯哉吾不得已也蓋真實語矣秦漢而來距聖益遠諸儒生如仲舒董氏子雲楊氏仲淹王氏退之韓氏亦偉矣然窺其近似而昧其本真語其槩凡而遺其精要蓋其識然也由唐而來至於宋世無明道據德之大儒為之宗故士大夫之英雋敏達者往往淫於釋氏禪說之教自以為道在是矣而不知道之真清而莫辨其真明于久蝕而朱張陸諸君子又益張而顯之以析其衆而極其趣然流浸漬積派分途岐則陸之徒已自謂自謂為賢作聖之功畢茲矣自是愈遠愈支殆俗學元則幾於綫然明承元斯道如玉在璞如金在鑛莫之光顯世所稱好學之士卒亦守遺言抱

成訓有如帝誥天書靈章鳳篆莫之敢易蓋為之愈苦而去道益遐邈矣正德初先生抗疏被謫處固居夷天啓其衷洞明此學其為教也大抵無慮三變而致良知之學所以示人元元本本則誠肅廷執中之旨孔門求仁之要千聖相傳之真機的訣海內高明之士始知此知之通乎天地萬物與三百三千之禮儀威儀而非內也天地萬物三千三百之禮儀威儀通乎此知而非外也始知此知為千方萬圓所自出之規矩而長短輕重紛然不齊者之權衡尺度也始知徒守此知而不能致曲於倫物感應變化云為者之為禪而以此知為未足必假考索依據見聞知識者之為贅而非其真也易簡而盡天下之理充拓而成天地之能悟者深信昧者致疑信者業廣德崇昧者行艱業北有難以盡曉人人者然自開此竅以來學者執德不宏少悟即歇樂其簡便以知為行徒知執靈明以為用而忘其所謂戒慎恐懼戰兢兢兢之功意自謂無意與必弗信弗果而不知其莽蕩而無歸恣行而為惡此其害又奚翅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而已也安得先生者作而拯焉如曩時以梭額

然幸先生之言明若束炬炳炳光光與惟龍山有祠
舊矣而歲久漸圯大司馬梅林胡公先生門下士東
郭鄒先生所與游者也聞道蚤信之篤提兵過而傷
馬檄縣吏葺治踰年而始迄事先生從子仲猷屬小
子松記成事乃不揆而論載以與吾黨之士交勸助
焉若請從費者之爵里姓氏則具載碑陰矣

正學書院新遷濂溪先生祠堂記

濂溪之祠于南昌久矣其始在望雲門外龍沙岡上
嗣改東湖址涯已又徙龍岡故處最後遷故火神廟
址凡屢易詳具郡誌若祠碑語多不能載今遷之何
比年嘗即陽春書院故址初正學書院實宏且奧而
院無祠主士鼓篋絃誦者靡所師承會先生今祠日
就毀矧又湫隘不稱秩祀食謂宜徙先生正位院中
使學者有所師法法又國故諸官師士以請于余余
應之曰夫正學書院云者其亦猶古之東序瞽宗也
歟哉古者學必有師今院中空無師宜卜日遷焉官
師士遂請余紀歲月詔來者余不得辭夫道一而已
矣學亦一而已矣而院以正學名則豈以別于異學
乎平哉蓋自姬周衰道術裂國異尚家殊師先師仲
尼以其學我正論述而變易之然其時已不能無異

端者流陰為詖論於其間故他日歎曰索隱行怪後
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嗟乎
蓋嘗防其源矣乃孔子沒而七十子散處于各國其
學未能宗聖而純一卒無以勝諸子而使其降伏變
化以歸于正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矣子孟子承
其敝崛起而辯止之雖一時號稱廓如而遺害至今
為烈蓋自六朝唐宋以來凡言道者依于楊而宗佛
氏者依于墨最後黜者又教人改頭易面推墨而附
于儒儒者樂其簡易直捷安其護遮方便而可免於
程檢純桷脩為克治之煩也則從而飾以微言發為
妙論混儒於釋實道於虛如金縢物如脂漬粉滑不
可辨蓋雖初學小生靡不高談雄辯自詭正學而實
則擬仙釋之緒餘糟粕以自文蓋即仙釋之精華宗
要曾未夢觀矧實際耶以是言學實稱邪見蓋人心
風俗熾惡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之理亂興衰恒繫
之矣此諸公正學書院之所由設而今日先生之祠
之所由遷也先生之學雖未易驟窺而其大者在太
極易通而書太極言聖人主靜立人極矣慮學者之
偏於靜而廢於脩也則自註云無欲故靜易通言聖
人之可學也而括以一言曰無欲為要於平盡之矣

或曰孟子蓋言之卷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記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緣感而動有生以來能盡無欲耶故君子寡之為尚辨之惟審執之惟堅守之必信行之必篤由倫類廢物之感而率吾天命帝則之常即耳目言動之用而全吾靈妙虛員之神致慎於未習之邪辟嚴防乎高明之湛溺不思也而無不思也不識也而無不識也不為也而無不為也由情以歸於性由寡以至于無由無以入于聖夫如是窮之足以提身而善俗達之足以善世而安天下此千古賢聖之正學正道而皇言學勅之所申而重也於乎來游君子其尚致崇於斯也乎余不敏知務斯崇而未能有得然不敢為異說之所眩也故願與後賢君子交勗云爾而主斯役者則南昌守葉君應乾新建令錢子貢至乃相者則通判王子蓋臣畢子效欽推官侯子必登南昌令戚子于國教諭楊敏政訓導繆仕傑顧相得備書云

樂平縣創建城垣記

樂平嚴險之邑也千巒萬嶂邃谷密林迤邐奧深以

常數盜正德中蓋嘗大亂至煩王師重旅而後延其詳具邑乘不能載當是時謂宜築城以貽永利而有司惰慢上官因仍竟至今其俗又不靖氓小奸往往輒執戈矛挺以鬪甚聚至數百千人相殺以為常余初至適外寇未靖邑中惡少十數人聚戲遂劫估客金數百千金客物色之奔告縣縣令捕得數人寘獄諸惡少則又聚眾破獄門劫去至大開縣堂縣官幾欲遁余以為是不可訓則檄兵道鞠實首礫二人於市俗始少戢又其地界微宜衢建郡邑萬山錯峙犬牙相入鑛盜驍徒往往借他巨盜名煽以撼洶恣勃勃然則斯城惡可已哉余是用憂之下守巡道議顧其帑無見金錢又未有寺觀羨田可鬻如德興議即民丁中田畝量賦而覈其官民稅則輕重之等以為差畫地計工計工給費計費給贖令民自徵欽通得金可一萬五千四百有奇不足則益以迎王羨米九百九十二石及斗後贖緩以續然西東迤南二麓有河出焉食謂須為梁上載城垣下通水費僅僅足計迨城八百八十丈許而贏以石為之門凡六上各有樓櫓可守望黎民者矣雖然古今禍蓋非獨無城之患而無德以令民之難故唯有

以惠政之實得民心則其民視之如父兄伯叔相
結而不貳何盜之敢窺不然將暗啗胥應虐我則
仇矣何城之足恃後有君子念我若夫分勞乘事諸
有功者之姓氏則具載碑陰焉

德興縣城垣記

德興嚴邑也分自樂平四方舟車之所罕至商賈貨
賄大裝之客之所弗集居人亦鮮厚藏豈蓄疑可無
城然余竊見比日閩粵括蒼山海之盜輒窺江藩以
為奇貨又前此流賊大衆掠臨汝盱江信州諸屬縣
而浮梁樂平斯邑往往報有揭旗露刃妄稱大王跳
梁恣睢往來窺覷覷者賴吾多黨正兵又徵有他
兵在境上待他盜竟次且顧望不敢騁而去然亦幸
矣余用是憂下守巡兵備諸道議築城議定以屬何
令集吏民議所出會謂邑多寺觀寺觀多田畝祇養
游惰於是徧加搜覈或全鬻或鬻其半計得貲七千
七百四十兩而贏議支四千三百九十九兩有奇為
城費餘仍貯帑備水旱緩急計造城一千一百十有
四丈水關二水洞十護城堤一百有二十丈為門者
六內四則耆民俞項余文煒張某方文泮義為之監
自是稱完工矣雖然城可以人其人以德使有人焉

保輯其民而以恩信樂結於平日則以其父母率其
子弟蓋雖持挺擲礮皆足以殺賊禦寇而無患否則
滿牆舟楫之中俱可虞矣吾聞饒人固多信義可使
者後來者其亦唯是圖乎何子名廷栢其縣人鄉貢
士替者為某某處人其諸祗役分勞者之姓氏則具
載碑陰此不及詳焉

固鎮新建澮支橋記

按圖經澮水來自睢纔二百里而近經固鎮迤邐入
淮漲則往往汜溢橫流前此有憂者導為支河然無
梁且當而都諸省孔道人使需舟甚艱逮冬尤病
涉其地屬靈璧縣縣距鎮里而遙莫為省憂十年前
王今子卿嘗謀治之功甫營而遷然幸隸宿人所必
道余因以告牧守姚子姚子惻然曰是篚之責也夫
慨然以建置自任余因解裝出俸金二十助之姚子
守官頗慎然家故裕乃捐私財佐費庀治已而召勸
本鎮耆宿致仕縣丞懷君明王君珮曹君淵等義助
得數十金君又分募居人行賈共得金二百餘貲用
稍稍集而懷者諸君又若營其家者由是新橋降然
如虹圜凡三瞻者爭犂行者輿謠今春二月余以吏
部左侍郎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過烏明等請

曠如亭記

回中山距涇城址里所而近其巔巍然特起峻不易
陟即陟必於其麓旁緣以上曲折而躋至顛顧有夷
地立而四望則千山羅立如屏如障如抱如維涇水

迢迢西來汭從南屬絕而東注曠望高深極覽無際
凡夫烟霏之生滅草樹之榮瘁禽鳥之翔集雉堞之
映帶廬舍村塢之明滅近遠歷歷然呈形競態於几
席杯酒之前他日思爲亭而名之未有攸適一日夢
有若道流者揖余而言曰公向所歆名亭者意者曠
如其可乎會即開寤余以卅年老叅蒙恩起廢叅
斯省感激知遇翻然而來刻厲靖恭誓將自效然顧
視斯人則鮮余知者而充養未深或時不能無芥蒂
豈帝天之靈將以開曠我耶遂因以名之夫茲山之
曠覽信矣然豈若吾心之超曠乎是心也配地廣大

同天也。一瞬目游思。廣寒切指目。即河嶺山海之雄目。豈徒吞雲夢八九於胸。而不以芥滯礙於區區外。至繞若太虛之片雲。長穹之燁電。又何足云爾也。既以名斯亭。而因廣其意。知此座幾來者。必將有味於斯言。

南陔堂記

芝南先生偕余釋褐上
父若母又康且豫目官
明正學集卷四
慶氏之母爲堂以娛之頌曰
幸陽信仁壽淑問譽其者
得行報屬已未歲以治行徵
辭丹校人南又皆余父母國悉先生風采行誼最
習是時甲第人萃華亭挾重人勢縱恣甚先生按而
治之弗少貸聲凜然動廷中余又守官南宮在
闕下與聞之嗟乎嗟乎此豈保官爵畏強禦瞻迴顧
忌者能之耶而君尋以此斥外然聲稱益洽稍遷副
外臺駸駸乎大僚矣君顧父母春秋高寡兄弟又乏
子姓則屢乞歸養天子初難之意留待次而銓部

大臣知先生意決力爲奏上 天子始報可日奉親
而嬉海內交游盡罔不忻忻然爲先生慶焉其後此
堂燬於火北始脩復會前大中丞今太子太保大司
馬胡公提兵過其間慶而落之易名南陔而又薦諸
天子曰維茲逋逸臣夙抱紆濟負副大直方之氣
培以親之侍乞歸養今父卒矣母氏垂白亦既有子
可代侍矣且年未及耆宜見 召用必忠事 陛下
蓋先生之孝義節行於是益章焯矣維昔周畢公保
釐東郊康王命之旌別淑慝孝宅里而樹風聲惟公
克協厥心使彼殷庶士弗由惡終至於道洽政治斯
亦旌別之效矣惟君正學直節卓然自致要無缺文
武康舉而興顧今風教衰微俗化媮窳講捨之誰父
宣 轂下馳競之行弗啻日中幾成叔季齋末之習
則胡以觀也然則大中丞所以願公之堂意者有感
於斯乎自今登先生堂者若 慕義小人畏讖克易
厥心共遵大道冠纓薦紳之士脩於官錢鑄鉏耨之
人脩於野而被介冑權戈盾者亦將脩於海隅障隄
之外道政治事並德齊以副我 陛下側席之懷
而無辱 皇烈祖之耿命則豈非大司馬之能事而
亦君侯所以報 天子佚養先大夫老臣之職分也

胡荊南公集卷四

七

傳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其蓋此之謂而况 天子
且將召先生耶爰告僕夫俾署堂側

夢賢亭記

余行部九江因憶天池之勝欽惟我 聖祖神功茂
烈所開先竊陟窺覽逶迤而上過登高半雲披霞錦
綉四亭亭各相距可數里崇階峻級愈行愈峻徒從
者無不喘汗如雨每及一亭必少憩良久而後能陟
計瀟下二十餘刻始達於寺內半雲爲余同年友念
菴羅子所題睹物懷人徙倚久之見白雲數十萬頃
彌滿山谷皆在履舄之下私謂弗翅半雲而已然貪
往踞即舍去其夜夢與羅子相見勞苦既訖首謂之
曰昨遊天池過半雲亭見是子題然其地已出雲上
恐不止半羅子笑應之曰然則子遂已躡雲之上乎
請稱躡雲何如余首肯力贊請即改書羅子欣然書
之覺乃知爲夢語嗟乎因耶想耶幻耶妄耶夢而覺
耶余不能自信即以謂幻與妄則商宗嘗夢傅岩矣
孔子嘗夢姬公矣奚其幻奚其妄以謂必想與因則
武王嘗夢帝與九齡矣仲尼嘗夢兩楹設奠矣奚其
因奚其想此皆事理之所難解也雖然易蓋言之
夜者陰陽之道也陰陽者天地之撰也一陰一陽流

胡荊南公集卷四

七

通貫徹不舍晝夜曾何間隔故心苟存而明是謂緝
熙是謂常覺是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即謂夢為覺
為可也心苟放而昏塞是謂行尸是謂動端是為百
姓日用而不知即謂覺為夢為亦可也故余之夢羅
子也因也想也幻也妄也夢而覺也必有能辨之者
而余固不自知也書付山僧留為山中公案

遊茅山記

茅山據大江東南山有餘里左憑柘汧右帶陽谷號
蛇旁魄昔人號為天下第一福地所稱有道名儒之
流多此棲遊然惟二茅君最著故山因以名三峯連
亘演迤相距各可四五百里許玉晨觀在其陰余從
向容千佛閣院登起望東南行約十餘里外見石林
松檖空翠浥人蒼栢青杉森爽交映加以群芳衆卉
陰翳羃蒙呦鹿玄猿迭為鳴嘯如此者又可三十里
蓋不埃陟茅峯望江湍而逸情幽興固以盈洽襟抱
矣是日徑趨玉晨午飯少憩絕三峯二峯之下經積
金峯抵下宮小坐啜茗陟大峯石磴迂迴遙遞而上
幽室叢篠夾徑蔽虧澗道流泉潺潺飛灑凡數十盤
約三里如陟峯巔入拜三茅泊諸真君像山繞檻行
睇會天晴霽日歎落木落光影流射照惟胡田浮彩

躍金餘霞炫綺輝煥可愛旁睨綠山間道曲折盤旋
錯出藤蘿蒼綠之間既以修蛇奔赴又若白龍偃蹇
遊人累累相屬偃僂而上四圍諸山遠近咸俯或若
蒼螺或類青塚或似輦輿軒蓋亭亭部分甚可諦玩
北顧上宮萬區負厓而屋飛甍聳棟高下縱橫丹堊
楮素參差蒼翠密蒙之上宛然圖畫居久之從別洞
下探華陽洞天洞窅窅無極紺碧泓深險莫敢近其
前萬樹輪囷交互成幄湍瀨飛噴涼飈襲人令人忘
其為夏又前數步為玉柱洞洞內與華陽通而外狹
隘不可入時有陰風自其中出蕭颯如秋會日已脯
不能久留遂還下宮止宿夫以茅山之高遠謝萬俗
其峯巒巖嶽亦無復他處之奇峭秀異然足以名天
下而勝至今者徒以有三茅君爾而況乎道有大於
三茅者哉無惑乎魯國之泰山申甫之崧嶽瞻仰罔
極也故士莫貴乎修其所以弗朽者哉

遊張公玉陽善權諸洞記

余從省事來赴舉子試若釋褐宦遊所交接江南太
夫士輒為余稱其鄉山水之勝且言莫勝於義興然
未之悉也往來於懷二十餘年近始一至自余所親
觀念諸君子曩稱良不誣然大都義興之勝莫勝洞

經首張公洞次善權又次妊潭諸勝吳門文衡山內
翰為溧陽史燕峯春坊記之詳矣余不能加然尚恨
記龍湫別穴石潭弗如余所見余所見潭水紺碧澄
澈不可言日光下穿洞見底際要無慮數百千丈具
在目睫即吾人毛髮須眉並絲可數從遊僮僕懸脩
綆以下全體盡露真若水晶甃合中無毫滓狀其能
肖其他大畧弗異記言從茲返旆東出玉陽洞天徑
踏次穿石山趣張公洞約可三里洞門不甚大而中
豐廣靚深詰屈不可窮巖竇虛窅窅窺曲象百
物門左巨石峻嶒儼然馴象其右奮怒撐柱宛具獅
形宅諸奇異種種有之自此深宵莫測從僕十餘人
各秉長炬盤旋而入目所睇視動涉奇恠或天矯如
虬蟠或軒翥如鯨舞或鸞騰飛挂踣踞跼伏如猿狖
虎豹之在林麓數澤競為靈異或兀若堆嵯或崇若
繁厚亦或若浮圖竹筍之栴天拔地其他如衰翁老
媪道人釋子童媛稚兒几案壺臺橋梁懷柱屏檻舟
橋諸佛菩薩觀音鸚鵡之屬色色肖似殆逼天真渾
皆白晢間雜蒼綠豈天神帝鬼水若山祇雕刻綵繪
共為戲劇不然曷以綺錯繡綰絕若人為哉出洞飯
於超然亭上小坐行又十里登舟夜泊宜興城外止

南次日舟行八十里至善權寺壁間斷碑載稱寺為
祝英豪故宅南齊中贖以為寺天晚留宿明日探洞
洞在銅官離墨二山之下距寺可數百步旁臨絕壁
峭壁崕崕大壑經其下崎嶇而入大都彷彿張公雖
其變幻奇險差若少謝然洞開朗朝日半入中復平
所爽亢可坐數百千人列炬而前曲折尋探靡所不
更極深宵又下為水洞惟石疊疊散布錯置喧喧
洶洶濺沫成輪聲震盪如行隄塘澗頗別有一竇潛
通無極澄湛淵潛淙金浮玉又張洞所無也蓋二洞
東西分峙爭雄競勝未易軒輊自辛平生之遭此其
絕奇然出洞過吳門問諸旁近士人尚或未有至者
豈不以人各有營初無意乎此耶苟其有意即雖東
極蓬萊之觀西窮靈嶺之勝南陟羅浮之巔北際醫
閭之野其誰能禦之嗟乎嗟乎占稱寧以至道為歸
人以聖人為準治以祈天永命萬物各得其所為極
亦繫乎其所志之爾余於是重有感焉

遊天台記

天台古稱山水窟環縣四匝皆山也惟赤城桐栢
樓雙闕石橋最著四月廿有一日飯於縣之佑聖
門西址凌霄以行踰嶺跨壑可十里至桐栢山

七十二福地之一唐司馬承禎隱居于此有宮在其陽宋爲崇道觀晦菴先生嘗主管馬宮外周覽類址尚無慮數十處當時祠宮之盛可想聞餘斷礎今所存財茲宮爾入宮少憩暑啖茶果步自宮前繞出宮後尋昔人所謂桃源洞約可三里草木藂蔓蒙蔽虧俯視山坳有鳥深不可測險莫敢即折而右旋又二里乃至瓊臺特起衆山中俯臨平切之壑背陰向陽項方數百步上多石礫雜以蒼蘚且復崕岿朝日照之晶瑩灼爍宛猶疊瓊此山之前雙峯如闕中天豁開東西分峙拔地而上諸泉競注經流其中直瀉而南白龍遠逝風霆震盪沫成輪斯亦瓌偉壯麗之觀已折而還宮飯訖杜楫經途幽絕絕肖桃源香不逢人惟聞猿嘯約三十里至石梁梁懸接兩崖龍形龜背廣不盈咫下空洞若券上流千溪萬谷匯爲兩澗合流奔赴併瀉爲瀑瀑高廣可數十丈直注澄潭飛流噴薄雪山崩墮散爲電霧百步之外拂面沾衣朱夏鬱蒸寒氣侵逼蓋天壤異絕之奇方與極勝之覽也前爲方廣寺旁爲千佛閣閣上憑欄四眺變態萬出從茲南旋約可數里踰金雞嶺嶺之高際天山左右合沓蟠鬱如行峽中山上草樹蔥蒨芊綿如

蒼松杉蕩篠之屬充牣隱賑僅通線路猶帶水級滾夾較摩與其交互成幄龍煙蔽日不見天最下若行谷底望之如窮已復開豁又澗水紫綠相輪瀉崩崩轟澎湃間射激香方激而隱候微而沙砢若百部鼓吹雅俗並作悅耳快心不可名狀如以惟石礫塊散布岩谷或黑如鐵或白如脂亦或赭如朱丹又或如砥柱中矗或如龍馬下瞰飲或如虎豹獅象羊鹿牛馬噓呵奮怒奔逐馳騁又似諸佛菩薩道人衲子朝拜拱揖跏趺俯伏種種異態其諸纖纖縱橫各有肖似雖復更僕指點不能彷彿如此行凡可二十餘里始抵國清寺宿明日還縣其他若寒明諸巖爲寒山拾得與豐干大士棲隱修煉之地靈跡有聞以隔遠不能徧歷留俟他年嗟乎余嘗見圖記所載與縉紳學士所稱天台石梁之勝至詢其道路曲折自以爲業知之矣以今所見則前所覽特其影響依稀云爾豈若今躍然於心目之間耶口可迷而手可繪哉故君子之學必廣之而後知天下之道惟行矣而益著不可誣也余於是乎有省

遊鳳蕩山記

四月二十有三日余自天台泛舟至台郡泊於郛西

之浮橋下簡吾郡前守林君願菴曰余以游觀至此
當造拜苦荷衣不可入城府君其諒諸君聞而喜甚
亟索輿携其子幼成秀才名果者出顧余於舟舟小
不能勝相見於橋上之臨江閣笑謂余曰君誠高興
顧吾家計鴈山財數舍然至今尚未能一往忱大愧
若今當舉糧送君且共往遊會日欲畱余宿明日
余拏舟先去宿於海口明日望黃巖行未至數里道
出澄江之澚過大宗伯父菴黃公新居造焉公甚喜
宿余於石龍書院語余以陽明先生所稱格物之說
且相與辯析儒釋道三教異同之實語多不能載次
別去慈于黃巖之明因寺願菴與其子操舟來會
于寺中蓋二十有六日也是日發明因東行七十里
至嶺店舖宿明日出鋪觀石門潭潭澄清明瑩淨首
湛碧環以重巒峯巖靈秀反行十餘里次石梁寺寺
於洞中石乳倒垂流泉滴瀝陰森涼爽淅淅逼人
涼泉亘其前儼如虹蜺而開豁空明光景穿射中
朗朗前對老僧巖宛如雕甍左右面背四視之皆
即遠踰數里反顧焉尤象殊可劇信有如杜子美
云真供一笑樂也前過謝公塔相傳謂指康樂史
道運伐山門徑以極游放常不誣又數里至靈巖

穴穴不可近觀照膽潭探羅漢洞始從百餘步外
重洞門財若一線甚窄隘而中深邃石梯數百級乃
入其奧內方數百步石刻羅漢諸像甚設仰視深蓋
正中處微開半罅流泉下瀑玉屑迸飛涼颼颼然不
知為夏於茲小坐見巨石疊疊離立洞門出而右行
仰望碧霄諸峯孤峭軒聳挿天隱日稜稜可愛其旁
固多巖竇亦復亢爽可坐數百人又前過淨明寺基
尋昔人所謂黃石峽者石環匝成墻若行巷中仰見
青天纔若曲池碧水又前經響水巖石磴又縱橫
累屬不絕水奔注激射之潏然有聲如考鑄擊鼓八
並奏巖上巨石峻嶒或莊嚴如佛子或確武如介
士亦或如鸞鸞翥鳳飛閣懸樓馴象遶驥具可諦賞
又前至靈巖寺宿明日行觀寺中左則長旗峯在焉
疑有天兵億百萬伏于峯側而玉屏巖殿其背不啻
彷彿天聰洞附其趾可繫須眉古臨天柱拔地上出
直挂天漢端嚴挺特有如鉅公端立正色而立於朝
莫敢仰視屏霞嶂在其後豈巖巖之高出雲際五色
輝煥綺錯霞張真稱畫嶂之右為龍鼻洞水曲折
而上宛然肖形有泉浸淫出其鼻端相傳可療目
口為雙鸞峯連翩並駕軒高遠太而一女卓然

分此其下渾然天成殆似瑣琢又右側上為小龍湫
泉水上出突如劒峯刀升腕匣以躍其諸競注懸崖
若懸集十數素練張翼飄揚早曠如故先是過響水
巖窺見靈巖之上側小峯二並峙大峯之間其一則
象初尚作禮微俯一則道士對拱微揖既上靈巖至
龍洞踞則兩人合為一體渾作僧拜相與大喙諦
觀夕寺午飯晚出右行經馬鞍嶺縱觀板帳一名觀
音巖巖高廣略似屏霞石雜五色又似複閣重樓層
疊現晴日照耀光彩陸離兼多鳥獸翔舞踴躍之
狀令人眷眷不能去又前經小剪刀峯下居然天巧
再而鴈山書院院祀宋王梅溪胡侍郎元李五峯
我明謝逸老章恭毅謝文肅諸君子蓋皆土產或
來游者云又前過錦溪溪底多花藥石亦或純白蒼
黧間之兩岸亦皆全石如列堵水每清淺輒翻彬彬
竟從綵繪錯綺大堤八月人前觀大可刀峯也晚絕
石近視之則固天柱也按地特絕不連其可
愛又前為大龍湫湫水深大旱不少涸下臨絕壁
而可百丈懸流直下競注澄潭既似立龍騰挂又若
飛瀑倒翻逆為金沙散為一會隨風飄轉即數百步
外寒氣襲人衣袂沾濡轉瞬心震蕩山谷成

傾墜渾側大亂石上則又似雪山崩摧受臺迸裂漂
紫雲揚恍惚異狀悅目快心
觀上即鴈蕩廣可數里然不可上從此出谷
八九里過含珠峯下蓋雙石壁峙中含圓石具可見
又前過能仁寺飯飯訖行觀寺外則有若火焰峯有
若芙蓉峯又外為伏牛犀虎龍馬卓力諸峯歷歷在
望然不能徧登而返嗟乎始余慕鴈山之勝寤寐念
之然既及武林則又憚其險且遠也意忽中渝已復
惟念業既出門且復中道豈不負初心乎於是決意
必前迄竟至焉矧道不遠人萬物皆備苟持強毅忠
信之心以求之即美大聖神靡弗可至未見其相遠
也故重自警厲兼諭吾黨諸君子焉

遊武當山記

凡山水之勝大都有四有以其實有以其人
而實否有實美而名之斯亦所遭云爾以余所聞武
當則勝然不躬觀而身觀豈知其勝至斯也故不可
無記以幸斯遊蓋歲在己亥閏七月既望余與同官
子皖山有事鄢郢一日宴坐語及約事
八月一日發鄢城宿潼口驛二之日發潼口
恐習家池上小坐已乃拜羊侯祠周覽咨嗟嘆斯人

不可復作晚次襄陽延見吏民程督故事三之日發襄陽次穀城縣四之日次均州界山驛五之日從界山驛西行四十里至遇真宮宮前開朗夷曠不甚遠始宮名會仙館仙人張三丰居焉故今東廊下有像東方大有遺像各一與世所傳像稍異問之道士云此其甚真觀東二里曰修真觀又東曰鴉鵲嶺上有太山廟是日宿宮中明日發宮出仙關其上有黑虎潭潭上二石峻嶒中廣如屋可坐其下洞深莫測常有雲氣西北行四十里至紫霄宮宮負展旗峯下峯迤邐竦竦千仞壁削宛猶皐轟形其左右有泉池四並清澈可汲欄甃瓏瑑甚工前左曰日池右曰月池前右曰大善泉後右曰上善泉從殿後右轉陟山椒有巖曰太子巖巖名以帝故蓋帝為淨樂國王子也上有三大字甚深可辨其左曰蓬萊第一峯亦橫刻巖上巖上有泉一泓風吹餘瀝四散其濺如沫如珠可挹出道士院左折址上曰煉丹巖右折西上曰七星巖又上為三清巖絕險不可到杉檜桐梓陰翳甚鬱仰逼三公山頽瞰禹跡池前擁大小寶珠二峯後負歛火巖宮前古松數百株皆參天倚雲枝葉扶疎上聳可數譬如大駕郊行巨人力士高執雲幢星

蓋以從距此址十五里有觀曰復真觀一名太子坡殿下有池曰聖母滴淚池相傳帝為太子時素家居此其母追泣故云不可考直址十里曰龍泉觀在九溪渡天津橋上自此南折深入有巖曰玉虛巖其路回阻窈窕沿流以入望之若窮行而愈出其上三峯薄宮巖峭可盡其旁萬山攢簇掩映松蘿蒙密絕不肖人境址數百步曰威烈觀觀祀唐太守姚簡簡貞觀中嘗為武常節度感遇神人棄官隱此後時時著靈顯乃勅封威烈王西北四五里至南巖宮其旁多重崦曲阜呀呷之壑嵌空之洞樹木繁蔚石芒峭峻有或磔如戟或蟠如龍或怒如虬或踞如虎或拱立如諸佛菩薩加枯株僵樹斜倚倒墜舉首遊睇似欲瞰人從此自南天門循山左行過小天門緣崖峻折經大巖下陟殿中殿基在峻高處壁崖之半為之又即其最上一乘為圓光殿從大殿後左折而東皆並崖屈曲行俯視欄外數千尺目窮處正黑不得底天風噫氣披拂震激令人毛髮灑淅股弁折而西行過元君殿坐南巖亭亭據崖杪萬景畢矚其他冥禽幽鳥通響交吟實旁中宮尚可外有石枰一具從橫十八道相傳為洞賓故物然則製似近時人所

好事者傳其說以神之耳從元君殿東折上獨陽
紫霄二巖獨陽有碑室一紫霄有石室一二室並以
碑石為之無他物其中各置神像紫霄巖前有石
龍百餘尺餘縱出欄外五六尺許下臨深壑數百仞
遊人在欄內憑視已駭怵不敢宴有道士往來
香若蹈夷踐砥直莊周所云伯昏無人世固
有其人乎西址五里有巖曰滴水巖中廣如廈其縱
丈有奇其橫不啻倍可辟風雨下鑿石為池承泉注
于外又里許曰仙侶巖云帝道成群仙旅集賓近下
而三泉相傳神仙陶幼安得道于此直西有飛昇
臺下有謝天地巖巖至險昔宋有人居此往來如
飛云訊者但云謝天地竟無他語後仙去人以是
名之其日出南天門緣南崖可百餘步徑址崖崖兩
旁皆直下中橫一道如堵行者皆逡巡踟躕不足
西址行過榔梅祠經朝天宮自是彌益高峻今人
不能止諸前在紫霄南巖道中望見與天逼者
有或覆出其上俯視之又前過摘星橋一一天
門三里至二天門又里許至三天門三門皆連
子平尺從高下直落強直如弦行者攀石欄緣
中聯息者數四然後得望一二其旁負上而

者為巖累石而歎墜者為峭種種異態顧盼不暇緣
而曲往而復折而紫霄如窮而終計五六里乃可至絕
頂道官率道士執幡奏樂導而前瞰如翕如聲應林
壑飄飄然凌雲御氣神遊太虛不知身之在人間世
也頂之山曰天柱峯峯一名參嶺高出平地萬丈居
七十二峯之中帝昔於此冲舉絕頂東西九丈南址
纔二丈四維皆石脊如金銀色有怪松數株盤桓糾
屈如龍蛇狀其高纔仞許甚奇頂中平置金殿乃
文皇製以奉神其中及外並純銅為之外塗黃金制
極工鑿如渾成其梁楹鈎合處無半罅若真假鑿合
者殿外為臺臺外為欄欄外為城臺下置石梯懸崖
間高出木末俯飛鳥之背而行其上曳踵踟躕目不
敢旁遊舉武則股石相搏闕四天以象天闕居然上
界東西址三門皆絕壁不可行祇以備制相傳殿上
五鼓東望見日出當不誣右下為太和宮其旁錯制
道院蓋宮之制隨地形故不能相屬自故道右折度
朝聖門繞天柱峯後為尹喜巖絕壁不可躡殿前四
維諸峯不可盡名其對峙而起逼几案者名蠟燭峯
頂址為顯定峯一名副頂峯翠巖薄天人跡稀及址
為獅子峯為皇后峯峯之下之巖曰皇后巖又址有

峯七其一曰貪狼峯次二曰巨門峯次三曰祿存
次四曰文曲峯次五曰廉貞峯次六曰武曲峯次七
曰破軍峯又總曰斗巖再北為中笏峯宛如朝士
執圭鞠躬以趨東址為萬丈峯正西曰大蓮峯小蓮
峯相望並秀亭亭然如笑渠初發隱映清波其中則
有大筆小筆二峯對峙蓮峯之間狀如卓筆又西曰
大明峯曰千丈峯群山之下超然獨出再西曰白雲
峯下有巖曰白雲巖旁一石穴如星曰星牖南為仙
人峯隱士峯隱士峯下為隱士巖一老言時有神仙
出沒或擲衣披髮或奇形異相或坐磐石或濯澗濱
恍惚之間即失所在蓋靈區奧壤神仙之所棲宅理
或不妄東南有峯五一曰中鼻峯二曰聚雲峯三曰
手扒峯四曰竹篠峯五曰槎牙峯當均房往來之間
石稜峭確行者不能以步其南為竈門峯嵐煙瘴霧
眴旦如炊又南為玉筍峯諸峯迭地而出宛然新篁
未籜也以其類人又呼曰石人山此外又有曰拉笏
峯曰太夷峯挂笏如惜笏大夷坦如掌其中多猛獸
不可通其絕下曰萬虎澗澗濱石穴噫氣震響林樾
其他諸峯或如天丁拱立或如百官侍衛或倚如劔
或列如橋或突如鵲或卓如矛炫目怵心說情暢意

雖更數十僕不能數是日下宿于南巖明日從南巖
以望五龍諸巖如在絢屨下去巖而址過滴水仙侶
二巖下青羊澗三十餘里山行多虎行皆皆擬金執
戟自衛澗陷大麓下如行簷底道旁怪石徑弱蘿
綴衣朱實唯離碧樹帶天風下吹涼如簾如寢
萬木交互戈幘諸山諸宮失所在殆昔人所謂別為
一天者向非微卒先必至迷道無疑踰澗西後緣山
行陰磴苔蘚甚滑可二三里踰茲山忽夷樹忽朗諸
景畢出顧瞻南巖又復的的如對宮負靈應峯東向
逆折而入其門址向門內為道九曲十八折折旋紫
轉蔽以崇垣行者前後不相覩蓋諸宮呀無其餘大
抵如他不甚異殿前龍井五左三右二水極寒澈其
欄檻衣坐皆極精良工善右廊之陰有日月池二二
池相距纔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緋絕不類各字金
魚可數百頭出遊其適正殿之左為玉像殿像皆肖
帝形高數寸凡蒼玉紫玉碧玉各一亦工緻並元人
遺物下而折左出大門外並山西行下小谷澗水出
焉所謂磨針澗也澗上有老樵同折而右行過半三
南數百步有阜出平聲如亭際大誦經處也今猶
誦經臺又直下為凌虛巖唐孫思邈家陳希夷嘗

後從故道折而西上百餘武爲自然菴菴前石作
小池而橋其上金魚十數頭聞人咳嗽聲從橋下
起向客菴藏成祖賜道士李希素書及故帛納
各數事帛納皆襍五色綺綵成之云出宮人于其
頂爲靈虛巖險不可上宮南二十里曰紫蓋峯道士
言夜見仙燈往來不可據址有巖曰臥龍巖峯曰龍
源峯皆幽勝東二百步曰雲母巖曰楊仙巖昔有化
楊先生者居此年百餘歲人即之輒趨避曰腥氣觸
我後仙去故巖曰楊仙是時天已向黑從此望南巖
諸院燈火明滅隱見與星光相襟不可辨次日發五
龍心玉虛宮宮負展旗峯址蓋遇真故址始三丰語
人曰是地他日當驟興未幾感文皇盛所營繕故諸
殿廊樓觀亭池臺館廡庖湑皆極宏壯佳麗甚盛
迺諸宮西南五里曰回龍觀其山巒蜿蜒若回顧然
西十五里曰關王廟宮南二十六里有觀曰八仙觀
相傳八仙嘗過之次日發玉虛還遇真東南行三十
里至迎恩宮宮在石板灘當鄧襄孔道時天日朗霽
煙靄消散回視天柱三公諸峯歷歷可數益使人
信勝戀而不能去又十里至均州淨樂宮在馬傳塢
帝生于淨樂之國故宮之宮半于城中其規模

敞雖謝玉虛而佳麗踰其堂崇如其陛裁如其綺
疏豁如其旋題蔚如幡幄之垂悉綴以一皆內降
及藩國物也宮左有紫雲亭甚都出大東門望江東
岸有巨石屹屹山麓昂偉如馬首平如几高數十尺
其上有亭曰滄浪亭可濯可詠可壺可奕景絕似嚴
瀨釣臺然釣臺距瀨遠非百丈不可及又弗若茲可
即垂釣亭中下率江岸左行百餘武上有觀音閣閣
後有小石洞洞廣步有半甚森爽出閣復挈舟順流
行六七里抵龍山山橫亘江口上有禹王廟一玉皇
閣一卧龍亭一下有三義廟一皆附宮可觀遊者嘆
乎十洲三島舊徒誦其空文金闕瑤居世但勤于寤
想豈知勝壤福地近在區內不在海外乎彼大道甚
約不煩下帶而世且馳驚荒遠或索之金石草木甚
或流于回僻迫于斷死如之楚而址其面自謂馬良
而善策者滋可哂矣故因重有感焉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五

書

奉周約卷中丞書

日者 大命之下也朝士有聚而談者云周公大老負海內鉅望行當秉軸持衡以襄佐大業進退百官綱紀群務豈宜去 朝掌涉淮泗經營漕事總憲于遠意豈有不足於公者耶其深知公者則以公抱宏材畜利器精密鑒蓋往者居諫垣制邊聞斯小試微見爾其勛業功名固已如此而乃令隨行執列恍然承取進止署案牘應對唯諾如此而已豈公之所願乎

胡莊肅公文集卷五

碌碌抑豈 明主才輔所以用人之道之職之務也而聽者莫不同然一聲以其言為明信蓋與論之協如此松走尋拜公於堂下適賓客旁午草草辭去又駕詣 山陵叨承扈衛風熱罷病在卧不得從容繼見一陳其私愚爾來端居竊自惟念江淮重地所以障蔽東南擁翼西北寔 留都門戶天下腹心唐自中葉夫捐河北賴當時一二臣工艱難經理得以餽餉不乏障遮數道牽制首尾卒致恢復讀史君子未嘗不慨然壯之今 國家又安方域無警有非區區之唐所可比擬顧天命人事更為盛衰安危治亂

常相倚伏他日所以仰賴而依毗者未必非此公其保釐異時紀績太常勒銘景鍾或亦斯行也願公自愛天下事有不敢深言者公能悉之矣瞻宇輝光不勝傾切

貽顏漢東書

某除之鄙人往年踰伏下里學仕四方則聞江漢之間有傑人英士曰隨國顏公舊矣而無緣得奉顏色竊竊求懷不能已已比者繆叅貴藩之議幸得瞻望鄭公鄉里願安承教而又縈於職守不得早自馳候維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僕足雖未至隨心則恍向往矣傾注傾注端私念往者從相知游行焉道執事著有隨志一書止是私相傳寫尚未公刻其知者竊以比孔氏春秋不知者以為過夫春秋之世王者不作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其甚自大夫陪臣出孔子窮不得行因魯史繁謬而筆削之以存周室蓋昔者夢寐公旦之心也執事雄才蓋世遭罹閔阨不免頭行於時今所紀撰其竊比孔氏與否愚未之見然往往聞諸君子言其皆以事繁日以日紫月以月繁年而又皆 本朝時事其用舍當否刑賞治亂與衰人才風俗美惡讀者緣文自見由是言之雖欲

不謂之竊比孔氏不可得也然則豈不益重僕之所
欲見我僕素鄙陋不獲道於當世君子然所好者則
竊有志乎古作者之所用心願執事不私而幸勢焉
僕當手抄口誦匱而藏之不敢公傳人人漬易重寶
為門下所塵棄也伏乞賜教而辱賜焉不勝幸甚容
專仰馳候公其善愛是望

答翟中丞邊事對

伏蒙某公以足食強兵飭邊禦虜之策及一應軍民
利病機宜令無避怨謗悉意盡言且惓惓勸誘折節
下問松仰見明公憂先天下志在 帝室鳩集興情

胡莊肅公集卷五

三

恢廣忠計甚盛意誠推是心而終之以毋勒即雖犁
龍上之庭而繫單于之頸斯亦可辦又何區區之患
焉顧松章句小生歷世淺近誠於軍旅之事未之學
然比涉邊壩頃在圍城見虜勢日熾我氣益摧國計
民憂怛馬疚念乃時時從諸士大夫國人商論頗得
聞其詳思效之左右祇恐不足以當明公之所求然
明教又不可虛故不敢終讓倘亦庶幾芻蕘之言乎
惟明公采擇

一勤蒐練松聞人有常言曰兵貴精不貴多世固莫
不與聞之然往往衰罷損耗不啻不精即原額且

不能適何也軍政不脩而上下苟玩虛文相蒙而
名實莫之綜核爾今鳳門寧武偏頭三關與神池
老營利氏八角諸營堡兵雖不多然悉索舊額與
新募要之不下二萬若使人皆授甲士俱宿飽而
厚於撫綏勤於教訓猶若農之治其田畝工之利
其器械與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則逸
以待勞一可當百其亦何不足之有聞自總兵官
而下各以其官之大小占各有差使之刺繡彫鏤
攻金治木甚或收其班直冒其目餉而縱之以歸
則諸營大數率已虛十之二三至於家頗饒貲與
軍持短長之人則又畏其口語或陰圖津給乃取
可拱手高卧之差而影射之不曰分治文書則曰
見司金鼓不曰守典庫廩則曰警伯周廬多其名
稱而巧於破調如是則實在壘營與驅使赴敵者
終什之五六爾而况又皆尾瑣流離之夫奴怯吳
懦之士與其素非訓教撫恤之人乎夫以甚怯之
夫而授以不素習之器以寡恩之將而責士以必
用命之勇加之人無贏糧馬多枵腹此其不格不
俟知者而知已為今之計必須大加蒐補慎於綜
核如前所云治文書司金鼓等役查果必不可闕

而後役之諸係強壯殷實之人盡配以馬其餘隨
伍脫籍係有衛所者嚴令剋期清勾責以保任
若屬別省致正犯既故已曾應當一二世者
奏令籍內不為軍即召近邊頗有抵業與可保
任之人代克自今非大雨雪寒暑日令募師教習
非時賞犒如前日虜圍太原即不敢望能出戰殺
賊至如善教習之故乎然又必斟酌緩急審
有此豈非教習之故乎然又必斟酌緩急審
量彼已而之備夫虜率騎兵我多步卒此其形
勝則固不相及矣今必用我之長以乘彼所短衆
置戰車而禦之蓋此不惟可以制敵人之衝而又
可以治我軍之力不惟嚴束部伍使不亂而又裝
綴糗糧能久持敵之遠也則可架諸强弩而射之
敵之迫也則施放火器得以徐措其手足昔元魏
侵梁遣其將楊大眼以精騎萬餘搏戰常叔結車
為陣射以强弩而走之宋靖康之初金人圍大原
甚急种師古從井陘取道會姚古與相犄角金人
乘間衝突師古令諸軍以神臂射却之宋神宗
子即今所謂孝然亦賴車以為之衛此往事之可
師者也夫學非素習不能張即張不能中人志有

之車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小人不見利不
勸不威不懲吾獨愛孫武之治兵以婦人陣而能
終强吳國又最愛种世衡之知環州懸金錢誘吏
民射中即賦予之卒境內蔑不善射敵無敢及境
告誠於二子而有取焉人情非畏威則貪利必競
相輝習不倦否則別為科條詳加議擬略倣國學
積分之法習弓與弩束草為人而射之期百步外
能中五箭以上積三次授以小旗月增其糧二斗
七箭以上積三次授以總旗月增其糧四斗九箭
俱中積三次授之以所鎮撫或試百户名流官其
俸佐與世襲等使漸階柄用若其他謀略稱是則
固一體奏薦遷陟如漢之韓彭宋之劉岳亦皆由
此其選也庸詎知今之世無若人者出其中乎又
次則揀選驍悍趨捷之人而別畜之授以古製劈
陣大斧斬馬長刀被以楮甲環以綿胃使操弄習
熟遇賊之至出我精騎而誘之俟彼馳驟乃悉令
突出恣斫擊必可得志然斧刃頂極鋒利柄長十
尺刀則連刃長丈有二務在犀銳至於馬軍亦令
居常披帶學野戰如與敵遇使貫狎蓋賈誼言
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謂之愚今火

已燃矣燎原矣但未至於薰天炙日爾而或泄泄然自若也豈非天下之大謬哉此幸虜暫退不及是時日夜備預轉盼之頃虜騎奄至相顧駭愕竟何益耶而議者或以虜志在掠奪吾但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入無所獲將自退此乃樂禍幸亂之人非愚則大不忠詩曰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昔宣和之末金人入寇得利宋徂於乞和憚不設備虜知中國無能為以次年分道並侵竟致播遷使中原淪於左衽為牛犬嘯然則忠臣義士之為國遠慮者得不深思而熟計之哉

明倫彙編家範典

卷五

一據要害松間之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矣夫險之不可不設也然要非一端之所能盡是故或以山河或以巖壑或以兵革或以簣樹壑得鴈門東西十八隘口崇岡複嶺回盤曲折加以林木叢密虎豹穴藏人鮮經行騎不能入吾但據鴈門之險守平刑之關則一可當萬孰敢仰窺數十年以來官府徂於治平人庶習於苟玩以致深林茂樹日新月伐山徑之蹊介然成路則今之隘非昔時之所謂隘也誠宜及是時申嚴法禁加意愛養增置守戍專任責

成及查鴈門守備雖亦帶管其地然設在代州勢難遙制且代城甚堅其中固有代州振武衛與按察分司自足捍守官名守備豈可坐嬰堅城以為三窟之計耶至若五寨堡遠距偏頭寧武二關幾司一百里許賊如小至要不敢深至其域即如昨大舉則將自保自拯之不暇而又焉能禦虜是亦無用之費員也為今之計莫若將五寨守備移諸夾柳雕窰梁之間使守西隘八口而以鴈門守備改置地名北樓口使備東十隘盡以信地授以重書使之安撫流民嚴禁焚斬緝捕奸細訓練士卒仍期令久任以要其成若夫所謂陽方口者外當雲朔馬邑之衝內通忻代崞石諸郡之路至為要害乃未設有鎮城雖距軍武為近然緩急終不得力八角遊兵遠離偏頭老營率皆百里每遇賊至徵調行李往來動以數日計賊如暴風至則已捲而去矣常苦緩不及事幾聞之道路宜以軍武所城移陽方而以八角遊兵合老營堡便今說者或以代州五寨兩守備所部見軍既苦不多而諸隘廣遠不能備及其言誠是也愚謂宜亟建議凡本省間刑衙門諸有徒流遷徙者請無拘柙格俱令

馬門兵備道險者隨使相兼旁近流民以守其
門一苗也如其不足則請於朝廷乞發河南
山東民壯各數千人名防秋如周宣王時之備獵
後期歲秋七月朔詣閭閻陳至九月終放遣是又
或一道也夫大同三門山西之屏蔽而山西又
河山東之屏蔽也彼三關失守其害固首及山
東不察以為東有井陘之塞南有太行之險備此
二隘則虜騎不能遠及此殆未知今日之虜情未
睹今日之虜勢也夫虜實多得吾人又窺伺最久
其山川道路之委曲纖細有土人之所不能知而
彼獨知之者矣所以通山東河南者獨此二路而
已乎吾固不欲具數以資敵然可以意會傳曰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觀虜前入寇太原蓋無慮
十六七郡縣而兵皆同日到使人不及掩耳若將
從天降地出然者其不幾於神乎若以尋常視之
而不知慎於為備則天下之事吾未知其所終矣
器械松聞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
預具機械施其陷阱乃可以得志而不為之
使手與之搏雖責育且懼於成敗而況其他大

戎狄乎則猛獸也今使沿邊之人乃以柴子為矢
鈍斧敵戈而與之角是徒委敵之擒爾查得馬門
等三所每歲故亦造有軍器然官非其人法又地
廢即今陳陳山積要徒具形與數而止爾為今之
計莫若慎選管局之官而嚴為之法請毋取盈常
數必拘拘曰歲造甲幾百領牌幾千面箭幾萬枝
而已務察今所宜急切而最要者而先製之以區
區之愚冀若首火器次弓弩次劈陣大斧斬馬長
石又次則鐵蒺藜與窩弓毒矢其餘非時所急姑
闕以俟請本院以時拊巡躬親閱試省其精且良
者而賞之稿之否則罪之罰之令陪償勿貸愚他
日讀書見宋開慶時壽春府造匭筒木弩製與常
弩明牙後不同箭置筒內甚穩大便昏夜施放今
其製不傳宜召巧慧工匠以意製而肄習之傳藥
矢上夜使人劫其營令不知所從來以為神至覽
北史見赫連氏之治兵至於器成而試矢不入甲
則斬矢人入則斬甲人此雖其慘礅少恩不可為
訓然以今人情積玩之後亦可略倣其意而懲艾
之而又因舊以為新模象以為一務期精銳犀利
要於適用而止雖然器則具矣為非訓教開習於

無事之時而得人獎帥督屬於臨事之日則機械雖工其如易撓而動何故兵法士以將為命善乎諸葛孔明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然自李廣不能以無敗而況其他乎余觀近日殲及將領一潰莫支者凡以將不知兵為敵所誘士不預教為賊所怵爾故選將領以治兵倡勇敢以帥衆當今之時不可以一息不講也

一廣財用松聞之神農氏口雖有金城千里湯池百步帶甲十萬而無粟不能守也始嘗疑其言過激自頃躬履邊陲親更事變乃知其理之決然而不可易是以敢肆言之訪得偏頭關水泉營與老軍營一帶地方故多屯田先年虜不近塞諸得耕牧其中所以人有蓋藏官得饒裕而士亦有勇敢戰比緣將官貪縱軍政弗修法令散放烽火不接以其故零賊出沒時多屠掠而諸將官曾不思謹斥堠而明烽燧勤哨探而廣間諜乃歸罪田畜禁民勿耕使美田棄而莫墾三軍坐而待哺偏頭地本僻迂介在河曲加以去州縣鎮市遼遠商賈之至亦稀如其時和歲豐尚足自給若其凶災饑饉則

米價翔貴一月之入曾不足以供半月之餉此惟救死不贍而又何暇言治兵秣馬夫不移威虜使不敢近塞而第不自耕殖以為固是因食之噎而廢餐因行之蹶而則其足也天下寧有是理耶頗聞邊之人士日夜引領冀上之令而施耜焉莫若因其欲而利導之並令悉依舊疆得自開墾其諸戶絕而無見軍者聽餘人隱占無牛種者官與假貸或即因籍其人為軍以自贖仍授以兵器令且耕且守虜如盛來則消息甚大彼固自急於收保即或非時驟至則數必不多人且顧其畜植將竭死力而撲之矣如此而又得善於撫綏之人則蓄積漸充嬉飽可望比諸專俟糴買而寄命於他土一遇不稔輒轉死於溝壑其利害得失豈不較然甚明哉然余又聞烽火耳目全恃墩卒聞墩卒之苦日與死比即在三時尚自可遣至如冬月則駝豚墮裂之慘所不忍言而況又有攻圍殺害之禍是以人皆憚為之而數每不足謂宜補足其人墩脩治堅厚仍疏請優恤每及冬初別給皮衣煖耳靴襪各一具使之晝夜瞭望時其燧烽火養之厚者乃可責之儉如是而彼猶廢其常職或與賊為

市然後一以平法從事不貸則我與彼庶幾皆無憾矣

一慎封成松間之代朔峙峙之間土名魚兒川等處地頗曠衍截長補短方可數千頃許此緣四方亡命之徒遁迹於此俱治有屋廬久假而不知歸夫以海內曠閒之地養海內失業之人固亦無不可者但聞伏藏間謀至難詰禁及又斬伐山林日相吞食今其人之為甲為乙籍之或軍或竈皆不可得而聞此則不可解也夫必驅之使行則人情或有不堪且懼生變固難若一任其耕作而莫之問

是中國而海島之也不可為訓為今之計莫若明行告諭凡其舊所自墾者並聽樹藝為世業而不復有所予奪於其中但其人之鄉貫姓氏與其家之男婦丁口之實令悉覆實即於其中選擇為聚所推者使為保長總小甲以管轄之略示撫摩之義毋防秋官授之器甲令擺邊以全其室家保其畜牧宜亦無不樂從者又聞其人之墾頗眾而入頗豐請因戶口之籍定就遣公平明恕之吏從而審相之歲令畝入穀或菽麥一升草則數斤以條操試犒賞鼓舞之具俟其久而相安乃更議所宜

而圖其永故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此實古今之通道也仍必申戒守備官加意撫輯毋安輿事端以煩擾便劑之使樂安其生察其中果有結為婚姻生有子女者亦即募而為軍甚大便或曰是既實能匿姦私易因而盡除以務本余竊以為不然夫兵法不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吾苟敗脩而令嚴兵強而食足彼謀雖滿野將歸告其主祇益見吾之勝爾昔宋王德用判定州兼五路都部署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便規諸得吾實以歸是屈人

與張半洲書

兵以不戰也明田大閱于郊親執桴鼓誓師號令嚴明乃下令速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向契丹聞之震恐由此觀之整軍經武之要豈不在先自治哉雖然前緒所陳要不逾權時之宜飭外之具急先其標云爾若夫端本澄源守約施博使巖廊之上清心而知人臺省之間正已以格物于以折衝樽俎之間逆絕窺覷之機此則元老憲臣之所素畜而非遠人賤吏之所能及也

不能已已嗣是淹留閭里閱歷歲年天命還朝
恭楚服官輟四遠靡有寧居乃公亦重承簡牘開府
二廣百粵之墟矣相去益遐以逖未得一脩竿牘之
敬以謝德請教于記室負負殆不可言比公入選華
省則小子松又在編管之列益復不敢通政府之問
矣伏處田廬待盡溝壑此野人之分亦野人之心也
乃者海上之變震驚廟堂聖天子賢宰相采諸
外廷煩公以間外經略之事一時雷動電耀天下莫
不稱允且謂區區鼠子輩當不足以煩朝廷元老
乃元老過自謙抑鳩集群僚旁加揆採提及至不足
齒之鄙人如松愚者使得濫廁群賢之後辱塵薦剡
媿死塊死雖然盜賊姦宄公行無忌以屠戮我士女
於大都午衢之中而狡焉思啟雖至頑極懦不足齒
笑之人亦豈能無憂世拯物之心乎但松不但材薄
而福尤薄年踰五十未有弱息雖有嗣子庶弟並皆
童昏尚在嬉戲又孝父養甚朝不慮夕行必俟將晚
必須循此情之苦徹于心骨恐不能奉羈縻之役理
筆研以從於下陳也且今之時不患無惟懼議論之
士而患無疆場馳騁之人不患無決機授策之人而
患無衡堅擊銳之將故唐人之詩曰不是將軍勇

兵豈易當又云左賢未遁旌干折過在將軍不在兵
況率多統綺素非貫習往往為誘致此則大可憂
爾所望廣為搜訪厚其招集或能及千百以下或
拔自卒伍之中大破恒格查日初流官武臣舊例
承制署拜需有戰績奏與實授及比年兵部新題邊
事以衝鋒破陣為首功首級假在後誠是也請行六
省諸撫臺多偽餉物犒金衆置利器毋泥常格昔陶
士行都督八州則八州錢穀皆為其用謂須略準其
事依而行之否則請戶曹出度支即隨軍餉給非過
也又古稱精神折衝與兵先氣勢故精神氣勢之為
用大矣乃今士氣弗揚人情不奮客兵之死綬之志
土著無雪耻之心師旅不和戎農相怨此又大可憂
也願思所以作厲其氣而激發其敵愾報忿之心則
愚竊望明公與諸撫院矢心比志協力同情喘息呼
吸動則相通身心臂指互為一體信如常山牽合之
勢從舟從陸多方議之自地自天莫知形我招懷
貳用間設奇務其文黨要領之實使相猜防顧忌
還自相圖此其機淵乎微矣夫自吳越之相併蓋未
嘗借兵比方之國也夷考其時則有諸大夫以治內
諸將帥以治外交相資而互為用故平以霸諸侯而

抗上國則未慎簡收守令宰丞尉之人而又任之使
之養民卹衆聚財課農以容保任牧團結訓練而痛
草吳人華靡浮侈驕淫之習庶幾於席薪嘗膽之遺
以為滅賊之本此又所不可後而緩焉者也不然賊
既多得金以誘我人而我橋度吏又從而跋之此其
勢如火災災易其有極也願聖意裁焉松奏其痛金
終無以報厚德不撫膺妄報復觀縷明公亮其心不
罪其謬虛其聽不喚其腐尚當畢陳其愚以備采擇
烏濱涸成般無任慙悚不知可否

奉王鳳泉尊師書

義方仲之遠深規疎簡嗣是久不奉問非敢以無言
政府之為高也苦道里之阻偏兼魚鴻之為左西望
丰神惟有區區此心爾比見留理之報滁人忻忻焉
爭冀瞻奉以為復見慈父母矣既見今遷則又私喜
得以近主而致深憾於莫覲也夫君子之於斯世斯
人也患極之無具有其具矣無位之患有其位矣非
其時之患公之具蓄久矣有其位矣時也其有患乎
我願善愛以承之人定勝天至誠格物今日之事吾
黨不得不深任其責矣不肖松賴庇無恙二親粗遺
亦頗安於菽水之奉而不以見譴惟痛自循省日思

過期不絕祚胤而已他非所敢知也邇來幸山林
之多暇覺義理之無窮念寓形之幾時語此日之可
惜此心此身時有用處恨不得一請正於函丈之側
也窮居無以為賀極深愧怍緣有歸田以來未嘗敢
緘一語入京以冀尊慈之亮焉而舍親輩信使防
秋之行謂曰爾亦動定殊不盡所歡請幸倍萬珍愛
以慰慈心古子瞻仰不宣

與李古冲書

松伏處江干自惟材薄能下操執故常不足效當世
緩急之用厥亦審矣比常事諸公猥以聲譽形跡之
似謬見論薦我冲翁夫子又復數數屬意而不得其
間往來人士蓋時時為松誦之竊自感激疎仄不知
何以得此於上公大賢之門踟躕無地未審所以圖
報而可也嗟乎士學古憤今豈不欲少輸尺寸效用
當世哉顧自揆念士君子之出苟其才力劑量足以
匡時戡亂尊主拯民而成天下之事則雖枉尺直尋
庶曰以行志也然泥古者尚或不能無私惑焉若其
不然則有山林而已爾江海而已爾山林江海雖其
憔悴寂寞無功名勳業之可矜然得以其間從事
筆墨異時竊窺六經之妙亦不啻百家之旨述公卿大

夫賢人君子之業詮次論撰勒成一家之言於知已
者有以藉手要之未為無所遇也仰惟明公勛在海
宇名滿華貊簡帝心而慰物望松小子之所尊事
而敬禮焉者願益自愛顧念今四方多事中外匪極
隨時以安輯休養致治理者在百官有司而今天下
士風吏治酸醎若此謂宜亟反不然即恐雖勤漢北
之石鐫日本之柱要未可言安且理也此其機在公
與二三大老然時實不易勢亦孔艱草野之人蓋並
知之說者多謂以其什三委中人而其七猶可自必
也治其七而略其三不猶足稱小康乎矧非時按刺
收難而夫之亦自憚而莫之之矣如何如何狂瞽堅
簡切於圖報冒焉瀆瀆不識可否惟大人垂亮幸甚

奉吳默泉書

松材朽行劣櫟廢清時自分孤薄樗散不復齒於當
世必矣比邸人送報乃知疵賤姓名辱塵薦牘中愧
甚近相知又抄疏語寄示則復獎予過情吹嘘特至
虔德捫分益愧以悚嗟乎今公卿大夫不復通人達
士久矣如松又復至陋劣則易以得此於門下哉感
激之深雕刻五內繼自今當益復激昂淬厲於問學
踐履研究遺經之歸趣參訂諸史之異同少成一家

之言庶他日有以藉手是則所以報也若夫詭御以
說獲禽之多善事以求近密者之悅非惟力所弗能
固亦心所不忍為也辱道義造就之私不覺怙恃饒
舌伏惟垂憫而矜亮焉辰下殘暑猶嚴萬惟為
國為道加愛幸甚

奉鄧澹泉書

去歲閏西省之召喜正人還朝國是漸定矣方圖
走候云已東歸又數日乃聞茲命心竊疑之豈朝論
以今海內撫釐諸公率非老成人乃事任位望遂日
以輕特屈明公往就為理以表帥風動乎天下耶抑
以此日漕政大壞非得清介公忠精密中正如公者
以彈壓於上而分跡於下殆不可為遂雖枉重步尊
不恤也陽華公至閩抵淮揚消息甚慰然不敢通書
以賀忽承教翰慰藉之厚宛然綈袍故義感慰之極
至欲借聽聾聵謙損廣益此義也豈敢多望於今之
時與今之人哉不敢負不忍負夫漕壞甚矣今不亟
反殆又將如正德末矣債帥貪總既賦貨物於諸衛
所使需以規美利足矣又受其常例多其名稱自是
通相科率有窮到底軍安得不重累也矧交兌之日
司官望軒不為軍作主粗糲濕為耗難計至有

受其餌者又不足言也郡縣之吏人自為政豐傳舍
盛與焉勤候謁道路往來如織康里甲亟利罰繁劇
捷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所在而是自昔所重桑農水
利積貯諸善政何暇復言前輩遠不論即近若漁石
吏誠之嚴亦鮮嗣焉仰惟明公學有本原志在澄汰
恭華斗極之望素孚於人即一履清臺聲雷動矣
但更張有漸太甚乃去顧公徐察焉俾鵠立上報據
案口占不盡敬請伏惟台亮萬萬加愛不備

又奉鄭澹泉書

曩者問人立索書草草上復既擬額使祇候恐為時
情指口無益視聽有煩檢點遂不敢也計當相亮於
形跡之外矣五月中南都諸公略示端倪云明公有
書 闕下聞之甚悚不見上事既得郡來通中之教
始得其悉益以悚汗松之膏劣豈克堪副繼自今當
益自砥厲激昂期不作時世之粧勉思自見庶或少
報德教以無點門籍是則所以報也感刻之深不知
為謝若夫功成致用則信有天與命焉矧貧病羸疾
之夫餉遺久斷即一怕亦不能具又焉能真人之省
錄記念耶惟命惟天是奉是信爾善聞通阜奏捷甚
慰仰念報功之典當必旦夕下矣極快極慰但禍本

1. 戚克巢伊通此後更煩留神是初也當此非常古
今稀有之變乃今措置課責似猶未愜野人之聞聽
不知僻居遠制遠召旁徵果可以必濟否乎愚意必
須就近適中隨在臨督承制拜授辟署自由先發後
聞事不中擾乃多方調度團結鄉兵倡募勇敢賂遺
間謀得實而有功者徵官即官不踰畧刻飲金即金
無論鈞石晝夜淬厲繕造多致豪傑庶或少濟不知
我公以為何如濠境酷烈異常瘠土如燎雖有陟墮
久已飛灰即今蒼莽蕪蕪麻諸種一無可望即松
家常歲不下數百斛今無數石他可知已竊恐冬春
之憂不在江海而在潢池也何可憂惕更望留神聞
諸鄉人誦公政事訓戒精密報答詳敏風使雷動人
人踴躍甚盛甚盛願於眠食重自加愛以活此江淮
數百億萬生靈功德百世幸甚幸甚舊廠官東行輒
因候謝東望懷想真切依依何日樞趨聲此九頻

與張蒙溪書

荷衣卉屨狂興漫游既不能執贄祇見長者而顧以
對尊動履遠承臨視且飽飫盛烹享及僕從此情此
義知重知感及至登樞要何曾問布不也知蓋有感
言非可以盡律天下後世之賢公卿大夫士君子

也別後買舟而北至烏江吊項籍之祠浴香泉之水
過和陽問 皇祖渡江化龍處又前至居巢訪范增
之墓探王喬之洞蓋道書所謂金庭山第八洞天也
高朗奇崛可容數十百人嬉以觴又泛舟焦湖湖方
可數百里中央有山曰姥山上有居人數家 國初
魏虎之士若俞通海胡大海諸公發跡處也彷彿君
山洞庭之勝沿流而下過東關滯湏塢鷄籠山石梁
河則昔曹吳相拒宋與金大戰場也為徘徊感嘆
關之側有白石洞其中奇崛瑤瑤麗麗不可言松平
生蹤跡到處所見三奇一為天台之石梁一為薦蕩
之龍湫而此可以配特以入門甚艱又僻遠迂深無
有大賢君子之遇為之章表故世不得而稱也僕詩
蓋其梗槩焉抵家值早暝之極家人憂皇又入暑月
苦熱不及謝甚愧念恭喜崇簡大僚駸駸台鼎當一
致賀昨緣于野史遺書教及云往 京中諸公如此
例不受賀子可無行又粗惡不足成禮反虛瀆勞累
遂亦不敢行也殘暑猶酷萬萬為 國為道加愛不
宣

與大山書

某於吾兄蓋自辛卯壬辰之間東原一晤今不相聞

見者蓋踰二十餘年於此矣嗟呼人生更得幾二十
餘年哉念古人人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語未嘗
不悽然也今海內仕進諸公衮衮臺省而廿餘年老
科第先進之士猶復栖遲郡國何也豈用人積薪之
譬自古而患之邪中間十數年不聞兄之高卧不出
其故安在風便願示慰也弟以辛丑之春承乏晉集
視學事會虜大舉寇太原其殺戮屠剝之慘至今言
之為痛心骨其時憤激昧冒謬上一疏雅欲上下內
外之間交脩並勅用珥後患云爾乃以空言羈繫使
參軍事會虜又大至遂被論免歸矣此壬寅秋冬事
也歸來十年山林之日頗長學問之功甚疎慚愧前
脩碌碌不足為兄道也端居無事閒計郡守資望之
深莫如吾兄其遷當在旦晚矣寒鄉南北孔道倘時
見過能一相通使得就見陳說平生之契闊傾倒廿
年之世事以同銷萬古之愁不知可有此緣否近今
南北多事災變異常人事天時極可疑駭焉得共一
刺談也恨相去遠又恐不即達或達不即信未敢深
言之也內弟郭生金者好秀才也苦家累歲荒之甚
遠訪舍親道經治所敬因祇候少代面談倘念寒儒
族中少掇堂饗使得奉以歡顏容途藉賴即某之榮

幸貧人不能相用致使遠出愧則甚矣江右同年甚多其賢而貧且生厚者莫雲泉卷二兄之著九江相近幸時問之如何未間萬萬如愛以慰懷仰

與朱兩川書

向承禮問殊荷向情繼承歲薪先仍至愛山居跼伏草草答謝竟未得額致卒贖以脩起居之故仰冀自度涵貸能相亮于形跡之外也寒鄉自去歲照臨之後不復得雨即雖井泉陂澗亦皆斷竭至於折裂數丈而無涓滴人有求水于十數里之外者此甲寅之大旱也所幸江船淮舸商賈競至穀價不甚踴貴而

南華集卷五

五

又有野蔬草子之可拾官倉舊廩之可貸苟全性命以及麥秋又幸麥頗有收然兩年錢糧程賦之逋私家種食急切之債紛然取足而價又甚賤大麥一石易錢纔數十文小麥僅僅倍之而已此其苦可知也兼之曲五七八九六里之人住在州治之東南寔與江浦六合縣阡接壤地本汙下從來高築堤防而圍之號曰圩田堤高可丈餘低亦不下六七尺往年水小勢慢堤則猶可恃也今年大雨盆注頃刻泛溢加之江水漲滿逆撐而上百里之間測然巨浸民之死于中者不可勝數至屋廬穀粟器用牲畜又不足言

矣惟是一二三十十一十六里之人散處西北其地多山不遭此患然亦別自有苦何者山勢高峻則水來驟急勢不能堰而蓄之且堤埂率為其壞決至而止之後方絕築塞則已苦半涸又旬餘風日蕩耗則全涸無餘矣且飛蝗徧野幸多免者然遺種餘孽今其出盈山蔽谷尚未至大害畢竟恐亦難乎其免也重以穀種甚貴牛犢不全田多荒空不信使不檢核可覆也仰惟明公觀察一方憂勤萬姓憫農恤災之心有如白日雖童騃婦女知而領之區區私愚竊恐州司公牘不能盡載或臺下從事有因道路所經見有一丘一畛青青蔓延者以為滁尚有秋也不揆分量輒恃斯文道義之愛冒為斯民一言其情伏惟轉達撫臺蚤賜奏請則卹民即所以體國益下乃所以益上是則諸明公之所素蓄而愚小子之至望也言浮于事有如大江殘暑猶嚴千萬保愛以須旦夕簡召不宣

與趙大洲書

前日使歸承手教所慰藉獎掖挽之於君子之域者意至篤厚顧鄙人何以當大賢之意如此悚不悚不雖然盜賊縱橫恣睢海上積穀熟茶毒之威校焉

思啟苟此心未盡死者孰不憤恨氣以思嘆其肉而
寢其皮以仰慰 主上懸懸南顧之懷以洗滌
大夫同盟之耻顧事有至難幾非在我積未易施
不可反則亦不得不望之而駭睨之而歎且泣矣
試脊今日之病在膝理乎在腸胃乎抑在膏肓乎察
源流澄望氣辨色與東家所為付屬委托之意云何
庶可以劑也矧復群言吹吹莫適為主萬姓出蚩亦
皆幸亂人情上下不啻搏沙事勢迫急豈曰然火安
得幹轉天關挽回人心激發民情士氣中外皇皇皆
有席薪啖膽之志則庶乎元氣漸回藥力有效爾此
寔公等憂 命世者之事而非松等小子之所能辦
矣恨隔遠不敢深言之也新歲少和期於石頭城外
一晤罄所欲言又恐橫江館前風波未可行也如何
如何未間千萬為道為 國加愛不備

與歐陽南野書

曩在南北亟叨教誨服膺善誘靡日不勤苦宦轍四
方遭罹多事未由脩問媿負實深頃在晉陽會虜禍
大作不勝一念怵惕惻隱之感借以所聞謬上一疏
不意遽見羈繫然又嫌于避難勉 其其
豈其材與其人哉加以邊事廢弛之極委任權力之

殊歲月奄忽之暫歎責效于區區素手徒舌之藩叅
厥亦難矣幸以微罪見免而歸念餘生之有幾思此
日之可惜而又根氣素下妙悟莫能徒抱遺經粗守
訓詁以求不甚詭于賢哲之行然亦只悠悠爾仰惟
老先生領袖斯文冠冕人物海內學士大夫欽服久
矣今幸為 國家蒼生復出瞻望伊邇便中華賜預
門之針用起沉痾之痼是至望也新秋少涼私擬請
間但恐徵之北去莫遂此願爾未間伏冀為道珍愛
不宣

與胡象岡書

憶昔庚戌之秋遠承教狀曠不奉問歲今且六易矣
傾注之私靡日不有而習懶成拙忽焉逮今世局日
新時事轉異積懷幽悵安得就談席一傾寫也此里
中王進士奉差過家為語及我公獎掖至情負負無
可言蓋排山倒海之勢知非綿力朽材之所能支塞
不得不睨之而道矣况有賢豪雋傑如公等者又安
所事冗散即今庶子紫微清澈無恙有泉可飲琅瑯
幽谷蕃毓不歇有芝可茹時與樵人牧子咏歌盛化
娛以忘貧且以忘老愧不堪遠將持贈也恭喜榮被
斯簡願慰中外具瞻之望矣辱在教焉尤切慶忭

今濁河南徙漕渠順便夫丁多暇材用不乏以公之
材臨之少加省視即可卧定於指掌之上矣舍親陸
生簿鄉家問之便歆因祇問不盡歆請

與唐發野書

六都邂逅草草言別別來深擬投轄請益劇談時事
不謂乃徑以歸小僕不多又適他出乏人遞請殊慙
祝也近數日會吾郡大夫始知前日之傳是的矣高
材遠識邃學古誼惜當世相知之淺而僕又賤且陋
無能為公一增其價甚恨甚慙雖然愚竊謂士君子
得志則臺閣省院可以大行不得志則郡縣可也如
彼泥泥終復何為不過曰地重秩要位高金多妻子
意氣賓從光榮而已矣嘗記坡仙詩愛惜微官將底
用他年只好寫銘旌每時感觸未嘗不啞然笑也君
丈謂何如雖恨于相知之淺而猶喜於相去之近或
得數相聞也努力自愛益崇遠業世界幾何願圖不
朽南望仙署無任依依毋玉爾音時以相勗

寄可泉年兄書

憶自廬陽之別濶焉至今中間仕執南北出處交互
未能一奉書問踈簡何言日者臺端之權借重江上
音塵漸近矣乃以野人放士之身繫焉在先宜令變

中而兄尋亦有事江海督視師旅行矣自兄一身言
真不可謂之非福但地方失實心任事之人則自地
方之不幸雖然自兄之歸事日益甚病日益深矣賊
既襲虛多得錢不愛重賂以誘貧民民無良者為之
煽誘而所徵客兵不習地利不諳賊情又乏領兵之
將以操勝策即漸入膏肓雖盧扁未易措手也乃西
江比年大水特異不啻懷襄變怪機祥種種可駭根
相去遠不敢深言之也此皆兄等旦晚之責願益自
愛以答群仰山林有暇義理無窮無因承承一相請
賢南望不勝依依

與何憲副書

憶昔京國會晤譙飲從容聚散難辭忽焉四海風
蓬溝梗各天一隅河鯉霄鴻苦不相值望雲對月此
情如何默計舊游時日乃今閱廿載矣人生不相見
動如參與商安得不重感於昔人之諫耶不肖如松
按間固當如公磊落乃亦鍛羽何也豈宦海畏途不
易以處固豪士之通患耶於彼雖不容於此獲所安
隙一咲於紅塵之外矣念歆奉問竟坐踈懶適鄉友
屠子汝教來告行李謹因祇承起居略道契闊比日
游興頗濃若獻歲江上無警當一訪於燕城雷塘之

間也未聞萬萬珍愛以慰懷仰

與孔文谷方伯書

向承惠問每懷不忘跼伏羈縻不能以時裁訊引領
筆雲徒切依依比日與槐見過益諗精詣深造之學
夢寐勉旃僕山林之日雖久且長學問之功益疎以
陋自視面目覼然可憎矣世局時幾士風民俗日舉
以甚轉近而迫奈何奈何安得幡然削規剗格登我
萬傑英偉之特一挽回掾藥之耶然又恐脫之而難
且江逝且避矣近日陽羨之麓浸成畏壘銖銖石頭
殆且岌岌惜道遠不敢深言之也何當瞻奉一登區
區西望不勝向往

與萬鹿園書

前承垂教日望旌節遙臨以與里中父老瞻奉几杖
高會為歡不意乃有斯命當此鯨波洶湧鼃足震掉
之時中流砥柱在公誠難乃茲艱虞多事助勦危嶮
乏人為用置公高卧在國又難諸公切於為國想亦
不暇為公謀矣奈何然公素所自書自許不在李郭
之後願善自調攝為時拯難扼賊之吭而拊其背正
此其日也第恐旋為初創未及少試而排山倒海之
勢狂矣奈何竊意皇天祐明神鬼右正行當盡定願

公信之東望不勝向往下備

與文衡山書

久不奉問負負何可言緣荆婦病風寒明兒惡瘡
皆須藥而治之而鄉中又復無可托者不免迎醫問
藥檢方對症親與劑量日有愁苦念吳門梓里時被
憂日擬奉候而日日不果然每聞道履益健命
日尊則竊為海內斯文慶忭爾昔歐陽子論關老
謂在脩其本以勝之當今寇盜安得上下內外一
節儉憤厲枕戈撫劍反其所以致寇者而痛自剋
竟削之耶誦誰生厲階之詩未嘗不令人泫然悲
泣也今貴鄉既若此矣竊恐浸淫漸漬且及此清
當有東鄰之禍然皆嗟嗟然莫之省憂風俗人心
於如此天下事一唯聽蒼蒼者主張綱維之而已
僮多愚不慣遠出敬煩魏子布致區區餘案為
慰以慰仰切

與屠直齋書

別公久矣欽想如何久關報書冀重亮也即今西
洶海東南岌岌中原潢池之間尤多可慮明公雖
蟬蛻青山桂海之上然古人江湖廊廟計亦不能
怡然歎且懷也方時之烈譬如冰河漲岳凍海

寒徹表裏心腹堅凝其旁縱有一杯半缶之湯注而沃之亦尋變而冰矣元老繫天下之望安得翰而就見一據憤懣共銷萬斛之深愁耶周生告行略此布候道遠不盡千萬加愛

與趙春臺書

春初見上事報甚愕天平人乎不得而知然要之則天也釋彼他日之重負就此今日之安居謂非福者雖謂之愚其可也譬有極重之擔於此有人焉肩而肩之竭筋力出汗血噤齒忍慟尺進而寸移世之人不之憐且勞也方且談笑而唾詈之以為無能雖一且折筋指骨穴胸斷頭而亦莫之相卹此有人焉優游事外擊節高歌引壺深酌於長林豐樹之下謔浪偃息無所不有而百責莫之及也顧不足樂乎某以是為公賀而不以弔也如何石皆春家人告行謹因祇候道履懸想壽慈太夫人必日欣喜萬福也老父而下頓粗安惟賤荆病風廢雖不至苦楚然內顧多累不能遂遠游之興夫世局時事日見憂虞道途長恨不敢一一惟加厚自愛以慰仰瞻幸甚

與趙甬江年丈書

久不聞問非敢為高蓋夫人方勤於樹勛野人貶給

力穡跡殊分隔亦其勢然也島城之世雖其矣暨息而復然炎災日熾至使至重之官之靈斯臣子所為日夜腐心切齒者謂當有人任之此見上事之難辦為東南億百萬蒼生深喜國

二百年來

効於公見之甚盛其盛乃者先聲所

賊果逆風雲帆戈艦由江淮相銜不絕復如曩時之

盛兼聞時有斬馘想捷書夜報慰聖心於九五恭

默之秘矣願益自愛戮鯨鯢而京觀之更為銅柱鐵

船使載筆者紀以嗣威寧靖遠新建諸鉅公之後光

陛下中興之烈為明室第一功業是故人之至望

亦海內人士之所嚮仰冀者也

頗聞道路喧傳賊

將効順求通不知信否果然則固東南息肩帖席之

日矣但梟獍桀黠恐難深諒願為國三思如何松

單予如昨加以衰父日耄藥物常親父子相依以日

為歲惟願諸公功成治定蚤致升平使野人不致移

家避寇則為賜不啻如九鼎矣伏惟自愛以仰慰

當寧隆眷幸甚不宣

與張蒙谿書

日者草草問訊輒承教答且督以所不及言仰仰開

誠布公恢廣忠計意甚盛持斯心也以往即雖生亦

今制萬有可也則何有於南樞機哉敬仰敬仰而區
區之所以為告竊以兵家之常必曰選將練兵要之
言也愚謂今日 留都選將必得曾經戰陣習知
戰情敢於迎敵之人以為三軍耳目心志兵之言練
諸求結諸不在多必得敢勇當先之士數百人以
必其結給重之賞罰一遇有警陳諸要害至如
陽門外山林所在尤望留神此其大校也若乃輔
兵事官分治微彼桑土及時綢繆斯則不可一
日也公之高明素所蘊畜亮此固羣羣矣而不
以答公之至意也獻春少和尚期面候未間萬
幸為 社稷蒼生篤護

王鳳泉公書

久不得候時緊殊勤時事若茲愚知共歡松竊以為
以蓋大機關不直所云盤錯而已願吾師自善愛成
致利純得失禍福演一切度外日思所以濟事報國
有以疾圖之中固本根外張翼衛近折姦宄外禦虛
賊未惟身財精等之運共成犄角控扼之功料吾師
早之所費不換松小子之資也夫以 主上之

威靈神聖誕布遐遠亮足震疊而俘馘之但恐元氣
又虛人情多異未可不終日乾乾夕惕也所幸今
示師内外多方戒備如此之豫慮必有聞或且未必
至萬一復至請上疏自出督將士以寬 上勤勤
之憂如何夫以正兵臨逼使不得四散分掠以奇兵
夜襲使不得熟寢飽食即其四散分掠却以遊兵剿
撫而剪刈之挾車戰以自衛隨所在而論督何如何
如語有之曰世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愚
則曰當此非常之事必破非常之格而後可也劉舍
告行教茲祇候有懷如縷千萬強食自愛

與萬鹿園書

去年僧來言及公家先塋事殊增本原之感愧貧居
荒歲愛莫助也比聞海上之事日以昌熾奈何此其
憂蓋不止一方一路而已誰為之誰令致之堪為
慟哭會即聞應 詔出毅然就道懷衣秉鉞思滌園
耻甚仰重方日望捷音以為慶快乃或傳幾望鼠子
之計云云驚怖之餘重為 社稷蒼生幸也願公重
自愛道路多稱此賊多得金不惜重賂以賂我土人
多為鄉道熟知地利 司寇與之器甲鋒鏑威賞
謀畫諸皆出其下愚意以為其進而用之務得其末

黨要領之所在用間與奇使相猜防顧忌還自相圖
昇成一節也或責閩廣兩制以舟師撫其巢且請
詔諸島國動以計術使互為應而以陸戰責江南北
上豪與諸客兵重懸賞罰如古人所云金帛告身鈇
鉞銼質不踰晷刻而得之而尤以計安反側招懷勞
貳責諸良有司否者必黜而易焉其更易署置得以
承制拜授先發後聞大破常格不論見任閒廢與經
考察一惟其人仍無拘原官原官尊而攝卑則權曰
掌原官卑而攝尊則權曰署一如常法需有績效不
次奏遷否亦重加罰治如古人所謂不愛一人以謝
湖陸兩公集卷五天下者以風厲而振飭之庶其有攸濟乎如何如何
僧告行輒因奉候不盡歡言未間千萬為國為道
崇愛不備

與陳敬亭書

廿年教愛耿焉心目相望一水未能時候惟有區區
秉私爾廢人思起敢云本無其心惟是時事日難日
異真不自意遂及眇躬爾正此愧懼何以稱塞乃承
隔江遠遣詞旨鄭重儀物過腆皇汗悚仄殆不可云
喻矣若夫負鴻私點名教隕穫於晚節末路則真下
敢且不忍矣此亦或所以少報萬分之一也公以

如何抑何以教之而可也松今西垂公亦且外試
矣四方萬里所不可知惟望嗣有風翼之便必圖時
俟公亦無忘邊隅之遠人幸也白首知己念別馳情
江月秦雲瞻望咫尺

與史沱村書

往來江上為國勤勞豈惟留京是憑足賴乃茲
爾山邵亦寔怙焉父未得候計能亮之矣傳聞海上
之變既廉息肩之期則江上之防當無弛擔之目竊
為明公慮此事任滔滔江海混混晝夜四通五達寧
可界畫耶昨孫聯泉道長過道舊故相與論及蓋亦
為公慮之願公之蚤籌而豫待之也松不自際量未
意辭事頗謂聯泉云請以江之南北為界限臺下所
隸止於楊之瓜真若京口其江之南北仍專設撫臺
各一人俾得專意地方而以蘇松糧儲併歸漕運為
一事甚便况江北撫院舊固有之非從今日始也又
鳳陽無城徐宿多曠英霍廬六之界亦有隱憂加以
江海之事四面可虞雖今澹老之才之識之望足以
彈壓制御而有餘然為他日久遠之慮竊謂不可不
預講求也如何如何藿食之人不當僭議及是念古
猷猷之士有懷不忘耶為相知漫一饒舌希亮之也

與蔡可泉書

比日庄居伏聞榮拜人司徒之報竊謂吾道私喜
正人漸次樞管則調護臣翼之功天下陰受其賜不
淺矣喜甚慰甚郡中近奉徵兵調饋之檄稟不食
以告劣第竊感纓冠被髮之誼兼恃道義同盟之雅
冒昧觀縷幸垂聽而諒焉蓋徽州為里縵十有二前
此以要衝潦旱內多流冗其所遺疆賦併累見在蒸
戶加以軒蹄冠蓋扛擔之來真若流水之不捨晝夜
而又有奇責橫索金鼓旗幟之擾不但閭人武弁即
我輩亦多有之凡此皆出於民雖新守百方節縮然
有勢不行者使里分稍寬丁男稍戾則聚斂易舉雖
亦覺難然不至竭力以懲除惟止有此數百戶集各
耄倪纔可數千丁諸凡銀力百役即一人之身所必
皆備至如近所選充鄉兵人數乃百役亦不得免焉
官非不知而憐之也免則無所於賦雖心甚憐之而
勢不得免之也言及於斯可為流涕始者奉符食兵
以謂城守近便或可生理猶足支吾撐柱故他役藉
不得免惟議派津貼置器與衣及其人營以操飯食
暇日則否然日僅給錢十二三文而止猶不能繼軍
煩蕃捷追呼叫囂闕恨此非滁人之纖膏於貲而故

惱官府也一身百役其勢以固然也若敢為鄉人游
說塗歸乘臺端之遷而熒惑覽聽有如此日矣嘗怪
滁以山川昔賢之故以名而勝其見稱人口往往在
和徐通壽泰六類毫濡酒之上而不知實不及他大
邑也豈惟不及他大邑即全椒亦不及焉何者椒地
多沃滁地多磽一也椒和一路滁數路二也椒以少
僻得休其力戶十人冊惟四五人多不過六人滁則
十人而老與幼半焉人少而互相告訐以希代替故
無美丁三也此滁之所以重累也獨幸近得新守拮
据節愛多所藉賴不然相率荷擔行矣又連年傾洞
滁不慮倭而慮他盜蓋城之東北接連盱泗地曠山
深醜販數窟異時平寧無事猶然百數為伍稠載累
累分發村庄強配武衛居人惴惴以承歸則驅牛馬
而去之莫敢詰問滁常恐此輩之伺間故罔寺諸公
時移其帑城中以備之郡真宜有備所望吾丈為滁
人造令一減其額必不得已將此五百使與椒人以
里數之等均之庶幾少少寬息可冀以安更望自今
徵取賦調一以里數多寡為之差如郡所請不至駢
同和陽等郡永以為守臺端百世之惠利也義切鄉
閭情深惻惻惟吾丈垂亮立斷蚤賜允答幸甚幸甚

積疑如山澗懷如縷更圖候問一致區區

與蔡鶴田年丈書

比承教旨勤厚不勝感刻讀別滋久念滋深之言益
重愴然矣弟宅憂處困缺罪居卑本不當與聞天下
事飭鄉中皓首黃髮之人青衿爛衫之士繫繫盈戶
惻惻告語蓋不啻同室之關重以郡牧焦勞意欲委
去則又不能不一告諸台階之前也蓋敝州編戶里
繞十二益以全椒來安總之三十一里爾比當年衡
九達之衝行齋居送累已不可言而楊守會議軍餉
等費敝州歲當八千至於別費又不下一二千夫以
當此非常多事之時特建督撫用胡可少矧古稱興
師內外之費日云千金要非天降地出又胡敢辭以
免也但楊守擬議初不暇論里甲編戶賦稅則額與
屬邑幾何惟據直隸州名其派幾與府治等則可駭
矣今特言其略廬鳳淮揚四郡所屬州縣編戶各不
下千有餘里即徐和與其所轄亦不下百有餘里滁
集合兩縣僅僅三十一里爾而地又取衝土又甚瘠
總敝州之財力物產豈惟不及廬之無為若六安揚
之高郵若通泰與濠之壽顏毫宿諸大州即如濠之
霍丘定遠廬之巢灌舒城揚之江都泰興但畫一縣

之財力物產優於滁也加等矣斯言也自不習於諸
鄉之事者聽之或曰此私於其鄉之人之言也恐非
事實若嘗歷而訊焉則必賞音而大嘆矣聞昨楊守
道除見察史於廬過疆域問吏民覽物宜亦復慨然
駭訖而悔之然不可及追矣柰之何幸克公與吾丈
道義文字之好莫逆也倘可轉以聞焉或殺其數或
緩其期後如有微一以里數或地方賦稅之額為準
差有如大江以南故事豈惟滁人便生令親牧守亦
得安其位而承其祜矣克公曩督視江防嘗禮於第
甚厚屢經多難未得一書謝甚愧恨幸為謝焉先人
之服未闋而亡室之變繼作荒迷哀苦語不成章亦
惟垂簷而亮之

與石皆春書

始得謁選之信殊為從者惜之既得手書索更為
籌繹乃知度時計日要之亦是也古如退之今如白
沙此其實實復在甲第執願益自愛也北方所重
均徭戶則此事綜覈得實幾於一徹立而百度舉矣
斷不容如吾鄉之潦草須從今日留心或因訐訟之
來或因踏勘所歷陰皆知其大都至當審之日則必
謝遣他事專精月餘參互錯綜以相倫較或因車兩

棲居而得之或以積穀出買而知之一如文宗之
士然由一則而九則各當其分則自是一切百事可
擬以為準矣然彼中消長亦甚易更時而損益之
可矣僕昔在東平經得此力然亦極受此累蓋鄰治
屬邑皆告以為害歲中率半在外大都以此平生所
學此其實用也願益自愛其諸則言舉斯心加之
已矣古人真不吾欺也治有城隍古有之或敝且
請於農隙及為之紛紛者恐相挺而起非特商此
情而已也如何如何兩承垂教極感真切所幸近日
之事全繫於已已如凝然彼則漠然矣然甚恐林麓
之下不知何以保此措大也奈何尊翁行初欲與諸
公約一携候適今毒熱各各有小恙即僕亦病瘡幸
亮也相見之日不知作何景象惟幸自愛以慰相知

入關謝鄉中諸故人書

廢人再起敢憚遠行重承睞
別來由濠之汴猶是舊所嘗
戒心至過大梁望榮陽則平
如席想像楚漢大鑒戰處赫
水渡京索問訊廣教倉鴻
數十里而近而所謂虎牢成阜之險依然故切

感激何如

數未敢忘

環墩千里

惟偉

已

水渡京索問訊廣教倉鴻

城外真稱巖色稍前及鞏則遺塚古墓累累如丘垤
縱橫離立或大或小不絕如奕子問其人姓氏族里
莽不可得惟趙宋諸帝后陵墓居人猶能指點道說
而所遺石人馬犀象則皆斷裂毀缺散卧於廢墟殘
壘夕陽孤戍間牛羊奔奔時來礪角惟有感歎入洛
會鳳泉公橋梓皆喜此晤之非偶登其城北顧却山
南望崧高東挹首陽歷歷圖畫環抱後先伊洛瀾瀾
縈帶左右脉絡明甚總之滙於河信是四塞使有人
守之孰能飛渡然陪邦社常相屬固國果不以山
谿之險矣初八日入秦關見黃河萬里遶關之北終
南太華諸山聳屹天際迤邐而東境界夔別回顧琅
邪豐山之雲高江長淮之流不知渺在何許始覺離
隔然我君之丰神眉宇情分氣味則宛在車輿几席
夢寐飲啜間矣併歸適當請事諸公匆匆夜作此殊
不盡謝言臨紙寔無任奉奉邇戀期於嗣音
已未秋日與鄉中知舊書

僕四月入關匆匆履任從人歸遽草草報謝每念關
如此來分守關西理在涇潁涇平涼屬也平涼之外
為鳳翔皆隸新道前此分守大夫多駐隴隴則鳳翔
屬也然多是少叅已乃定著大叅云鳳翔府故駐有

分巡僉憲而隴又僻阻一隅矧鳳一府而駐兩使者
於官便矣如地方何於是撫察大吏議令守道駐平
涼藩臬臬使兩地相望便彈壓甚當然平涼有

親王一 郡王十七將軍中尉而下無慮數百十城

中除府衛縣諸治所若行太僕苑馬二寺泊察院藩
臬諸行臺館舍則盡皆朱門紅壁寡居民又多不法

難盡詰每使者行部出入將軍而下輒群來見或載
盛郊迂便湏駐車酬答甚出襟袖中紛來請祿祿又

難即繼或告詰他事率多詎又不出聽理法當捕其
從人則往往保藏避匿法常為脫前守慮損威重議

徙涇涇介勸涼間阨嶇小郡地瘠而民貧本非守臣
駐地為避平涼徙而理之此則甲寅歲春事也涇雖

荒落陋瘠然所過西安所部平涼鳳翔則皆古賢聖
豪傑誕育經營之地固平生之所寤寐快親者遇行

部必迂途往觀用以激昂砥礪試為諸君誦焉方自
靈寶出函谷望潼關見黃河迢迢從西北來切抱關

麓而太華三峰高矗東南歷歷如畫乃賈生所謂踐
華為城因河為固者今猶宛然真稱天地之險使秦

漢唐嗜稍能布張政教用維其人豈有路與亡哉自
關行六十里至華陰縣縣正直太華西嶽廟在縣中

宏壯不可言會任期已迫未及登少須乘間當為留

數日賦以寄覽又六十里至華州遙瞻驪山諸阜信

若培塿兇孫然又五十里至渭南渭源出鞏昌之島

鼠同穴山迤邐而東行可千餘里合汧漳鎬戲漆沮

澄灃灃灃泗汭諸水西至于華入河而斯邑適在其

南故邑因以名又八十里至臨潼所謂華清繡嶺僅

存其名茫茫惟土至驪山亦不甚高惜溫泉如昨然

當年繁華侈盛俱隨浮雲流水散矣為題古今殿鑿

四大宇於驪阜而去自是西行則新豐鴻門灞橋皆

在所歷過橋不三十里入長安履任經長樂里登西

南城望終南山諸山高入雲表張屏列障儼如畫橫
帶會城周際而山之下周方數百里多秦漢故渠膏
腴沃壤古所稱天府陸海殆謂斯域外此則或相倍
蓰什伯甚至無筭凡昔所習稱未央長樂諸宮上林
樂游諸苑與昆明曲江棘門細柳雲陽豐鎬杜陵常
曲樊川御宿所歷皆在目睫指顧之前憶唐人所云
宮中下見南山盡者真實語也非躬歷不知其妙四
月念日出長樂赴涇原路當西出咸陽為歌至終南
游所謂祖菴棲觀者乃東出長安門望鄠縣行可七
十里鄠古崇侯虎國也後又王奉天伐之作豈邑路

皆廣原平陸中有渠通長安渠上垂楊夾峙春天台
抱長亦五六十里不斷人行樹底殆不知有夏出郡
縣里許為漢陂上為紫閣峰峰下陂水澄湛環抱山
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芙蓉鴈之勝而愈更美林森
美所云半陂以南純漫山者也恨不得攀參玉維
陵其人載酒從之游又四十里至祖菴元祖重陽道
場也有石刻遺像與其手書書亦飛動奇譎又下
里至樓觀觀蓋老子與關令尹喜傳道處也中甯觀
經臺臺在終南山腰松阡石徑迤邐而上最上有洞
可容數十百人非惟西北所無殆非人境又二十里
至盤屋盤屋形勝膏沃與鄠埒而長楊五柞舊宮皆
在其境又七十里至武功武功古郿國后稷舊封禹
貢所載惇物若秦嶺藍關與子午谷諸勝皆在東南
瞻望中又數里與人遙指馬嵬坡會日敬善不能往
然問俗所傳土皆成粉非實事憶昔婦傾城之諫為
歎息又之又七十里至乾州乾州唐稱奉天從此地
漸高寒有邊鄙意出乾西北數里經乾陵則天葬處
也所遺石翁仲人物雜卧土石草樹間甚鉅且衆則
當其盛時雄麗可想然行道之人語及盜掘亦多詢
而羞之真稱遺美豈若昭陵杯土漫然九峻山下之

有耿光耶從此過永壽縣至邠州邠本稱豳玄宗開
元間因邠岐周府兵幸其地以豳近幽字改今名稱
至今入其境則陶穴累累如見公劉時人而所云陵
陰室履跡坪與其隘巷種種故在北望甘泉林光諸
故址烟焉未滅而其泉則黃帝祭天雍時萬靈明座
處也西行百八十里至涇州涇以涇得名水切城麓
詩大雅所謂密人不共侵阮徂共者皆其境內共即
土人所稱共池是也回中山在其城北一里許其下
為涇河河水從西來屬經城東南流數百里東至於
華陰合渭而汭之源則出隴州城北弦蒲數詩言汭
鞠之即是也蓋關中山最多而水亦無慮數十其最
大者為黃河次則涇若渭其旁諸水數十則皆隨在
入涇渭從涇西行百四十里至平涼平涼於春秋為
朝那漢析置安定郡故又稱安定渾瑊會盟壇在其
城西北五里今惟名存西行可三十里至崆峒山間
道官在焉志稱黃帝問道廣成子於斯山而山高際
天峰巒聳拔信是仙靈之宅又西七十里而美過蕭
關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田中宮即其處然官址
莽不可辨矣又八十里至固原原即詩所云薄伐玁
狁至於太原者本是侯服然地近北邊風氣高冽八

月中雨雪者再泰文王所為詛楚於朝那湫者在馬
然有二一在州東三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
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人莫之敢狎然
歷世滋邈忘其本久土人但稱東西海子云而西海
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寧兩界即好水川也宋
與夏人大戰塲在焉東望環慶延安境相銜接追憶
韓范經營殫勞心力然卒罔底績豈自古豪傑功業
之成亦藉天幸與國運耶乃若平涼東北百六十里
則為鎮原縣漢潛夫王符之鄉也符才足用世而限
於衰季壁倖塞塗弗克行其志今讀其書甚可痛金

新華縣志卷五

史記

秦定間州守种某嘗作思潛亭於其書臺舊址然久
候而土人莫之知余為立石其處章表之此皆平涼
東西北境也率以防秋之役行視焉又夏日出按鳳
翔則由涇東南行百餘里至靈臺靈臺之名雖古然
非詩所歌詠特以文王為西伯征密須嘗過其境後
人神明其地築臺以識遂名至今古左丘明晉皇甫
謐隋牛弘唐牛僧孺寔生其壤今其祠墓宅墅巍然
而存又東南百里至麟遊縣縣南五里九宮故址在
焉祇存歐陽詢書記一石而宇多剝落不可讀所謂
十二層樓閣苑西者惟翠巘丹梯尚無恙爾然古木

似樵牛無枝葉欹斜偃側巖壑無光矣又南八十里
至鳳翔鳳翔秦故都也秦雖起西戎有非子者為周
孝王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為附庸邑之秦
使續嬴氏之祀故今城中有穆公與三良墓余行遊
之則陞彼繆之謬而重興黃鳥之哀焉登城以望見
岐及梁山與其東北岍與吳山亘其西南襟帶環合
居然一大都會雖其雄偉廣博差謝長安而聲明禮
樂殆踰他郡又城東門外有東湖即大旱不涸花木
水竹之勝舟楫常觴之適無讓江鄉而凌虛臺喜雨
亭址在其北比張今則復為荒煙野草如蘇長公之臺

新華縣志卷五

史記

記語矣從鳳西行七十里為汧陽汧於漢屬隴
縣耿况嘗封于其邑又有唐人段太尉秀實祠汧蓋
其鄉也又西七十里為隴州而吳山在其東南七十
里西鎮然在周職方則稱岳李義山所稱吳岳瑋
公也嶽者是也巖石聳峭林秀阻九峰離立如
笋拔地而舊志第稱為五峰余為數之實有九數已
刻其說於巖豈帝命巨靈雕刻鑿削特示工巧其
勝乃若是耶又東南百餘里為寶雞大散關在其西
南數十里路通褒斜水全人百戰爭得之而石鼓
山在縣南二十里陳倉山距縣東南北十餘里志載

山上有石類山鷄晨鳴山頭則聲聞數十里而縣因以名縣南十五里有曰益門山者所從入蜀道也棧閣蓋寔自茲始縣東南八十里為礪溪溪流注涓旁有石室傳為太公所為避紂地東坡為鳳翔茶舊判官時夜遊焉詩言夜入礪溪如入硤照人炬火滌驚依蓋實錄也而穆公女美玉鳳女臺元真人丘處機清鳳臺皆在縣東南六十里外至張三丰菴則在縣東三里焉志稱三丰洪武癸酉秋七月念日自言嘗遊留頌以別邑人楊執山等為置棺歛比葬後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王又入武當山或遊襄陽則永樂中嘗遣使尋訪竟不過為宮以待之余他日遊武當親見成祖所為招三丰手書常不妄去寶號東南行數十里為岐山縣縣西北十五里為岐山東有周公太公召公三廟巍然並峙而岐山之南數里而近則為郿太白山峙其東所謂和尚原五丈原谷關者則分峙其南謂出師未捷身先死之句為之淚下若東南五十里則有橫渠先生祠其北二十里為郿塢漢董卓所為貯金積穀徵觀富貴無窮者張祠董塢地相距甚邇而使人貴賤愛惡手與天懸隔若此然則吾人百年易盡之身其惡可不

厭德也歟又東為扶風漢畿輔地其人則馬援傳教馬融諸子望於其鄉又東則醴泉咸陽雖非余所守然往來會城必道焉咸陽故阿房宮址褰帷四顧但見蒼蒼雲木離離禾黍澗澗泉流彌漫近遠爾又北行以望周文武諸陵若漢高長陵祇遺數大阜近道側其餘環長陵者以百數累累錯落率如屋如鍾如盜如困如廩如積不知其為后歟王歟將歟相歟公歟侯歟祇增嘆息彼貪且惰者可以悟而省矣凡此待就僕經見與世所習聞史傳載籍著明可証據者言之爾其不經見若僻隱散漫不大聞於世者要之不可勝數遂道垂囊無可持贈贈君斯紀奉供因遊若大飄泊離家之懷世故戎情之賸與風謹習俗嗜尚之異齊歎一而紀之則須伐南山之竹矣言不盡意亮之幸甚

與王成山書

春得報後兩有書候謝不知達否前憑限在四月十日到任問寺及過客諸公皆謂時禁甚嚴不可踰越勿勿西指蚤夜兼程過大梁則留賤養後而單騎獨馳且與且載幸不愆期也茲分守關西駐在涇州去長安纔可六百里而風土氣候蕭條特甚兼以防秋

事急事甚瑣屑諸州縣半多闕員即有一二又率關
冗不堪甚勞督責不知當路者尚肯垂念三十餘年
之老吏許以量移否且眼底紛紛大不可意去平能
言之深悔此出之非少須數月當就公謀歸計爾往
年在晉連遇大虜深入今適來秦虜來又甚衆則信
乎其命已地方事全未敢知容嗣音一一禎藪想時
會比鄰道義共處逆旅應不啻骨肉矣北望燕雲書
去神往

與西亭藩獻書

某猥與縉紳君子游知我 明藩獻蓋有大君子久
矣宦轍匆匆未皇執贄請教昨友人謝與槐學憲過
某論文道舊詢及大賢哲起居稱不容聲夫自古文
人率闊略行誼乃為行道誼之士又或病文之弗足
兼并難矣華實並茂文質兩諒如門下者豈非僕之
所願執贄請教者哉比日端居兀坐時切五嶽之想
少須歲豐稔家給道路無虞當必裹糧西游一侍几
席但不知榻肯為南州野人一下否風便欲因問訊
以為他日請見之地

與楊臨溪大參論驛傳書

昨更人還草草奉候想可無淹比日見吏民甚稱馬

明之累細叩其然則其病本全在編審之初正副尉
貼不相適宜至論其末則又在鄉民親自在驛應當
蓋鄉民蠢朴既不知事例規則而官吏與舊日招募
鄉民驛旁之人又皆痛癢不關愚弄侵削甚至交還
使索教唆導引一切虐使困逼之而又乘其窘急借
貸舉放其獲利可三倍徒什伯此皆鄉民膏髓若辛
而貼一假全或者衆人擎之猶可稍給否則中人一
家之產竭於一年矣矧年年如是非至徹骨罄紫進
亡死絕孰肯替易罷免之此在今日所宜急處者也
愚意不若仍從招募便蓋附近之人喂養既便事體
又熟官吏不敢橫索弊類不敢冒科使客不敢多取
一應家火什物鋪陳等項不致為人盜侵藏匿損敗
耗盡事事有節矣即如館夫名目各處即以支應使
客此間止是出身與不過一厨子庖丁爾不惟無
助於諸馬驢頭而且蠶食蛆淫其中多其料味因之
剋侵費其餘不得襯佐即茲一端其他可以類推
矣今議者但云請以偏僻頗過州縣牛頭人戶改作
驢馬頭雖則暫可少蘇舊困之人終是泥中洗泥不
得清楚更一二年并此偏僻頗過之人不復同
於困憊矣何者彼官吏與舊役游行之人若諸承使

過客視新役為奇貨又胡以支此則招募之策所宜必行者也况是舊例彼又何辭必不得已寧與寬剩其直則猶有紀極程準諺所謂虧衆不虧一此其大較也若夫潤色損益變通神化則明公亮有定其矣僕又聞舊日偏僻州縣編有價銀津貼驛遞者各馬驢牛頭全未沾被當或不誣或者縱一散給不過名色具文而已此亦宜為之處使官吏不得染指其間無已則令解各守巡道就近親散之可乎諸如此類即更僕不能具悉夫楮不可勝載聊具梗槩奉備采擇仰惟明公憂先天下志切安民區區實有同室一

與王在菴書

淞泗一別曠不相聞嗣嘗有書念不得報然儒林山斗澗水蒼宿巍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則固頌慰而竊喜矣第比日為時汲挽強顏再出當謂既場吾才或可少裨尺寸不謂格套習俗中外相應無論南北東西所在如是會當且引去矣相望一水脉脉難言詞昔便風望時惠教竊謂此學自陽明老先生倡明拈出以後吾輩今日惟有專信服行務要實際使人觀

而巳老夫以謂如何不盡欲言千萬為斯文加愛

與張白川書

此丰長城之望敬仰久矣頃家食時嘗欲一遊海門淮浦以觀大開府之武功文治時時發興時時不果然行從諸公間備聞經略作用次第私心敬愛則亦所謂蓋亦不須傾矣寒鄉最爾之地本自衝疲加又連年多事且復饑饉調度供饋之難應莫有踰於此時者兼之東接青齊西連陳宋所在可虞皆須有備想不能不煩石畫神笑綬我萌黎矣松材本迂凡年

與張北岡書

僕曩伏淞上側聞執事高誼久矣意常往來易水龍岡之間安得見而友之與上下其論近四三年承起廢會知公出大夫間起居則益具悉愈益向往既乃

知公待次家居矣嗟乎世方需才才又不數公豈久居人下者願益自愛銳而挫之張而弛之蓋天之有意乎公也僕觀自昔豈有梗楠豫章昂霄聳壑輪囷脩巨竟枯稿於山林者天實未始虛負吾人矣願益自愛僕雖老尚未至衰尚期與執事周旋焉何日因緣得遂瞻奉遙望關樹悠悠我思

與薛方山書

浙海內首省公海內作者此志一出別海以內舉故得而誦法之脫稿不厭遲願願精審神美愛以傳是故人之願望也偶見南軒先生與人書謂志之脩須章表人材篤厚風俗意良獨至願公注情惜不得左右公旁一相與究竟論量之也盛丞評歸道錄四初勞冗碌碌不盡謝私天乍寒幸加愛以慰仰念

與汪道峰書

敬承吏問每念感漸湖上春深倘能命駕一會乎若某叨轉他方意欲假道休寧一禮齊雲之巖當期一晤不知緣分何如也每承令嗣問訊輒得起居知還來物情人事殊不愜意吾丈雅知道者願自寬釋毋鬱鬱也大都古今人事譬如朝日越市及跌而散又如春夏長茂比秋而零自是物理吾自有富吾自有

責昔賢蓋明言之矣他日嘗怪孟子以卜賢後大賢與小役大務役強皆謂之天後詳思之乃知道古人為而實則天運蓋氣化至此世事隨之矣人其如天何故賢者順時而安焉所以安此身而全吾終也如何如何第于此竊有感焉故為兄太一饒舌焉不盡依依對此嶺月

讀吳興掌故貽徐長谷書

此日讀公所撰吳興掌故承揆亡佚補綴漏遺整齊故事用條方鏡詳矣備矣甚盛至水利一帙亦有功蘇常松秀數州之人奚啻吳興而已竊感昔人謂三代而上生民之命制於君三代而下生民之命制於天蓋嘗有味其言時詠歎之然即近所睹觀又不謂然知特憤世感事語爾何者今上流天目諸山洪水時發加積陰恒雨連數月不休則天似亦有所不能矣此其命豈不在吾君乎顧法雖嘗置道然勢掣體降積漸輕兼又止輟漸不及吳矧疏濬排決功全在英下流沛則上流浮灼然明矣今之世誠有意斯民為國家久遠計請改勅諭法察院留上供錢穀數十萬募民及給緣湖若浦田戶食考古宜今務成水利期三年事竟乃得代而勿為浮言勢力所撓

著在 令甲以為常庶幾察史奉朝令以專行某臣
假臺力而共濟公意以謂如何又他日竊睹野記載
元至正間張士誠嘗下是州偕改元而以其壻潘元
明為左丞鎮之其後 王師攻之弗克至用奇兵由
湖大錢港昆由溪入郡城元明被執伏誅如此則前
港若溪之關繫湖郡利害不細矣不知可因以設險
控扼如古浮梁橫絕之制否或者別有津要弗趨此
亦可講求而豫待乎今狗鼠輩所在是湖尤數窟出
無時弗易識察試與守若令之哲且達者商而廣焉
是亦或一道矣薄牒業委語不成倫何日南游得奉
面語風便希裁教幸甚幸甚

奉存齋相公書

江藩事勢以為未寧則今地方絕無一賊以為寧也
則藩籬數千里之外林林總總而居處群行者皆賊
也得便則歛入掠故今防守不敢一刻少懈詳具疏
中若得如近所 請賜與餉費置有叅遊守備教練
地方機兵數枝得半年工夫事有不效罪所并矣伏
惟我公力主宰焉地方幸甚某等幸甚

奉李石麓相公書

松望關權姦智踈弭患煩言見責疵謬畢彰伏惟諸

公愛惜朽材主張 國是加培調護感何可言雖叔
向不見祁奚未敢言謝而敬仲之於鮑叔胡能忘知
不擬空鐫終期為報日蓋三復斯言矣先此以謝不
盡區區

與楊虞坡年丈書

某過時陳朽分甘屏廢忽此擢陟不任驚喜感惟推
挽鑣刻如何豈云骨空鐫終期身可報蓋日二三復
矣仰冀台慈亮之也群盜乘虛抵隙深入迭來本不
足怪而我民乘之紛然四起此則重可慮爾即今分
布近調諸鄉兵邀擊漸多捷報又督府劉帥二處兵
來數將近萬諒不足平顧饋餉犒給匱闕特其東那
西奏如彼丐乞士胡宿飽患更可虞行具疏 請焉
其他安內攘外調元去邪種種機宜俱頗察悉矣常
以次舉舉庶善乃後茲從廣信徑抵臨川督發匆匆
馬上而治不盡敬請會頌致詳

與朱鎮山書

諸伴來每悉諸公倦倦矜閑至意感刻顧章水有緣
肉食多幸多事相繼相挽以留此身虛舟亦憑天風
轉颺爾其敢意必而知已之德則銜切矣閩之變信
非常去冬得報即盡索可遣往援之矣近報連有獲

自此賊必宵遁矣蓋其謀已發其黨漸連不待何待耶此一走則諸皆帖然定矣不盡欲請伴能道之

與雷古和書

此承客報知此事不可少緩顧當此兵火之後加遇大水衝淹至於數四小民嗷嗷怨咨且各項積逋甚多戶部又差指揮嚴限守催急於星火奈何查司見貯事例銀纔七千其贖金紫已餉軍罄矣祇有庚申辛酉兩年四司料價僅可三四萬至前此掛欠之數則茂如也今知事頗急而重不得已且合事例料銀湊得四五萬兩今先分買少塞罪過餘實不能雖遲

東劉帶川借兵

浙垣忝竊過辱瞻私嗣不聞問無任懸仰江藩劇地豈謂輒叨偶緣關之忽此遠界兢惕若厲何以文吾所幸明公開府八閩重望長城相為唇齒得不其備揣比自廣信冒險至撫郡盜滿野如麻如沸將何幸借得浙兵兩枝枝滿三千皆舊經海上戰

昔可以馳驅所望部下摘發精銳一枝簡季薛膽勇之將督以文階務極時選令與我師約會期日夾攻殘害玉山求豐之賊以雪萬萬生之憤以少弭桐木分水之擾更望移節近地一號令餘勵之庶威稜赫奕人百其勇仰惟明公志切澄清憂先天下矧茲聯壤剝膚之禍擬於同室必將纓冠袂髮決擇戈不誤區區之贅矣以速為神翹首俟報得在亥月朔旬則至幸矣瞻望南劍室邇人遐悠悠我思何

與胡梅林書

某以月八日交代九日發信州歷文陽黃溪安仁東鄉盜賊充斥數里外煙焰燭天遂從進賢大雨連數日夜以十九日始抵撫州誅賞地方官兵之用命不用命者主客官鄉諸兵始稍奮甘之一合兵進戰撫州西四十里劉坊賴公威德而浙兵奮厲雖首級得僅十餘賊自是始知官兵之長矣前此江官兵屢挫為其誤詢所樹大書官兵免致誤謂賊付來賊不足平以此也重念賊雖勇奮然終不敵地利曲折已議以禮為計軍事東漸相資當必底績蓋賊亦諷諭多計惟王人能

熱營寨之某初至境環湖東西賊真踰萬人賴携有
浙兵來加以沿途虛聲滋數賊不知虛實多寡旬日
之間陸續覓捷徑費遣去又得昨此捷真惜其不少
留矣但零都新城又報三枝來已將入境彼處卑甚
某當乘勝張聲西迎過之而使人趨港吉慶帥導軍
無患而有慶也燭下信筆語無倫次惟自慈亮之章
甚

與段古松書

比承數問感激如何連日見諸司道云急關兵餉甚
念之即今外患既殷內寇且熾非大剿誅終不懲創
况浙直二兵無論近萬旦夕入境各處鄉民如何
吳黃之類集數亦多苟非預處優給患何可言矧不
穀不量仰觀公靈竊希同心一德團練主客一二枝
繕造器甲肄習訓練以便他日防守游擊一以遏制
流寇使知有備一以彈壓內應俾不敢肆其費頗鉅
比見浮峰所遺三司前議及臺中款上舊稿其數甚
狹其詞不懇恐難濟事竊欲仍議具題又恐貴堂
業已有行兩不相照專評故訊乞示其詳三司若復
會議乞一從吏之前日場策櫛髮之喻與古人穿雅
決瘤之譬良甚警策皇裁教焉勿勿發兵將道臨川

不盡觀錄數日歡上弗嘗渴饑

與章陽華書

浙中湖上幸獲晤言俗局冗絀未能日趨侍盡所
欲請別來悵惘還連奉手書嘉慰無量秋初江右多
事承乏巡警賴有天幸旋就寧輯然閩廣上流源源
未已故近今皆議合揚江西故無兵始團練數營然
未經慣未敢以恃不免少徵發加之土俗纖穢且需
兵荒之後不可輒賦一金奏乞踵接始克少發安吾
幸受捉衿露肘一切錫役貸郵皆須料理書疏山積
一心萬應念我所欽其時致問每一念及悚然事行
想端人古士神明所臨百福暨止矣夫自昔蒙賢
晦習坎匿跡嶺南者何可勝數乃韓蘇海上之後文
章舉命道整德禁抑何可當也願公益自愛天會將
以公生還北闕矣矧公且未老耶觀物對時酬事
應物必多所著望不鄙賜教也極目海雲書去神往
奉毛介川書
昨上人歸草草謝復計應賜省矣寒鄉水陸要衝陸
寢高塘軍國兵餉一切重務繫焉其重何如加以東
接青州南面濬西比宿交宋之交故盜賊數廟堂
簡校之量明公負荷之勇海內知與不知皆竊鳴焉

頌服焉自公素蓄則然所願倍加珍愛勉耐煩勞仰
答一人俯安億姓是治屬鄙人之私幸也專俾祇
賀不盡仰私適方會兵進搗勿勿裁布弗備伏惟台
亮幸甚

與徐鳳竹書

蕞爾瘡土勞公遠勤撫建雖靖信城東廬雖三縣告
急實一起也况零分四散正好剿擊而主者胸無成
算遂致滋久所謂連合廣兵者詐也藉袁賊之克名
以恐我爾竊意浙兵肯用命即不須千人一哨辦此
有餘惜此間百事牽制不能一來蓋輪功罪請餉給
議兵營造器械填考註百事紛委又賤目以勞發亦
不敢多作字乞亮也南塘叅戎萬萬道情煩藉兵威
留鎮兩月乃望也冗極草草亮亮

與孫龍峯書

比日倅歸覽部檄見所議覆謬蒙過與甚盛意也漸
感無已所歎請擢王盧二君者非私之也蓋自汪王
兩君子後人頗怵而憚矣二君毅然不後且有功焉
得不以風人人所歎改選數子者非故抑之也事年
大震驚而不築城不造器不練兵不講武事此何以
辭為地方生靈求計裁數人以警多方故不能忍

且焉即如與射而迄今猶多應文塞白具依准造
文冊自謂其事畢矣奈何嗟乎此豈一手一足一人
一夫之所能為者耶所謂改都司為遊擊設守備於
鉛山望留神焉今雖九江守備亦良不容忽說者猶
謂須叅將僕謂恐叅將太重得一任事好守備亦可
矣不盡謝私嗣因請益因風惠教慰此仰瞻

與翁見海書

匆匆西行深感惠教憂深慮遠愛同肉骨此情何可
當也念民塗炭兼此簡書月險而西顧有天帝棄
得浙兵援助二萬餘賊遂逐而殲之接踵宵遁稍稍
稱輯然善後未利之計則方切料理壁畫而又不越
老生之恒言曰選將練兵積餉造器譚雖常而行弗
易今兵方有而未練器方造而未完將方論薦而未
至食方議處而未集而群盜之林林業業伺隙於戶
外藩表嶺側者所在而是且時方議鳩集合搗恐形
聲先露而黨援益繁江西下流川壑之地更為可慮
殊虞慮爾倖傷兵餘一心萬慮久未得候耿耿如何
公何所聞抑何以助救我也不盡悠悠伏惟台亮幸
甚

與曾原泉總戎書

江上相逢除中學領英豪意氣勃勃動人既而閩關
效用聞使北行又承問及衡午島明眼為心目
愧潦倒則無能時候為而自持自分推
藏亦斯適是多壘賴而平之然善後
永利大計則方切講求料理也乃此地瘠甚加
連有兵荒財用缺甚而士大夫富路者衆皆謂不能
加徵此為爾奈何遠承問深荷隆情適總督
遠臨新到勿勿治旅不盡敬言惟知己者亮之
幸甚

言陽書

大邦殊不自意倉卒被命倉皇西徂盜適彌
野諸松危之勸以駐信調度松惟民在水火
豈容將有所兵十人虛張溢數冒昧前行直
抵臨以盜不虞新巡督能即至且帶有兵如許也
覺氣少奪不復遠掠察知其然稍稍進逼又連有剋
捷乃遂糾合醜類群然歸矣歸非一途蓋自金雞
城南豐廣昌寧都石城皆與之界僅隔一嶺山徑之
蹊素所稔習不一大創懲之終莫自已也從新修
安民設險誰知大將皆之苦心也川餘聞近
省百歡仰嗣同心伊誰矧時情殊有軒轅容許

復也家書來知公禮瞻頃於洪都又得薦剡報感刻
若何何以為報初事可冗輻輳不盡謝私伏惟台慈
亮焉

奉李克齋書

名省大邦豈所宜竊倉卒被命盜適彌野倉皇西
徂賴比多所殄殲萬餘之寇旋皆竄逸公所稱頗無
成算良是也但中亦有哨隊部署分數甚明聚散甚
易又不可謂無策凡東起玉山至廣昌石城一帶延
歷無慮千里千岐萬徑隨在所通不啻僅若人言二
三路而已今當立營請將繕器械率期有以待之得
數月不至則粗有端緒矣仰承台教獎掖踰情適至
省臺百冗輻輳不盡敬請嗣音以詳

與陸北川書

承教兩鎮布置事宜欽此塞源拔本諸省士民得以
安枕貼席含哺長養矣真慰如何但鄙人私憂竊恐
十萬之衆調發日久形聲畢露詭妄相傳紛紛糾合
逃潰則湖之東西大屬可憂矣倘或出此望令兵道
參將親提黃鄉丹竹等兵邀截夾擊以拔元元是一
體同心之至祝也又乞移書白川乘今兵勢大振姑
令各團寨擒獻首惡給之重賞以免玉石之慘尤妙

蓋虎豹熊羆聚至十數萬則所過所屯能保其不併
噬橫齒耶此又於討罪之誼而遇好生之仁公等功
德之隆更格天地而感神人矣恃愛僭布伏惟台亮
幸甚

與王東廬書

曩綴班行曾望丰采恨未事造奉領教言然私心常
耿耿也恭惟法言正論潤色呈猷光宣王度所
以佐朝廷風邦國而誥多方多士者其隱然之功
在海內素矣乃僕以廢休之久未一少脩竿牘之問
以謝從者豈不闕然耶茲承乏西臺撫循江右風便
祇候以為異日請教之地伏惟台從鑒焉不盡悠悠
期於嗣問

束喻吾臯

江淮之間方藉公名德廓清汎掃其風浸浸然回且
移矣而又奪之使西豈彼醜方擬所為廓清汎掃又
更重且棘耶此地某近游焉雖曰重且棘然事皆有
程費各有主用頗有人覺於部署處分不至甚勞心
力即無警時尚可抱元守一讀書作字幸益愛焉僕
於此百務經始萬事勞心第餉給弗易而又不敢輒
賦一錢何以佐費苦也如何不盡請私期於嗣問各

華髮千里同心

與游蛟潭書

仰惟門下雷名震象之在域中僕私竊仰止久矣盈
盈一水香香千山無因得奉顏色聽緒教耿耿如何
茲幸相望閩楚間而又不相覲也悵想無已此者聞
廣多壘黔黎盡困主上採廷議納群策淵衷獨
斷簡公而授之節鉞所以救寧戡定必收萬全百集
之笑矣願益自愛以慰海內喁喁之望焉專俾奉賀
并布悵私

與鄒蘭谷書

太華之西長河之南知有明公久矣宦游相左無因
請教為歎比日鳳鳴一蹴風行雷震鉤動海內公之
志之識偉矣願益涵蓄以洪遠猷峻業焉勿勿兵間
未及一候久念為歉亮之如何謹因使略布區區以
為請益之地不盡款請期於嗣音

與游讓溪書

適得廟堂處分之報服老成謀國從容暇豫而尤為
公私喜不已也僕曩謂天下事尚可為乃今捷報繁
繁其不亦偶中耶正然又慮無及承茲
了建賊次近平果為

天人機會何如爾今當勉厚給之平海之戰當是一
大機會此賊破則諸賊縮首矣務勸劉威同心樂予
焉譚大叅業已為勸駕矣但楊蔣之兵已去奈何今
擬度似亦可通不知能為從權否別輸敵悉副在別
紙伏惟重自愛以收桑榆全功幸甚

與閻濯谿書

臺中風紀之肅斯文負荷之重僕私竊仰止久矣往
日屏居比年奔走無因就見請教不任向往此者以
防借重稍試經綸即大江長湖之間遂稱無事斯亦
薄占名儒康濟之效矣此間上流近亦增設守備一
人與鄱湖相為表裏頗得其力方為繕造多艤舟島
嘴銳與諸戰具而增益其人使謹練習捕緝則長江
西維之勢益重矣念被教澤又竊共事謹因祗候不
盡敬言伏惟台亮幸甚

與蔡白石書

江藩之役誠非意想所及此命也數也數年前家食
時亦嘗夢遊廬山得句云風烟尚在秋河淨歸向天
池一洗衣不省所謂今以此事勞勞於外者自去秋
至於今意者此後可稍休乎五老咫尺不及一晤自
是常有緣矣韓艾諸公來皆承教殊感茲張山人至

兼領瓊瑤琬琰之貺鄙人則何德以堪感深五內珍
重百襲矣僕本拙於此既連多事苦應酬不給即不
能出一語奉酬奈何少容清暇勉課焉讀疏草鑒錄
當薄牒叢委中有此佳思妙語公誠加人遠甚矣哉
此間近事略具報中松亦有小疏具論之數日後可
以上矣恭喜草賀不盡區區嗣容裁心伏惟台亮

與趙晴澳書

索居點計公今七十第六十矣在古稱耆老須杖履
扶嗟乎人生能得幾六七十耶晤對無由書問亦闕
寧不依依懷想耶但聞北來人道吾丈行日益尊譽
望日益隆洽為慰爾弟自屏居亦不敢甘自棄棄勉
於士閑而信道不篤又復牽復以出歷試諸難顧此
心謂精力既未甚衰則當為國家拯患以拯民於
水火之中而非以為利也不識吾丈能亮之否遠道
多事戎馬匆匆不盡敬言邇風謐懸伏惟重自愛以
慰平生向往幸甚幸甚

與汪周潭書

前黃生歸適兵後肅疏山積又當考注考核時一心
萬慮苦不可言草草奉復計能達於千里之外也即
今西境雖寧而奉 旨合諸鎮之兵攻剿惠潮諸劇

賊形聲又露賊黨蔓延適當戒嚴警報疊至而水
書遠教竊謂宜飲萬山間當為華胥國境而亦擾
若此然則孰為安壤樂土耶向後景象更益可憂矣
願慎加愛勸諸當事無忘戒心焉冗極不一伏惟白
亮幸甚幸甚

與羅近山書

長江大海之間豫章極扼之望僕私竊仰之久矣使
勤瞻望茲承乏明省竊食仙鄉適在明公間里之側
而天限一方未能奉教益耿耿矣貴地賴遠近已寧
顧今方議合剿諒大兵四集即狡兔不能飛矣僕又
將機兵團為四營營有將領之此外諸縣各有守望
兵名為親兵縣大者二三萬人少亦不下萬人得上
下協恭不廢即後可無復慮矣風便先此容專候一
一部署勿勿不盡款請伏惟台亮幸甚

與孟兩峯書

使者歸薄致謝復冗不及悉與亮也江使東歸得有
報言忽總督梅林公遠來會議急出數百里外會之
加又有上請京使偶冗糾併遂未得書復以候每念
耿切近今諸公議搗巢江之防突也尤嚴兵適漸集
不能當勅賦須募以調事甚紛錢糧又缺會印者多

謂陽明老先生才雖高時尚好錢糧羨溢助之者衆
賊尚魯朴故成功易易今則大難非更僕不能竟也
苦心奈何何時與兄詠歌滁水之上樂而息且老
冗極不一願以時自愛

東孫環山

衰年暮齒遠道驅馳多事相仍書疏旁午允執恭障
然又不能即掣柰何幸今團得兵數萬人更加精練
則賊雖復來有備矣承諭上事亦使人尋之大抵談
藝諸色但稍精者多在四方蓋本地不作不可索厚
謝也即如昔年所遇豐城一人物色之亦不可見容
多方得而送焉近日會諸公覺得嚴滄浪謂禪在悟
詩亦在悟不獨詩與禪萬事皆然請兄自悟又不在
多書多言多言多書轉令人多而惑也其歸又在綠
分繭繭不易如何如何使歸適行役匆匆千里相望
神與書馳何日東歸共酌鄉水

與邵叔敷書

倥傯兵餘一心萬應每一發疏書揭旁午恃道義眷
雅之厚每不及詳幸亮之江來祇役賴此天幸偶連
致捷頗就寧輯然善後求利之計則方切料理而又
不外老生之常談選將練兵造器足餉譚雖常而行

不易將可易得乎兵可猝練乎器豈空言可造乎餉
豈徒手可足乎又豈一手一足一人所能為乎得人
更難矣此間地本瘠多資外獲不慣驚擾擾則洶洶
然發動况兵荒之後如病起須加調攝故生十月初
即徧頒示云平外患先清內治幹實事須去虛文恐
云兵荒多事後寬一分民受賜一分人神共鑒餘愛
一文官不值一文既以勗人亦以自勗可妄動耶今
惟安已守分俟命于天而已

與鄒東廓書

念不祇候為日久矣始賊狂甚戒備宜嚴後雖賴其
就縛大勢頗定而支孽分突嗷嗷時聞不免切一萬
之防勞勞剛應雖幸免於曠藉而破屋禦寇費支吾
矣加以大潦疊疊城半傾圯直補完繕事何紛紛而
又有官木通賦之加愁苦滿目遂未及一致問也
又念耿耿如何可言公有以督教當竊以周旋也樂
安生來辭謹因恭訊山生淳朴渾沌猶有存者併乞
教焉不一

與唐一菴書

西秋一別寥寥關候非誠簡與薄也黃紙催人白頭
作吏已自倉皇連在戎間勞勞不息土客徵發事皆

草創畏此罪罟念彼塗炭夜以續日縱年奔馳一切
問遣俱不能矣然賴天幸與社稷之靈群公襄協得
免罪戾且叨資陟倖矣即今髀肉未生臺席甫暖而
閩中又大亂未已破城幾幾興化為烈于鄰之震經
昔伊始念久不問耿耿此心緬帷門下豹隱龍蹠多
歷年所并濫不食行道側焉即日諸公彈冠連茹
駿濟濟庶幾曩時之盛願重自愛以須徵辟僕筋力
齒髮益衰颯矣會須投効力乞以歸舟過嘉禾期
請教風便先此不盡依依幸重自愛

與羅念菴年丈書

七月終得督府人來書領扇脫詩教承賊掠貴郡諸
縣消息喜兄家隔江無恙也且聞業移郡城中良是
所云蕭仵二次答簡則未之見蕭令則已周旋之不
知何以稽此簡胥月八日得叨茲撫報惕甚然又喜
得見兄不寐也顧入信則飛報如雨群盜塞撫建念
民在水火冒險臨川分督諸道幸獲有浙兵千人來
連兩剋之賊又不知新撫虛實多寡遂皇駭徙遁今
祇餘一二處行必剋矣又幸泰和清江亦連有報報
且暨歛得少措置了建撫即移鄭公鄉閭請教矣三
十年濶別千里懷思豈不一大快哉冗極不一願望

開示

與周少魯書

兒輩書來道台從寵臨寒宇感謝感謝讀大疏懇惻
詳明紆徐曲折即頑且瞶者覽之有不動心者耶馬
丁田二項之重夏官已許豁矣惟民丁田他項司徒
氏尚有疑焉蓋謂江北軍餉原無如許公似考之
詳商岷公亦言歲僅十五六萬然多通生力勸之許
行撫臺勘報縱不多豁必有豁矣會馬公更從史之
可也河工覺大柰何滁人書來皆謂地方不知有監
司費公之郵及至矣此殆為令嗣輩惜福也偶冗不
盡謝私台亮幸甚

與周少魯書

前竊留兵私喜得以時請教不意相違然兩奉教札
勤勤款款則不啻晤對矣至茲札識見甚確議論尤
偉嘗出以示杞泉諸公敬服之袖以示相公亦亟稱
之此教此愛當為天下士大夫共謝焉夫知人安民
是公素所蓄有聞海內才賢及否劣望以時忠教與
公共為之始松知公之淺今乃知公之深矣願公益
自愛賤恙初愈不能作書勉為此謝復殊不盡歡請
伏惟台亮幸甚

啟

請朱齋顧老先生啟

伏以炎帝乘離衡執朱明之景祝融布令日居東井
之曜律中黷賓筵陳夏屋騷留桂棟遠巖當昭朗之
亭日麗雲林高樹倚清華之省朝旻澄霄曉旭清暉
父葉蔓晴絲萬象屬光昭之候葵花移晷景三靈盛
長養之情文物粲蔚聲明葱蒨蘭薰綺席榴拂瓊尊
年華將令序俱沉天文並韶光共轉宜稱高宴以樂
榮逢恭惟大宮端大宗伯朱齋顧老先生德鍾河岳
之靈秀應乾坤之粹讀書豐潤學道謙冲早冠倫魁
哀然諸大夫之上末躋膺仕巍乎加卿相之行器上
白雲韻同明月官宜人象學為士師顧榮擅江左之
宗方斯隘矣裴儉總秘中之秩殆或近焉簡在一
人乎於庶尹名魁多士固後先學士之有同教典二
科蓋今昔儒臣之未有顧茲寵遇寔號輝光某等職
雖異守義切同僚不腆兼葭幸依玉樹有才驚襄復
附良駟當茲令辰觀斯盛美爰馳寸翰用速同盟燕
寢靚深光動尚書之務省廬近密華沉學士之袍
彩殿晴臨五色暹分于四屋之軒窗敞下巖隱映於
中庭四美翕臻群英趨約階紛組綴畫東西南北之

人席遣璵簪集臺省公孤之客委蛇尊俎春生几鳥
之間焉擊鍾球道在壹觴之下開襟濯寒水炎鬱斯
除輕扇動涼颼肅陰戾止禮登樂闋物具儀成金沚
平臨洪細隨材而各就玉壺在局煩蒸應節以俱消
疊鼓送杯鮮雲競彩凝笳翼蓋新月含輝幸諾金以
惠臨早移玉而貴貺

與吳蓬岩啟

松材行雙劣積廢清時自惟溝壑之井敢冀坊楔之
佐邇者郡中小吏齎致盛儀林下陳人被蒙厚意雖
云遺簪墮珥見憐於盛德之光顧茲素李餘桃可羞
諸華譙之次捫心知規刻骨難忘仰惟明公公方無
私貞介絕俗四海敬仰即兒童婦女之皆知一路歌
謠乃吏士官師之丕變要皆實錄其敢虛謏伏望愛
精惜神留意老氏之畜絜網總要致戒武侯之煩擁
翼善人培天地山川之紀斥遠儉士貽子孫臣庶之
祥光前聞人為後永式實不勝仰重祈祝之至謹謝
以啟

與陳少淇啟

古訓惟良憲事始蒞萬姓于焉共仰百僚之所具瞻
區區舊辱先施茲竊共事禮當郊迓情切荆班奈師

旅之羈縻乃俎豆之曠隔並觀未遂有懷若何謹因
便以修虔聊因書而布悃尚容躬致其罄心期幸賜
鑒存伏惟珍愛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五終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五

公

寄韓源靜書

晉人歸知文室佳勝殊慰頃在危城時時聞虜勢甚熾其心亦叵測加之我備甚弛我人日困而區區內外當事者猶然泄泄自以此身不可儕彼燕雀相與嘻嘻於焚棟灼楹之旁使人嗤為至愚是以不量區區之力僭為一疏其言多犯時忌自分必見譴責幸聖明寬容頗見采納但不知六卿執政諸老果能不以為狂為忤肯虛心樂取共濟時艱否今尚未得覆議之報也念昔家居為諸生心謂邊關當如鐵壁可恃將士如熊虎可畏文武大臣真天上人物不知乃竟若此可哀可畏悠悠蒼天所恃獨有此爾近過為諸公所推俾與聞閫外之事然積玩之久恐終不能布此殊不盡南望鄉井真猶蓬壺遙憶故人時形寐惟良食加愛以慰遐思下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六

雜著

復性說

夫道本中庸賢智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愚不肖不足言矣惟賢智之過則深病道焉仲尼蓋嘗憂而嘆之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及其既沒而異學浸熾於是子思子深憂之而作中庸首言人性之由自出使知原本則問學始有緬領蓋謂天下之言性者衆矣類以氣質目之不知乾道變化於穆不已天得之而為命人得之而為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蓋此之謂也是性也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渾淪貫徹無分天人特形骸間爾故知其性則知其天矣人率此性以事親是之謂孝率此性以事兄是之謂弟順帝之則而不假纖毫之知力即仁義不可勝用矣此堯舜禹諸聖人事性之者也茲謂天道然衆人則未免為氣拘焉為物蔽焉如珠見汙如鑑被翳本性見障未能昭明必脩為固執以復其初則謂之教是顏曾以下諸大賢事誠之者也茲謂人道夫率性者固不容言矣乃脩道君子亦何如其致力耶蓋道本天命之性

天體物而不可遺道體物而無不在苟稍離之則謂
畔道設使可離即屬外物非吾天性之道矣夫道之
不可須臾離也如此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不獨
戒慎乎其所睹而已也而戒懼乎其所不睹不獨恐
懼乎其所聞而已也而恐懼乎其所不聞精明齊絜
弗使少離於須臾之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惡能
為之拘物惡能為之蔽乎夫君子所以戒懼恐懼於
不睹不聞者是豈有所恐懼之其所往而辟者耶蓋
此不睹不聞雖若隱至微無聲無臭然其良知之
明赫然若上帝之臨皎乎若日月之照即萬目所視
不能見萬手所指不能即而吾知之獨真故言天下
之見與顯莫有見且顯於斯不睹不聞之隱且微焉
者豈天之明命誠之不可掩者如此也所以君子必
於不睹不聞獨知之地致戒懼焉而弗使須臾之或
離君子修道之功若是乎其無間則心存而性復矣
故終日感應而體常寂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乎
天命之性而無一物於其中其發也隨感而應皆中
夫天然自有之則而宛乎其衷所保合之太和無少
乖戾是中也雖無一物而天下之萬事萬物達德達
道與夫三千三百之禮儀威儀執上宰之執緇維之

實為天下之大本是和也非獨一人之私也達之四
海而無不同推之萬世而無不準是謂天下之達道
君子致其中和不息而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盡
性以至命至命以立極裁成天地之化而輔相其宜
天地位矣發育萬物之生而曲成不遺萬物育矣蓋
修己之極功與天下之至誠一也人徒見堯舜禹之
成功事業巍巍乎蕩蕩乎煥煥乎峻於天而光於日
而豈知本其欽明精一之幾希乎後儒弗斯之務而
第恃書冊訓詁知識聞見與其計數權謀漫希功業
焉能與於位育之學哉蓋力愈勞而失愈遠矣高明
之士於此而深省大悟其於內聖外王之業豈不誠
視諸其掌乎是在為之而已矣

心齋說

汪子子靜受學於鄒先生東郭而以心名其齋識不
忘鄒先生既命之矣而猶弗厭請益余余與乃父蒲
山先生同舉於鄉卒業甘泉先生之門從事此學交
三十餘年矣今又與子靜官浙藩同采地誼無容已
乃即故聞以相繹焉夫心之難言久矣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右是乎操而存之之
難也如此然則心固何物操之又何物乎宋人偃苗

之思宜詳矣故知操匪握持覺焉具在舍非昨倂忽
焉即離故覺者覺我也如寐之呼而寤寤而惺目擊
而道存矣子亦嘗思世所爲弗覺者何哉昔者子孟
子具言之矣夫死生豈誠甚重且大乎彼其宮室之
美妻孥之奉與所職窮乏者之得我於死生曷預也
此其相距遠絕甚焯矣士有寧死而弗甘受瘁咄蹴
踏之食者矣至乃爲口體耳目情欲之動而或甘受
不義之富貴斯言也豈不切切惻惻深切著明哉故
曰弗思耳矣汪子守官慎而恭克動小物無愧家學
於此心操而存之素矣然惟危惟微之幾精而一之
弗易也故以卜子夏之篤信力行而猶出見紛華說
焉况吾人之悠悠乎爰爲繹所業而交相儆焉

觀我軒說

余疇居解右有亭我焉蓋前轄二泉邵公所建以自
適者命名觀我而自爲銘銘其義顧其詞奧約靡適
衆睹余爲繹衍卑之用諗來游焉今夫亭所稱我云
我云非信遠人獨立若彼楊朱之學云爾也孟子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要之人我也物亦我也其真機實
體同出於天而無二本宅鑠世之人惟知我之爲我
而弗知人與物之皆我也執軀貌任情識恣便私乃

其愛憎趣面操縱捍捍于奪譽譏恩怨疏戚一切出
於血氣胸臆之私習俗漸染之陋而莫知著察甚至
利之所在即雖倍君親圯族類賣友鬻國糜爛人民
衆庶而弗之恤始於一念之譌極於滔天之惡始於
一身四支一家數口之奉極於四海九州千百億萬
蒼生之禍吁可畏已或曰即如子言則又殆於墨氏
之兼愛矣余曰否否不然維昔聖哲有精一執中之
焉有忠恕近譬之教焉有親親仁民愛物之序焉
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
已矣豈其無等哉矧今俗衰道喪河決瀾倒過於義
而忍所弗忍滔滔矣乃若過於仁而不忍所忍則寧
有幾上仁可過而義不可過乎故余思以易天下旣
以自觀而因以諗夫人之觀將期共奉我 皇上玄
同之教觀我生以觀民焉

鄭汝爲字說

余高第弟子鄭生者其父隱居旣命之儒矣而問字
於余余字之汝爲而告之曰昔者余與二三子之學
於斯文也嘗讀書吾廬余嘗讀魯論言至仲尼謂子
夏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本嘗不廢書而嘆
也曰嗟乎夫儒豈爲小人哉學者不用其質而文焉

以命於世曰儒者儒者賴孔氏辨之則其分始暴乃
今學士大夫恒言之余固不得而論者也余請論者
其時當疑者夫卜商氏之在孔門號稱高等能篤信
聖人者跡其論交則可者與不可者拒而當時同門
諸儒士弟子亦共推其文學而厠之顏冉之後此豈
宜復有小人之心也余甚惑之豈其所謂學者未篤
耶及攷他書載于以其雍也詰焉商以入見夫子之
道而悅出見紛華富貴而喜以是交戰故雍也以而
對斯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以魯論証他書則君子
之教其焉可誣也重為嘆曰嗟乎心誠辨之始也大
宋莊肅公集卷六

已軒說

余友鄭子生而穎特厥考君道人命名曰儒余為字
之曰汝為蓋竊取先師孔子所為督教卜氏意旨亦
既為之說矣汝為因名其軒曰已以著心目而識弗
忘焉斯亦近篤信矣數以書來請予復說厥義庸試
軒銘余嘉其意而可之今表汝為子信以予家米軒
為真已有乎斯亦猶吾人之遠廬過旅次舍傳置也
云爾然豈惟茲軒哉故肢體髮須是天地之委駿也
氣血精液是天地之委順也精神志意是天地之委
和也而且以為真已乎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傳曰大者天地之心也夫天地無心而人以人為心人
心有欲而以無心為心焉謂無心是猶子入井而測
隱怵惕匍匐旁徨不容已已過齊咄爾汝而慙惡憎
惡達於顙面聞賊淑慝疾而發散憤疾不啻若自其
口此皆動以天弗恭以人根諸性靡清以情匪本而
成弗棟而宇雖依形而生罔由人以立故雖十日並
照不能焦洪水懷山不能溺益烈山澤赭墳衍不能
燬三軍之衆可以奪帥而此不可奪王公晉楚之貴
且富可以予人昇人而此不可予父子兄弟之親可
以相死而此不可死軒見孝悌變於前而吾之真已
未始或變也黼黻褐黻易乎外而吾之真已未始或

易也自一命以之九錫屢徙遷遷日紛歲錯而吾之
真已恒自如也是已也達之而可帝與王否則伯且
夷矣窮之而爲聖若賢否則庸衆人甚則跽且禽矣
要在乎明辨而篤持之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
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而又曰智及於仁不
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得何所失何所失得矣
機是在吾子余也賴天之靈諸君子之教頗竊嘗窺
乎是以汝爲之勤勤可與共學而並爲也故願交焉
同致云爾

石澗說

出城西百武而近有澗潏潏迤邐而東來自花山馬
鞍清流之陽原本可數十里曲折曼演隨在合匯過
赤湖而漸衍兩岸率皆黃壤時或徙易惟赤湖之址
里許而遠有石突起聳爲巖亭折旋而下橫亘澗底
雜立縱橫斜欹參錯大者如象如馬如蛟如螭小者
如鼉如龜如犀如豕遠睇近窺各具狀態水流過之湍
崩漩激殷爲春雷漂爲雪浪高可丈許卑亦尋尺飛
沫濺珠如雨如露陰森涼爽炎暑爲驅故前人號曰
石澗飛瓊斯亦僻壤幽勝之觀江野瑰奇之玩矣然
以地偏道左無豐林喬木之蔭故尋幽覽勝之士不

皇來游又雨多水漲則泔泔浩若瀾漫減頂旱久泉
涸即蓋澁淺露平漫不流故皆不能爲澗無以愜所
應聽至者蓋或與畫而返焉內舍蔣子汝鳴外資凝
重內性疎朗山水之好兩皆兼之言卜茲苟修
望蓋慕石之確而愛澗之文將以比德而則象其志
越遠矣故其交游朋好因私呼之曰石澗石澗云余
他日過之適澗盛作喜得快覽乃蔣子亦因爲請說
厥義遂不辭而竟其本末如此蓋孔子言之質勝文
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如茲石澗
相合而成章其亦庶乎其彬彬矣於乎蔣子其懋諸
其尚懋懋諸

書五鳳圖卷

五鳳圖何圖宋御史中丞包公希仁諫議大夫趙公
闕道知院唐公方諫議御史吳公長文御史大
夫歐陽公永叔此五公者並當世鉅公偉人咸以文
重氣節正色立朝同時臺諫其志合其道同又適海
內治平熙晏上無防之君下無譏媚之士故得以
委蛇燕處從容論議想其繪為此圖亦各自爲一
且以繫遐思而敦世好故其傳至今傳以
卞肅子儀問公以元祐黨籍留寓是邦因存不矢

具今霞山唐氏族譜卷抄語多不能載方霞山君
之為浙江按察司僉事備兵分司也余適為按察使
與君並時茲承乏捐巡撫兼我務而君又歸田家食
繼見他日見過論及生民受姓得氏之由知為質
庶公後已深歎訝君言未也諸先人當時圖像勅牒
諸交游往來題贈手翰具存余又極訝且疑或涉歷
偽既求取盡披讀之則圖章款識楮墨色澤字畫波
接其筆時故物無疑識者能辨之矣攷五公之在
當時愈之知諫院也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
以為龜鑑至請立太子正言無諱皆主所厭聞夫人
所難言題為殿中侍御史其彈劾不避權幸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倖人陳升之除樞副公與子方諸
公力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至二十餘上不
報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箋乞補外至唐公之力
諍張亮佐以官寵職遷升劾文滌公燈籠籠事尤
激烈直聲震乎天下今稍涉書史者人具知之吳公
始進也已極論內降恩澤之為蠹政至為諫官日
御史有言事非實者詔詰問所從受公奏言御史
於風聞欲求主名則從以御史者是自蔽塞
耳目也仁宗為置弗問其間石不可大用識者

遠矣歐陽公之與尹師魯余安道論救范公而以書
切責高若訥具耿亮已不可及至二府奏事有所異
同則面相折難更無遜避其贊立皇子主持濮議皆
並時所難同安劉君宋廷五鳳之題真稱情矣傳曰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天將以此諸賢翊宋隆平昌熾
之治際斯時遇斯君要皆五百年名世之會所稱人
瑞夫豈偶然者也其後宋祚將衰群鴟漸奮而諸鳳
亦且垂翼折翅或逝或隱蓋天下國家理亂治忽興
衰之幾決於此矣豈非千古之永嘆耶余他日過大
梁閱宋遺事邈不可得至所謂良徽諸山繞一坏土
世傳官和諸殿法書古器歸山積者則已灰飛烟滅
蕩無遺影而繁此數尺之圖十餘幅之文翰楮墨
然具在此非真有神物為之守衛呵護豈有年更數
百世歷千變兵火播遷之餘而不失且損者信亦異
矣抑余竊聞之古有德美要于世濟而前人之賢後
宜則而象焉故孟子曰所貴於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余亦謂世臣者非謂有世
官之謂也有世德之謂也見山君以文學治行聞于
時而為浙名觀察為世思繼弗替也夫善乎顏氏子
矣後賢繩繩袞袞其思繼弗替也夫善乎顏氏子

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在爲之而已矣

書懷洞室壁土

世不察先生之心率謂先生爲高者余綜其實不然夫先生非爲高者也何以明之羊裘澤中已非鑿堦之儼及其應聘而至肯以懷仁輔義箴儆君房並其蘊蓄挾持舊矣故光武詆之曰狂奴故態也詳斯言則當其布衣游談時必數數茲意自負磊砢若友賢聖期于堯舜君民惜文叔未之深知爾語曰白頭如新豈虛稱耶使文叔深知之當得先生所遺侯霸書趣駕往見曰子陵足下遠來良苦何以教孤孤幸以三尺叨此大物深懼不任無以塞皇天付畀子何以教孤孤願安心承教師友吾子子無我遺語自表達溢于顏面子陵非阿諛順旨者必將竟其肝稱仁義輔之大道而乃咄咄玩侮輒歛屈而臣之子陵洞見始終知必不行故卒默而不語跡其差強於昔之對蓋知帝也審矣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已之將廢也與命也嗟乎此豈徒曰子陵之命而已其繫者遠且大矣舟過祠前樞水 幽篁仰子不同時從先生游而叩其所爲 言番室壁

續實來游

書涇城北門外道側石語

余他日讀漢書至涇水一石其泥五斗以糞以溉我禾黍意慨然慕之茲守關西理在其游感惟斯言思跡前烈而涇人顧輒言水害常爲其不利豈古余地氣異耶抑所以道者非也念歎少試而還官行矣爰識數語以告後賢君子焉

題海鶴圖

彭子汝輝來自全椒懷所製海鶴圖卷示余於尚友堂中曰渠少讀書則聞古之君子莫不皆有好鳥以寓其悠悠之情如屈到之於芟伯倫之於酒淵明之於菊玄晏之於書稽康桓伊之於笛若鍛宅諸若此殆更僕不可勝數乃渠之癖則於鶴有深者焉夫子尚不鄙而爲我說厥旨將持以告吾邑諸君子使皆賦焉以時諦而日省之詩不云乎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渠蓋於夫子有厚望矣余喜彭子之好之得也諾而不辭且謂之曰子之好於斯也其亦有取焉已乎彭子曰余惡無取焉夫斯禽之爲物也素羽玄睛丹頰朱頂龜背而鳳翼修頸而粗節朝戲於芝田之樹夕飲乎瑤池之曲鳴中律呂飛矣雲漢是以行必依

洲嶼止弗集林木而年又甚壽不易以斃蓋羽族之
宗長仙人之騏驎而鸞鳳之流亞也余惡無取焉余
曰兒子所言彼其形聲材質夫人所聞而見也固不
暇論也乃其所以壽也亦可得而聞乎彭子曰否
不知也夫知其壽而不知其所以壽其於物也奚觀
其於好也奚益是則庸衆人之好而非士君子之好
也蓋相經有之曰鶴者陽鳥其所以壽者無死氣於
中也夫知陽者生氣陰者死氣故人與物之在天地
得氣則以生陽盡則以死其在易曰精氣爲物游魂
爲變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士君子所宜究心
也夫鶴物也固於陰陽而不知故雖壽而有盡人物
之靈其知足以存陽而去陰故苟誠知養則壽無
盡夫惟君子察於死生之辨研於克復之幾而致慎
乎天理人欲交之際使此心皆惻隱予諒之充此
身爲天地萬物之體而藏之陰翳貪昧之萌辟除必
盡則積陽之極與天同道於德爲不朽於人爲不亡
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蓋終古長存矣故壽考
人焉故好莫加焉夫斯其至矣乎子曰微夫下
言樂終不得斯禽之爲好也則請書其語於卷首

題日近龍顏卷

日近龍顏何以書書錢子宗化所繪冊也錢子宗化
何以繪祝其師帥畢大夫仍佐京師也大夫蒞我
踰年爾何以致祝且頌若斯侈大夫仁人錢子襄士
於時寡知承教獨渥故祝以致禱聞而合頌情之不
能已也或曰大夫故在兵曹久日近天子之耿光
未始逃乃蒙被口語左官於外瀕於殆矣斯是之祝
意者其將惴惴然以爲懼毋乃非公意乎奈何錢子
顧輒斯焉祝也余曰不然惟賢者而後知懼惟君子
而後能懼懼而後能有慶慶而後能終譽區區外內
弗計也彼否與小人將醜毒是懷而晏安聲利之與
泊且胥而入於不測之淵矣其何暇懼焉是故古之
賢聖君子有行之若伊尹其人周公旦其人夫伊以
有莘之賤隸一旦起而阿衡人國姬公繇人臣設行
天子事以臨天下可不謂大得志哉斯豈徒近君而
已然伊方懼於二三惟德是一其視匹夫匹婦之不
獲者已惟而納諸溝瀆且於天下之賢常吐哺握髮
以下之耶雖鰥寡稼穡之人亦不敢侮而易此其心
何如哉故至今頌二聖之德業不衰萬世用譽焉余
觀大夫貌雖溫而其意常若有憂外雖豫且暢而其

中凜然不敢少拂百姓之欲至於嚴四知奉三畏人
莫之或嘗推斯以知前日之出君子以為慶且譽矣
區區外至斯足軒輕賢者執往執大夫懼以思善善
以提身身提而物乎物乎而國定重其庶矣

贈別圖引

太僕丞永嘉王中白氏有子三人孟必成仲必就季
子孺皆茂異可教中白視事之暇輒坐小齋課督諸
示讀書大義慨然焉以忠孝節行為學先務既問名
士於邵學官得諸生錢子宗化延置其塾相與鹿澤
三年于茲矣今年夏中白遷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

朝華甫公集卷六

十六

三子者從錢子繪圖為文以贈請名於余而屬為之
引余辱交中白因時時見三子其胡可辭夫三槐故
若家世物也錢子雅懷豈不欲以繼述宋晉圖文正
公旦期三子哉吾聞古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坐與天
子都俞吁咈獻替匡拂於堂陛之上蓋自知人安民
之外無復他語道合則從不合則委而去是以百官
則而慕之道凝化洽號稱極順至治為萬世則考晉
國事其宗於景德祥符之間綿顯且久矣然功業財
僅若彼上論者有遺憾焉傳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周公由諸侯踐天子之位其

諸制政物與后穆公劉以來行事大有懸隔然弗
失為至孝此其道豈難睹哉今中白方以妙才多藝
博學好古介然特立為世器重三子又皆英敏朴茂
具有大人之度余故直欲以古稷契夔龍而下諸公
奉致忠告乃若三代以還弗論也詩曰楊園之道倚
于岐丘敢以此納諸行李

憑高覽勝卷引

我江淮之間地故渾濬此曷以稱高且勝也郡治據
西山之麓之岑大觀樓亘其上環郡治而居者莫能
齊也時大雪初霽木盡消樹色燈光月華生彩更相

朝華甫公集卷六

十七

掩映爭出奇偉蓋天下瓌麗之觀焉勝又何如也會
常須春太守樂與眾賓客觴飲至醉已乃乘興登樓
憑高縱日情景適會興自不淺此聲之所以弗容已
也於是同遊諸賓客聞而和之積成卷帙斯又響應
氣求鶴鳴子和之理也吾乃今知詩之發於情而可
以興且群也抑余因是而有感於古今之人之言之
傳與否也雖或有幸有不幸亦或與其時之後先要
之各以其人不可誣也蓋昔唐李文饒氏宋歐陽永
叔氏彼其人固皆謫我也考之史傳文饒嘗建黃皇
樓郡治之側僧知僊為文忠作醉翁亭於郡西南兩

峰之間世所共知也今醉翁亭記與豐樂幽谷諸什家誦而人識之將傳之罔極也乃贊皇之作泯焉無聞也夫以樓居之落與其啓處游觀之久豈其無一語也乃竟無傳也其理不難睹也是以君子慎其所自立也雖然歐陽子文章之士也士所自立弗啻文章而已也今太守清才遠識偉志修能所以爲尹爲旦爲丘爲軻固恢然有餘地也故誠前人志即他日一咳一唾且與山川同其久也又曷虞乎其弗傳也余是以深致望也太守爲誰濱洲趙公大綏也敎之者滁人胡松汝茂氏也其時則嘉靖乙巳春正月上元後也

耦耕書屋引

富順有隱君子曰震溪先生先生讀書好古志在天
下已而舉於正德癸酉累上春官不第築室震溪之
上隱焉敎其子伯甫某仲甫某上友古人而先生卒
於嘉靖戊子有才無命時人咸爲痛惜云其後伯某
舉丙戌進士歷官刑部郎中 廷中翕然稱得人方
峻駁待次九列癸巳冬累疏謝病歸養其太夫人於
里躬耕自給撫察臺省之臣交章薦之皆弗起仲甫
中壬辰進士榜官給舍以抗疏被調數遷而愈憲於

浙雅負公輔之望頃上書 闕下乞致爲臣歸與其
兄耦耕而食敬將其毋二子皆當世聞人相率遜去
衆竊怪之或曰耕者勞力小人之事也二子抱大人
之器居大人之位講大人之學使湏臾少忍即可大
行遠施以弘其業而乃甘就細人之事以勞其軀意
者其有所拂而思以違之特託以逃其名乎或曰方
今 太子少東南大饑西北邊多事主上以一身勞
於萬幾賢如二子宜旦夕左右以承而乃耦耕隴上
意者其有厭於今之世之人之爲而曠然以相忘乎
或曰今世士言學高者淪虛寂弗致於用下者驚聲
利弗誠其身視古人忠信篤敬直方光大之旨將不
啻天壤二子之歸其將敦孝弟力田之科崇質務本
以風厲天下之士乎二子聞之矍然曰有是哉託吾
惡乎忍風吾惡乎敢雖然余兄弟少多病其涉道也
淺吾母壽又高懼報稱之日短故歸與吾兄修焉游
焉耕焉誦焉上食之餘共明斯道究厥大成他日得
後死弗即隕隊所以報 國而致用或固有日也何
至如夫人言哉滁上胡子聞而嘆曰傳稱張而不弛
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
之道也其此之謂也

跋黃氏家譜

胡子曰夫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名牒均之不可已也而家爲甚是故以重本支以聯族屬以辨戚疏以勸賢淑以鳩構渙而恥弗前人之嗣其要歸於親親而已義所從來久遠我余家江址吾當兵衛土稀瓜瓞之乘戶鮮薤本之宗余亟用憤方惟作之自我然所可知僅財數世而止自頃周游吳越道出武林同年方山黃子知余之來問余僧舍出其黃川遷祖以來譜系與晉江陳原禮氏敘論及學博某甫所爲凡例若敘就余是正嗟乎余讀兩君子言其詳且晰矣蓋他日讀孟氏書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始疑未之信既學於四方徵於今古驗之家邦人我之際乃知其說之諒然不易信之弗疑而時以諗諸人人顧德薄涼罔俾尊信而無以風示四遠故夫道德之一之難也夫自大同之俗既殄中古之教日微壞以秦俗雜以漢伯世之人其自父母妻孥之外卽復秦楚吳越浸不相屬藩籬畦畛或胥以戕矧其能逃求先生遐軫來人游心於上下數百十世者哉曾弗思天地之初則一人之身也散而至於億萬無窮吾祖宗之初抑亦一人之身也散而至於什伯千

復古書院測語

萬要之一本也愚者由之而不知賢者忽焉而弗講斯有天下國家者之責也昔賢拳拳於宗法之立是非其要歟方山以世族之彥起家甲科中外剔歷號稱恪慎追惟前人基緒所繇篤修是譜遠至十餘世乃其風聲所暨天下有其莫矣故爲跋其義如此云

胡子行部安成過復古書院拜陽明先生龕主東郭鄒先生偕湖山尹子率院中多士邀余升堂且屬有以訓多士顧余老無聞矧東郭老先覺宗匠在焉余何能爲後焉又不可虛也敢問爾多士所稱古者云何居今之世抑將曷道修之可使復而古也夫商盤周鼎秦璽漢錯與三代以來之尊彝器物此非後世之所謂古乎而今存焉者希矣即存胡可易得即得亦胡益於其得也無乃學於古訓有若六籍云爾乎夫易自庖羲至孔子其道亦屢變靡顯周易書今文古文異詞率踈脫牴牾甚至不可解詩自齊魯毛韓外要不啻百家說亦殊旨古禮儀威儀三千三百今存者幾矧多撥拾牽合綴奏傳會樂則其亡也久春秋又爲諸儒生凡例障蔽晦蝕言人人殊等諸射覆則亦奚其適也夫自渾敦大庭赫連氏以來世不知

就千萬年人不知幾千百億萬萬矣而謂有二心乎
是心也同天廣大配地博厚自聖人至於塗人一也
上世而不爲先長於太古而不可老孩提知愛
知欽見善知好見不善而畏且惡遇赤子匍匐
而休惕惻隱不忍殺穀之斗而思以易之欽之
無端倪舒之則彌六合繫此無極老翁雖依形而
不隨死而亡雖謂之無上太古可也是在學者自
悟自著自察自道自成存而弗失養而無害行
篤篤則聖賢齊舉堯舜同歸身在天地後心在天
先身居萬物中心居萬物上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矣彼齊小白晉重耳管敬仲而下諸公各負有上帝
所賦受之明命真實鑑而顧自掩伏抑遏或雜以鉛
錫爭相炫耀竊相播弄故卒不可常而終以致敗祗
究其可哀也已不知諸君子見謂如何輒因委屬遂
不揣昧冒言之以爲承教請益之地焉

格物解

夫今之爲格物之說者自陽明王先生指點揭探
懷示人苟稍知從事於學者夫人而明矣更何贅言
顧孔門憂世衛道之心釋者似猶冰之盡惡焉焉以
言之子嘗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又

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賢智者過之愚不肖
者不及也而其自歎與其教仲由則曰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人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若將知後
有爲佛氏之學者專守靈明而弄精魂終非成已成
物之實學故確乎其言口致知在格物物即萬物皆
備於我之物言物則意心身家國天下萬事萬物舉
之矣格即有苗來格王格有廟神之格思之格蓋心
外無事事外無心心体物而不可遺事皆心而不可
離意心身家國天下隨在感應隨在著察隨在篤行
而以誠以正以修以齊以治以平自天子至於庶人
自始學至於耄荒自平居至於顛沛禍患無弗戒自
欺而求自慊不雜於習心俗染以各止於至善要非
空談懸見知解訓注道光景述神用擬議其形容象
貌虛驕侈說陵高駕誣恣支柱而已也真孔門深
爲天下後世警切之至意詞約而義博言近而指遠
語核而道直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知致意誠心正身
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乃爲成已成物修己及人明
德親民止至善之實學而爲君子大學之道卷之則
退處於密放之則彌六合而橫四海之則志賢
不肖之所由別而天下國家理亂興衰治忽之辨恒

必由之於乎斯道其不矣乎民鮮能久矣願就正於有道君子焉

答扁義問

或問中亭以後樂名而此西亭扁曰且靜坐試再思也云何則無乃與中亭異趣乎余曰否否不然且子以樂爲諧謔箕踞呌笑嗜蒲抵掌掀髯流連湛死而已乎夫君子所性萬物備焉物各止所而安則吾心愜焉懽焉喜矣否則而惻然而愀然而艱危反側然樂於何有是物情之大凡也今吾與二三君子領藩政藩固郡縣百司之匯也踈多事矣矧浙校他省事加倍蓰或什伯比又日日甚焉區區精神應酬萬務不於此愁收召神觀意煩體倦情悵詎怡加之情儻千變事體兩端填委糾紛應豈皆當故君子退而靜攝順吾天和攝而加思揆吾天則且子不見天地平不專一不副直不凝翕不舒發人不聞心之官思則得不思則否思則廢不思則罔此兩言者是致樂之道而君子之所爲學與政也夫然則入偕朋僚出接賓從飲食衍暢焉自得至於興之所至境與情諧觥籌交錯壺矢迭奏即雖諧謔平號載色載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詩所稱寬兮綽兮善戲謔兮

君子以爲不虐而無病於道矣否則奚而可亦奚而樂也於是或者洞然開寤憮然有感於斯言

讀宣公奏議說

胡子曰余讀宣公奏議唐史傳贊若權載之鈔論蘇子瞻奏劄其言詳覈富實皆知宣公深矣彼實叅父子吳通文兄弟裴延齡皇甫鏞諸人壬儉邪僻又蔽于妬媚要無足異者德宗親經危難賴贊忠謀嘉畫得以反國及亂已平則又追仇盡言遂猶棄梗如此至寵任延齡輩又堅任盤桓不移如山乃如彼甚哉譏枉之蔽明邪佞之易合也及永貞初元與陽亢宗朝莊肅公集卷六

殊義其言之也故仰子雖出喟然於時無百年之世
世無百年之人歎人難不歎時之難覽化君子
不能不動情極憾於斯矣雖然人衆勝天尚幸有
兩光正之書文藝節炳炳而在故曰在天亦在人也
余是以竊珍意焉

讀牛田吳先生疏草

余他日伏讀赤城論諫錄若台郡乘革除備遺諸書
竊歎亦成人材之盛若彼則想像其山川封壤之美
不知何似丁未戊申間偶赴友人荆川唐子之約因
過沃洲天姥歷天台鴈蕩見其山川封壤岷嶠峻峭

朝莊南公集卷六

宋

瑰現奧密無傾側飛揚姸姸之態乃知維嶽降神維
傑自地古今之所稱紀不虛哉大君子之輔治用世
識爲急而氣次之余觀牛田先生諸疏論貪鄙斥近
倖拆逆藩與端初政在於正心以崇大本言路
時經筵近儒臣以急先務一本經史儒先之言
而出以果銳英毅不撓之氣使得久在禁中陳數
上因以迪知柄用親見其成其功業勲猷若斯
而已乎惜乎匪人忌之而先生遂倦游矣人忌
之而天佑之黃髮清風鳳鳴羽儀式重邦閭光及
裔不知校當時容默而崇顯累積以膺仕者其爲人

修短賢不肖何如也余讀博士子龍君所授簡而重
有感焉詩有之曰孝子不廣永錫爾類蓋此之謂也

讀潘公世行錄

胡子曰余讀太原潘公世行錄而知此心之同達之
天下弗異也諒矣乎夫潘公冀人也北方之肝產也
吾師甘泉湛公與東厓公粵人也南方之肝產也盛
守劉君初泉蜀產也西方之人也而余家淮海之間
密邇東海則東方之人也潘公長介冑間所知武事
儼介書命之使生不達於四方沒不赴於王朝而二
三公者皆天下之鉅公碩儒不易許可者而或志其

朝莊南公集卷六

宋

阡或表其隧道或敘贊其端簡極其揚厲而余雖賤
且陋然亦自矢不妄締納其有所譽必亦可人淑士
素蹈弗詭於君子而後有言要非獨以公之子春谷
君之賢且達而已也矧春谷君又能引之於弗替者
哉春谷君以琅瑋雄雉之特敏達碩膚之彥東髮登
朝游聲海內已乃獲聞勿忘勿助之學於甘泉先生
之門而直泝乎江門濂洛鄒魯姬周黃唐之緒以潤
其身而施之家邦之政亦其所詰蓋有不可涯涘測
量焉赫夫遭時選會得究其所欲爲則夫決機應變
所以撥亂而超什即殫鯨鯢標銅柱戮太豕勒燕然

固君之緒義裔末也余蓋日爲斯世望之矣乃靜養公之宦履行業世系本末則諸公既具載列矣此可無詳焉

讀李節婦傳

余他日讀春秋見說春秋者謂春秋常事不書是矣余於紀叔姬之卒與其葬則亦疑若常事然先師以尼至備書其年月若日而弗遺彼一國之君與其夫人若當時之公卿大夫是何名寵之貴盛崇重也乃或泯然不少概見於策書心竊怪之既思春秋之世功利熾然人心大壞至於龍蛇戰野玄黃易色弁髦

湘華肅公集卷六

下

名器而秉節守義乃獨見於一亡國無歸之婦人仲尼安得不賢之以爲天下後世勸耶乃余居今之世得讀李節婦石氏傳則不覺慨然長嘆焉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蓋古今之同情如此顧恨非其人不能使節婦永有聞於後世如紀叔姬也雖然庸詎知世果無其人乎感事悼時廢書於邑

新定清流關城閣銘

郡西十里有清者流有山中斷厥惟人謀人謀伊誰維禹鑿之爲吭爲喉四方攸宜下衆群雄如謂一夫當之萬夫奪氣細火接塞南北分朝斯是

孰茲敢置隋唐代興並歸負幅裔季昏荒淮南窮蹙南唐崛起數詔茲營真人方興大將以傾宋召金元

備罔或豫勝國隳坊蕩焉失據我明御寓國于建

康江表勝于茲式張歷祀殷遐履霜冰只綢繆庸

配是用弭余懷斯恤謀叶司徒武君相止於此築邪

太守曰懿余俸其先以募以勸率來胥捐控險爲墉

即墉置屋百夫仍仍馮厓躡陪巖巖維堞匪金而堅

無煩壺櫟巡鑿斯專聞昔固國弗以崎嶇既敬既戒

惟德無虞洛陽帶險關中四塞比失厥圖終以傾踣

永惟時保曰崇四維來牧來游視此刻詞

湘華肅公集卷六

廣惠橋銘有敘

翼翼雉城有流貫只焯焯虹梁維昔作只歷禩阻修坊噴岸圯顛實崩離趾亦穿毀前政媿安縣木檣椅積稔腐蠹行者憚踣視視惴栗弗帝溱洧嘉靖戊申熊侯蒞止余與諸先告以經始贊大爲難侯奉先委以帥吏民爰及庶士耆宿是勤泉粟日累廼命匠氏廼障川涘出舊於潭伐新於岬百役並興或陶或瓦工旣半塗費若織詣赴者興蹉幾於中弛守實憂旃益之胥靡郡倖承之有加無已賴天多賜續用弗暖賴武克勤枯据善揆飛倚凌虛華標墜瀾觀者仰嘆

平來胥吏嗣緒弗廉職后君子所不同心有如此水
 郡西關山東南諸溪以百數率從亦湖過焉土
 城中出下水關是曰沙河下漕河口壅俗稱大
 沙河入於江州治在沙河之西岸橋所必作然不
 知所自始蓋與郡治俱以歲久而圯正德末江西
 宸庶人反大師討之道出我前守權時之急往以
 木又朽蠹圯甚比歲豫章熊公琦來守余與鄭
 先進參議永勛周絃齋冕以告於公謀修治公慨
 然嘆曰實余責也勤諸公顧郡比弗登加又多
 事惟財之難請以俸入首倡郡人而佐以大家
 之直時以勞之余與諸先進謝焉而咸有捐舍是
 歲余二親壽並七十餘勉節饘粥之供倍捐之以
 祈益筭已又得武君岑湖壽來相事則議律師真
 璽道士呂紹賢者宿楊劍黃安龔謙錢時豐俾持
 赤牘勸募郡人士至於浹月貲半集會今夏大旱
 穀價翔踴人靳其餘貲大苦弗繼而熊公又遷刑
 部員外郎戒行不得一募諸椒來兩邑旁及和陽
 畢至貲稍集已而郡公行亦解益勤益
 之隸籍之新金而數倍工部判林君亦時
 官和佐學學焉然務劇事廢天大著無載人碑作

武君岑湖日坐焚香中督郡所委官老馬服任甫
 洎諸匠氏作益力或時費不繼武君輒借私藏錢
 繼之且躬指授故費不致甚而人稱鹽顧工瀕告
 成乃積陰潦甚匠第束手卧食將散去新守張公
 子瑄適來天則瘳而張公又勞苦慰藉之如諸則
 人益思奮閱月畢僱君子曰是役也天人終始之
 際蓋交感焉故詳記之云爾熊守字憲韓蒲柳齊
 南昌縣人張守字仲玉弇石里鄞縣人並名進士
 朱宇原信弇七峯文公裔孫建陽縣人以選而貢
 林宇子成號月橋武陵縣人亦選貢吏目段琦仲
 玉其字河南夏邑縣人國子生勛字汝德前泉州
 府學教授冕字服之前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壽
 字子祺致仕武舉鎮撫若諸捐貲者之姓氏則具
 載碑陰矣計用金七百有奇米八百餘碩始事庚
 戌之夏訖事今歲之秋云

實塞篇

大夷狄之患自古所不能無顧其相值之時有盛有
 衰則邊境常因之以為安危休戚今不幸適值其盛
 加以連年得利未經挫衄叛人誘之轉相連結則其
 窺伺侵暴之心憑陵吞噬之氣勢所必至要無俟知

知也其所以禦之方與待之之具見於近日
諸司之建白及本兵文武之會議若所謂節將
與選鋒偶勇其說至爲纖悉詳盡蔑以加矣但常
之徵輸不時掣引之開中有限帑藏之轉濟難屢
主之支費甚繁前欠方補而後負又增析支甫給
資支又闕日月之逾邁甚速芻糧之轉致甚艱紙
之條陳甚易塞下之功效甚難然則何以望於士
而嬉馬騰而馳乎夫士不嬉飽馬不騰躍則雖良
下效革爲之謀孫吳百輩爲之將恐亦無所施其巧
故法曰雖有金城千里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
上不能而況於聚衆以戰乎鄙諺亦云雖有巧婦
無米弗炊此言雖淺實關至道故今日之事兵革不
利非所憂也卒徒不衆非所憂也惟芻餉不繼大可
憂也何者兵革不利可以運而致卒徒不衆可以募
得惟芻餉之費非預積而廣貯焉不足以安邊人
心而杜續虜之志故今日之計須勿計虜之來否
惟芻餉藏然必大破常格多方措置或給邊卒牛
糧晨器使之盡力開墾仍每邊專設屯田重臣一員
總其事而責其成或將江南漕運半折輕賞以諭
其時市糴或多開事例以輸粟於塞次

將臨省常賦量改本色或補給騎操馬匹月支易穀
之數務使邊士溫飽馬不羸瘠共懷安土之心永絕
思亂之意此雖不越書生之恒談足食之常務而實
今日保固諸邊之要機莫安人心之大本也然非廟
堂主持於上諸司力行於下不以暫寧而即嬉不以
浮議而輒罷不以大費而少靳不以難就而苟安持
以信果終以無倦愚未見其永利也

備倭篇

蓋嘗聞之易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故知天下之事
莫殆於玩易莫平於憂危也今世士之談徒以逸址
胡荻庸公集卷六
王子之衆加之俺荅吉囊朵顏諸部之強輒言禦戎
之備自非瞋盲狂易之人其孰不知之亦孰不能言
之若夫東海備倭夷性既黠詐器復精良地既聯逼
人復捷便風帆直指突出倏來鋒刃所臨蕩無捍敵
加以四方亡命不逞之徒往往勾引教誘緣爲奸利
彼見址虜連年深人得無生心矣乎夫蜂蟻有毒古
人善喻魯卑邾而不設卒以納侮如往明州朱倭之
變近者漳州連江之禍幾至滔天惡瀦殷鑒愚意不
若乘 國家閒暇及是時選擇素有才略威望者一
三人分布沿海使之修復兵政經畧戎備然必假以

益不限歲月重以事權不責近功以潛消其窺伺之心逆折其桀驁之氣陰安其玩慢之萌是豈惟震聳遠夷將中國之奸宄寇賊慣於通番輕於下紀與夫包藏禍心之徒亦且縮頸革心而不復有所徘徊顧望真聖王御世之大機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知仲尼傳易之既濟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由是而言然則天下之所宜預防者又豈獨一倭夷哉有輔世翼運之責者不可不深慮而却顧矣

制蠻篇

大址虜之患雖極慘毒然其來有時其去有日人可胡莊肅公集卷六以防物可以徙譬如烈火猛獸人望而避之或鮮灼焉若廣西左右兩江綿亘千里勢阻形險益其悍戾孫升縱突道路爲梗先是都御史韓公奉命經略議以每歲發兵防戍始今嚴而法行人質而事信且諸徭僮新怵於兵威故間雖爲害而不甚創鉅其後法漸斂人漸安僞諸僮又日蕃滋官軍無如何更與通姦利每商賈經從陽防護陰實號召直盡其資貨殲其徒黨以戒口使不得聞諸官所乃自詭僮金擊鼓作追捕狀是名防僮防僮之說也佳林諸衛官軍之役者無不以即戍無弗稱載以

歸孟氏有言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嗟乎是豈獨戰國時然哉夫戰國之時周之王歸今不及於天下國自爲政兵靈之弗競也固矣今海內神靈一統而使四方商賈貿易之人相率爲魚鱉蝦蟹以剝剝於洲渚磯嶼之間豈不重傷天地生氣之和而深損帝王覆幬之仁哉愚謂宜擇如往日鄧公廷瓚劉公大夏韓公雍王公守仁之徒假以便益責以功效必如唐韓子所謂處理得宜使自然永不侵叛或置博易場以通其米鹽或給耕種資以殖其生業亦或官其酋長使之自相約束而羈縻之必不得已如宋人所謂仍須用威威已卒然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而又於諸種出入喉吭之地設之重鎮付之重兵使首尾之勢不分遠近之聲易達屯戍之卒弗怨轉輸之計無阻地方庶幾其少安也它如五溪之苗湖湘川貴之擾尤稱迫切亟宜經營或者不察以爲茲特疥癬之疾不足煩朝廷余竊以爲不知言夫王者之於萬民如天地之於萬物貴使之各得其所且遠邇夷夏皆赤子也而忍使之剝剝啖食於洲渚磯嶼之上縱橫跳梁於疆場藩籬之間乎是豈王者無外萬物一體之義乎夫

苟處理得宜制禦有法將徭徭行徭諸種之人必皆
聞風畏服不敢肆出侵暴而民田漸可耕矣夫民田
漸可耕則軍餉漸可足軍餉漸可足則兵威漸振變
衰弱為富強化夷穴為華壤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不
至積衰如東周之世矣

厚蓄篇

大古者二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三十年之通利而無
九年之積故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捐瘠是以國無
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是知救粟者生民之命而貯積者國家之
本也我 明建國遠監前代故軍儲倉庾之外預備
官倉偏天下其所以為斯民之計者蓋甚詳也其如
法久而人玩名存而實亡何甚有緣為姦利以自封
殖而莫之省憂者故一遇水旱姦蠱之災則相率而
徙且死雖 朝廷重加憫恤監司曲為措置奈何繪
畫之餅難以療饑杯水之微不救車火徒存拯貸之
之名無益救援之實有志斯世之士徒付之隕涕長
太息而已為今之計必須激厲良守令於預備官倉
之外倣唐長孫平社倉之制倡民興舉官為提挈經
要裁定科條稽其興廢制其爭訟而不制其出納多

使之便於相周相恤利已利人如此則在所皆
上不勞而事畢集取諸其官官不費而惠自溥上
鳩集凍餒之人日俟升合之給取必於吏胥之以徒
益乎狡滑之家甚至積久不得望門空返傳為厲疫
更相蹈藉而死者其利害損益豈不大相懸絕哉况
又 國初舊制非苟作而創為之也雖然苟非上下
交相致力久任責成時時察有成效異績者而寵綏
優異之非次顯拔與時時察有關茸偽諛作姦與
者明行罪殛以示懲勸即斯美意竟亦徒取虛名而
已矣抑何補哉

滁陽風俗紀

外史氏曰宋歐陽子云民安猷章衡氏云地僻訟
簡其俗安閑呂元中云滁俗雖淳厚而尚氣易以德
化至今為然然亦稍稍變異 國初新離兵革人甚
少地至空曠聽民自隱占其俗淳朴近太古後復
盛民所居以藍為序其家子弟婦女輒因伯叔兄
之長於幼少呼其名不諱有出入即叱咤習過之弗
為嫌亦無敢逆也書刺狹小無長物無字無號揖不
知磨折至天順來人漸阜繁鼎沸衍細民任俠時時
持人短長伺間發人有爭輒居其間起伏消息之

武斷又爲巧作文牒族使訟因爲利止月上元四月
八日佛誕各以其聚賦私錢造燈賽佛並設紛華競
侈相雄長小失意即忿怒格鬪或時群數百人杖挺
荷矜相搏擊其迎春諸里中少年僮伴耦被妖魔戲
車走馬馳騁道上以爲俊汲汲如狂前後凡十餘日
乃罷市井子弟不學率宵夜游游必考擊鍾鼓吹彈
笙竿磨迭歌曲其甚夷踴旁卧惡言醜詈日閑又甚
詞家人子使對博過倡因鬪奪之童子黏雀張鳥拱
彈垂絲摘巢探卵不事生產作業人有疾鮮能求藥
率事鬼俗又寢薄虧長幼倫刺加瀾或筒之筒又加
錘磨折有字有號煦燠面謾不情然皆不務耕桑
繫畜農疇情窳躬酒無儲積穀緣手盡其婦人勤苦
倍其夫男畫鋤田餉作夜難脂火春縫甚勞然諸時
亦頗暇逸無垂織事其屢變而無恒者始者男子危
冠甚聳或加簷已而短縮名邊鼓又或銳顛爲蓮子
衣長上短下曰磬番或短上長下髻則或如螺已又
如筍甚有如小亭圖者已或又縮而小皆不知時從
其甚俳優戲劇相率爲胡裘帽服騰逐諠譁鬪跳
踉居然胡也幸有被髮之祭其可虞乎然諸務皆
徂十數歲事項資耗加官調私求不暇抱鵲育豚失

雖日撻而責其然亦可得已蓋在易曰致飾亨則盡
矣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故省方察民而損益之
斯又在理人者也乃若時俗之常元日夜以果酒祀
龜謂迎新龜將曙繼火具糕棗拜天云焚天錢雜
松桃榆柳諸柴燭焚之名燒松盆煙蔽氣又喜教豬
砲比屋之聲相應前夕以麻縛葫蘆置門上綵繡束
炭立戶傍謂將軍炭更取松並付枝芝幹插簷端云
吉利三日不得灑掃作事發視敎局人士老少交
道云拜節拜數日女姓拜其父母自元日至人日皆
臥暗不欲除晦舊歲長老常觀風雲十歲餘惡率驗
上元戶張燈戲間爲煙火至盛麗童子爭造竹馬乘
駕或持戴傀儡相驚詫民男女畢出觀燈有識則不
肅鼓連曙更十數日乃已今衰馬望日屑米爲丸食
之云團圓每迎春則農人村婦競上城觀春又取春
牛上塗竈辟虫蟻四時甲子皆喜晴忌雨清明帶柳
男女畢出上塚三月三日帶薺花士出城南被襖民
則否四月一日帶皂莢葉八日食不落莢相餽遺至
日食小麥豌豆郁李戴野大麥五月一日具蔬食祀
天神人家多不食葷五日食粽相遺視四月八月爲
盛又雜取五色絲縷截繞臂項民老少佩符懸艾虎

取雄黃塗耳鼻手云避毒是日蓄藥收蝦斷蒲泛酒
高會半出在野農喜是月大雨諺云五月十三下一
滿都夫饒州販巨碗言獲多也又云大旱不過五月
十三率驗又云廿日分龍二十五日回龍此數日常
多雨即不雨則是年無獲諺云分龍不下回龍下回
龍不下乾亞亞六月六日曝衣爲小兒蓄髮迎女之
已嫁者嫁父則否七月七夕觀巧雲乞巧十五日記
先八月十五望月民以荳角菱藕瓜餅祠之或相贈
祠已饗食或相携游行是夜忌雨即雨則上元燈不
行諺云雲暗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九月九日食藥相
餽遺如午日人各以黨相邀登高讌樂飲菊花酒十
月一日祀先如七月望日上塚如三月清明冬至祭
祖大夫士人拜於公民拜私室不出拜十二月亦稱
臘月是月八日稱臘八民饒裕者雜果煮羹食之
爲小兒蓄髮造酒醱豚及他物二十四日掃屋塵祠
龜云送故龜除夕更桃符貼宜春字燔爆松竹稱觴
上壽爲歡凡門戶窓牖書笥衣筐斗斛刀劍之屬皆
封楮錢越三日乃發燔之

誘俗文

竊聞富人之獲祐于天而有其財若貨也其亦猶吏

人之受命於上而典其帑若藏也夫吏人之典帑與
藏也三年其出入而數承公家之事富人之有財石
貨也通其有無而順承上帝之心上帝之心王於
生人公家之事貴於利物今有庫人焉日受齊民之
委輸實厥帑藏苟遇凶歲則上必有命令開帑發庫
而賑貸乎齊民之貧且乏者矣彼爲庫人者乃屯膏
吝惠獨私其有靳不一給疾視人之孱死而弗顧則
朝廷與大臣貴吏必且震怒而罪罰誅戮之矣人之
富者苟惟獨私其事厚自藏蓄隆其耳目四肢與妻
孥女之養至於人之饑寒困苦或瀕於死且亡不
一少動其心而閉上帝好生之德則何以異於庫人
之侵私盜匿而不開且發以賑人者乎其來吳天上
帝之怒而速百神諸祇之譴必矣世不達此理動必
飯僧供佛潔場修醮誦經懺以爲作福殊不知佛
之道以慈悲濟物爲本雖捨身亦喜爲之老氏之道
以慈儉不貪爲寶而有多藏厚亡之戒世士不務尊
其道善事其心乃以區區鍾鼓笙磬以娛之極檀香
燈以供之飲食酒漿以瀆之暴殄其所甚愛甚惜而
顧饑餒其民以益生其有之同胞吾恐釋迦諸佛大
一老君諸一亦且唾詈而罪之矣不然而然

於佛與老君爲我顧松非富者賴天之祐旦夕饘粥粗足自供自非大荒大札可以無饑較諸絕無蓋藏一遇荒饉則垂首枵腹待盡溝壑者實亦懸絕又幸竊有山覺可以醒軒警寐故約武君峯湖諸君初築藏倉期以每年先自入穀大稔則四五十石中稔三十石小歉亦十餘石有成愉盟明神鑒之所願卿中善士各隨分力同結茲果其數必登禾扁與赤錦不敢少私顆粒私則神誅天殛絕其祀祀求貽世鑒惟我善信君子亮焉所有條規扁諸倉壁若各隅泊關旁及諸鎮倉然是在所有備則又余之至願焉已矣

乞觀文

嗟余小子秉德弗懿賴天之嘯予獲窺篇籍通於先民訓辨用克效有司進諸天子牧於東方遷於南宮於藩服而學非古式才闕世須喜愠惟情措注舛刺外之不能宣力建庸爲民篤祐內之不能秉道執禮和於神人蒙冒寵榮濫糜廩粟荒湛厥情大用不事於天心乃今有室踰紀胚鬼不萌兩世一身憂厲薰灼上貽親慮下蒙物情入而寡歡出而多戚此雖松之謬戾惡愿媮窳殘悖罰殛則宜伏念松之先

大父璉遠大父江皆世有寵行閭稱善人視受人詬詈若受飲食使其亂即斷於藐松恐善者懼至如松者雖其愆惡罪戾如前所云區區一念所期自靖自致神必鑒之洞之聽之見之豈敢厚誣豈敢矯飾所望錄我父祖貽及我松貴其愆鑒其中抱第與一息以慰親目睫即不敢望其垂綏仕宦但能力田作業爲老農老圃歲時掃祠宇上丘墓奉祭祀使胡氏之鬼不至饑餒乏絕蒙物情矜則深願厚幸下土小臣妄有干乞情急辭迫不知可否伏冀俯垂憐察而憫鑒焉

墓志銘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漢南胡公墓志銘
余嘗覽鏡中州文獻之傳蓋自西程兄弟崛起倡明以來一時聞而興者若張謝劉呂諸令哲賢智之士皆燁然有以表見於當世然一遠師門講習漸異故伊川歸自涪陵有皆流於夷之歎而他日寤歎獨氏彥明爲能不失其正斯亦足明執德信道之弗易矣其後曉出者往往流於空虛而不足以涉事耦變以成天下之務信有如東萊伯恭之所私旣夫學不足以涉事耦變而成天下之務此豈儒者之學也哉

自後浸微浸熄時有同異至元魯齋許氏幾矣然於
大本一貫無聲與臭之微論者似更有遺說焉近世
若月川曹氏之醇慤栢齋何氏之貞介浚川王氏之
辨擇要不可不謂有志聖人之學者然皆果於自信
而近乎墨守則於千聖以來真機正脉猶覺不能無
一膜片縷之隔也嘻斯其可易而語哉比蓋見吾漢
南君焉君資材英敏鋒穎豁拔疑若難於並爲仁者
晚乃取友當世退自省發憤排思惟耻於虛襲而又
弗固以滯足以適天下之用而成其務蓋嘗寄我中
庸大哉章說洎孟子養氣測語要之獨窺其深而又
胡荊公集卷之六
不說於聖哲之訓是亦足稱與聞乎斯道矣惜乎方
見其進而遽見其止安得不令人重感於才之難成
而易折而道之弗易以明且行耶以余之不敏雖亦
竊有志焉然擇弗精而行罔篤蓋實自省而惴惴而
君之諸子不遠數百里緘詞肅幣猥以墓中之石見
屬且曰是先君治命意也嗟乎死生存歿山川悠遠
余安敢以不文解耶乃即君之友李龜湖氏所謂君
狀攬涕而詮次之志曰公諱賓字汝觀其先江西人
六世祖號八公者始徙光而家之因占籍焉八公生
添祿祿生志高永樂癸卯舉明經訓導黎城縣生

曾祖諱鴻雅崇禮讓有父風太父諱球貢受四川雲
陽縣令稱循良父諱用中沉毅方正操行力學亦不
遇貢受歙水縣學訓導卒贈徵仕郎兵科給事中如
公官郡人劉嵩陽太守銘其墓奕世馴謹表于汝濱
云公生而穎異自髫髻已能屬文年十二選充儒學
弟子員即有聲諸弟子員中考常與等以四詩領薦
靖辛卯鄉薦錄其文以式多士會母疾不歡上春宿
贈給事公強之再不得已行會試中式稱疾亟歸毋
夫人尋愈乙未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戊戌授行
人奉詔大名開封諸處開讀已亥祭葵建安王
朝莊肅公集卷之六
並如禮庚子拜兵科給事中以謂兵馬國之大事顧
今役作而諸監工官利其逋逃虛使之誅求日急軍
政日壞因上疏存恤京師馬驢習爲姦利賄通太僕
諸役局易民所懷馬更販鬻馬以大耗請修舉馬政
辛丑虜大掠山西廷推大臣有武備者一人往經
略之時被推三人各有難色詞公草疏率諸同列論
其臨事避難不忠狀詔罷譴有差廷中懷慄推
重尋議畿輔保障全恃太行而真順懷相諸郡枕太
行不可無備宜責諸路撫臣豫馬兼勅戶部宿軍
餉咸切機務是歲畿內大饑粟踊貴死者衆公

疏請和釋得發粟十數萬碩所全活甚衆壬寅聞父
病斬水即上疏陳情赴斬水至斬水父捐館財八日
哀啼幾伴扶柩以歸事如禮甲辰服闋復授兵科給
事中時有詐爲璽偽撰武臣貼黃者事覺詔遣公
治其事公檢內外貼黃悉覈其弊端疏請遵舊章法
專職置底簿定揭毀四事積弊以祛人服其識丙午
詔冊封岷王餽遺一無所受考績轉吏科右給事中
時都察院副都御史關員巡撫貪都御史某欲緣以
入公抗章歷指其奸賊不可任上是其言丁未春考
察山東布政使某時宰庇之尋推撫遼東公疏詆其
罪語侵時宰時宰怒輒抵公罪左遷亳州判官無幾
微動顏色至亳躬教儉朴帥先僚來暇日與諸生發
疑論難稽古考德旁邑聞而來者集講下居歲餘得
量移南京太僕寺丞丞固無事時與余坐郡郡濯
庶子泉商論道術嘆士習之益卑所關繫世道至不
細或相切磋砥礪庚戌擢山西僉事時會當防秋急
請繁峙激厲將士督修城堡嚴守備大爲撫督許公
默齋所器重予子各聞母夫人喪即日奔歸乙卯起
復陝西僉事兵備寧夏兼管糧儲先是糧不宿儲至
失時翔貴丙辰又大饑軍告急公爲稍增估直以致

之期月致穀十數萬斛賀蘭山東故無城堡虜得恣
出沒夏人病耕公按尋前人基緒嚴督犨功延袤可
數百里虜不得馳民狎于野鎮人劉西崖太恭爲文
頌之晉本省布政使司叅議分守關南駐金州去夏
之日軍民環泣遮留至不能行公爲涕下去至金
在萬山中居民懷悍百務廢弛公款事立痛繩以法
檢行縣廉得漢陰自河而令不法狀按如法諸色肅
然敬憚之民有趙打虎者坐征紫陽山賊功不賞怨
望調征倭不行公悉械致其衆宣示威福激以忠義
咸願答自贖乃各笞數十隨第行功賞趙因感泣奉
惟謹盜爲屏息境內無事時時誨諸生衍衍忘倦完
如判毫時丁巳春陞山西副使去金之日士民泣送
如去夏而諸生中至有贏糧追送四五百里外者夏
五月取道過家上冢與親賓讌集共歡世方望其大
有爲而意倦於行乃七月疾作八月二十有四日卒
矣卒之朝猶強起整衣端坐詳定殯議訓戒諸子其
精爽不亂如此公爲人莊重立朝無所附麗在諫
垣侃侃正論見憚同列闔門視草務在勿欺一日草
劾布政某稿聲惡甚至墜廳事公竟上之其稿豈不
避禍患類若此居外藩務持憲体引大節又不詭隨

母憂棄世故亡不葬河川之西公曰昔性孝
父恒以父不之公而母老公能迎之使仕不仕公
常憂弟賢多病公自適於弟使當時
其餘以相贈與朋友交信義不能婚妻
半助之好德如公
交如康山邵言南高
君汝霖虛席陳君報
君時春則意氣深
以卒職持論遭境被一振起即復長逝懷公
安人之若而弗竟其施抱鞠躬陳力之心而迄已焉
已焉位既不酬其勞而年又不副其德君子不能無
感於天之夢夢也公姓正德丙寅正月十有二日配
張氏封儒人恭懿和惠克配於公生于四伯紹虞增
后生仲繼虞學生俱馴惟能文叔嗣虞季承虞皆幼
子丁丑人一歸荆學生負賀君遐齡一歸陵川公張
丁祥壽一字南京應天府丞喻公子三玄一
君于九思一幼未字孫男子一人女一人
公夢汝觀其生奚其死噫將天有心抑亦無心
心耶曷秀而仕謂有心耶曷遺其止噫彼張高
公壽而社此實誼董生曷折而地噫豈天道之何

常抑世路之多否噫瞻彼吳蒼哲人已矣今此下民
伊于胡底噫
朝列大夫四川左叅議牛田吳公墓誌銘
往余讀書尚友則知天台亦城之間蓋多偉人云已
而走四方則益習乃今僊居吳博士訓導吾輩數因
子弟姻戚之在學者以其老君誌銘請至累歲不獲
哀其意爲即所具狀次第焉按狀公諱廉字介夫
居牛田人稱牛田先生云先生以來隱於農至曾未
父立遠鄉稱仁人時有活人德大父文魁以年德爲
衆所推實於鄉考黜巷公諱珪雅以孝著聞以公貴
卒贈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如公官公生而穎秀不群
年七歲即能作大字見者驚而異之稍長學筆嗜學
率先多士居常獨處聚書樓顧神默坐故學多所自
得弗事表襮識者固輒以大器期之正德丁卯領鄉
薦游太學變交海內名士學益蒸蒸甲戌登唐臬榜
進士尋丁內艱喪事悉準於禮丁丑起復簡受禮
科給事中遇事敢言風采藉甚勲臣郭武定威曉張
壽寧偶失儀首疏劾其驕蹇廷中推重焉巡視十
二團營風紀凜然教皇好微行至款巡西趾邊公
偕同列長跪午門外疏泣請留至連三日誓以死

諄 上雖弗之聽然賴以言職獲免杖已又偕同官
教請返 蹕以安人心真 宗社至舉夏少康泊土
木往事為監詞極剴切 駕旋返時左右都御史王
陳二氏爭權勢公具論之具薦林公俊王公守仁堪
代任光祿寺馮卿與言官交惡詞涉詆譭公又劾之
正德末 儲副未建奸人陰懷異心公旦夕憂甚嘆
曰天下事孰有可憂過是者適江西鎮守森瑞畢真
等奏表逆庶人宸濠孝行意希召取司香 太廟徐
圖不軌公據禮繳駁訓 訓典詔書並無此文况王
聽信左右多為弗靖宜按以聞而顧阿附意果安在
其事遂寢未幾濠果叛逆展咸服公之先識又劾
倖巨璫蕭敬及請罷江西鎮守章累十數上三載考
績奉 勅有建明國是糾正官邪之褒尋轉戶科右
給事中會 今上入繼大統首陳正本急先務以
端初政大抵無應四事其一正 君心二開言路三
時經筵四近儒臣皆當世大計時政初急 上悉嘉
納又請亟除奸惡內臣賴某蕭某等不報然直聲大
震 朝廷矣而差覈湖貴邊餉時同事李御史病不
行公獨身任其事惟法尋轉禮科左給事中時有
忌公者遂遷公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公慨然蒞部

惓惓然以恤民隱察吏治正紀綱明教化為先務凡
利弊當興革者力為之弗已然性耿介寡合恥佞仰
隨俗在蜀甫暮即三疏乞休以歸公孝友端方得諸
天性侍父疾數旬不解衣奔母喪徒步飲泣常以錄
不逮養為憾自奉甚約雖宦遊無改而遇昆弟親知
之乏必捐有以佐助毋少靳晚歲卜築城址壩朝
其中讀書考德暇則培松溉菊吟咏自娛而又不
雕鏤故多性情忠愛肝鬲語嘗夜聞鄰家觸牆聲
起視之則盜擊井也盜驚怖遺半牛而去公此意
戒勿復為亦竟不發盜後感悟改行僚友數司諫以
言卒於官公躬致殮且醪以贖買田貽其孤許遊
以逸黨有連嘗餽萬金求寬貸公正色却之時僚友
有緣以為利致富者同鄉後知之私歎以為不可及
先達盧公迴鄭公恕忠於所事事具立齋儀遺諸
鄉人或未之知公請當路創雙忠祠以表之平生致
尚風節率類是比歲倭奴犯浙東焚燒其邑殆盡獨
至公門大呼曰吳家清官房子不可動徑率眾去時
傳以為異事大感動公生成化壬辰十一月五日丁
酉卒嘉靖甲辰八月廿八日甲午享年七十有三歲
三年丁未二月葬於邑南營山之陽配滕氏同邑

民本立女諱玉子五人長元龍縣學生先公沒次子
龍即博士君次士龍亦邑學生次夢龍國子生次應
龍咸克嗣公志孫男八人熙顯邑學生熙芳熙科熙
春熙陽熙秋熙某熙某尚幼未名女孫六人一適王
挺一朱良楠一應存徽一應存育一廬明教俱生
一尚幼習孫男三孫女一皆幼銘曰天台之隩赤城
之近山川盤互厥多名仙人如公者校熟爲賢盛年
歸卧鳳翥鴻翩嘉言懿德蕙芷蘭荃後有作者其鑒
斯篇

良嶽王君墓誌銘

余以癸丑居十有六年而比又先子憂中稀見
當世公卿貴人弗及與知幽明考覈枉直常否昨丁
巳春九月貳守王大夫亦以考來秋始至任任未幾
時聲聞相藉盈聽心竊怪之豈今之被考以謫者顧
賢耶又歎片大夫束幣欽容手其嫺友高晉尚仁所
爲狀再拜稽顙以詞曰先君以某年月某縣東址
之原某里墓上之木拱把矣不肖孤頑年奔走助勤
勤悴亦誠欲微覲 贈典改易名稱以 地下不
今忽焉若斯也而又無他兄弟可以叨份故墓中之
石蹉跎至今瞻焉念之五內摧裂然又幸謬竊爲

變知吾子惟是所以圖慰先子者吾子其無辭焉
既雅重大夫而大夫執禮恭詞又哀懇乃不忍卻而
疾讀高君狀一再過始知大夫之賢爲有自而當世
所謂考覈云云要未足徵也於是爲銓次而銘之君
諱絃字文之別號良嶽里中後生被蒙君德義咸稱
良嶽先生云爲新蔡李莊名族代有潛德曰迪者君
之考也性開爽明達不屑屑毛瑣利而家益以裕見
推閭里縣令延爲鄉大賓與相揖讓毋張氏溫馴婉
順協相夫方始娠君而獲異夢怪之已而遂生君
君於行爲仲子有兄與弟孟曰統後爲散官李曰緒
爲國子生君皆友之無纖介飲食出入必偕篤學尚
志所爲文悉根理道不習爲文蔓冗長語正德癸酉
曾學劉公試而奇之錄爲弟子員其後行日修學日
加益有聲諸弟子員中遂食廩自是試輒先諸弟子
爭謂科第可坐致而竟格於數會食情大繁考君歆
析諸兄弟自爲生君泣不忍析然竟不得已室僅取
春田取遠且瘠錢貨取什一凡美腴豐腴之產如李
舟艦充仞可賴以殖者悉推以讓兄曰吾受父兄
之末能故尺寸爲門戶耀以報而可校分數吾教吾
而已於是徧交諸明師友使與子游處旦夕課厲

歆其尚友前古爲賢與哲買地城東址隅愛其幽閑
結廬種樹開渠畜鮮以怡情養性澄心會理今侍御
濯溪閭公爲令尹敬而愛焉輒造其廬題曰靜觀書
室一時誦稱知已君賢蓄雖不甚饒然嗜義好施予
見邑中秀子弟多窘於財或失學乃即招致其館館
教之至爲延師備禮其後彬彬多成立又製藥以療
病人求無不與且覓野中活水環藝書舍隙地以待
緩急賴以存活者甚衆嘗念城中人衆而泉寡弗給
用則鑿井園中恣所取鑿甫訖而甘泉涌沸殺秀雙
岐君益不敢驕進惟善君子前諭之曰汝尅厲以進
天休可也不然靡益惟善君益自厲果以丙午丁未
連得第拜潞城長便歸省親君謂之曰汝知所以有
今日乎汝祖汝父之勤也曷以副汝知所以爲縣乎
乎惟吾 君與相之託至重也曷以塞汝能移孝爲
忠以安百姓吾即瞑校於心矣以是明府君奮其
官聲鬱起乃君不俟其成厭世而長逝矣蓋庚戌夏
五月二日丑時也計聞遠近奔弔如殯其懿戚距生
弘治丙辰二月二十有八日年僅五十有五暨諸
農蕨蓂稱易則既有秋而獲矣而不及飽食而厚
其執不側而傷之然余跡觀君之子之材明遠果

順而益奮而大慰我潞人之望則前此之宰潞城
高平與爲武選郎其賢要無俟問而他日臺省
制經綸所爲策勛亮采尊主匡國恢有美地
其卽君之遺之施 天子所以旌答錫予褒贈追嘉
賁君泉臺者尚未艾也傳曰一不爲少語口善惡必
辨爭蚤與晏豈非然哉豈非然哉明府君外更補女
子一人適邑學士李晉卿孫男三人長寅次宜次次
幼皆秀而好學當世其家銘曰新蔡之東兮維公之
封四方爰發兮維公之風後有覽者兮其將稽厥子
功業之終斯之謂不必其躬
通議大夫四峯張公暨配陳恭人合塋墓誌銘
嘉靖戊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西峯張公卒於孤
梅卜以其年冬十有二月二十日塋公城東清潭生
卷之側奉里人劉約齋訓導狀請予志其墓于於公
維後進然仕稱同朝隱僧在野習公行事爲儒不
可釋公諱楠字子材其 世氏族譜系無徵焉入
明爲來安著姓王父而上隱於農先嚴父朴菴先生
諱紹者始徙居郡仍充縣學弟子員登成化戊戌進
士歷官南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知岳旣以事忤
大吏調知貴竹之黎平府以清謹聞配馮氏公之母

也公生四歲而馮卒鞠於繼母朱恭人黎平公以公
資強識授公胡氏春秋傳即治旁及三傳世習甫冠
即有聲場屋娶郡人國子生陳文爵女正德丁卯領
鄉薦主司梓公經義式多士明年戊辰舉進士拜中
書舍人已封文林郎配孺人孺人素恭儉勤敬承公
十有九年逮事祖姑暨姑甚勤并得其歡靡有間正
德壬申卒於京還塋前域聞歸安令甫田余公女賢
諱繼室焉而字已進光祿丞積數年不調輿論稱抑
已非陸尚實司少卿庚辰秋予告歸省 詔賜旅資
實銀半已還朝會 今上入繼大統 覃恩海內進
奉政大夫贈封陳余皆安人丁亥升太僕寺少卿內
治京營馬政兼視山海緣邊諸騎乘悉允霽聲望益
著衆意旦夕且臺省副在九列未幾遷公 南京鴻
臚卿公安之日命酒賦詩自娛滿三載奏功進中憲
大夫母暨配加封若贈為恭人會大朝賀習儀其屬
序班某儀少愆臺臣移文侵公已又幼公不治賴
上知公之素左遷貴州布政使司左叅議公怡然就
道無少懟時左轄以下闕員公當館印綬通都勻苗
僚內優勢頗熾諸衛戒嚴公出計資撫臣之制平
之善奉表入賀萬壽節道聞朱恭人疾竣宮過

藥食曲殫心力喪之如母比服闋則公年既耆艾倦
于行矣遂致仕公性慈仁孝讓友其異母弟崇至篤
厚方為諸生 孝廟遺詔頒至郡公哭之哀不能起
同舍生至為感動其為文醇暢博衍詩務道情清潤
精切有劉文房許用晦之風平生喜賓客不事家人
生計儉或宅入隨手罄弗問有無坦夷簡亮無城郭
町畦樂誦詠吟率至竟夕以是家益空至無以為殮
具鄉人嘆嗟始陳恭人有子曰應元壯有室矣不幸
死踰耆而獨以崇子應葵嗣至孝前四歲側室李氏
舉子曰應梅舉之日雖錄重收監咸呼於道曰張公
有子矣識者以占天道人情云女二長適郡人楊希
億次適六合袁明孫男一應葵出距生成化丙申十
有一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三蓋榮且哀矣於戲悲哉
銘曰有節者山滌水環之有美者公滌人頌之頌之
伊何曾弗培植委順埃終好是懿德維天有監維地
有知既嗇其身必豐其支鬱鬱玄窵雙玉並弄繁千
萬年爰得其所

環溪張先生墓誌銘

始十數年前鄉先生菱溪石公樂心于公四峰張公
東川盧公為清平之會會必飲酒賦詩相娛樂人猶

才知諸公之樂且慶也。比年歲率弗稔，頃又有北狄之警，邊報時至，雖賴一聖天子威靈，神武我可無慮。然天下一家，鈞休共戚，址既被虜，南可獨宴。今環溪派君之卒於近報，蓋未始或聞也。則亦豈非清平之逸民乎？故為志而銘之，以侈其遭。云君諱藻，字宗文，其先鎮江丹徒人，始祖益憤順帝之亂，聞高皇帝起兵濠定，願備先驅，遂籍滁衛家焉。益生義義生俊，俊生鈺，於君為王父。古貌古心，丕開張業，厥配昌儒。人生子三，曰瑛，曰珣，曰玳。玳則君之考也。鄉稱長者，母唐氏歲成化乙巳仲冬十日，生君。君生而岐嶷仁厚，弗苛蚤充州學弟子，員力學，績文楷書，稱妙。時親老，闕侍會，正德壬申，詔許應學校弟子予告，授以七品散官。君喜曰：「古稱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彼豈無卓見哉！」遂援以請，與其儂浦儒人承志，敬養日有加。暨二親喪，輒哀毀，柴立躬自緇，攝營葬事如禮。尤虔於祀享，祭必胾濯，端植屢省戒，族男女貧不能婚，姻卒不能殯，蓋者必佐其費。母怠心，鄉社得君居間，善則用勸，否亦知懲。故或樹君王彥方云：「歲已卯，武皇帝南狩，扈從官軍分道過滁，陽恃恩驕恣，不可問。君適承檄給藥，構事有條而儀可象，人無敢誚。」

上君功狀，撫察西臺皆禮焉。考塋故帶流距家可數里，許君暇則往省，無幾暑頃年幾七十矣。而思親有歆，劬勞有頌，咸於溪鳥得之。故人稱環溪君焉。有魏氏一日縱牧於塋，君舉頤而遣之。魏弗為謝，顧犯君是夜，魏暴死。人以謂被幽譴，云嘗出金百兩付臨親令服，賈取少息。所親陰沒其貲，稱折閱或勸訟。諸宦君歎曰：「親者母失其為親，番可以織事傷慈戚哉！」置弗問。平生喜讀書，晚歲無勸遠，自皇墳近逮國典靡不綜覽。或遇厚倫善俗敦本之說，輒手錄以訓子。姓即子姓，循循稱肅雅焉。郡大夫悉其行於諸博士，延之賓筵，食以為允。天弗憖遺，喪我耆宿，於戲慟哉！君卒之前三日，忽索曆書，選日曰：「我於是月六日逝矣。」諸子孫泣然泣下，君止之曰：「知無生之樂者，不可怖以死汝等政。不知吾歸處爾。」越二日沐浴具禮衣，命喪香空首天地謝，覆載次至家廟拜如儀，回至寢所。子森輩悲慙觸地，君復曰：「至人恬愉靜以俟，盡有或煩之不得其正語，畢瞑目而去。時嘉靖庚戌秋八月也。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二人，適即森州學生仲楷；能治生女子三人，長適陸太陵，次適州學生李文煥；次適安如圖孫男子二人，煒庠生炫，方在塾。孫女子

二人並幼皆森出將以其年十月十日墓君皇殿
先堂之次持其表仲父廬上舍希商所為狀請于銘
希商論薦又世親宜可信銘曰南城之壤皇殿獨厥
土高崇面勢陽誰與藏者環溪張於千百年殊未央
孫東園處士墓銘

余他日讀靜修劉先生集愛其言曰凡稱人善但當
據其跡而不必計其他於人過惟當原其心而不可
從其迹庶人有勸而能艾厚執語乎有德之言哉故
余讀龍泉錢子之狀東園公而有感焉按孫氏之先
元萬戶也七世祖有諱仁者從 太祖高皇帝起濠

明在肅公集卷六

李

梁下我遂即郡白米山家焉以農為業仁生子慶慶
生子二長曰聚仲曰會聚即戎累立戰功授永平衛
百戶隨 成祖文皇帝渡江靖內難陞營州前衛千
戶會力田讀書循循好禮鄉里善之是為公高祖生
子和為公會大父和生允恭性端莊治朱氏易正統
丁卯舉應天鄉試為嘉魚縣學教諭遷鄧州府教授
能以身教允恭生序舉成化癸卯應天鄉試累上春
官不第除建寧府推官性峭直無所私徇能讞獄
有聲娶李氏生公甫數歲母卒繼母為黎被撫愛公
兄弟七人公其亞也三弟豐山方伯公貴祖父俱贈

中大夫祖母鄧氏母李氏黎氏俱贈淑人公諱攸字
舜甫性明爽特達博涉于史能文詞中大夫雙泉翁
家法嚴以公兄弟皆攻舉子業繼紀家政不可無人
廼命公為賈遂懷貲遊江湖間遊必增閱閱必歸雙
泉翁無敢私雙泉翁乃大喜自娛然多子女費比翁
卒所貽公無幾公有心計日操牙籌督諸子僕勤事
又能因天之序盡地力以生殖百貨以是家日饒致
產數千金性喜施予人死無棺者輒與棺暑日煮茗
路側飲行者又捐資助建關山樓葺諸寺觀圯壞鑄
大鼎供佛贊修諸橋梁道踞嘉靖癸未江淮大旱我
湖莊肅公集卷六
李
為甚甲申天札萃者枕藉至相望公見之惻然乃即
北郊隙地為兩大壙時出錢穀募昇遺骸其中約千
餘人以第厚覆而掩之且躬奠焉先是公在病至是
病幾不起已而復起眾以為食報也時郡博方何山
先生暨吾鄉先諸公與其弟豐山公皆有紀述藏于
笥始公號逸樵或問之公曰吾喜樵者自食其力充
然無愧怍蓋勞而逸者也適與吾志合遂以為吾號
耳既而置園城東址隅因以城之雉蝶為屏聚諸拳
石為山山形蜿蜒旁薄其上聳特為碧螺峰空其中
為清夢混元二洞洞之左為碧桃崖右為瑞蓮池環

列桂樹茂甚焉秋香林有亭翼然南向爲望峯亭
之外疏渠注水爲涵虛塘塘之南爲觀魚閣閣之北
中央即塘爲隱仙島而架木于塘之東爲迎賓橋
又葺花爲雜植松爲徑時與高人逸士逍遙其中或
談禪論道或履奕鼓琴或雅歌投壺或飛觴醉月是
以當時名公鉅卿慕尚風標咸集其間而歌詠之
者太僕雙溪杭公孟溪鄭公南湖劉公郡伯蘭汀陳
公鳳泉王公暨鄉士大夫諸篇什爛如東園之名於
斯爲盛故更涕曰東園云至顧菴林公來知州事稽
於衆禮就賓進尋與郡中諸老結清平會以娛暮齒
於時有菱溪石公皆山趙公東川盧公雲心于公四
峯張公及公六人而已天諸公皆出而仕燁然有聲
於四方獨公爲隱君子以耆德參其間亦榮矣哉至
戊申冬除日值公之妹丈郭子以暴疾卒公往哭之
哀遂感疾左肢卧起必須人力公配楊孺人率諸子
孫暨諸僮婢日夕視輪左右其飲食服御務投其好
猶能與客奕或相對燕笑時具酒肴歌兒舞女演
雜劇以娛公心公亦時乘竹兜至東園坐賞移時及
辛亥冬則病劇矣今壬子正月十一日公覺難起呼
僕者爲具中服顧顧天致謝暨拜祖宗考妣又拜

其配楊氏致慰謝意與諸子孫婿女及諸姻婭爲決
乃端坐而逝公生成化戊戌九月初三日享年七十
有五始娶王氏生子一寅之女一適義民鄒金繼娶
張氏生子一寅之庠學生卒女一適庠士潘桐又繼
楊氏生子一寅之州陰陽典術女一適儒生徐宗仁
寅之娶吳氏生子一世美庠生側室萬氏生子一世
瑞早卒女三長適庠生王燧次適太學生侯藩季女
在正實之娶武氏生子一世選賓之娶蔡氏生子二
長世胤次世珍女一在室世美娶實氏生子二長學
曾次學顏公於諸子孫愛而能勞教因其材爲置產
業均平無私其祀先克敬每闔門脩食哀慕不已遇
歲荒必捐粟以惠族人待諸姍有禮見人爲善禍不
容口然亦負氣履直不輕假人詞色弟豐山環山二
公雖品列金紫皆敬憚公叢公年七十環山爲戶部
郎特徵興化李殿撰文爲公壽稱公理明養化惠能
及物將以庇百祀於福陰鳴千葉於善享又徵慈谿
袁太史爲東園小隱敘謂公席縉紳名家淵然樞幕
庇之其乃抱璞自願如古君平之流若二君子者可
謂知公矣公之子孫將以是年三月初八日塋公城
西花山之麓請余志其墓余罷官屏伏獨處無聊辱

公招延時聞道術且嘗舉觴屬以茲役言猶在耳
出乃按狀而銘焉銘曰花山之麓松如雲團圓
上覆凌紫氛誰與藏者東園君一柯一葉公所勸告
公子銘公墳千秋百祀垂華芬貞珉深刻傳無垠
故弟汝材處士墓誌銘

胡大夫曰嗟乎茲余弟汝材氏墓也汝材名桄於同
產行一後余十一年而生生而岐嶷英悟蓋是負巨
人志云稍長余乃為諸生家日貧授學里中子弟使
與諸弟子居日受孝經論語孟子即輒能背誦又益
進宅籍治余所治周易一日學為文詞即奇偉有俊
如蘇蕭公集卷六
送氣率不蹈故常同舍生爭傳觀嘆伏之後又工為
晉二王書尤善作大字字可高二三尺許余他日守
東平其公庭堂宇樓觀坊額蓋多其手筆云郡固要
衝余又日為大吏所走煩於出衙之筮鐺惟典司材
也視余所自為防顧有加人無能為好當是時人人
咸以為遠致而無幾疾作歷數歲不瘳今亡矣嗟
嗟悲乎將材成見伐天固忌之耶於戲庸哉退伏惟
念吾曾大父能先大父璉與吾以皆世有潛行
德天地日月高山大川明神幽兆實共臨鑒所不
以余一弟而不能少延使其疾顛以即丘墓余

甚感之噫嗟嗟悲乎悲乎弟以正德乙亥冬十月生
生二十有二年而卒蓋今嘉靖丙申也娶者老葉虎
季女閱三歲而不育於戲悲哉爰撰其平生勅之石
使後覽者哀之焉銘曰嗟余弟嗟余弟何材爾躬何
促爾歲卒耶死耶矜耶然耶百祀之末同消歇耶吾
弟其違吾弟其康耶吁嗟嗟吁嗟嗟

亡室范安人墓誌銘

安人范姓相傳為宋文正公後子孫因亂散居於滁
由宋而來世有名人顯士勝國末有名常者事太
祖高皇帝於兵間大以學行政事見器重授翰林學
士政知太平府有惠政又捍禦陳有諒有功今太平
專祠祀之詳具實錄及大明一統志故范於我為
著姓云父祖以上皆隱居不仕而父又早歿遺安人
甚少無他兄弟可依倚母狄改嫁滁衛郭百戶舍人
郭公行處者安人隨母鞠於郭年十四許字余少余
三歲又五年而歸是為嘉靖甲申會先君子雅倉糧
訟繫父家旋棄而余又好買書讀不能得金錢安人
輒脫釵珥繼余無所意事余先大夫洎太安人甚謹
太安人洎先大夫咸子字之不以婦畜歲戊子余應
天鄉試中式明年舉己丑進士賜出身其冬選知

山東東平州事安人秦先大夫太孺人至東平東平
陸孔道簿書旁午四方輪蹄冠蓋之士常若織而
爾又以虛簿徵時譽鄰境獄訟者爭來質成日為大
文委治他郡縣事什九在外安人為慎高鑰嚴門戶
節縮浮用俾余無內顧憂是時雖官大夫然家素貧
空無華衣珍飾安人居之恬如也未嘗一少露齒牙
骨替布裙襖朴素如在委巷時無易癸巳秋余遷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其冬改禮部主客禮
部清司余又好脩俸常弗給用見好書又欲買苦
百不繼或怏怏安人調余曰又欲應舉耶何自苦每
為嘆而寢見余瘠又稀買肉食私畜鷄母抱卵啖余
獨自啖蔬茹以為常丙申秋余弟柁卒於家余先考
妣無他子侍松從尚書乞差過家省親踰年丁酉歲
元考妣如京師戊戌冬進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
督理糧儲會上大狩尋奉章聖梓宮南柩已矣
代守湖址道協勦麻陽惡苗襄事祇役率奔走無
安人為余總內政肅而嚴察友聯垣者歎謂余家
無人居庚子秋遷山西督學副使明年辛丑為
寇太原入鴈門關殺總兵官丁僅遊擊將軍周宇進
死之虜遂圍太原城中大震動安人謹侍先太安

人不動云無恐且操鄉語云天即墮當有長身者時
太原久承平人不謂虜能至虜又多得華人操華音
被華衣服為華粧探者猶相從問訊至抽刀殺人始
奔刃已而虜騎如雲紛四塞避無所殺人盈野與擊
屍無慮數十萬眾掠郡縣凡三千餘處時被創奔赴
城隅呼號求入者累數千人主者恐啓門納奸則堅
閉不啓余以虜雖悍豈能飛入于是啓予所守南門
而使諸戎人露刃列炮於大門內二門外如求巷然
啓大門納而闔焉更令魚貫序行譏而入之二門內
卒無它然中多幼婦少女或至裸體不能前率躡以
行余急使人索安人冬夏敝故衣不足則索諸僕婦
鮮以無安人許償以新者乃多得故衣分授之不足
則取市中粗白布裂以給又不足乃令諸生轉相勸
更出衛粟計數石為糜大寺中食焉俾諸生長而知
義者護其事而召老尼領諸幼婦少女去為給榜嚴
禁之而城且固數日不解於是諸生之富者施
及宗室貴人多來助得粟凡數百碩至事定乃已
而安人不余靳得彈力余條上邊事利害疏進本省
右叅政勅任三關聽撫臣委用壬寅春三月移居
代州後數月虜又連十餘萬騎冠鴈門自踰太原南

勢益熾言者希嘗踏旨効余奉職不効免職余性疎
於財惟不能銖積故歸來窶甚而所居屋皆積久破
漏念歎補葺又關費聞或不怡安人輒前解曰姑塞
罅漏今不濡心寬愈屋寬矣為有愧其言久之日寔
安人察余窘輒時脫剗佐余費如為諸生時無慙色
辛亥遭先太安人喪治盡禮為余約賸人至親於閭
乙卯感風痰病癱然尚省人事能處分丙辰秋先君
子交歿漸加猶知痛泣曰平生所尊至是盡矣獨余
老秃枯涸病身爾老秃椿謂余枝弗蕃病身蓋自謂
也已又泣蓋自是漸增劇不復能治長莫耐矣於平
胡莊公集卷六
傷哉失人性儉約好施予崇遜讓雖貴為大夫妻弗
渝其素過素所拜跪稱呼必如禮與諸叔伯娣姒
和而有恩有疾病產育疴恙必數使問遺不絕故諸
皆德之即女紅烹調之事畢習始余自山西歸議以
耀為嗣供膳娛今且二十有三歲矣娶徵仕劉君贊
女生子一人今可孩咲惜安人不之見矣安人生正
德丙寅正月初九日辰時卒嘉靖戊午正月二十有
三日寅時祔塋城南鳳凰山麓先太安人墓側銘曰
天富爾才弗富爾子教誨式穀維耀之似我力未衰
我心未已陰隲我生及爾同祀繼繼繩繩千秋嗣矣

封唐儒人馬氏墓誌銘

於乎走維執金吾南園唐公之配刑部主事子一君
一母子一君以正學直氣舉嘉靖丙戌進士官甫甚
有感事上書被斥林居餘三十年海內有識之士咸
主君柄用以光輔明主中興之治薦書至累數十
上不報豈非孔孟所稱道之興廢真有命焉矣哉癸
亥自兵興里中不遠數千里遣人以書索孺人志
且曰今天下能文之士衆矣然知子深莫如公則
葉子深宜亦莫如公輒敢以請余既又交唐君又重
意遠意且母固宜誌也昔周人將歌文王之德而
今言之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
言言文王之德之純則以大任之齊莊專一寔詒
言余竊跡母夫人平生款款悃悃即自能言至耄
絕不省人世所云機毒詐諛事與人言無小大尊
謫然赤忱見底裏人有饑阨困苦必濟不能濟必
憐見眉間簌簌淚下即時被盜侵或嫚侮乖悖弗
過有阨仍仍邱之家人乘間給以弗情事即亦牢
給不少逆他日常遣奴執役奴怠事又盜竊所
覺則默呼子一君耳語謂不虞世有斯人徒釋
顧猶恐其慙以死其他相夫子以約事姑婢老

與娣如姊妹婉愿和煦又不可勝數余固具烈之
使世知一菴子之賢本自母氏之抱璞而古人胎教
之訓爲有徵因以愧世之美鬚眉盛冠服號丈夫士
君子不務立誠幸信誣世載衆日喪其真而曰吾
且爲賢若聖也則離其變之故仲尼傳家人稱君子
言有物行有恒唯以爲世防者逃矣按狀母故邵人
國子生銓女妣潘氏少歸金吾公以金吾公貴封孺
人生子三孟即子一君樞仲曰果府學生季拭並娶
名家女女一適吳仲滋所從媵人女亦一適朱應科
孫男九炳文國子生炳言炳音學生並樞子勲佐勲
佑文興並據史勲輔典術勲弼文昭並學生拭子孫
太一適國子生王木一適學生陸桴曾孫十四人
曾孫女七人玄孫男女各一人並秀而賢厥生成化
十有一年乙未秋七月四日卒嘉靖四十有二年癸
亥春三月八日享年八十有九樞等將以某年月日
合塋毘山陽濠村南園公墓宜有銘以詔後世銘曰
嗟孺人奚所肖桃李無言璫璣靡耀醇酎未滴大音
不調宜爾子孫振振紹紹雙玉封來者吊鑒於斯世
永劭

墓表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襄
桂公墓表

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
事亦以他日睹記蓋泫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
智既不足以知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之
家積誠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篤志躬行孝友
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己任跡其執禮守正
不諂不回三爲令尹至遭讒積忤致被折辱而曾弗
有悔易此豈章句監儒心然以冠纓組綬爲性
命者哉惟其志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纔歷歷
南京刑部主事爾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思報日夜數
納罄竭忠慮其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與其希天之
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明學政公之學忱識其遠且
大矣蓋公少與其兄古山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門
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即有匡濟天下之志故其在家
正邦論議蹈迪事依於古而深探天人之蘊此其淵
之所自來遠矣余嘗誦讀公集三復起敬其言無非
三下國家大計若明倫大禮諸疏天下學士大夫之
論定久矣姑置不論即如輿地圖敘論一書其於兵

樞民政戎索海防釐法儲蓄備殫心力真有王公之
蹇匪躬之故口興夜寐酒掃廷內之義使當時百執
事自其言交相修飭屢省力行於嚴廊之上而施
及朔易炎海之端豈至使主上憂勞南社赤子皆
此其亟耶蓋公已逆睹豫策於三十年之前矣世徒
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見媚嫉譁然攻之
而豈知古人自未相版築間即以爰立顧勝與否屬
矧公其時登第且二十載而其材與德又恢恢寔有
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為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
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然不異為令尹
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於媚忌余
竊不然蓋陽明而廣之役寔由公薦其謂一時天
下之才無出陽明力者田州之事非斯人不足以濟
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為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
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不同為人所誤則有之吁謂
晏嬰不知仲尼命也然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
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
一青病大閹耶矧加誣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陸敬輿曰吾上不
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公負無而有之止

必為名臣賢將而不為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
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爰君長史君請為擬其大都
表誌隧道焉

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父菴張先生
墓表

於乎天之生才何賢者寡而否者衆耶何賢者常鮮
壽而不肖者之多歷年所耶世稱鬼神篤善而殃淫
可信邪不可信耶將嘉卉難植而易槁麟鳳不育於
籠檻蔓草難而益繁牛羊大馬徧天下自物之情耶
造物者其有意耶抑聽物之自生自死自貴自賤自
賢自不肖而窮狗之耶夫賢者之生既寡而又常鮮
壽是何賢者之不幸而不肖者之多幸耶余讀甬川
公所為從弟崇甫先生狀而泫然悲焉先生諱邦俊
字崇甫父菴其號野雲先生諱時政者之冢子也母
華氏裔出神明父菴天性孝友無煩督教孩時多疾
疾食飲有當忌者保母或教禁之即禁不食或誤與
之食不食大母梁安人卒父菴甫七歲見父母泣亦
泣與其弟及女兄弟處未嘗有忿言又善對向嘗炎
宵侍其伯父封君洞雲先生先生詔曰風伯扇風風
滿袖即應聲曰水車車水水盈疇洞雲先生驚嘆不

已曰是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知屬文與群兒試
輒冠群兒同邑戴秉誠先生以理學名從之遊時年
十六矣戴先生日爲講授大義輒能受大義戴先生
稱其善悟或時佐理家政若奉祭延賓秩有條緒長
老敬愛焉布衣疏食居之晏然不以爲惡家譜及先
世遺文有佚亂放失者必蒐緝釐正孳孳焉有承家
亢宗之志而恥居人下女弟行爲治奩具殫厥資力
無靳容姊夫陳昌言天歿無嗣先生素孱弱至是痛
姊之痛加毀瘠已而姊亦疾先生傾意承事旦夕候
侍湯藥惟謹日往反數十里無厭意姊竟死躬殯殮

胡莊肅公集

卷六

之哀痛憂慘日以羸憊漸至骨立不能起寢寐或驚
哭問之曰血肉之情誰能自裁病或少間猶取文公
禮書閱之或爲詩歌自娛比疾革嘆曰吾弟旣敏慧
吾又有子矣死亦何恨顧父母老見我若此難堪爾
其篤孝如此所爲子者即前 南京光祿少卿今蘇
州同知君子瑫是也是時甫四歲先生年才二十有
四蓋正德戊寅冬十有二月二十有二日夜亥配楊
氏故工部尚書貞菴公之從孫也名家子有婦德其
特尤少執節不渝撫遺孤而教之竟爲名士嘉靖庚
子浙江鄉試中式明年辛丑舉進士高第除禮部主

事嘉靖三十四年夏五月考滿奏功天子 天子勅
贈先生承德郎禮部儀制吏署員外郎主事如子官
楊氏封太安人其年秋七月重建 太廟落成加恩
海內 詔贈先生奉直大夫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
郎楊氏封太宜人今距先生之卒三十有六年矣光
祿君以公嚴積忤權譖適我一日盛服肅幣儼然造
余再拜稽顙泣以請曰先大夫不幸無祿蚤世不肖
孤子瑫在童昏殆不省父作何状态之汗泚仕學蹉
跲日月逾邁葬未有銘日夜痛恨蓋他日嘗以先伯
尚書公蚤年所爲狀請諸鉛山鍾石費公數年不獲

胡莊肅公集

卷六

而公捐館尋求之長安三渠王公又西歸家食邈不
可得茲侍罪名邦得通君子不及是時乞章表將恐
遂湮沒罪增積矣願先生表諸墓上余謝非其人然
不得請昔歐陽永叔少孤與公同受太夫人之教以
成立同以抗直適官於滁同其龍岡之表亦在數十
年之後自謂有待則又同則夫揀時行道通經學古
化類敢諫所以稱文忠而配昌黎以上邇鄒魯之源
而一洗世俗功利之陋其容弗與之同乎余故不自
揆量述先生平生大都饒諸後陳潛基使世知先生
之有子爲不死而因以要先生之子光祿君於所終

若夫墓中之石是則名世者之事余小子何敢貪焉
封南京通政司叅議隨時余先生墓表

先生諱子順之隨時其別號也先生自弱歲以至
耄期言與行必依於正故少司馬石厓周公誅之
正學淵人則又稱正學先生云余以戊子易舉出吾
王門先生門下時時私淑公行誼學術於厓公所竊
深欽企已亥庚子之間濫叅藩議督學楚中又嘗拜
公榮壽之堂古貌儼然至今心目俛仰契濶則先生
遂已邈焉爲古人矣茲謬佐邦政於夏官弗克副商
乃厓公不遠數千里書屬表公隧道則惡忍以事解

朝華甫全集卷六

墓表

乃即陳南寧所爲公傳若昨城君誌語掇其大都焉
先生少穎敏不群雖以經義爲舉子業然志師程朱
每舉以教及門之士士多興起數奇不偶貢入太學
會後渠崔先生甘泉湛先生先後爲大司成躬引玉
厓拜教學寬原本夫不憂身之非道而惟喜道之有
聞其志可知已監滿歸鄉厓公已舉進士爲
南京戶部主事矣僚友欲以所乘樓舡載公公矍然
曰生而坐樓舡於心安乎賦詩以別末稱只有初
心不可更之也竟下歎祖宗之切切甲第宜惟祖
宗之意待族人晚竟不遇或緩頰曰公令子爲京兆

例得請封蓋受封以嬉而歸老公慨然曰吾不能榮
親而受兒榮其何以見吾親於地下吾姑行吾志志
行而受未晏也會玉厓爲考功郎以不奉要重人意
旨獲譴編管公開諭之曰人有出入官無起墮是曰
作官官有起墮入無出入是曰作人必作好人才
稱好官徒欲作官則靡所不至而人已壞矣今吾兒
以執法得罪雖辱而榮否則雖榮而辱豈予所望哉
先生待次又當就選會有三途並用例或勸少需公
嘆曰守常尚懼以倖而生災敢他覲耶於是謁選得
四川開縣尹惟清惟慎政先撫循察民所急奏記當
路如假賑貸以運皇木檢荒田以處逋欠明道義
以興士風皆鑿鑿可行俗吏一切造器置物諸營私
計斬斬無有滿三年撫察交章論薦公朴直公平循
良清謹有古長者風致遂返初服力求解職歸即所
居關西關建書舍督諸子姓若諸外孫講習會都察
院缺風憲官例得三途並用仍以故官取縣官及諸
姻識來勸駕堅拒不行且求縣令以疾報久之玉厓
以累薦起官南考功轉叅議進太僕寺少卿時虬
入寇既退上將大興大師捷之急在馬公戒之曰
邊事未靖非臣子顧家之日況吾尚健慎毋以爲意

朝華甫全集卷六

墓表

趣赴官又曰古稱官怠官成而守或隕穫於晚是予
素戒汝謹識不怠其孝大矣兒其行晚年諸子間爲
傳真真成而題有真顏叨得雙親賦一點丹衷寫却
難之句人有以非意干者至指神誓卻最後建安樂
寓於正寢右時與懿親燕談晤語稱古述今絕不與
戶外事鄉中稱耆哲壽俊無喻之者若其内外子姓
胤祚之盛與諸細行則詳於傳若誌不具列列其焯
且鉅者得令後世觀考焉

虞士楊正齋先生墓表

始余讀尚書二典見其所載唐堯虞舜之業至峻極
于天光格上下而仲尼祖述亦贊其湯湯蕩蕩莫可
指名竊疑二三聖神天縱特出要非恒品之所希冀
至孟子與則以謂人皆可以爲之而答曹交之問要
其道在於孝弟而已則又私恠堯舜之道廣博大矣
彼孝弟也者固弟子幼穉者之常職疑與堯舜若弗
相近然已而上友四方就正有道則知今古愚聖鉤
此乾元中正純粹精一之體故孝於斯出焉弟於斯
出焉至光格峻極蕩蕩亦於斯出焉乃爲堯與
舜不爲堯與舜亦在乎其著不著察不察達不達之
間爾孰云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也與哉嘗以是

語于人有信有不信願獨自信乃今讀鄱陽楊君文
升所爲文道楊先生志與其子建泉君狀先生行事
而益有徵焉按志與狀先生氣和而貌恭雖燕休未
嘗惰怠其素所自蓄有端人壯士之度性又夷易樂
道語人而不可徇以非禮始大宴約然以文與行爲
郡守公文麟所器重則時款周之而未繇會里有
富人訟者張公風富人浼先生爲言先生不可太守
則益重先生士從遊者纍纍至先生隨材誨誘挾滯
發疑揚權微言人人咸自以聞所未聞手抄其書相
傳習此其輝輝可稱述者論者固不知其本之攸在
也蓋先生至性夙具其爲童子遭考素齋公人故即
大哀毀少長恒以不及逮事私憾怵至忌日必亦踊
慟如初喪事妣雷安人極力常衣見時物則則求供
具不以貧而儉其親雖風雨必躬造牀下問安
否或色弗懌則與弟龍津君跪請開訓必得其歡而
後已遇有疾旦夕露禱願減己筭以延之至叩頭流
血其後數年雷安人喪哭幾殞又與龍津君竭力襄
奉而以素齋公先寒下濕遷合雷安人瘞泉山中皆
如禮而一不以煩二尤顧以他事致訟家就宴間以
乏告則指困廩付匙令自取不限數多少拊諸姪如

丁嗣其昏娶無少新友弟龍津君甚至龍津君固處
生出也有無共之食飲出入必相待妻孥煥煥皆仁
之大為督學東萊姚公端峯邵公所禮重奉命隆洽
此非其萬善之本與傳有之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
致而百慮豈謂是耶惜乎天不少假使之充達著察
以庶不克與舜之所為峻極高明者年四十而見奪
豈孔子所歎見其進未見其止者耶嗟嗟悲矣今俗
化日疎學者惟利是聞視先進孝弟忠信之行為夷
物遷事而莫之懷省率淪胥以沒余是用特章先生
之賢之本以為世則若夫其家世序胤卒染月日則
志與狀既具載列矣先生名堃文道其字始稱蛟溪
居士沒之日門人相與追謚為正齋先生而子建泉
君則厚有藏炮而未發僅以貢倅郡蓋昔人所稱天
之冰定者矣余將俟徵於他日焉

行狀

河南左布政使豐山孫公行狀

孫氏之先於元為萬戶七世祖有諱仁者歲甲午自
濠梁徙太祖高皇帝下條即郡北孤山之麓家焉
以農為業仁生子慶慶生子一曰聚曰會聚代仁即
戎累戰功授永平衛百戶靖難兵起隨成祖文

帝渡江陞營州前衛正千戶會力田讀書好禮鄉鄰
稱善人云是為公高祖生子和為公會大父和生允
恭正統丁卯應天中式戊辰中乙榜銓試嘉魚縣學
教諭遷贛州府學教授以勤教聞江湖間父諱序中
應天成化癸卯式累上春官不第除福建建寧府推
官性峭直不徇輒理積訟有聲於閩生子七人公其
中子也諱存字性甫生而慧穎力學強記治朱氏易
義甫冠即大成督學黃侍御如金試其文最極加稱
賞正德癸酉年二十有三領鄉薦甲戌賜進士出
身授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已而改儀制司三年考
績武皇帝勅封建寧公如其官贈先嫡母李暨封
嗣嫡黎為孺人未幾陞本司署員外奉命冊封趙
王妃惟謹驛贈一無所受已而丁生母李憂哀毀其
服闋仍舊官辛巳進主客司署郎中會今上入繼
大統大婚有圓公上疏畧曰夫冠者禮之大也是故
古者聖王重焉肆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詳載
大明集禮陛下龍飛潛邸萬國式瞻今當嘉禮納
后之月宜詔禮官會翰林院詳議舉行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於是聲名聞廷中高麗琉球諸國數貢無
度公謂非體以白大宗伯議請仍舊俾有常絕其私

觀密部例於四方諸邊徵集諸曉夷語明習夷字人
試其可發鴻臚寺若四夷館廩餼而敘遷之以待選
及朝貢人文之至名通事與譯字生然隨地廣狹因
其密疎人有定額不多置歲久弊滋諸率實緣為私
利額外冒進甚乃甫通籍而棄其本業希捷徑得直
內或典郡縣者冗濫甚公議請以詔今行之黜革數
十人已奉改元詔大賚文武吏士悉免覈先祿寺歲
受六安芽茶供上用柄事者額外恣取以自私民
不堪命廬州知府龍誥奏言之事下禮部公為裁議
為中制并請損及內閣歲供數得旨報可壬午冬
遷知江西贛州府府治巖險多盜賊且健訟提督都
御史兵備副使皆治其地事繁劇公明於聽斷而廣
設方畧獄訟與盜咸為棄戢賴於法食廣鹽鄰郡表
吉臨江三府則准也然淮鹽貴沂而難廣則賤沿而
易故三府希不坐犯私鹽法者公請當路具奏三府
得食廣鹽並如贛公松交稱便利為江未暮癸未冬
丁建寧公憂還籍喪祭如禮丁亥起復補知湖廣長
沙府治先教化而後律法郡側湘江西岸嶽麓書院
舊矣山川蟠鬱草木儒朱張兩先生論道講學之所
公未建今與替率以其人公嗣於江耳刻 今皇

御製敕一箴其中增置祠田選諸生之秀異者俾顯
講習暇日親臨督課故彬彬焉多所造就後先登科
甲為時聞人者甚眾郡有吉藩先是王之就國奏
乞田一千一百餘頃名鷄鵝食分坐長沙等八縣
治以前畝征銀四分二釐蓋定制繇正德來府中輒
遣官校四出戶歛積增不啻倍官校又緣為私利計
畝之徵而兩倍其初民大不堪之公請仍舊實但
今縣徵巡府府送長史司使封進官校不得苛民民
大悅是時戶部得請令天下有司積穀而以其所隸
里數為之率歲滿戶部奏旌其最公積穀至十餘萬
秋夏稅糧起存凡百餘萬萬 吉府長史司濫受詞
牒捕得人輒拘繫號門監甚罰楮穀金錢勢張甚戍
于冬會入 覲有詔求言公列事二十有七上之部
院多所採聽其禁受詞以專輔導一事則顯戮切吉
傳吏部以為深切時弊請通行禁革巡撫都御史潘
公亟薦其治行請大用然因緣上事遂為 吉藩所
構於是撫察思所以全之令奏調公荊州府報可適
辰州保靖宣慰司彭九霄四川酉陽宣慰司冉儀等
界各具奏 詔行兩省撫按官勘兩省撫按又具
獨蜀得僉事劉公隅楚得公兩賢素相知矢惟一心

悉索乃情使輸平且勒石爲界還報稱危始公之幼
從建寧公學於闔見建寧公與老吏論難律意率至
夜分知讀律之難及仕又承其科刑守官之教既存
知諸大郡歷年久見世所刊律解附例多舛誤且新
故弗別解亦繁蕪於是更取律之全文太書於前凡
御製諸書若 大明令 大誥三編沒會典於律有
互相發者特書次之 欽准條例分類附書與次之
諸家註解節取其要與正德新例法司見行諸此而
備參考者皆細書分註總爲二十卷題曰 大明律
讀法以上自爲敎其畧云 大明律讀法者讀 大
明律法也 律與經配讀經者必窮之六經以通其
理必考之傳註以疏其義必驗之諸史以論其世讀
律者於 御製諸書猶六經也解疏諸家猶傳也諸
條例猶史也庸可以不知乎如此凡數百言雖未獲
公行至今司刑者竊以爲便利州諸衛屯田子粒法
當上之郡庾俟轉給迺諸豪猾往往詰屯輒收其直
陰賂吏而以已或他人俸紙潛抵數徒虛造關領公
悉登正其法理在刑二年積有贖金罪殺凡數萬最
於楚省都御史凌公援例奏請獎勞之會有緣法過
甚致被口語者戶部休而寢然公之才名則已赫然

在當世矣於是 吉藩諸陪 臣忌公將大用不利已
又倣長沙往事數挑 王奏公置對當事者往往避
忌莫爲明積數年而後解吏部以其久次也不踈赴
部補公慶州府處在萬山中而當甌閩孔道他守或
飾厨傳以稱過客公嫉其然甫視事即爲奏言其疾
苦如均賦役當照丁田不當照里數與蠲貸逋負料
價免派新造戰船材直及精選甲科以知縣事併疲
里以省實害申明優免則例以釐積弊事多所施行
恬故勤於穡事然苦乏水旱即赤地公爲鑿洋彭峽
修治好溪暇月二堰約可灌田千餘頃民惠厥德其
詳畢具高東莊憲副所爲記語多不能載十縣歲解
錢糧至府故有加增名水脚銀積之可千金餘公悉
還之靡所利巡按周御史首加論薦大有聲丙申冬
公念生母久未得贈意有嚙上疏 闕下曰臣前禮
部役家 聖恩臣父若母並得封若贈惟臣生母以
嫡在停格緣 國典章不敢輒有壓瀆其後正德十
有三年七月臣生母故距今十有九年墓木拱矣臣
竊詳法意嫡母在而停生母之封者以二母俱存嫌
於耦嫡故停之以嚴嫡庶之分也若生母已沒而嫡
母存則封其嫡與贈其所生要似無嫌而可以伸人

丁賊木之恨臣愚昧死不勝拳拳下其奏吏部吏部
議是請贈其母李為恭人焚黃墓所尋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奉勅整飭臨鞏平涼等處兵備甫之任
道得除書遷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分守南昌道以
明堂大饗禮成贈教授公建寧公俱中大夫汪西右
叅政祖妣鄧先嫡妣李洎生母李俱淑人封嫡母黎
太淑人已而奉表入賀萬壽聖節還任遷河南按
察使得報慨然有策勛樹功之志時汴省一二巨室
橫於鄉至或殺人前此蓋數被奏訐然莫有能實理
者公憤而竟其獄皆當以大辟以是謗書四塞賴當
路知而保持之尋轉本省右布政使未幾轉左轄汴
人之困公習知也於是悉意經畫議省比歲藩祿
誤增之數而補其正缺擬裁諸府冗役民校而禁其
濫保闢寺以無溢俸薪臺隸之給食議以為是壬寅
秋山西被虜創甚游騎至澤潞聲震懷朝議增重
總督宣大偏保制府事權河南山東兩省聽節制公
乃列上禦虜方略於督府其畧曰愛養民力以破虜
計收用不逞以散虜與出搗巢穴以速虜歸設伏出
奇以剗虜跡重懸賞格以購虜首許貢給賞以薄虜
費節兵防秋以奪虜氣神道設教以惑虜見先

出以挫虜心總督聯峯翟公大稱善癸卯秋鄉試公
先事提調罔不豫會母黎卒於任護喪南歸以附於
建寧公墓甲辰春被考得調時方宅憂乙巳冬服除
例當如部公嘆曰以吾之衰遲尚可奔走數千里至
官耶丙午春上疏力陳衰病願乞首丘不報然自是
亦無意於形勢之途矣丁未春再考被免公方日夜
為山鑿沼築臺構亭樹藝花卉竹木為於苑計以與
賓友相娛樂乃是歲秋七月疾作竟不起距生弘治
辛亥四月享年五十有七邦人嘆訖公天性英敏美
姿容多才藝奕朗跌蕩善戲謔與之杯酒讌會時令
人解頤沾醉允善理財聰訟雖積年逋負能使無道
十餘歲滯訟一覽而決馭歷中外逾三十年承部院
大臣方公獻夫等刻薦無慮十餘疏博學泛覽不名
一家為文藻瞻流麗書法清媚公弟環山司徒於其
篋得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奏稿若干卷方為梓行
喜上人喜佚游靡費雖隆冬盛暑筆札書牘未嘗
離手與日不則課僮奴樹桑飼蠶力田糶水分芋灌
蔬雖墜核隕穉寸絲片楮必自剏記綜理又得緇紀
僕數人佐之故羨於貴娶崔氏然衛指揮同知錯女
封淑人子宜之殤於長沙女一適威海衛教授里中

廣行之孫郡學士如收仕河南時以文筮族告嗣立
其同母弟季之子官之亞子為其陽子宜之後命名
世績方七歲將以明年己酉正月十一日塋公城
南傲漁塘之陽環山今其門人陳子漢輔據公言行
歷履馬余詮次余自束髮學且仕從公游凡踰二十
年矣顧惟平生之雅不敢以不文辭於是誅其大都
以告名世君子誌而銘之傳之罔極庶幾不朽焉謹
狀

傳

劉樗菴傳

劉樗菴公集卷六
吾俗故朴愿前代弗論入明為京畿切輔被化
寂登而深故其時鄉先生仕中外者率謹愿惓惓弗
事表著而其子弟族里之喪之也以謂衰麻僂杖莫
鎖封瘞主而龕之事畢矣不復知世所云誌銘表誄
哀挽紀述而旁又無好事者故其官往往湮沒無傳
焉獨劉先生爽朗豪邁才最著仕最早而官又稍暮
即遺言往事里巷父老往往能道誼之至今曰劉侍
郎侍郎云距今未百年而子孫微其蓋嘗從求之生
行實已無片楮賴有墓上一石又其子孫不可讀友
人鄭汝為儒慕義上賢之士也徧從鄉人搜索其道

文軼彙得詩二卷屬余模刻以傳曰此公後死大賢
之貴也余甚嘉之乃輯其大都為公小傳使後讀公
詩者論知其人焉公諱清字庶夫處士仕遼橘菴君
之季子也公生穎悟不群少有大志讀書過目不再
讀年二十五以書經舉正統辛酉應天府鄉試第其
人壬戌不第入太學太學六館之士聞其論辯閱其
文奇偉多折節願與為友相推服已而居橘菴憂
能執禮戊辰登彭時榜進士高等選翰林院庶吉士
明年已巳未之變赴虜犯京師九門戒嚴用知
者薦奮領衛士勉無常以單騎出入德勝門至親獎
填上積草斷虜久駐計時文武群臣噴噴嘉嘆謂公
膽略過人故其後止酒詩有曾因伏膽破強胡之句
蓋實錄也虜退詔授兵科給事中尋命協同都
督孫鏜巡守紫荆關獲銀牌之賞聲藉甚景泰庚午
辰沅苗叛詔令參贊軍務會同都督毛福壽將京
達官兵征之奏捷有白金文綺之賜未幾貴州香爐
山苗叛又監靖遠伯王公驥都御史王公來兵征之
而悉出所賜予與私財貨分資敢勇士諸敢勇士無
不盡力卒剋平之師還論功陞刑部右侍郎進階嘉
泰甲戌母郭孺人卒于京諭祭褒獎扶

杜還堊昔年會邊警詔奪情還部與廷臣議不合
還四川叅政乞終喪天順戊寅再起四川悉心民事
郡邑之民咸德之庚辰奉表入賀便道省親明年
還蜀舟次蘄州疾作竟不起享年四十有五配朱氏
生三子曰霖曰膚曰雲樛庵其別號也平生磊落英
朗不茹拘押以豪傑自命輕財重義喜周人之急而
不孝且友元安通歿于事嫂任氏甚謹終始不懈
兄子惲輩若已出於宗族尤有恩公資材敏贈詩至
事苦吟而俊逸奔放無絲束窘約之態如其為人乎
生樛者甚富茲存者財什一爾其居宅後售鴻臚張
先生樛公集卷六

使其無傳乎

筆烈婦傳

筆氏小字本正郡民筆美女也生八年聘汝諸生趙
師曾氏比長閑女則無情客諸婦人敬愛之十九
年歸趙氏婦道執惟動視在厥父家無情頗愈
益恭居二年師曾自其家舍學歸不可居
曾故固居之乃阼于疾歲余不衰顧轉劇日漸

食弗強筆心知其不可起也日食糲食自罰旦夕
再曰曾也繁趙宗是賴子婦人死即死耳代死其
可師曾卒不瘳勢益華然其棺師曾諭上
一曰吾命則爾汝何苦為相持泣未幾師曾竟卒家
無歸哭筆獨不哭即其父母兄弟來吊哭筆亦不
為哭乃作并服是整服怖之然竟忽忽莫覺薄暮則
撫其大尸涕呼悲慟至不能出聲絕而再蘇陰使人
諭木工其制云亡夫多衣歆盡衽也明日蓋棺取
飯二盞二把置尸前案上更以水沃其面為拂拭
已而清水反室自沃焉竟被服自經死儀狀肅如朝
臣長安子弟咸共哀傷之郡吏侯奉為上其事
於朝下禮官議禮官議請旌詔可胡松氏曰以
予而觀筆氏蓋翩翩李之烈婦人也夫三綱之設
與天地並所從來久遠而世之號稱人臣若子者彼
其日日稱說忠孝不離口其自負豈在婦人女子下
而時危路異視其君父如途人又甚而若此筆者豈
少也而筆氏能與其夫偕死不食其言無難色可不
謂難乎向使筆生而為男而為臣為子豈不能為忠
孝夫哉或曰公甫文伯卒而內人哭哀甚其母不擇
道說焉此其意何胡子曰不然夫婦人之性親夫

夫固殊彼生而燕好惜天日相誓死而棄之如蓬蒿然者吾見比比矣顏風薄俗之中得一人焉足以振衰興什焉亦難已而可執一廢百哉予始入東平去筆氏事已二十年而長老諸先生爲予道其事嘖嘖不容聲又二年其弟萃夫以貢上春官領順天鄉薦追思光烈慨焉興懷屬予作傳以干世之同好者乃爲考諸故牘書畀之雖其言俚質無文而事則覈矣若夫撰德頌美則以俟世之鉅公大儒焉

姚太恭人傳

戊午夏余避暑獨樂園中衛使姚侯應禎過余而謂曰禎家多閔霧繇高祖而來歷七世門祚三衰而不遂隊踣者繫二母氏之力始高祖蚤世貧無以遺先曾祖介菴公未壯以娶有第一人妹一人皆童在孺既孤且貧賴高祖妣崔太恭人之教之嚴介菴公壯而克樹頗以孝廉稱里中爲先太僕陽明公所賞重然其時介菴弟亦漸長能經營以佐而嫻歲時燕好問遺之禮簡其爲力也差易又世遠弗詳其事故弗著惟我祖姚太恭人獨當其難蓋先祖朴軒公喪最蚤恭人年纔二十有七先祖妣兩人老不任事而先君爲襁褓孤孺子諸凡養生送死伏臘賓祭之費

咸取給恭人及先人壯且有室矣又戊戌且漕於京師持在外尋短折遺不肖孤禎亦又少其爲力也最難且不肖孤耳目之所睹記也歌報之德昊天罔極伏在末位取我衷私惟是閭閻閭閻之苦心懿行所以貽我後人者願先生詮次而傳之以俾我後人毋忘我太恭人之德庶永有述焉余既雅重侯而又介以恭人仲兄遜泉先生則何說之辭恭人朱姓故萬樹莊指揮僉事公女也母王氏維揚著姓恭人自少端靜不輕笑言平居儼而莊見者起敬遇事能斷不苟阿隨而尤不輕取予弘治壬戌歸朴軒公居六年生予一人曰繼祖其後友朋字之永思初朴軒之即世永思纔兩齡會病痘疹創重幾死恭人稽顙籲天曰姚氏宗胄獨在是子吾與之俱存亡矣幸就愈得免於孩命之學戒之曰吾終身惟汝恃汝家亦惟汝承毋惰以墜正德庚午受優給嘉靖甲申襲祖職以返丁亥納婦諸費皆恭人拮据以營罔有失姑蔡恭人喪朴軒既亡永思少舅介菴公喪永思成京師惟是殯歛含襲之共勉從厚人或難之曰吾未亡人分則然辛卯孫應禎君生重念姚氏三世存歿繫此一脉甫周歲即躬親抱哺之恩有加壬寅春永思念

恭人既著艾宜朝夕侍謝漕以歸凡三年而又小祿
太恭人慟至骨曰天乎何辜使我至此極也登年喪
吾夫晚年喪吾子我獨何辜罹此酷罰而又勉自慰
曰天降留禍人其若何孰是孤孫在余老寡時謂應
頑曰數世宗祧屬爾小子爾其勉毋負我苦心平
生閨門之教率以身先雖盛暑未嘗衣絺絺垂白
亦不親授受於童子每俸入必薦而食曰此先公之
汗馬養人汗血也吾子孫坐而哺啖余猶懼其殃且
既也况可俸外侵漁乎應頑君賴聞茲教之稔迄有
立于成子局子征以蔚有令聞至乙卯冬病疽遂不
朝

南齊書公集卷六

李南

起蓋棺前二日與應頑訣曰作人難汝行已蒞官惟
謙惟信惟廉惟恕庶罔愆汝日念哉汝能無茲墜吾
即死瞑矣無他言距生成化癸丑正月十有一日壽
七十有三嗟乎古有之世祿之家蓋鮮_由禮樂所從
來久遠矣而况乎浸漬至近世迺有姚太恭人者則
豈非其拔出等夷者耶子言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哉
其人也恭人者所謂女中之君子後凋之松栢非耶
乃世有貂冠寶帶稱王公大人縉紳先生者徵被
恩寵至殷渥而危之弗持顛焉弗扶其甚等如途人

逆旅或責負以爲利者校恭人奚啻霄壤龍鼠哉吾
因之重有感矣故傳以風焉

韓太孺人節行傳

太孺人李氏故沁水世族年十有八歸贈文林公
子三孟君恩監察御史仲君相季君謨始文林公昆
弟五人文林公最少稍長即爲諸昆弟所析而文林
公故業儒爲弟子員不諳家人生計二親又老四壁
之外無長物未幾遭母張太孺人喪諸兄弟治生在
外獨文林公侍羹藥憂泣成疾會盛暑日篤弗廖張
太孺人甫就斂而文林公亦不起矣家既有喪舅
德公年且八十餘子君恩等方番署或在抱喪具
供諸費艱急太孺人乃脫簪珥下方經營佐費用無
少愆惜居三年者德公又即世家益寡空監察君等
方有墊費益罔給太孺人性告諸母氏母氏哀憫之
貸與貲今治喪如禮然歲費弗繼窘甚念君恩不可
失父業若謨孺且穉獨君相樸健使種蔬治圃助朝
夕猶不給太孺人躬親績紡以續之績常至夜分始
就寐中更凶歎歲凡幾太孺人勤生食力諸子不知
其寡也已而監察君得就試太孺人喜甚至舉手禮
天旦夕焚香拜以祝比君恩下第歸輒愧問太孺人

南齊書公集卷六

李南

則笑謂曰是有命焉試場固在但患不勤學爾
可得何悶爲歲乙卯君恩領鄉薦巡按隴西折軒劉
君聞母賢特置華匾表其門一時鄉里無遠邇老小
爭親至相謂曰此殆天所以報節孝也歲丙辰君
恩舉進士授廬州府推官過家拜母母感泣謂曰爾
今卓荷祖蔭得拜官第能無忘讀書清約時事於爲
官何有君恩對曰兒守官敢不如母之守節子母至
相持泣時君相君謨皆侍側母因謂曰爾兄辛勤十
餘年得此官然僅足自立汝等須安分守業毋過望
以相累君相君謨唯唯聽教母敢忽初太孺人事張
孺人張孺人性嚴急御諸婦稍不如旨非撻即詈少
有當意者母善承事張獨愛之猶已出至於井臼盥
爨諸勞事則又輒先諸婦似不少避即諸婦似相敬
愛稱曰賢婦母性儉勤不喜厚味自奉養即在官舍
粗衫菲食不異其在寒素時至子孫衣履服飾猶躬
自裁製無倦容辛酉君恩被召赴都送太孺人還里
選授陝西道監察御史而以外秩滿歲考稱家封
太孺人則又感泣躬治牲醴以祠神曰非神佑曷克
至此君恩奉命巡按甘肅甘肅爲秦西徵
以此奉使者以其險遠無事或即安近壤監

獨徧巡察諸所興革殆不可勝述蓋皆母所教也監
察君又推母意爲君相君謨請而冠帶以榮之使服
以奉母歡得專意報主母慰之曰爾爲官勤苦勉
恩及我即二弟咸與有光幸甚矣後榮以官過也其
撫諸孫嘗過於愛君恩等勸曰小兒愛之多驕逸請
母過母曰始爾父不幸時即爾輩輩猶未知其斯
終也敢望孫乎今爾輩俱成立有子吾百年後見爾
父祖於地下無愧矣愛之何過乃若訓誨嚴切則爾
輩父事任爾爲之御諸婦諸猶子婦與孫婦若諸家
婦諸外戚婦女皆有恩典禮以是諸鄉黨宗族莫不
傳頌以爲福人壽徵釋史氏曰余伏讀諸前史列女
傳上下數千載間所稱述貞女節婦之行詳矣然稱
節矣未必能存孤孤存矣未必能成子子成矣未必
能親見其道之行而行立矧莖舅若姑皆以禮聞而
繼夫之志於弗替丈夫男之弗逮焉者固庶矣豈惟
丈夫男世有稱稱卿大夫腴然臚仕光顯矣所受於
君至不細而回邪欺負畔倍饕餮至雖圯族踣邦而
弗顧乃天下後世羞稱之即雖其邦族苗裔亦弗肯
以爲其先若故其視太孺人淑慝賢不肖何如也余
與監察君有一日之雅與聞其事故備傳以風焉

祭文

壬戌出帥祭上下神祇文

嗚呼廣賊不仁憑負險阻糾黨肆其殺戮燔燒略奪淫汙慘矣備矣天子至仁深念東南納諸臺省議合師致討此實皇天后土炳炳明神陰啓宸衷開發震動而然也乃聞盜賊狡甚廣行誘脅旅抗王師截阻餉舸攻圍城郭神出鬼沒情態愈熾雖檻虎釜魚終當自斃忿狼躁豕行且就殲然兵凶戰危佐關者鮮弗逮及則松等司民命主三軍者所竊憂而悚焉茲者辰吉師指上杭平和遙為聲援相機擒剿伏惟諸神明潛遣陰兵厲鬼相助殺伐俾賜雨若時燥潤得所三軍虎視盜賊禽獮焚其魁渠馳報聖主奏凱疊疊銳歌相繼松等與三軍萬民當齋心稽首百拜九頓報禮稱謝焉尚享

祈晴文

惟神阜殖庶物生養萬民所以宣帝之今而真安履露膏潤乎斯人者蓋其職哉矧皇皇上帝駿德好生所為致屬乎諸神明者居可睹矣乃今建撫一踏十數郡邑之民連被寇賊劫掠燔劫戮戮燹其禍變慘矣重以疫癘加之熏染其不可勝道者

對此蓋諸明神所宜哀而憐之使其雨暘若時氣候調適燥濕便利病疾不作四民業盡地之力而食天之時是神之心而亦神之職也自頃淫雨彌月溪漲山崩河決岸毀道踣阻絕室廬蕩析至禾苗則漂為腐惡漬為汙泥屢且多矣如火益焚如水益浚意者斯民之難未已耶吾等官吏失職虐政戕民耶抑豪惡兼併貪暴圍奪諸神厭之而不卹耶然斯人無幾而善良懦弱愚弱之徒蚩蚩甚衆世神能不憫惻哀憐之耶且神操賞罰予奪之權至明而公察焉等失職官吏殘虐與豪惡貪暴之去罪而極之以職息易易爾萬民何辜使皆罹此荼毒痛若耶雖仰控諸明神乞為諸生民告額上帝許其自新而改使最和駟輪常儀按轡神機輪旋陰雲屏散朝耀懸煌煌照臨百穀嘉生萬姓鼓舞維神之司維神之功而亦所以承天心於無斁也松與多官萬民實不敢忘報禮尚享

祈雨有應謝城隍文

夫東原之民其猶無殄乎天人之際其諸已定乎感通之義茲乃未証乎始者更春乃天則不我雨涉夏後高高在上將轉甚焉若罔憫遺於斯民者然雖

吾賤有司奔走於下天之視之藐焉不相及也人固謂郭民將靡子遺天道信遠人道信邇感通之說豈其厚誣者哉乃今六月十日陰雲厚畜洗天之雨方數百里至土則皆潤未則盡起民則相與大悅若既絕而蘇者然今乃知郭民猶木雁茲殄病天道至此乃終定彼謂天遠人邇莫之相及者誣且惑矣雖然在昔申泄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二子之道不行上下之交靡所孚信明則若此幽豈不然今茲時雨匪神之力量用致之將無及矣予小子輩其詎敢忘乃敬率僚吏謁祠下奠焉伏惟鑒茲虔懇益終惠顧俾膏澤間濡民心永靖則神其永有靈祚余有司逮若厥庶民實所不敢忘報神尚享

遇越謁南鎮祠詞

嗟名神真南服頤而隆潤而澤弗震以疎匪峻而迫望于東海節然諸族其函弘廣大博厚直方之氣常鍾爲賢聖仁人君子棟宇宙而奠邦國要不獨會稽之箭篠美竹而已也世或不察徒見神之渾龐鎮靜舒泰威遲未有激發運動之勢而不知能使愚者畏賢者慕仁者希其潛功隱惠功利之及物者又可數計而籌校耶某位次藩垣官爲方伯職與神應度德

校功相距遼邈過祠而謁悚然愧恧惟神陰臨下民相與弗逮有以及物惟神之惠某與斯民實不敢忘報禮尚享

祭文清薛先生文

嗟乎余聞聖人之學有本有末有卒有始其爲教也有先有後有淺有深然徹上徹下一以貫之其道主於明善以誠身其要歸於篤倫而盡性此其中正粹粹廣大公溥弗可尚也已由孟子而下其教寔微寔煥諸子各以其材質之近與其性習之似時窺一隅自以爲是而卒難以與聖人之道道術我爲天下隱逮宋始得周程諸先生者出殆如日月之食而綴明爲斯民一快然其後亦稍稍離執堅異甚乃出入二氏之間至盜竊其秘竄入吾儒之書使當世學者靡然宗習其說而不知反即新學後生亦復危談性命天道之曠至考其行事其於明倫盡性擇善誠身之道蔑如也是使游談盛而橫議興良心伏而詭行飾故致宋室淪陷君子道消何莫率由斯也松愚且劣其於聖人之道茫乎未有聞然區區之所向往常以明倫擇善爲先以盡性誠身爲極要不詭於聖人之學而未能予頃讀先生之書考先生之行其平生太

誠立誠以脩身而不事乎空言秉禮以御物而不
於利誘此其不詭於聖人之道亮矣乃祀典未秩
世映憾議者顧顧經義謂先生著述羽翼之言不
當夫孔門七十子之徒自曾子子思外其言見於梓
魯論者曾幾何人其他姓名無聞者固多矣而可槩
以著述斯之耶夫傳聖人之道者在心不在言焉
世之師者在風不在書必欲區區乎著述之為務則
耶魯馮融劉歆張禹之徒皆可師歟夫與飾談以教
儒孰與植行以樹風故嘗妄意言之曰漢以前諸儒
不患其無躬行忠信之實而貴其有發明著述之功
漢以後諸儒不貴其有論議語說之詳而病其無真
積力行之實輒歆貲之世之大儒君子而未敢然
焉決擇而師資焉者則業已有在不敢深自退却厚
誣大賢所冀大賢誘教陰翼啓予不能使不終落窻
墮世習窻中是固予小子之所深願抑亦先生所以
啓佑後學之意也惟先生其不棄而顧歆焉

遣祭甘泉先生墓文

曰嗟先生所謂嶺海環奇之英物宇宙傑特之偉人
也非耶夫先生之學其本原奧極玄微精蘊固非余
小子之所窺睹矣然自曩遊先生之門迄今踰三十

年中間馳驅四方屏處一壑靜觀逸覽或時繹思先
生隨處體認天理之教與讀所為格物通楊子析衷
諸書則竊以先生有功斯世學者甚大世或未之盡
察識也蓋天理二字自程伯子祐出以來此學遂益
以顯乃後來諸儒生學者顧以文義訓詁講議論說
蔽障之迄於近世先生復又拈出寔與陽明先生致
知之教同一宗旨而先生之言顯而實近而遠學之
為有持循依據世或病天理之約束檢押而便良知
之莫可指跡也則或軒輊左右乎其間非橫然太公
之心矣矧此非先生杜撰自中立道南以來如羅如
李先後緝熙率不越是中立之言曰堯舜所以為萬
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豈異指
裁加以格物之說徂習故訓而駭于脩齊治平之皆
謂格嗜弗思甚矣夫心一而已矣道亦一而已矣通
則皆通貫則俱貫豈真截然限隔不相謀者矧漢上
張敬夫與清江彭子壽固謂自脩正以至治平皆格
物事也前賢後賢語出一揆而豈先生之私言也歟
至乃析中之編練楊子簡易徑捷之偏防後學狂誕
輕疏之靡蔽儒釋公私敬肆之防約以殺率循循後
俛此與仲尼之歸裁狂簡孟氏之距放蔽陷異乎哉

昔蘇子瞻敘論歐陽子之文謂其能推尊韓愈孟子之道以達於孔氏爲有功當世夫歐陽子特丈人之粹者爾惡足以語孟子而况孔子乎如先生言松謂有功當世真如孟氏之能開先聖之道世當有言者矣計音遙聞雖嘗爲位以哭而典刑日遠靡從寤寐興思允懷明德南望樵雲海日依依若見羹堦惟夫子其鑒焉歆焉時以開予昏而情俾永有聞斯世而不墜也尚享

祭大司馬荆山王公文

惟公降神泰岱講業齊魯蚤以英年策名

將大降出宰圻邑三年有成燁燁其績大邑一然帝心嘉只乃下天官乃拜御史風采獨持維邦司吳中舉動于今爲赫帝曰都哉御史絃鮮其拜廷理五徽是猷帝念萬姓于誰保之秩公中丞持節往釐澤威並究居尊能卑在公多暇其心憚而既開督府制於閫外鈎奴繫頸金印斗大尋筦留輪實握宥機惟公惟慎士論攸歸尋總臺度臺中肅清丹爲司馬邦國是平文武兼資出入將相惟厥攸施泉不得當鞠躬致主一心自結直道事人三黜不遷斯海內所共聞見宦游所榮而歆豔者也功成身退

言返初服歲徒月稍人之祿終始富貴殆五十年生人之榮此其極焉松也除水鄙人昔辱名郡時才晚陋無所於識蓋於夫子未知其難得也乃今歷游二都徧閱時貴如公質直其與幾何此松之所以負諸梁之慙而抱安嬰之羞也方將仰止景行乃不憊遺於戲國喪老成魯無君子典刑攸斁法程何以則松之臨觴而哀也又豈以余一人之私而已乎嗚呼已矣公其尚享

祭苑洛韓公墓文

始余事先生於南岡見先生侃侃諤諤謂先生賢者心師之然未始以爲不可及也比釋褐從政仕學以外以至于今乃知公誠邦之司直古所謂正人者豈今之人之所可幾及耶往先生治河任城論薦當世人物若武城王公順渠澶淵王公海樵而猥及余小子謂爲海內豪傑嗟呼余小子豈其人耶然業業獎予則亦不敢不重自勗以求無負於公已而志氣卑墮乎諸公之後加以世途踟躕時格拘攣益不能有所建明表見豈不重負先生於泉臺之耶茲建恩起恭藩政則先生墓上之草宿久矣望里式聞途指墓旁俯薄酌用寫微忱惟先生欣欣焉歡如

生鑒茲洎滴重啓余小子之不逮俾有聞于後

祭涇野呂先生墓文

嗟乎斯道之傳由洙泗而降至于有宋濂洛關閩者
金谿廣漢諸先生其學大都以忠信篤敬力行爲主
本其論辨著述要其緒餘自門人學子之所記錄非
盡諸先生意也晚宋以來士學率以議論談說相宗
尚蓋至於近世極矣如先生之古道躬行豈不尚猶
有橫渠先生兄弟之致耶要之後世則論更益定矣
松顙侗凡陋不足以窺望先生之藩籬然先生獨以
爲可教拳拳誘引遺之訓言此其情何可當顧學海
汪洋宦途汨沒泯泯焉無一聞以至老大愧恨若何
然此心之天則幸未死亦不敢全自暴棄以羞有道
之門也茲蒙 恩起叅藩政則先生之墓木拱久矣
望里式問瞻雲問道薄言矢冀用寫微忱惟先生其
鑒歆如平生益啓予小子不逮而偕之大道也於乎
格哉尚享

遺奠楊斛山年兄墓文

嗟嗟先生蓋可謂 明室忠貞之臣四海豪傑之士
不獨關中一代人物而已始松讀蕭史至主聖臣直

說竊喜當時二子之有遭其言傳至今人士往往
誦說稱引之然豈若吾斛山之豐碑焉光宇宙寒暑
猶動天地而感鬼神若此之烈耶信非 主上之聖
無以明先生之直而徵先生之直抑何以光揚 主
上之大聖耶今其事往矣先生之神陟降上下與日
星河微同流而並注矣獨恨松起廢入關弗克及仁
賢之存而事焉以匡翼不逮而敦年好則豈非子孟
子之所謂命耶然人如先生要之未死所望泠泠然
來通精誠明開佑以祐祚公鄉人也翹跂中山想像
拱木何時展拜一副瞻馳於乎鑒哉尚享

祭吳前峯文

嗟嗟先生秉德居貞處不絕俗出則著名蚤明經以
造士中射策而揚廷旣爲郎以執戟乃謝事而趨庭
藍輿扶侍華園載行絃觴拜舞草閣光榮生死大事
兩畢而成衆方望公之一出以膏澤霑庇乎吟而公
獨無意乎鍾鼎乃鴻飛蟬蛻乎冠纓游心道義
丹青高齋宴坐月白風清精廬講藝造詣造詣
載酒時來俊英隱儒林之宿望豈不墨之卿者哉以
公之養謂必脩齡將引年乎上壽主 明道之
傳舍乎斯宇奄御風而高征豈厭世之滯濁不可以

久處俗人乎玉清公倘有意乎吾黨交游之數乎
願翩然下蒞夫前楹既我以物外無窮之至寶憫俾
泮垢之見嬰抑先生固自有不死者要非斯世斯人
之所營念存沒之契關聊薦馨而矢情惟夫子其來
格鑒余意之精誠於乎來哉尚享

與邵石屏文

嗟嗟先生夙負唐質長擅英聲瞻洽縱肆於文學翰
墨孰不意其大有成也又因場屋貢止明經以諭魯
浙程此意未已又孰不意其晚乃崢嶸也而卒老
于泗水之楹則又孰不悲先生之瞢瞢耶雖然先生
則既與聞斯道之精而洞暢萬物之蘊盈矣振振令
子行且登瀛約於乃躬而豐諸其承是又將孰與之
爭此先生所爲逍遙容與于莽蒼汗漫之鄉而莫之
忤也於呼先生其歆然予格而飲此尊中之冷耶於
戲來哉尚享

寓祭吳蘇園文

惟公英敏宏達之才果毅剛明之氣淵懿純博之學
標表寰宇冠冕薦紳當致大用而以茲才氣拂忤泥
俗中道顛躓墮廢家居自有識知咸共歎息然今于
繁繁承芳嗣美湖山綠竹之繁繁鳥花木之稠友

尊酒歌舞之奉所以娛樂於林丘者幾三十年則天
之報公要亦不薄公之目似亦可瞑而逝矣松同鄉
晚出幸時承教言而不及見也常歎跨驢南指公
詠園菊圃操持几杖以共游藥珠之洞泛濡頰之塢
臨流賦詩登高弔古歎古來英雄多由時命然後放
舟天門挹取江流以澆我輩胸中之塊磊竟莫之果
而公則溘然仙游矣傷哉松承乏浙藩邂逅仰止始
聞公計盡然悲哀臨別失心一酌靈几邇風揮涕於
乎鑒哉

祭唐荆川年丈文

嗟我公遽至是耶公以正學介節退處林壑者前後
二十餘年天下之人無愚智皆知仰而重之至卜出
處以規世道之否泰比甫 召用而又遽若是也則
九州四海之倒懸將孰與極豈民之無祿而天未悔
禍耶嗟嗟痛矣雖然公之存也天下之人仰之愛之
重之其歆也天下惜之傷之痛之真亦生榮而死哀
矣公又何恨焉所可恨者賊未滅而身先殞師甫治
而星輒墮是公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矣撫樞一
別遂成永隔於乎痛哉尚享

祭萬鹿園文

始余讀吳文正先生集見其論壽謂質之重厚者壽氣之溫良者壽性之安舒者壽心之慈祥者壽語之簡然者心竊識之而未見其人也已而見公都下侍教朝夕諦聽而熟觀之加又善養則謂公置乎其人壽其靡有疆極矣比者計問遙臨賊而莫信已而今子書至令人愕然慨然俛然憤然而忽焉涕之潛然也然則世所傳儒者之言果足信耶抑公之所謂壽其老氏所稱死而不忘者耶公之學通乎幽明晝夜之故而其精神性命直與太虛元氣出王游衍於無極之野常無不在世所稱名壽云壽云要未足爲公言也獨所惜者漕法大敝而無與整釐夷禍孔棘而無與薄伐士習日媮民生日瘁而莫之挽且俅焉公亮不能忘情於斯焉矣上以請於帝而下以致之人予寔不能無厚望焉越水吳山晴雲在望僊姿遺貌就日無從於乎傷哉

祭先師錢培養先生文

嗟嗟先生秉德含靈材高莫售道大難容早失利於棘院晚得朋于齊封雖黃流玉瓚之珍未可以溫腸于蹄涔之邑而飲德者醉作以者遐抑其功固不啻業乎同也松也鄙細淺鮮之人陋庸凡薄之器類固

蒙掩之質豈意其升孔氏之堂而曳帝閭之裾也賴師之明靈無數禩之誘所爲撤松之屋牖松之玄奧而躋之明堂廣大之庭省功不訛抑松豈敢有私於哉既乃攝提格歲得謁遷于東平距長清僅一日爾而又當藩司孔道相見可數數此天所荷師之庇乃得弛于負擔遠于罪戾以有南社之還回視宦鄉兩地互至風庭月宇把酒稱觴驛使膳夫禮存報問煜煜猶昨言不遠耳其書在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矣嗟嗟先生松獨何人能不悲哉客歲之冬過故治而走京國甚欲取道過侯以慰我私而寒風朔氣切人肌骨且復牽羈於妾孥也乃厘走一使人爾何悟報命之書遂爲未訣之筆嗟嗟先生松獨何心能不悲哉松比多暇讀書省廬進威德裕薦白之忱思欲從師於胡震退慕侯巴崇報之義志在慰師於窀穸而生死曠邈山川脩迢生者爲止極之臣死而爲南燕之鬼生者抱無窮之思死而飲莫酌之恨稽首南望幽明道隔長謝老而益壯而博睹矣嗟嗟先生松又何能以人而能松也雖然松等亦古人之人則松等亦古人之松也千萬億

乃性談者然言有了也而諸王累疊壞棺而踊者
相爲也且宗化又光紹也師稱有子矣距壽雖八衰
而功德之在齊國諸生者至爲備遠稽不朽之義
近揆不天之令並爲足慰公靈炯然未必不抵掌九
京也引領哀與攀踊靡逮謹致遙奠以寫下悰於戲
哀哉尚享

祭楊母文

嗟乎令母其謂生榮而死哀矣夫其生長華胄殯婦
儒儀備列鼎重裯之奉極江淮河漢之觀有丈夫志
士生平所願歆而不可得者夫人皆挽而有焉而又
有吾會江之名御史才大夫爲之令子異時懋建勳
庸簡在當宁龍函鳳詔光耀區宇所以慰母夫人
於冥冥永臺之下者匪朝伊夕亦何蚤暮徐疾幽白
嗟嗟之辨耶矧魂乎西歸煙花萬里塗幢鼓吹擁導
後先均等仙游依稀盡錦靈宇昭著未必不抑掄於
穹壤之間也一觴致酹用寫哀私江月海天鑒茲衷
曲尚享

祭郭聚菴母夫人文

嘉靖三十有二年癸卯之春監察御史大同郭聚菴
先生奉 天子命來考績 陽維時山西右

祭政胡某等時得瞻奉顏色飲承德教居兩年別去
從者還自山陰承 太夫人計問知聚菴衣敝疲瘠
至扶不能起乃相與西望愴惻嘆息嗟惋絨帛酌醴
想像靈輜於鴈門之外爲文而奠焉曰嗟呼人蓋有
言文鳳威鳳必產丹穴金膏水碧不出鼠壤言世之
靈瑞瑰瑋禎祥奇譎其生要有自也以松蘿觀於
吾太夫人令子聚菴先生其介操苦行束身脩繫爲
世稀絕譬則鳳凰其棲材朗識雅事明斷爲世珍重
譬則膏碧夫此豈非我太夫人之賢函息孕毓漸濡
煦嫗成而造之歟然鳳凰之文一見則逝無療凍餒
膏碧之環一用即窮奚關理亂以吾聚菴之介行而
其材與識又卓卓如是所以風人動物庶頑起懦而
可以挽斯世於前古之人之俗之治者其必斯繇矣
孟子與之母氏范孟博之太媼又豈得專美於異世
耶 太夫人蓋不死矣松等承教令子義重情親興
哀起悼匍匐無因睇恒雲以感愴遡朔風而增辛謹
緘詞以寫慟庶衷曲之微伸於乎哀哉尚享

胡莊肅公大集卷之六終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七

賦二首

游香泉賦 有敘

余愛斯泉之潔芳過必留浴浴必題蓋至再矣然
總寂寥簡短未殫厥美甲寅首夏間獨徑造乃撰
斯賦焉其詞曰

寢余既有此夙好兮况居閒而無事乘暄霽以言邁
兮獨指此清溪陟前岡以遐矚兮白氣冉冉而迤
邐征夫告余以其下兮是維茲泉之呀起望坡陀而
疾驅兮山靡靡以旁圍炎波盆溢而仰出兮綠醴醴
而散戰鳥飛翔舞不下兮煽方處而不可礙曜靈忽
其出沒兮光愈潔而增暉流混混而未沫兮亘大德
之所敦疾去而勿藥兮化之工矣以言亮空谷之有
神兮寢不死而長存逝濯余髮乎斯之中兮將紉蘭
芷與荃蕝感商飭之盤銘兮曰日新而又新歌孺子
之滄浪兮沂孔氏之遺津和楊裸程不以爲汚兮蓋
彷彿展季之風也溇濁穢惡會不惟念厥舊兮又幾
乎孤竹氏之同也犯不校而卽之溫兮回也庶乎其
屢空也澄不清而持不消兮憲之度汪乎其冲兮
吾心踴躍其若此兮見不言之爲惘也越既

懲兮誰能悟然其情也嘉狂點之脩能兮與童冠乎
共浴劇暴秦之虐酷兮誤驪山兮空辱世溷溷泥之
湫兮歟掩掩此玉蜀芳與澤其莫分兮哀民生之歎
繄謂矯蹈賢兮謂曾閔愚西子被不素之稱兮嫫母
爲妹歎和而恩俗兮良朋誚余以善諛將一心而不
化兮汶汶者又目余鼓瑟而代竿覽宇內之寥廓兮
紛獨蒙彼濁之堅泊爭黜黜而事之兮維腥臊以爲
贅吾固知厠鬼之榮感兮告而莫余媚也安得濯斯
人以茲之清泚兮別垢賦之爲崇也重曰洋洋清瀟
神朗爽兮淵澄內瑩可師長兮攘耻滌慙棄穢去
澡仁沐義坦蕩蕩兮含光反鑒獨自潔兮申旦疏瀹
游落濟兮世無正則吾將安仰兮已而已而襲芳藹
以永貽兮

贊治堂賦

於邃古之沕滴兮維高卑其以列繫帝昊之下覽兮
樹大君其攸攝病獨運之不邀逮兮並十等而臣之
譬一体其相爲用兮又何有乎睽離固下有拂操而
不嫌兮上將鳩民之所歆日與夜其誕劼兮何啻腹
心之與手足也肆溥龐之日清兮慨早暮之益遯
忱惴之靡通兮方以水而沃石卽相際而有得兮固

孰美之一也矧倣今而卒齋兮又情而嗣以喻也
伊 明運之適又兮越 元聖其以作作雲之出必
以時雨兮此名賢其攸合昔群后之憂思兮
之時在何末世固念今固將恃陋而莫之恥
之明毅兮一心而承靈惟帝衷之宥密兮曰若茲六
堪乎予之秩宗偕元相而並命兮而又仍之以中翰
也乃同遊于深觀兮述將面命而厚昇也越惟三揖
而定兮今拜重申而彌敦顧顯謨其臨在今吾又何
敢以成吾之心餘寵利其罔居兮適符乎昔賢之遺
三 爲溺於無數兮殊異乎世俗之所服配曰玄黃
攸合萬物通兮君臣相得天下泰兮和衷以濟聖所
耶兮如彼機釋括于度兮更百千萬禩其永有聞兮
四言詩一首

堯陵

粵若稽古維帝隆辰系出少典御世安人其德則聖
其知則神三才九族是親其聖維何允恭克讓
其知維何允亮先被四表格于上下如天之遠邈
如地之蕩蕩峻德是明愛及域中欽若是天
載熙庶績疇咨登庸天位弗有浩
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帝心式競日隆比族續罔

楊于側陋專賢使能尊賢維何百官鎮縻九男治外
二女侍寢厥中允執萬禩實諗小子作歌美牆是樓
五言古風

壽同年沈舜臣父母沈子言其家世垂簪父母
勤於訓迪以舜臣貴介而壽之

蔚此芙蓉花結根各有托柯者伐其枝並峙何綽約
伊昔青陽敷萬卉競紛錯過者逝莫睱江于自蕭索
日月遞差馳清商動林薄弱幹發華滋榮耀齊丹腹
夙堂詎爲美運芳亮足樂詘信自有時譬彼葉間蝶
悠悠玄運移天意良可度

送徐子直使山西

古之學爲己今之仕爲己古之仕爲人今之學爲人
悠悠千載下疇能辨其真子生良闇劣欲涉嗟無津
退伏窺陳迹時復知其新多聞惠所藉默成聖所環
顯孫豈不偉堂堂難並仁回也終日愚賢哉自多隣
夫君南州豪抗志蓬瀛濱方將據爲歸何言忽西巡
古稱同心歡詎在形迹均明德苟不棄在遠分日親
美質世易得願子探其醇嗟時競夸毗此義當誰陳
贈陳叟二首

策父遜天下市人爭錐刀相去距萬里其分一釐毫

生寄天地萬物同所遭何不任自適日夕空煎熬
貨賂雖惡棄豈必歸囊橐太邇本無我奚爲自撓
茲理濟湏洞了了均毛蓋懿彼伶仃羣騷駕雲中翺

西園十詠

傾芳徑

雲霞沒曜靈光未輪薄海露已盈歷歷星尚逾
打衣圓芳徑百卉豐且都採芝供晨餐至味寧須臾
彼拔葵隘聊爲小子謨

綠筠亭

淋漓情無言擅樂覺幽勝高葉上于雲下枝低掃徑
如玉美淇園爲琅待岐鳳有斐君子篇長吟動孤興

靜觀亭

端居憶無始靜言及有象非有還非無不消亦不長
萬物皆徇茲世故何執掌至人澹無爲聊憑化遷往
適閒窩

天下亦何思智者本無事至人不嬰物其心游太始
金草千萬屯等之猶獲耕咄咄世人昏擾擾胡爲爾

承霖沼

繁此尋夫澤中有蛟龍蟠變化亦何速奄忽騰霄端
不見繁巖叟當時故盤桓商宗一似夢寐雨翻澆

喚魚亭

繁此故頑陋乎盈尚可格柰何此生人恍惚難綜覈
覽物良有懷反身貴自得忠信常在余何言蠻與貊

款鶴橋

如虹亮未可驅石亦云誇伐木應懸象爲梁代浮槎
翩翩此白羽適意無荒遐聽念主人惠不復卑泥沙
終然色斯舉奮翅凌烟霞

聽泉亭

日入憇慮息窓掛金錯刀端居倦煩鬱起聽林間清
非必金石奏冷然自漕漕嘯歌駕言邁鼎濯登前臯

棲雲洞

空歆常若茲膚寸自相托去留隨所之允符君子作
古有得道人高卧天爲幕抱一常飲和坏亦無庸

萃勝樓

層巖敞虛曠深谷親幽眇喬木森千林靈泉飛百道
暇日試登躋萬態紛如藻頤言此游息頗性養書去
題同年汪道大舍秀樓四首

春

離離山上石灑灑澗中水飛飛堂外燕郁郁門
春芳何異態錯雜紛如綺才子試來春

嘯歌以忘憂延年將有俟

夏

嘉木貯繁陰鳥鳴聲相和流雲倏變化好雨來經
鑑池浸碧落高樹垂藤蘿道人避煩燥抱膝之靡他
長日此高卧睡起還高歌

秋

熒熒天上影蕤蕤離邊英肅肅霜中明秋草閒聲
丹楓羅廣路天高氣何清萬象此蘇列松濤昕夕鳴
攬衣試靜聽奚必絲竹橫

冬

積素帶朝暉寒烟幕孤岫落日下牛羊冰膏瀉醇酎
三冬古所珍萬卷今宜富至日學閉關寧敢愆天候
中虛絕念想願神餐眉壽

前出塞五首

朝出廣武城遙望雲中路殺氣亘川原冥冥如頽幕
匈奴悍且驕飲馬群爭驚拔劍思策勛側身向狡兔
誓清沙漠塵永言無回顧
紫塞連鴈門飛鳥不能度單于故憑陵躍馬縱廣步
羽檄上金閨天子按劍怒驕誰遺主憂捐軀行且
赴

驅馬度陰磧白楊何處悲風掠地起角弓不可調
愁雲齊畫晦行行陟山椒部伍亂相失今嚴不敢置
馬疲腹且餒粟已無餘饒悠悠竟誰控主將方擁貂
胡兵四面合我卒三星稀白刃相向黃塵暴不飛
都護早自蹶士衆在重圍背水更一戰肯使隻輪歸
逐虜燕支北還軍飛狐口彎弓仰射鴈墮地只應手
歸獻郅支頭飲讌集諸友錫壤非所希圖形亦何取
長揖釋介冑躬耕卧疎牖

後出塞五首

亭障綠夜來望望陰山北烽燧羅萬部刁斗鳴不息
幕府羽書飛徵兵星火急我本六郡良負戈自常職
主君况百憂而遑暇朝食華員本冒頓葉街怖群焚
匈奴徂常勝長驅薄我營三軍忿填臆吳蒼觀我生
天道善助順人情還惡盈我若雷霆擊胡騎莫敢櫻
流血溢川澮獻凱如流星本期報明主何論世上
名
驅馬飲桑乾銜枚向高關沉沉夜未央羯犬方在穴
我軍發陰符彼衆無寸鐵虜其名王歸馘俘薦芬似
雖非堂堂旌雪耻紹前烈常抱區區心冀君終識察
闢智不關力治兵當治心擊訖須擊首按劍莫按鐔

不盛費勇力自任薄伐古有經何必窮其深
千揚文德卓執義所欽

人重設險今人貴苟安誰知金湯勝要只藏丘壘
衆鑒誠多事孰與屠戮轉輸或云疲庶絕外患干
不見習坎傳王公以爲觀傳與後世人斯言良不刊

虎丘寺二首

夙聞虎丘勝今茲登虎丘崇岡據江麓曠視多平曠
禪宮最高頂日抱慈雲流宮前千人石縱橫廣以修
人我各具足累劫常此留三泉檀名勝諒美中吟儔
霞霞互掩映草樹何蘼蘼允哉空王廬惜多俗人遊

訪生公徒庶幾應見收斯人與化徂一往如雲浮
樓臺盡塵妄流浪同江滙澄心還自照且復歸來休

憶昔勾吳國稱雄全盛時高臺屬天漢博園方蓬池
此地悉爲苑輦路何歲幾既沒托遺體千乘成斯馳
屢有歐冶子陶鑄舍精奇工成輒相試光采何離離

未幾忘淫侈一敗國不支運去虎爲鼠麋鹿遊荒陂
千載更相代亡滅理或齊寄訊來遊者空門聊可師

寄懷羅念菴年兄五首

吳人擅鉛華光彩耀朝日被服雲霞裾天香愧斷必
胡去君房芳澤見遺佚緬彼蕭與施芄芄自蒙密

人亦何言行人勞嘆息

遠港官厭世兀坐非下下
丹嶺名岳墨妙彌幽坤神情鑑藻堂言笑璠璣溫
繼繼慕歲晏期相敦

真傳述云父六籍清以訛繁詞競蕪蔓稿坐乖中和
宏經既鮮克細目或咸頗支離就湮泊隕躋亦已多
斯人殆天授邁往忱靡他包蒙色無忤善世情同科
時乎適齟齬抱膝長高歌

憶昔則鴻序天衢凌紫氛中遶忽乖析飄泊長離群
還憶則色羽塗潦何續紛君子肅皇役東方挹華

芬芳困簿領大道良無聞倉卒寒暄問解后襟裾
分別亦方寤寐夢想通殷勤眉宇見垣饋書翰均皇
墳覽雖竟何日惜暄看停雲

瑜瑾本無度先耀傾千城桃李自不言蹊徑何縱橫
伊余託昏蒙賢昧居真矧承江渚書奚啻龍華崇
長跪再三讀涕泗濡衿纓濡纓不足道水頭諧同聲

剡溪舟泛遂遊山東

曰余抱拙諾微尚在中丘比苦爲形役及茲始來荏
昨鼓錢塘柁今移剡曲舟山川何盤鬱逕途阻以修
苔華絕壁上風登鮮雲浮臯蘭被幽徑澤芷蒙空洲

百盤至山頂蕭颯如涼秋澄流浩無極翔翼紛相求
緬懷昔賢踪風流竟誰倚超曠故無累神理多所周
焉知盛衰業不就此中不

兵備

周隨時愛景先為韻賦得五首送吳皖山曹州

憶昔典華省之子多今儀躬秉羔羊節永歌白華詩
高文協韶護被服光陸離伊余抱微尚斯人式是禔
未幾見乖隔南北成睽携今茲竊所倚劍合襄江湄
晤言終永夕芳佩以見貽君子忱既觀我心胡不夷
歡會詎能幾離別忽在茲涼颯奄西來吾子意何如
余亦肅時命駕言朝京師從倚均陽道惆悵與子
辭良晤復何許東西未可期所以古時人轉蓬以為
悲

徒悲亦何為與君重自愛日月逝不處青陽登見卦
斯文日衰弛大道久蕪穢彼哉競夸毗失路空餘慨
升堂古有人壘芬遠危殆行矣各勉旃敦復庶罔悔
伊予昔筮仕東原以為屏上應奎婁分下隸兗州境
君今往建節此邦遙在領地峻人阜繁時時勞鈐鑿
絃易聲乃和數術備始辭爾德或難兼治道難在疑
君行慎脩持高山人用景

山日復何日本落蕪葭蒼此夕復何夕鴻鴈紛來翔
今我與子辭各在天一方雁行遠去來音塵倘可將
相將復何道懷德以無忘君行恒自視視此明月光
勿令有蝕輝未為君子傷

辰沅撫苗

我自鄂州沐來觀五溪夷五溪諸洞蠻乘餓嘯邊陲
戍更不敢問邊吏莫能支羽書急星火日夜俟鎮糜
督責逮旁郡追呼及町畦米粟四面會士飽投距嬉
予懼一鼓勇殘醜靡有遺逝將效末議所貴惟生累
傳檄諸將爾慎罔或違高高上臨汝明明誰得私
所賴憲使協竭節忱靡虧人道每助信果得擒其邪
大者並寘法羸者咸見飴申告備疆士推心勿復疑
天地亦震怒終不缺恩私徕之使為生庶彌後禍基
殷勤訊來哲斯言良有裨

廬溪道中書所見

六月戒徂暑利我西南征朝發白雲觀暮宿列宿城
山磴何合沓溪水流嘈呖綠蘿斜綴憶幽鳥聲相鳴
怪石似窺瞰汚潦時縱橫晴霞鹿耳嶠白日冒紫英
群鳥雜沓起衆鳥何咿嚶流目動涉趣思不遑寧
知繁瓠穴聊復得此情際晚衆氣昌壯莫神爽清

應淡 不愈會心遠物莫紫逝將逃絃冕嘉遜以斥真

沅州道中東望親舍有懷

行行日已遙望望馬馬極石棧既峻嶒巖淙復品反
江傳言自岷山隨時見值翁鬱日蔽晦迴路過
蠻風切地起颼霧連旦寒三陟窮攀躋明發於
數月 用食誰為拭睇望東南雲淡丁亥
何 兒時時侍飲食翻恨掛世網使我至遐域
行營歸來力田事稼穡永願與親偕何暇謀 王

過鄆杜見立苗者感賦二首

余本耨耕人力田以為實偶出奉 恩私西征涉脩
道感此老農勤慙余坐空飽官崇才弗充佚冗民仍
明明古溝洫歷歷成潢潦安得鄭白徒來開事選
討舉鍾興雨雲使汝顏色好
王事首農業自昔重為寶 茲聞漢 丹縞
如何見蒸黎皆云不宿 日 堪憐
黎黎其不共去能治 此滋沾水板 幽討

望終南

結軫遠于邁言適南山隱沙川帶隋漢 樹使

上 鬱清栢矯若虬龍姿經途何窈窕崇崇赤蓮

仁凡仙靈寓豈伊凡俗窺紫余亦何幸千載來追隨
致虛竊有志襲明以為基炳炳五千言字字真吾師
名山何鬱盤峻嶒競森矗虛巖豁俯洞飛嵌掛晴瀑
猿猱未敢窺牛羊詎來牧丹竈懸崇顛玄言秘金籙
仙樂空中來遙疑紫氣馥庶幾靜者徒永言希靈服
題五老觀太極圖為尚舍憲乃翁景林賦

誰將混沌鑿此物原混成天公戲為人各各含元精

豈曰聖獨抱久矣關群英群英詎足異蟬蛻通龍魁

亦有瓦與礫具足疇能爭奈何夸毘徒播屑紛縱橫

神明無聊賴愁毒相牽縈一旦成乖別長暮不復生

上十鑒其然撫弄有餘情澡滌上微累浴然潛無營

耳目既靡置聰體亦俱泯希微若有觀恍惚難為形

智慮殄焉盡谷神綿以盈景林來 氣骨堅以整

有子賢且知奮足超群儉致身 畏譽命何曾

過家奉卮酒所願親千齡須慶石諸老天地將齊并

派屈激頽俗高矩存儀形斯 亮有述千載垂鴻名

確溪二首

賢者托斯世聲彼飛蓬然高者入雲際下者淪淵
詎有定飄轉隨風旋憶當公未過把釣斯溪

明珠混魚目泛泛計珍妍天將翼姬姓夢寐通精玄
後車載詎晚前徒倒方懸應揚啓戎乘虎貴驅戈鉞
始知被褐賤而有懷玉賢英雄代豈乏今古理俱然
聖朝方捷虜此輩可安邊

斯谿距郿塢相望纔兩舍太師與尚父名位詎相亞
云胡聞公居快觀爭忻詫乃知蒸民燹匪今獨斯乍
貴盛有時來聞望那可假不見東海東洋洋滿不夜
寄語來游人紫名美無價

雨後散鬱園作園在涇治官署

決旬困簿領今日試來窺恰當雨初霽白丹紛陸離

明莊肅公集卷七

呦鹿固昔友白鳥雅所知從余相後先似欲導余詩
亦有鳩與燕啁啾各當時我心良不厭渠意亮無疑
千年魏闕戀莊子越鄉悲於茲已而忘萬物同遨嬉
譬彼虛舟觸褊心奚怒焉怡神大化中靖節真吾師

河汾書院謁文清公祠二首

淳風久云散大道嗟誰欽末流競言詮他岐日浸淫
夫子起西河興衰力能任讀書戒買櫃據德矜懷罪
進退必以禮夷險惟茲心清風動華夏矣命輕南金
時以廝養賤亦克輸忠忱而我獨何人寧當替微音
一倡再三歎俛仰情彌深

玄雲翳白日光景匿以露流目屬昏瞠如彼求亡鍼
不有斯人徒孰抱儒宮珎著書符聖矩傳物慙書鐔
尋若稽古昔允執時惟欽尸居龍乃見淵默雷以吟
聞然日章著惴惴如臨深豈伊邇者流煩詞導詖淫
諒我爲我師能受邪惡禁譬聞古琴瑟斯言匪斯今

贈沈萬川春元

川流雜然萬各各從所之其之竟何底四海無窮期
汴之良有原混混逝如斯所以古君子立本慎厥持
不然湮且塞習坎焉可移余也泊沒久大道無一竊
邂逅識之子道氣盈須臾懷賢劇饑渴冒雪來相師
無煩痛自責重蹈前人爲惜哉歲云宴霜霰紛淒其
逝將還問里婉戀不能辭離居古有然要貴心相知
行矣幸自愛研幾慎勿疑

苦水謠

玄冥一夕怒千里成沮洳清晨揭妻子奔迫依樓居
米蔬集几案行庖綴簷除高閣沉陸海但見木杪餘
風雷徹夜撼傾溜如決渠火電燭帷幔腥濕蒸水裾
丁明破戶瞻面目黎且癯倚欄疎毛髮漂搖天壤虛
高厚果踣躑吾生信變拘僕夫自何處進艇來訊予
解頤神色變一言一嗟吁水從章貢發東會臨汝肝

怒虬作人立奮臂游天衢長吸吞萬壑鱗鱗欣相隨
峻谷遍頽廢况復田與間炊烟入望絕哭聲聞四隅
隱隱林中嘆人命當須更謂予巢小閣猶是安樂區
予謂僕勿語吾方艱以劬大明吾晝叩夜則祈聖舒
頤連書赤子撮土皆徵輸如何不愛寶委之龍蛇菹
吾欲詢耆卜誰聖誰則愚天道亦迂遠吾儕但秋歎
青鳥下南極忽拜中丞書契闊良久顏色今焉如
一 經略勞險愛軀四疆殲虎兇肯忍吾民魚
封奏不停手安得南顧紆百姓解蹙蹙謂公造化樞
明主需公革兩頤躋唐虞天遣公憂釋何患無廩庾
秋風吹露布野人病骨蘇相將問五老長嘯登匡廬

五言律詩

閔子祠

烈主陪臣辟名高繼者微一辭鴻遠逝千仞鳳高飛
祠下山雲暗村荒鳥雀稀廟門瞻拜後回首思依依

哀冲太子薨逝

聖主哀傷口群臣慟惜時凋傷緣底事想像莫知爲
本謂終宗慶翻爲率土悲春秋喜方盛千百應前期

贈題白樺使待漏圖二首

將軍當壯歲轉運入朝頻白馬鳴騶遠黃金飾帶新

朝光分象魏日影動麒麟慷慨長驅意因君與重陳
朱紱承恩渥青春送喜頻鳴弓先世舊受簡百年
新扇影開金鳳爐烟起石麟黃河今木吾歎爲

送趙銀山使蜀取道過家爲其季父焚黃二首

輶軒驅蜀道旌旆渺關河鶴淚霜皋淨鷄鳴野戍多
金書分象魏赤甲動驪歌萬里綠江踰遙應待爾過
有美君子風流嫺在茲名香分畫省負弩足前麾
禮部周王憲衣冠漢代儀幽明均荷被沾洒望蓬池
今第病久無書憂之一日得手書知已小愈喜

而有作二首

汝病經年久常時繫我思池塘春草夢江海鶴鵲詩
歲暮悠悠別天涯睽睽時忽傳消息到喜報細君知
憶爾清宵立與居久不聞一緘真是慰萬鎰堪云
江鴈秋呼侶原鵠晚赴群喜來狂欲舞花萼正紛紛
鄉使南歸憑寄舍弟七首

問訊吾家弟如何關嗣音將微鴻跡杳無乃鯉書沉
烏鵲紛相問蛇龍非我心何時來一字真款抵千金
念爾寢常寤懷親起欲行中宵疑見面明發更聞青
戶靜通河色樺虛入鴈聲此時魂欲亂愁絕不能征

不見爾形久豈癯數問人語言時異態恍惚亂吾心
虛室能生白玄關自谷神近來余會此何日度吾鍼
衝散知相憶何時返故廬虛庸公府繫羈泄至情踈
兀坐思來訊還房閱舊書平安兩字在心緒製令舒
爾病果如何經時客未過形容遙入念夢寐近常多
藥最宜類狎詩篇莫浪歌何當還故里共爾一微酤
聞說丹丘侶沈疴可辟除五禽還共戲雙鶴歡教如
考棧多靈藥巾箱有異書料而能檢拾勿但卧空廬
長安城頭雲合圍長安城下幽霏霏鶴鵠飛急如相
覓鴻鴈飄零何處歸一別庭闈天路隔遙憐兄弟尺
書稀殷勤素緘勞相問臨發遲遲更倚扉

得家計哭弟四首

有客從鄉國傳書達 帝京荆推傷死別珠璣憶親
情小妹家仍窶而兄淚滿傾坐看蘭庭署端祗是愁
城

鑑裂堪重治弦摧可復膠如何同氣子乖絕邈難遭
不分諸飛鴈生憎並蒂桃何須問夜雨悽切始蕭騷
客處悵不樂含情念汝曹爾生空已矣吾意竟徒勞
鬼伯何其迫文郎蚤見招丹心應不化碧玉冀重遭
爾病經年治胡爲竟不瘳羈縻成阻隔顙望失朋儔

痛定仍增痛憂來轉覺憂宗祊單子甚何以豁吾愁
紅心驛取道之廬陽 宣讀遺家累先歸立而

送之賦二首

痴兒猶客外諸婦獨趨庭慰念今先返臨分刻後程
入門應抱哭拊柁豈勝情淚眼看鄉國蕭蕭馬不鳴
諸婦言還日嬌兒立望時歸心劇飛羽使命有嚴期
憂喜關茲役分并起故思徘徊岐路側沾洒不勝悲

送徐遠卿乃翁乳髯公歸隱二首

秋日辭 京邑晴雲擁旆旌舟緣瀛海渡人向鬱藍
行叢竹山中待群鷗海上迎蕭然方域外何羨陸終
生

明莊肅公集卷七

二十

海日輝輝秋可憐徵君高義薄雲天樓船遠下經淮
泗杖履徐看出市廛三徑定勞求二仲後生還歆學
前賢可憐何限鍾鳴者校老歸歟誰共然

八月十五日諸君子見邀天壇李道士院先往

不至率爾漫興

列俊多幽意居然更道侵入門花競發散署客相尋
不見瓊瑤珮惟聞鍾磬音 帝鄉俱是客徙倚對疎
林

送陳通判改貳潯江

鎮徽驅旌重潯江鼓柁新地偏供賦薄俗雜簡書類
君子居何陋斯民朴易馴顏言裨俗化莫自嘆時屯

別盧師商

大雅堂顏甚皇墳誦法稀性從形後失言向畫前微
所貴一書寡伊隨戰勝肥故人君子器相對可忘機
送里人姜子還南

一自牽形役親庭過即稀雲霄空騎望車馬未同歸
有弟憐多病微官久息機對君懷故里極音歡翻飛

同年陳伯舉奉使歸閩兼壽其母貞節夫人

今子中朝貴慈親八郡良秋霜憐往事春日上高
堂庖奉千年壽衣裁五色章 聖朝恩數關分得紫
泥香

題宥氏園亭

名園當勝處坐來清道心地偏市喧遠日午樹陰沉
密竹斜連舍澄潭近帶林西山當面爽氣時侵尋

神山寺依壁間韻二首

石徑通禪寺泉流送夕陽野色含暮色深發發天香
地僻聞啼鳥林空欲奏簫應心一以清此意迷方
水流經絕壑山色帶斜陽石井寒泉滴空谷
頭陀來擊磬閑士自吹簫願其心此一方

贈徐海山

有徐方士蕭然羣世塵山川歸指顧天地豁心神
術有南秘心稀漢澤陰紛華吾亦厭何日細重論

幽谷二首

名區當奧處坐來娛客心修篁動疎影密樹積重陰
魚躍澄潭澳鶯啼道院深會心仍有詠不效澤中吟
地僻多幽事端居澄道心岩花暄白媚谷鳥靜長吟
塔影遙侵漢春朝近帶林何爲苦形役惆悵日今深

壽賈竹居七十

今子人倫秀之翁鄉國耆年情事晚歲美閒居
伯樂偏諸驥秋公更喜棋逍遙仙境時吾老欲相師

江行即事

江行無外事四顧若爲情岸草纍纍帶沙散若星
楊帆驚度鳥鼓枻亂鳴鉦利涉憑忠信舟人勿浪驚

秋日

積雨斷輪軸蕭然圖史謀高梧一葉下窮巷晏然秋
貂敝仍堪綴荷凋豈副求殷勤謝園翁節性豈須收

閒居四首

閒居易天際日日涉林園約以花爲富狂思酒若泉
棒心應見晒相解竟誰憐戰勝知多事因之返自

疎庸成業置耕稼老江干貧覺詩書好愁於杯酒寬
幽花暄自媚荒徑晚相安憑報羊裘侶來餐首宿鱸
歸來何暇事築舍讀殘書意遠江鷗近家貧客座疎
青青窓下草白白盎中魚坐穩忘朝晏吾誠愛我廬
間得邊隅信寥寥闕嗣音登高頻送目望遠獨愁吟
惆悵關河暗侵尋歲月深何人橫朔漠一慰 至事
心

湖上

湖上多幽事居然絕垢氛丹葩承翠蓋白鳥破青雲
鰕菜全堪給鳬鷗盡可群寄言小山侶爾席幸吾分
胡在甫公集卷七

吳門贈徐子

吳楚極周游歸帆趁綠州錦囊隨處滿玉箸故無倚
孺子才何負徐陵譽蚤收他時倘我興桂席爾應求
送日者徐一鑑還江浦

子平先覺者此老亦其家三命深窺奧孤踪遠泛槎
歸心江上鴈客路費過華惜問浮生理吾生亦有涯
秋日莊居二首

擾擾紅塵裏支離過此生悠悠碧山下聊復適吾情
藉草看魚戲穿林聽鳥鳴自惟甘混跡非是學逃名
端居苦煩鬱瀟灑坐中林白鳥穿雲沒青蘿胃必深

身安心自泰塵遠俗難侵憑寄商頑侶容余數嗣音
郊行二首

城居倦時燠方駕出東臯款款馴鷗鳥茫茫隴黍苗
輕颺翻燕麥倒影射鶯條玄白從渠嘆而追作解嘲
幸脫樊籠繫生涯返自然寄情空曠際高詠想藍天
有感恩浮海何人惜逝川年來吾愛我一任室如懸
贈吳道人

老矣吳居士居然古逸民任真時露頂養氣自潛神
暇日看魚戲常年學鳥伸刀圭何日就還許濟沉淪

野浦

胡在甫公集卷七

野曠遙連郭池清近帶園岸花時弄影江鶴晚衝烟
空水還相映虛明倍可憐伊人能領略疑是陸行仙

春雨

春雨上園蔬蕭然掩敝廬給炊聊刈藿種樹旋尋書
竹暗歌中入蓬深荷鐮鋤謀生原自拙外此欲何如

夜坐

宴坐倚欄楹閒愁對月生江湖雙鬢短天地一身輕
野馬隙中逝征旗裏驚驚浮生知有幾自怪尚無成

步園

荒園無長物近市有幽林曳足步科頭倚樹

鳥啼渾谷口魚戲只波心爲報南鄰客幽期合共尋

晚霽

積晦彌旬朔今辰始見天曜靈回海駕蒼翠滿山顛
盆草青凝滴檻花紅欲然貪幽忘盱眙非是學逃禪
盧肖菴諸君子携具見過兼枉以詩次韻答謝
世態翻雲兩君情常晏然清談能竟日學道自忘年
喜有金蘭契慙無白雪篇蓬瀛看咫尺笑語接群仙

春日山行過白雲菴二首

春日恣山行蕭然無俗營川原勞極目風物適怡情
白水寒澌帶妍花麗樹迎幽巖泉已洽誰復羨朝纓

千峯深隱寺萬樹遠參天地僻稀塵鞅林空積瑞烟
金波含露轉寶鐸挾風傳穩忘朝市長安何處邊

晚春游斗山因訪前峯南玄二丈二首

春晚極幽尋遲回愜道心苔痕上絢色氣滿衣衿
風轉巖陰合波澄雲影深笑同小山品茗共登臨
避世吾何敢耽幽興轉長魚龍喧大壑元壑狎回塘

徑草含芳潤巖泉噴玉光寄言車馬客此處可徜徉

上元後於白雲禪菴餞別畢梓石明府奉待不至阻雨信宿得一首因呈梓石

暨息招提境琴尊淡作徒茶烟浮密竹香氣藹中

細雨寒花出道風旅燕通居行均謂客且復置前途

擾擾堪爲嘆悠悠此避人山行無俗侶巖畔足清芬

凍柳初勻綠暄花欲媚春是中閒可坐何必慕通津

雨雲暗江村長雷竟夕喧翠嶠翻白浪丹宇動青尊

慮澹渾無事天全自不言却憐形役者皓首戀華軒

落落荒山裏幽花競蚤芳一燈相晤對雙樹許徜徉

寂寞真爲樂繁喧祇自忙塵容將俗狀一切付空王

禪宇依丹障雲亭敞翠屏窮簷村釀白寒雨佛燈青

柳着黃金色松垂華蓋形此中吾欲老何處欲移銘

積雨空堂夕蕭蕭烟景沉暗香來曲鴉寒聲滿疎林

徑滑苔錢密泥融鳥距深倦茲岑寂境真洽隱淪心

過雨山逾淨經春物自華焉知羨台鼎且復話桑麻

麥壠青青茁園蔬細細芽未須游汗漫卽此可移家

隔歲春先到逾年雨乍來颺系滿天地含閨及根莖

野色披青靄池痕上綠苔不曾聞弄笛忽已落江梅

蚤春芳意動迢遞陟雲岑寂歷川原曠蒼茫烟霧深

使君遙在望地主若爲心只隔山西畔林昏不可尋

白雨飛青嶂丹丘隱翠屏溪明疑瀑練道阻不聞鈴

萬樹籠烟失諸天向晝暝竭來成久坐贏得寸心寧

尚友堂前杜丹盛開承趙雪屏高東玉兩太僕

豈是楊雲宅高軒並駕來詔一作堪賞芳杜復半開
共惜流光逝其如暮色催一作分意無限惆悵隔城隈
綺世橫疎牖嘉賓次草堂供一作秋無厚味粗糲媿時芳
校輶慙于拙揮毫羨子長華篇多麗句何負此濃妝
秋日同戚南玄渡江游宿長于諸山寺往來數

共思塵中駕來遊。行。山茶烟和霧。裊松影落衣斑。
滿目窺元化。冥心悟大還。居然方域外。豈復畏衰顏。
秋色江城暮。芳餘晚更榮。蜂簷花影碎。鶴徑竹陰清。
月在巖公喜。聚。卷一

倚樹看雲度穿林聽鳥鳴小亭閒可坐聊復得吾生
侵曉發江邊輕帆背日懸含風萬籟寂浥露百花然
一笑紅塵外長歌綠水前傍人似相訝此輩豈神仙
野寺臨江嶼禪房傍石坪苔痕侵履冷林影入簾清
淨梵花爭墮菩提果自生未須論得喪萬有一浮萍
秋日向平原寒芳夾路繁烟沉丹渚合風裊翠濤翻
墮葉飛晴雨遊絲媚晚暄居然慰幽獨心賞復何言
勿憶長于勝飄然一舸東黃昏明繡壁玉露濕
閣道青山外江流白露中還期思遠筆一笑也
隨意坐穩提庭閒草自萋形容驚老大身世等閒

解帶槐烟午鉤簾竹日低悠悠妄日晏豈是色塵迷
清秋貪利涉早飯出行游破浪舟偏進衝潮葉倒流
世情空白髮吾道付滄洲楊柳爲者何如狎渚鷗
祇院松風午禪扉竹日清法王說偈老衲靜翻經
梵果看疑墮天花頃會成還應落妙理無滅亦無生
一片聲迢徂方舟桂楫揚喬楓上密楮高柳下疎黃
落饒悲身世澄懷對莽蒼如何夸毗子竟日苦攘攘
桂部秋逾淨荆扉晝不開雨花飄法界淪茗坐清齋
閣外江光動簷前樹色來禪心與鷗鳥終日共徘徊
秋日憑高閣無朋獨舉杯萬山遙掩映一水自縈迴

華宮寒仍淺江昏霧未開百年能幾度臨發首重回

仙徑轉參差芳華更陸離人行即晷盡鳥語一填觚
意適形非我情通爾是誰悠然驢背上天地總蘊蘊
野色丹楓冷江光白鳥明鳴鳩破午寂落葉點衣輕
仙梵花前見清齋樹底行自緣求慧果非是學長生
踏英私自好芝樹晚多姿曲徑松煙煖迴峯竹日低
山光隱梵閣塔影倒僧居寒雲共樂區區事盡知
丙午冬十月上旬承柯公太守招遊白雲菴

脩友雲亭成太守題曰雲林深處朝發城

迨乙夜始克還道途往來得四首錄似梓石

朝

冬日喜晴暄朝辭郡郭門山希鸞鳳舞村僻市朝喧
白露能遙嶂蒼烟上曙墩未能凌碧落且復駕柴軒

午

行行望中野原隰莽蕭森日覆青松麗山迴碧澗陰
晴光浮麥隴霞彩散雲岑幸接英賢飲欣然向竹林

暮

落日川原暝斜光隱石森犬將奔驥吠牛帶夕鴉歸
盤露涵杉影金波弄竹輝山行自有樂益悟昔賢非

夜

落木森如東空山夜正初星光杪底動樹影月中踈
興洽淹歸騎觴多止佛廬亭成親灑翰誰復使君如
東平王岱麓方伯懷寄三詩迭次其韻和以爲

謝

憶昔懷銅綬叨承令哲知循良慙漢吏薄劣負明時
客部論文誼并臺感舊思即今成棄置惟歎學希夷
漆園甘素隱惠子獨相知豈非用冰關亟失時
青雲憐蚤達蓬髮劇相欺問我來意悠然念或悲
冲淹王佐器別久劇余思西北風塵隔東南汗漫斯

讀書勞遠寄標格迥吾師黑髮薇堂長飛騰未覺遲

廿年京國舊一札慰相思白屋今增飾明珠豈暗

期詩書憎命達章句愧人師多謝瓊瑤贈衰頽謝較

天行且上微省暫爲停人昔親彤史名猶列御

君若王須補衮帝子待積經自笑滄洲客猶然醉

未醒

應龍方極目驚駕久先停霖雨煩相作鞭華幸見屏

心徵懷至性伯始媿明經覽岱心全切浮雲夢已醒

送王判入賀萬壽二首

曉日動行旌蕭蕭班馬鳴簪裾盈祖席騎吹繞山城

到放華封祝歸携寶璽榮賢勞無置歆身世喜清平

南國有佳人青山綠鬢新官聯五馬貴心羨一狐貧

赤手趨金陛精意向玉宸千秋吾有鑑煩爾爲

敷陳

齋居二首

水落江城暮空齋坐息機物情齊塞馬吾道付漁磯

調息心常泰勞生事漸稀飯蔬仍易飽舍此欲何依

蚤歲傷庸劣連時耻曠療輕身覺春累重興仍緊

易得憂時淚難爲逐俗勞勞竟何補贏得鬢毛

集 91—299

贈曾居士

念爾醫林彦，儔人未有倫。專精研素難，鑒貌得君臣。
摘井時分汲，瓊漿祇自珍。蕭然塵境外，思邈許相親。

奉挽龍湖相公四首

勸哭長沙傅，懷才竟若斯。艱難誰共濟，禍亂爾相知。
聖主哀良弼，群公想令儀。蕭東閑閣國士幾人悲。
虜騎龍沙北，蠻烟大瓠西。至尊憂甲冑，萬國望雲霓。
竟逝矣，公何忍傷哉！世共悽悠悠，蒼昊杳何處。問端倪。

危言曾諷 主雅志欲匡時命也才難遂天乎世豈

知雄文江漢水遺像鳳麟姿可惜如公者龍蛇竟爾

先朝李文正亦產相公鄉功業纔如波榮名總未光
高才堪輔世願景促炊梁成敗應難論誰哉覺短長

代贈六峯唐氏昆弟

翩翩棠棣萼，鄂鄂擅華芬。課子今絃誦，娛親遠市氛。
金尊時款客，玉筵羨超群。何日還傾蓋，春堂爲剪芹。

山居雜興十六首

野田蚤有分，在野穡爲珍。感慨人誰歎，此身
無不平子賦，賴有李應尊。寄語知余者，荒居誰與

道在靈憂病，心閒未有貧。六經原注我，萬物總關身。
隱几花千樹，看山石四鄰。儵然無一事，疑是葛天民。
無計干明主，蕭然偃竹扉。澄心知我貴，閱世覺前
非。刪後詩難讀，禪餘理入微。耻將談劍術，還使俗情

譏

老態行年覺窮愁，與日增貪幽。時倚杖愛景，自篝燈
有暇親玄侶，無營類野僧。倦來還面壁，不是學盧能。
石田藏曲塢，莎徑逸荒村。白日閒扃戶，青山靜帶門。
地偏忘監櫛，客至話寒溫。不是嵇康傲，隨緣度晚昏。
世與年相值，窮將命不違。悠悠聊遣興，嘿嘿自忘機。

南畝無禾麥，西山有蕨薇。黔婁還可與，吾欲與同歸。
王恭無長物，甯武有愚忠。未幾逢東郭，從知肖北宮。
家貧還種秫，韶散總禁風。偶學糟丘侶，人稱是醉翁。
我聞宗旨秘，言下本非奇。道體有無際，天機動靜時。
幾希未易辨，端緒豈難知。試看途人子，能將此意推。
騎鯨游汗漫，捫蝨話酸辛。異世誰知已，迷途幾覺人。
此心通宇宙，六籍散精神。珍重無言訓，天平萬物春。
感物傷華髮，臨食愧玉杭。兩間真竊食，一事竟何成。
無寐籌身計，長齋養性靈。朝聞如見許，萬有一浮萍。
年齒樛蒲暮，山林葵藿牽。壯心增短髮，白首戴青天。

世局江河變吾心日月懸未應垂老嫗毀節異人憐
勞生非吁願屢空自相安世路崎嶇極人情風雨寒
孤琴遠獨抱長缺向誰彈肯學齊人氏施施遠乞蟠
新月上簾鉤宵寒擁敝裘喜無尚子累柰抱杞人憂
此屋愁師旅傷貧怨斗牛何時還大有一使粟如丘
幽懷鬱不開歲序蔡相催短髮梳難整雄心老自摧
河清還幾日海岸飛埃惟有無生學能令萬慮灰
烽燧何時定傷心四野貧誅求寧有法盜賊本斯民
論道三公貴提綱萬事馴卑潜何以棟啓佑仰蒼旻
盜賊乾坤滿詩書魚魯訛卑微奈彼那淺薄更如何
萬事有樞要一言關衆多正心燕正俗百代仰丘軻

贈孫徵君荆

年來吾愛我暇日每端居避俗防戈戰投交枉佩琚
卿金能作賦映雪不觀書乍見旋言返高篇謝啓予

霍丘曹子竹谿過訪賦贈

念爾能余顧衝寒匹馬來文章誰見貴道德世應猜
濁醪慙非肯蕪篇勉為裁四方多戰壘還藉出群材

石好換兵時
愿武裝試

贈祁門謝菊潭

夏仲來吾土冬深返舊廬一簞仰自給盡日不觀書

坐穩蛟龍見行吟鳳鳥如程門推顯道矜宇久應除
贈新淦馮相士兄弟兼訊念菴年兄馮著其門下人云
空谷離人久欣逢小大君清時曾竊食人道愧無聞
耕鑿古將老飛騰別有群因聲寄仲素何日細論文
有懷吳雲泉副憲

英楚相望地空山重憶君幼清原有道處嘿豈無聞
要路吾何意窮途爾不群春來期買棹江上挹華芬
始發家園至南郊見新苗蔽水光滿田疇感念
佳歲之阮喜賦

逐客歸田里頻年半苦饑蛇龍成在陸魚鱉苦無依
此日看青滿登塲願國肥盈盈南畝色光滿菱荷衣
阻雨於高離店農家留酌二首

江野春雲麗亭皋莎草青輕霞籠翠樾潦水浸魚汀
一笑紅塵隔開尊白雨零農談忻竟夕相與締鷗盟
細雨江濱路遊人不解愁古今同逸旅天地一孤舟
浪跡漁樵伴從心鹿豕遊寄言朝市客吾已足行休

華陽洞二首

磴轉青蘿密泉迴鍾石涼陰陰含夕霧淅淅灑春裳
洞古靈芬闕仙遊草木香塵襟忻此豁欲去重徬徨
福地迴塵鞅玄淵倚瑞巖真仙應此住世慮合敷芳

玉璫掛丹室金書題石函藏修立有心明發別魂

金山寺一韻二首

翠巖二天接登臨四望縣水榭金刹動日抱寶珠圓
鷺嶺浮江嶼龍宮闕海烟會須登覺岸一爲了諸緣
古木籠蒼藹寒潮帶白烟江流分更合山色斷仍連
八極靈遊二儀風雨偏市塵纖不到此地可安禪

酌中冷泉二首

試酌中冷水閒參大士禪澄空元善利玄濬自高賢
太極函三地寰中不二天悠然斷塵想此外欲何言
弭楫青山畔開尊白雨初塵氛看盡滌冰雪亦空暑
抱一知無垢資深迥不虛平生不染意就爾欲移居

東坡祠二首

白日荆溪路仙祠一繫舟入門瞻氣槩遺像儼風流
種橋心何蚤買田志未酬斯人今不見何以豁予愁
今哲吾心仰茲來喜扣關高文懸皎日舊迹寄空山
百世師模在當年遇合艱憶公諸疏草不覺涕橫潸

二泉二首

昨買梁谿棹今來試惠泉色將天共湛名與實爭先
輝映疑銀磧清冷望碧淵塵昏并俗妄總爲一時悞
浪跡從吾好靈泉副昔聞融融占地脉歷歷見

不獨縷堪濯能令意自欣祇應金薤露可與爾同群

靈隱寺前飛來峯下眺望

繡壁籠蒼靄雲峯盡錦城漁歌湖岸杳僧梵竹齋清
遠樹懸疎雨澄波漾碧珩悠然塵想斷此地可逃名
天竺晚歸靈芝寺宿

山窈路迂斜青天散綺霞崖傾雲作蓋風急晚飛花
塵世誰非客空門總當家未須人我相隨處是生涯

飛來峯下洞中小坐

靈峯看歎蕭羅洞宛幽居已覺塵難到從知俗自祛
避喧聊適性會意不觀書信美堪長息誰能結我廬

承近山太史座主臣石春官舊僚招飲西湖晚

泛三首

明月照湖天幽人恐遽旋遊魚時戲藻歸鷺晚衝烟
棹倚金沙淨尊開白石妍何當凌赤嶠高詠卜居篇
一舸西湖上蕭然泊近村丹光下波底玉氣接天門
洞牖風飄席浮觴月滿尊祗應訪玄度幽事與同論
紫纜垂楊側洲前滿泛觴星光懸皎彈霞彩印階塘
霧散紅塵歇風移白芷香詞林稱一妙何幸挹餘芳
度天姥有懷里中諸友

昔賢勞入夢而我獨孤征萬疊雲峯出千盤鳥道行

樹杪聞海維江聲何限憑高意臨風念

天台舟中有懷唐荆川內翰

雙樞行不極華秀望中分碧水環丹浦青山貯白雲
樵歌川際落禽語坐中聞尚想吳門約今人遠憶君

天台縣西乘舟至台郡二首

曉遠波澄涉澄川喜帶清冷毫可察迅急舸還輕
獨宜眠食兼之適性靈滄溟看欲近乘木快斯行
徑轉全無岸客迴曲抱潯搏空雙鶴下抱葉一彈吟
靜影深沉光滿散金江流平若此真得遠遊心

台州小湖

湖在縣公集卷上
疏牽纏吾生放浪餘烟霄飛白鷺江淑簇紅蕖
雲影尊前動人家郭外疎此中堪避世誰爲結吾廬

十三日夜舟次姑蘇見天際雲霞萬疊五永輝

煥千狀備具光動川原持黑帶日至今人目

炫情怡未幾銷賦感賦

日暮促歸鴉高天照夕霞江張綰綺白渚散金沙
海上丹鉛積窓中綵縷餘少焉有歎滅何異彼繁華

姑蘇城外夜泊感事書懷

望浮雲迤東流巨浸橫乾坤
照何方樹猿啼此夜聲途

丹過吳門回望雲間郡閣有懷畢明府

西澗草依然孤舟野渡邊芳華空自好幽意竟誰憐
白石名仍在滄江譽更傳未須嗟屈抑吾道本皇天

挽同年皇甫少玄

有美吳中彥論交千載餘風流玄晏後氣格建安初
常擬能經國誰虞奄卽壘諸郎看袞袞天意亮盈虛

挽同年袁君谷虛

吳中白玉樹令譽蚤知聞方駕吾何有丰神爾不群
清修常遠俗豪爽更能文今日臨丹旆傷心苦憶君

挽陳我齋年兄

吳下稱多士吾兄更鮮倫文章元粟帛標格出風塵
年邑知多譽爲郎益自振考終應不規我輩失交親

哭王堯衢內翰

勸惜龍蛇運淒涼鵬鳥篇故人今若此吾淚歎潸然
鴻寶空留帙驚坡蚤失賢斯文誰羽翼消息問皇天

錫山道中與同遊作

江鄉周覽處隨地有樵漁花鳥謳吟裏乾坤睇望餘
風前聊扣角蓬底漫歌魚芝蕨山山滿相看可共茹

用韻答贈呂沃洲道長

君家讀書處花木自寅緣整沐存吾道幽居豈尚玄

臺資公典望人仰伯恭賢倉卒離筵意何時許重宣

歸次會稽仰見新月念老親閭望惆悵懷歸

歲月何超忽關河真阻修海雲迷楚岫鄉月挂江樓
悵別應相念懷歸可奈愁無能生羽翰蚤即肯甘謀

觀流觴曲水池二首

淙淙無滯畧泛泛有恒期暗與歌聲協潯將樹影移
疾徐平應準宛轉曲通池自適幽人好還同哲士規
含靈符上善逝者有如斯屈折同河漢逶迤學字移
憂時腸竊似隨物應何私直道終堪守侯封自可嗤

觀競渡二首

湘陰縣志卷七

七

東井日初旦江皋節候新龍舟時欲動魚麗勢方陳
奮擊三軍氣流觀萬眾新靈均何處所閱罷轉傷神
百機紛相比群龍儼若翔風雲常自滿魚鱉故深藏
鱗甲光相映洄波氣益昂維然歌並慘似怨楚懷王

漢江舟中

從黃還沔郢鼓枕漢江濱游沫分仍合群鳧亂自勻
樹側遙窺舫堤回曲抱津倚船聊寓目撫檻一長吟

過洞庭二首

漢沔方乘泛湘潭此薄游湖心平可槩山色翠仍浮
帆影參差動歌聲遠近流客愁一以散更上岳陽樓

訪三湘勝楊舫向址還

嘉野濤勢近懷山

風起帆檣集烟真鳥雀還勝又址極目一為破愁顏

哭王拓湖郡倅五首

嗟余匪漆吏惠子獨吾知契闊勞相訊文章謬見推

高情膽可照短詠語堪悲落日江湖迫懷賢淚若糜

三子三吳彥斯民未易齊文章懸白日標格俯晴霓

謂黃流器俄成濁水泥懷人不可見揮泣灑丹題

觀名儒行西曹老吏儔世人知己淺吾道竟悠悠

息青琅案傷心白玉樓淚垂黃鶴渚何日到湖頭

唐詩才名著歸川節行孤鵬軒今已矣鶴駕竟何徂

舟旒途人痛青萍國士吁諸賢相繼殞造物覺模糊

吏道嗟逾下文園誰鉅工魚懸官寺冷鵬集講堂空

豈直交途斷還悲我道窮傷心成短賦聊復見深衷

自武昌泝流趨岳

將渡橫楚瀕檣喬泝江潮岸草承珠側林花著雨嬌

鳴榔過洞野鼓棹入烟霄却恐風帆便重侵鳥鵲橋

冬日晚行

前旌隨月轉宵幃帶星移城闕林動蕭蕭朔氣

咽河連野燒濁露滿征旗村迥淒涼總倍

嘉魚道中

嘉魚道中

谷子悲行役他鄉怨別離一建西澗草二復北山詩
信美非吾願懷奇竊自怡相將訪鍾子永晤賞心期

岳州分司夜坐

向夕濯塵襟軒除試一臨漁燈雜市火雉堞隱楓林
入座山平挹連堤水半侵蕭條人吏散閒聽隔江吟

岳陽樓二首

森森烟波潤魏樓觀崇餘霞圍樹紫返照射江紅
故國浮雲外新詩白浪中先憂吾有志長自仰高風
久懷岳陽勝今得岳陽遊天曠通連水湖平近帶樓
星躔翼軫接生意野塵浮泛海吾何敢濡衣竊倍憂

弔屈子二首

美人何處時公子未云旋悵望湘潭水含凄賦頌
孤忠君不寤太繁世誰憐祇有心如日悠悠長共
蕭艾時屬握江離衆共遺以茲君獨痛故致我尤
雅志三仁合流風百世師素餐與芷切坦切予思

弔賈子二首

賈公當日俊輔世有雄才國體能深達群情故見猜
絳侯無足讓漢帝却堪表宣室空前席蒼生誰共培
南哭龍蛇運含悽鵬鳥吟升堂譽已泯幽道暮尤深
以子猶淪棄如子轉陸沈獨餘太傅集百代使人欽

懷化道中

遠道疲行役空山慰寂寥乳聲千葉動嬌翼一禽遙
出清泉注曉曉石更饒崖氛芳此歎心賞詎云遠

長沙江中

桂棹之南浦鳴榔泝晚潮帆檣緣岸動烟靄向人饒
水浮孤嶼長虹暴絳綃楚魂何處時吾歎重爲招

大荆驛

地據荆湘畔人從巴岳來捲簾疎雨入冒水密荷開
草色閒侵座江聲暗隱雷興來思作賦慙愧洛陽才

桃川宮次韻二首

山岵泉流急人稀烟景深芳華聊旅思高樹對閒吟
却有耽幽癖其如拯溺心憑欄聊假晤落日此登臨
西山丹洞古樓觀白雲深野鶴盤空下江猿擁樹吟
地偏稀外事坐久愜幽心荷服終當製行歌此更臨
鄭家驛亭子翠桃川

地據山川勝人將圖畫看軒窓背江潯草樹失巖巒

遠眺皆成趣高歌總盡歡桃源何處時回望路漫漫

辰陽道中

巖險窮躋降汗漬苦邇洽那知此道踞別自一山川
消偏煩馬溪回總礙船由來向帝旅故致動

辰陽分司次同年陳金憲壁間韻

揚舲遙距楚懷轡復趨辰萬折千盤路迴腸百病身
驛繁乘傳吏獄滿負租民擁節慙無補何如學隱淪
過伏波將軍廟二首

實創思橫厲明珠惜暗投功高身不賞年往跡空留
名與滄江共心將白石儔 聖朝方遣將焉得爾公
侯

憶昔臨沅冠軍容動五溪旌旗迷曉日戈甲耀晴雲
覺鏢君同負猜嫌主自迷至今銅柱外勛業孰能齊

五溪

五溪風景自宜人草樹紛披秀巖崖簇簇競新
亂淙淙齒齒齒文翼舞彬彬峒長晴來候候稀林杪

馬底驛

撫劍忽不樂悵然悲遠行蚊蚋入夜武襟襪觸炎征
鬼魅欺徒隸蠻烟暗壘營如何更南逝萬里遠提兵

發馬底驛趨辰

詰旦浮沅水風光媚旅人丹霞遙草樹縞瀑掛嶙峋
日上千林動花開幾樹誰知禁軺宅此日是通津
訪楊聞山太常兼奉謝二首

驅車過勝壤休軼訪幽人群芳間侵戶園廬近帝

消言終永夕大雅竟為鄰讌罷忻投壁篇篇語意新

天雲樹杪烟渚客程邊皎皎明河靜輝輝卿月圓
奇余愧晚抱朴爾忱玄世故方猶未如公可晏眠

次羅舊堡

時人小壞公私廬舍甚
開井蕭條凄然滿目

部踰重險停車日欲昏成更屯廢塢津吏出城垣
瘡犬迎人吠饑鳥搏物軒那堪憔悴極驅迫事靈殮

船溪道中

只緣躋石磴宛轉渡江濱川合沅湘水山連衡桂雲
荒闌深自媚瀟瀟遠逾分行役嗟猶未離愁日易曛

峴山祠

峴山祠集卷七

器

趨裘旬休徒陟峴端祠亭臨路結軒檻對江安
道傷逾迫公才嘆絕難雖微當日碣吾淡欲汎瀾

習家池

家舊池館幽枕峴山陰瑩可清心骨寒將規瑾琳
光浮樹杪日氣轉鬱陰倏仰成遐矚懷人思不禁

於武當山五龍宮眺凌虛岩

岩閣迥凌虛神仙舊此居靈文空玉簡玄旨漫金書
絕壁烟霞動層巒杉檜疎乘飈亦何益且復憇蘆廬
固原道中會同年郭似菴兵侍郭時謫成

臺省他時別于今幾歲年風塵空裏想江海各風烟

乍見難爲別重逢恐未然與君俱白首尺素數相傳
天地雙遊子 朝廷幾老蒼豈知俱暮齒同此憶爲
郎紫塞驕胡蔓黃河通賊狂蓬萊原福地歸去老耕

桑
六月十七日夜沅州分司坐向蓮池次池上韻

炎宵逃鬱暑閒館肅層陰以我忘機意知君不染心
火螢簷際宿莎羽月中吟忽漫涼颼動蕭然若在林
夏日同東河趙少參登鳳翔府城址樓眺望

首

關右分麾日高城屬眺初重巒奔迴合流水曲紫霄
壯去涇原近南臨漢沔於千秋形勝在寂寞鳳鳴餘
層巖栖薄霧高棟納涼颼地勝青林接天空白鳥儀
益門看咫尺秦嶺詎威遲俛仰賢豪逝蒼茫空所思
雨後水泉寺池亭宴坐二首

堂居苦岑寂乘興款巖扉鳴雨朝來歇寒泉靜不飛
花陰閒入坐荷氣暗薰衣坐久忘言說愈令清道機
一自爲形役勞勞愧道心碧山看歌舞白水契逾深
隱几聞清梵焚香對遠林平生丘壑志良此愜幽尋
已未八月十五日以防秋之後在原州大明浦
日夜不止會當月食塊然獨處感事懷人得

五七言律十有二首

塞雨重垂注邊雲淅淅寒清輝如有惜泥潦幾時乾
望 偏苦希賜食屢歎願教今夜魄莫不在長安

二 琅邪道宵行見若茲距今凡幾月又復儼如斯

巨測 意堪憐蟾兔悲朝來倘開霽瞻對豈云遲

今春二月十五夜月嘗
食孟於琅山幸見之

故園當此夕滿地競歡娛豈意西垂夜冥冥兩塞金

幸稽胡騎入且共萬方誦誰念披堅者竿竿木授禰

朔氣傳金析邊聲雜暮笳空聞篩白雨寧復見黃花

濁酒誰同醉丹砂謾自誇晚來幽興極真欲泛仙槎

今夜關山月寰中幾處明已看風雨妬更值浸氛生

素魄寧無恙臺標本自瑩諒應听夕霽長代曜靈行

白首家何在黃金藥未成那看風雨夕更聽鼓鼙聲

撫事聊興歎憂時謾自驚薄田西澗曲還欲課深耕

遠憶叢叢桂橫鋪金粟花豈知羈此地東望邈天涯

雜虜真無賴邊氓良可嗟匡時空有策誰爲達 重

華

無事開成縣原故爲蕭然蚤罷衙沉憂添白髮生事

想黃芽飛藿隨流水冥鴻續斷笳浮雲奔如結愁緒

亂芬麻

南去聯翩鴈嘯嘯時夜開已因動羈思益自念同群
異域孤臣淚寒空萬里雲雨中不自禁相次轉紛紜
懸溜增羈悶寒蛩代晤言懷人不成寐對酒強爲歡
真覺虛名累深思老圃安會湏小有洞高枕接羲軒
家有洞余
家園所有

去年對月江沱曲此日看雲邊塞頭極知人事原無
定遠意交親可自由青海烽烟連紫塞黃河風浪湧
朱駟時聞虜將
浮馬以渡民生國計真無那且覆村醪慰旅
愁上元風雨中元雲董稚相傳舊有聞豈是斯人貪
賞宴不應造物故生分黃池會後兵旋及白馬盟成
朝莊廟公集卷七
雲自紛怪得功成思辟穀留侯詎獨厭人群

杪秋登固原東山嶽祠二首

秋晚升東阜千峯入望新高城臨水出遠樹入雲躡
野曠雄三輔天清絕片塵誰知邊徼曲風日轉堪親
崇構東山上飛甍天際頭烽烟十戌夕禾黍萬家秋
紫塞紅城接黃河址面流寄言諸將帥戎馬幾時休

登麟遊城

千載麟遊縣寥寥又息遊觀風聊命駕斜日此登樓
地僻歌鴻鴈山空散馬牛寄言司牧者湏作富民侯

岐山周公廟二首

多方已弗靖二叔更流言向徵忠渠聖致委裘
白鉞安宗社金縢格帝心予江海士今幸及公門
憶昔茲山下徘徊處大將時樂鳳自下岐周
聖聖其揆一繩繩故不憂仰思付且意今古幾人傳
自實雞益門鎮入棧道至漢中得五七言律各

四首

攬轡經重險遲回重有思英雄割據地朝野晏安
時懸瀑飛晴雨流雲繞翠旗山靈似不厭暖日漾輕

遙遙趨蜀道望望入荒陲絕壁迴猿嘯空山佇鳳儀
胡莊廟公集卷七

時平罷金鼓賦重苦蠶絲寄語來游者斯民良可悲
鳥道青天上登登踏不迷江鳬晴弄影海燕語啣泥
木柵防豺虎雲峰吠犬鷄野桃相競發苑是武陵溪
百轉蟻行磨一官羝觸藩行蹤傷老大劇苑任悲歡
但覺塵寰隔信知天地寬無因共知已停輟一盤桓
綠江迤邐散龜鼉碧水滄流湧白波市遠固應無寇
盜山空隨處有樵歌垂垂野竹分蒼靄裊裊晴雲冒
岩蘿漫道鸞凰求友意寥寥千載慨如何在入鳳
石欄棧閣四徘徊巖壑千重萬重高樹深深舍宿
雨晴宵殷殷沸春雷星河心尺天浮動雲岫參差徠

高伯負 風貌何許乾坤極首一盤回

山行真亦有前緣 霧穿雲裏復何加 層層低拂

憶飛流滾滾亂奔川 劍門見說仍稱險 函谷從知未

是堅秦蜀地形今 古勝中原此日市 山行已自水多奇 况是關南二月時 翠屏矜麗

藻柳從風 絲寒流細細調 必好鳥時時送 酒危意洽 今意王佳江關何事動愁思

宿少社作二首

一宿菩提境 冷然見此心 孤燈懸皎日 朗月挂疎林

法印曾何相 真可尋 廓然無聖意 誰識頂門鍼

胡莊肅公集卷十

石壇紫碧夢 清陰樹換六朝市 山開諸佛林

靜知群動 華深數葉分花地 因窺東渡心

嵩先生像

伊洛山川會 松高天地中 世將聞道秘 人自挺豪雄

才可姬公並 窮方尺甫同 衣冠存 佛何幸挹流風

朝陵危從和桂州公韻二首

踟躕移象輦 穆穆見龍顏 王氣浮仙仗 榮光滿

壽山東皇名太乙 北極位中間 自喜叨陪從 恩

澤露還 鮮影開晴書龍光 聖顏六龍 萬

南山扈從雲霄上 神仙烟霞間 松楸貪寶玩 日晏忘言還

廬山二首

占利披霞上 繁花映日開 飛流疑卓錫 驚浪隱轟雷

地接星躔近 人從畫裏來 不知瀛海內 何物是蓬萊

名嚴貪入望 下里繁幽懷 可奉觀難急 更堪鴻鴈哀

烽烟早已息 機杼亦相承 問俗聊紆軫 仙靈應見陪

兩後過姑壇二首

風塵勞望眼 聊復問仙源 瀑迥遙連樹 川迴曲抱村

道人鳴法鼓 小吏肅肅坐 久忘機事 江鷗靜不翻

軍書紛仰至 蕪塞此心源 命駕聊謀野 穿林遠過村

泉香仙客飲 孤熟野人飡 歸路微颺動 新荷隔水翻

贈朱山人

雲間高卧客 乘興過環滁 揮塵人爭集 探囊藥不疏

還愚甘避俗 衰晚欲從渠 何日仍玄侶 丹丘振玉琚

春日王內泉高東庄潘春谷招游晉祠

占廟春臨勝 靈湫晚望分 驚湍飛帶雨 野暗蒸雲

地是唐侯國 碑餘雋業文 千秋祇如昨 感歎竟朝曛

盧肖菴聞太原虜困有詩見懷次韻答謝

塞垣搖落候 徙倚數登樓 朔霧連天遠 悲風動地愁

迂疎甘放逐衰病歎乘桴多謝同袍客懷予及素秋

聞倭賊寇錫山有懷鴻山華學士

世路嗟如此巖居豈自如野人同失馬學士久焚魚
烽火遙憐汝篇題近啓予兵戈何日定一訪碧山廬

寄史玉陽二首

憶故仙潭舸回頭已七年形容共老大南北各山川
牽榭應無恙文章豈浪傳會須携玉軫彈向白龍天
世事傷多故生涯喜共閒不堪饒白髮何物是玄關
歲月驚飛鳥雲林瞰一班願因小山侶振珮出塵寰

寄荅安子靜年兄

念昔輶車北題詩問故人片言出肝膽滿紙見丰神
世路何嗟晚人情更可論祇應老巖際猶自得天真

寄舍山年尹

春曉多幽興監輿到處行野人無束縛仙吏有逢迎
一飯情難忘千金報未成南山看咫尺極目翠雲橫

問凌宰

問訊全椒長今來意若何極荒應斥俸養士不論科
作賦相如並彈琴宓子過經時不相見示疾豈維摩

寄天長楊尹

尹故文貞公後

君出名賢後流風總未賒理人如種樹憂國不携家

駟馬輕肥道金徽破里哇子雲門下士凡得幾侯芭

書居世張氏遺翰

環與淮淝接居鄰 門邊烽火憐往日流亂是何年
喬木人家少遺言 獨全靈光巋矣在把玩仰前賢

寄胡演南

不見同宗子今是幾年風烟雙鬢短鴻鴈兩心懸
大節吾知 奇情世 孰憐聖途原坦蕩任爾好周旋

寄懷陳東阜年兄

不見陳琳久宵分夢思路難長作客宦拙得閒居
何處非吾土登樓且賦詩故人頭總白風便一絨題

雲隱道巾

石跡晴疑鏡柴扉晝不關樹交香不斷花落意俱閒
白鳥寒烟外千林夕照間翩翩仙侶集貪賞不知還

雲隱寺

昔古不知年峯廻曲抱川雲深時住鶴春老日啼鶯
靜覺諸天近晴看法雨懸架柴相送出恍憶虎丘賢

永寧寺水末亭二首

臺畔登臨廢烟花四望同崩湍飛木末香雨墮江
鷗鳥機心外雲霞佛界中 觀世得無

盤空上烟霄入望深天花浮水杪雲影下

燕坐諸齊物澄懷識道心更聞清梵曲遙度碧山岑

栖霞寺二首

遠上栖霞寺空山鳥道微翠巖橫地出白石返泉飛
登古苔錢積年深繡佛稀時逢戰勝者相對總忘機
地遠紅塵斷山深白日遙青蓮開寶地端榜嫩旋題
世路多愁苦人情覺險巇何如巖下卧相與結茅茨
送王竹涯訓義鳥

州縣多勞事膠庠可養身遺經天未墜帝則古常新
烏鳥猶知義儒生豈闕仁西銘成物意好去向人陳
寄陵藻泉

初在肅公集卷七

市遠花成障山深鳥弄絃碧烟橫處斷短笛咽中圓
矚眺幽人僻風流邑宰賢勸農應有作寄我錦囊篇

龍洞山晚行

暄霽江村夜倚然眺望月高山盡白春仲草俱青
啁啾禽語微茫辨草亭塵襟都已滌寂歷道心驚

龍洞二首

巖洞深無際長江地底底青天捲雲霧白日放風雷
霖雨諸方急神龍九曲回何當駕元氣四海絕炎埃
翠渚烟籠柳金沙鶴墮翎霞蒸雲子白露浥佛頭青
靜閱無窮世閒看有盡形誰能捫雀住不耻聲然瓶

懷任忠齋宮諫二首

海內文章伯居閒近若何宦情知更薄玄草亮應多
往事看如夢微言辨豈訛江天足鴻鴈何日下庭阿
問訊任公釣歸來得幾鰲龍雲愁入望江月喜同招
萬里書難達清霄路不遙知余西澗曲幽獨長心苗
奉輓訥齋處士韓公一首

玉質人爭羨牙籤手自持治生効荷頓教子學宣尼
剩有藏舟嘆因憐陟岵悲悠悠丹旆遠懷往淚空垂
哭夏邑劉尹

念爾東原俊爲儒早見珍一經堪奮迅百里竟銷沉
邑有陽春政囊無暮夜金哀嗟莫贖老淚滿衣襟
挽魯初峯茂才二首

陸鳳溪主簿儀封

憶記西征日遙來送我行紫芝欣照眼唐棣感多情
豈意連枝會祗餘獨樹明朔風孤鴈杳永夜一哀鳴
之子南樵雋居然擢桂姿文章堪世用行義總人師
壁毀真堪痛蘭摧祗益悲哭君潯水上千里寄遙思

簿書君勿厭河上頗相宜地是前王舊人猶三代遺
心平政自理吏道法爲師送爾燕臺畔黃金價有時
張惇吾大行奉使荆藩敦冢事

典推恩重王人肅命虔禮從 天子出德及 帝
係偏文物堪稱紀幽明總被延儀成端報 主青
待翹遷

贈楊吉甫鄉耆

鄉故說言俊年來漸次稀祗緣風誼薄轉覺禮儀非
知爾家商早從儒行歸膠庠鍾鼓會賓序有光輝

送邵少尹之三原

衰暮難為別別君情更難高才聊晚達遠道試微官
才練繁何有心清俗自安 聖朝方不次終擬接鴻

明在肅公集卷十

送邵山人之淮南幕府

山人學道者書鋌遠從軍況世能諧俗逃名不策勳
奇謀陳戶牖文翰晉羊欣對酒傷離合時看淮西

送王建菴分教廬陵

廬陵自名邑歐子亦吾師醉記亭猶在雄文世共推
青衿看滿座洪範爾攸司珍重蘇湖客毋令多士

壽環溪張孝英六十

淞水青於碧千流總若斯主人愛幽勝竟日俯連
倚杖看魚戲穿林任帽欹賢哉稱 子肩壽復

五言排律

長陵即事

鬱鬱佳城合迢迢複道遶葱青 陵色迥宛轉曙光
移崇樹深含霧豐碑屹傍蟻月低天覺近楓倒石逾

歎

寢殿森玄漠周垣敞四維水流經壑遶蟬噪枯枝危
劍烏遺軒烈衣冠陋漢儀因山功半古厚塋耻前規
魏武高歌妓唐宗鑠國姬抵遺賢達誚何用本支祗
賤子逢裡秩 明王篤孝思食官嚴奏格多士肅追
隨禮洽和群聖功成鎮九夷雍門發長嘆千載用交

明在肅公集卷十

送同年曾子尹長樂

商禮長旌旆遊子越河梁城闕丹楓下翩翩綠艫翔
能文多麗藻握瑾擅輝光 聖主勤遐士交朋奉別
腸青袍新試邑華髮舊垂堂 節川光淨開函劍氣
長湖平沙岸關月白暮雲涼 沅瀨憐朝色蕭森媚晚
芳黃花明海國紅樹擁帆檣庭宇羅豐膳檐扉奏美
簧彈琴歌必子驅軾憶潘郎地僻行迎簡古辭大第
嘗新知猶重別風好詎能忘金玉試堪擬華芬未許
方丈夫崇樹立蚤晚佐文昌

冉子祠

二穆斯人嘆斯人信我師躬行無桀跡默識想光儀
不忝回轡行無求齊魯知素琴絃外調白雪郢中詞
世道嗟交喪心旌誰獨持悠悠前德杳寂寂後人悲
夢草紫新帶流雲覆古祠空庾喧鳥雀絕代仰著龜
倘壽應量其亡或喪斯懷人不可作予古意何如

乘舟入日駕馬泚 陵時扇影開金鳳爐烟散玉

御氣浮華袞榮光滿

繡千屯紛蟻聚萬騎儼整飛碧樹籠馳道丹霞媚

彩彪爲車諧律呂仙樂協咸池問俗延三老精心塞

四維百靈看肅穆 上帝儼齋居聽履叨陪從躬耕

願獻詩

上朝祭 長陵

辨色踰丹嶂凌晨問紫臺祠官嚴奏格多士肅追陪

殷薦 先皇制躬親 聖主裁不煩清廟瑟惟進紫

霞杯上食羞堯膳稱觴滌弊醅盛儀光寓縣瑞氣滿

郊莓桂棟紅雲繞瑤鳥玄鳥回至誠 七聖扈 大

禮一朝恢黷祀非 皇意崇光切至衣三靈著懌

乘儼遲迴逝矣凌周誦倚歟掩漢才願言敷孝

匹海詠康哉

駕幸九龍池水殿

宸情忻賞鑒文衛儼茲臨古樹參天合靈脂蟄地深
特芳薰 御幄仙靈瀟灑襟襟望曠群峰出春餘瀼水
陰菰浦和映蔚禽鳥自歌吟日煖雲祥整風清鶴在
林水從龍口瀉魚向藻中沉岑岑紛如拜華滋蔚若
淋昆明看咫尺天漢覺浸淫四海偃青澤涓流自沁

題俞敬之墓義卷

今德光前武高賢矢大篇調高人和寡跡隱行逾宣
豈獨陶公富還兼墨子賢照孤常涕泣疑客重勤拳

棄青多焚券周貧不計錢麥舟時見斥墓劍每高懸

天與孟中物人稱地上仙大焚元不致美質自爲妍

意遠親魚鳥心閒混巾屨在家常晏宿奉 國願先

捐張儉倉皇日朱家保護年世人皆歆棄之子獨心

憐不忝衣冠族堪留稗史編匪緣心有慕立以義當

然常怪章綬士爭趨翰墨釜從知貴躬蹈那得漫談

玄

送石岡王公入佐院事

聖主垂衣日明公建節時清秋金氣應白日 玉音
馳赫矣中臺簡欽哉上哲持諸藩遠表繡總憲得著

龜緇紀憑三尺板張用四維從容公輔器獻納廟廊
姿列道趨庭肅西銜退食遷法標天下共寵被一
人弘漢制勛名盛秦官署置丕輝光彌道踳福澤逮
蒸黎衆許清忠節天生將相資黃金鏤寶帶黑髮照
丹墀魏相陳災異汾陽撤燕嬉騰鷹隼避拜舞鳳
凰儀吉甫稱文武裨謀習訓詞明堂須巨棟大厦必
脩楮眉宇同珪玉勛庸載勳勳法行應自近權至詎
能辭彥聖應全賴回邪恐亂治放廢無重滯冠冕寧
來經

五言絕句

舟次對月四首

日落天初暝潮生星乍稀江空寒霧歛野闊市喧微
江渚春風夜沙鴻帶月歸依稀見城市燈火隔林微
野寺晚鐘響春潮寒擁月江熱恰初臨岸花寂未發
朗曜晴相映澄江澹無語轉瞻望淮南淝水在何處

留題國清寺方丈贈肖玉和尚

謾道人如玉誰知玉似人空門非有相識取本來真

彭子滄洲十二詠

雲壠樵聲

幽人住薜蘿不解機心事散步躡浮蒸同人踏歌去

月橋漁跡

寒水如斯

方山抹翠

夜來新雨

古寺晨鐘

鳥鳴天歌曙惺惺眠群未溲何處動金聲冷然發深省
夕陽散社

春雨催耕

玄壇劉玉

平臺野嘯

鶴渚流霞

漁人亦有適况此散金波兩兩滄浪曲非同勞者歌
寒中一切者總之皆幻化惟有川上湍晝夜自不舍
夜來新雨過積翠遽如許擁杖呼鄰翁科頭就我語
庭梅初着花怪底落片片傾耳聽前村律呂相和轉
桑柘影斜穉子喧笑語相伴掖翁歸餘暉冰須炬
耕耨良亦苦庶無外患千仕海况瀕洞稼穡負取耳
芻豢豈不腴柰此肉食鄙饒饒亦云勞情欣自為古
賢聖久不作大道無光耀計向張周覽漫然發孤嘯
瑤景誠難重霞信可師朝昕自不尉才貴一蕉之

臨沙集雪

朱明赤日裏積素恍參差忽漫還飛動騷人貴品題

贈寫真王子

漫道人非代誰知我亦人還從大咲去識取本來真

贈僧

有爲寧無相是真詮歸去蒲團上蒲團會自言

七言二風

送呂思抑遼陽

皇帝垂裳十二歲萬國從流遵約誓悍卒凶人自作孽忽引紅胡為禍崇羽書日夜上金闕帝曰吁哉

此可認大臣小臣固為國上書不敢私其愚嗟爾小

醜悖天地譬彼孤豚遊鮑肆兵法從來雖有恃不恃

不來恃有備頗言諸徵多律兒簡賢出募維其時

天子明聖故知重特勅公卿倫所宜呂子堂堂南

國英胸中頗有數萬兵學士紛紛共推遜詔書旦

暮促其行胡孽失利賊自破國多賢棄其隋捷書

蜚入大明宮六軍萬姓俱相賀諸言此行可或已

吁嗟為謀一何鄙使知天下尚有人倚群不逞將自

相但恐空名寄尺書軍門報罷自坐閑徒糜官

可用他日使戰如擲石不見昔日區區

年教訓能滅吳又不見當年訖訖一易瑄遂驅市

為人屠市人踪跡後人鑑請君運籌為國謀

題周如雲卷送王中白考績

憶昔

人奮淮右手把白茅清宇宙經營締構良

自躡良匪後顧謂茲山膽且開渭野汧陽

山寺作民極考牧覈實克天廐百八十

有大承出青秉心塞淵誰與京驪黃牝壯紛來湊

馬師開開顏驅逐去去橫馳驟去年虜寇紫金

關萬里龍驤駿奔走虜人氣沮乞生還渠魁授首誰

能救不歌頌滿寰宇盡道奇功殆天授應知裴白

非一孤兒良工功獨茂嗟乎中白子爾才既良爾

識實今聖德過虞唐何不再拜稽首陳皇王

調和中外兵荒如驅羊天子垂拱朝

明堂野人鵲衣藿食克老填溝壑

亦何妨

前奉山水圖為豐城任子賦

山下山頭紅樹幾年栽寒流密葉相繁

迴天際回滄海東邊巖岩雷黃河吐

書僅存于子曉余哉古今萬物皆塵埃便須

一飲三百斗乘風直去浮蓬萊

桂香仙子圖爲門人武子脩題

桂鏡團圓七寶光
跳丸東影射扶桑
弄家奔后懷仙步
玩弄玉兔教爲糧
廣寒有樹億萬霜
扶疎滿綴黃金英
仙后回顧儒林郎
贈與一枝肌骨香
堂堂武子能文章
遜徒相寶嗤吳割
直欲盡得其花克佩囊
孫令子俱無央

群鷄圖爲武岑湖賦

寰中萬族何續紛
亟生抱性真無垠
繫此小物狎以馴
兼總五德誰比倫
雄呼周周故不嗔
鳴啄啄還相親
黃口小兒多且勻
聲求氣感捷有神
一身化作千百身
父子子相因循
群嬉競煦性淑均
宛如謝家庭除幼穉爭喧
嘖溫良樂易泊且仁
豈必羨河東之鳳
天上之麟有美武子
窺道真四海兄弟無
越秦誰其繪此良有
因願君多男多嗣相
振振載今推頌歌甫
申揮戈仗鉞一掃四
海無埃塵

七言律詩

望居庸關

居庸關口黃雲屯
居庸關外黃塵繁
崇崖峻絕龍蛇
暗樹木蒼茫日月
昏設險功隨天地
遠訐謨長共秦

陷尊安得自今息烽燧普天投足歌 皇恩

晚望西山有懷諸游聚

望入西山聳翠微
帝城佳氣鬱崔嵬
晴雲最裊連邊像
宵火輝輝帶晚霏
江海襟期知不異
寢園瞻謁巧相違
沙平月白虛良夕
惆悵青天匹馬歸

黃石公祠

久從編簡識公名
今日分符過古城
天欲興劉應不淺
人思雪耻豈無成
當時帷幄資三略
後世兵家奉一經
雲路冥冥看不極
遲迴天地一沾纓

憲王墓

迢遞崦山古殿前
紫雲高塚夕陽邊
玉魚金盃嗟何處
赤券青茅竟渺然
大有聲名遺後世
不妨富貴極當年
繫余莫獻頻來此
俛仰遲迴嘆爾賢

挽趙烈婦

爰從開關誰無死
屈指無如子獨奇
一死耻爲安飽計
百年豈謂聖明知
心同霜雪能俱白
事與共姜自一時
顧我有文慙列傳
誰能無意酒哀詞

過東平喜父老將送如雲口占以謝

憶昔分符倦奔走
于今回首尚多疑
未能揖讓還問里
深愧將迎擁蓋惟
父老尚言當日事
山川遙與故

人期殷勤追送無煩遠他日重過自有時

謁孟廟

我行祗後歲侵尋覽眺遙看豐樹林大石巖巖貪下
拜寒泉混混儼如臨游談偶類儼秦辯極揅真同禹
稷心俛仰遲迴重延佇自傷食粟一長吟

大同兵變

使節宵從址極來忽傳其址動飛埃驕兵久識非忠
衛主將懸知抱禍胎諸道人心還可激萬方財力豈
終隕廟堂可襲他年誤義勝偏能斬賊回

送周山溪副憲入賀大禮

初在廟公集卷七
舊向交游識姓名鶴樓此日見儀刑車行到處詩如
許席上逢人棋一枰畫舸畫移江樹靜丹霄秋覲使
星明漢家臺省今多故宣室懸知召賈生

從觀九龍池水殿二首

水殿新營 御帳西 上皇曾此數登躋千秋古樹
凌雲上九道甘泉瀑布齊柳帶年光含白露花將春
色上黃鸝從游擬獻長楊賦臣朔無能愧不齊
當年此日饒風雨此日清明暗不晴花發靈巖含
御氣鶯啼繡樹轉春情無邊朔氣通玄微萬里雲山
擁漢京傳語同游莫虛負共將歌頌答昇平

送同年黃宗器尹壽張

長安初日照花叢海嶠離筵別次公列宿遠隨雙旆
動車馬 侍一重 原故澤吾何有天下人情大
抵同 耶古來循吏傳後生還欲仰流風

恭和 御製朝陵紀事作

大君孝慕久縈腸春日朝 陵御慳張萬國輪員歸
夏禹百年禮樂見周康 睿情實並天之大鉅澤遙
分海溢洋 諸帝神靈儼如在薰蒿依 近封疆
奉和汝湖先生沙河道中扈 蹕

萬壑千峰赴此河 七陵佳氣望中多雲圖鳥陣傳

清 王松金聲想至和即有黃麻勤省問不妨 翠
輦數經過亦知奏賦詢臣事彩筆先生赤鳳坡

扈從邀諸君子山行不至詩以朝之

一室環居苦束迫胡不登登訪翠微過雨巖巖色更
好傍山麥苗青不稀渴底浴鷺忽來去林端野鵲時
翻飛却嘆同來今不賞空負青驄他自歸

早過山中

道人不是今幽閑無那蒼蒼曙色何清著未能噴能
纖草渡真已入烟蘿鳥聲時共泉聲 朝拖
氣已已辦辭榮賦歸去遲迴天地一高歌

登居庸關

萬仞丹梯接塞陰無邊雄堞倚危岑旌旗影靜眠低
免鼓角聲聞匣劍鐔象輅匆匆悲往事龍沙漠漠等
南金山前山後神州地悵望遲迴一苦吟

冬過徐州承寶徵泉戶部招飲放鶴亭上

雲龍山畔俯晴原冬日還如春日暄渺渺長河千里
會飛飛玄鴈幾群翻懷人共憶肥豐際閱世深諳禍
福門極擾京塵竟何事對君且復倒金尊

登鳳陽 龍興第一山

黃金崇殿碧山岑月葉仙文紫閣深翠竹丹楓連禁
院榮光佳氣滿禪林危峰俯瞰長淮細歸路時聞百
鳥吟締造久為鉛梵宅經營誰識 太皇心

恭謁 皇陵

聖主當年崇寶業微臣今日拜瓊祠河連淮泗開形
勝山列塗荆擁兆基帶礪不殊光漢誓裳衣時設儼
周儀循墻極切瞻依意江漢滔滔重有思

游包公祠祠在河中流疊石爲之非舟不可達

院中雙檜鬱森森院外平蕪出遠岑當日朝廷還此
老寰中今古一南金日和嵐氣翻鴉背水帶流澌晃
碧潯拜罷憑欄重增感遲迴天地一孤吟

贈馬龍山都博

廣文三十年方壯鸞鷟翩然盛羽儀
業青衿何幸獲新知芙蓉秋色眩殊衆桃李春心詎
有私聖代于今多 碑石即看同入鳳凰池

贈鄧雙谿司訓

三冬已足當時用四十爲師衆所欽
席有時先達聽鳴琴齋時無事惟持敬身外何心不
斷吟他日劉郎還數過碧桃千樹定如林

贈王拙菴

先生當日共時流抱玉原期蚤見收
驥逐今河畔泣牽牛榆材自識 清朝意授簡仍爲
學道謀况是同袍多俊異不妨滿歲滯南州

仙人洞

春日遲遲春鳥鳴捫蘿終日傍巖行依稀似見王喬
寫縹渺疑聞子晉笙餌木豈嘗來唱子集靈無乃得
方平願言習靜常棲托澹泊無爲學養生

王時魁以詩見貽依韻奉荅二首

積雨經旬俗事稀坐來真覺宦情微
厭玉鑑冰壺爾可依檻竹紛披波歆滴城烏高下索
群飛自傷老大終無補何日東臯一振衣

憶昨飛騰省署同而今析羽似游鴻世途如夢幾時醒
上吾道光明日自日中秦龍久知從蔓草漢家何處起
秋風榮華憔悴尋常事且向山中學醉翁

遊全椒山二首

暇日乘春賦遠遊捫蘿道上最高頭幽潛半是蛟龍窟
豈穩偏宜鳴鴈秋地僻正當淙水曲天清遙見楚江秋
生憎樵牧閒來往空爲簪衣不此留

春來幽事動關情日日陰雲何太生過雨看山倍生色
臨別命酌有餘清探竒翻作窮途笑乘興何輸夜雪行
上着羊裘數來往豈將簪弁羨時榮

謝莊公集卷十

李

孫東園處士開閣東遊時時延致方外之士與
論道術余奉使過家開館玄觀觀故通園數
得遊息飲燕其中賦謝

名園遽迤傍城隈爽氣繁陰四望開碧樹丹山時掩
映蒼頭白髮日徘徊絲桐靜聽仙人館寶劍高懸處
士臺却喜塵襟數此坐白衣人送綠樽來

太僕主簿吳九淵奏績賦贈

使君標格真瀟灑暇日常從水竹居吏隱不妨兼牧
事政通今上報功書殷勤好事交游際淵塞爲心報
稱餘入觀歆聞垌野狀勿云衰息久成虛

清風亭

迢遞西園竹塢深坐來真覺滌煩襟花將野色當
吟鶴傍踈篁隔水吟雲遲不除稀俗侶鳳簫閒弄憶
知音蕭然似覺方隅外何處松濤泛碧潯

花山二首

迢遞西南道踈偏久將名勝冠山川華芬最擅環滁
秀窈窕真宜辟地賢白石玄芝余自足瓊漿玉液世
空傳爲當預築處名舍况是靈巖不愛錢

國色早聞標異代天香今見繞孤峰折來細細供清
賞裁去遲遲信化工碧葉丹葩他自得青鞋黎杖我
能同祇愁風雨蕭蕭下憑寄東皇好護籠

謝莊公集卷十

李

罷官東歸途中有懷大原潘子抑

汾上分携歲欲闌北風吹雪滿征鞍相思轉覺離情
苦有道深悲行路難塞鴈盡隨南騎遠朔雲偏自客
途看大山晉水蟠龍處夜夜空勞夢裏觀

抵家寄謝廖督學副憲兼示晉陽諸生

西遊深喜狎文儒豈謂風塵動北垂忤世偶緣鸚鵡
賦逢人誰誦鶴鶴詩惟君憐我偏多意及爾同心敢
肩知爲謝諸生余已到白雲深處頗相宜

乙巳秋 贈賜冠服志感二首

出塞無功心自捫 詔書編輯亦何言已甘荷鍾隨
田父敢意腰金冒 主恩彈升再加時覽鏡振衣起
舞山崩尊葵心感激知何報稽首鑑靈望 帝開
闕宮登復 先皇祀萬國同沾 帝澤私身世已甘
側陋里閭重睹漢官儀敢將袂服誇流俗實幸
朝次奉祭祠雀躍豈徒三舞罷 龍飛真願萬年期

閔旱一首

暑下交蒸困里閭悠悠天意歆何如已看草樹蕭疎
甚且有杭稌實好餘張翰漫思菰米飯杜陵空羨錦
江魚悄然四壁知何極柱頰搢頤懶著書

退處常思稼穡力耕深擬奉余親青炎豈謂連三
歲溝壑終拚置此身白粲香杭空憶汝華顛糲食倍
愁人更聞旁郡多憔悴 國計軍儲益愴神

雨過郊行

雨過江村物色新石田沙路淨無塵芳洲的的開紅
蓼曲渚深深長綠蘋挂子放時黃蝶下野翁行處白
鷗馴忽傷群盜縱橫甚避冠移家復幾人

月食

已看豺虎亂縱橫忍見蟾蜍蝕太清萬事關心難自
寧相對且娛情高齋白日開三徑滿堂青松陰

六經赤手紅塵竟何補乘槎真擬泛滄溟

癸丑九日家讌時師尚
詔乳後

九日無花且自寬蘇堂深酌奉庭歡喜聞群盜相將
破共道中原得暨安適意起携如意舞望山時上假
山看堪傷旁郡創殘甚痛哭哀哀復幾橫

送和陽郭判同知易州

鼓輦初罷四無塵四海歡騰捷有神易上競迎新別
駕魯南遙覲太夫人謳歌載路宗陰滿芳碧浮尊竹
葉新携取古來循吏傳故人千里慰音塵

吉水周子西還因訊念菴年友

衰白頭顱老見侵夜分無寐劇愁心自憐五十空塵
粟豈料蹉跎晚盍簪細字長書勞遠札微言絕學謝
鳴琴宗盟更憶羅從彥裏岐途何處尋

來安李尹遷蜀藩審理

秋風霜月兩俱清把劍遙將萬里行惜別恐看紅錦
樹相思其奈鴈魚情賢聲滿路途碑重畫舸浮江彩
鷁輕海內烽塵仍未定百花潭水即蓬瀛

挽戚南玄諫議

諫議聲名四海知途辰履運轉堪悲斯文久服先生
訓吾黨誰當大道師疏草幾篇藏太史素書千卷付

佳兒寢門慟哭多豪雋不愧南山白石居

陸五松選得壽張主簿治河秋

汶上阿東舊歷過安平重鎮近如何黃河南下應金
瓶白浪西來勢太多問水不妨兼問俗高齋亦復且
高歌乘田施圃吾儒事莫以趨庭嘆髮皓

送平山李子宰夏邑

黃河東注渺滄溟濁浪排空動百城夏邑更聞愁積
潦春來須擬勸耕中原盡道誅求盡長吏能教政
令乎當日魯才同墨緩勿令之子獨垂聲

楊會江判轉官河東運副送之

乘駿衣繡彩稱華天上飄零到海涯問字每勞過非
舍勸農時復向田家倦來入夜書猶讀別去留思興
轉除君相明良非漢代河東寧久滯征車

書羅學博先塋圖卷

夷陵人

大江東下繞夷陵鳳雛龍蟠曲曲層天地西南標勝
槩衣冠終古托玄塋山將開成陣水帶之玄塋
若冰我欲遠游先楚蜀辨夜與堪乘

癸丑中秋夜待月不見有賦

倚杖巡簷問太清望舒何處獨分明陰霾故故生
汝事紛紛倍轉驚萬里沙橫鐵騎無邊鯨海

金鉦何時坐見涼暉發滿地流光稱我情

十六夜待月久之不見更疊前韻

宴坐無營思轉清素華猶自未分明政須滿慰那深
睡偶覺微茫忽漫驚一自中原傳羽檄遂令南國動
金鉦直拚無寐頻回首照徹匏尊一慰情

十七夜待月見之再疊前韻

星稀雲澹暮鍾清喜九金波樹杪明賴有疎光供夕
眺不勞屢顧漫長驚雲鴻高翥那虞網離鷄平栖尚
怯鉤萬事靜觀真自得蕭蕭林越轉多情

張石里郡牧移貳吳郡

才向山中爲郡長即從湖上理邦儲國憂民計關
心切楚岫吳峰屬眺餘月滿庾樓時對酒風清江野
數騰書君王治理先求舊畫省蘭臺席屢虛

十野鄭公之官南太常寺

都諫才名舊簡知百年禮樂正當時容臺雅望歸清
誼畫省崇階接羽儀花柳江花知共侍朱絃白鶴鎮
長隨野人西澗慙無補蚤願爲霖徧海涯

至後承鄭于野呂巾石沙秋坪諸公招登豐山

絕頂有作

至後晴暄興不孤上卿邀客動行厨江淮兩界開形

勝吳楚橫分出畫圖細指川原論氣槩平看星斗接
虛無憑高忽動凌霄思黃鶴東來岸憤呼

莆陽鄭子來省尊人于野公于罔賦以送之

關河迢遞來吾土烟水微茫接舊京自是親恩衛
戰重故應道路往來輕修髯廣頰看龍種彩質文袍
識鳳靈雲路天衢正無礙早期萬里快南征

聞和守唐葵野遷陟寄贈

世路交情轉覺難逢君偏得罄餘歡不嫌懶慢無書
札常是過從共菜盤大曆詩名知久著西京文字耐
閒看政成江潯雙符下幽谷何人共採蘭

戚子石樓書室索題

重重綠樹結層陰複棟迴廊別院深永日研朱閒點
易清宵對月靜鳴琴參差岫色窓間動迢遞江流戶
外沉君是龍樓裁錦客遙應借我豁愁心

甲寅秋送錢滌江僕丞奉表北上

天子聖壽天同遠海內臣情海並深萬里遙趨丹
鳳闕千門親聽水龍吟江頭鼓舵堪多難局上籌邊
勸蚤臨宣室若承清穆問客兵空復衆如林

呂中石太僕謝事歸卧

島夷朔虜鎮相尋聖主深宮繫此心海內蒼生望

將兩山中半相漫雲林燕臺虛却黃金賞楚嶠空携
綵筆吟鹿川嶺峰有咫尺著書還副碧山陰

史玉陽六十壽

垂髫玄寂謝塵途山澤居然隱相儒閒跨仙人白鹿
駕醉懸蓬苑碧瑤壺太冲詞賦三都重文舉情悰四
海無月懷人成獻酢恍然身世挹清都

木山嚴中丞自蜀緘寄銀鉸竹扇牙補絲布見

贈率爾奉謝

三朝華髮老儒臣萬里巡行念野人金箠遠從奎國
至繡裳尤動華門新播揚準擬諸方共被服何辭百
拜頻補衣移風公等事願歸黃閣蚤持鈞

余自壬寅歸田凡歷數歲冬苦無雪即雪亦微

今已酉冬至後大雪連幾日夜喜賦四首

比年至後多暄霽此日皚皚三尺強最喜螟蝗應削
跡庭宇倍生光耽詩興劇妨高卧擁被吟行笑

許任勿憶窮遠征戍者幾人還復醉沙場

野人便卧起常遲侵曉頑兒弄雪獅冒凍即看瓊草

合窺園忽訝玉梅披不妨冷色侵書卷更喜甜香先

酒卮是日偶侍家君小酌適同年高東玉光緒多少

無衣愁竟夕廣廊寬被劇余思

江址淮南北不登流亡滿目苦相仍今時何幸逢三
白素食真慙有一能年稔懸知無凍餒才疎何敢望
飛騰清平日日承嘉慶百拜爐薰倍惕兢

憶昔隨行侍 玉京五更三點曉嚴更衝寒踏凍趨
仙仗積素疑華滿禁城暖耳承 恩猶在笥故事冬後入
朝計戴精心事 主總如雲 天街此日應無美化
作流脂黍稷馨

郭東山侍御新建馬院落成喜而有作次韻荅
之得四首

玉露垂垂滿太清蕭蕭落木動寒城天教執法臨南

服地擁新臺傍 舊京華館洞披妖魅泣使星高映

泰階明即看簪筆陪鷄列歲序推遷底事驚

高秋雲物澹孤清臺館新開半出城人在江湖懷魏

闕天分象緯儼 神京會看烏鵲盈庭劇更見冰霜

對鑑朋多病無能衰謝久不堪回首壯心驚

憲府儵然爽氣清雙開華表瞰嚴城情懸 日角看

辰極肅奉 天書殿 玉京高閣流雲山藻動閒齋

揮翰使星明美人雅抱忠貞節旅魄安眠豈解驚

玄鴈南來江水平清法臺崇重枕孤城久將白簡尊周

室况有新詩動漢京雕棟淨懸雲霧出晴窓朗詠雪

霜明歸 朝會有憂民疏桓典行看世世為

庚戌秋感賦四首

天王北極本圓天萬物星羅象緯然底事胡如鐵
騎祇緣諸將事金錢黃花古峪凌雲險鐵壁層岑傍
日懸却怪妖雛能躍馬揮戈誰復過祁連

儒生尚欲清河套邊將如何退保關漫說天驕馳騁

使恐緣人事急荒間謝安敢忘蒼生憤葛亮曾麾白

羽閒試問誰為寶車騎幾時一為破愁顏

大寧本是親藩地鼎衛三環 烈祖私豈意末流成

禍水公然假道通 宸居賈生痛哭曾陳策王衍憂

期在肅公集卷七

時蚤致規却使群胡無賴甚將軍何以荅 恩慈

羽書連夜過 留京見說諸營大點兵報 主雄心

誰出塞鳴瑞世冑總干城草玄楊子情偏苦抗疏匡

衡憂屢驚人事天時轉無賴乾坤何日見昇平

春日游雙城菴次壁間韻

祇園迢遞倚雙城野色湖光靚面傾萬壑白雲孤磬

杳滿天晴日一溪明浮生自覺原無住幻境那能更

有情歸去不須絃管送川流俱作廣長聲

辛亥上元前夕小齋對月聞歌鍾四動感賦

闔城歌管競歡娛獨向高齋對碧梧月色輕籠寒霧

散燈光掩映彩霞數重嬉忽漫成半髮旅燕還驚款
繡樞壯歲宦游兩京每從朋輩賞聞說京東殘毀其
瘡痍滿目未全蘇

辛亥上元夜草堂侍燕

今夕何夕清尊開草堂嘉慶還蓬萊西北風塵况巨
定東南符檄交相催明月滿庭燈共艷微風送酒歌
爭騰莫訝斑斕數起舞茲宵能得幾千迴

秋興八首

霧白霜黃鴈陣斜憑高四望九愁香頰波東潰真無
計賊壘西來漸有加去國虞卿書懶著歸田陶令酒

難賒還思共結游仙侶一放天門萬里槎

苦雨淒風江上村村中愁絕豈堪論幾家敗壁猶微
稅滿地寒蕪總給殮吳下近聞豺虎徧淮南初罷鼓
輦喧生年半百逢多難野哭哀哀盡掩門

狄哨蛩悲爽氣深塞鴻何處送哀音疎林漠漠寒州
古戍蕭蕭積水沉未雨誰為坯土計當年空有濟
時心可憐白骨環青塚幾見滄瀛獻赤琛

蓬髮蕭疎眼欲花不堪清夜聽霜茄斯民久矣後膏
澤世路誰知轉狹斜棒土嘗為河海計問津殊覺道
途賒傷心又是東來報不見銀河八月槎

江村曠望草萋萋世故茫茫意轉迷紫塞烽烟白登
昭滄溟波浪赤城低軍麾徧樹元戎壘關鎖誰封一
掬泥安得東山謝安石只將談笑戮鯨鯢

繁霜苦霧氣蕭森翠栢蒼筠亦不禁一自蟾蜍蝕皎
兔迷今羅網失前禽兵徵九道連檣出陣合崇朝戍
鼓沉痛哭東吳杭稻地雲帆何日過淮陰

禹國星羅衛兩京比年世事轉堪驚烽煙催羽檄傳
西塞艦轉金戈撼列城極知盜賊元無賴自信天

工本聖明黃紙白麻勞 睿筭將軍何日罷長征

江淮舊是興王地神武猶稱一劍餘豈謂鯨鯢憑巨

浸遂令麋鹿走姑蘇還家張翰愁仍在抗疏匡衡計
已疎共說平賊先 廟筭借籌誰復為訐謔

將發家園留別交親四首

左思沒發三都典司馬長懸五岳心喜有琴書娛白

日且無婚嫁擾幽襟扁舟小嘯滄浪穩柱杖斜穿赤

嶠深準擬濡毫記名勝贈君卧覽碧川潯

僻性從來愛遠遊非關棄置在林丘香飄白芷江頭

諾夢結丹霞海上洲羽扇綸巾從好鵲冠鶉結許

相求交親莫漫悲離索會返山陰雪夜舟

春來幽事頗關情感事驚時遠興生 北極朝廷

西戎虜漫縱橫愁吟獨步滄洲月看瀑平臨赤
石城憑寄 清朝諸將相蚤銷金甲務深耕

江籬光動菱荷衣遊子乘春願不違豈有高文藏岳
阜祇緣朋舊卧巖扉擬凌玉樹觀朝日笑把金戈挽
落暉自分頑踈甘在野敢論吾道是邪非

渡江

江頭問渡買舟來滾滾滄波四望開極浦帆檣千里
會滿天風雨一時迴盤渦自抱鼉鼉窺曉日高懸鳳
鳥堂忠信久知堪涉險益思橫海濟川才

江邊遙望三山

山岬樓臺俯巨津江沱洲渚隔纖塵上流帆影垂垂
動對岸禽聲格格新濤湧未妨浮漢棹雲來疑擁列
仙輪乘流我歌尋磯石一訪成都賞卜人

渡江游鳳凰臺次李太白韻

首夏江頭賦遠游洪濤天際渺東流清暉到處堪娛
目孤僻長嗟守一丘六代繁華空舊壘幾人詞賦壓
荒洲浮雲自古能爲翳底用高吟動客愁

宿高座寺禪房

首夜空山竹院涼萬巾亭服野人裝踈鍾出閣虛堂
靜老樹當庭法界香我貴自緣知識少閒居真覺世

途忙放歌采藥從吾好一任人稱是楚狂

晨望茅山二首

侵曉看山紫翠重青天高插繡芙蓉塵襟滿席朝霞
氣晴如深怡遠客悰雲裏霞裾貪入望峰前石髓猶
猶逢茅君若許驂鸞駕高逝何論萬尸封

石林莎徑爭無苔爽氣晴光拂面來萬壑烟霞侵語
笑無遣風物繫遲迴翩翩仙侶雲中逝滾滾江流樹
底厖却笑齊侯全未達臨高何用重悲哀

全山寺阻雨與凌漢小酌二首

大江東去渺滄波風雨中流柰若何雪浪故排青雀
舫匏尊對白龍渦盤空繡谷諸天近縹郭浮烟雨
岸多塵世茫茫幾閒暇不妨濡滯此高歌

東游五里駕長風此日重來四望通極浦帆檣明滅
裏倚城臺閣有無中洪濤滾滾寒流駛細雨冥冥碧
樹重千古英雄竟何處底須更問濟川功

玉女壇五首

數尋清可瑩心源素女深居靜不言即此無論照膽
鏡靈知更羨洗頭盆玄霄縹緲疑聞佩白日分明若
有魂何物滄浪敢矜絮祇應天漢與同論

山迎溪送日相親天爲道人日日新十里松筠自

合滿天風露淨無塵流金激玉風泉靜舞鶴翔危峯
州馴漫倚蒼巖間寄興從江海出迷津

抱病文園寄此身年少對故山春驚時忽動三吳
與尚友長懷四海人喜入名賢叢蕙谷慙非上客美

瑞珍連辰歡賞凡情斷却笑龍門捷有神
丹丘福壤風塵隔白玉高人洞壑幽豈有凡夫來坐

肅恰宜我輩共銷愁翩翩時度飛仙舄颯颯如疑涼
雨秋採藥放歌期遠道言俗事莫相求

放舟深入水雲鄉羽扇繡巾荷芰裳萬壑烟霞秀應
接塞川花木遶芬芳柳侯記述流風遠康樂篇章白

雪香我欲題詩榜精舍恐將憔悴傍姬姜
義興湖沒道中

張公洞二首

名勝寰中聞劇蚤窮探今日慰余思蓬萊海外真疑
幻洞壑江南此最奇雕刻定知煩帝力經營却復類
人爲買田築室相隣近準他年預作期
東南山水古今聞絕勝還不群綺麗定知三極

少壞亦應賴百靈勤凡夫喜入神仙窟怪石深蟠海
岳雲歆記遭逢傳後世濡毫多愧柳侯文

善卷洞二首

離墨山頭雲氣閒離墨山下水潺潺懸崖削壁三辰
時怪石靈峰萬象圖淙激遙疑廣樂奏幽深真探

玄關衆中勝觀原無幾臨發躊躇往復還
窈窕仙源踏不窮磴硤特絕豈人工上盤乳竇深千
尺下界靈湫自一宮派別崑崙蟠地遠液分星漢與
天通迂癡念歆朝諸帝何日群真許會同

四月一日於毘陵東寺見榴花盛開有作

憶昨辭家初見葉繁花此日忽垂垂棲霞抱日光逾
麗晨霧含風影乍歇岐路逢迎遙念汝家園臨賞定
何時華分坐對難為別重與殷勤折一枝

太湖遊泛

老蠡當年識譽尤功成蚤向五湖遊嗟予中歲成飄
泊比德那堪一事倚却青娥眉還遠去獨乘鷁首漫
淹留青山莫笑吾頭白海水桑田豈自謀

舟次姑蘇城外止宿陳氏園亭次日別去於吳

江道中追憶一首

畫閣雕楹一舫如丹榴翠竹滿芳堤風回涼影尊前

動日送朱光兩後齊白晝清和堪眺聽玄霄廖廓伴
羈棲飄然東泛吳江舸迴首烟波望轉迷

於吳江縣東湖亭與凌漢眺望

浩蕩江湖未有涯遙將幽興上孤槎不隨泛泛悲萍
梗且共悠悠閱歲華萬事心灰槎可泛百年身事酒
堪賒澄流渺渺垂楊路忽慢看雲遠憶家

余從義興買舟至毘陵將趨武林既苦舟小復
戒夜冠比抵姑蘇欲易稍大者以行顧募不
能得賴太守范君爲募一舟始得昂首四眺
兼宜食息加復遣力護行夜恃無恐聊此述

謝

春日江頭賦遠遊琴書滿載一漁舟途長漸欲防侵
盜踞澁仍虞久滯留却賴使君深見藉坐令風物總
無收翻然真艤錢塘畔湖上閒吟對白鷗

胡莊肅公文集卷之八

七言律詩

岳廟二首

朱仙兵甲雷風地杜鰲奮生望此時羽檄紛馳催
捷金牌十道詔班師中原慟哭嗟何及南渡偏安竟
莫丈自是康王井飲恨空教人憾老姦欺

主君憂辱結心脾忍復孤高學子皮鐵馬驅馳妨國
議黃金鎖鑰竟誰為三閩有識英雄死四海無人天
地悲自古風波多少恨斷腸回首涕交頤

從靈隱峯寺登北高峰二首

千山陰翳草淒淒清晝藤蘿咫尺迷琪樹光連紅日
動珠宮高與白雲齊煙霄窈窕窈窕風塵隔石勢分明鳳
鳥棲還顧心源自仙府却嗟萬里覓丹梯

檻外澄湖瑩碧隈峰前香霧滿仙臺雲迷縞鶴歸長
遠風急玄猿嘯正哀白晝煙霞紛麗錦千山松檜隱
春雷恠來衫袖多沾濕淅淅滄江樹杪來

昭慶寺前湖上月泛

寶鑑流光照碧苔青天如拭斷浮埃波澄歷歷金沙
淨風動暉暉錦轂開坐見繁星低傍楫底須捫月遠
登臺蘭湯茗碗分香積肯羨金莖玉露杯

月夜訪周定齋給事即席賦別

王子中迴雪夜舟清霄今夕我相求昔賢踪跡空流
水絕嶠煙霞擬並遊萬壑浮雲通海氣滿天華月動
羈愁百年知己原無幾豈厭執尊數獻酬

三界道中即謝靈運始寧別墅故地

翠巖迢遞推行舟渺渺澄江曲抱沅芳樹暗繁蒼露
住浴鳬閒弄碧波浮貪幽謝傳渾青眼避俗園公任
白頭何日麓酬家累畢一槎長傍此中遊

於天台桐栢宮尋桃源洞

破浪東來遠泛槎維舟今詣太清家千盤鳥道緣雲
轉萬折龍湫帶郭日抱晴霞高並麗風和香霧晚
橫遮碧桃開罷仙靈闕薄暮仍驅白鼻騮

觀石梁飛瀑

寂寂千峰架石橋淙淙萬壑貯寒飈懸流競瀑虹蜺
動積翠遙分鶴鶴驕盛夏南天飛白雪晴巖涼雨下
青霄飄飄重憶吹簫侶何日乘鸞許見招

將訪林願菴明府舟次偶成

美人高卧幾年餘丹嶠滄江隔起居憶昨箋題芳迹
寄此時雲樹震關余海鷗擬附天鵬翼王訣須傳石
室書佳歲井棠仍蔽蒂至今歌詠滿南徐

於金鰲觀海

危帆高挂海門東杳杳滄溟望不窮旭日漸分蒼靄
白晴霞倒映碧波紅蛟龍得地看翔舞江漢來朝自
愧以便款乘沅踰澣澣祇緣明發紫微衷

鴈山石梁寺

石橋橫亘儼金鰲天作應知迥不勞翠壁恍疑青鳥
下珠宮深置白雲坳其外不見陰陰細竇流寒液
隱隱諸天散玉毫定後真同極樂國何當竟歲此遊

遊

靈巖二首

凌晨策杖倚巔岈磴轉峰迴曲曲盤萬疊煙霞紛麗
錦無邊雲木肅飛翰危峰高並青霄近懸瀑晴飈白
日寒薄暮振衣千仞上不知何地是長安

早嚴丹嶠峙崔嵬萬里煙霞滂酒盃繡壁高雲含雨
洞玄霄孤鶴迴風迴山中瑤草閒堪把海上僊花笑
開不向幽深恣窮探豈知塵世有蓬萊

天柱峰

南徐盛觀倚空懸拔地擎天兩竒偏日出雲霞光自
抱月明鴻鴈影相連中霄迥出三千界累劫無論億
萬年北極巖廊芳物色何當移置紫宸前

大龍湫瀑布

海上名山世共傳，天晴雲物競新鮮。
芙蓉影落澄潭淨，雪霰光分蜀嶺妍。
卅嶂虛疑祥鳳翥，青霄真見玉龍懸。
廿年寤寐煙霞癖，此日豪吟爽氣偏。

羅漢洞

迢迢巖竇倚雲長，峭壁參差接上方。
石戶玲瓏通日月，洞天宛轉颯風霜。
沉冥自得幽棲性，寂歷渾疑汗漫鄉。
何日辭家此中老，白雲黃鶴共翱翔。

答贈荆川年兄

美人高卧海東雲，力挽頽波謝世紛。
魯國宮牆窺絕學，昌黎堂室擅雄文。
鮑參久避鸛鳴隊，適性甘同鹿豕羣。
海內蒼生思謝傅，幾時勞佐聖明君。

端陽日嶠縣道中有懷

五月五日正陽辰，越水稽山羈旅人。
闕下晨暉旣無分，天涯節俗誰相親。
丹榴江畔午弄色，玉李山頭晴擅芳。
時嘉慶闕供給客路，遙看傷我神。

晚渡錢塘江四眺

長江渺渺白波迴，海上風來五兩催。
樹色遙分巖子瀨，湖光近繞越王臺。
西興舊跡空沙岸，南渡諸陵一草萊。
千古英雄竟誰在，不堪臨泛獨徘徊。

湖濱

送周少魯印馬江淮

衆安王立荆吳秀，柱下才名若雪烏。
府近開關，戰銅車運向鳳凰臺。
風霜北，同高潔。牝牡無勞費，
出裁傳語行人，須却避即今駟馬不凡才。

過香泉

斗來奔走倦風塵，千里驅馳一病身。
吟對高峰聊假坐，臨流水憶知音。
即看短髮星星白，却喜煩襟日日新。
其柰官程此相迫，故園回睇迥傷神。

采石李太白祠

秋風江上廟門開，山下江流去不回。
多病懷賢仍下馬，憑高弔古更登臺。
千年逸氣今猶昨，八斗雄才老不推。
大雅寥寥誰繼嗣，迴瞻望轉堪哀。

江行有懷

日煖沙明鴈北飛，風恬波定燕初歸。
閒雲弄影時相度，細草含煙曉漸微。
遠道不堪頻騁望，中流忽漫一懷歸。
澄波渺渺人千里，回首空傷未拂衣。

九江舟次

匡廬倒影浸彭湖，南紀煙霞滿舳舻。
天遠片帆隨去，鴈月明寒影散驚鳬。
臨深易得浮生感，數近能忘客恨無。
海茫茫誰自料，且將杯酒對蘼蕪。

夏日與諸僚集鶴樓

中天雲構碧山隈，
嶺景凌虛四望開。
此日長風來海
上，何時黃鶴下雲堆。
濛濛細雨浮空下，
片片輕鳬帶渚回。
炎蒸更有不妨深，
坐盡餘杯。

夏日保安樓讌集

江城爾日愁炎鬱，
高閣憑嶠轉欹寒。
疎爽豈臨風洞
側，蕭森疑在雪山端。
漢川古樹情相映，
沙浦羣鷗晚更搏。
不用遠謀河朔飲，
願言數此罄交歡。

送彭戶部還京

揚帆持節遠浮湘，
藉藉喧傳粉署郎。
平政但知周憲
典，視漕偏苑封疆。
鸚鵡草合雲隨舫，
鵲渚樓空月滿觴。
詔簡官寮需茂異，
舍人好為趣行裝。

苦雨

楚天自昔繁陰雨，
豈謂朝朝愁太陰。
暑氣全蒸濕氣
重，溜聲偏雜兩聲深。
搏空石燕轉無賴，
啜水羣魚亦不禁。
何日曜靈珥寶馭，
暴于禾黍慰予心。

送張北村憲副開府威茂

使君持節遠提兵，
旌旆高懸日月明。
天地西南開景
府，山川迢遞一書生。
揮毫草檄才何捷，
仗劍橫戈氣不平。
江上離筵各淚轉，
楚雲巴月重人驚。

於武昌官舍見迎春

層城疊鼓曉迎春，
旭日遲遲暄媚人。
蒼帝參旂時令
正，南臯真見化機新。
梅梢宿凍輝江閣，
柳報韶年動漢津。
風景故園還竊似，
雲霄東望迥傷神。

萬歲節朝賀

去年此日接仙班，
此日今辰客楚關。
彷彿鑪香猶在
眼，紛披簿領却愁顏。
空稱大楚寬如海，
實有逋租積若山。
疲瘵將何稱極揀，
臨風惟有淚潺湲。

過四祖寺

年來欲覓紫金丹，
問俗行過大士壇。
川澤繁紆靈氣
繞，岡巒迴合萬峰橫。
當時宗鏡還相照，
此日心燈竟若觀。
却媿悠悠空道路，
百年身世且蒲團。

鶴樓眺望

萬里風塵行役倦，
一歌黃鵠思孤騫。
不堪趨走逢迎
地，却憶從容笑語年。
抱拙儘拚官長怒，
著書敢必世人傳。
漢陽江上頻回首，
懷往傷今倍可憐。

七夕泛舟齊安江中有懷

樹靜波平月色新，
孤舟搖曳迫傷神。
繫予鼓柁滄流
上，瞻此懷人斷嶺濱。
學士英靈終古在，
浮生事業竟誰真。
涉江絕漢曾何補，
耻向長江更問津。

舟中

滄流浩蕩野陰沉濁霧冥濛煙樹深故國音書難即
致殊方雲物倍相尋白魚跋浪徒供眼紫燕歸身助
愴神何日遠人投尺素慰于岑寂快予心

將之常德發長沙舟中作

問俗南浮湘水涯澄蘭沅芷故參差煙迴霧合迷吳
楚雷陽江喧亂鼓聲渺渺滄波挫夕岸飛飛白雨挾
涼颼三閭何處芳離悴苦憶孤忠動我思

謁朱張二先生祠

道喪塗荒慨不逢每從遺冊味高風世儒漫自迷真
賈吾道還應竟始終人散參天先謹獨心如有我即
非公擬復兩哲論宗學江樹岩花滿目中

赫曦臺 在岳麓書院

商來日日風和雨勝域晴逢豈倦游先覺久爲時向
往後人聊復此夷猶宮前古樹關遐思門外滄流起
暮愁顧我無聞暫日邁赫曦臺上重回頭

題川宮次韻

嗟予多病愛青山其奈耽閒未得閒常擬尋真祇以
不知何物是玄關可憐世學迷虛實竟以冊中
還四十無聞誰復畏憑虛不覺淚潺湲

磯舟君山二首

浩蕩滄流逝不回磯舟獨酌當登臺觸帆江樹雲西
見泛浦漁舟渺渺來萬里浮游還去國百年荏苒規
非才按竿豈是任公釣爲報鯨鯢莫浪猜

吳楚東南稱地險星躔翼軫應乾文萬帆競發參差
動衆水中交屈曲紛霞彩倒靄江五色濤聲齊擊馬
千羣昔時張樂人何在極目遲迴日易曛

江行值風雨

江行大抵饒風雨風雨江光轉自奇樹隱峯橫斜
映波瀾穀疊故參差潮來偏撼驚龍窟風勁惟看鳥
雀旗更柁沿堤芳草合和煙色蕭颯晚更憂

過孤山

萬古滄流逝若斯茲山橫亘儼相楮興雲作雨含元
氣障濫迴征辨九漪獨立久要迂謬賞靜觀真與性
情宜端紳正笏重稽首石于風流亦我師

九日江行

淼淼滄波遠泛槎征途冉冉惜年華歲逢九日常爲
客人在殊方倍憶家岸上秋英誰共把庵中春夢未
須誇悠然鼓枻沿流去誰信吾生自有涯
送同年皇甫君從黃州理遷官南北部

北源西去草離離磴滑溪回馬足疲合沓何殊九折
阪羈危深恨五溪夷曾微涉仗籌邊坐見炎荒動
鼓鼙開道滇南更勞費回瞻霄漢不勝悲

辰溪道中次韻書所見

炎荒六月五溪濱羽星馳戍鼓頻繁此無知誠有
罪嗟予庶長却須親即虞後變應全殪實恐前徒總
未真勿謂迂踈濶於事祇緣同是一斯民

大酉洞一首

洞可數里幽深玄邃洞列數炬始可
中橫一泉如雷石乳積成萬象甚

奇其
具記中

乘槎近自星沙國結軫遙過辰酉隈石乳倒垂森萬
象泉聲爭注隱春雷煙和細霧淥淥氣颯寒颯浙

折歷早晚擬從韓偓侶食霞躡景共徘徊
辰山酉水鬱迢迢幽勝那知此更饒白晝冥冥飛白

雨青峰隱隱浮青霄浮煙漫繞身疑翰倚杖聞吟意
自超不是君親遙繫念肯因簪綬畔漁樵

鍾鼓洞次韻

五溪風物舊知名巖洞虛靈近始經豈是人間三
嶽自緣天巧實生成嗟予訪默時宜酒醉銷世
幾更他日倘詣清廟奏萬萬旦旦

次劉晉初同年宅懷韻奉答

彩動長安天路無端鏃羽翰南國棲遲聊隱
豹西曹軒翥遠飛鸞江山預恐搜靈秘鶴鷺同歡共
疏搏吳楚舟航一水近相看勿謂路漫漫

送潘雙峯省長奉表入賀

予時赴辰
沅撫苗

樓船六月下瀘陽桂楫蘭橈遠自將嗟爾正衝三伏
暑瀕子南泛五溪航碧筒到處堪持勸黃鵠相將共
劇入觀延承宣室問為言江漢有流亡

汪青峰憲副偕潘雙峯省長入賀

錦帆朱夏動江干憲使霜飛暑亦寒白芷青蘼他自
得沿危飛鷺晚雙盤壺觴定就潘郎醉棊局仍從國
手彈山去雲霄應萬里不知何地可交歡

武陵舟中

湘江泛泛客舟來翠壁丹崖兩岸開地僻煙霞行自
遶天清宮闕望全迴凌虛擬撰游仙賦擊楫慙非濟
世才鷗鳬莫飛去知予與爾共漂零

辰陽驛次壁間韻題戈平同舍憲如辰

山磴逶迤道險艱千盤萬折奈愁煩守邊實勉安
計奉職虛叨宣翰班銅柱勛名非茂願金城方畧待
公還願聞上谷雲中報泣向風前淚欲潸

界亭道中

覽歲揆于行四十自傷舊學已全非即愁後世成名
薄却喜當時知我稀三事功名非乃願百年身世欲
何依為儒苦患心交戰勝後無論瘠與肥

懷化驛次韻

山館遲迴一倚欄那堪六月動征鞍每懷綬輯心常
苦敢謂憑陵膽已寒銅柱勛名終不易荷衣生計却
無難哀傷旁郡蕭騷甚痛恨諸溪洞裏蠻

山堂驛次韻

雲峰煙嶠路迂斜木寨柴門凡幾家曲磴盤盤深自
繞長林漠漠轉相遮消煩敢望金莖露涉遠常移玉
漢槎留滯周南人歌老不堪回首望 京華

羅舊驛次陽明先生韻

攬勝辰溪古渡頭風光聊復慰南遊頓霞綠樹晴相
照山欹江鳥晚自出萬里喜窺繁榮宅百年忍負芷
蘭洲桂叢遠在淮南國悵望遲迴劇暮愁

游明山拜文清先生祠次中丞李公韻三首

先生祠廟並江潯覽勝懷賢兩不禁往日松杉故紉
惹斯人天地竟焉尋讀書遠接周秦緒用世長懸禹
稷心天未憖遺空已矣至今留恨碧潭深
徑反谿迴曲更悠沅中今古幾人遊可憐佳跡隨波

並獨有公祠向此留白芷青蘿芳自繞浴鳥飛聲晚
同幽嗟予淺薄傷遲暮徙倚宮前淚欲流
寰中亦自足名山幽勝那知是此間綠蘿青杉蒼露
合翠巖丹壑白雲間江澄魚鱉朝相戲磴隱藤蘿晚
更攀不足官程催轉餉遙迤深處詎云還

次沅州有懷省寮諸公

五溪深處赴嚴程悵望薇堂空復情勞意明公應拜
命豈期劇省尚留行鬼方正值兵符急仙館遙知羽
扇輕留滯邊隅人歌老忽看歸鳥一沾纓

登武當山天柱峰頂得四首

清秋凌日躡天門玉闕琳宮上曙暉七十二峰同下
拜百年萬劫此常尊位當北極誰其似名在神州自
不言擬學誅苓賦招隱遲迴終戀 聖明恩
峻極瞻言翼軫墟雲巖霧壑羽人廬崇欺五嶽天疑
礙上應中霄帝木居勢接崑崙盤踞遠平吞江海耀
靈虛煙蘿露木繁相向世慮塵心總盡祛
曲磴迴欄路萬盤幽尋間共白雲漫松濤晝濤晴疑
雨石洞陰沉暑亦寒心了已輕黃閣責身衰散問紫
金丹為貪絕勝窮孤峭翻訝渾如振羽翰
狂夫雅自青山連日山行多好顏白石滄流也

魚片雲孤嶠總相關含粧宛宛三芝秀矯翼冥冥獨
鳥還薄暮乘涼更徙倚松風蘿月雨俱閒

襄陽道中

道遙荆南賦述遊歲饑民困倍于愁星帟霧縠紛緇
織陸悅舟輪總若沉豈有微長稱極棟林綠厚祿漫
淹留遲迴苦憶調元手一使當時病為瘳

送孟兩峰尹黃岡

憶昔參藩過楚臺黃岡赤壁泛舟來洪濤急狀驚龍
出纖月微風鶴鶴哀宓子抱琴遙出牧杞人憂國重
憐材峰煙南北堪垂涕遲爾匡懷慰我懷

秋日同少洲馮公閣園譙集率題二首

湖亭幽寄水中央別去紅塵耿未忘此日重游當兩
夕居然清興滿江鄉魚行翠釜翻銀刺酒過青蒲瀾
碧漿賓主交歡咸自適渚鷗沙鳥不飛翔

碧筠高柳翠琳琅占斷清溪繞石堂仙侶同游忘去
住野人乘興轉踈狂已教魚鳥留深醉況有煙花送
暗香豈必輪蹄窮五岳隴頭亦是白雲鄉

得報起補關中感念往事留別交親賦四首

赤囊臺上麒麟殿黃紙俄傳虎豹關本以愚忠酬
主聖豈知末議忤人寰已甘澤畔同憔悴敢意天衢

兢仕還歲晚喜逢帝世遇勉驅衰朽肅征騶

解組歸來歲幾新眼看十有七回春久知削籍年垂

暮豈意參藩晚見珍彈弁屢呼明主聖賜環遲及

白頭人殘樗朽櫟知何用稽首齋裝向北辰

海內羣材自擅奇梗柙桐梓各當時每憐魏瓠難為

用竊以荆珉晚見知鳳閣久語非我事鶴林竟是有

前期因風笑向山靈道飛檄於子為少湏

驛使朝來款竹扉公車蚤已到漁磯不愁風露欺華

髮祇恐緇塵染素衣老大未妨仍許稷書生強自擬

宣成驅馳薄效監車載太華峰頭賦式微

立馬潼關望華岳

遙遙旌旆出關東駐馬徐看設險功萬頃洪濤翻日
月千盤秀色倒芙蓉可憐哥帥空師旅遂使胡塵槍
帝裏白昔禦戎先內治益思舟車齊川雄

開夏張常侍高臺送梁岐泉王鑑川二副憲前

古川僚長壁韻

飛閣層臺夏亦寒秦關百二繞河山二儀風物都如
昨幾代豪華盡此間閒倚禽言聊戲况坐看林影點
衣班賓僚意冷關離合白玉歌殘未擬還

由宗聖宮上說經臺二首

問俗晨趨上善壇，筍輿遙歷白雲端。
靈飈暗度倉林動，飛霧真疑紫氣漫。
映月自傷為俗吏，竭來翻訝是仙官。
逶迤不盡板依意，山色溪流作底觀。

東南勝處吾幾徧，選勝何如此處優。
層嶂倚天塵自隔，寶川帶日翠仍浮。
臺空三極看飛動，地僻群方阻燕游。
秘旨不傳誰與扣，野花山鳥若余酬。

由金佛峽趨瓦亭望六盤山

金峽西來勢鬱蟠，瓦亭北去幾千盤。
層巒絕地三邊落，飛瀑浮空五月寒。
正苦窮荒芳轉運，不堪驕虜故騰鶩。
何時一洗兵車淨，長使蒼生頌治安。

將赴固原開成道中值五日

今日何日端陽名，遙遙九折趨嚴城。
懸泉幾道下曲澗，削壁萬仞臨高宮。
衣翰扇已無分蒲觴，角黍空含情所希。
四墨煥烽雉旌，臣何惜仍遐征。

五月七日固原兵憲史吉菴總戎曹雙梧二公

招吳海亭大參高廉泉僉憲，公余飲城南魚池閣。
上池遶高樹，參天小亭面水絕，似江南。

風致賦二首

六盤山勢轉逶迤，曲澗冷冷瀉碧池。
高樹靜含青嶺色，空壺遙瞰拂雲祠。
尊開新醞游魚出，花過端陽舞燕飛。

蟄知不足君，恩能起廢豈應踪。
跡到天涯

平沙曲塢開廣池，涵碧抱方臺。
將軍張樂臨流，憲使邀賓載酒來。
花傍晴軒留夕暉，柳搖寒翠隔烟波。
不堪高會同游地，西極遙傳暮用哀。

崦嵫山問道宮次壁韻三首

山西平涼西四十里

大道茫茫詎易尋，我來還擬一參同。
玄珠何處看猶未，白石無言感豈通。
龍馭久移秦嶺外，鼎湖遙隔華山東。
蒼虬玄鶴無消息，悵望烟花滿目中。

魚鰲為翔本易窮，古來賢聖與人同。
依希日曉無餘物，人又蓬丘有路通。
一自仙踪留宇內，至今紫炁統河東。
稱稀瓦礫尋常是，默然天機一嘆中。

陟祀吳山作四首

炎宵夙駕禮神臯，西望群峰湧碧濤。
羽腋俄驚凌紫翠，金天極目見纖毫。
巖空彷彿聞仙樂，地勝還應著我曹。
秀拔久諳參華岳，峻嶒仍復擬崑崙。

二華靈秀古今聞，方駕那知更此君。
天外九峰疑欲墮，城中四鎮儼平分。
舊志傳為九峯，余指數之時平。

天上無龍戰野曠，常奔走鹿群。
却愧爾來歸世網，清

香料復洗塵氛。除芙蓉朵朵開，傍厓跨馬踏雲來。
即看峻極

路轉入幽溪漸有階白帝崇輿橫九土上清真氣接
三台揮毫莫聲名巖勝懸謝西征作賦才

仙掌排空疊畫張萬山環合鎮蒼蒼龍湫飛瀑遙疑
雨鳳管穿雲隱若鳳西土久知沾潤澤萬方何以見
平康我來不為閒登眺百拜心期有辨香

事賦二首因簡東河

六月二日趙東河少參觴余所居臺館席中即

堂館沉沈梧竹清涼颺天際颯然生炎宵款客傾芳
醞綵筆題詩滿素屏履奕更邀仙侶過放歌時傍碧

欄行廿年故舊追陪地鴈塞麟郊何限情念昔壬寅
相隔馬

星軒霧幌坐更闌街散塵空曠氣殘葉餘含風低度
曲片雲拖雨故臨關黃河遠杳千峰轉鐵騎橫龍六
月難細數還助論往哲逕迴天地一憑欄

行部鳳湖廉泉高憲食招余偕趙東河少參馬

少洲金憲泛舟東湖賦二首

湖上風烟太劇清湖中雲物動虛明仙槎暇日盤芳

醞勝侶崇宵洽道情嚴幕漸開荷氣入移舟真覺
林行南山西澗江舫迥幽思羈懷何限生

幽思羈懷百感并閒思跨馬出郊行更堪鄉園

動不見岐周鳳鳥鳴孤棹聊依紅蓼渚疎林遙送暮
鐘聲喜聞汾北烽烟息且復甌杯慰旅情時太原有叛
之警後聞平定

登崇信縣城作

高城一上思無窮禹跡堯封入望中天遠黃河臨紫
塞人從西極仰關東四郊多壘愁空切千里連營播
豈通安得盡如南仲呂蚤令明主錫彤弓

涇原行省對雨偶作時適旱甚

城上高峰雲墨昏城頭白雨灑飛軒繁風裊霧故弄
態鳴鳩鵲雀時爭喧會看涇汭泥拍岸不愁禾黍蒸

其燬三邊甲士得飽食寄言狂虜休南奔
月半前公集卷八

秋畋高峰在涇南門外

層城迤邐控危岑試上高峰思轉深南國音書全不
至西垂烽火鎮相尋殷憂漫有匡時策開濟誰同報
主心紫塞黃塵隔望處不勝清淚滿衣襟

校試涇學諸生感而作

昔陽憶昔謬促衡堂下誦誦列俊英豈料風塵來鴈
塞遂令踪跡繞龍城廿年重釣曾何意此日橫經重
有情羨爾青衿各英妙逢時蚤擬見昇平

涇城南之高峰切直省堂上多檜栢蒼翠可愛
每天日朗霽影滄堂前若其欲雨則雲起如

幕樹一無見今已未夏民苦旱爍此六七月

上雲時時作大雨隨注賦以志喜

高峰之雲高接天隆然飛墮軒楹前團團萬樹恍如
失爰爰流水旋成湍已喜蛟龍勢飛動更奈鳩婦年
喧填無愁餽餉關供給所賴長吏人人賢

登王母宮作二首

西中迢遞鬱崔嵬萬里遙從西極來幾道懸泉飛素
練無邊喬木殷風雷悠悠佳事疑俱夢落落靈輿豈
史來却笑多情空繾綣漫從金屋詫仙才

曾岑獨上四裴徊滾滾河流逝不回黃屋漫思玄圃

駕金蓋詎是貝宮材謫奇仙吏原多恠磊落皇輿重
可哀千古登臨成一聚豈知隨處有蓬萊

秋日偕馮少洲憲僉泛鳳翔湖次韻

清秋湖上侶文儒典齊冷然喜並車翠蓋千章好避

俗紅泉一道嚴朝余移舟待月浮烟嶼乘燭徑觴對
竹墟却怯臨深易生感黃河青海近何如

華亭道中積雨潦甚跋涉良苦擬筆賦之

亂山千疊古儀州澗壑縱橫拍岸流滿望虹蜺來海
上更穿雲雨過峰頭恒陰倍切憂時念多事真慙拯
溺謀國計民生開此日曜靈何以豁余愁

由六盤山趨固原防秋

疊障層層古六盤我行越歷萬峰曼開成北去天連
海靈武西來暑亦寒已覺征輪空杼軸惟餘涕淚滿
闌干何時一挽河下淨洗奴氛款百蠻

聞洮州被圍有事鳳翔晚次靈臺一首

翩翩羽檄遞相催漢使星馳過古臺城倚川流深自
抱山連關隴曲全迴天王南面垂衣聽雜虜西邊
幕地來但仗忠賢齊效力不愁戎馬亂喧囂

九月六日固原官署見紅菊盛開雖其瓣片疎
薄莖幹短細然亦嫋娜可愛却憶家園此時

猶未呼僮令酒欣然對酌

當年林臥看猶未此日暫行轉更開豈足花神聊旅
況不度磨采滿寒隈天涯物色羞容鬢塞上風烟動
酒杯却憶鄰家高樹蔭垂垂時送草堂來

九日與憲副史公行太僕少卿郭公謙集靜寧

州之小臺寺寺俯瞰好水川時久陰忽霽登
臨灑然鄙吏人竟有菊數本撫對歡洽乘興

有作一韻四首因簡二公

坐俯晴川下夕陽即有疑樹晚倉倉地連紫塞冊
墮成繞霜原白雪光不傳南國信大羊時

十城旁紅陵老去悲秋甚短髮難同落帽狂

天涯今日過重陽却憶常年在草堂高樹過有常拂

茶濃飽照眼自悲香黃塵白髮追看汝碧水蒼苔重

憶鄉痛飲高歌時岸情奈人應笑楚人狂

常年此日饒風雨况復陰霜決月狂却喜連朝遂開

霽更憐今日嗅妍芳河山百疊直疑障雲樹千重對

舉觴異域仙僚歡賞地他時應築聚星堂

邊頭作吏逢重九躍馬登臺未信狂時序百年元此

日占堂嘉會太殊方英雄老去空流水河隴西來幾

戰塹韓范經營看咫尺遲迴天地一徬徨

固原道中漫興

本是北牕高卧人誰令奔走向紅塵世途落落終難

甘心事悠悠詎易論方朔收希金馬詔班生願返王

關輪山林鍾鼎皆天分惟有陶公見最真

環山有詩見懷萬里而至過承獎借次韻奉酬

念年學道豈諳戎誰遣公卑到里中誤以林廩當籌

羽計知天壤匪神龍人江氣候何時歇絕塞烽烟且

水空憂國杜陵忠愛切奈看熊夢感 宸衷

十月中將赴原州請事門伯開成公館值余初

度懷御感事賦得五首

念載歸歎學閉關豈知重玷紫微班慙無大業酬千

載笑以愚忠款百蠻撫事暗懸司馬涕感時終效季

鷹還寒宵獨酌頽然卧西澗春潮夢寐間

楊楊仁車夜向西還如襄野路渾迷已看宦况同雞

肋自笑行蹤等鴈泥落落乾坤誰匪客悠悠心事漫

疑孤海鄉戀故真無邪且對疎燈改舊題

白雲頭顱頗自憐單車時傍紫榆邊祇將疲病供多

事豈有文章重百年鞭策不知衰漸甚馳驅猶問古

誰賢涼邪林屋知何處此夕惟看斗極懸

昔年五十已加七前去六旬寧幾多却愧紅塵長道

將遠將白髮出巖阿杜陵老去憂空切勾漏丹除意

若何鳳麓烏阡何處是秋霜春露西蹉跎先祖已上

馬土河元君墓在

矢張孤是此辰楊朱猶自泣迷津憤來真復忘餐

食感遇深思洽隱淪詎有助華標 聖代誓將忠朴

奉斯民命須揮手烟霞外歸去千峰寄此身

游太白山作四首

天峯律鳳聯翮積玉浮瑤五色鮮遙倚嶽蓮平梯

倒垂巖樹俯窺川雲峰江上虛稱傑雪嶺西隄此

遊新盡日不聞雞犬吠秦人何事向桃源

武公太白遙相望積雪陰陰今古然抱日籠烟骨錦
繡興雲作雨滿坤乾紅塵迥隔秦川斷白霧遙疑玉
寒連還似襄城迷道路從秦谷訖桃川
峻嶒峻極倚空懸天畔群峰笋截然已道靈寂棲銀
漢更聞飛石柱蒼玄橫空老鵲翻愁礙抱樹玄猿
欲領莫以高寒空自異直須霖雨滿鈞天
自余學道慕名山卅載山靈寤寐間豈料樗材將白
髮更乘華轂入函關已看玉液濡西極佇望滄海偏
予覓見說仙翁多綠髮可容同帶雪霜顏

過五丈原諸葛忠武侯祠

問俗驅車過古祠荒原空壘不勝悲天心已定三分
國上將空懷十倍奇蜀道暮雲猶黯黯渭濱衰草總
離離梅揮若定還伊呂何事書生浪作疑

登扶風城

扶風還是舊山河此日風謠竟若何青海烽烟勞轉
運漢家功業久蹉跎碧梧漫結鳴凰實赤野猶張俊
兔羅欲挽衰頰愧無計高城回首一高歌

寶雞金臺觀張三丰祠

名山迢遞蒼西來烏鼠清沅特地迴巖洞行窩宛如
昨髯仙蹤駕幾時回却思黍米原何物妄意刀圭是

聖胎欲問真機覓無處雲天四顧一徘徊

終南山仰天寺作二首

望入終南峰幾千明明蠶園起新眠無邊翠栢穿雲
上一派寒流倚寺懸似有飛仙臨洞壑隱聞空樂滿
風泉何叶揮手紅塵外長借僧寮伴老禪
雲深徑仄路繁盤秦嶺遙同楚澤暄已覺連峰疑學
鳳更看懸瀑儼飛蛇名齊太乙天枕近風捲長檐鶴
不喧形勝特殊風景別却從塵世託仙源

余從岐陽趨麟遊向東南行可六十里過所云
箭括嶺嶺高際天中通線路蛇徑鳥道亂石

嗟呀縱橫參錯既不能與又不可騎即空騎
貫行亦時時蹶跌不支從人掖余步上會天
大兩雪撲面沾衣風雲景刮面然顧見馬山
飛雪點綴蒼白晃耀宛然畫圖幽興翩翩口

占一首

平生我亦浩然徒踏雪衝寒咲腐儒雖乏官梅動手
猶有村釀堪時酣漏橋風物此何謝輞川勝事今
無安得與之同述作倩渠長筆揮為圖

余入關久之門人故舊書來似訝余迂滯者一
占辭嘲因以為報

晚歲逢起華髮敢於木路負初忠他時頗自請也
相此日從人咲賤工可信鵬鳩原各分古來賢聖豈
榮通世傳飲啄皆先定季路何須溫乃公

寶鷄道中追憶趙都憲宅迴光亭坐

百年吾亦解迴光憶得常年在草堂靜極不妨聞
蠅通來殊覺愧亡羊因君更悟無生理愛我能傳不
老方此日紅塵岐路側竹亭回首重徬徨

浚谷家後閣眺

疊障盤盤遠合圍倚城臺閣儼如翬臚間樹色千峰
出樹裏河流幾道飛撫檻獨吟紅芍藥開尊聞嗅白
薔薇蒼生海內焦嗷甚莫戀花間舊釣磯

送郭三川行太僕少卿致仕東還

興途詰曲轉看非羨爾中流蚤息機岐路春花應對
咲空山倦鳥共高飛自井淡薄看松菊歸去逍遙掩
竹扉更勸歸來多釀酒他時同醉釣魚磯

梁岐泉副憲耿忠齋少叅招飲漢中郊館即席

賦謝

漢渚邀賓敞繡筵繁花高柳競新鮮雲峰萬壘開
色絲竹雙行綰暮烟天際洪川來滾滾塙頭脩竹爭
娟娟高懷不盡交歡意朗月中天未許旋

登拜將壇

勝日郊行穀雨乾古臺繁樹帶脩垣王孫困寄佳
岸國士名收漢上壇一白鴻溝飛鳥盡遂令兔野逐
盧殘當時肯共曹公學蓋老堂中見汝安

登步華山四首

陰霖累日愁氛寒爽霽連宵喜豁然豈是山靈欣客
至故教風物散尊前更疑龍象盤空下到處鼉鼉抱
日照玉卮丹樞紛咫尺底須萬里訪蓬仙

茲行亦有前緣春日晴臨十八盤王女峰頭雲自
散上露初搏傍岳瑤草時堪拾絕頂丹霞淨

可餐石井陰陰足涼冷便從雲磴叩天壇
鑿石為井凡數丈中復為坎懸鐵鏈其中人援以升
過他岳壁始漸有徑徑亦不其不可步

三峰之上彩鸞翩三峰之下玉龍懸青霄萬里開一
線北斗星坪看點烟似有飛仙移絳節高從王女乞

金蓮招邀欲問長生秘白石壘雲滿天

烟宵寤寐卅年餘萬里常思遠索居此日來游春雨

半諸生共躡興全紆天清河渭分三晉野曠星躔辨

九輿最是江沅看獨切卻似雲樹滿秦墟

王官谷尋司空表聖舊居四首

溪迴徑仄踣紫斜策杖遙尋處士家山列繡屏窺影

鳳水經紅日散金沙林端草樹春愈媚谷口烟蘿晚
更嘉齒齒屢辭金馬詔白頭深媿未懸車

五峰山綵霞生聚仙亭上白雲橫高人已去空陳
跡門前來為勒銘一自仙靈流絕頂遂令泉石有
餘榮

望望王官峰幾千盤盤繡谷去寅絳峰攢飛瀑雲邊
斷柱倚中條天際懸當日公卿空寂寞于今巖壑自
娟娟

娟娟微君豈是渾忘世天意時情又自憐
駐馬聞香卷畫坪無是爽氣霎然生幽人標格誰如
朝尚衣風神不啻清老相尚舍唐雨露斷碑猶與舊

芳藹山靈亦自矜輝耀何事為謙耐辱名
始余未至太華風大作日幾晦已而歇比出關
將至少陵數十里雨又大注潢潦塞途忽復

霽顧良於行再賦一首
太華陰陟氣旋收少室躋攀雨忽晴不喜山靈隱見
稽逐令衰芳忽游行雲開月挂栖宿樹風定笙傳跨
鶴下彷彿似聞仙樂奏却憐迂怪

少陵寺夕眺
上方臺殿倚空懸翠巘丹丘曲曲生雲樹蒼茫橫
照山川迴合俯中原黃河似帶來天際玄鶴如幡下

渚田最喜東峰新月上漆輪光映寶珠圓

自嵩陽宮上泰室峰

萬乘巡游事已古臺封樹夕陽紅振衣睨視三千
界杖策平臨六十峰海外扶桑遙掩映雲邊華岳競
豪雄嗒然寥廓渾無礙瀟灑疑乘禦寇風

凝道監築再同諸公取道湖中還省是日荷美
盛開景物奇勝喜賦

雨後湖光太劇清水香花氣兩盈盈雲山映帶真如
書荷葉翩翩覺有情迢遞蘭橈天上轉分明仙侶鏡
中行嘉時屢泛忻遭過稽首天王仰聖明

內苑

帝家太液勝蓬池桂葉蘭舟喜甚移烟雨空濛疑世
外湖山綠繞豈人為連裾盡錫口心侶擊揖誰非濟
世資共沐恩波何以報願言天子萬年期

鴈門即事

客思馮高倍黯然鴈門孤口塞風烟幾處推牛夷漢
墨何人躍馬向胡天愁時獨灑新亭淚報國能忘祖
逃竄笑道書生無遠略班超投筆古今傳

太原王氏別業壯丹盛開

草堂江外足名花市近黃墟酒易賒畏地相逢會把

園今日觀天涯業芳倚檻深含態細盡撩人
常曲杜陵半落夕肯因漂泊負年華

董子祠

秦逮漢初斯文半落亦何如當年未竟天人
都矜遺德閭彩鳳孤騫空自好明妃萬里未
堂廣大高明訓三復遺編重啟予

澤州明道先生祠

塵暗古祠傳騶下馬立移時青天不動遺書
子扶宋祚危恒岳斷雲連古戍漳河新浪浸
蓋澹依意回首宮牆倍我思

念菴六十

言鴻道义孤斯文原自屬真儒伊人晚出知非
緒遙承豈厚誣海內蒼生貪想望雲邊黃閣
俞祝若老壽情無限寥落靈光幾丈夫

過潞安陳兵憲遣人護送過大行寄謝

冰雪滿征途僕病車慳馬力痛畏地逢人誰問
說荒隅仗子足歡娛陳公自具當年添終子仍將舊
編把劍臨風倍惆悵可持尊酒重交愉

春日南城樓集二首

樓中亘俯河瀝
淑氣浮夾岸繁花

賞隔林鳴鶴破春愁風移樹影連波動日帶嵐光色
晚收寄語踏旁遊冶士山翁原不為春謀

飛閣層城倚碧空憑高送目意何窮千家苑杏春風
裏萬井河山夕照中細草逶迤拖晚翠連峰翠兀度
危虹晴老喜共群公笑天際濛濛月正東

吾家牡丹比日得歸適繁葩盛開喜而賦之二首
頻年為客走風塵此日還家花正新不是歸田能面
汝總緣傾蓋轉相親冶容實恐妬芳妬國色休煩繪

素勻筋力喜看強健在幽尋仍欲上西嶺
柵何處有風塵麗蓋濃葩片片新借宅他時聊識
移家此日鎮相親每愁風雨蕭蕭下靜愛鉛華細

細勻吟賞一枝吾自足耽游何必偏峴嶢
再遊白雲菴二首

再遊白雲菴二首

一別招提近十年西陲南望客心懸白雲信自堪怡
悅黃閣無由羨接連地僻遠回中士駕日長閒問法
王禪刀圭亦解生翰術未報君親敢學倦

千山環抱一溪流萬木深含百鳥吟法雨霖霖時自
下天花宛宛靜交浮西垂烽火催新戍靜域煙霞動
昔愁遯跡已井違省闈幽棲端欲臥林丘

五日遊豐樂亭王東川詩云百年此地幾幾

臨之句為韻足之

江雲同畫陰陰山雨絲絲風滿林四海人同旅
此地幾人臨盤行白玉堪時具酒近黃墟慰
客心平向此中別來書札枉相尋

九月沈春

亭明呂太僕韻二首

九日呼朋上翠微巖巖最桂豈相違周顒又負山靈
責陶令虛嗟酒客去大江何滾滾比來征鴈故
依依濯泉踞石今思有金弋挽落暉

憶在西垂賦式微傷戎馬故山違晏容敢謂功名
薄伯也誰云世代稀歸鳥狎人時欲下聞雲出岫
相依依前有燭還堪秉莫向斜陽嘆落暉

重陽後黃維則招飲宋莊

野亭白雲隈舊契開尊召客來竹色花陰時
映山薄影共徘徊秋偏落葉前日薄暮仍登
上臺已辦漁舟隨浩蕩寄言鷗鷺莫相猜

懷史恭甫

分曹憶昔客長安回首當年一海分
西皂蓋碑人冠史魚氣味以相度
想王陽洲天路何時重與君

沈水部奏績

抱病年來強著書而兄常過子雲廬休文見說緣詩
瘦叔夜從來與世疏水部才華勞想像山人名實愧
空踈春宮勸講須端士莫向清時賦遂初

于雙峰處士夢子獲數桃巨而且艷

罷政歸來日掩門庭芝宰蒞薜蘿繁已將世事同棋
局漸覺清閒似蔗根駟馬敢期歸後裔箕裘誰復肖
賢昆殷勤多謝璫華贈珍重當年陳後村

送同年田南畝太僕東歸

憶昔臚傳集鳳池杏花春暖柳如絲即今祖別臨官
道菊醞秋芳蘭復滋君抱經綸甘隱逸我無貧病轉
棲遲蒼生旦夕需霖雨莫向東山戀紫芝

壽朱遜泉先生七十

儒衣道屨兩相便老健人呼是地仙掃室焚香常獨
坐烹葵餉客只隨緣光庭久得春風力仲晦時成白
雪篇我欲日操公几扶頤言頻閱古稀年

城武令于子貞以詩見貽有解組志次韻慰之

莫將身世等浮塵勲業須為第一人試看子與思極
溺誰云宣父不知津芻龍子已同衰賤蕉鹿居無問
假真看鏡倚樓知獨切幾時看取畫麒麟

荆川寄新茶湯興

大輪遠織陽羨茶先春投贈意何賒呼童出汲縣
穀屬婦行煎看雪花且喜盤餐同屋角不愁盃酌更
天涯椒花柏葉安時俗莫被封侯悔別家

冬大雪踰尺喜賦

萬壑風烟繞中壘銅阿呈瑞報豐年但期黍稷常如
穰豈必丹砂遠覓仙東興却須浮盡舸發狂直欲上
崇顛曾傷峰戍龍沙北日死衝寒倍可憐

和趙春臺雪霽觀燈

寒鶴蕭然月滿庭應徐客散酒初醒即看玉樹迎天
白轉覺星橋特地焚官閣踈梅全欲爛滿城凍柳半
含青他時東道須無負四海交遊一梗萍

與春臺刺史郊遊次韻

白雲迢遞擁巖扉嚆向烟霞春已歸天繡芙蓉開萬
朶山連江海列重圍百年宇內真馳電千仞岡頭一
振衣願與時賢盡樞筦不妨常啖此山薇

晚坐

閒來終日坐林泉漫說參禪與學仙徑軟莎青晴欲
滴池荒蓮墮雨仍妍中流自喜長帆早未石從知曲
手便心事悠悠那可道放歌一醉晚月前

守歲

寒城蕭鼓送年華夜色星光雜綺霞比屋歌謠聲欲
通霄燈燭影全遮迎新競喜杯浮葉望稔仍期雪
作花歲歲暗中添白髮有生那得更無涯

暮春山行二首

城中千丈足紅塵倚杖青山一問津到處烟霞供眺
望滿前蒼翠上衣巾泉芳酒冽蕪葭淨踞犇峰迴耳
目新莫訝幽人渾富貴總應收得百家春

有興徐度碧山西小逕平蕪踏不迷芳意撩人花片
片閒愁滿日草凄凄深潭水暖鳬爭浴風細泥香燕
自低游衍未須歌管沸時時幽鳥數行啼

興灑然

憶昔儂家正此時鄰翁相伴坐茅茨村醪遙獻光常
滿醑粥更嘗興不貲况對高賢觴白雨更看垂柳鴈
青絲公車無用聊相薦適意雲山已定君

秋日登城

荒城一上思悠悠北望關河淚暗流入暮邊愁生落
日感時孤憤泣清秋乾坤浩蕩英雄幾江漢茫茫身
世浮漫說卧龍成底事豈如暫作醉鄉侯

秋暮閒居

郭茅亭映水開心閒獨鳥不驚猶離離果熟山禽
下冉冉花香蝶蝶來稀髮故當松塢曲移尊時就竹
林隈諸賢俱望登樞筦虛放幽人寄草萊

已酉至後大雪次友人韻識

至後嚴威雪作團玉樓銀海若為觀龍沙迢遞重回
首無寐從容獨倚欄曳屐行吟人未老擁金出寒夜
偏寒樛材久已耳投散敢謂逢萌早掛冠

送畢梓石入覲

宮香上計早朝天舊是金門大隱仙到日兒童
應識姓此時父老共留賢醉翁久去人疑近宜室懸

如席更前留佐省臺封事暇詩筒莫惜向予傳

春日蔣上舍招觀石瀨二首

歲歲金泥動決句綺筵春日恰宜春嘯歌天地訃同
領略山川合有人絕壁淡雲來洞口飛瓊寒液灑

瀨乘流我欲浮蒼海濯足長吟出世塵

東下後盤陀澗水潺湲湧白螺畫日冥冥飛雨

青天隱隱見龜鼉風將花氣催春酌鳥弄絃聲代

獨倚高巖時極目烽塵西北意如何

晚春遊花山夜歸

蒼山散遠暉坐令遊子濟忘歸尺香冉冉

幽嶺樹陰陰時夕霏竟倚危巖間騁望恣探深谷漫
迴幽棲我欲長棲息為郭沙鷗莫浪飛

懷張蒙然方伯

憶昔為郎列署通省中簾外與君同閒時棋局供宵
分竟以詩篇味國風羨子逢時極大業嗟予早歲息
微躬鵬搏鷁適聊從化此日絨題意不窮

秋日登瑯琊山頂

憑高極目意何窮滾滾江流入望中幾道疏泉通月
觀無邊喬木下天風輕霏漠漠寒仍淺靈馭瞳瞳晚
更春得匡廬舊開士結茅相伴老雲峰

同戚南玄遊定山拜莊先生墓

山谷逶迤儼畫圖天將形勝錫英儒大江風月歸吟
弄文苑衣冠足典謨一世大名懸北斗七言高誅小
東吳却憐瑣瑣多相忌異代聲光孰有無

壽西野張中丞

解組歸來鬢未華季鷹高致豈全賒當年榮耀同秋
葉閒日心情共碧霞最喜乘龍時見過久知失馬不
須嗟秋深菊往仍仙侶共指通玄是一家

清江徐龍山邱中見李鴈姓名有詩走訊奉答

歸來築舍讀遺書小隱丘樊覺有餘長愧請纓應再

誤始知投筆亦多踈蓬瀛渺渺殊難即滄海悠悠自
可漁屈指英賢滿天地想容疵賤老環滁

次龍山遊琅琊山寺韻

蘭若凌虛矗郡城野花幽草雜然生烟霏繚繞開相
向巖岫鵲題代有名選勝每淹高士駕辟喧深慰野
人情何當共借禪床宿靜聽松濤細細鳴

梓石獨宿郡齋夜夢歸省有作見示次韻奉答
十年郎署客長安一卧滄洲夢寐寒花塢行春入朱
老竹窓待月酒初殘飯香紅稻無餘物舞著紅衣悔
舊官却羨使君真善養欲留名業與人看

夜坐次錢宗化韻

滄江歲晚雪霜寒倚劔胡天興已闌幾處驚塵來
衮中霄明月故園團憂時漫擬銷金甲感事還須戴
鶻冠賴有清朝諸將相肯令才傑盡歌繁

寄懷陳近泉憲長

憶昔風塵滿晉陽鴈門兵甲苦郎當腐儒報國心空
切念子匡時計總長崑火湯延和氏壁虞廷終奏伯
夔章十年不見勞相憶何日重逢一舉觴

于雙峰招飲別墅

深林曲塢冠南州磻道茅亭遠更幽滾滾泉源山外

將娟娟風物檻前流不妨地主投車轄况有花枝作
酒籌日暮潮生芳草綠却憐野渡有橫舟

寄李克齋中丞

文園多病老江鄉四海交游耿不忘省署備曾聞緒
論齋壇猶記挹餘芳居閒漸喜身無累感事仍驚俗
木康攬纓澄清賴公等濯纓吾自有滄浪

寄壽蘇園吳少參六十

蘇園蘇臺薊宴開水雲浮處即蓬萊半酣高咏天為
側滿榻清風俗可回令子新裁紅錦服仙人遙奉紫
霞杯斐溪蔣遂知何處準擬他年駕鶴來

秋日東遊秣陵諸山寺十首

秋風鼓柁大江隈麗石妍花照客杯舟楫遠經蛟蜃
宮雲霞長繞鳳凰臺青霄爽爽諸天近白鷺洲寒二
水迴可是江南望江北咽波浩蕩使人哀

曉日鳴榔秋氣哀潮生洲渚片帆開千家樓閣江邊
轉萬里風煙海上來滾滾寒流浮島嶼重重高樹出
亭臺來桴鼓自忘家國祿溺長思命世才

搖曳秋風一舸移翠屏丹嶂迥多姿涼雲絕壁高
映極浦遙山遠更奇兩岸蕭蕭葭菼合幾人長
難言英雄老去江在把酒千流帶

澄江渺渺帶南畿江上人家盡竹扉風露寒生楊柳岸雲霞光動芰荷衣神馳滄海歌黃竹心厭紅塵戀白薇却任憧憧總機事一時都付釣魚磯

江頭覽勝駕輕航片片歸帆帶夕陽兩岸蒼山含雨潤橫江白鳥遡風翔洲前蘆花迷青靄城下烟波接混茫興直過朱雀畔翩然疑是白雲鄉

芳妍豈未全衰可是江南節候遲夾路寒花初綻帶月堤高柳尚垂絲盈盈弄色懸丹實冉冉含香上碧滋問道佳辰足清賞憑高縱酒復何疑

西風短髮岸危冠長缺歌殘興欲開萬事總今雙鬢明莊公集卷下

白百年贏得寸心丹山含夕照明孤嶼水涵寒陂浸澤蘭憑報鄰翁共行樂古來難得是清歡

亂山高下倚青真野草幽花不辨名林影靜含紅色初暮霞遙映夕陽明閒從跌坐觀無始靜覺勞生厭有形憑寄高巖棲卧者年來我欲此經營

愛山連日計山程纔上有與興便生曲洞逶迤天外轉諸峰羅列畫中行涼颼涼逾隔空翠掠人鳥乍驚深入令人忘朝市不知何代有初平

父向林端賦遂初竭來寄寺此閒居窓含午暉紅光瀾門繞寒流碧影虛湯浮生直逆旅却從幻境

真如家僮莫漫嘆沉寂此地從來勝茂廬

孟家庄錢座主玉堽先生會風雨不至忽憶水

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句暫為結成

滿城風雨近重陽靜坐山堂興轉狂紅葉亂翻齊送黃花無限漫浮香尊前一嘆滄洲濶物外閒吟白雲長忽憶古今豪興侶雲疎樹倍淒涼

壽弦齋先生

南園舊栽紅錦豸東山新製鹿皮冠百年勁節今誰九七衰高齡古亦難喜有琴尊淹日馭更將風雅擅詩壇遲遲手植臺前柏長伴先生閱歲寒

鄭于野同年邀飲環山樓值雨

陶然盡醉菊花前却憶登朝總少年二十五回梁者序百千萬變世人緣蒼龍遠駕君橫漢黃雀平棲我在田廊廟江湖俱自得及時共擬古來賢

讌城南閣上

新秋過雨群峯霽朵朵芙蓉翠若浮綺帶况臨江樹杪霞觴遙映海雲流涼颼碧霧催行樂明月哀笳動春愁最是幽懷易生成滿天兵甲幾時休

答太僕王東臺贈賦

博材虛沐薦書頻自計身名孰見兒有高賢司

勿何妨愚谷久沉淪傷南北論地莫效迂疎報
上身海內風塵猶未定不知何處是通津

壽鄭于野同年

忽憶同遊廿載餘升沉形影各天隅野雲出岫知無
意老驥空群自識途青瑣謫書懸白日錦堂詩句接
黃虞君王玄德天同遠卿月年年道合俱

壽遜泉先生八十

郭外新年旋結廬擬從莊叟共閒居維摩自得安禪
理李路何須在讀書洛社風光看水遠詞場結習總
應除坐籌國事真猶少願見蟠溪載海漁

胡莊南公集卷八

四十一

早秋郝南峰王東臺錢際齊鄭平山招遊開化寺次東臺韻二首

索處年來狎遁栖柴車何事共軒齊祗緣文舉情如
海頃使山翁醉似泥返照江樓懸倒影晚風茅屋過
蒼苔歸途不覺岑岑睡猶記舊春日正西
綉袂翠忙滿晴繼攬秀亭前次覽觀巖卧自緣才分
薄山游殊覺道情寬天風滿抱香何處洞壑流光石
幾橫食重名賢招隱意坐看團影碧雲端

送張陽華報政北行

閒對江楓動遠愁忽從野聽而鴉朝廷今日來

良弼盜賊中原且漫休但使四郊無寇壘不妨西湖
有橫舟可堪挾兩春潮立滾滾滄波急暮流

次荆川韻贈萬鹿園

滄海時聞動鼓鼙老臣深念採薇詩惟中舊富勤王
畧掌上新傳破賊期所念帝臣俱驚驚不愁圻服
有窮前帆檣杭稻連雲轉笑彼么麼竟曷為

至後大雪連日喜賦二首

一陽復後動天根蛰海霏霏雪滿村三白先生披素
練六花寒剪亂銀旂占年擬播大田詠乘興謾開絲
醪樽聞道重相徇怯凍踰寒爭奈過郊濱

胡莊南公集卷八

四十二

銀漢低垂一色雲瓊絲玉絮舞紛紛僵眠閉戶情偏
適映讀鈎簾思獨新訪戴堪乘鼓棹興平淮尚憶濟
時勲騷壇此日添佳景白雪陽春處處聞

早春偕高汪二太僕孫莊讌集次高東玉韻二首

首

畏途詰曲宦情闌謝客居常事藥欄投浦鴈行低絕
岸蕩舟人語隔前灘青郭柳初含態的的江梅已
過寒倦策湘筇時引睇嘆看公子落金丸

郡西別有兩花山逝水縈迴更幾灣暇日銷愁時獨
往而今乘興一同攀使君但解尋幽賞地主無愁闕

好顏少待燒痕青欲上酒懷詩興鎮相關

次韻答遜泉先生

班白頭顱已半分未能高齋可離群
頑疎自顧中人質斷削時煩大匠斤
蓋世浮名知有盡半生學道可無聞
憑君看取唐虞事萬里青天一片雲

江皋

久向江皋理釣絲鹿門朋侶結襟期
投身正喜雲林遠入枕那堪鼓角悲
海內風塵嗟不定天涯生計欲何之
孤臣終夕愁無寐起坐長看斗柄垂

乙卯冬十二月十一日大風雪

融春六日風顛甚舞雪狂飛拍面來
豈有心情呼酒盞漫將匙箸撥爐灰
即愁海上兵戈劇忍聽雲中鼓角催
天意分明私自會安居深憶濟時材

丙辰上元夜值驚蟄

寒城歌管竟歡娛燈火熒煌擬上都
竹馬鳴懷童稚伴蟄虫恰與市喧俱
無遺花月千門映幾處兵戈四海吁
安得汾陽狄宣撫夜逃賓席破妖雛

寄趙大洲

薊門烽火達皇闈文武並行氣色微
撫劍懸知孤憤切和關猶道小官非
獨將單騎經重壘喜仗精忠

非惟知爾平生終不易他時還欲勸宵衣

喜錦囊次韻答吳江筠三首

春來幽興滿江千見說諸君為築壇
憑仗雄心赴獨驅羸馬不愁單浮觴
對月金波轉把劍臨風氣寒千古英雄竟誰是休論玄德與曹瞞

端房常足憶丹崖倚杖懸壺好去來
瓶雀來爾隙駒誰復見重迴魏王大
瓢終安用莊叟國才莫以雕龍誇俊
健柏尊桂醕急須開

一別桃源今幾春居常空自憶秦人
靈書遠寶鏡輪中白髮新黃閣峻嶒
難泐滄江

垂綸論兵賦賦須君筆讓戎蕭關老
病身

壽大司馬鳳泉尊師

嵩洛山川自不群降神鍾秀古今聞
仲淹早擅河

譽輔嗣空詮道德文一代儒宗重握
印百年名業

提軍南倭北虜全無賴麒麟閣仍期
盛策勲

寄朱子美

春明識面年俱壯鄉曲論交白髮生
暇日每勞鴻

使閒居端荷歲寒情成家舊得周人
秘有子新傳

氏經見說年來親海客丹砂玉液幾
時成

寄謝與槐人參二首

氏經見說年來親海客丹砂玉液幾
時成

寄謝與槐人參二首

氏經見說年來親海客丹砂玉液幾
時成

寄謝與槐人參二首

安石聲華重 兩京嶺南關右寵巡行遠游更使詞
名盛學道懸知世味輕海內儒宗還累印江東人物
一連城蒼生滿目瘡痍甚早晚為霖稱我情
世俗交情倍覺難故人相見倍相歡雲霞滿抱玄暉
秀綈絮深憐范叔寒四海蒼生全屬望南山白石久
相安期君早值中書省紅藥高吟畫影翻

懷舊寮汪栢亭

廿年畫省論文友此日滄江白髮新老驥已無馳國
志知君不是泣途人華裾玉珮年時意碧樹丹山夢
寐真何日 賜環仍北道一尊重醉古滌濱

寄太原潘春谷

記得同游 帝里春廿年世事豈堪論青衿赤紱都
非舊白首蒼顏未是新我以疎慵甘棄置君應騰踏
久遠巡試從過鴈峰頭望萬古英雄總一塵

花山道中

雲巖霧壑踏委蛇花竹紛披道轉疑澤鳥山禽爭度
曲細疑碧杜迥含姿貪幽不厭渾痴癖在處真成一
畫惟却恠古來幾游衍披榛無復半行題

游憐僊洞

江天冬日快幽觀山勢蜿蜒曲曲蟠白晝烟霏迷下

界蒼巖石磴隱千盤名賢覽物興悲感老輩逢喧對
抱寬更歎窮奇探虎穴却緣晴色咏歌還

攬秀亭次遜泉韻

比來何物可相關念昔風塵多苦顏萬事蚊蠅隨眼
過百年蝴蝶覺心閒姓名幸不雲臺上身世渾忘木
石閒攬秀憑高意何限笑呼黃鶴不知還

雷廬州問訊答謝

卧病江村歲月賒閑關誰復說生涯同袍仙侶常相
慰思有加月滿鎮淮時對酒風移南國頌
忽車漢家郡守多卿相莫以趨庭發嘆嗟

壽雙峰于公

海上年來動鼓鼙大江南北幾創殘清平會裏看華
髮老壽尊前聽竹枝繞屋寒泉催釀酒滿山叢桂伴
敲棋芝蘭次第繁相向信是蓬萊咫尺移

文山祠

千載何人陟此堂仰公忠義拜公蒙萬年策共江河
遠一贊心同日月光自以經常酬宋社耻將冠冕事
夷皇 聖祖報祀隆先代縱有好回亦激揚

白鹿洞

白鹿山前逸何許白鹿仙靈常此留一自真儒傳

術遂今來者重夷猶冷冷絕澗傳空谷寂寂下峰水
古丘多少羨墻瞻仰意巖花滿目傍人幽

開先寺

花宮祇舍漫萬華石徑苔生尚有塔杉檜巧當停
處烟霞常護讀書臺懸流散作四時雨奔浪喧成
壑雷更喜村農務動山花無數向人開

天池寺

匡廬迢遞與天通萬壑千巖元氣中下施雷雨澤
楚上貫星宿千蒼穹已見仙靈碑世運遠勞聖主
聖宸衷我來豈為耽幽賞要識當年故翼功

廬山絕頂

精廬曲抱九江回落日千山錦繡開赤豹玄狐隨地
有白雲黃鶴楚天來真仙應世非無意聖祖乘乾
合有媒總為簡言留不得雲峰萬疊去遲迴

報連賊就擒書賦二首

幾年江嶠暗飛沙此日鏡歌動遠笳王氣正蹶天
北極妖氛空燭日南華綠林已見成京觀滄海旋聞
走貢槎聖主萬年端拱在周人常武未須誇

高皇金玉日河山開關經營天地間豈謂魁纓私窟
穴遠勞熊虎動車赤囊早已飛丹禁驃騎行齊

楚開蕭鼓和鳴鸞鳳舞君王恭默歎諸蠻

壽大司冠午山馮公

見說元卿返使車共憐朝署鳳鳴賒天邊紅日心
仍赤江上青山鬢未華盡省焚香同過鳥雲樓餐藥
貯飛霞麒麟驚環公含看取彬彬晚更嘉

示諸屬

兵災水潦迭相乘拯拯無能愧不勝所願同心諸牧
宰但知知加愛即賢能況今天子勤勤念繫我臺臣
戰戰兢分異情同原一體為民父母可無矜

送張次峰江州管權

高情原自出風塵去向南州意更新官舍遠含彭澤
柳樓船時載曲江春瑩神瀑布分埋雪入望屏風燈
錦鱗政暇懸鄰憂國計歸朝何以獻楓宸

送吳初泉之官南太僕

綵鷁翩翩望舊京錦帆未綏碧波清早時桃李多親
種公先賢過眼驪黃豈按形僊署切雲紅紫統新許
滿地夜珠明儒林知舊選瞻送佇俟華裾入鳳城

壽貞賢韓母太夫人

坐閱稀齡兩鬢華翟冠綵帔錦雲賒門依北極祥
茂歌登南山壽酒嘉慈教已成鄰國母貞心仍似

其家鳳雛振翼天池上還見期頤 寵錫加

諸將會討閩粵諸賊捷音登至賦簡紀功

御諸君子二首

美人標格俯雲霓幾月分携碧嶠西羽檄正驚探騎
返軍書忽報捷音齊鯨鯢坐戮元歸斧虎豹臨營故
不稽此日元功誰第一慍中雄略早先題

狼吞虎噬幾經秋南國安危屬上游正恐長蛇奔海
窟懸知怒馬慍輟旌奇坐運歸談笑滿地謳歌罷
隱憂丹閣論功知不薄白頭勲業古留侯

沈湯憲分巡汝洛

胡莊南公集

李

十兵直舍香署千恩移居秉臬堂風舉舊曾詩幹
局大篇仍復見文章青山覽古時堪駐丹嶂懷賢耿
未忘遙想巡行傳皂蓋對狼何處可潛藏

送王楮園之官南陽

長安傾蓋昔南彥告我東歸憶舊遊草色暗連綠汴
柳河聲遙接大江流衣冠奕世名何著禮樂而邦才
所優見說難兄相友愛贈君不惜解吳鉤

送徐龍山

憶爾當年頗不群賦詩談劍氣凌雲別予南北勞行
役守望功名虛此聞此從知元命猶餘此日

從軍許身役契空成笑霜鬢蕭蕭已倦勤

讀姚江孫氏旌孝集

龍山歲業海東隅檀秀涵靈迥特殊已見精忠懸日
月仍聞大孝表方輿百年情與王褒共千古名應萊
子俱往事凄然那可道丹心長伴夜烏啼

送屠枰石督學兩浙

輶車欲發會初寒九月盧溝柳色殘書省久傳雞舌
奏文垣驚睹鳳毛丹新知自恨同心遠雅道何憂行
路難想到天真論學處巖花江草若為觀

壽沈翁八十

胡莊南公集

李

半髮髮髮老少游荷衣蒲服卧滄洲蓬丘舊識留雙
屐海屋新增第幾籌鴻鵠久看遠大漢熊羆何意憂
成周丹房仙藥應時就携手他年我欲求

職方范子示我家藏麥丘圖詠高山景行輒賦

一首

目極波瀾義者誰橫流奔潰使人悲雅情自與西翁
合高誼堪為我輩師元根由來曾不乏堯夫何意在
求知空勿邂逅渾閒事悵望千秋不盡思

次韻壽張林泉

黃髮中常世所稀雲霄况接鳳凰飛早時文字耽

史晚歲功名擅赤祿後敢須驥
象龍水桃筵讌罷群仙散太液波前泛舸歸

送楊職方守潞安

五馬長嘶碧柳州漳河春色盡
輒前青山露冕穿花入赤縣
飛旌映日懸粉署餘香疑燕
寢仙郎舊草滿華編馮君小大
流遺詠况是關中奕世賢

送建昌凌守入覲南歸

漢家雅重古諸侯湛露歌殘禮
數周虎節遙旋車綬盛駟車滿
載賜金優入疆爭訝棠陰茂問
寢忻有萱草綢繡到賢藩稽首
罷為言天子萬年休

送羅麒山督學廣東

潞河春水浸仙槎立馬燕郊日
未斜藉藉競傳新學使行行都
識舊桓家江淮久荷澄清後嶺
海仍煩教思加一自曹溪清泗
水聖涯賢渙使人嗟

送張明府致仕歸餘干

漢家雅重古諸侯介士常懷在
首丘西澗黃鸝誰與主滄江白
鷺喜相求來時竹馬爭先路云
驪歌到處謳哀病年來慕丘壑
別君興滿碧山幽

送葉戶曹守金華

盧溝秀色滿朱袍越水吳山路
不遙五馬新為諸縣

其百司舊數度支勞江防海戍
愁供餉國計軍儲困轉漕遙想
邦侯憂萬姓定乘春雨問江皋

送萬菱湖秋官守泉州

我崇從容侍綺疏西曹清望品
題優虎符近自青霄下遙將綵
服遊廊廟頗憂綠海郡邦君須
作富侯侯傷離念別驚鄉思聞
柳江花滿日浮

送范職方奉差過家

吳門玉樹建安才省署遲回鄉
思催高步歌辭鷓鴣觀玄情先
送鳳凰臺萼系香發任同賞棠
樹陰濃賦競裁海內恩波一引
手蚤移鵲首冀遙來

送張子騰宰藍田

漢庭仙令鳳鸞姿五色文章早
見推袞職常期行見補亨衢何
意迨今茲郎官百里原非淺故
園千年合有師吏部高明懸此
斗峴山東畔有叢祠

送武選王郎

援劍王郎自鳳成偶陳封事一
沾纓還家暫遠祥鸞翼去國原
非野鶴情千里庭闈勞夢寐百
年丘壠慎經營朝廷哀職須公
補綵服監與佇發行

有懷安慶黃太守

美人作牧旣溪頭籍籍人稱
知白侯問俗情軒時出

行春盡舸每公流萬家井邑資良畫而戒河山屬
上游漢室公卿半循吏政成端擬侍宸旒

送李尹泡泉之玉田

人華譽擅芳年五色文章麗藻鮮豈謂長材成晚
至今名籍甫今傳郎官百里原非淺京邑千
望匪懸循吏知君雅有志漢庭徵辟豈云偏制得三途
用故云

武選錢君得告南歸

夫人標格備簡寬畫省蘭曹擅羽儀尚友久知難
學逢人不解作諛詞紅塵每切青山意素志相要白
百期遙想道場若水止朝昏還侍太玄師

郭駕部守濟南便歸迎養

東方大國數齊州地分尊崇古列侯湖上風烟連海
外郭謠俗喜吟謳閭閻羽翫疑非曩廊廟遷除
最優竹馬紛紛知共訝荀興遥御可淹留

張武庫叅知湖藩

江漢滔滔擅楚邦洞庭雲夢繞天長三湘風物渾清
絕七澤烟波接混茫閭井恐非占籍舊租庸新入計
兼美人西去勞相憶鶴渚鸚洲意未忘

送舊友鄭邦德收耀州

五年前筆硯同別來踪跡歎萍蓬頭顱老大余先

白臂力驅馳爾尚雄垂翅暨遠多事地致身當有昔
賢風秦風漢俗今猶昔萬戶惻懷繫乃躬

四月朔日爲石城公初度余偕大司徒張公大

宗伯尹公大司空林公大司寇錢公大中丞
孫公少司馬喻公同往稱壽會牡丹盛開公
因留堂燕抵夜方散喻公首倡以謝迺授簡

余余與公同爲膳部郎辱交餘三十年今重

晤公家恨以衰病荒澁不能作長賦聊因倚

和致悼云

淺才雅意出城寰豈謂頻年不暫閒愛爾常將愛作

珮是誰還以玉爲髮謝公隱處欣同壽摩詰名山羨

獨攀宦海萍踪幾萬會縱無名卉也開顏

瓜州泰清樓觀江漲

桂席來登江上樓碧空如滌雨初收天迴星漢明明
寫地湧芙蓉簇簇浮倚檻獨懸戎馬涕看潮疑帶古
今愁不須更論興亡事把燭聊成一醉游

秋日與荆川宿金山寺賦五首

洪濤滾滾竟何之樹影鍾聲覺若斯絕壁倒垂雙
月隔江遙閃萬旌旗憑欄忽暗時淚痕鏡鏡仍
主悲寢是臨齋易生感浮雲入際正紛披

妙高臺通接風烟月色潮聲助惘然四望塵欄檻
外六朝花鳥酒盃前簾含薜荔繁香入座傍芙蓉爽
氣漏傳與魚龍莫浪戲款移帆影鷺沙邊

吞海樓前翠霧銷石欄東畔聽吹簫潮來殿閣諸天
動月土林阜萬象昭異日繁華還此地百年朋輩幾
同遊任來擬共游仙侶東望扶桑駕雪濤

滄波浩蕩兩初漾飛步底柱之危峰遙分萬里鯨
穴俯瞰千尺蛟鼉宮把酒潛聽老龜語倚檻深憶屠
龍雄乘槎破浪一取醉壯哉紫綬希長風

靈巖橫直大江淵亂後重臨感慨多東去塵氛迷海
嶺向來烽火隔關河傷心草樹愁疑在得意龜蛟喜

若何聞道和戎方罷戰且須釀酒一高歌

自巢湖泛舟過東西梁山登天門閣

破浪乘槎訪古來石門遙向大江開兩山對出開天
險一水中分放地雷滿目樓船催召募傷心戎馬動
塵埃極知御筆天王聖戡定還須忠蓋才

白石洞天三首

解纜逢人問洞天穿林尋壑響涓涓無邊風物經行
慣十里烟霞夢寐先海外諸山通有穴寰中萬事信
前緣何當築室茲丘下煮石年年弄碧川

仙宮幽傍碧山岑老樹懸藤歲月深淒淒寒流飛屑
玉泠泠孤磬響空林清泉自滌紅塵耳白石真同朴
素心造物雕刊應有待吾將時復洗煩襟

萬轉委蛇遊碧淵手捫有側睨蒼玄龍蟠峭壁重重
見牛鬼蛇神曲曲全白玉擎天知幾柱雲濤翻海自
何年腐儒恨乏丹青筆寫向人間作畫傳

出洞後寄謔唐吳二刺史

仙境仙官有底忙三年渾不識仙鄉山靈似道常相
待水意懸知敢不忘別後襟期空悵望吾來情態覺
倡狂他時倘欲尋茲約記取山人簡易方

送聞先生還寧波

甬上人文舊有聞譙南師表說夫君高年不倦青黎
興老眼能書碧落雲楊氏門生多解易卜家子姓總
脩文歸田政自康強在溪室優賢有求纁

送陳罔簿知右軍營將事

尚書清節迥超群奕世英孫重有聞參牧十年忘去
住投交終歲挹華芬文鶴雪鷺閒相友白馬青衫獨
冠軍海內風塵嗟不定蚤從麟閣樹奇勛

壽劉約齋先生

謝事歸來梅蘂凋嶠然山澤列仙英閒從跌坐觀無

始動覺勞生厭有營春曉弄芳鳩杖穩冬深采藥鹿
裘怪腐儒解度千秋曲準擬年年薦壽觥

七言絕句

次甘泉先生韻四首

煙霞清福爾前緣樓觀崇居我整眠不向深山恣遊
歷豈知平地有神仙

松林竹塢盡賞綠湘簞筠牀夜獨眠自笑凡胎非上
士欲將慧種學真仙

豈是靈巖有夙緣却從丹館得高眠不須白日翔天
漢但悟玄關是覺仙

丹梯玉洞有根緣每到茲方各借眠萬事不關何世
法一絲無礙即天仙

旋途雜詠十二首

渡海遙從萬里來荷花五月鑑湖開四明狂監如應
在欲寫瓊漿勸一杯

冉冉紅浮霞綺張花頭如蓋接天長越娃慣見渾閒
慢楚客驚看人劇狂

宦遊笑覺紅塵夢世事驚看白髮新四海何人堪晤
語祇應丹嶠訪仙真

盧敖海上騎黃鶴韓愈天邊跨玉龍却笑世人矜腊

掉頭猶自憶乘風

碧海東頭蒼霧闊赤城南面紫霞披不須更撲凌雲
賦準擬重賡望岳詩

平林漠漠雨如煙剡曲新移訪戴船徙倚沙邊聞繫
纜赤城迴首隔諸天

海上紅霞動碧湫仙人吹簫滿滄洲何如擾擾紅塵
夢旋蟻炎鑄不自休

陰陰夏木碧江頭楚客悠悠遠繫舟萬里青天飛屬
玉滿洲紅日散沙鷗

山色湖光掩映開煙霞深處即蓬萊漁歌滿聽吳儂
和鳳德無勞楚客哀

天上新迴白玉盤江頭幽客恣清歡魚龍隱約疑吹
浪蘅杜依稀笑弄湍

范閒煙嶼香風轉霞覆江波錦浪生仙客船頭吹玉
簫不知何地是瑤京

青山綠樹擁歸舟萬里江濤散客愁重上闌閣臺上
望白雲猶自滿長洲

洪武間蜀人青君文勝尉龍陽龍陽故沮洳不
稼賦重而民逋文勝守闕上書請損額凡

三上不報經下金聞鼓下上憐其忠誠

稅大半邑人爲立祠報祀然名弗稱實嘉靖
己丑前僉事陸君錢更祠名曰忠惠予行過
哀爲作詩投之凡五首

龍陽作邑錢經年令長如雲實後先款問姓名誰復
記縣人惟拜使君筵

史魚信直君猶督伍子雖忠吳竟情曾似使君終寤
主遂令功德被龍隈

道喪波流俗已非繡裳華轂總乘肥誰執史問問閭
計嘆息高風世絕稀

屈子沉身湘水邊區區只欲悟當年論親計地權生
死共道先生更可憐

嗟予淺薄叨持節飽食高乘使者車旭日祠前薦蘋
藻自傷無補一躊躇

題于雲心先生扇面

憶昔褰芳上玉墀仙禽鳴噪每經時而今剖發黃金
粟又噪雲林最上枝

扇面小景

青山紅樹帶行舟碧水澄江遶郭流玉簫罷吹閒不
語坐看天際白雲秋

書三槐世蔭卷七首

王家諸子才且良大篇袞袞能文章共誇二鳳同爲
瑞豈羨燕山五桂芳

人米翩翩三少年大衮長掩日同眠怪來人道堪公
補文正中書是阿先

五陵豪貴公侯種六代繁華帝子丘好以詩書勤灌
吳因山澤恣遨遊

四海交游一梗萍百年分義烟秋星他時逆旅相逢
處車笠無忘此日盟

馬上誰家白面郎翩翩鷹序儼分行逢人不作豪華
態原自東甌禮義鄉

王家公子神仙裔羽扇綸巾歸去來吊古定過吳子
國懷人應上越王臺

三山二水帝王州舊窳常懷向此遊他日買舟應遍
歷煩君先訊後湖秋

南游漫興十二首

仕甫未陳三禮賦張衡常詠四愁詩閒看遠岫憑飛
閣却吊南朝上古祠

三洲颺駕身雖寄五岳神芝路可求吹筑不妨頻過
市解衣何惜刺行舟

曼倩久疎金馬詔王淵不祀碧雞神西山桂芳

久東海乘槎寄興新

丹砂玉液燒難就碧水青山路易通
畫舫四時尋曲渚蒼洲隨處有寒淥

鏡中白髮難藏老到處青山即是家
况有香厨供茗碗且從山館酌流霞

絕憐勝地無塵到每是尋僧竟日留
白石蒼巖供遠眺紅霞綠樹破鄉愁

擬從滄海看紅日遙指金陵向碧山
滾滾江流千里會層層雲樹自重環

閑關王子非耽酒去國虞卿懶著書
松徑柳溪乘月去石屏山鏡蕩舟餘

青山自帶莊嚴相流水真成淨梵音
伏檻已無馳國志折蘆時想渡江心

青蓮法界虛無外碧水心情眺望中
明月九衢連淨土片帆下里駕長風

桃花塢外無塵鞅杜若洲邊有釣臺
柳藤閒吟梁父曲披襟時醉孔融杯

陰陰綠樹山藏寺曲曲青秧水護田
無數桔槔聲裡唱行人晝夢繞家園

題畫

西湖堤上草如茵水暗沙明楊柳春
相約把竿垂釣去得魚沽酒任長貧

贈洪相士

屏跡斷茅竊自娛談空說有轉模糊
知君久矣懸仙鑑借問吾生做得無

送土子東川之薊門四首

中郎門下逢之子文采風流一偉人
利劍翩翩秋日動將從幕府策奇勲

賦詩論事欲掀髯袖裡常携白玉鞭
跨馬出門揮手去天驕直勿輒臨邊

遊城新酒醉葡萄彈鋏高歌意氣豪
傳與胡兒休近塞天兵百萬盡磨刀

飲馬長城窟水清行人下馬濯冠纓
熒熒綠鬚欣相映佳句懸知幾詠成

書王希夷先世所遺醴泉草堂卷二首

風塵四海浩難量夢向青山置草堂
披拂君家舊圖畫有人會住醴泉旁

題賦豈堪時對面鹿麋猶自可同群
懷人無限臨文意萬仞岡頭弄白雲

覽鏡

登來安新城贈魏尹四首

自有斯城與此池
千家高枕夢羲姬
異時更說鍋頭
愛應屬如椽巨筆題

大江東去。渺滄波襟帶。城南爽氣多。此日乘游閒。騁望滿。城花柳。助絃歌。

長淮千里挾鯨波此面逶迤境上過覽勝憑樓看若
帶寄言群盜柰予何

題扇面

渚雲漠漠樹蒼蒼
隔斷紅塵江霧黃
却訝幽人緣底事
獨驅羸蹇趁春忙

送棲山地仙

納屨年來只愛山每逢佳處一開顏因君盡發青囊秘五嶽他時共往還

海天春曙圖二首

雲樹茫茫海氣沉三山迢遞白雲深
史會轉金盤
出驀地老輝萬國臨

重以遠達海國新法
采果影挂小幅雲天
白鶴飼萬里馴

書張戶部條陳卷四首

太行西去接昆崙
獨立煙霄萬古存
漫道靈巖靈不
秘時時雷雨被中原

長河東下渺洪波
襟帶中流勢若何
南面群山看蟻
垤河時共爾一高歌

興文當日奈河汾擬上層巖挹秀芬胡騎重來妨按
壺是然今日喜逢君

癖性從來只愛山。感君今日重開顏。
蒼生海內繁興。渴霖雨膏濡。幸勿慳。

歌

三州歌

二州居士百粵儒宗我今停子思爲之款一吳大雅
土風去時久希聲絕曲不復有輝建亥刻日以新綺

誰歟伐取高岡梧歸獻明堂作朱漆流轉蕩益

以緬甸倣權門曾不覲獻納將爲十澤資

治安策時不可

潮天往當南極況是風疆素貯便檳榔椰子俱堪食
東舟應破荔江船題詩定勒靈巖巔此時把酒向明
月華篇莫惜人間傳三洲子古道不可行古書猶可
讀六經諸火上懸天何勞君家盈萬軸古人雖亡有
不亡微文大義森如張士如不失郢人意何須重上
宣尼堂三洲子古道不可行古人猶可追東萊與廣
漢俱為百世師我聞有祠行且墜前輩風流誰屬意
名列三王古所榮請君熟讀昌黎記

刈麥歌

江南四月二麥黃婦姑行饘丁男忙止者阜積年斯
箱下者落落纔盈筐誰云澤國稱族穰亦復苦燥厭
槽糠大湖渺渺橫中央有其濟之濡無疆小吏昨古
大吏昔苛徵橫索紛如狂閭閻何日還蒙慶坐致殷
富如周康吁嗟寰宇均為瘁誰其拯者先 灘廊橫
流滾滾方懷襄惜哉欲濟亦無梁悠悠我此吳蒼

遊赤驛歌呈張蘆岡憲副

張公張公自標格手書邀我遊赤驛上言無用其冠
袍下言不須携脯核但願服葛著綸巾放散吏人與
五日我有一尊好婪酒與君共醉煙波碧不然山靈
水若將吠人吾人詎是塵中客予亦頗多山水興聞

之不覺心神憚便勅中厨為少携跨馬登舟先踞磧
須臾張叟亦來止三客同舟稱莫逆是時溽暑氣正
炎向夕涼颼灑綿綌漸從斷岸泝狂渚月中樞曳何
容與利運折藕鏡所宜碧簫相勸忘爾汝翠葉大如
輪翠簫長竟杵如澠之酒嘈嘈鳴張公吸之繞一貯
更有岸上人吹簫競儔侶如怨如慕復如泣蘇公蘇
公在何許倘能乘風翻然而下來更有不啻如驢之
美饌我輩不俗復不惡在公堂階亦可語便款騎龍
共高舉

南巡歌十二首

除風應律報新晴 萬景春遊展祀情百辟虛溝橋
左送六軍紅錦道中行
上憂大衆恐動民 詔會中藏勿累人 帝廩頻繁
皆膳監士饗吏餽總官困
司空除道先司馬御史行營後六師 輦路驚看龍
虎氣萬人爭覩鳳凰儀
象輅鸞輿出禁城金牌玉節照行營 龍舟穩坐黃
河上豈羨橫汾漢武行
西北展輶太乙神東南父老睇瞻頻萬人跪伏紅塵
裏私指黃袍是 聖人

局紛綸各有司省牽先後鎮相隨百神亦解脩常
職日暖風恬踏不滅

沐駕遙遙擁六師行宮馳道肅天居諸侯王帛朝方
岳帝子香鑪薦寢祠

君王大狩為嚴親道過山川遣祀頻遠逮先民
聖者一時禮樂跡明裡

珠簾細細塵難近金鼓闐闐衆不譁紫蓋黃旗天
轉陽春白雪郢中跨

天市遠臨江漢國藩王爭獻酎金錢從容內殿親
親義不似劉家刻削偏

帝廣因心教萬民聖謨天語極溫醇龍書殿上
恩初布雀躍江頭氣已新

詔臧田租賜道旁念勤桑梓什他邦皇輿載返足
河上市里重看草木香

平苗凱歌十首

埤子平頭雲霧昏麻陽城外燧煙屯王師六月
雷電惡寨千群襁褓魂

辰山截薛繞蠻村沅水縱橫鎖寨門地險總教成維
伏天心原自厭熊奔

人剽劔客舊知名土酋家兵並有聲

斃金魚呬呬竟何成

武士千群夜合關選鋒百隊畫堂成花裙蠻婦有
至赤脚酋奴頸繫歸

鬼方舊自煩征伐神武今茲坐輯寧戎馬閒嘶湖上
草潛舟橫枕岳陽城

箬竹江深犬晝狂背符飛報益安懷愁雲散作甘霖
澤盡春消為白日光

祭戰西臨岳勢崇樓船南下海波空書生改負安邊
畧聖主端成格遠功

黔陽山水古來雄孤種盤盤內郡通共向山中銷白
刃却歸天上拜彤弓

仇餘寨邊雷大鼓結鈴村外走降旗已許賣刀今買
憤談應擒賊只鐵渠

煌煌赤電收旗影的的青麟匣劔鋒自昔禦戎先內
治蚤將文德被聲容

運甓圖

朝運甓暮運甓朝朝暮暮不知疲暮暮朝朝如有愁
中原方陸沉詎敢弗懃懃君不見大禹殷勤惜寸陰
而我衆人皇自適又不見樛徒一擲輕百萬華童
時成底績吁嗟乎克勤乃心不勤乃身胡為顧命

不與坐視大憊何遂巡向非溫主言曷以稱純臣
以成湯盤銘之在日新吁嗟乎我思古人兮古人
行

江淮行贈蘇侍御

君不見太微有星號執法煌煌輝燁羅天中聖人制
器必尚象張官布吏將無同 今皇御寓十二撰肆
恢賢路通天聰東海有珠乃在遠搜羅賦獻充 王
宮稜稜正色上衝射貞心素質橫秋空前年受簡察
漕事登車攬轡光如虹今年江淮乃按節緡衣華戟
聲龍龍嗚呼江淮江淮長亘洪河之西南障蔽數道
通舟紅石自中葉失河北賴茲乃待恢伊繆邇來彫
敝貧到骨吏殘丁男競需索出納曾無一尺符神踪
鬼跡那可責販鮮亦復太縱橫難徇倉皇不待寧清
源塞盜理則有豈其樂禍非人情荷戈遠戍本土守
無那倉空鼠歎走豪長姦胥與吏市半升一粒豈入
口軍吏皇皇怕罪謫徽纆牽連相逼迫出門自顧無
斗儲質女鬻男寧暇惜迢迢歲上長安路晝作宵歸
面如土何况主將恣椎剝有腹玄枵靈雨股嗚呼多
史君爾為 朝廷獻納之臺臣皂囊白筆堪自致何
須都亭滯滯空理輪

清風嶺

上城郡中風最古赤城山頭賦如虎紛紛白書
茂木亡之人心獨苦心獨苦將奈何舅姑不葬理
那遺孤呱呱棄嚴阿安得此身脫網羅為夫存孤心
豈頗心豈頗竟無隙噓血題詩灑巖石嶺前不惜
眉身萬古清風動中額

寒武城方孝女作

嗟哉孝女孝且賢 堂事舅姑下堂具腥羶奉承中
外中外靡有愆 弟為憐有淚湧出如流泉還顧吾身
奈何天不應地弗為憐有淚湧出如流泉還顧吾身
誰出為磨刀霍霍既變既剪詭詞遣進式敵式獨精
誠動上天為旋阿母帖席還安眠事聞近遠爭喧傳
吁嗟乎丈夫有親不知養何用頭顱向天上

曲

塞上曲十首

廣武城邊逢老人為談邊事一沾中山前山後金甌
地忍見年年暗虜塵
訖十萬關古雲中天限華 既自崇苦限悠悠遠自
伐至今胡馬遡南風
新風黑囊雲中地虎族黑師 上屯誰使膏腴坐

集即今惟見一荒原

擁旄持節兵符重推轂登壇主澤深胡馬

無賴將軍且莫學懷琛謂晉人以諸將擁兵自衛

屯屯虎旅結層雲將士心和會策勛推剝祗為婉

奉長令人憶李將軍李謂李愬

白登城外草萋萋鼓聲填日未西坐使腥羶穢華

夏將軍何以答蒸黎

夾柳山頭羽檄飛紛紛胡騎百重圍將軍料敵何容

易坐使身織喪國威

侯村原上鼓喧填殺氣稜稜血滿川誓死捐軀誰謂

易將軍周字倍堪憐

三關本是重門固外屏于今更恃誰維虜降也憂總

細健兒蟻附轉堪悲

冀方舊自多良乘衰颯如今倍可憂滿塞為心誰獨

切傷心歲月易悠悠

又塞上曲十首

督府營官掌今禁謀來傳說賊東移兒當結束妻炊

飯斬將擒王看此時

天山八月雪如濠淮虜憑陵風雨偏與報

馬窮追還更勒燕然

大限有黃河水泮從來競拍歌飛渡如今渾脫

達焉里索渠何

地接連三邊遺址尚依然謂大邊亦可憐

威捐棄遂使胡兒擁帳眠

而今數不夜長驅十萬勢如雷誰裁計取頭顱

金書衣袞來

胡兒善挽強馬蹄如鍊幹如張幄中但有留侯

名王獻哲皇

自有精兵捲甲銜枚先後行過敵聊將零騎

一時代發總堪驚

今懷發積有形大同此日費調停田單苦志風還

起分甘卧莫寧

宣威古朔方膏腴千萬足拼拏如何孽虜長堪

為蛇為蛇尚可據

虜雖稱千萬強卻分種洛總相防將軍十輩能和

豈使狂奴氣勢狂

雜體

烈女操有序

無為汪氏女年甫十三然家貧僦屋以居一日

中起宴體半於敝帷之際隣舍兒女相竄之

覺而慙憤百方求死母及隣媼日夜守之更相歡
諭竟不從宛轉竟死是時東阿許大夫為郡同知
傷為痛枕隣兒寢之理且製華扁額其門余聞而
重傷焉為作此操

汪家女真如鼠但知常畏人不知寒有暑炎宵倦展
與敵惟半寒舉云胡輕薄兒穴垣恣窺貯女覺之不
皇處疾呼阿母泣告語兒在房自有所此身烏得為
人貯兒今速死無吾樂母聞言痛入骨百方撫慰嗟
兒第如女益堅閉相持拒數日不食亦不語隣家老
姬爭為侶來問汪家烈我女女生心出才諳好為母
言女今聽母母亦嘗聽女自今願為尼不得相字予
母聞言心為紆磨刀霍霍烹雞炊黍女喜得聞維經
遐舉烈聲赫赫震撼淮湫平湫大夫姓許目此目欲
裂光如炬誓將杖殺拘牧園華扁綽楔式大且巨高
懸崇樹如鍾簾遠近傳觀人若睹煌煌不愧尊與粗
羞彼債帥爾萬族

六事吟 有序

六事吟者為祈門李節婦作也謝姓夫死未三十
又無子誓死不嫁留事病舅凡十餘年必衣素衣
死自謂無所事事矣乃不食內外親戚百方勸之

終不改易餓至念日乃死未死前猶與人笑語相
應答至從容審處有文文山之風烏賦而哀之
始初歸受庭訓婦不婦今余所撰婦聞言深自信朝
夕夕險且枕

右初受訓

婦心皎兮天知之翁猶未知揮刀霍霍灑血如經堂
中見者誰不悲吁嗟愧死馮家兒

右誓從一

豈曰無衣什兮不如吾之衰安目適兮竟曰無衣襲
兮不如吾之衰好且秩兮

右終身衰

古蓋有之我其未亡人有勇不亡將安置吾身有勇
不發失寧不我慎

右終夫養

生同衾死同穴古則然今禮端為我設嗟今之人乃
朝吳暮越朝吳暮越顏胡之出

右預作穴

昔之食吾有以今之食吾奚事相彼有物有物皆有
止獨長年尚何俟吁嗟野容就義士所難不愧當年

右不食死

王阿李

孟勇 正夏憂

時維孟夏月既望矣弗離弗從爛其有章矣我苗日
萎則其之昌矣弗昌弗王亦孔之皇矣

乃瞻高原如燎如焚乃瞻下濕則罔或不魚視天蓋
萬而日以甚我大夫君子憂心孔既

人曰胡獲則曷之依舍彼穠事逝將遠違我大夫君
子慨其以歎文告武脩德音孔徽露首管足以望以
祔

曰惟豐嶠環滁之宗興雲出霧組昔是恭舍車而徒
僚上其以情枕上格靈貺斯鍾如景於幟如響於鑪
此有隕垣彼有決渚曰惟婦子貧舟入市邦之人咸
喜邦人咸喜愛及鄉士則罔不有底曰父母且樂只
君子曰父母且介爾眉壽胤祚其蕃止

滿江紅送胡雪灘

對酒當歌且莫問長安遠近喜風送離筵尊浮各醞
柳風敢談當世務蛟蟠蟻屈聊隨分羨登瀛看勳業
書麒麟光前訓 宇內事公頃問眼前人公莫念且
弘濟時艱回天幹運伏劍羞為兒女憐灌園耻抱窮
愁愠共相期行業倚先賢流聲聞

梧葉兒答朱遜泉

賦得去真還去道休來全未休贏得雪冢頭世事茫
茫巨測歲華滾滾堪憂人情落落難謀且隨緣高卧
滄洲 奉身去輕吾累將心來與汝安澄海詎興惻
頽子衆稍好學范叔誰憐獨寒宣尼深贊行難共晤
言永矢弗嘆

胡莊肅公集卷之八終

列莊肅公文集後序

吾師莊肅公以著作名海內其行於世者若疏草若奏議若家藏若東遊西征南浮浙垣諸稿皆有列未集厥成覽者病焉歲壬申會

鳳竹徐公來撫江右觀公臺署中所勒清賦役治隄堰二事以為迫於戎務有志未遑因紀以俟後至者慨然有當於心業已次第見諸行事矣偶得侍御周少魯氏所編次公全集若干卷復道然以喜謂可經世而詒遠也乃協謀於代廵雲門任公將梓以傳命麟寔司校正之役嗚呼公吾滁產也麟自垂髫值公言事忤時讀書尚友堂中因獲執經從弟子之列麟以弱冠領鄉書公猶滯林下未嘗不日侍門牆也洎公再起雖

宦輟相左而問訊往來千里而覲則公之於麟其恩義亶篤且至矣方圖所以為公不朽者弗意少魯氏之能先得我心而

撫訾公之有同然如此也豈重其人斯重其言所以美而愛且傳者固不規規然於文字間也與哉麟嘗遍讀諸集見諸名公所為序公者以言籌邊則方召之猷焉以言敷奏則宣公之烈焉以言析理則程朱之緒焉以言文詞則遷固之雄焉以言詩叶則晉魏之遺焉至其鴻謨駿豎茂績崇勛罔不嘉與樂道人知揚詡而誦述之矣顧麟尚能贊一詞耶然麟生也晚未及覩公少年行誼猶聞鄉中故老及家先大人言今士生而蚤慧目炯炯書一過即成誦不忘食

并日不為戚衣緼結不為耻未嘗負時
譽黃緣豪貴人此其志行皦然矣惟汝
茂有焉汝茂蓋公字云公以大叅家居
有臺使者怒公却掃為慢已遣吏發兵
圍其第夜且昏黑家人懼竄立盡公不
為動或勸公質臺使行李撤其不法事
許干

朝公但領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
爾敢與較哉會使者醒解慙而捨去其
起關中也貽麟書於西曹謂此行荷
君相之知強顏就列顧同儕世局皆非陳
人所宜競競惟晚節是念若變蘭茝為
蕭艾揉直木而枉曲之余寧玉碎不能
瓦全也其貳本兵也嘗以書戒乃弟梗
大都言余不喜今日居尊官而深喜前
日致政時多讀書為終身無窮受用或

者留芳後世亦有賴也區區財帛乃累
心壞人之物真如糞土惟有讀書修行
積善存心是吾至寶水不能漂火不能
焚人不能奪也二語今集俱弗載此皆
若戔戔無足為公重者益可以見公頽
悟本之性成氣節培於窮養博識宏蘊
以槓廢而益深淵度偉量雖橫逆而不
挫宦成無變其素盡瘁弗營於私雖古
之大臣何以加諸麟懼修

國史者錄公大節而或遺細行非所以彰
懿美而闡幽微也故特表而出之俾有
采焉要之公之傳世與世之重公者固
自有本端不在文字間已也

隆慶壬申春三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提督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門人邵慶

麟謚序

先莊肅公文集海內士大夫往往見索
顧篇帙散漫未能歸一時

鳳竹徐公督撫江右廼取

少魯周公所編次者刻之省署凡前後
遺稿收拾近備第道遠莫能多致遂重
梓之藏於家一以應不時之須一以識
弗忘之念因憶昔年侍教左右竊見公
好學之心老而不倦雖祈寒盛暑及公
私匆冗中未嘗釋卷茲所著作其宏深
奧衍處非槩所能窺其涯涘第見於諸
名公之敘則大都可觀矣姑述重梓之
意以贅於末云

萬曆乙酉秋日不肖弟槩頓首謹識

別本胡莊肅集八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胡松撰是集凡文六卷詩二卷與六卷之本稍有增刪而大致相同

鶴田草堂集十卷（原缺卷

三）

〔明〕蔡雲程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鶴田草堂
集十卷》提要

鶴田草堂集叙

司寇鶴田翁夙以經世淵源富于述作序記賦頌碑銘
章疏諸草璣璣森羅典刑具在而詩歌詠揚尤翁以自
娛者集凡三卷若干篇昨貳雷樞數月諸舊從游謀請
就梓乃庭蘭通考續北來復受讀焉因俾序叙于卷端
曰詩之難也難于和而能工和不工不足以章美工
而不和不足以宣猷然端士雅人之作往往能和而缺
于工墨客騷人之作往往能工而病于和求其本端雅
而擅騷墨美章猷宣稱作者則鶴翁其人也夫其修辭
以立誠正義以示訓應感起物言志固非為和而求工
以名也而固兼之何哉大抵和由衷發工由外至故所
養貴純所履貴大而所游覽汎觀之者貴盡也不然
恣睢矜悅哀淫者每侈于德嗟卑嘆逝空窮瑣尾者
閱觀營營不越階序者尤憊于而物而無
見也于以翁
騷墨之躅而慕章宣之名為不已
夏憂乎哉難哉惟翁稟乎明睿之資究乎金玉之相充
以淵邃之學貞以純固之守其度顯然其胸中洞然淫
樂慝禮不足以入之而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所養粹矣

而夙踐勝游嗣躋甲第膺館選歷清曹而撰文印經武
事旬宣屏翰撫綏四國乃晉貳參機入司禁典凡厥攸
履咸鑿鑿乎采展庸熙教貞度舉惠布而聲流不已大
哉然轍迹之所至游覽之所加也飲若金陵達于滇雲
川洛湘漢遂矚朱明俯洪都翔翔乎齊魯燕趙之郊轍
迹滿天下焉則嘗挹峨嶂之秀臨灩澦之堆睨黃龍之
襟跨匡廬之坑洪湖巨匯長江驚濤咸舒駭矚而烟雲
水月飛走草木魚蟲之變奇人哲士之游里俗風謠之
觀與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跡窮類極變汪濊絳綸何無

盡藏耶夫其中之所養既粹而外之所至以助而發之
博而逸宕之者復無涯則其作而能和適其適耳和而
能工善其鳴耳篇斷句落而得焉奚足異哉是故其體
溫純而淵懿其律婉暢而清腴平曠冲淡之中而有優
柔雋永之思讀者不覺邪滌滓消鏘然如黃鐘大呂之
在奏而其逸趣奇思秀白珠璣輒若掀其涉歷游覽之
所收者斡旋陶冶而出之變彰顯甄爛然盈前真不啻
金鵝摩海香象渡河天下之奇觀屬矣由是宣猷足以
潤色文治由是章美足以流被金石雅曰追琢其章金

玉其相質和金玉而文工追琢治道之所由綱紀翁何
讓哉或曰翁喜讀唐人詩嘗類鈔而梓之以時諷誦涵
濡故諸作自然通唐是其所尚法則然豈若吾子云云
曰吁滋益矣翁既養威履隆殫厥大觀而猶欲然參諸
古以勵是其德愈盛氣愈平宜其詩孔碩而風肆好允
稱大雅君子唐何有邪章美宣猷諒斯集之傳無極矣
嘉靖己卯夏六月吉

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郎中門人增城胡庭蘭頓首謹
叙

序鶴田草堂詩集

詩之為道深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刪詩次風雅頌各得其所樂記次所宜歌自風迄頌皆本其疏達廣大之情並列於經以憲萬世間嘗與其徒相與言之而其深者不棄道也后漢興樂詩以永其和聲之極使百獸率舞孔子取焉顏子高弟乃其間為邦獨取韶舞放鄭聲而詩於是其益和平之極起於心而失於言不出於廟朝閨闈而其竟通於聲音流於天地此其所以為深也子魚之二而僅免於面牆商賜之詞旨能通於觸類然猶不越於言詞詮註之間則雖涉其藩籬而能悉其間奧故孔門弟子通六藝僅語顏子邇之於古取於蘊焉噫何其難也夫物斯有方神則無間匹夫匹婦方其所暢酣適與夫悲愁鬱伊感於心而發於詞山謠野唱不復求繩度而其效能流金石感行路以入於心體學士大夫號稱博雅證據時或有所不協拊瓦岳擊士士壤槁然無韻往往感鬼神下涕泣而揣摩字訂句按音叶度者有泥滯拘牽而不解不通於耳與嗜者異趣嗟夫是所謂深者必動於心通於道而非復聲律藻麗之所獨

辨邪后漢直寬剛簡開精一執中之學而顏子直達天德一間聖人宜於溫厚平和之趣有所得焉具於心者不貳於物施於外者不拂於心若是而謂孔子獨與蘊與顏子非過也漢魏澄沉鬱醲醴澄甘六朝富麗藻績文質唐人款調準繩合比皆能極深疲力牢籠百態而以為雄其於情適不能無所同而其所謂深者予未輒數指而屈也乃今見鶴田蔡先生詩先生早歲吐口為律再官留都視學滇南晚益清雅道暢條然物外不論粉澤所著成賦讀者知其風颯乎治世之音也然先生學在希聖氣局和霽端整矣之若和風甘雨浸入肌理不見涯際蓋庶幾所謂無虛無傲與喜怒者蓋先生之學蘊與顏子之徒也先生方受知天子柄用毗倚位在后輩之列條肅綱維亮工照載此顏子之所欲而不得者先生之詩豈非得其深者而將施於用哉余少好為詩以質焉不能工然亦嘗閉戶抱膝索之而竟不獲此句還官廣石屏去舊業默測體要久久之若有得焉而又有微於后漢顏子之云始益自信以為獨以聲律藻麗為工者必非其至此大雅不作李白所以嘆也先生

出刻集以示余於心欣然有會焉敢以是著於篇端以

告天下之深於言詩者

嘉靖歲丁巳秋九月朔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奉教提督學校使

前刑部郎中眷晚生王宗沐頓首書

讀鶴田草堂集

竊觀今之學詩者孰不曰騷雅漢魏也四唐六朝也然
卒馬合四離六者鮮矣姚漢聚魏者寡矣追騷企雅者
艱矣詩其難言也哉宋人理盛而詩道廢元人體薄而
詩道衰宏德間徐李邊何諸作者出力復古則詩道始
興而盛今猶讀子蔡子之草堂集則證補缺佚而言
曰茲固詩道之興而盛者乎其詩之辭之氣之興之
調之格之致咸存古則焉則存則神注矣神注則風熾
矣風熾斯可以言詩矣故其詩嚴而密也則得乎唐之
初之工焉宏闊而遠也則得乎唐之盛之精焉婉而壯
也則得乎唐之中之暢焉清而俊也則得乎唐之晚之
焉蔚焉絢華而縝采也則得六朝之六之麗焉於宏德
諸作者固可以上下後先矣余嘗愛子長之言曰詩紀
山川豁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詩斯言也詩道
備而極也夫子長漢太史也因專其職而極於文者也
其所論固若是乃宋人則作詩話詩談詩評詩格而迂
者謂其理隘而傳誦之孰知子長斯言乎夫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是故今之學者匪徒為詩難論詩亦難矣若

子蔡子固得乎四唐六朝之長而精其藝若是無其宿
厭子長斯言而後然乎舍尚未覩其全傳識數語并及
言詩之難以冀其教焉

歲壬寅孟夏八日禺同山人張含謹志

小引

昔先大父大司寇鶴田公起家翰苑視草判花擅長
史局直棊武

王父大父方伯霞山公俾玉署重光而遺文一脈底
藉深標映達矣諸所著作語語悉天廚禁嚮家大
人輯錄錄錄梓成映宸恩受而卒業久之比薄遊歸
里瀕十載於北麓小隱日于大篇追慕

祖烈覺竹光積影間觸目羹牆每捧而披誦詩辭抒
遊覽於幽思奏牘滙葵衷之殷血遂刪採詮次如干
首重付之剞劂噫嘻

先朝樹德功不朽立言僅露一斑奕世留賸殘膏細
縹緲珍什襲若曰念茲事修率乃攸行宸恩竊翹仰
前徽謝不敏已爾

崇禎癸未桂月之吉不肖孫宸恩薰沐書於此北麓
小隱

鶴田草堂集卷之一目錄

詩

登黃鶴樓

夢江雁歌

草堂觀童子泅水作

登漢陽城樓

晚泊

茗溪

錢塘旅夜

宿龍潭寺

雪夜

題唐處士畫竹

春日永慶山房訪友人

左祠月色

松橋耕意

送張邵仲之京

小園見梅作

後園芙蓉盛開

送友人還蜀

夢中登鶴樓

大別寺

發金口

登雷港驛樓

遊孤山次韻

再遊孤山用唐韻

寒雨即事

登吳山

有懷同舍諸友

中秋雨後登樓見月

右塾書聲

雲谷樵歌

古意

天台別意送陳衛幕

半谿石倉祠

初夏

送余子晉還錫山

永康道中

苦雨行

旅夜書懷

蒙村夜泊

釣臺

和戴東華

山房次韻

彭城以北河水泛溢

中秋觀月

彭城挂劍臺

謁中岳廟

己丑三月廿日瓊林宴歸偶占

擬天育驃騎歌

贈遠村處士

湖明醉意圖

庭柏

雨中簡徐子

郊行

春雨

春夜聞笛

楊村阻雨

東昌值雨

和雪峰先生

題伊尹耕莘圖

題余處士友碧軒

京口別同年魯光世

楓橋夜泊

石淙次韻

留別延津館人

月生

送剡薦和年兄

移居

西署即事

雨中答丹泉楊子

一石將軍歌

送喬德微年兄

送同年羅次卿歸娶

送同年蔡道卿歸娶

衛陽王作龍橋書屋

夜坐

送葉柳亭南還

送項遷之年兄

送徐景萬年兄

送鄉人南歸

秋夜席上

為友人題畫

送林損菴知全州

寒夜有懷草堂

雪後郊壇即事

送年家曹翁還錫山

竹里

送胡司諫仰齋

壽年家北嘯沈翁

送崑山王子歸省

長安行

送吳衡幕之台州

王太學竹里邀飲

送鄉人南歸

贈同年唐濟軒

山客道中用韻

送同年胡車駕赴召

葉海峰考績北上贈別

送林武舉歸閩

贈月梅陳處士

題方太學龍山書屋

金陵行

送年史還澄江

辛卯臘月南都諸老祈雪即應志喜一首

送黃刑部考績北上

早春過清涼寺

遊靈谷寺

春日遊南郊諸寺感懷

蔣廟宴樂亭小酌

遊梅花水

石佛菴

雞鳴山觀功臣諸廟

鳳山看雲

鷓鴣石橫秋

九華列戟

雙溪環帶

楓湖漫月

筆峰插霄

芙蓉簇錦

蘆花噴雪

春日遊獅子山次韻

贈畦樂劉封君

送盛武選出守嚴州

樂間葉處士自海上來

送陳少參提督太和山

馮驗封夢遊儀曹竹軒

九日

九日登高不果

秋夜錢介夫林治微李元甫訪予公署

普惠寺錢樊車駕

送樊車駕

署中對菊

江上有懷同年楊汝承

夜坐

壽江夏陳槐莊處士

感莖為陳上舍作

南莊王徵君挽詞

題泰正郎蘇洲卷

扶搖篇

代送中丞戚公還海陽

代送少司寇胡公還陰

代送少司空張公考績北上

南安郭貢士母節壽

代送大司馬浚川王公

送張史謁還北

宴徐氏西園

贈侯山人

丹陽公館待舟未至

宿延豐寺

滁陽訪同張同年玉泉

睢陽道中

睢陽驛亭次韻

渡符離河

宿夾溝驛

經徐王墓下作

謁閔子祠

彭城六十里有漢高漢祖廟

夜過鄆縣望澤山

謁孟廟

夜憩新嘉驛草亭

過鄭州古城

韓縣訪鄭令不遇

初至京早朝即事

舟行雨後作

晚泊偶成

廣陵舟中贈別邵秀才

題畫贈歐客鄭大

考績還南署

送侯池州北上

靈谷寺

夜坐書懷

鶴田草堂集卷之一

詩

登黃鶴樓

鄂渚層樓俯漢川，趙庭縱目興悠然。虛窗白日飛仙渡，碧檻清秋畫障懸。去雁直衝雲夢澤，揚帆遙指洞庭船。十年舊夢名爭勝，風景多情夢裏傳。

送友人還蜀

青青垂柳楚江濱，離館傾殘竹葉春。把袂相看皆逆旅，不知誰是渭城人。

江雁歌

江上雁羣飛橫空，陣如結。朝發洞庭雲暮宿潯陽雪，我心正欲歸，恨不相隨江雁飛。

夢中登鶴樓有作，迺覺抵憶領聯二句，因足成之。丹梯雄跨楚城頭，野客中宵憶夢遊。江到望窮天作岸，鵝隨仙去地餘樓。寒蘆斷雁牽秋思，短笛斜陽入暮愁。為想風流稱處士，不堪惆悵白蘋洲。

草堂觀童子泅水作

野塘澄晚霽，散步寄閒心。浸潤青蘋斷，波明綠藻深。遊

魚鱗半出飛鳥影俱沉孺子相忘地滄浪吾欲尋

大別寺

鐵棹來尋江上峰林泉石竝路重重白雲深處有僧寺
隱隱遙聞度晚鐘

登漢陽城樓

危樓遙對武昌城俯瞰江流拍岸平風外帆檣時遠近
波間鷗鷺自縱橫焚烟晴隱洪山色巫水春添漢水聲
驛使未逢梅半落倚闌東望不勝情

發金口

曉露征衣溼腥風客鬢蓬雨餘山更碧村暗路還通雁
陣穿雲沒楓林映水紅新看城郭近到喜故鄉同

晚泊

漁村依曲渚客棹倚斜曛江漲波平岸山高樹出雲

登雷港驛樓

空江返照映孤洲晚泊郵登驛外樓可奈羈懷無住著
挂帆隨月下舒州

茗溪

買舟泛茗溪溪風夜吹雨迢迢千里心接蓬共誰語

遊孤山次韻

春日蘇堤夾柳行延緣孤真俯深清波涵樓榭參差影
屢捲湖山爛漫晴地勝卻疑身似幻興牽長憶夢曾經
獨憐水月梅花韻千古誰爭處士名

錢塘旅夜

攜琴下幽砌逆旅無知音人生風月夜鷓鴣鳴松竹林

再遊孤山用唐韻

出郭見孤岑悠然豁野心解鞍穿竹徑移酒坐松陰亭
迴飛塵隔鶯喧別院探野花醒客醉香氣噴重林

宿龍潭寺

江城西渡碧山重秋晚尋僧到玉峰滿地白雲封落葉
隔林新葉隱高松鏗前恍對三生話薄裏驚聞五夜鐘
且莫匆匆向城市緣溪厭泥露方濃

寒雨即事

寒雲漠漠暗空江細雨斜風半掩窗一飯欲留嫌俗客
暮林獨對峭峰雙

蕭疏寒雨暮烟斜搖落翻憐點歲華烏桕滿林風乍急
吹殘紅葉故梅花

雪花

花間六出巧相如，亂落橫飛夜壓廬。
楚地故人多得第，映窗猶自讀殘書。

登吳山

石磴重重望轉遙，上方臺殿更峯峽。
城頭江霧景開樹，林下風聲拔海潮。
春色半從何處度，客愁都向此中消。
年來不棹西湖月，徒倚層閣數六橋。

題唐處士畫竹

微君愛竹工寫竹，一幅蛟綃萬竿玉。
客來見畫不問筍，

愴然坐我淇園中。

有懷同舍諸友

憶昔喜相逢，山館花茸茸。
失手一為別，歧路遶西東。
今年楚江畔，百花吐芳春。
相思不可見，對花如故人。

春日永慶山房訪友人不遇次壁間韻

獨上翠微緣絕磴，到來蕭寺瞰高城。
石池新漲宵經雨，野樹繁花晝愜晴。
那遣琴尊通宿約，却那風景自多情。
書齋深鎖禪房畔，客至惟聞清梵聲。

中秋雨後登樓見月

黃昏猶自雨漫漫，夜靜風生月滿闌。
天柱峰低雲影薄，玉華宮近露光寒。
高樓莫厭終宵對，浮世誰能百度看。
為謝素娥留笑待，桂花擎出水晶盤。

左祠月色

明月出高樹，南景凝不流。
吁嗟北堂寢，更作西園遊。
右塾書聲

松橋耕意

屏山結書屋，時復讀我書。
微風度疏竹，行道重躊躇。

雲谷樵歌

晚日照前林，樵歌遞相續。
穿雲忽不聞，斜陽還出谷。

送張郡倅之京

滿引江波薦別卮，不禁攀臥欲行遲。
天台風月神仙侶，海嶠陽春道路碑。
塞上無勞誇得寶，幕中那復羨收奇。
赤城應有黔陽使，滿酒傳來鳳沼詩。

古意二首

寂寂深宮閉花闈，妾不知春屢飛絮。
絮入忽漫暮春時，君言如絲綸。
君心似鐵石，詞臣有相如。
千金詎為惜。

小園見梅作

落木蕭蕭百卉殘，暗香飄度竹闌干。
深冬雪片依稀見，小苑梅花容易看。
傍水數枝斜帶雨，凌霜滿樹太勝寒。
折來欲寄江南意，一望天涯路渺漫。

天台別意送陳衛幕

首旦西風戒遠程，卻憐離色入秋殊。
桃源洞古蒼雲合，華頂峰高皓月孤。
遊目直看空宇宙，壯懷猶自滿江湖。
十年戎幕索如洗，贏得天台送別圖。

後園芙蓉盛開登樓偶見有作

池上芙蓉忽盛開，小樓凝望獨裴裒。
物華自信無心得，詩在曾如有約來。
枝葉風聲簷簷作，陣影翻烟水繡成。
誰請君慈援傷遠，暮烟漫秋光不易裁。

半畧石倉祠製新旗咸為作迎送神作

擊鼙鼓兮吹洞簫，迎我神兮山之椒。
神之來兮誰為招，旗翩翩兮隨風飄。
薦桂酒兮陳蕙斝，飲我五福兮六極。
以銷

荷神郵兮我心衍，夏無滂兮秋不旱。
願微惠兮勤繫捍，篇祈報兮永無倦。
紛拜送兮儼神返，風冷冷兮旗漸遠。

初夏

靜愛初長日，開軒雨水田。
枕書聊自適，聽雨不成眠。
縱目看山近，臨窗飼鶴便。
撫茲懷往歲，湖海正迴遷。

雨中簡徐子

江城積雨動新寒，獨坐虛窗得靜觀。
雪擁遠山微曳碧，風鳴高葉亂飛丹。
感時有恨惟看劍，撫卷無端屢廢餐。
咫尺懷君成契闊，豈妨乘興接清歡。

送余子晉還錫山時省侍乃翁司理于台

茅柳殘梅離思紛，出塵消灑最憐君。
青雲北去層霄近，

回首天台是白雲。

郊行

野望蕭條寒食天，累累荒塚亂山前。
幾家猶有兒孫在，留得長松挂紙錢。

永康道中

華溪樓外石橋斜，風動清帘認酒家。
卓午停車成坐久，疏籬脩竹碧桃花。

春雨

肩輿衝雨亂谿邊，酒須更徧野田。
為喜三農初慰望，

錯教人認養花天

苦雨行

憶室戊寅秋雨集萬室盈盈水爭入竭來已是四三年
頽垣敗壁未經葺何當此夜雨不休山泉海汐相衝急
倉皇不覺獨變神呼燈亟起移書笈坐看茅堂浮綠萍
披衣走視牀牀溼震雷動地凝雲愁空庭孤樹垂呼吸
九衢八陌深於河水聲飈飈天一色吁嗟造化何神明
晴陰早滂苦難測東家高樓足自家西鄰矮屋勢已側
命懸漂泊將何之挈家破椽坐屋脊脊見說江皋更可
憐人家盡逐洪濤仆轉令骨肉傷流離亦有遊魂招未
得腐儒咄嗟可奈何安得人人環堵與休息

春夜聞笛

橫笛誰家細細吹挑燈坐聽到更移一簾疏雨梅花落
猶勝江城五月時

旅夜書懷

薄暮風颭迅村橋更進舟岸沙餘雪在河水帶冰流計
日追前侶辭親作遠遊惟應今夜月偏與照離愁

楊村阻雨

客心鄉國杳春事杳殘斷岸孤舟泊終風三月寒短棹
猶自對長缺向誰彈賴有同袍秀相忘行路難

蒙村夜泊

苦憶江門千載人杖藜瀟灑玉臺巾還迴孤棹黃塵裏
又負雲山一度春

東昌值雨

旅泊聊城外蕭蕭蓬戶閒三春初見雨此夜忽聞雷

釣臺

溪迴忽見客星亭故採芳蓀艤棹登古樹懸厓棲野鶴

疎林斜月泉寒藤羊裘一著身逾顯釣石千尋勢莫凌
借問雲臺多廟累何人長與壯中興

和雪峰先生遊永慶山寺

寺門斜倚半山田巖竇泠泠激碧泉花落空階暮伴客
鳥啼深竹畫坊禪輕雷遠駕千峰雨近巖暗含百堆烟
杖履逍遙遊物外古來浪說兩疏賢

和戴東華陪雪峰先生遊永慶山寺

步入松門一過微山坳間欵白雲扉啾啾鶯韻花間啼
側側江帆天際飛幽興動隨雲運履高風初見老萊衣

春光忽漫成虛擲搔首暗對夕暉

題伊尹耕莘圖

五就難忘一德同莘耕聊寓倚平功緣知六百商家祀
却在幡然一顧中

山房次韻

雲磴巖巒帶玉泉百花橋畔占芳春
妍深深徑竹穿晴翠漠漠平湖瞰晚烟
風雨獨吟忘闌寂琴尊遲客共流連
端居便作百年計負郭甯論二頃田

題余處士友碧軒

曲曲巖谿遠屋流潺湲聲與耳相謀
年來漸覺過從少惟有忘形是白鷗

彭城以北河水泛溢舟行悵然有作

蕭蕭寒荻沒汀沙淼淼晴波浸晚霞
莽野祇餘山作界荒村誰共水為家
天邊日落惟聞雁木末風微暫止鴉
蕩漾孤舟猶自泛不知何處是津涯

京口別同年魯光世

春風共發潞河清梅雨初晴歧又分
潦倒半生長作客瀾翻高論劇聞君
一尊錢甕休辭醉明日金陵獨看雲

豈料鵬鷖猶未化數從湖海嘆離羣

中秋觀月載東華席上次韻二首

百年交誼故依依送盡秋雲幾片飛
撫景最憐今夕好放懷寧訝昔人非
空庭露下欺紈扇何處風來度絳衣
卻憶翠微偏勝絕月華江練映巖扉

清光開席兩峰前興與溢瓊樓玉宇邊
微燭渾看如白晝停杯便欲問青天
愁銷草閣連朝雨暝破山城萬樹煙
共子山能歸睡得良宵如此亦堪憐

楓橋夜泊

旅思迢迢夜不眠闌廡城外虎邱前
東辭海嶠低千里北叩天關又十年
隔岸鳴榔增閨寂橫空飛鶴故盤旋
披襟長嘯誰應識人在孤舟月在天

彭城挂劍臺

拂拭星文挂樹枝主人何在倍堪悲
高風渾已輕千乘生死宵因一劍移

石梁次韻

萬壑飛泉瀉石門羣峰俯瞰勢爭奔
朱闌想見臨仙閣翠輦猶聞出帝闕
鎮偏詩題千仞壁閑多遊客數家村

我來忽動江南思台雁遙遙勞夢魂

謁中岳廟

五岳靈區並峙雄壯遊今始向高嵩峻曾半出烟霞外
盤踞正當天地中層殿聲飛瞻氣象豐碑林立見褒崇
卻憐封禪緣何事留得人傳萬歲峰

留別延津館人

薄暮驅車度康延張翁館重路人傳聞軒坐我渾如識
下榻逢君祇愧賢綠酒黃花秋自好清霜白月夜堪憐
風塵豈待成追憶曉發相看思黯然

己丑三月廿日瓊林宴歸偶占

十年前聽鹿鳴歌回首青山怨別多豈謂風雲終際會
漫看簪笏慰蹉跎春回首樹園瓊樹日照宮花簇綠羅
策馬歸來沾醉後亦知涓滴是恩波

擬天育驃騎歌限十字韻

君不見衛公秉心稱塞淵季年猱批成三千又不見思
馬斯臧臧魯頌篇毋邪共羨僊侯賢古來牧事關國數
請看座石圖畫懸大唐德運邁終古氣鍾物產仍無前
會見神駒出注水紫韁玉勒歸消入望班班翠雲錦超

羣絕步如凌烟驪黃北壯未須辨驕驄驤真足憐價
定無勞伯樂顧繞朝猶贈珊瑚鞭千金買骨何為者冀
北羣空非浪傳吁嗟異種有如此呈祥效瑞皆從天我
願君王法坤厚行地無疆終日乾八駿永作荒唐戒華
陽一牧民息肩

月生限神字韻并上二題四月四日閑試

海嶠方離一抹新空天使有燭星辰雲英冉冉開燕窩
桂影纖纖邀漢津深竿送春初蕪玉疏簾入夜漸鉤銀
長吟為憇清光近回首關山轉悵情

贈達村處士

愛茲心遠人居復邀城市脩竹夾澗生層軒西山起桑
麻無裨言烟火自成里落日聞樵歌過過度雲水

送邦薦和年兄奉使登萊便道省母

泰山東去是蓬萊鳳詔新承五色裁海上風烟縈使節
春深花鳥促離杯倚門轉盼仙舟下薦壽遙知綺席開
何物樓情歸未得霞標南睇獨徘徊

淵明醉意圖

杖藜何處酒杯寬野服翩翩未與未閑可是先生真醺

可憫將世事獨醒看

移居

我愛青蓮宇移居多所忻金鱗泳盆藻蘭石爭奇芬脩
蔓引高樹涼陰彌夕曛過從無俗僧談亦慙慙素懷在
即次瑣瑣何足云

庭柏

青青庭中柏卓爾歲寒姿修蔭敷西牖宵為烈日萎翻
階雙芍藥悴落已無時感嘆託閒謠覆培良自為

西署即事

曉謁金鑒殿尋趨白雲司高槐夾修道攬轡故遲遲旅
進揖堂階退食靡所裨舊植日荒落法律以為師所見
多桎梏敲朴喧前峰帝德方浩蕩愚氓苦無知所以大
禹聖下車泣漣洏何當返太僕坐見國空時

雨中答丹泉楊子甚雨累日願言不承示高韻奉

次見懷

杪夏入初旬朝朝雨不絕委巷已成川翻盆訝天缺晨
光忽微生豐隆復屯結敔無停聲客心珠百折咫尺
滯楊雲一日三秋別索離那可言詩筒賴更迭回憶夏

五前不雨自正月嗽嗽民待哺來牟望已缺秋黍將就
登一潦靡遺子天意竟何如仁愛本深切感彼漆室憂
直欲排金闕一顧軫投荒再願理幽絀宵俾撫字勞弗
厭催科拙天人信和同兩賜詎無節

一石將軍歌贈馮武舉

吾聞漳南海上羅羣峰丹霞紫雲撐碧空獨有一石更
奇峭芙蓉削出滄溟中孤根下插青龍府勢壯甯須
六龍負夜蔭翠律誰能降驚濤駭浪日環吼家君靖寇
驅星輶拔緣絕頂乘風潮直上指扶桑初日上岱輿員

嶠相招邀馮生登孤奮先導頓使妖氣淨如掃昂昂何
啻千夫雄遙拜一石將軍號通膺鸛薦來神京矯哉意
氣令人驚慙慙向我道此石斂綃忽已騰丹青丹青滿
幅奈爾何提筆為寫一石歌吁嗟漢有大樹將軍異定
知一石是其裔

送喬德徵同年兄使陝便道省母

燕臺一夜秋風起遊子天涯思千里羨君持節關隴行
早晚回輶洛城裏洛城風景如秋如何倚門但覺離愁
多宮袍起舞壽觴進高堂看取慈顏和

送同年羅次卿歸娶

九重天上賜歸期，青袍白馬黃金羈。同游誰復似君少，秋水風神冰玉姿。衆觀共羨青春好，翩翩冠蓋荆門道。荆門歸去樂未央，玉簫聲裏翔鸞鳳。皎皎惟應洞庭月，相思千里同輝光。

送同年蔡道卿歸娶

金門春奏賦，乞假及清秋。文采驚時輩，榮光溢海陬。行邊斗女度，望入旛旌悠。華國須才子，酬恩茂遠猷。願言頻引領，不獨慰綢繆。

衡陽王作龍橋書屋以望先隴同年李化卿索題

一首

珠邱遙睇龍陂水，淚落軒楹盡日凭。卻怪唐宗起層觀，傷心只解望昭陵。

夜坐

殊方忽聽擗衣聲，一夜鄉心滿赤城。素月高懸僧院靜，疏燈獨對客牀清。漫呼濁酒憑誰酌，似送飛鴻欲共征。石徑松窗增悵望，夢魂猶愧草堂靈。

送葉柳亭南還

愛爾西湖客，逢予詩酒間。平生多遠興，一見即開顏。月白春宵永，花濃僧院閒。綢繆方異域，惆悵越舟還。

送項遠之年兄赴官南曹

天台雁宕片雲連，邂逅初從鳴鹿筵。十年投分信莫逆，兩己同登非宿緣。辛勤解褐春風裏，詩身共天南金比。一朝拜命留都行，羨君展采從茲始。質明出餞郭隗臺，臺高野曠重徘徊。旅雁翩翩亦南去，離觴未盡徒征徒。催索居一信，慈心結明朝。引領關河雪慙慙，不負平生言。便當抗手與君別。

送徐景禹年兄出宰常熟二首

帝念東南切，君才撫字向。來民已因此，去病應豫中。第推先輩奇，功屬晚收會。看雙鵬爲飛，傍日邊樓樓。愛爾海虞令，更來世味添。飛騰初自慰，盤錯故能任。別宴驚秋杪，仙舟渺潯潯。東京推卓魯，千載嗣徽音。

送鄉人南歸

萬里風塵外，朝朝送遠歸。客行鄉縣近，吾念草堂違。驛路秋帆迅，河橋柳葉稀。那堪此時恨，嗟嘸雁南飛。

秋夜席上送同年張百才出宰東吳

同年復同署誼重別離難懷抱三秋盡安觴此夕散涼
風吹潞水曉月照征鞍已羨昂霄鳳還看樓棘鸞山明
吳苑寂木落洞庭寒去矣求民莫心勞政自寬

為友人題畫

新蒲淺水泛羣鷗溪上青山柳外每野興撩人圖畫裏
夢魂一夜遍滄洲

送林損庵知全州

攜子河梁且盡觴蕭蕭落木雁南翔連重價重應難售
玩世情高豈易量八桂共憐山水勝一麾遙憶海天茫

交期歲晚甯相負舍北城南有草堂

寒夜有懷草堂

草堂吾憶汝渺渺白雲鄉傍雪梅爭發耐霜橘正黃山
空閒鶴唳林淨見湖光閣檻依然在琴尊漫爾荒羈懷
吟為苦客枕夢曾忘漸覺塵容改還看逸興長春風勞
問訊何日買歸航

雪後郊壇即事

警蹕臨郊社趨蹌纓曉班一陽逢雪瑞兩度近天顏
既竚桑林應憂深社食小臣躬感美木信感通難

送年家曹翁還錫山

幽棲久南國覽勝來帝鄉繫帶榮初被班衣樂未央
理舟尋潞渚飛夢度滄浪矯首瞻雲思真隨春日長

竹里

我聞瀟溪上周市竹成里鬱彼晴翠浮森如寒玉倚但
知凌霜雪霜詎覺遠桃李夜月梧鳳來春風葛龍起還
應三徑開直造華軒裏

送胡司諫仰齋謫攸縣簿

二月河水融潞渚愁看征旆向天涯雲深閨闔頻回首

風靜江淮獨泛槎往事共應傷賈傅君行聊為問長沙
聖恩浩蕩春無際豈待寒林帳日斜

壽年家北疇沈翁

迎惟情正劇歷覽思彌存初良度際良月芳筵羅薊門
喬松新並集歌吹響俱繁舞綵停華燭流霞倒綠尊夜
占南極象光動紫微垣

送崑山王子歸省

客子滯京國星霜云屢更孤雲起天末挂席東南征河
水已融雪春風催語鶯依依盼桑梓忽忽臨柴荆情極

悲歡集勞忘拜舞輕低頭子乃愧惻悵思彌盈

長安行送鄉人南歸

二月長安芳信遲
曉隄欲折無柳枝
江南處處爛桃李
君行況值暮深時
十年回首風塵表
莫道還家苦不早
入門兒女笑牽衣
白日烏紗猶自好
君不見太行詰曲
蜀道難名利驅人生
羽翰懸孤鳳有四方
志誰能老臥滄江干

送吳衡幕之台州

天畔故人去之官
況赤城自緣鄉夢香
轉覺別愁生春

漲三江碧雲飛雙
曉明庭閣渾在望
心已共君征

王太學竹里邀飲神樂觀

元圃乘風集留連
白日斜主人逢竹里
客思動梅花院
靜聞仙樂留虛度
綺霞寒家塵境外
端坐讀南華

送鄉人南歸

忽作天涯別猶憐
晚識君琴書俱入妙
湖海獨離羣
秋水征帆急寒風
落葉紛何時重把袂
三疊不堪聞

贈同年唐濟軒奉使陝右便省滇南

羨君持玉節迢遞
向三秦喜動皇華賦
情馳白髮親鸞

花攢綺席絃奏媚
芳辰皎皎昆池月
偏依彩服新

句容道中用韻

午餐依白土曉騎
發丹陽岐路行曾歷
雲亭望轉長寒聲遠
塞雁暝色上塵裝
明日鍾山畔初分漢
署香

送同年胡車駕赴召赴召

丕業存周鑑君來有
重輕忽聞宣室召復
作薊門行離索予何
賴翻飛爾獨榮鶯花
彌驛路烟水浩江程
杳杳征帆沒依依別
恨盈人生欣盛際往
矣慰交情

葉海峰考績北上贈別

三年郎署依鍾阜策
馬朝朝挹翠微官業
獨看書卷足訟庭長
訝吏人稀天邊報政
貪晨發客裏論心惜
暫違送爾歸來江上
雨別愁鄉思雨依依

送林武舉歸閩

將軍富韜畧藝苑復
蜚聲賦就名都重戈
揮瘴海清相逢憐宿
誼語別恨羈情積雨
秦淮漲孤帆何迅征

贈月梅陳處士

江南何所樂梅月故
堪憐素豔凌寒發清
光盡夜懸賞心多雪
後索笑共春前緬邀
陰何興知應爾獨偏

題方太學龍山書屋

鬱彼江上山蜿蜒互夷曠西連五老峰東挹九華嶂蒼
龍駕紫雲變化千萬狀方生起精廬悠然日相向快茲
求志年行慰作霖望予因寄遐觀故山坐馳悵

金陵行送公安朱大赴試南宮

早從江漢挹餘輝有美如君時詎遣價高少室未經售
調絕下里知音稀廿年猶作金陵客意氣翩翩降未得
忽漫別予江上秋天風厚載凌雲翼風雲際合會有
時造化冥茫安得知君看桃李幾榮瘁悴蒼翠惟餘松
柏枝

柏枝

送年史還澄江尋謁選銓部

委羽過從歲月更相逢重在秣陵城梅花忽近鄉心發
竹葉還隨別恨傾雁外孤帆江雨細海邊諸島水雲明
歸來轉盼青春屆莫遣蹉跎上國行

辛卯臘月南都諸老祈雪即應志喜一首

南國即看呈瑞雪朝暾滿壁忽飛漫摩公夙共懷精白
庶應時能順燠寒禁苑參差瓊樹出鍾陵迢遞玉龍蟠
占豐稔得餘清賞吟對梅花獨倚闌

送黃刑部考績北上尋有歸志

晴江征旆早春催雪水溶溶畫鷁開帝座直瞻鵲觀
仙曹回首鳳凰臺鳴琴不負負循良譽說桔誰如淑問
才雲翮從今知益健薜蘿莫漫賦歸來

早春過清涼寺用韻二首

閣下摩峰橫帶郭湖陰蕭寺自成村雲移遠樹開天整
日落平沙見海門趨走卻慙淹歲月登臨吾亦信乾坤
南朝往跡惟硤石慷慨憑君莫謾論
一逢休休即相期來赴新春亦不遲僧久禪樓迎客喜

山當景會與亭宜巖松裊裊翻蒼蓋湖草菲菲長碧蕤

爛漫花時重載酒風光報爾為催詩

遊靈谷寺次王駕部韻二首

省中日月望靈山興極叢林第一關薄領暫拋春始到
風光相引客忘還珠宮貝闕烟蘿外祇樹天花几席間
總悟浮生如夢幻那能坐對老僧閒
柳烟花霧曉重重疊嶺層巒望不窮帝寢長依丹鳳閣
禪房別住白雲峰飛觴流咽寒泉細撫掌聲傳石谷空
更有棲霞諸勝在便應乘興與君同

春日遊南郊諸寺感懷

晴日城南寺春風木末亭林花開欲徧遊客醉還醒目
極飛雲章心懸鳴鶴庭老親迂宜轍此地未曾經

蔣廟燕樂亭小酌呈諸同遊

元武湖邊路招尋忠羊春鶯花如遲客風日更宜人古
廟餘叢檜陰山多臥麟相逢但行樂莫厭酒杯頻

遊梅花水不遠所聞移酒飲韋氏莊

冥搜來野寺小憩度危橋石竇空清淺梅花久寂寥祇
今成廢跡那復悵前朝別墅誰家竹啼鶯見客招

石佛寺

興盡梅花水情投石佛蒼空疑幻設窈窕足幽探雲
峽飛梁度巖扃落照含殷勤逢老初欲去更停驂

雞鳴山觀功臣諸廟

羣廟何雄麗參差倚翠屏千秋昭秩祀百代儼英靈
壁龍蛇動飛甍鸛鶴停躋攀春社日忼慨暮歸情

鳳山齋雲

以下八景為相城錢大學先生賦

鳳儀何岩曉宛在佳城畔矯矯已入雲翩翩如振翰上
有五色花下有白石斫石角多崢嶸花應鳳毛燦

鵝石橫秋

怪石懸巔崖下瞰勢如矯展彼晨風翼軒軒破空香雲
橫萬里秋霞起千林杪昂霄志不磨為君樹華表

九華列戟

靈山面九華層標倚空碧盈盈一水間參差如畫戟昔
共成主賓今來悵窈窕書堂眇何許千秋同太息

雙溪環帶

汨汨雙鳴淵環抱玉埋玉邱迂徐赴江水迴合如復留
尋源不可極沿流知未休惟餘遊釣侶鷗鷺起高秋

楓湖浸月

淼淼平湖水皎皎秋月光空明澹輝映夜色何蒼涼美
人招不起感此遙相望心顏宛如見未覺泉臺荒

筆峰插霄

三山迥入漢不與眾峰羣望之如卓筆往往揮烟雲傷
哉草元手終記玉樓文毫鉞未云飲永樹對高墳

芙蓉簇錦

燁燁朱明候亭亭彌綠池薰風翻碧葉皎日照丹雘異
植饒芳氣靈根無蔓枝涉江吾欲採惆悵將誰遺

蘆花噴雪

遙憐江上洲，荻花秋可掬。悲風一夜起，飄零舞飛雪。委
形天地間，詎必論滅物。化有足方耶，因慰明哲。

春日遊獅子山次韻

千樹桃花明近林，天風忽度步虛音。高松鶴下瑤壇靜，
絕壁雲留紺宇深。渺渺江流舒遠望，遲遲晴日厭羈心。
盧龍形勢應長似，懷古情多恨獨臨。

贈畦樂劉封君

緬懷素心人，棲遲獨行願。樊園十畝餘，嘉蔬蔚芸編。抱
甕甘息機，荷鋤詎知倦。幸無佚馬虞，日涉見蔥蒨。濁酒
每自勞，盤食亦紛薦。非必膏粱食，力穡憂謫閭。賦玉
廷篇更續冰，壺傳至樂在。會心過足非，所羨雖有五鼎
豐。不以百年變，耿耿慕蒼沈。懋託金閨彥。

送盛武選出守嚴州

六年清望數南國，五馬新符領上游。輯睦古來傳美俗，
溪山東去擅名州。行邊暑雨閩民莫，別外烟波起客愁。
滿瀝清芬餘韻在，願從桑梓繼風流。

范文正公嘗為嚴
守威亦蘇人

樂聞葉處士自海上來訪其姪秋官敬之言歸述

贈

聞君滄洲隱，邂逅鷗鷺羣。春懷林竹^林彥，逝發桃溪濱。扁
舟興何極，千里意良勤。覽觀徧都邑，晤言彌夕昕。行吟
北湖月，敬吊冶城墳。往事嘆銷歇，浮榮笑繽紛。所志在
閒曠，還復念榆枌。長歌從此去，高臥雁山雲。

送陳少參提督太和山

當代推文藻，君兼與道謀。由來邱壑姿，薦歷皆清流。一
為督泉使，快快彼洙泗。遊再起儀曹，長雅舉彌南。川天
書領仙室，開鎮襄陽陬。坐曰江漢俗，遂展經濟猷。遺碑

硯峴山首往矣懷前脩

馮驗封夢遊儀曹竹軒和答二首

楚澤原多箇籍材，即看寤寐竹邊來。神遊彷彿瀟湘近，
夢覺依稀星漢迴。況是九秋逢月好，故應三徑為君開。
山窗亦有清陰在，渺渺予懷海上臺。

黃屋紫山東畔月，森森萬竹映官曹。含風靜院翻龍尾，
警露深叢見鶴毛。興極巾車神獨往，詩成鼓枕調彌高。
長吟天姥應同趣，午夜寒生宮錦袍。

九日

底事重陽屈偏多風雨聲山光遙送酒菊蕊半含情浪
跡慙何得懷歸計未成坐來忻夕照霽竹月漏微明

九日登高不果和荅兩巖陳子

一夜霜風吹客裳江雲不斷雁飛忙忽看澄霽開佳節
已負登陵送夕陽庭竹娟娟含雨潤籬花款款遞寒香
天涯與子同羈旅記得稱觴欲上堂

秋夜錢介夫林治徵亭元甫訪予公署

良宵喜見故人來促席虛堂未暇回且盡清尊延月倒
自緣寒菊待詩催疎慵愧我懷微祿留滯憐君抱妙才

漏斷風高征雁急天分手重徘徊

普惠寺餞樊車駕

離筵南浦上旅望正蒼茫石磴依寒水僧房接野航共
憐行役久仍見問津忙明日風塵隔斯須且盡觴

送樊車駕由南郊暮歸

出郭多幽興長嗟曹務牽偶來因送遠行樂且隨緣紺
宇猶脩曲丹楓暗近川雨花臺畔路尋蹤忘歸旋

署中對菊懷劉正郎

碧閣芳菊是君栽秋盡霜前已盛開風雨獨吟時凭檻

江湖延伫更停杯星浮桂楫三湘去木落汀洲幾雁來
采采繁英渾欲寄離憂滿紙迴難裁

江上有懷同年汝承二首

故人楊伯起兼負子雲才不見秋三隔相思日幾回時
勤良訊至復有好音來卻憶同遊處傷心郭隗臺
歲月驚流電交遊嘆轉蓬一麾淹漢上終日望江東天
入滄浪迴雲連葦岸窮還聞歌伐木知爾念能同

夜坐

小齋聊宴息明燭對更闌落葉聲疑雨飄風勢作寒百
憂偏夜集萬事足旁觀不信春榆景能忘故水歡

壽江夏陳槐莊處士

昔人作堂跡已荒翁今植槐忽成莊翠葉離披覆炎赫
繁枝鬱鬱高雲涼南薰吹動湘江曲繞屋鳴蟬遞相續
披襟望庇多嗚人延衰千畝猶未足吾聞此木虛星精
服食其子能長生願言采采為翁壽同被松柏無不承

感萱為陳上舍作

幽阜行處見丹棘為誰榮言樹嗟何及忘憂橫得名劬
勞長結恨觸忤若為情夙負春暉報逢君涕泗盈

南莊王徵君祝詞

迎矣南莊隱昔在羅浮岑邱壑擅貞觀抗志凌峭嶽偃
松象飛蓋流泉漱鳴琴山精富糗糈澤蘭彌永祚至樂
焉有假高執世所欽奄忽隨鶴化招之不可尋玄雲被
崇岡迴飈吹長林空遺相鼎浪淚下沾重襟

題秦正郎蘇洲寒

約窈文淵溪側羅生多芳蓀紫莖冒冰雪綠葉何翩翻
遠風度香氣馥馥清以繁澧蘭與沅芷竝珍騷人論采
之貢金陸結蔭玉池源德馨諒不改遲爾同心言

扶搖篇寄吾同錢子兼懷惠峰秦子

天 歲莫朔風烈君去河舟阻冰雪關山匹馬遲遲歸
入門應復嘆離別古來豪傑未遇時職垓苦辛多有之
天生美才豈無意如君不合長數奇東風忽聽流鶯囀
尺素傳來曠如面白門楊柳垂烟絲故園春色增懷戀
遙聞習靜棲雲山下帷發憤宵不聞青松翠竹映深戶
巖阿石磴蒼苔斑同心更有惠峰子草堂相去僅尺只
扶搖一日快南國政看水激三千里

代送中丞盛公還海陽

清時有詔許逃名賦就歸來薄宦情為報碧山知不負
卻看塵網總何營江天後夜星辰迴海嶠新秋島嶼明
丹缺久從方外得惟高臥度長生

代送少司寇胡公還淮陰

追惟那道動離憂解綬幡為邱壑謀世路自今從九折
林亭莫護擬三休潮平江上聞清嘯草綠淮南戀昔遊
耆碩素諧台軸望更看徵命下滄洲

代送少司空張公考績北上

起曹典制重中臺南國聲華切上台戀闕忽為江畔別
鳴珂遙向日邊迴風生 渚流潮急青盡青山去獨催
前席從容問民莫東南凋瘵細封裁

南安郭貢士母節壽

終日望夫夫不歸倚門今已鬢如絲此身那惜化為石
望到遺孤成立時

代送大司馬浚川王公入掌中臺

綸綍遙騰霄漢間臺端虛席遜公還百年靈秀鍾河嶽
一代人文重斗山簡在定知關泰運振揚應見肅清班
獨憐祖帳江東道望望仙旌不可攀

送張史謁進北

蓼花洲渚木蘭舟挂席南薰不暫留同在天涯仍執別
相看杯酒倍離憂黃塵白日燕山道高樹鳴蟬淮海秋
已羨參軍開宦業知君行不忝箕裘

宴徐氏西園

鳳凰臺畔青霞館朱雀航西碧玉叢狂客自憐遊興劇
將軍況有報書通石壇影落松梢月水閣涼生蓮葉風
晉苑吳宮俱寂寞羽觴瑤席坐從容

贈侯山人

北屋山人予舊遊百年遠跡雲林幽興來忽泛山陰棹
天風吹度白門秋白門達予忻聚首為解金龜換卮酒
酒酣邇流望九華信宿池陽太守家拂衣仍戀故山隱
翩翩兩袖攜烟霞

丹陽公館待舟未至

渺渺江舟盼不來歸心終夜憶天台雙峰秀出青山郭
十里愁生濁酒杯鳴雨乍稀秋館靜野雲飛盡楚天開
鍾陵更起并州望別未經旬首重回

宿延豐寺用韻二首

愛山長憶此山名曳錫遙留重有情溪閣十年懷昔度

江津一夜滯歸程風聲抱壑松篁合雪意連雲島嶼平

且共違公拚一醉擬從巖衲問三生

千峰迢遞碧雲連澗道遙遙隱洞天歌馬溪橋逢老衲

燒燈竹院靜諸緣酒杯浮蟻寒仍綠鞵還留花晚更鮮

塵鞵匆匆須曉發題詩聊復記流年

滁陽訪張同年玉泉不遇

凌晨發東葛衡泥午未休瑯琊何在望攀求擬相求小

憩城頭驛孤吟池上樓期君不可見隨雨度清流滁北二十

里有清流閣

睢陽道中

霏微朝雨睢陽道麥隴青青間碧楊春色漸深鶯未至

旅懷無賴日初長清虛轉盼仙曹迴蕭散偏餘落興狂

素食三年真愧汝茲行何以獻明光

睢陽驛亭次韻

小樓憑高坂平原見遠山春深煙雨裏天盡莽蒼間過

客聊吟眺遊雲自往還馳驅思靡及空羨此亭閒

渡符離河

春水符離渡平田汎濁流神功存圯廟斷碣自荒邱客
駭津梁沒人懷魚鼈憂卻憐徐沛北百萬滯漕艘

宿夾溝驛

客路青山繞行行綠樹繁雙旌初月夜孤驛數家村吟
興愁花鳥鄉心役夢魂相看惟候吏杯酒若為論

經徐王墓下作

鳴雞催曙色嚴駕遵澗濱長林鬱青靄中有徐王墳空
山閒寢殿宇石紀哀文緬邇椒房懿艱難草昧勳雲仍
何寂寞香火尚氤氳帝德重箕箒綸言慰恩勤寔多難

已久松楸有餘芬子涵孝慈澤感此水木分徘徊獨惆
悵彌望梨花雲

謁閔子祠在宿州閔孝鄉

閔孝村鄉著祠墳道路知經過一駐馬俛仰起遐思汶
水流方遠蘆花衣自宜蕭蕭爭俎豆好德詎為私費蕭
二邑

彭城北行六十里有漢高祖廟

日出空山野霧黃霸圖回首古今傷依依遠樹村墟寂
衰衰飛塵驛路長四百乾坤同逝水一邱香火自斜陽

歌風他日何雄壯彷彿魂猶戀故鄉

夜過鄆縣望嶧山

嶧山忽在望秀色遙可掇蕭寺隱孤桐秦封遺斷碣
嚴真鄆鄆矗矗朝魯闕龍從勢欲翔蒼翠香不沒予行
方有營浩興亦徒發徘徊峰頂雲驅馳道旁月何當凌
岱宗羣山坐超越

謁孟廟

莫宿三遷里晨瞻萬仞祠巖巖存氣象脈脈儼光儀斷
織堂仍存在慕書臺不移淵源吾欲扣洙泗更逶迤

夜憩新嘉驛草亭次壁間韻

淋漓風塵際悠然快此亭嶽雲橫牖白魯樹市池青對
酒惟邀月攀條欲摘星淹留聊息駕莫謾苦勞形

過鄭州古城

輶車徑度廢城闌雉堞依稀故壘存烟火幾家餘白屋
蒿萊千畝自黃昏西京社稷憑誰問南渡衣冠更可論
惆悵人生遞懷古朔風寒月倍銷魂

雄縣訪鄆令不遇

漠漠平湖流月光沙堤十里暗垂楊漁燈遠照方舟泊

郵吹聲驚宿鷺飛翔迢遞雲山連漢時依稀風物似江
鄉故人不見陶彭澤客子驅車春夜長

初至京早朝即事

三年戀闕心長在五夜趨朝夢不違漏下忽聞金鑰啟
月斜初見玉繩稀宮雲微曙迷仙仗御柳和烟繞禁闌
共說到來天只尺九重猶自邀恩輝

舟行雨後作

雨歇蓮窗披晚霞不禁離緒滿天涯垂楊冉冉晴川迥
乳燕飛飛沙岸斜月轉風帆仍未落夜分水驛去猶賒

滄洲悵爾歸無定鍾阜悠然望是家

晚泊偶成

渡頭鳴雨趁輕雷越客帆隨露景開潤色兩河添綠樹
晴光千頃盡青苔閒消永日詩頻得卻望長安首重回
野泊蕭蕭樓鳥盡祇應新月傍人來

廣陵舟中贈別邵秀才

長夏南征一葉舟時將淹速共君謀看來楚水荷華月
興動吳山桂子秋歧路茫茫重悵別故情戀戀若為酬
偷魁志業寧溫飽遲爾蜚英紹世休

題畫贈歙客鄭大

愛當年鄭子真棲遯谷口迴風塵看山題竹內園裏
千載新安有後人

考績還南署寄內弟秦白厓吉士二首

重來佳麗地高枕鳳凰城日永心俱遠官閒夢亦清虛
庭獨鶴下灌木亂蟬鳴遙謝金閨彥偏餘離索情
長夏都門別扁舟江浦深依然臨畫省終日面芳林感
彼伐檀詠何如運甕心秋風征雁轉遶爾瑤華音

送侯池州北上

使君夙望西曹重領郡芳聲歷上游炯炯襟期九華月
悠悠旌旆片帆秋懸知廊廟須長孺應負兒童迎細侯
此夜江城欣邂逅對牀風雨暫淹留

靈谷寺

出郭望深林森森石徑深休衙隨意到遙勝共僧尋高
樹藤花綴陰廊苔蘚侵無生吾欲問爭遣此生心

夜坐書懷

乾坤真覺此身浮一別鄉山春復秋獨對鍾陵吟度日
狂吟發酒醉添愁鳴蛩靜夜聲偏切皓月疏簾光漫流

賜斷庭開徇微諫頓令元髮伴離憂

鶴田草堂集卷之二目錄

詩

憶天台山

有客

過元武門有感

經梅都尉故宅

夜雨有懷

散步

月下獨生懷山中作

題少司馬潘公三錫錄

送唐貢士還荆門

早秋對雨有作

秋齋謾成

月夜馮兵部過訪

九日南郊會餞少司寇陳公次韻奉贈

為同寅倪考功賀具慶 余刑部捧表北上

送李刑部省覲歸南海 重遊靈谷寺

題易山人潛齋

為婺源潘太學題三溪書屋

東園燕集

寄同年楊汝承

人日宴神樂觀

送海山還天台

為戴駕部題椿萱榮壽

送應文學還舍山

拙齋

木末亭小集

春日署中作

元武門春望

題希夷睡圖

東吳顧上舍母五十壽詩

鳳臺晚眺

眉壽重恩

送喬侍御擢陝右少參

省中書懷

贈種玉陳山人

天界寺餞集

芳懋堂

東陽廬氏日休亭

先太師夫人挽詩

贈鵬舟劉星士

次韻顧東橋先生六袞誕吟

贈術者

治城懷古

樂壽堂

同徐月湖吳慎齋二同年東麓亭晚望

擷芳徑

集香亭

靜觀亭

適間窩

承霖沼

喚魚亭

棲雲洞

款鶴橋

聽泉亭

萃勝樓

齋夜次韻

憑虛閣晚眺

雪中答吳同年

除夕書懷

送中津舅氏分教南城西園

石太常世恩堂送石太常得告還甯海

寄懷中津舅氏送同年李侍御

治城餞別吳祠部朝天宮習儀作

陪祀孝陵畢周覽書感偶書

遊祈澤寺曉起

祈澤寺次張選部韻

九日徐張二吏部許拉登高不果

重遊徐氏西園送徐秀才還嚴州

遊牛首山獻花巖

詠東府芙蓉東阿王節婦

送詩人陳鳴野還山陰送錢西賓歸里

登雨花臺對雪

榮壽瞻思王錦衣卻金卷

咏野西雙瑞代壽金陵勝翁

立春

春日過元白姚子玉舫齋作

同月湖慎齋二年兄登雨花臺

寄壽柳城周明府

再遊雞鳴寺

清涼寺

雙壽榮封為王祠部作

送同年吳選部侍省侍白樓閣老還長洲

和同年徐考功暮春遊天界寺

雞鳴山

寄同年楊濮州

夜坐書懷

江上書送別

早秋見月

中秋

靈谷寺

題東峰寺書屋

九日欲約諸同曹登高風雨連夕不果預期

石工何達齋素以祈母壽

宏濟寺

燕子磯

達磨洞

題南洲清逸卷

荊廣王處士挽詞

送湯史還臨川

送王縣簿之高瀉

悼同年程舜敷

贈東澗王秀才

封御史傅翁齊壽

送同年趙職方

送孫東穀駕部

挽吳母

題維揚曾氏雪樓

奉和少宰鍾石公夏至齋居

送縉雲鄭君倅德安

贈遠林楊處士

送同年龔侍御之京

送吳生還錢唐

贈醫者張遠菴

寄壽江村鄭處士

中秋有約清涼山望月雨不果登次韻一首

十七夜諸同曹待月清涼山次壁間韻

送南少宰鍾石費公考績二十五韻

長至齋居次韻

送太學劉生還太湖

挽友琴劉山人

送太學辛子還澧州

和答瓠川宗子二首

除夕

壽黃岡呂封君

壽李太淑人

一橋

春日偶書

送葉太學還黃巖

送大學邱生還蘄水

甯山歌

鶴田草堂集卷之二

詩

憶天台山

赤城迢遞石橋斜萬壑千峯羅徑賒越客能忘話天姥
靈溪長擬泛星槎瓊臺珠閣神僧窟瀾水桃花仙子家
夢覺秋堂聞蟋蟀恍疑湘簾帶煙霞

有客

客舍憐幽寂庭秋蕙草深竹光浮座綠槐影覆池陰散
帙娛清書哦詩寄遠心晚涼新月上道侶枉招尋

過元武門有感

歇馬來過元武門野煙雲水澹成村百年甲第惟秋草
六代銷沈詎可論

經梅都尉故宅

碧瓦朱扉孔雀屏秋風轉盼盡飄零蕭疎惟有周垣竹
留得餘陰覆戶庭

夜雨有懷

何事空堂獨黯然竹窗飄雨溜聲懸一身為客秋多思
千里懷人夜不眠澹泊惟甘建業水荒蕪長憶越谿田

小童侍立渾無語挑落燈花筆格前

散步

舊都風物似相留卜居更得林塘幽脩蔓亂緣叢竹暗
白鷺羣破綠萍浮軒窗隨意坐疏豁終朝宜息游
返照空庭時散步忽看涼月下清秋

月夜獨坐懷山中作

碧天涼夜淨纖雲露下砧聲遠近聞客思迢迢愁向月
交遊落落嘆離羣山中松桂秋無恙海上風煙澹欲分
已覺名途乖始願更勝慙負草堂文

題少司馬潘公三錫錄

袞袞雲章下日邊更看副墨五花鮮恩綸次第符三錫
簡注分明軼九遷網帙乍翻鸞鸞翥琅函重襲璧奎聯
鳳池麟閣行須到寶翰珍謨續有編

送唐貢士還荊門

傾蓋渾如識論文世有緣無何建業水言發洞庭船征
旆懸秋月鄉山入郢烟明光春獻賦莫緩祖生鞭

早秋對雨有作

淮浦風雷喧入夜客窗對面倍驚秋江雲黯黯星河沒

庭葉重重螢火流
遙有新涼生几席
頗看餘暑散林邱
鄉田入夏閒多早
薄葉那堪救水謀

秋齋護成

涼風吹客袂
秋思澹軒楹
池落波紋細
天清雁字橫
淹留竟何得
僊仰獨多情
覽鏡驚華髮
依稀兩鬢生

月夜馮兵部過訪

斜月延疎檻
高梧下素秋
朋簪天畔合
清論夜分留
護假金門隱
俱懷漆室憂
雲山渺何許
予念切菟裘

九日南郊會餞少司寇陳公次韻奉贈

郭外登高處
江風送雨頻
星輶來國老
野酌共鄉人
黃菊含情迥
煙霞發興新
醉餘留別咏
滿灑意逾真

為同寅倪孝功賀其慶

解纓早成冒
浦隱揮金遙
羨錦堂開紫
芝懸崑山中
滿青鳥翩翩
海上來
秋水芙蓉元
並麗春風
綠芳故深培
百年愛日情
何極一度
瞻雲首重回

余刑部捧表北上因還蜀省母

楚楚舊京臣
琅函獻紫宸
回鑣西蜀道
言省北堂親
喜動峨眉月
先生錦里春
東征如擬賦
遙為擇良辰

送李刑部省親歸南海

颯颯風江畫鷁飛
仙郎暫乞帝恩歸
羊城引盼梅關迥
鶴髮相看蔗境稀
海上霞觴春漱瀝
花邊彩服畫光輝
試從宦海論家慶
幾得如君願不違

重遊靈谷寺

郊原石路何迢遞
巖谷冥冥臺殿峨
不盡長松蔽雲日
忽聞清磬出烟蘿
真僧入定常扃戶
野客偷閒更一過
良夜未緣留半榻
羸驂十里暮蟬多

題易山人潛齋

一室江天迥
棲遲意泊然
柴門依靜渚
釣石俯晴烟
雲臥閒消日
霞淪獨駐年
時聞招隱咏
長嘯託空絃

為婺源潘太學題三溪書屋

桃溪北下三溪合
汨汨巖泉一派清
淡月疎星涵靜碧
浴兔飛鷺劇春晴
興同剡曲頻移棹
歌放滄浪可濯纓
獨愛書堂臨迥渚
水聲長和讀書聲

東園燕集和答同年王惟允二首

高城曲折林園靜
叢竹參差戶牖閒
風景祗應金谷竝
岩巖半是錦川來
餘寒小洞初融雪
疎影空庭已放梅

送故相逢滿歲月揮觴莫遣負池臺

名園每過多風雨佳客淹留霽色開
漠漠江天飛雪迴重重巖岫宿雲來
殘尊不覺仍謀夜清興無端忽動梅
自是江南真遠吏等閑長嘯半山臺

寄同年楊汝承

濟上相逢五月時荷花同眺子城陂
長川舟楫忽南北清夜壺觴悲別離
相看獨步金華省何日重依玉樹枝
矯首塞鴻歸欲盡江空歲晚倍遙思

人日宴神樂觀

聯鑣乘霧旭出郭摩靈辰境入元都
還疑開洞宇新仙禽鳴近客碧華暗
催春暫結尊中好相忘物外身

送潘山人還天台

江上春風吹柳條山人別我曉鳴橈
言歸梅壑草堂靜笑指霞標雲路遠
光庭終作青城隱司馬空聞紫府招
獨有故懽憐邂逅一尊聊以永今朝

為戴駕部題椿萱榮壽

迴鸞話下天邊關舞鶴疑開海畔城
爛漫春榆方駐景芳菲蘭桂似爭榮
春風度曲絃歌細明月浮觴沆瀣清

畫省年來頻寓祝彩衣東去倍怡情

送應文學還舍山

鄉山長憶當年別萍水重逢此地來
白髮憐君淹獨冷青尊對我喜頻開
春回苑樹鳴禽變月湧江波去鷁催
却望濡須蠻舍古橫經終日領羣才

拙齋

世風日以趨變幻極撓挑屠龍將安
施畫足竟為擾微君靜者流閑俗色
然歎用拙道自存逃名意非矯絕迹
墟園間抗志烟霞表逍遙終百年幽
貞永能保

木末亭小集

南山亭榭俯長干峭壁垂蘿石磴盤
雲散巖扃迴晚霽風生松頂度輕寒
仙臺梵宇當窗見紅藥青條滿目看
乘興偶來春已半啼鶯催送客杯寬

春日署中作

金門紫禁青蒲隔翠竹蒼松畫省開
日永階庭閒駐鵷雨餘廳事漸侵苔
遙山坐結烟霞侶散吏真宜檮櫟才
獨恨蹉跎空歲月江南五度見春來

元武門春望

二月芳菲何處尋舊都城關曉沈沈春風開彈子門柳
野雀晴喧萬竹林簷路草迷龍馭遠宮牆花寒鳳池陰
十年豐邑雨餘葉一眺山河寄遠心

題希夷睡圖

石室雲房累月封曲肱盤膝思方濃寥寥千古誰能覺
收拾乾坤一夢中

東吳顧上舍母五十壽詩

冰霜半百靜年芳晷晷朱明愛日長碧海忽來青鳥使
瑤池初進紫霞觴晴熏舞綵榴花灼清度歌筵慈草香

自是春暉延暮景更看餘慶藹榮光

鳳臺晚眺

林園迥在帝城隈竹篠青青市古臺賸有閑花迎客笑
那知樓鳳為誰來謫仙詞賦畱金石異代豪華空草萊
落日危闌增悵望長江層磔自縈迴

眉壽重恩為陳武選母作

南省才賢揚雋烈北堂慈節肇徽音冰霜不負丸熊日
齒鼎能諧捧檄心江上壺觴春屢薦天邊函誥歲重臨
願看遐算岷峨並即擬恩波錦水深

送喬侍御擢陝右少參

久持繡斧留臺重忽拜麟符寵命頒方岳地崇人共羨
星標日遠若為攀紫微開省南山近畫戟行春北斗間
慷慨幾聞條漢策旬宣今助度秦關

省中書懷

吏散庭空啼鳥喧攤書終日坐層軒獨憐吟苦詩篇積
却笑官貧食指繁江上風波長不定山中松菊尚能存
浮生擾擾半行役矯首庭闈勞夢魂

藥闌松檻淨朝暉長夏虛堂讀領稀苔靜不知馴鹿過
庭閒時有野禽飛榴花灼灼初醒眼蕉葉青青欲上衣
自擬冰壺清不減更從何地可忘機

贈種玉陳山人

瑤圃空聞海上洲人間原自有丹邱負暄思獻君知否
半落江湖兩鬢秋

天界寺錢集用壁間韻

法界何幽廓脩然清道心停杯聞鳥語拂卷為僧吟香
擁青蓮座涼生紫竹林不緣頻送客那得共開襟
芳懋堂為崑山朱給舍作

遙羨東吳世德門烏臺青瑣存承恩才華早見機雲坡
風烈長看簪笏存叢桂庭春芳氣襲古槐堂晚綠陰繁
杜陵韋曲多名閥百代同歸尺五論

東陽盧氏日休亭

盧鴻讀書處精構稱嘉名次第尋顏樂優游暢道情臺
山當戶牖石湖俯檐檻境曠心彌逸時聞天籟鳴

沈太卿夫人挽詩

誰遣天涯夢白炊卻看繫缶不勝悲蕭蕭夜雨傷蘋洲
浙浙秋風冷蕙帷八座荐承天上涯百年無愧女中師

雲駟^新鸞取歸何處碧海蓬邱有所思

贈鶴舟劉星士

談天湖海昔曾聞歷歷星辰掌上分孤鶴扁舟仍遠去
秋風霜鬢倍憐君

次韻顧東橋先生六哀詠吟十二首

鍾山靈氣應星孤卓犖人看一代儒早歲經綸空竹帛
半生魂夢阻江湖興隨野水橫漁艇吟對秋光缺唾壺
玉枝丹梯尋華嶽紫煙白虎下香爐
背郭茅堂次第成浮雲高鳥赴幽情巖樾漫有烟霞癖

杜結還同金石盟客至中林開竹徑風生秋壑聽松聲
却憐衰袞終何事一笑真成蝸角爭

蒼生不耐謝公何高臥歲月空蹉跎祇世更誰堪補衮
為邦長是拙催科老臣片曝懸空谷末路風聲嘆逝波
前席豈無宣室召殷勤重為保天和

碧山不負白綸巾道在甯論舊

多閑歲

雲飛黃鶴豈隨人瞻辰堂切星河

日亭傷花木春

自是高風擅江左登龍時復奉清塵

依依榆柳蔭柴門小築曾聞記息園溪色近連江總宅

花長常對孔融尊風飄蘭蕙幽馨發露下松篁晚節存

見說有時還卻掃細探丹訣養靈根

雁門萬里望旌麾一賦閒居聲未終至性從來存菽水

天親原自重睽離每聞廊廟曾推轂靜看雲山幾棄蓑

奉檄當年非浪喜絕裾千古總成癡

完名景福似公難蔗境尚甘樞倒餐眺迥不須節竹枝

居間長戴鹿皮冠却圖窈窕多成趣野老追隨亦盡歡

獨訝壽觴深謝客東林秋月坐蒲團

曲江重對省垣薇卻望鍾陵思若飛佳麗獨便還舊隱

逍遙更喜遂初衣登山載酒春多事問字談詩客不稀
王謝風流空悵望百年長使願無違

盤筵秋至東如瓜籬落霜前菊漸華蓬海遙光浮玉魄
扶桑初景著金鵝紫芝瑤草時堪採雪竇雲巖到即家
怪得紅顏長不改年來餐膳赤城霞

江上羣山物外情杖藜到處有僧迎謾竊白馬來珠城
且聽黃鸝共友生高閣倚吟蘿月靜上方甯臥竹房清
詩脾夜渴呼香茗汲取巖泉細細烹

藝苑光騰照衆珠然藜中夜只如書浮湘賦得江山助

帆海篇成簿領餘紙價忽驚高白下品題渾已過黃初
雕鵞漫託工倕室回首春風生愧予

謾從初度感流年洛社香山百代傳畫史總看形似鶴
賓筵應有酒如泉素甘澹泊富違性早脫樊籠亦半仙
祇覺一莊荒已就岡陵申頌意非偏

贈術者

石谷山人徐子平玄談到處即風生何如李主長安市
能使公卿盡獵纓

冶城懷古

清秋冶城風日閒竹裏虛亭還獨來詞客音徽那可接
忠臣祠墓有餘哀雲邊爽氣三山並天際江流九派迴
結綺臨春更何處夕陽鈴嶺俯荒臺

樂壽堂

寂寂中林遠世氣輝輝南極耀星文虛堂長作聚羣主
皓髮惟應黃綺童吟步苔階移夜月醒凭松檻落秋雲
更憐晚計多怡悅蘭桂叢生藹郁芬

同徐月湖吳慎齋二同年東麓亭曉望留飲談道

士房次韻

霜月洞天曉烟輕林日舒殊方增悵望幽意愜清虛劍
化仙踪迴壇空鶴步徐流霞那惜醉吟嘯共踟躕

擬芳徑 吳興吳氏西園十景

芳菲滿林園采掇何所愛春花爭自妍秋蘭以為佩

香集香亭

閒上小亭來顧顧聞花氣蜂蝶已先知穿飛適叢卉

靜觀亭

花木各含生飛潛皆自得借問亭中人曾看化機息

適閒窩

浮生自有夢誰識閒中趣夢覺北窗涼冷然得深悟

承霖沼

溪雨夜如何池塘春水多翩翩飛白鷺臺臺長新荷

喚魚亭

奔流無縱鱗驚餌多深逝凭閑喚可來天機自潛契

樓雲洞

巖洞何龍從溪雲得爰處暮看帶雨歸朝見從龍去

款鶴橋

石梁跨穹壑彷彿似天台長日無人到惟看野鶴來

聽泉亭

飛泉激石如空谷時響應中有素心人虛亭滿清聽

羊勝樓

愛爾百尺樓都來邱壑美予因得以遊夢繞茗溪水

齋夜次韻

星稀月未沈霜雪霽窮陰縹緲離宮近淒清良夜深一
官猶浪迹三宿但齊心卻憶園丘上明禋迴值今
寂歷省堂虛憐然愛索居風庭松子落月橫竹陰疏北
望依珠斗晨趨想玉除當呼聊寓祝不寐夜何如

憑虛閣晚眺次韻

寒山望入雨花叢石磴雲門宛轉通紫閣迴臨飛鳥外
翠屏半隱落霞中參差宮闕連蓬島彷彿神仙在閑風
把酒坐移林壑暝談詩選戀竹房空

雪中和荅吳同年二首

朔雪灑冬乾占豐與有惟林園紫玉蘂城闕帶瑤欄風
轉飄逾急雲重勢未闌問衣千里隔心折夜中寒
古木鴉紛集遠空雁不來悠然鍾阜下忽見雪山苑
夜長留月江春遍落梅閒君歌郢曲妙思賈難裁

除夕書懷

如何當此夜客思每難勝入夢關河迴催人歲月增鄰
雞喧斷漏宿雪映疏燈一棹君親念惟期壽作朋

送中津舅氏分教南城

江垂春草碧執別況殊方重以杯棧恨曾分研席光懷
珍那易售伏翼思高翔就祿一官冷問程千里長仙山
橫嶺闊時水在門牆化雨舒桃李明時待鳳凰鄉心隨
去鵲客淚咽離觴悵望秦淮上何如清渭陽

西園

林園春賞豁步履晚晴宜別墅通蘭渚飛軒俯竹坡碧
垂渠柳細紅散野梅遲列簷松根徧回鑲城月期

石太常世恩堂

萬石名家古分流更沃州庭槐長結蔭林竹競鳴琤
楔披蒼嶠華堂閱素秋永言昭帝渥光燭海雲浮

送石太常得告還甯海

閑雲冉冉度晴川獨鶴悠悠駕紫烟張別更堪萍聚日
論交還憶鹿鳴年鄉心迢遞秋風裏吟興增襟海嶠邊
莫是明時甘寂寞松窗卻埽只高眠

江關乍見柳條疎處處鳴蟬送客餘病渴那期懽解綬
悲秋轉覺嘆離居山中藜杖時行藥竹裏茅堂獨著書
為喜風塵機暫息蹉跎居計竟何如

寄懷中津舅氏

憶昨春江別涼颼忽送秋遠天勞夢想尺牘慰離憂道
在謀宵拙官貧味轉悠從今盱水上知不愧清流

送同年李侍御擢四川兵憲

六月天書下紫宸外臺遙簡內臺臣西川坐握兵符重
南國猶傳諫草新諸葛祠前霜滿柏浣花溪上錦為春

奇遊羨爾難為別明日相思萬里人蜀有萬里橋

冶城餞別吳祠部

八月尚餘暑松風靜不來停鑣還陟嶽解帶共銜杯山
斷晴雲外帆飛遠樹隈謾傷江上別重向日邊回

朝天宮習儀作

鳴雨夜深聞華星出曉雲陪京盛簪笏崇觀肅儀文槐
警翻清露爐烟藹瑞芬願將金鏡策遙獻紫宸君

陪祀孝陵畢周覽書感

露曉趨明祀晨光望鬱蔥衣冠雷帝迹河洛想神功月

墮金鏗靜松園玉殿空湖泉聲汨汨千載泣遺弓

偶書

秋風一夜起庭樹漸蕭疎何怪星星髮朝來忽滿梳

遊祈澤寺

舊刹傳飛錫高蹤憶渡杯入門雙樹老窺沼一泉開興
劇看山到僧間遲客來終期躡雲石騎馬夕陽回

寺有
二林乃數百年之物一泉自
龍首噴出相傳神女所開

曉起

初日照高林微風翻露葉令然旦夜心光景欣相

祈澤寺次張選部韻

六朝遺寺嶺雲邊，卻望江峰紫翠連。
山靜到逢僧侶少，林疎行傍鹿羣先。
龍池細水斜通壑，古殿寒陰半隱天。
搖落轉添吟思苦，郊扉迢遞帶蒼烟。

九日徐張二吏部許拉登高不果，忽枉高祠部詩。

依韻言懷

冉冉清秋江上居，吏情鄉思轉蕭疎。
尋常此日憐佳節，悵望同心阻報書。
雲擁遠天飛雁沒，風微高葉噪蟬餘。
芳鄰幸接高詹事，日枉新篇興不虛。

重遊徐氏西園

王孫亭館鬱林邱，更築崇臺鑿細流。
飛閣排雲初捲幔，迴塘隨柳漸移舟。
峰巒秀疊題難徧，月露涼侵客尚留。
不獨琴尊牽逸興，應看笠鶴下清秋。

送徐秀才還嚴州

客子遨遊閱歲華，歸心渺渺恨烟波。
霜清楚塞夜聞雁，月湧桐江秋泛槎。
孤館夢回楓葉盡，舊山家在桂枝多。
竹林未覺風流遠，忽漫逢君奈別何。

遊牛首山

天闕標雄觀，龍宮控絕崖。
烟雲低列岫，松桂鬱重階。
幽襟積攀緣，秋日佳蓬邱。
空海上延望，轉無涯。

獻花巖

聞道華嚴勝，連岡步入曠。
客來堂映竹，僧去洞留雲。
巖閣栖丹壁，星房切紫氛。
勞生慙自悟，瀟灑欲離羣。

詠東府芙蓉得長字

嘉木麗秋光，翻憐後眾芳。
花濃猶泣露，枝疎太禁霜。
客至延幽賞，詩成對晚妝。
所思寧欲贈，十里朔雲長。

東阿王節婦

結髮事君子，窈窕夙稱賢。
如何百歲期，六月乃相捐。
詎惜薦棺柳，相逢於九泉。
二姑誰為養，代終以周旋。
膏沐一云屏，金石難比堅。
堅寢歲華晚，空遺父母憐。
嗷嗷孤征雁，哀鳴虛牖前。
薄帷鑒寒月，傷哉兩嬋娟。
獨有柏舟詠，千載心相宣。

送詩人陳鳴野還山陰

君從稽山來，還向稽山去。
雲門帶若耶，迢迢樓隱處。
瑤琴拂石彈，瓊轡凌晨茹。
東望赤城霞，翩然接鸞馭。
金馬方陸沈，何當共軒翥。

大雅久無作玄關竟誰悟璀璨華篇網邀滄洲趣鍾
期世不存長吟託毫明素明月豈暗投三年枉申顧執
手江上洲愁心結雲樹

送錢西賓還里

皓首逢掖士攻璞名途難挾策遠行游青春涉江關綢
繆語鄉曲客予官舍聞兒曹藉陶鑄發蒙如轉環荏苒
歲忽莫駕言欲東還朔風吹郊畿殘楊不可攀送君從
此去迢遞入鄉山鄉山鬱霞綺吾親廬其間願言相聞
訊遲慰百歲顏

登雨花臺

翠嶺逶迤帶近峰巖扉肅穆蔭長松林疎日抱江流細
竹澗晴含野霧濃興極登臺空下界僧閒留客坐高春
歸來城郭還多事回首雲山隔萬重

對雪

朔雪霏霏向日微客窗中夜見生輝朝寒不覺頻呼酒
官冷何妨獨掩扉近郭羣峰彌望白遠庭野雀傍人飛
梅花欲問春消息雁斷關河音信稀

榮壽瞻思為陳司封作

雲漢翱翔丹鳳翼龍章照耀紫泥書教成孟織心初慰
讀通章經澤尚餘龍樹春深增悵望堂堂日永轉扶疎
聖朝孝理前無比又見羣恩下玉除

玉王錦衣卻金卷為同年炯之郡守父

將軍本儒素有赫將天威苞苴謝不顧意氣急持危威
激託圖史歌頌播聲詩高風動粹組豈啻超等夷慶餘
昌厥胤甲第躋明時清秋懸玉鑑冰蘖世所持昔聞楊
伯起英夜畏四知嚼嚼清白操子孫聲不墮贏金何足
貴樹德莫如滋咄彼贖貨者徒為造物嗤

詠野西雙瑞

蘄蘄雪中麥萼萼花邊竹竹生緣折枝麥秀乃遺穀元
化斯足徵嘉禎豈虛賦美哉雙瑞堂永對雙峰矗

代壽金陵勝筭

憶從江左識風流白髮烏紗一素侯為喜稀齡春共至
獨看幽興晚能酬雲邊暮杖閒穿竹池上新樞慣狎鷗
試問長生應有訣莫愁湖畔不知愁

立春

曉霧迷江塞晴雲度苑城坐來聞鳥語渾已變春聲浩

蕩山遊興蕭疎吏隱情題詩拓彩筆冰泮硯池清

春日過元白姚子玉舫齋作

玉舫清如許高軒為爾留小山分茶華蓋竹響琳瑯凍
雨含梅潤春暉隔座浮謔期幽興熟觴

同月潮慎齋二年兄登雨花臺慎齋許屢攜酒出

遊并堅此約

寄壽柳城周明府

聞說河陽解綬還十年高臥瀟湘間慵飛雙鳥青霄迴
卻撫孤松白晝閒玉筍丹經窺秘訣瓊漿雲液駐春顏
扁舟江上催明發喜見萊衣五色斑

再遊雞鳴寺次韻二首

城隱空中閣林開象外天松門芳草積石磴碧蘿懸花
雨滋嵐翠香雲覆潮泉逢僧竹房裏處處氣茶烟
鳥啼春寺竹客到曉晴天雨外湖光闊林端塔影懸珠

鐘回暝谷清梵聞鳴泉一笑牽朱絨長吟下紫烟

清涼寺

尋春兼送客古寺到應稀地僻山連郭林深雲染衣佛
香清竹院香雨溼巖扉更有千年恨荒亭聞翠微
馬僕欣投寺城迴忽見山鐘敲烟雨鶯語杏花間酒酒
客憑雲嘯僧房映竹關鄉心妒江燕歲歲及春還

雙壽榮封為王祠部作

鶯花經管競芳辰帝里春光一倍新調騰獨憐華省客
承恩俱是白頭人雲邊露溼琅函重海上霞添玉笋頻

欲向湘灘傳勝事已看歌咏滿簪紳

送同年吳選部省侍白樓閣老還長洲

石城春帶漢江流江舸風生杜若洲麗澤共憐高士去
源恩元屬老臣優青霄寥廓翻黃鵠紫岫氤氳護白樓

舊國從來堪吏隱送君不覺倍離憂

和同年徐考功暮夜遊天界寺

萬點花飄紫陌塵憂愁風雨揔妨春逍遙野寺尋詩客
寂寞閒窗臥病身低戶槐陰驚入夢近人鶯語似來賓
城南佳麗應無盡長擬招邀躍帝閭

雞鳴山訪沈秀才不遇

茲山春不到，忍向早秋登。竹塢遙尋客，巖扉獨見僧。
鳴蟬和晚磬，浮靄隔炎蒸。臘有栖禪意，抽簪愧未能。
薄莫空山裏，冷然會客心。城連丹壁峻，行轉綠蘿深。
過雨翻遙甸，回飈撼近林。石堂誰與晤，獨坐滌煩襟。

寄同年楊濮州

故人分符顯頊墟，余在江南愁索居。千里夢魂紆獨駕，
經年消息阻雙魚。草玄已罷今何事，食素惟餘舊讀書。
念爾題詩秋日裏，莫雲相對為躊躇。

夜坐書懷

一葉將秋信，中宵露氣清。愁多緣不寐，慮澹本無營。
月似依人到，蟲偏近砌鳴。高歌復長嘯，誰解倦游情。

江上送別

天涯去住同，為客忽漫相逢別。恨生襟有愁心託秋月，
隨君飛渡赤霞城。
蓼花蘆葉滿江洲，浙浙風生送客舟。歸去莫談京國事，
寂寥惟有舊宮秋。

早秋見月

出門見秋月，吟坐晚風涼。宿鳥驚移樹，飛螢欲渡牆。
青雲悲末路，白髮戀高堂。落落東歸計，惟應舊業荒。

中秋

一秋多霽景，此夜會平分。皓月臨清漢，疎星隔斷雲。
露溼蕉葉潤，風散桂花芬。佇立增遙念，嗒嗒過雁羣。

靈谷寺次韻二首

鍾山道寺栖靈谷，紺殿重重護佛燈。乘興共來仙署客，
談空閒對月泉僧。晴峯霞色兼秋迥，風磬松聲向晚增。
欲問草堂尋舊事，愁深猿鶴恐難勝。

谷口來尋祇樹林，高秋落木轉蕭森。名山到處堪雲臥，
虛砌空聞磬陸沉。古壁綠崖藤葉暗，房隔水槿花深。
偏憐佛日長如許，松下殘尊且復斟。

題東峰書屋

杳杳雙溪裏，雲山千萬重。羨君營別墅，出戶見東峰。
海日朝光滿，春巖花露濃。遙余尋石髓，共爾問蟠龍。
九日欲約諸同曹，登高風雨連夕不果。預期回謁。

潘邠老之句續成一律

滿城風雨近重陽，有約登臺卻為妨。小甕舊醅還有綠，

高屋初菊為誰黃
天邊過雁催寒早
客裏逢時別恨長
莫怪齊山歸酩酊
人生只尺有參商

石工何達齋素以祈母壽遺之絕句

茹素蓬蒿豈近名
愛親惟有願長生
喧歌羣鳥方爭啄
誰似慈烏返哺情

宏濟寺

江寺憶曾遊
重來幾閱秋
懸崖憑快閣
絕檻俯長流
鳥外帆檣沒
天邊島嶼浮
還將千古恨
一望石城頭

燕子磯

燕子磯頭石
孤亭覆水雲
濤聲寒益壯
海色香難分
高詠懷牛渚
羈心逐雁羣
良遊多爽把
酒戀斜曛

達磨洞

幕府山前寺
遺蹤訪達磨
徑回迷落葉
洞古隔懸蘿
老衲逢人少
空門閱世多
西來宗寂莫
茲境更如何

題南洲清逸菴卷

南國逃名久
滄洲寄此身
溪虛雲共適
沙白鳥俱親
烟月垂綸慣
蘅蘭雜佩新
聞人說京洛
不信有縉塵

節庵王處士挽詞次韻

微君已去獨留菴
山靜春深啼鳥閒
瑤草紫芝猶自出
丹峯翠壁好誰看
琴尊想象烟蘿裏
望鶴逍遙嶺月間
借問高車多履屨
鹿門爭似重遺安

送湯史還臨川

蕭蕭書劍下通津
遐遞歸心對早春
紫岫迴瞻京闕迥
烏紗爭覩帝恩新
扁舟問柳過彭澤
一水看雲到汝濱
王宅謝亭今在否
臨風千古憶清塵

臨川有右軍宅懷謝亭

送王縣簿之高瀆

太學才名三十年
凌雲豪氣尚翩翩
勾稽亦縣官初拜
邂逅殊方榻重懸
江路鶯啼春日裏
山城花發訟堂前
那堪別恨牽羈思
東望鄉園共黯然

悼同年程舜敷乃翁憲副先十峰先生

南國重遊日
稀齡介壽期
德輝人共覓
羽化竟何之
霜柏雷已散
靈芭集鳳池
龍盤山下路
淚溼太中碑

贈東瀾王秀才

湘水東連泮水濱
渟渟涵長自瑩心
神緣源莫入桃花去
恐有當年避世人

封御史傅翁齋壽

虎門未覺風流遠北郭兼開僊賢碧水丹山名共隱
蓬壺石室夢相索九苞快觀雲霄逼三錫行逢雨露偏
珍重臺端驄馬客為君細說白華篇

送同年趙職方權守順慶

使君標格何昂藏甲科射策早為郎畫省青春搖玉樹
黃堂白日綰金章嶢嶢劍閣倚天起充城映帶千峰裏
除書朝下五雲邊福星夜燦嘉陵水畏途百折多盤桓
巉岩豈必蜀道難會聞揚摧振奇藻還看捫厯窮瑰觀
承家況復有琴鶴萬里相隨度寥廓清操逸翮不可攀

并州回首鍾山郭鍾山紫氣曉氤氳送爾愁為此地分
十年同作江東客一日相思隔暮雲

送孫東穀駕部擢四川少參分守建昌

幾年簪筆侍明光難舌還餘舊賜香夢落江湖心目赤
望崇藩屏贊俱蒼山蟠越萬趨已微雲盡嵩邱見洛陽
留滯不堪仍悵別含情惟有促飛觴

挽吳母

春官大夫吳仲子聲稱藉藉孝廉士等閒磨諸夢我章
傷哉無母云何恃手輯芳徽燦巨編百年壹式無間然

聖善豈論成四德幼勞甯獨羨三遷清流夫子鳴教鐸
誼重糟糠不可作即君繩武躋甲科奉檄趨超淚雙落
即看祿養方鼎來一聞風木心已摧懿美空餘播彤管
恩光游觀輝蒿萊寒子忍復為君道奄違慈景亦何早
祇應結恨北堂萱伊誰錯憶忘憂草

題維揚曾氏雲樓

風花烟月滿蕪城獨倚層樓寄遠情親舍不知何處是
客愁常共白雲生依依絕檻迷春曙冉冉遙峰逗晚晴
江上誰堪頻悵望飄然吾欲解塵纓

奉和少宰鍾石公夏至齋居謝司馬王公惠冰韻

精禋遙贊炳丹誠長夏齋居豈異情珍饈乍分珠彩爛
虛堂恍對玉壺明光侵湘簾涼如洗氣隔炎暉午正平
宏化直看沾道暘高吟渾已逼人清

送縉雲鄭君倅德安

分麾重泝漢江流玩世那知厭薄遊風景依稀

贈遠林楊處士

送同年集侍御之京

雷臺風采似君稀，攬轡理輪志不違。
皎日長懸肝膽赤，清霜時傍簡書飛。
三秋江漢搖征旆，萬里雲霄拜袞衣。
余世通家真忝竊，一尊分手重依依。

送吳生還錢唐

有客夙負青霞姿，逍遙物外隨所之。
興來豈復覺寒暑，長夏扁舟泛斗湄。
斗湄高吟謝眺詩，沿流直下龍江湄。
十年形勝互長在，六代豪華曾幾時。
感茲繫筑且酣歌。

臨風懷古情何多，秀句畱傳謫仙去。
鳳臺隱隱空烟蘿，愛君能詩復能畫。
鮑暉迹悠悠，此行邁筆底揮霍烟雲。
生胸中磊落何帶芥，迴繞淮浦忽驚秋。
冥鴻矯翼風颺颺，颺顧予猶在樊籠裏。
長歎吳山越水頭。

贈醫者張達菴

當年曾飲上池清，一過邯鄲更有名。
春洞行惟尋石髓，夜窗閒只諷丹經。
卜居塵市心能遠，長揖公卿蓋每傾。
我本天台學仙侶，相逢頻與話長生。

寄壽江村鄭處士

谷口風流世有聞，樓邊原自遠塵氛。
柴門窈窕清江曲，藜杖逍遙白鷺羣。
良夜獨吟沙市月，扁舟閒釣洞庭雲。
綠衣共羨何蕃去，為賦長生持獻君。

中秋有約清涼山望月雨不果登次韻一首

蕭蕭鳴雨半秋天，張望層巒帶遠川。
勝約可堪空自負，清光似不受人憐。
曄曄吟興浮雲外，寂寂鄉愁濁酒邊。
玉宇瓊樓何處是，東風渾欲挾飛仙。

十七夜諸同曹待月清涼山次壁間韻

幽賞良宵已後期，雨餘挈榼未應遲。
空山但覺栖禪穩。

絕頂偏憐眺遠迥宜巖檜拂雲猶偃寒
堦花含露自凝凝
共君促席須謀夜看取清光映酒厄

送南少宰鍾石賈公考績二十五韻

卓犖文章伯雍容侍從臣
元精應闕出夙望已殊倫
昂彼鳴皋鶴振如瑞世麟
長卿才獨步叔度量過人
李尹光旁達恬愉道易親
起家魏甲第通籍領儒紳
棟莠時爭羨淵源自有真
一從辭鳳掖長是戀楓宸
道晦那能識懷貞孰可磷
龍飛嘉會啟鵬擊壯圖伸
舉重周南國羣空冀北塵
玉亭饒制作璧水藉陶鈞
佐禮冰銜峻持

銜藻繼新成勞何磊落報政恐逡巡
修景初回律寒江早問津
驛梅遙映雪隄柳漸驚春
忼慨憂時論委蛇報主身
垂衣瞻日月曳履近星辰
想見嘉猷入端知晉接頓金甌
儲姓字玉燭待經綸
夢說欣方叶攀稽詎有因
微生懷翦拂孤跡等飄淪
祗益慙餐素何當更飲醕
依依仙棹發肅肅渚鴻遵
引領公于邁長吟欲愴神

長至齋居次韻

齋廬成信宿耿耿歲寒心
月轉還松色霜清隨雁音
浮灰應漸動永漏坐來沈
欲識含生意梅花枝上尋

惜達長至日湖海獨遠心
護擬甘泉賦時聆白雪音
夜分松露結鶴警竹烟沈
千古精理憑誰細討尋

送太學劉生還太湖

早窺三傳激餘芳弱冠來觀上國光
萍水相看俱浪跡梅花何意近離觴
龍城歲晏初懸榻牛渚江寒獨進航
羨爾甯親多暇日懸懸為我愛青陽

挽友琴劉山人

衡門何在碧湖陰流水高山獨賞音
一自人琴俱化後松風獵獵白雲深

送大學辛子還澧州

宿昔神交日風塵邂逅情才應憎早達
歲忽共遠征朔雪聞吳甸春雲帶楚城
無為深約隱終擬奮鵬程

和荅瓠州宗子二首

瓠邱高臥里園桑乘興還浮剡曲航
乍見共憐元髮改累牖不覺故情長
孤芳月映瑤華閣麗藻風傳錦繡香
應笑馮唐官獨拙十年南國尚為郎

謾誇紫閣與彤闈長嘯茅堂掩竹扉
少室高蹤聊自邈東吳才子似君稀
千峰霽雪搖吟筆滿壑閒雲擁釣磯

桐枘相逢三十載，歲寒長是憶清暉。

除夕

今夕云何夕，栖栖與願違。一年看又度，千里信仍稀。思入南陔咏，愁連朔雁飛。宵分眠未得，夢只繞庭闈。

壽黃岡呂封君

已見莊椿深雨露，更憐祁桂占芬芳。燕山祇擬家聲並，楚水何如慶澤長。倚棹良宵聲磬赤，壁解纓終日詠滄浪。江城二月鶯花滿，遙達仙郎萬壽觴。

壽李太淑人

帝里晴暉度板輿，東征有賦勝閒居。三遷未覺芳徽遠，八座偏承寵渥餘。玉笋春醪仙掌露，冰盤朝饌楚江魚。花明柳綠鶯歌細，百歲韶光又一初。

一橋

近郭遙遙翠嶺重，溪流汨汨臥長虹。閑看駟馬高車客，萬里雲霄向此通。

春日偶書

庭畔風花片片過，坐憐春事又蹉跎。雲山得客疏疏放，羽翼其如在網羅。江柳含烟晴自展，林鶯遶客晚猶歌。

閑愁萬種誰消得，一笑空催兩鬢皤。

乞得閒官自在身，苦吟終日對殘春。諫書乍覩連章上，除逸傳滿紙新。江畔形容為客倦，夜中風雨夢歸頻。多情惟有宮牆柳，歲歲相看似故人。

送葉太學還黃巖

碧草徧江皋，春風吹客袍。賢關辭壁水，選籍上天曹。仙嶠桃源香冢山，石嶺高望鄉仍悵。別怙我心勞。

送大學邱生還蘄水兼追悼故人閔德修

把袂殘春奈別何，驪駒愁聽郢中歌。潮平淮浦凌晨發，月上匡廬倚棹過。鵬翼南圖空入澤，雲英西望滿雙河。憑君欲寫山陽賦，宿草芊芊寄恨多。

甯山歌

齊雲峯律勢奇觀，試問茲山高入漢。秀歎長窺翠霧重，丹崖不斷朝霞爛。下瞰迴溪清且澗，霖塘麗澤相澄鮮。三相書堂竟何在，海龍洞口泉涓涓。峭石參差架寒玉，家灣頭碧流湫。落花泛水似桃源，宅幽勢阻如盤谷。章安主人靜者流，荷衣藜杖愜冥搜。草堂結構萬松裏，虛亭隱映千峰秋。焚香玩易時獨坐，日長高枕北窗臥。

相相那知蝶與月山鳥乍鳴幽夢破平曠漠漠遠風交
懷新一望多良苗辛勤食力志何潔南州直欲凌孤標
層臺皓月引遐眺劃然林樾聞清歌黃虞世遠將焉求
紫芝白石有餘調君不見高車駟馬老紅塵百年虛負
故園春燕歌趙舞極荒宴白頭詎識看山面邱壑由來
造物慳

鶴田草堂集卷之四目錄

賦

瑞雪賦

離思賦

序

棟竹情言序

梁氏重建儒林坊序

叙蘋藻遐思

送陳子信還三山詩序

贈鄭伯諧還遼居序

贈同年梁宅之歸娶序

都門別意序

贈損菴林子知全州府序

贈東峪王子擢雲南憲副序

叙榮省贈別

金陵別意詩序

衆石自怡詩序

律義私鈔序

送兩廉陳子還天台序

贈郡伯許東川序

贈考功主事陳君考績序

贈石仲子成伯例授引禮舍人序

擬王氏家藏集序

贈二槐沈子權守延平序

送冷士升歸省峽江序

椿萱榮壽圖序

叙朴菴曾翁壽

贈吳思州序

長湖嘉績序

送東廓鄒先生北上序

同年錄後序

贈大參邱松谷先生榮還序

寓慶咏竹胡封君壽

贈大廷尉白象汪公赴召序

白象集後序

刻文章正宗序

刻唐律類鈔序

送大參朱通齋先生東歸序

浴沐綸恩序

萬里情言表序

送左轄月坡黃公致政序

送副憲南石周先生致政還三山序

叙行軍滂錄

北窗壽言序

贈督學吳默泉先生擢閩藩大參序

雲南鄉試錄序

贈太常博士秦君考績序

鶴田草堂集卷之四

賦

瑞雪賦

雪以瑞云者太守東橋公志冬填無以北堂度禱於神越宿而大雨雪乃進諸生學宮授簡俾賦焉

繫太空之冥冥兮造化機於亭毒惟眷情之洵洵兮匪鴻鈞其美十稔赤城之新封寔同浦之故服境接炎氛時惟恒燠豈毒害之靡凌亦豐稔之稀得天香難忱人何容力乃若文臨乎香若千宅乎疆園日窮次月終紀

星同天歲將始條同雲兮四合驚飛霰兮千里遍瑤城兮呈祥紛璐遠兮溢喜允矣東作之有期果哉西成之可企於戲噫嘻豐年之冬必有積雪羌振古以如斯獨不謂南山之竹歌北風之辭乎方其綏綏而下片片而飛既漫天而塞壑亦枚陳而穿帷初來虛而委積竟累日以淋漓細轉弄間驚飄爭急哀哀紛絲霏霏交集空室樹散珠璣之磊磊高閣競玉霽之垂垂乾乾坤之不夜縱品彙以爭奇高雲混結鶴匹練迷索鵬瑤塵輸橘園瑞葉落人間恍然若烏海之陰涯藐乎儼空素之崇

集卷之四
瑞雪賦
星元後月以米不

山枝喚不香之花杯選無影之月濟龍沙而失波看馬耳之幾沒非神降乎滕六宣衍致乎延陀信天地自然之數固陰陽散發之和何裏丈之可惜僅盈尺而不多由是滴檐跨蹇刻曲乘槎梁山忽剗而感詠羊澤甫獵以興歌費推敲於柳絮極模寫於漁蓑或寢處之自如或餐服而慨慷或斧冰而破龍圖或乘風而披鶴氅雖興致之不齊猶在存其可想亦有墨客騷人懸觚作賦武夫健將提戈擎鸞開徑以延賓談道而忘暮是皆適一時之情也亦孰知其為五穀之精嗟乎萬類瑣瑣以

賦形百工矻矻以支離微北稼穡吾不知天地其何裨南金提銀明珠文犀璣美珎玕玻璃火膏玩之不可以濟渴祀之不可以療饑徒眩暈而曜目孰與茲雪之為宜摩訶種穡福祿蕃野多滯穗故有餘糧辟均蠲於千人招螟蟊以自戕或有富而無宴孰與茲雪之為祥予方歌輝南山詩廣北風荷生成之嘉惠戴笠理之全功豈曰抽秘思聘妍詞年邑揣稱以為工

離思賦 賦後法南夜次滕王閣偶作

乘登春之淑景將萬里以西道瞻眺構於孔道儼宿懷

旅方懷德

而遊客郡即次其是謀親良宵之暫忽涉層梯兮盤旋
憑虛檻兮芳蘭互飛雲而接雨視古今猶旦夕指西山
之秋林倚南浦之湛碧悼王孫之不遊留千古之遺跡
憶詞客之擅奇詎靈魄以為力都親震驚兮齊飛信水
天猶一色矧金碧其何許渺靡英之選域快如翮以無
寐情切怛而反側盼親舍之漸遠計公期而孔林難明
發以有懷胡臨風而俱翼幸逢時之允亨眷愛日之罔
極慨烏顧而越吟重匪拙乎楚音意夷猶以靡決詫絕
福今何心勉載馳以就道爰式慰彼子矜矢乞身而勇
退懼菽水其昌禁庶茲願之無爽驚月落而橫參

序

棟竹情言序

乙菴施君卒業太學歸東華凡幾年行將需次銓部君
兄季登諸姪咸重君別發為聲詩以寫健饒不忍之哀
題曰棟竹情言義取常棟竹林云爾君從姪良玉子嫻
也寓書屬序其端予惟夫人所以聯屬於斯世者情而
已方其羣居類聚臭味投合數賢腸膈昨昨夕困怡然
相守若弗可解矣迨夫聚散靡常離索在念則又黯然

環玦現前

以悲有不能為情者況出於天親之弗容已乎蓋當其
合也未始覺夫羣處之為樂離而居居而思見似人而
喜見所當識而益喜然後感會晤之無時而向之怡然
弗可解者始成感焉況於天親至性乎古之論兄弟者
有若常棣之詩晉阮籍與其兄子咸並儔竹林之賢世
言叔姪者必假焉今君兄弟諸姪世敦雅睦賢而善鳴
情之所鍾率於言焉發之述奏更和優游夷愉是所謂
以愛心感者躬和樂而靡間薄任放而弗為斯亦一時
闕聞之盛也夫情所至義必至焉君環偉特達博習辨
志所以自奮者耳有年矣服官政樹聲猷發滿流溢地
不家食之吉以求無負於尚賢往哉榮乎茲行也是故
始之健饒不忍其去者情也終贊決其行而弗以情勝
焉者義也不惟其情惟其義可以訓矣

梁氏重建儒林坊序

昔武王建康叔曰若稽曰既勤敷舊惟其陳修為殷疆
猷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茲若作梓材既勤模
斯惟其塗丹雘予讀是未嘗不歎繼述之艱也天下家
國理一而已勤之於先而慕之於後者豈少哉是故為

張字溪

常人之子孫易為世族之子孫難蓋世家大族履先祖
考率積功累行學先有家業以名當世時來者趨然
在人耳目為之後者嗣而守之昭而敬之猶恐弗逮否
則有聚而議曰是某氏之後也否其先矣彼為常人之
子孫者其始鮮所遺餘至其身稍克樹拓即可以自立
人無厚望焉是何也夫亦其為之先耳甚矣為世族子
孫之難也故不必榮論天下古今近觀一鄉於百年之
間其先擢高科登顯仕者有之不矣求其後則泯泯焉
美大行懋助故者有之矣求其後則泯泯焉曾不若鄉

人之人之習也不亦大可慨哉吾台世族惟梁氏最久
自關內侯時習訪徙居馬厰晉宋隋唐宋元迄我國朝
華纓聯絡後先輝映數之不可更僕在宋度宗時十八
世祖司理觀察志道舉進士郡守張華名其第為儒林
坊世遞居之中更多故舊址稍變易坊亦尋燬迄今
二十四世孫裕讀書好禮弗求名遠晚歲為義益力慨
然以先啟自任乃廣墓田乃輯譜牒乃復基業鳩工伐
石再創巨坊中榜之曰儒林世家自關內侯以下皆列
書焉由是鄉人或復知有梁氏也於戲泰離與思荆林

為歎而世家喬木蒼然長茂是不有賴於賢子孫乎若
君者殆所謂修德誠塗墍茨丹雘者非歟抑豈有可感
焉我昭代之典凡仕者初第官為建坊所以表宅里樹
風聲也彼崇形勢之趨者率以病其人侈煨燬之念者
率以病其鄉之人視君上不絕祖下不病人則尤大可
愧矣鄉士夫多述咏以稱揚之聞示于諸一言弁諸首
子素高君義且姻家弗可辭也序而歸之以詔其後之
人

序蘋藻遐思

昔者夫子之序卦也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可久也故
受之以恒夫人之情愛則惺惺則弛適則狎遐則忘貧
賤則相守富貴則棄背是可以語恒乎屢屢之歌中谷
之詠太行之謠去之千百載讀者有餘悲焉毛子心齋
之喪其儷也餘十年行乎湖則無人湖焉者祠乎廟則
無人廟焉者思而哀哀而詠詠之不足而長言之善鳴
者復從而和之題曰蘋藻遐思聞出以示余則充然巨
快也余既備觀之曰夫毛子有君子之道三焉重惟以
孝也遺弗以遐仁也言發其情哀而弗傷正也正以成

充之漢文

仁仁以立孝夫毛子其弗可以語恒乎是故序之庸竊
附卜氏之義

送陳子信還三山詩序

郡倅蘭汀陳先生精三傳之學海內業是經者咸屬心焉所至輒趨請益者日繼於門若徐子樹德輩無慮數十人既惟先生是師復得從厥嗣子信遊引翼交益者也一旦先生以歲當大比則命子信歸就試子信有難色先生申戒之弗得請將行徐子謂其黨曰合弁無幾若離索何因各賦詩以贈屬余序余乃論於諸君曰夫

子信安往而不為孝也立其誠而已矣諸君亦安往而非合也期相期以道而已矣道苟不廢一心迹數久要其孰聞之誠苟立發身濟美用譽承德是則孝之大者獨左右就養云乎哉子信青年妙質懋學鄉方行見揚英舒翹殆賈餘勇取道展覲可數日以待請諸君激昂青雲拔茅彙進又有不約而同者然則子信何重達諸君何重別也抑吾聞往歲間有權倫魁者山海為之先頑穢者占其不負科名胡是而作者吾甚有望於子信也其可不助歟先生於台職水衡濟滄距川湮鬱畢

達識者咸謂人文宣暢有聞必先又非諸君所宜共助歟請遂質諸先生為何如也

贈鄭伯諧遷居序

蘭汀先生之居

吾邑鄭君伯諧始聚族學宮之傍既而子姓繁衍隘莫能容也則謀更諸若齋之里寔惟丁亥春正月也於時庠生趙純孚輩凡幾人方以歲修無所君聞之惠然曰吾甯讓吾徙以館子何如於是諸子樂而就焉君館教甚勤略無幾微德色見於顏面迨歲將暮諸子既畢業君始十日移家居焉乎論於眾曰士之處世也方其

未遇誰則下之鄭君忘其家以延吾黨斯義也曷可讓乎乃介外弟應子仰之謁言為贈余作而言曰若君者甯獨好賢樂義之足嘉也其殆可以語智乎昔者吾夫子之垂教也以里仁為美而擇不處仁不得為智傳亦曰非宅是卜惟鄭是卜始君之適宮牆矣絃誦其卜之善莫以尚矣茲不得已而更也則又惟廣文之舊里焉吾台之興禮讓教文教鄭寔防之歷今七百餘載人大日或先河之論俎豆不忘而況跡其桑梓思其學故有不惕然興起者乎昔宋季雅卜宅與呂僧珍鄭或怪其

直過多則曰千萬買舍百萬買鄰吾得鄰僧珍何多也
今君於廣文美嘗鄰之而已其為直又惡可以數計耶
吾聞君之先世積大累善代不乏賢若大行之貞忠冬
官之博雅尤其章章可考者世濟厥美有不在君子之
子孫乎君所為燕翼之者則至矣斯不足以語智乎循
孚等起謝曰先生之言宜宜為伯諧贈矣願書而歸之

贈同年梁宅之歸娶序

梁子宅之十六舉於鄉又三年舉進士數月疏請歸娶
上報可將行縉紳大夫莫不榮之同年俱與試政秋曹

元祐甲子

者屬余贈年余曰夫人孰不為梁子榮也我國家設
科目以網羅才俊始合一鄉之士論其秀升之春官曰
進士繼羣天下之士論其賢升之冢宰曰進士率三載
而一舉二十而取一以是為選矣其與者壯而上父
而下恒居三之二弱冠而上者科不數十人其又少而
未婚者科不數人今梁子洵取高第易若拾芥而偕以
婚賜歸者僅僅四三人而已是其聲聲所被天下將寔
榮之而況吾黨士乎雖然余所為梁子榮者非徒規規
之士云謂其由是而進為未艾也曾子曰君子愛日以

學及時而成是故時也者易失而不可恃焉者也古之
學者自少而老惟日不足今之人始為利達而學已非
古矣既達而并其所誦法者而棄之玩歲愒月淹留無
成者多矣是亦早達足榮乎梁子生而穎異不羣少孤
誨育於母夫人嶽嶷然有立基於其身而克服其業且
年之向盛如川至日升行萬里之塗而始登輟於跬步
由是克履才志日大以肆焉其尚可涯涘也哉夫孔孟
之仁義非分外物也伊周之事功非異人任也亦為之
而已矣其為之也亦積之而已矣造物者既畀之以其

具而復茂之以其年無甯不自玉其成乎斯余所為梁
子榮也若予偃蹇一第年幾倍於梁子而不能免夫過
時之悔其又安得不為梁子榮乎遂書以贈梁子

都門別意圖序

皇帝御極之七年余至是四上春官鄉人事事都下者
弗以蹇淺余視也咸辱顧余陳君邦元意特勤懇觀其
外恂恂若書生與之語時事論鄉曲臺壘可聽詢其家
世始知為天趣先生子也先生偕吾大人歲辛酉舉於
有司是故有世講之誼焉於是遂往加密明年乙丑余

舉進士僑寓興隆之僧舍一日君我冠束帶儼然以來揖余曰愚頃竣事上銓籍行且待次於家矣為問若傲然有弗自釋者曰愚家世業儒至先君起科目教績漢厥施未究愚乃弗克祇承操刀筆為升斗計雖君子弗吾棄其若先君何余解之曰君是之念善之則也孝之基也夫天之生人巨纖贏縮類分區別厥有定命惟隨遇而善之者皆足為孝自昔之簪纓華胄未必世濟其威讀父書而不善用者猶夫人耳君無過自沮哉需次於家待時而動依柔祥以致其恭望松楸以永其慕擇

言慎行師法令以殲其具由是出而仕也大之以佐一州小之以貳一邑展采錯事使人目為儒吏於以績厥考未究之施而食其未享之報吾甚有望於君也庶幾無自沮君聞余言意少解既而白露既零征雁南翔宋人怡萱氏過予曰陳行君行李已及河矣吾儕繪都門別意圖以贈敬需一言壯之余辭弗獲憶所嘗語君者授之書於其上

贈損菴林子知全州序

損菴林子一命為大夫往蒞廣石之全州將行過予曰

譬諸草木吾與子臭味也同心之言可終喋乎予曰夫閱世如子達心如子績文敦行如子裕於政也久矣予何言損菴曰吾何以告我乃趣席謂之曰夫人心之靈鑑空衡平其見諸取舍好惡者弗以毫髮爽也始吾與子嘗求古今之從政者矣一事之善從而應之一事之否從而疵之徐攷焉其善者必行所無事者也其否者必援之者也易述吾心哉故夫為之自我者亦若我之求諸人止矣使人之求我亦舉無憾焉止矣古之稱相業者必曰伊傅周召稱守令者必曰黃卓魯自夫人

之視其身也過薄鮮不指為絕德者靜而求之則固出之吾心本諸人情而未嘗以立異為也是故與其利也不必人之德之峻其守也不必人之康之修其常也不必人之駭之曰素吾位弗亢而隨曰持吾法弗苛而縱至於毀譽得喪雖聖賢不能必者吾惟聽之而已夫改轍而行非御之良也易氏而治非政之善也吾子踐踐其平日於以千載其人乎一時良有司奚啻于望哉損菴曰吾聞全地要而腴百物之所聚大吏之所需求其獲上得氏耦無戾也難矣若之何予曰此稱量損益尤

其在我者也彼獨無人心哉損養撫然曰我知之矣遂抗手升車而去

贈東峪王子擢雲南憲副序

南駕部郎中東峪王子擢雲南按察副使奉璽書飭瀾滄兵備於是王子展來兩都垂九載矣余曰是殆索其資駿其庸者也迨邸報始至莫弗為先若身其涉者乃王子即日戒行鄉薦紳蓋而餞之屬予贈言曰維子重以寅誼其勿讓則執爵而告之曰天下之政有大於兵刑者乎兵刑之修也有急於邊徼者乎我國家外臺

之設倣古諸道觀察貞度肅條明罰勅法重可知已視凡要害之地為之專官飭備安不忘危慮至深遠況夫崑崙悍厲終紛類殊習吐蕃之所距黔巫之所際非可以中土繫之者乎是故刑教之哀也兵民之衛也深之以文墨窮之以斬艾鋌而走險刻核而不肖應以之施於齊民莫能堪也一德同俗宣威布恩得情勿喜有備無患以之施於遐裔莫能達也故可盡者吾心也不可盡者法也可得而夷鄙者其類也不可得而夷鄙者其情也夫亦為其不可犯與不可勝者而已矣王子委歲

舉進士種學辨志敦尚古道介執而有融明起而弗苛始任秋官郎簡司曹疏議頗著弗及為駕部大夫也釐獎舉廢司馬之政多攸賴焉夫盤根錯節利器別矣輕車熟路善御矣捐袂以資之深而優其擢豈啻不足以知子哉子之先君潔齋中丞公亦嘗以憲副治金齒邊人久而有遺思焉用舉承德又知王氏之世其澤也

叙榮省贈別武庫劉正郎

余與石竹劉子官同署志同趨推心抒素相視莫逆斯斯爾攝儀懋德協恭圖濟翊翊爾公暇則相與躋栖鳳之臺坐而化之石意有所會靡勝弗窮乃劉子喟然歎曰昔人涉岵此而瞻望觀飛雲而懷思以今觀之情豈異乎始吾丙戌舉進士圖乞假歸省格於例弗果筮仕而南也數肅書迎養吾親甘老畦樂辭弗就閱今定省之曠踰八載矣而二親行日老吾安能復委心於此哉他日亟言之則見其傍徨踟躕殆寢食廢矣予從解之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孝子之念孰不云爾然竭忠陳力以為繼事立身行道以為養志則雖去之千里猶左右也父母之心又孰不云爾予歲庚寅嘗獲使者

唐虞
虞舜
虞舜

迨出門之官依依不忍行予親往就道以子膝養膝
下教子為近以予親之齒視子之親差壯而予心何以
異也顧子用劬而功立行孚而官成藩臺之擢且夕須
耳於時圖之非晚也劉子曰君弗復言吾計決矣乃白
於大司馬浚川先生為請於 刺俾攝駕部督謀江湘
諸藩獲遂過家賓履二親焉 璽書且至劉子欣然承
之莫當百倍毛義檄也即日束裝戒行雖予謹存膠漆
莫能為留計則偕諸同官餞之郊羣起執爵言曰靈錦
之榮其慶之樂有筆乘傳馳驅按其里閭者乎傳稱無

公義非忠且無私恩非孝子劉子一舉而齊其也矧在
南曹時見惟劉子也其無稽於道路並歸為親壽再祝
曰願翁及太夫人康強無恙優游難老俾劉子遂履稱
慶既心靡 以遠復 明命抑吾儕得終麗澤也於是
合賦皇華而別

金陵別意詩序

始予與松溪楊子同為郡諸生且屬有世好相得甚懽
柔兆困教之歲楊子循例入省監既而揭告歸省者餘
十年檢與楊子游者每就予竊相謂曰楊子之久於家

紅
紅
紅

唐虞
虞舜
虞舜

食也殆盡矣乎楊子聞之曰吾誠重去吾母焉爾予曰
孝矣然而未盡也夫始固以母命赴乃弗果卒業焉雖
將瀝日備非所以成其志也蓋圖諸閑歲上章攝提格
之秋予赴官留曹則楊子復來壁雖數月矣靜聞黃合
龜飽科約出則交天下士入則讀古人書無游邪僻靡
所為或疏耦終日晏如也如是復二年注名天官行且
需次於家乃遇別予曰吾微子之言不及此雖自今庶
可息以奉吾母矣子其何以廣吾志也予曰君子之學
無時可息矣矧子之歸也為仕基也夫仕也者豈為口

實衣人是非古者大學之教育雖肆三曰官其始也是
故自離經辨志以至強立不反凡為化民易俗地也今
之大學非古也所以立教之意則猶古也子之從事於
斯亦嘗以大成自期乎夫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
能自反也自反之至則固去庠校離師範而可息乎夫
湛虛巨闕之為器也志不遇盤錯而試之弗惠其弗利
也苟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也不既多乎子姑益務磨
礪以待之可焉於是同鄉友而嚴陳子輩圖金陵別意
各為歌詩以道其行予以不腆之言序之

泉石自怡詩序

稽蒼管子德周並道其友吳子信大之賢曰吳子讀書好修弗樂仕進居常以泉石自怡若將終身焉屬紳大夫高其風擅多從而咏詩之願先生一言始義吾將歸而昇之用中履志子曰嘻傳有之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遑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吳子幾斯言也其殆所謂泉石膏肓者乎夫道人之道而不自適其道者天下皆是也是故紆朱懷金憂莫大焉駟馬高蓋危莫甚焉以貴為人之所貴人能賤之云爾乃至求之必得

好字難供

得之恐失雖鐘鳴漏盡惜不知所稅駕焉感矣若夫清泉白石之間固造化所遺以曠吾志以怡吾神取之弗慮獲專而有之弗為貪然非時人達士超然忘世者則亦莫能委心於此也是故泉石非可怡也願吾心有真適非此莫適寓焉其竟也動而樂靜而專物我兩忘又於改而難出者狃於利而忘返至取而竝銷焉夫樂行憂違尚矣彼方決性命而饗富貴視諸高舉遠引若將浼焉者曾是而可班乎斯予所未解也吳子文足自

顧而不屑試才足用時而甘自廢枕流漱石追然嘯歌以終其老舉諸身外之物成無足以嬰其念謂之自適其適將弗信矣乎吾聞處之為郡也以其地上應少微之星故名而龍泉為邑又有澄湖橘林劍池鶴嶺諸勝意多時人所窟宅焉吳子其殆應星者歟願從管子訊之

律義私鈔序

國朝會漢魏晉唐諸律協展中成一代制復俾場屋於經義論策之外試士以判雖不專為明法設科而吾儒適用之學大略可徵顧習之既久率惟駢儷是工律文法意不當有甚者雷同剽竊取其篇目主司往往病觀焉夫律刑書也判義析律者也義釋則律隱律隱則刑乖君子風志用世雖有哀敬平反之衷將何賴乎吾友兩巖陳子自少負奇氣遠經學尤究心當代之制其為私鈔一編引經援古精核藻麗卒協於法比無或忒也用斯徵矣比選貢來南雍京兆惠蔭王君延之師席見是編讀而說之且為錄梓授諸子業焉兩巖曰吾持是不售於有司亦屢矣敬帶也尚足示人乎鶴田子聞

致物珍

而解之曰陳瑾推瑜未免於饑渴他人蓄之以貨於名都莫弗獲善賈焉昔卞和氏之璧三獻而後遇夫亦知己之難也子盍需馬序而贊之刻

送兩巖陳子還天台序

陳子兩巖擅時譽而負屈稱者久矣方其為諸生也監司較藝輒褒然稱首是故一鄉之士莫之或先焉升之有司臺者大夫爭為鼓譽謂必得士若陳子以光薦書是故兩浙之士莫之與京焉然屢進皆弗利迨歲己丑始以選貢來南雍國子先生聞其文復請嘆置高等俾

就試京闈是故江南北之士聞陳子名咸將避舍焉既乃弗克終事留滯復二年注名選籍束裝為歸計君子曰若陳子者其可以言命矣夫今之世雖有豪傑之士必業舉以階進精其業而復困焉譬之農勤而弗獲貨良而弗售也將就諉乎是故可以言命矣他日陳子過就鶴田子別則見其充然色喜乃言曰自吾惡遠慈養於茲四年子實援而止之俾竣厥事今吾母氏春秋八十有七矣而氣體益康不肖歸適值誕辰展慶承顏婆娑愉樂其何榮可以易此也子盍為我張之沈淪憔悴

之跡無以屋墨卿鶴田子作而嘆曰古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其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陳子委心定氣未嘗為怨尤語其知病已順天者乎龜勉東歸若將修志增藝而未見其足也待己不已信乎先質後文不以外物易其至性視彼汲汲以不得進為親羞者不既誠乎推是道也以往吾知其終必有遺矣於是陳子賦陟岵之二章鶴田子賦白駒之四章酌而別之秦淮之上

贈邵伯許東川序

聖天子勵精惟又慎簡百司尤難師師之選乃歲壬辰春東川許君以戶部尚書郎中首擢吾郡郎報始至南都論者咸曰是夙達而世其聞敏識而裕其才素器重於大司徒梁公者也於台何有予聞而疑焉曰審若是君其易吾台乎夫夙達率難以慮下世聞或遺於難饒宏廓超邁之略得無疏闊於簿領繩墨間乎是殆未盡論君者也數月鄉人至自台子首詢君政則大異所聞焉比再奉子道會城則諸監司競譽君治行矣入台境則諸稚老咸歌君德美矣逮往謁郡署則見其禮恭其言懼朝省夕儆周爰諮諏鉅微之務周弗彈厥心退而

克以充謀

察焉咸以康生政惟肅矣明以公著故惟平矣備賡
奏氏惠周矣興學愛習士氣作矣利舉舉則同武遺矣
令行禁止周武被矣予曰乃喟然作曰夫政成若是而
謂可以易致乎哉是故利天下之用者存乎才所以充
其才者存乎志定厥志以盡其才未有不持其難者也
古之名治郡者率稱其黃亦曰有龔黃之志之才而未
始以潁川渤海為易也君才具美台雖小邦使非彈厥
心以難其始焉亦曷遽臻斯理耶是歲元夕後二日適
君懸弧之辰維時天朗景照政通人和君聽民張燈故

樂而士民亦齊樂君之介壽也於是郡邑庠諸生造于
需言為慶子曰君春秋方盛名位鼎來慶未可涯也
其諧政咸為可紀也遂書以贈君竊附泮水頌禱之義

贈考功主事陳君考績序

冲谷陳子為南曹考功郎三年矣維時太宰介谿嚴公
少宰石泉潘公齊嘉陳子之績仰上於朝其在僚家故
事有贈言乃陳子欣然弗自白曰素食是暢散辱贈乎
鶴曰子曰君子之仕也非無功之志亦有而弗銜之難
耳是故張皇剽獵以修其聲稱弗若若學璞美之為光

謝聖元止所
附言耶故也

也惟德紛紜以效其官能弗若躬道執俗之為深也我
國家兩都建建百司共設其在南也雖勢遞務簡綱紀
於此而烈祖之丕基弘憲毅然其在反若重焉是故
六典之建廢將有飭也庶政之熙曠將有稽也百僚之
殿最將有課也是惟太宰所統而考功之屬實究執其
要矣自今觀於南縉紳也譬諸魚泳於激碧之淵鱗甲
鱗鬣可俯而窺蓋大法小廉美弗濯磨砥礪以舉其職
以自白於清議而天下之崇清議者卒亦歸焉夫若是
不有潛孚默感之妙而顧謂任法矯情之所能為耶陳

前上府

子節儉正直有素絲之風恪勤實是有坊共之節甯
簡廉精明宏有鑑空衡平之體至於緝學弗厭炳蔚
其章者特緒餘耳此固望之而敬觀之而善恃之而無
恐憚之而有所弗為者也夫善其音而類者應焉虛其
鑒而炫者遠焉所謂去乎璞美躬道執俗非陳子有邪
陳子出吾浙名族少負卓犖之譽舉進士輒辭隆從家
志不苟祿其教維揚也作人最典文衡也得士為多是
故君子敬學以辨志志辨而誠立斯無用而弗利矣

贈石仲子成伯例授引禮舍人序

白山石先生之官留都太常也家嗣邑庠生和伯從而
行未幾以試事歸仲子成伯乃踵來省侍適遇詔例
拜益府引禮舍人或謂之曰成伯既亦僥首受書業
進士矣年茂而質耕心勤而行恪駸駸以往足世其家
也茲亦不速成與成伯聞而感焉遂請於鶴田子則從
解之曰余聞之農有異植均於能穫商有異居均於能
售仕有異基均於能立子蓋圖之夫自賢良孝廉之舉
廢而後官人者或以科或以貢或以例授科貢非賢良
孝廉而固其人也例授非科貢而固民族之俊秀也然

以例進者自視每若數焉亦獨何哉誠使服容辭德充
自矯俗則上以急國下以紓民中以發身亦異累其
品乎考之於古如張釋之黃霸司馬相如諸人率以貢
進其所樹立表著何如也異嘗弗可以輕訾邪且人所
以世其家者無甯顯榮之謂也蓋有世德焉石有沃洲
徙桐山世稱文獻石族按察公之忠貞鄉飲賓之純孝
雙洲懶齋二先生之表表師儒皆余所逮聞也白玉玉
溪名業方振道誼攸屬又余同年之所長敬而兄事者
也夫述有則有顯矣任則有崇卑矣其貽謀裕後而增

光蓋休者則若出於一轍成伯亦無亦務其所以同乎
是故良弓之子必善為其良冶之子必善為其業非
弓冶言其似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成伯無重感
於余言哉

擬王氏家藏集序

浚川先生修辭以著誠準古以植訓海內之士抱篇章
而景慕者有年矣家居臺史衆上近海皆有刻然觀其
全者或鮮焉乃先生素為家藏集若干卷門人復梓之
以傳示弗秘也予每中咏疊疊忘倦輒嘆曰玄闕之卓

詣大方之兼統有若是乎汪涵婉微以舒其情雄深道
勁以達其氣簡練揣摩以約其思勸勵箴切以陳其義
鏗鏘協比以成其音疊疊慈情以麗其藻是故根柢六
義而出入騷選及李杜諸或唐名家自大庾以還無論
也蓋先生夙負靈稟於學靡所弗窺言必稽聖動必達
古推展緒餘以之託興寓物亦莫弗起領圭造以發其
高明洲總之蘊故雖未嘗拘拘摹擬而獨得之妙縱橫
馳騁自然合轍者矣是宜宣金石而被管絃開政理而
裨世風流誦於無極也豈若騷士韻士擅巧分門以翰

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者可庶幾哉或曰語有之詩窮
乃工是故得之固頗坎壈者為多空同高步於夷門大
復雄視於汝南其於先生稟粹相望聲稱等埒者也然
勛猷福澤輝煌單厚先生獨履其常焉必曰窮而後工
將何信矣嗟乎此又河岳之完粹造化之全功黼黻太
和之治而鳴其盛者歟殆非偶然得也維時先生自中
臺抵予書謂序其集夫伯牙無所逃聲以子期之善聽
也不佞惡足知先生哉抑所謂聞樂竊抃或有賞音故
為序之云爾

贈二槐沈子擢守延平序

昔人謂天下之本在郡縣故審官以守令先夫令難為
而守尤要其官尊其責鉅有以承乎上有以臨乎下要
矣故求理者必先為天下得守守推天子之意以率其
令令復推守之意以致之民雖欲亡治弗可得已漢唐
以來率簡臺省寺監之良分典大郡所以維持四方均
內外之勢至深慮矣其後從容附會之習成雖藩鎮師
帥守以為不如寺監倖倖至曰領郡無邑之官有詞嗟
乎守之設豈端使然哉維茲歲六月南曹文選郎中二

師帥上
師帥上
師帥上

槐沈子被命擢守閩之延平人或謂沈子蓄望清暑
當有起拜以厭輿論乃沈子無幾微見於言邑而望望
然有不勝負荷之憂予曰茲沈子所以賢於人與吾聞
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物必有所濟況剖竹分符為千
里師帥乎欽此大惠施於一方志弗加之意耳是故民
之望於上非欲觀駭異之觀上之施於下不必為赫奕
之政惟順其欲爾矣夫使故一羊於此非若其性雖亮
先奔順而不能使之從羣百羊而牧以童子指顧叱咤
咸得其意無化不逆之然爾延平為甌閩要郡宋諸賢

道義風教猶存考諸志其俗士以詩書相勸民以耕桑
為務斯固文翁成化於蜀黃霸著績潁川者也誠固其
俗以一其趨相其宜以盡其變持之以無婉出之以不
煩漸涵煦有德宣澤流而師帥之責思過半矣彼不惟
稱塞之報報而徒介內外之念於是違道干譽弗民從
欲矯飾外貌似是而非乃俗吏弗為也將何賴哉沈子
起家進士初令東明振著駿聲存歷郎署蓄養益料維
自今以往特舉而錯之耳抑古語有之弗歷縣令雖有
善政弗得為臺郎弗歷刺史雖有高第弗得為列卿子

將胥微於沈子哉

送徐士升歸省峽江序

峽江徐士升氏遊學南都諸縉紳間親慙而禮恭心慈而趨正縉紳多賢之及茲歲莫告行於余且要贈言余告之曰子是之來也何居乎其醜聞觀也抑其慕往拒之遐風乎昔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周遊殊方幾十餘載故其文瑰琬渾渾博博為西漢之宗邵堯夫走吳適蔡客梁晉久之而歸故能窮性性命垂皇極經世之訓子是之來於鄉猶比鄰也於時猶旬日也其所得者或未厭

其所以求而遽言歸也何居士升慨然避席起曰僑惟不聞君子之教豈其自棄若是甚乎僑二親在堂春秋且高忍別而求聞歲矣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就遠遊之樂重倚門之憂君子取於僑者或不在此也余復告之曰多聞多識學也孝弟忠信學也而本末攻焉與其末之務孰若本之求子之至於歸崇本也余言幾著矣雖然無二道也東萊先生稱愛其子者必使之踴履艱危從師取友於數千里之外凡欲成其子也為人子者出而有成獨非父母所願哉是故遠游非浪迹廣聞

亦所以崇本也子歸而承顏左右稱觴為壽以其暇質諸鄉先生之有道者庶乎知余言之或弗為贊也遂書為士升贈且庶幾其復來也士升無以子長堯夫為少哉

椿萱榮壽圖序

風波楊先生三山宿儒也懷抱利器十試於有司弗售迨是以冢嗣蘭石君貴上推恩封為吏部主事配林為太安人其慶壽德福履並絳蘭石君方迎致官所澤蓋馨膳日夕惟知也乃謀之同年大理趙子作椿萱圖

以侈榮壽之盛夫椿以永年萱以忘憂人子託物以康其親意獨至矣或曰先生強學力行宜終致通顯以大厥施雖屢試弗偶豈不知大器晚成碩果得與有必然之理乎先生曰吾聞天道有盈虧地道有翕闢陰陽有消長豈以人事而無乘除哉是故軒冕之榮所謂僥來寄也不得於身而得於子謂非有乘除於其間邪始吾少壯猶不如人今且日邁何復意進取也君子聞斯言莫不以先生為達雖然子忝蘭石君同官最為相知有以窺先生所以自戒其身與蘭石君之成其親者殆非

外物所能增益爾已蓋先生夷雅之度非賴乎章誼孝友之懿匪觀乎橋梓忱恂長厚之孚匪飾乎婉婉足宜宗黨信之朋儕服之督學旌之且性寬澹泊和運時好日惟閑戶靜學焚香讀書至與人接言若不出諸口而望之者莫不知為有德君子也夫飭躬履道榮孰加焉舍章抱一壽孰宜焉茲非先生所自臻邪荆蘭石君德器夙成義方素迪甫踰弱冠連舉甲第擢官清曹其其以處也粥粥爾其敬以蒞也競競爾其勉以致君子之道也駸駸爾記有之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名謂之

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成名也已夫竭誠盡敬匪情其恪立身行道令名亡窮以榮厥親榮莫大矣以壽厥親壽莫涯矣茲又非吾所為蘭石君樂道也乎遂援筆為序斯圖而歸之

叙朴菴曾翁壽

新淦為江右鉅邑其齒繁其俗其質豐是故服賈於外者恆什而伍五朝川曾氏之彥別號朴菴客金陵間甚久逮是春秋六十矣仲春再旬有三日初度辰也冢子寵臣自其鄉趨迎翁歸為壽且曰夫壽未有不需言以

元吉壽圖
元祐
元祐

彰也乃介子館人漢亭王翁來謁言王翁曰朴菴貌古而質清言確而行直雖懷金居貨而自奉甚約其交利於人也無取贏焉至過人之急則率義恐後蓋絕意軒冕放迹湖海若有托而逃焉者是故年雖及耆而威顏強步壯者弗能遇也寵臣曰自吾祖以來世以積善稱於鄉達吾父樹立益勤而家業亦倍裕於初雖以寵臣不敏無能為顯揚祿養然而資藉覆護庶幾能穀以定於罪戾恩罔枉也茲茲初度喜懼兼集其遄寓居而弗圖所以壽乎鶴子曰子未始識朴菴聞漢亭之言知

其無飾情於外也始觀寵臣即其微言之慙而知有深愛於中夫人孰不欲壽而或斲於己人子孰不欲其親之壽而或斲於天以子論朴菴之父予而信其必能相成以壽也且壽者亦氣昌而娛樂者之為耳抱朴以昌其氣放跡以娛其心矧復克家有子承志弗違愛形於祝祝必以壽其在栽培之理應感之幾而咸可証乎然則朴菴所以自求多福永享眉壽者曷有涯也寵臣所以申頌永言服勤保父者又曷有匱也於是寵臣避而起再拜而謝曰夫子之言實獲我心尚將謀諸畫史微

諸聲詩歌載是言於端

贈吳思州叙

地官郎中梅山吳子時方揚休於留署也被命為思州太守或曰梅山子楚產也惟茲黔中之郡接壤沅辰土風氓俗彼習聞之俾往蒞焉以達其幼黷然定甯夷舊城而西南之荒裔也其人剛悍廢黜其俗雅耽俳僞匪可以中土之治治也梅山子得無難茲役乎鶴田子曰淺矣其知梅山子也甚矣徒知為人擇地而不為地得人也可乎哉竊聞之聖人治泰之道必曰不遐遺為

天下國家九經必曰柔遠人雖齊之咨十有二教始曰柔遠能邇邇曰惇德允元謂必慎擇若人以任分教之寄也夫豈以內外遠近為輕重哉是故其地千里同其貴五馬同其祿二千石同則其所以導望澤宣民贊無芥戕虐保合容蓄俾各止其所者宜無弗同矣矧貴陽自入國朝以來聲教漸被夷風丕變駸駸中土文物之或比者廟謨有事南交則固目其地為襟隘要塞於是藩臬大僚有簡自列省而往者矣緣微諸牧有簡自剝郡而往者矣梅山子茲耀也謂非難慎其選斯

雜錄

吾所未喻也已日先君董學全楚梅山子首顙脫於覽士中未幾擢高第教中州以身為範人莫不稱曰賢師儒晉陟令尹殿畿邑以古循吏自勵人莫不稱曰良有司迨其騰薦剝膺微命擢屬南曹大司徒監倉於都推稅於浙督餉於江淮惟平惟當矢心堅白無瑕議方且執之彌恪挹之彌冲言若不出諸口斯所謂有德而仁厚者非歟夫王事無近仕不避難也固君子一夷險均內外効忠宣力之大效也由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變其宜平其賦不墮其力舉吾施諸中土者一

轉移間耳忠信篤敬蠻貊可行盤根錯節利器斯別非梅山子其孰宜哉若乃夷鄙其氓而惟遐荒是虞美當不足以知梅山子之遠猷故事同曹外擢諸寅大夫例有贈言率以諸於鉅公載筆乃西池何子致諸大夫之意以需諸不腆夫亦以積素累舊習知梅山子云爾於是乎書

長湖嘉績序

夫郡之有貳在古為丞為別駕為長吏司馬沿革不同所以佐守弘化相須而成無弗同也其弊也至不相能

雖存會議連書之制而湯恭和衷之風抑微矣是故著
器待用急於兼濟者恆不樂處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
取以自便至謂民康非功政壞非罪無言責無事憂甚
者翔翔山水詩酒以自畢其事嗟乎郡貳之設固若是
乎哉夫吏於上者患無體國恤民之實心耳苟推是心
以達於政固將忘形迹合智慮靖共是圖之不服而顧
惟拘拘嗷嗷為哉有道者必不然矣予自歲癸巳考績
便省過家復來舊京垂六年吾郡凡三易貳而獨聞長
湖朱君之賢予於君雖昧平生而得於士論者為甚詳

蓋曰其人長者也其官循吏也其政汲汲於興利而軌
俗也然猶本之以惆悵出之以平易持之以清白無視
聽之華而有惠愛之實無數督之勞而有觀感之效不
為旦夕之圖而有久長之計審若是即吾所謂有道者
非邪或者又曰長湖君貳台殆若有相之者之郡無何
適守者闕攝館郡組彌年是以得用其志而究其澤既
而新守陽山周公至簡易湖達表裏洞然其於長湖君
一德允臧宜其相與以有成也其然乎哉其然乎哉張
參藩圭山吾鄉先達也日譽長湖君之績為傳其事間

元校增補
上同書上何不必

揭至白下予受而讀之曰美哉圭山子用意之遠傳長
湖君以風後之從政者俾我邦人獲被長湖君之休澤
也詎有既乎

送東廊鄧先生北上序

維茲春二月 天子誕稽彝典肇元良迺詔有司若曰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願茲天下之本其弗慎擇衛翼
是圖時惟其人亦惟備於是首之以輔臣之薦參之以
臺諫之論申之以太宰之詰一時館閣儲秀及遺書舊
學雲蒸霧集而茅拔矣東廊子再起考功於南且暮月

微拜天子洗馬兼翰林侍講縉紳莫不交胥為慶曰東
廊子異質初挺弱冠擢倫魁官太史既而以直道抗疏
俛仰外僚量遠即暑移病免歸垂二十年今茲為之兆
矣振久淹而憤風望可計日而待矣其斯滿眾志乎予
曰未也顯拔榮進非君子所性存也曰東廊子博文強
記自六經百氏莫不沈浸含咀溢於文辭蔚爾名家今
茲職司經備講讀出其素蓄足以輔獻皇猷聞發睿知
炳炳琅琅華國鳴世固一時之推選也其斯事快觀乎
予曰未也藝文藻飾是君子之緒餘也蓋自功利之習

熾文雖之說昌道衰千古心學響絕維時陽明先生偕
今太宰甘泉公首創絕學於東南明白易簡上邇溱洛
鄒魯之傳以達虞廷精一之旨斷斷無可疑者東廓子
親受業於陽明之門而尤善發良知之蘊匪徒言之亦
允路之其要以大公順應為神化以行著習察為實際
以盡性至命為期的反而求之無弗得也勉而為之無
弗能也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如寐而寤如瞽而瞭如迷
塗而昇之指南莫弗豁然於勝心舊習之外蓋東廓子
之功於是為多先民有言道而可厭則人莫不以厭之

於其君是故君子忠愛之懷固耿耿欲獻而弗可得耳
矧際皇恭默於上尤汲汲焉儲輔之求左右啟沃以茂
交修之益服習積貫以基蒙養之功一道德同風俗舉
斯世而升之大猷非東廓子其孰賴哉此固斯文之幸
世道之休也豈曰小補云乎曰然則東廓子茲行必能
遂其志而無負天下之望歟子曰是則有幾也昔者夫
子大聖也以斯文興喪一諸天其在孟軻氏則曰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惟聽天所命爾矣夫
柔中虛己以圖其濟翕受敷施以行其學維持調護以

安其身是則幾非在我也固將於東廓子茲行卜之也
不佞幸侍末僚方憾薰炙之晚而憮然重以茲別也爰
受簡於甘泉鍾石二公并抒諸同寅之意為贈言

同年錄後序

同年之誼其淳自古然叙必以齒齒必以錄至詳厥邑
里字號父兄子弟靡不畢紀則惟坊見於今矣夫古道
不復於今者何限至於友道之闕殆又甚焉同年固友
道也乃略於古而詳於今何邪識者蓋不能無懼焉是
故情以義克君子弗為異義以情克君子弗為同古之

交也無詭無漬不伐不求儀必為攝德必為糾仁必為
輔久要不忘乎平生莫逆匪滯於心迹蓋有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貫四時而周宸厯夷險而益固今之交也非
利弗親非勢弗附宴游徵逐以為忘形患與然諾以為
知己求其長善規過聞乎無聞利盡勢去反眼若不相
識者皆是也嗟乎其何能淑嘉靖庚子滇士俱從賓
薦於鄉者四十人既乃修故事列齒燕通家世登簡書
雍雍秩秩其情加親其事加詳謂予有一日之長羣造
請言於末簡嗟乎二三子其尚有志古道乎哉夫友道

在古同而能異法而有成其在今也始若綢繆而或以病厥終雖予亦竊為懼焉二三子倣僕瑰璋成一時之良也連茹而進蓋簪伊始將齊驅萬里而發之軻無甯不先定厥趨乎是故以崇德讓之風以達和衷之懿以協儔 國家大同之化予將具微於茲錄夫

贈松谷邱大參序

茲歲秋八月人自北來持邸報至 上以廉訪梅麓子補貴陽左使以左參藩羅山子代廉訪以貳憲松谷子代左參藩一時遞陟者三公蓋二或矣或有為松谷疑

者曰惟古昔用人有均勞之義匪獨以中外言是故疆域有遐邇也川塗有險夷也情事有順拂也夫惟所官使而安之者臣之執也平其燕辟而為之所者亦上之隱也松谷距家莆陽萬里展采既餘三年日暮表入覲涉履遑遑忽又暮月從事獨賢不遑將父斯北山四牡所為賦也乃顧惟滇宜而罕調停之術乎鶴田子曰非然也是吾 君相之意固求舊之遺也夫滇為西南荒徼氓俗吏治非可以華夏繫也自松谷之來也遐疏殊絕之狀備嘗之矣刻與弛張之幾悉籌之矣盤根錯節

而投之利器輕路車熟路而御之良父夫庸弗愈於嘗試為之者乎曰又聞之知者有遺慮君子無全能松谷信才矣昔也惟集今也惟藩遠訊鞠職敷宣解訟獄親錢穀後糾剔先科微得無異宜乎鶴田子曰君子體具而用弗苟才達而施皆裕蓋叢諸身者靡一而撻諸衷者至一也辟之發矧之刃無慮於肯綮而顧難於大斷乎負重之車不擇於詰曲而何有於康莊乎然則松谷雖由是荐厯卿相筦執要樞不異矣夫何以知其然是故度有源也德有基也松谷裔莆陽甲族簪冕蟬鳩迨

厥大父拙菴先生由名侍御擢副滇集德音風采滇人至今以為美談松谷定紹其休而食未究之報邈源不亦深乎松谷起家進士拜戶部尚書郎尋更工部嘗監稅蕪湖蕪湖故利藪也以潔入者鮮不以自浼松谷獨矢清白夙有嘉聞植基不亦厚乎詩曰念無念爾祖傳曰有基無壞松谷之謂也

寓慶咏竹胡封君壽序

惟古昔畸人逸士沈耀滅響不與世聞如支父善卷之徒雖懷以天下皆備然遠逝若將挽焉不以南面易其

樂何哉鍾鼎山林趣各有適高車駟馬憂則惟大是故
與其富貴而徇人無實貧賤而肆志向使不出戶庭而
有軒冕之榮生享奎鍾而禮邱壑之美身可無辱志可
無降彼畸人逸士奚獨性與人殊而必於忘反哉故嘗
以是求於今而可兼得者其惟封君乎雖然躬其榮矣
考諸東者靡德以將之猶弗顯也樹其德矣致厥養者
靡善以繼之猶弗康也善其養矣得諸天者靡壽以格
之猶弗享也故又嘗以是求諸今之封君而克兼之者
其惟咏竹先生乎先生南嶺漢望族少負奇氣幼書績

例
正
乙
丑
秋
七
日
詔
封
公

大謂顯可立致既而惴然厥科舉之學隱居行義意
豁如也是故備澹澹事菊莊翁以孝聞輕遐險從曲靖
君以第聞愛子教以義方能任教之以忠至視庭訓喻
官箴以慈聞此其彰彰大者不亦完德乎家嗣餅山方
伯君才美卓犖南鈞冠舉進士高第翔翔華要宦轍幾
遍天下而所至德音惠政籍籍人口蓋蔚乎經濟之猷
而顯然公望之望之不惟泝承 褒命以貶其親之榮
而凡故身履道以成其親之名者不亦備善乎先生里
居山水最為幽奇性復嗜竹善吟咏結亭其間舍冲蓀

光日與造物者游即今年以及傳而或顏強步不異壯
齡婆娑愉樂駸駸難老望之如神休中人其獲壽於天
者誰可涯乎夫德歸諸己養歸諸子壽歸諸天而先生
咸有之此封君所以兼諸畸人逸士而先生尤獨超諸
封君者也初餅山君解褐奉 詔歸省舟發潞河而先
生適從故里來綰紳日為奇違歌咏其事不休茲稀齡
屆期定維三月十有七日也而餅山君復緣奉 表入
覲得以先期過家介壽是惟先生之德召餅山君之孝
感所謂自天中之貽非偶然也已寅僚諸大夫因屬余

一余言寓慶先生余辱餅山君知厚方覲顏範繫引領
雲望於君之行乃不勝羨慕焉惡能已於言哉惡能已
於言哉

贈大廷尉白象江公赴召序

大中丞崇陽公奉 命撫滇五年廷議數擬而都卿貳
疏請維時 天子方問罪交南委任隆重乃弗果召至
是聽在廷之臣引咎應變九列多虛席會巨酋納款膚
公上聞乃特晉公大理大卿之重以白金文綺之 錫
皆異數也公趣裝有日滇氓奔走於塗曰昔恒苦饑今

也屢望伊執生我昔恒疲役今也宵宇伊執莫我其無
以我公歸士有議於校曰昔欲隘令夷瑋伊執居我昔
訣聞今博籍伊執造我其無以我公歸吏私相語於官
序曰昔也察察執過弗暇蘭節疎目公寔灼我昔也冥
冥紛蹈網罟大法小廉公寔範我其無以我公歸於是
三司長貳之條聞而異曰九貳之賦吾聞東人於周公
有是矣乃今復見於崇陽公莫當小吏氓士同是心哉
吾黨茹公之德佩公之教亦既有年雖官業有專貳而
網維我者一也雖咨覲有先後而翦拂我者同也今者

懋
辰
生
伯

依歸遠而政望勞其若之何不腆承乏文役乃授簡俾
述所以留公者因昌言於眾曰惟古昔人臣以一身繫
天下輕重者豈必其人日勞於外哉蓋於蒸民之詩而
可徵矣其曰天監有周昭假於天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蓋言賢位之生非偶然也其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蓋言
措諸事業是山甫之賢也其曰懋戎祖考王躬是保曰
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曰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蓋言入
輔君德出營四方是山甫之職也其曰山甫徂齊式遏

其歸蓋言賦政於外雖其職保躬補闕尤汲汲焉故逆
其永懷而思以慰之也夫以崇陽公則方昌大之氣礪
硯瑰偉之識博雅凌厲之文平宣朗練之政饒於司理
署於司馬關於作牧漸於敷教漢於長憲以臻茲開府
保釐竹帛不足以書其勛業金石不足以載其形容方
之往哲何啻過之圓將左右承弼翦散帝猷於以潤
澤天下而康濟斯民豈區區荒遐可得而徵惠哉抑公
之心雖處江湖之遠而夙夜匪懈亦必有不自安者矣
夫吾黨以智帥人乃聽漢士吏氓謀所以留公而不得

無乃左乎竊竊不腆之言無能頌公萬一矧曰穆如清
風

白象集後序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
古今作者言之人人殊重乎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
接棟不容以居然求其可遠而不朽者亦僅僅可數耳
世之論者靡不曰文自六經以還期於先秦文漢詩自
三百篇而往期於漢魏以迄唐大家是則然矣徐取其
言讀之其不支薄萎弱以墮宋人之下風者蓋鮮是何

千紙

也或其際者存乎時昌其氣者存乎養合其觀者存乎才三者缺一焉斯無足語諸不朽也已余讀白象先生集三復而竊嘆曰上哲之弘詣宗工之鉅裁固在是乎醉龐湛滅以培其基沈酣枕藉以飲其積汪洋濔濔以沛其餘紛紜揮霍以出其奇綺合千紙以麗其藻高深悠邈以寄其興孝友忠愛以昭其衷憂愉喜愕以抒其致風颯乎西京之逸武而杜陵之遺響也蓋自我明文治熙洽累百七十餘稔以迄於茲間若空同大復崇陵少谷諸君子應期而出銳然以師古貽則為己任先生

聖政
見石印

送乃逸

定與頤頤後先茲稱作者而豪邁則直之氣橫送跌宕之才不啻過之於是發滿流溢得心應手沛乎若決河倒峽勢莫可窮語雖未嘗拘拘往塗而精驚神解弁合咸機是宜累牘薦陳喜動天顏片言流布贈炙人口足以垂示永永無歇矣維時先生以大中丞撫滇文事式備曠為時憲顧制作之全珍諸筵筍者人未易窺會上命以大廷尉召侍御蒙象包君請而得之以界余曰大呂黃鍾其響自別瓊敷玉藻至好必同蓋雙祥以廣其傳矧茲選徵人士他日固先生之言以無忘先生之

德非弗有賴於是乎夫亦愛人留棠之意也不孤墮陋僧為訂正棠次屬雲南守柳子英刻焉是集也選於楊升菴氏凡九卷選於張愈光氏凡八卷滇稿凡二卷今合為六卷云

刻文章正宗序

古文章集錄行於今者梁昭明文選或則病其失當東萊羣山迺齋諸所輯或則病其未咸惟正宗一編出西山真希元氏其錄左氏戰國文漢唐韓柳其體辭命議論序事詩賦其旨切世用明義理足以翼經而不詭於

正祗他所編集信美矣漢去中文萬里載籍殊為難得繁書者據經負笈開闢險阻始至真不數倍弗售故士生其間雖有志考古而蔑其具得亡勢使然乎不佞猥承莖學之役既嘗摩諸士而課試之則喜其才多穎秀駁駁可語於道復虞其大罕矩矱依俟未知道從何方謀所以被飾之者會侍御蒙象包公訪臨慨然議刻是編以嘉惠焉大中丞白象江公聞而題之曰屋劉公繼至贊之彌力蓋踰年始始告成事嗟乎非言何以足志非文何以足言夫固言之精而道之興也足故士志於

用世匪文其言以違辟浮江河而亡維禔其克利涉者
鮮矣文其言而弗由於道辟繁枝葉而顯本根其克也
達者希矣欲其言之由道而不師諸古辟為射而舍獲
率為方圓而外規矩其克中肯綮者幾何哉記曰事君
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語文也易曰修辭立
其誠語道也鄒孟氏曰誦詩讀書以論其世語古也夫
含咀載籍之華以采古作者之意於青黃黼黻之外無
徒剽掠蹈襲為工以自畔於道非諸公所幾於漢人士
也與哉余不能大乃諸公嘉惠之或弗可以弗識也儻

為序之簡端

刻唐律類鈔序

夫詩之有律蓋徵諸樂乎樂律惟六音惟八清明廣大
終始周還之象琴瑟千戚羽旋簫管之陳咸若有僂則
焉其歸論倫無恙協比成音而已矣自風雅騷選之迭
變至唐人始以律名家於體為近於詞為精於法度森
上善今修變替之中而格力渾雄意興超逸斯亦善之善乎予不能
詩臧拙留署簿書多暇因取楊伯謙高廷禮諸家所選
唐人詩舉其五七言律尤粹者分類鈔之蓋初盛為多

中唐次之晚唐間取之英華典則大略在是夫作詩固
難識尤不易予非具日易散樞有崇黜以逮僭妄之謂
哉顧惟時竊吟咀以觀一知半解之悟亦所願效於同
好者也或疑鈔止律所遺不既多曰變至律而止律至
唐而止循是以違諸體不猶涸流窮源乎然則李杜何
以不載大家未易於擇當覽其全爾是編為類凡十有
五詩凡五百首

送大參朱道齋先生東歸序

道齋先生世居金華四賢之里素以有道稱諸縉紳間
其來副滇集再陟參藩皆不以家累自隨所居蕭然一
室若遊於方之外也余辱鄉曲道誼後每過從焉先生
方援琴而歌歌曰嘖嘖出塵兮藝之山清激鑒髮兮激
之水振吾衣兮濯吾纓胡勞夢兮寐兮萬里余曰先生
其殆有遐心矣乎他日又過之先生復援琴而歌歌曰
秋風起兮鱸膾肥秋空邈兮鴻鵠飛膏吾車兮秣吾馬
山中之人兮送予歸余曰先生其決遁思矣乎無何具
情實懇諸中丞劉公侍御包公為轉疏於上冀速得
請而歸維時天子方悼士習之巧於官而頑於利也

圖以挽其趨弗得特下鈐曹賜允若曰其何愛一人之
高而弗以風天下先生拜命喜動顏色從容說道若荷
重負而始釋馬中丞侍御公竝寅僚諸大夫咸惜其去
而嘆其賢相率為詩歌以榮其壽屬余序之嗟乎先生
豈不信為有道者哉余聞古之君子其仕也難進而易
退是故三讓而進進之難也以明禮也一辭而退退之
易也以昭義也自夫禮義之不講而進退之無據於是
嬖阿諛忍得失拉惠而違心之行有不可勝言者矣先
生起家甲戌進士歷縣郡郎署進退皆著聲實超超幾

三十年始偕外僚三品其視進退錯刺以達化為術者
何如也參藩而上為方伯為中丞其官適尊其勢適順
先生曾不往冒而飄然決去其視依回溫縮漫弗以冥
升為戒者何如也夫先生於進退之際奚啻亡燒古之
君子上之重違其志以示礪頑剛貪之極者詎不謂
深哉先生行矣鴻冥鳳舉不可攀矣遐齡茂祉不可涯
矣異時道括蒼以望履約巍然樹見一之堂竝煙霞之
表非先生居邪

泮泳 綸恩序

今制京朝之官階七品而上者三載考最例得貤恩其
親蓋寵而褒之示榮也至遇陞 郊祀崇 廟建上
徽稱冊 皇儲典禮非常則亦非時覃錫以達其下蓋
推而降之示渥也其越在外僚苟非治行超軼懋著成
勞者百亡一獲焉艱於際遇病於事幾雖京朝之官亦
有終其身而抱遺憾於其親者一之已難而況泮被乎
參藩石溪潘君初令蜀之雲陽哀然以循良為百城表
比及三年被 勅命既而召補工曹進員外郎階大夫
適際 覃恩復被 誥命咸得進贈其親輝煌規耀光

騰里門褒嘉優渥榮貴象環前太史升菴楊子曰茲可
謂泮泳 綸恩矣於是更有司焉樹輝祺以標表於通衢
薦紳為侈歌咏以播揚於巨冊石溪君心竊榮之復悲
弗違親之存也故淚再拜懇不腆之言為序其事鵬田
子曰孝思哉石溪君其諸永言而可則者乎夫推恩之
典人皆知為勸忠之具蓋曰致榮以顯其自出人孰亡
是願也人君體悉其心生有封沒有贈貴視其子榮歸
其親於是有所竭誠盡智感激圖報者非夫也信然足
上有為而錫其下下有為而竭其上不幾相率為偽哉

夫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制也故事君不忠蒞官不敬皆不得為孝不得為孝則不得為子不得為子則不得為臣尚可要寵於君以為其親榮乎是故擇言慎動以敬其身尊仁安義以用其勞果行貽善以能其終惡可已也石漢君本錫山著族國初徙貴竹之善川文獻武勳世濟厥美迨君尤大克樹立用跡顯任所至日恪位著聲稱堪然跡其為忠凡以求為無忝則夫海承恩於上者雖謂之勸孝顧不可哉況君才力方銳官業未易量進績三錫以昭顯揚之盛者又胡難逆觀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石漢君之謂乎

萬里情言卷序

夫漢故靡莫遐域也宦遊者莫遊於是矣予昔徇翔郎署聞有外補藩臬之司者輒虞寒家之難蓋人各有心則趣舍殊向勢莫相下則疑忌易生始而薰猶冰炭甚則機阱戈矛可畏已乃漢獨不然灼灼乎其相慰藉也渾渾乎其鮮乖刺也其始造也若故焉其中分也若戀焉得亡以地之遠而情之易投邪莊生曰越人去國數日見所知而喜旬日見所常見於國中者而喜及

期也見似人而喜去滋久思滋深不猶有然者夫二水殊子來為漢少參中慮而外和禮恭而度豁即之有金玉之粹聆之有芝蘭之馨蓋察察莫不醉心焉其諸兄弟親戚之譽致致其側者乎乃茲奉未入度諏日行邁又咸眷眷焉不忍別宜也玉漢子曰然則何以為惜盍相率贈之言方伯月坡公憲長羅山公廷樞公咸為賦詩凡若干首鶴田子曰其斯謂之萬里情言非耶重以年誼見選為序非不知讓乃奉韋先珠玉庶僭踰可道乎

送左轄月坡黃公致政序

今天下列藩十有三典之以左轄其官視古方伯其任保釐附階崇而責鉅蓋外僚之極選也九卿內缺銓衡會舉資望之隆者疏名請於上召入補之是雖均勞之義其階梯次第固若是爾故仕而至為藩使勞望之著於前者率有累久之積高華之位於晉者人懷必得之念求其決去就絕顧戀愔然而高蹈於斯際者良亦罕矣月坡黃公為漢藩左使三年一旦以年及七十走疏乞致其事歸論者食曰黃公朗練之政達於時宜懷柔

之澤洽於荒徼寬平長厚之度被於庶民豈徒吾黨信之齊民莫弗頌也豈徒齊民頌之士論莫弗與也今徒以年及耄還顧猶或顛蹙髮趨拜強駛壯者時或病焉則優而庸之不聽其去亦貪賢敬老之道宜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夫亦以老成人之重於典型耳奈何遂公之遁而弗以留邪公聞而意益決其言曰日莫途遠漏盡載馳古人之深戒也故懸車散髮志在遺榮抗章投劾劾計惟全節云爾夫駕萬斛之舟張飽帆於江湖之上方其時得意快一瞬千里斯無難者少有弗

名俱源
戒變生靡常絕險觸危至於禡顏穢傾亦自不鮮何者昧於不知止耳況吾先業田廬之遺足以自老江鄉山水之勢勝足以自怡琴書觴咏之樂足以自遠於溫埃歎塵之外辟人有畏影惡迹乃疾走絕力而不知虞陰以休居靜以息尚得為知也乎未幾上果重拂公志公聞命而後喜可知已雖謀欲留公於向者亦莫弗高公之決豈公之行復惓然相謂曰易示見幾眇垂知止寥寥古今孰洞斯義蓋道旁嘆息之觀天壤名俱之咏千載有餘榮焉以公之歸時之無甯貴耳而賤目乎耶

使公猶豫未決進為九列去就榮辱之際竟不知何如今日也於時大參適齊朱公前行矣公輒踵之而急流勇退視適齊為尤難耄倖茲鄉緡紳咸作歌咏以美之以不佞辱公知最厚併序之

送劉憲南石周先生致政還三山序

古君子行己率歸諸禮義秩厥勳勿抗勿墜斯之謂禮威厥用勿障勿礙斯之謂義義以達禮禮以體行善莫大焉故進退如度於禮還規為偕時於義精義可與裁還禮可與介斯不辱乎其風哉今之負盛聲貪顯

功冒昧隱忍無所於休者夥矣至其垂清光矢明哲赫然永於其間適然自適其適者能幾何哉南石周先生負弘毅之標衷浩博之才始以三禮魁庚辰春拔歷任州邑擢郎署守邊郡成績功積事聲實加於上下乃晉副漢臬奉 璽書飭兵備德威敷於遐服甫二稔先生之年猶未及耄倏然請致其事而歸於時寅僚相與留之蓋曰以先生之裕於蘊而未究厥施其不宜去一也以先生之昌於年而未及厥期其不宜去二也以先生之美於政而上下方倚賴以觀成勞其未宜去三也班

高節全名君子愛身之道得矣其若之也河先生曰夫仕譬之旅也量力而進即次而止斯善矣冥行不休俛俛莫知所之胃噉險復荆棘雪虐風饕其瀕於危者往往而是矧吾偶識量已早息以求即吾次顧不可哉於是當道康知其決為上之朝下之銓曹銓曹次且觀留久之亦不果先生聞報即日戒行猶悲若有尼之者於乎先生其何婉於古之君哉歷試章能而用致義之則也一辭遂退而節仲禮之經也居不遠禮動必應義先生之歸有餘榮矣吾聞閩山水之勝甲諸天下葛

中杖履徒脫塵纓逍遙容與瞬視浮世其何樂足以易此維時大參適齋朱公訪行矣方伯月坡黃公踵之先生復踵之異日記事者得無曰何滇雲一時之盛率多高蹈之賢哉

叙行軍漫錄

行軍漫錄一編乃三峰張總戎錄嘗有事於靖寇者也鶴田子曰時方承乏視師共事再月乃得而備聞之曰夫三峰豈獨優將兵之弘略抑知馭戎之微權乎日余讀虞書見咎繇告舜首以望夷猶夏冠賊姦究為慮意

謂病夏之夷其舉言之也乃終有虞之世始而寬遂之既而祖征之終而分北之皆三苗也蓋方是時西北諸夷未熾可虞者特南蠻耳又三方之夷界域自相中外非若南蠻之地種落與吾毗錯謀而虞其害無時是以慮莫先焉顧猶未遂難摘而為之宅叙分北不謂有微權乎今之錯草銅平諸苗固厥遺裔也重山複嶺深林叢菁為之居跳梁孔便沒出沒靡常緩之則流劫以為生計急之則負固以為長策故論者謂自古用兵未有所得志焉者非躬更而深燭之曷知其言之切中若是邪

比歲不逞尤甚至屋廟謨集有策款達元老相厥幾宜三峰寔與上下其論薄剴以示之威終撫以示之信而尤拳拳於順逆之別安戢之圖初不顧以殄滅首虜為功觀此錄所載特其大致予所耳聆而心服者猶多非筆劄可述卒之幾宜靡弗中臆料靡弗合坐策折衝之勳無毫髮爽亦偉矣所以然者三峰起家桂林將族積功致位督府所至輒騰薦績或有稱引曰運籌周慎曰計審謀賊曰得以夷致夷之術美當今日云爾也至其敘詩書而說禮樂議論衆酒肆筆成章個儻好賢

鮮不樂遊綽有古儒將風豈獨最一時武弁者流哉噫
歸是編者知推轂之寄有在而附牌之思可釋矣

北窗壽言序

客有質於鶴田子曰笑疇次諸福其先壽也何曰惟壽
而後能集諸福顧懸諸天而最難致者亦惟壽哉是故
大椿八千以為春秋養花華唐至不知夏厥非有定命
邪然則錫福以歸諸上保杜以歸諸其人則又何居蓋
天可人勝也久矣是故生逢熙洽之代獲遂保合之休
尚之以齒數之以逸全之以無獲躋世康甯仁壽之域

俾焉自遠於疾厲天札之虞仗賴於上者非然與舍和
抱一乘道匪輝遠紛華而甘澹泊其情暢其氣充其神
完而又嗣述有託寵祿駸至畢吾康濟之懷以貽彼榮
適之美克修於人者非然與嗟乎斯亦罕乎其兼矣是
歲月正九日為北窗壽翁初度辰春秋且六十親黨咸
集為慶有觴而言曰翁少負質清邁比長厥聲利弗為
物奪數中苾祀神宇閒曠望之者知為山澤之曜昂然
若野鶴在羣雞也得於天者不既完乎我 明興汪煦
幾二百年台僻處萬山中金華之壑不聞漏橫之風未

靡雖齊肥野老咸耕鑿作息以休其生結背鯢齒相望
於邑里矧翁著逸攸屬常典有加載諸上者不既優乎
翁涉獵經史賞貶驟場屋中移志泉石雅好吟咏而尤
以行誼推於鄉高卧北窗因以自命澹然有靖節風致
迪厥嗣以義方幼學好修速擢進士高第拜比部尚書
郎至基遠業規耀鼎來皆翁遺餘而食其報也厥修可
易視哉故修積者人長養者時成之者天北窗翁實兼
之斯其遐筭繁禧莫之隆涯也已余甥秦子進氏於比
部親交最為樂北窗翁之壽嘉比部歸榮會逢其適來

需言於不腆傳曰六十始壽是宜未足為翁慶而慶之
寔自茲始且觴者之頌有契于言爰述以徵焉

贈督學吳默泉先生擢閩藩大參序

默泉先生吾浙閩人也謬予不佞垂有交承之誼茲復
辱在察篆考德問政弘益良多蓋先生奉 璽書提
大印並三載於滇矣修被 簡命晉參知政事於閩藩
維時滇人士咸旁皇胥視謂若奪之依歸兩庠師塾第
子尤切戀焉儼然相率追於庭弓子言贈予方倥傯簿
領舊植荒落其何以文先生之行哉辭且再請益教乃

進而論之曰先生之教云何而若德之深也其師曰吾
儕釋達旅踐俎豆中吟佔畢惕息焉日惟升斗之謀微
先生其孰優之而容之於而體之於旅援焉使信其氣網
維焉俾業其官夫教然後知因先生寔有大造於我也
易忘諸其弟子曰吾儕限遐裔局狹開闢觀戶庭增損
焉日惟口耳之驚微先生其孰行以率之文以範之次
迷途而道之康莊起醉夢而昇之大寤夫學然後知不
足先生寔有大造於我也易忘諸曰是謂善言先生矣
然而其探厥蘊也是知其為教矣其知其不教者為深

也先生起嘉禾儒族幼挺奇質夙聖令譽恢博統貫其
學靡所弗窺為大弗事奇僻必妥諸理致弱冠登進士
高第輒毅然負樹立其筮仕水曹也優游風雅時目
為選甫之儔其吏武部也經濟甲兵人期以韓范之烈
用是聲稱日起一推督學貴陽貴陽之士聞風為之委
心再起督學東廣東廣之士觀德為之玉變乃若師弟
子衣被云者其諸嘗試之緒餘耳惡以盡先生之蘊哉
矧新明旅道之度純和清約之修又有非聲音笑貌可
為者乎雖然先生自此升矣政猷在天下風範在廟堂

蓋有可望而不可即者蓋圖以報諸夫亦遽忽步趨如
聆教教教恭辭則不異提攜居焉為良士出焉為名流
務深道德之造靡貽狂簡之思庶無負於先生矣夫徒
以不腆之言豈足既行李哉

雲南鄉試錄序

夫命鄉論秀其猶古之遺乎然而法制之界藝極之陳
風聲之樹蓋至我 聖朝而獨備矣茲歲丙午大比維
期先時禮部嚴故事集羣議請於 上乃降發 綸音
凡以登賢別異中飭有加雲南於諸藩最遠尤汲汲先
事之備維歲首月巡按御史某報謀於藩臬臬詞未罄
走使四方徵枚職以司文柄其他繕場屋庀器具以至
筐篚餼率之細咸或有司調度以需期且屆御史某奉
命代至敬然曰惟是監臨豈異人任爰殫厥心力諸所
規畫益慎而并於時鎮守黔國公某素敦儒雅樂觀成
典巡撫右僉都御史某綏懷等類士氣式增考試官則
某某同考試官則某某咸應聘而至提調則右參政某
右參議某監試則副使某僉事某自餘百執事咸慎簡
以充比入鎖院乃合陞任提學副使某署管僉事某所

選士千五百有奇三試之拔其偶者四十人并錄文之優者以獻蓋昔者解額賞美於此而貴州之士附焉今雖稍損而雲南之士頗之顧人文勃鬱以興主司有不獲盡取之憾重乎武哉事既竣某乃再拜賜言曰首庶物而富萬國者惟聖乎曠千載而幸一遘者惟時乎雲南山川形勢之勝誠亦天地奧區然故靡英之域而西南徽外地也唐虞聲教所未之訖成周禮樂所未之覃秦漢而降威嚴綏輯所未之能必而定也迨我聖祖高皇帝混一寰區誕敷大德籍其地而郡邑之淑其人

宣力維均者也行役於公則布政使某左參政某按察使某副使某皆先事與勞者也宜備書焉

贈太常博士秦君考績序

四明負海帶江形勝稱東南要會乃衣冠文物世家名聞亦表表非諸郡比其在句章山川繁峙之奧珪組聯輝之盛尤甲他邑懷庭秦君寔穎出其間者也蓋自厥先世以遠君伯仲高科顯任規矚後耳目之所睹記者數之不可更僕君青年力學起家名進筮仕南太常博士夫太常禮樂之司也必妙簡時望兼收儒雅而博士

之官又非履行清通諳明典義者弗授也稽之於古或贊曲臺之儀或升司詭之局或參綴典章撰進禮書悉皆馳聲當世垂光史冊自今固可想見其人矣我國朝稽古建官至於斯任特慎其選雖兩都並建羣職攸同而舊章之存於南者尤粲然可考顧不重歟今君躬恪謹之度擅融朗之識履官以來三載一日精白迺心恒若弗逮嘗私謂其寅彭山顧君及諸相知者曰古者端委珮玉贊導乘輿朝之大典必就詢度固是官也今留都雖遠非遁而職守惟一吾違自諉予以故凡遇祀

事必摠攝彈慮折中詳校務期以達精確而致聆鑒斯謂才稱其官非耶方將獻績有行顧君曰於景山小竹二公據所以贈君而微言於予予雅器君美容辭蓋君茲行也明試稱最之餘類有顯授華陟如諫垣臺察其必歸君無疑然皆言責之官率稱弗易以君界之吾固占有餘地焉夫任無要冗地無近遠君子所以自效者一立誠盡之爾矧君毓靈於山川者其基厚矣繼承於家世者其源深矣懋修於任學者其積宏矣由是舉焉朝端風采天下豈異人任哉抑階之駸駸大用雖請曰

柳陽
於公侯

願書是為贈言庸以微諸他日

鶴田草堂集卷之五目錄

記

水竹陶情記

貞母記

擬重修清風祠記

顯貞記

重修吳隱程先生祠堂記

鶴田草堂集卷之五

記

水竹陶情記

雪峰先生南陔大藩通父乃老幅巾杖屨故懷邱壑登金麓瞰瀛海下上雲峰龍漱指顧石梁雁宕搜奇選勝靡遠弗馳所居鑿方池環植修篁庭草金石佳麗可掬竟日徜徉其間通然若與世相忘者客有好事者命工園之藥之曰水竹陶情而屬程記繫先生歸然不任無能為役願欲以庸辭達硯哉客曰子言之吾見之

或謂懷宇懷

集例略

以見進修無已如此先生清明純粹剛毅方正性諸天猶克自檢勉動以聖賢為矩法踐履篤實獨老獨至虛懷卑牧愈或愈下為之也何倦厥學一以六經為本而翼之闡閭濬洛旁及百氏莫不汎漫嚆嚈左右逢原推其餘猶足公物利治故以明刑而獄平反矣故以總學而士鄉方矣故以宣化而民敏德矣將不謂其出之有本也乎夫知言吳孟子比德不若詩人而竊其近似擬諸形容抑淺乎知先生哉客懷然進曰吾其美也子言其源也昔莊周叙河伯觀海而知閭道百足蓋孔融論延陵理樂而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竹箭由今徵之益信子孟遂記之

貞母記

易於恆六五有之恆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於坤六三有之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元成有終大吉曰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夫以五之柔中而應二之剛中常久不易正而且固漸婦道之宜也三以陰居陽章其内含貞守貞矣而曰始雖無成後必有

終豈非以處下體之上有不終含章而或出從上事之
理乎妻之於夫猶地之於天臣之於君雖不敢有其成
功而當代上以終事一也故嘗以是二文反覆求乎婦
道未有以易也當夫伉儷之合非有貞一之德孰與令
厥終脫事變不虞非有代終之美孰與允厥後此共姜
所以誓死不渝而夏侯令女猶欲保終於喪亡後也吾
郡風俗之懿肇自閨門端靜儉朴綽有古韻前刺非吳
蜀之巧粉黛無燕趙之都而哲婦賢母相望於鄉閭間
者炳如也仙居張氏母其一焉以予所得於聞方其始

孰宜已就

歸也事舅南充令以孝相夫廷泰君以禮雍乎其接姻
黨煦乎其逮羣下人莫不曰張氏有賢婦暨中歲寡居
屏膏沐而勿容勵冰漿而勿貳輒自稱未亡人孰延師
傳迪二子若嚴父然咸知成立行將有顯揚者尤大克
躬率勤儉家用益裕人莫不曰張氏有賢母夫是謂不
有貞一之德而有代終之美者曷克庶幾乎非得於習
漸聞於訓則夫亦天性之淑有暗合者矣雖謂之貞母
無愧也母瑒大學生王君華屬予記事予方焚香執易
習靜於雲山之上遂以所嘗玩二文為母發之是歲正

月之望母六哀初度辰也王君將以是為慶觴侑夫有
貞固之德者必享夫大齊之壽斯理之不爽者也予并
書以徵焉

擬重修清風祠記

人於天地間有生必有死雖老耄期頤無久視之理雖
聖賢豪傑無可度之法所貴者在得其正己爾正否之
間又在乎一念決擇之勇己爾等死也不於忠義而於
背逆不於貞烈而於淫僻不於流芳百世而於遺臭萬
年斯亦不擇之甚矣古人有言曰甯烈烈而死不泯泯

而生又曰甯為玉碎毋為瓦全豈弗知生之可愛哉
蓋一念之正真有見生不如死死愈於生故不覺其言
之激也夫自有天地以至於今生人之類何限忽焉與
草木同朽腐者皆是也其間如彭姜松喬輩非不以壽
考侈於記載而求其可恃以久者抑末矣惟夫忠義貞
烈之人凜大節以扶綱常奮英聲以臨患難蹈兵刃赴
鼎鑊視死如歸其一時所為捐軀殞命流離割裂之狀
固貪昧隱忍者之所竊笑以為失計然自千載之下視
之儼乎猶有生氣彌久彌光殆將與天壤同聲顧彼儉

生苟免者不啻大氣之填溝壑是果孰得孰失耶余於王貞婦之事重有感焉方德祐末胡虜長驅舅姑壯夫子業已就害于夫長將欲私之貞婦誓不共天於是乎求死弗得請服宸殿辱遂為來噪至清風嶺上俯窺澄潭自謂得死所咄咄指染血題石詞極悲憤遂投崖下死其為其一念決擇之正出於至性哉真有足動天地而感鬼神者遇陰雨屋血噴起如始書化屍隙地濯濯不毛至今使人拜荒祠瞻遺像森疎毛髮若接其英爽聞昔有輕薄子肆為求疵之說其人卒以無嗣比有過

祠嗣下迷其語以資談據者立見覆舟之禍此其正氣莫可犯者弗以生存弗以死亡夫豈偶然之故哉余每經剡曲輒登祠辨香展敬少頃必得便風送舟數驗而然足豈予之薄劣所能感召殆貞魂靈氣庸以白於人人者乎噫亦神矣邑令某君卜即舊祠作新之意以是為風化攸繫若汲汲焉工既訖請予為記予方有感於前所云又貞婦本于臨海人也不容以不文辭遂書而歸之俾刻於石嶺昔名清楓以貞婦故易清風云

顯貞記

昔者太史公傳伯夷若有疑於天道常與善人之言余讀而悲之曰是殆未要其定耳既而讀中包胥之言曰天定亦能勝人噫何其善於語天道哉古今以來載籍所記凡忠義貞烈所歷艱難險釁其始殆若造物與仇靡所弗嘗及夫事勢漸平剝極未復於以享其履道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往往而是謂非天定而何哉余於廬陵彭貞母之事重有感焉貞母處士之配封御史公之母御史新塘君之大母也方笄而歸處士二十有四而處士逝即矢節自厲獨與庶姑羅氏居逾七月而

遺孤生是為封御史公當是時父母憐其少欲奪之志弗聽豪族利其陽徽史之弗聽乃相封侍御公泣謂羅曰茲非彭氏一綫之緒乎潛育紳家以俟其長戒嚴避以防其虞斯勤織絰以裕其需由是封侍御公收服克家矣新塘君亦嶄嶄見頭角矣蓋享年七十而寡居者四十有七載是故鄉邑無近遠咸知貞母名曰伶俜寡特之死靡他是其節也依徊仁懷全孤保家是其智也柔嘉婉孌嫡事庶姑平協心以無廢彭祀是其賢孝也嘉靖丙申新塘君由治邑著聲 徵拜監察御史二

年封御史公暨展配咸受 錫命又逾年觀風者以貞
母事聞 旌門之詔且下矣於乎懿德幽光輝煌輝
遠祥綿統規耀清時天道其弗與善人乎天定其終弗
可以勝乎人乎縉紳大夫競操管彤以表揚其事復為
詩歌以昭封君伉儷之榮維時新塘君方按節滇南猷
望熒然清戎獨齋謝君聞而鑒之曰莫為之前孰貽厥
顯莫為之後孰微厥貞是宜嘉談而樂道矣方伯黃君
暨三司諸君咸屬程曰諒哉獨齋侍御之言也雖然莫
當以侈彭氏之家慶也抑所以微天道而勵世風者豈

其微哉子孟記之

重修吳隱程先生祠堂記

新化州故為龍化郎旬長官司地也吳隱程先生洪武
間以周藩禮官累請為司吏目時所部百夷方被煽惑
叛逆弗共先生單騎深入諭之大義諸夷始感悅以甯
既而咸楚以西迄於辰牢諸部咸弗靖西平侯沐公英
方伯張公統委重先生統領守禦固徧歷險艱撫綏安
輯弗遺餘力全滇亦賴以甯三年奏計京師以為先吏
官預修 高皇帝實錄進左僉都御史未幾靖難兵至

輒遂自盡此先生踐履 較也夫以先生嘗有大造於
滇然考之滇莫紀也詢之滇人士莫知也嘉靖歲辛卯
撫臺若溪顧公始即新化建祠祀焉然雖新化之祇園
亦莫知也此侍御蒙泉包公按滇數月出吳隱集一編
示程曰此先生制作吳南澳方伯為刻之聞者也孟子
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願與吾子圖之於是
乃製主撰日崇祀先生於雲南學宮名宦祠復檄新化
州即舊祠作新之垣墉加崇棟宇加飭翼以兩廡局以
重門俾春秋修祀益虔工既訖蒙泉公復謂程不可無

紀嗟乎先生英靈一代完人乎哉夫人載天履地所以
自樹者有三而文藻之炳蔚名位之現耀弗與焉明道
立德言有學也展體宣猷言有功也致命遂志言有節
也先生裔出伊洛少讀書不事章句為文必本義理聞
金華朱方修兄弟得考亭的傳即徒步往從趨何正乎
遠摘荒微輒自誓曰吾為王官不可以文法自誅死即
死我一身孰則教此一方功何偉乎至其臨變仗節尤
從容慷慨凜乎殺身成仁之義論者以先生文學比董
賈功倪伏波志為今之夷齊詎溢美哉所以然者自胡

元漬亂中國碩儒耆德恥食其祿咸躬光葆貞以待天下之清政其出也功有可立弗以政壞而弛其志生有可捐弗以隱忍而易其操要之見之素定講之素定講之素明根諸學問者為甚力也夫以先生芳徽炳炳自足以不朽如此則夫滇人之知與不知亦奚足為其加損雖然稽成勞以示民質者秋祀之鴻典也楊往哲以樹遐仰者觀風之美猷也庸可不勒諸石先生諱本立浙崇德人蒙衆名節系嘉興今為華亭人

鶴田草堂集卷之六目錄

奏疏

擬乞歸養疏

謝賞功疏

謝轉官疏

進助城工銀兩疏

薦舉方面官員疏

舉判郡縣庶官疏

薦舉武職官員疏

薦舉地方人才疏

保留提學官員疏

謝轉官疏

考察自陳疏

謝恩辭朝疏

進助工銀兩疏

薦舉文武選材疏

謝轉南京刑部尚書疏

進助工銀兩疏

請給誥命疏

早災自陳疏

辭免改任疏

謝恩疏

進助工銀兩疏

進稿工銀兩疏

懇乞天恩疏

鶴田草堂集卷之六

奏疏

擬乞歸養疏

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事。臣由進士
歷陞雲南按察司按察使。切念臣猥以庸劣叨從任進。幸
際聖明。海膺拔擢。日惟兢兢。勉職事。冀少有樹立。以
圖稱塞。此臣懷負夙志也。但臣稟質素弱。不耐驅策。比
年歷官。逃荒出入。氣瘁^瘁已覺。氣體潛虧。昨自應朝。有行
經由貴州地方。觸冒疫癘。僅以身免。繼入北途。為霜露
所侵。晝夜喘咳。浸成羸頓。勉強支持。幸獲竣事。沿途就
醫。藥餌罔効。迄今精神耗耗。病勢漸增。思臣職守係一
方憲紀。使司展轉道路。殊瘵曠之虞。夫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量才揣分。固亦宜休。況臣父原任河南布政司右
布政使。致仕。臣某在家。今年八十有餘。晚景侵尋。疾革
時作。晝夜思臣望切倚門。及聞臣身有疾。轉加憂慮。是
臣父子二人更相為命。至情迫切。莫此為甚。恭惟皇上
以極仁體萬物。以大孝治天下。湛恩至德。漸涵敷被。含
生之類。靡不遂願。若微臣志雖欲為而力不能。前分既

有限而情非得已伏乞聖明俯垂矜憫曲賜成全特勅吏部容臣休致豈獨犬馬餘生得遂的延臣父桑榆晚景亦因少豫別簡才能以充任使獲免曠廢以逮罪愆臣無任感戴天恩激切懇祈之至

謝賞功疏

奏為謝恩事准廣東布政使司咨據經歷司崇呈抄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如桂來驗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准兵部咨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張岳題為捷音事該本部覆題奉聖旨這賊寇盤據稱亂

流毒地方征剿既平撫鎮等官有功可嘉蔡雲程等八員各賞銀十兩欽此欽遵案呈備咨隨據廣西都司桂林衛百戶楊奇齋詳領賜到臣即時臣叩頭祇領望闕謝恩外伏念臣竊祿嶺海漫無安戢之功預聞師旅亦鮮裨助之重頃幸級名於捷報冒叨沾錫於綸音光重兼金珍分內帑誠撫躬而易稱第拜賜以增慙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謝轉官疏

奏為謝恩事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准吏部咨為

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蔡雲程陞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地方寓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伏念臣質本庸愚才非通練發身僅資乎章司展采更試於郎曹累達滿集長貳之僚偏歷滇雲嶺海之域第懷嚮往恆愧曠疎矧中臺定紀崇階而撫臣惟保釐重寄叨庶僚之表率繫一方之安危忽拜綸恩誤蒙顯拔撫躬塵忝揣分冰兢茲蓋伏遇皇上育物如天官人並帝軫念每加於百姓取材靡棄於寸長謂茲大江以西宸擬諸藩為劇盜繁土瘠宜休息之無時政夥訟殷貴制裁之有術豈徒承乏惟是投難且敢不誓竭愚忠祇宣德意宵節用以益下務正己而率人匪懈馳驅僥策澄清之夙志庶圖康濟仰酬浩蕩之鴻私目下懷無任感戴天恩之至

進助城工銀兩疏

奏為恭進銀兩以助城工事伏臣伏讀邸報近該兵部等衙門會題為懇乞天恩因舊址築重關以壯國威以伐虜謀事奉聖旨外城着四面修築以成王制仰每計處停當開具來說隨該各衙門會議題奉聖旨這修築

外城事宜每計處停當都准議行便者擇日興工各欽遵等因且有以仰窺皇上神謀睿算安不忘危將肇國家和苞桑之固奠斯民於祖席之安英靈百王無前之偉績而誠億萬年不祧之鴻基也隨聞內閣部院諸臣及文武大小衙門率進助工銀兩顧臣忝廁九列奉命一方莫由奔走繕築之間少撙犬馬之力殊踴躍弗敢自寬謹措銀貳百兩上進庶備徒庸萬一之需是猶効涓埃於海岳以圖裨益於崇深莫揣分量何所逃罪臣無任戰越皇恐之至

薦舉方面官員疏

題為薦舉賢能方面官員事臣叨奉恩命拊循一方夙夜兢惕勉飭吏治亦惟藩臬之司所以綱維眾職而程才考業尤致其詳也顧其人雖器識不同年資有間然幸際聖明在上咸思自勗微其聲實表異著者臣得數人焉敬疏名為陛下陳之除賢能已陞京堂及歷任未久先後陞任已經給由保留者不敢舉舉訪得布政司右參政潘鐵鈇外調福而靡崇矯飾中疏通而多所鍊詰遇事振謀剴興進庸必優經濟左參議王喬齡德器

老成施為平實官滋久而守驗其克堅道屢更而民安其無擾右參議張思誠謹愿恬默之資寬平慎朴之履庶務克勤而咸集羣情不約而向孚按察司按察使馬森才朗氣和襟堅識遠參藩而攝署多効長臬而風範肅清宜宜大用庶展遠猷副使譚大初操持屹然介之標政為著明作之用義能有執私不容干副使程軌賦質朴茂而重厚才識詳慎而老成憲紀克持政刑惟允副使陳洪濤其才敏其守端簡練振揚飭兵事而江防切賴循良豈第稽賢舉而治理素優僉事章美中性資

沈敏學識疏通折獄而素刑名素練分道而憲體不撓僉事成子學資坦而守端識明而政實昔宰衡已治行有徵兼攝諸道猷為茂著以上諸臣允皆一時之良而臣得之察識為真所當薦揚而不敢隱也伏望皇上特勅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非謬將潘鐵鈇等量其資序漸為擢用俾有上競勸聖治益光而臣稱匪不任之趙亦獲少運矣

舉刺郡縣庶官疏

題為舉刺郡縣庶官以昭勸懲事臣聞昔人之論治者

率曰天下之本在郡縣故莫不以重民為先務重乎民必重治民之官而於其所親近者尤重焉守令諸職是已臣奉命以來咨詢察職尤切致意於是故於庶官率得其賢否之詳不敢不以聞於上焉除賢能已經陞任行取及歷任尚淺者不敢驟舉外訪得九江府知府鍾卿古行清操純心惠政務節愛而循久一致履盤桓而居易不移雅有君子之資足當循良之最吉安府知府陶大年器度端凝學識優裕久當繁劇之邸幸著明作之獄理效海深民情允協瑞州府知府陳東光性資渾

厚而圭角不露政履寬平而案牘克清刻學足以飾治而介有以自持南昌府同知黃持衡儼雅足占其器識疏通允裕於獄為守既克特用周不効廣信府同知龔雲從才識明達疎持端實志堅而克循常調任久而益著龍聲南昌府推官王元春司理明慎民咸服其無寬待已清修學足徵其有養即從事之獨賢現才猷之益練吉安府推官張舉外輅沉毅之質中裕諳練之才理劇郡而訟獄稱平承公委而勤勞多効臨川縣知縣徐鼎性資豈弟才猷精敏理劇而日勤乎簿書約已而政

務乎節愛吉水縣知縣王汝迷志銳而趨端守堅而識朗文學可占乎自得政為允足以宜民宜春縣知縣劉廷舉疏通之識端謹之操有里甲而惠愛有微親案牘而積廢充舉上饒縣知縣張札質敦朴而才有條政公勤而守知勵術繁賴以克濟惠愛久益允孚湖口縣知縣林高周清白自樹平易近民羊積書而案牘清節浮費而凋瘵允賴以上諸臣均為一時有司之良所當薦揚者也又訪得兩宜改調簡僻以徐待其振刷者有宜憫其任淺亟為改教者有宜矜其疏慵速令休致者

有宜即議罷黜以清仕路者如蒙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訪若果臣言不謬將鍾卿等量資擢叙其餘或調簡改教及容令休致亟為罷黜庶幾咸否明而民情式快舉錯當而羣職知勵矣

薦舉武職官員疏

題為薦舉武職官員以備任用事臣聞聖皇之治天下也經之以文緯之以武於是獲臻並用之效不可誣也臣祇彼一方考評羣職於藩臬之賢能有司之職否既皆疏名以聞矣至於武職優劣亦當用意詢訪緣江西

地方原設僅有三衛十一所官員數亦不多大較惟足以備任使而已求其謀勇絕倫騎射出類可以應明詔之求以備邊圉之用者實難其選然就中取其才識尚堪振勵者亦皆自外推補而至備守備江西鄱陽湖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王銳志略已見大端展布猶屬未久不敢並舉外如江西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楊表質幹修偉器度老成陳藝兼微其有文取眾咸服其無擾發跡武科茂聲專閫紀總運糧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同知華蓋器局雅飭而可觀才

猷警敏而漸練宿弊祛除軍士畏服豈獨足裨清務亦占脫穎武流此二臣若要皆知所進往似可冀其將來如蒙勅下兵部再加查訪若果臣言非謬將楊表等量才推用庶俾有志自効者由此益知激發而地方軍政或亦賴以修舉矣

薦舉地方人才疏

題為薦舉地方人才以備錄用事臣嘗讀易至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索征吉蓋知致泰之道固非一端而聖人作易必以是而繫於一卦之初以見人君欲致天下

於治非盡得賢才以為之用不可以成泰功也於是必崇雅薦之道臻索征之吉庶無或遐遺以克尚於中行光大之盛焉方今聖明在上俊乂滿廷信已野無遺賢矣然而或以過振素弱或因疾瘳在告盡猶未衷而用不獲究者亦間有之矧江西故稱文獻之地而人才之伏也無盡自臣承乏以來振加延訪康其名實相孚可備薦聞者數人顧臣增薄豈敢妄謂克舉其類乃不敢蔽賢之心則自有不容已者幸惟皇上留意如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粹乎氣質之美充然涵養之深學務心潛文惟理勝士類歸仰如山斗師承克闡其本原德非止於潤身才尤堪以用世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德器夙成才華穎出涵蓄日富羣籍靡所弗窺陳義過高一介有所不取矧孝友素孚於鄉評而忠愛詎忘於故畝原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遂個儻邁往之標俊偉不羈之識才堪折衝而禦侮志存嚮用而好修磨鍊既深盤錯可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魏良弼宅心端慎勵志清修志直素著於諫垣學行允推於鄉論原任兵科都給事中曾忭留心世務諫言嘗屢見於數

陳克意家修文雅尤足徵其蘊藉原任貴州道監察御史曾孔化器質凝重而風成操存創德而益礪韜略素諳馳驅可用此數臣者誠皆分甘隱淪待盡邱壘而非復有所希冀者第臣僥思保合泰功之成必不使寸長終棄於聖明之世乃不敢不為疏名以聞伏望特勅吏部覆加查議及時甄錄士類幸甚世道幸甚臣無任悵悵願望之至

保留提學官員疏

題為保留給由提學官員事據江西按察司呈為給由

事准本司提學督學校副使鄭廷鶴關稱歷俸三年考滿理合轉呈到臣奉批仰候再議定奪繼奉此又照本官緣係領勅提督學校近奉撫按來驗該吏部題奉聖旨旨各處領勅官員不許輒放離任合無候呈詳先日暫留照舊歷俸管事等因到臣就經執行該司暫行本官照舊支俸管事仍候會奏定奪外該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蕭端蒙議照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鄭廷鶴文學蘊藉志行清修端模範而雅鎮有餘公品裁而藻鑑無爽士類翕從賢勞丕著所據歷俸三年例應給

由赴部但一方學政係共專理況未歲復值大比之期即今已當考較之日轉委別官終屬有間且經奉有前項明旨似難輒放離任乞勅吏部查議定奪施行

謝轉官疏

奏為謝恩事臣原任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於嘉靖三十三年初五月初三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蔡雲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謹遵近例聽候接管都御史陳洙前來交代明白即日離任於八月二十日行至南京望

闕叩頭謝恩管事外伏念臣謏劣素乏才猷朴愚僅知嚮往別歷撫憲已屬超躋檢括成勞漫無補塞竊將安有希覬益自重夫曠瘼矧留都維皇業之肇基而兵曹寔樞務之攸寄職同帥屬任忝貳卿宜委注之因才豈循資之濫及慙深越俎兢切臨淵惟皇上大智兼收至仁並育曲成雖薪菲以必錄器使合良祿而靡遺稽首銜恩亟趨就列防維莫重於根本佐理敢懈於寅恭誓仰酬天地之鴻私庸俯竭涓埃之薄效臣不勝感荷屏營之至

考察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彰考察事近該吏部題奉欽依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臣刑部左侍郎叨列三品之後例當自陳伏念臣猥以謏才謬登仕籍幸際聖明在上曲荷錄用弗遑殫中外勉效馳驅愧涓埃無能補塞矧茲參執邦憲貳秋曹度德莫稱於惟良攝署適當乎承乏且聰明不逮盡力寢衷猶涯揣分之既逾銜恩圖報之靡極祇勤嚮往寔泰班行蓋竊祿如臣允宜首黜者也伏望皇上俯賜罷斥用戒曠厥別簡才賢

俾充任使斯庸工知所競勸而庶績為之咸熙矣臣無任懇祈待命之至

謝恩辭朝疏

奏為感謝天恩辭朝赴任事嘉靖三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准吏部咨荷蒙聖恩陞臣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即赴鴻臚寺報名延謝訖臣竊念南臺並稱風紀之司留都重為根本之地肅清攸禁宜簡升於老成明習是推必先符於素望顧臣猥以謏才幸際昌期志勉企於方向才寔疏於適用仰荷聖明之採錄曲垂恩渥之裁

培雖中外落吏而涓埃莫補迨卿曹貳陟而尸素彌慙方圖引咎之未遑詎意超階之謬及內循忝冒祇益兢惶茲者瞻拜天顏叩辭黼衣第傾葵藿向陽之懷真同犬馬戀主之情官守正趨廉損誓竭即江湖之日遠恆魏闕之時依伏願永逢天休殊為壽無疆之慶茂延景運軼三代有道之長且無任激切感思之至

進助工銀兩疏

奏為恭進銀兩以助大工事近接部報該工部等衙門欽奉聖諭鼎建大朝門等工在京文武大小官員各進助工銀兩臣仰惟皇上神謨獨運丕構維新海宇臣民普同欣贊況臣備員留院叨冒恩私靡由趨事以赴勞敢忘循資而薄助謹備俸銀二百兩差官奉進伏乞勅下工部查收施行臣無任忭躍屏營之至

薦舉文武邊材疏

題為懇前慮後陳愚見以裨邊務事准南京兵部咨准兵部咨該工科給事中徐浦題為前事內開一欺舉將材以備任使該本部覆題合行在京九卿科道及南京各衙門各疏名具薦上請定奪等因奉聖旨是欽此欽

遵通行到臣除劄行南京浙江等道遵照外臣訪得原任大同巡撫都御史今聽錄用何思原任延綏巡撫都御史今守制王翰見任浙江參政劉素見任兵部員外郎唐順之原任山西參政胡松或業嘗展采於疆禦而紳有經略或素克究心於軍旅而期効壯猷若據其階資起擢以當督撫之任鑒其器識厯試以須謀烈之贊要之必有足徵者也見任荊州建昌營副總兵馬芳原任延綏遊擊今聽勅黃演皆久厯邊陲而寬優統馭之才力當戰陣而茂著忠勇之譽若考其成勞洵加重寄

責以復効亟容自白要之必能思奮者也右若而人臣雖嘗得之見聞誠未悉其底蘊詢謀多屬會同枚舉猶恐謬誤如蒙乞勅下吏兵二部再加酌議請自聖裁隨宜採錄庶得用不致乏材矣

謝轉南京刑部尚書疏

奏為謝恩事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該本部會推具題奉聖旨蔡雲程陞南京刑部尚書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遵依於本月二十五日到任管事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賦質愚才猥庸劣愧無適

時之用濫循積日之資中外雖効乎馳驅涓塵莫有於補塞頃陪刑貳晉長留臺徒竊虛糜莫裨風紀刻滯叨邦禁之掌而榮並列卿之班渙渥恩周措茲惟聖明曲加器使泰運弗以遐邁偶逢缺員遂俾承乏臣敢不祇率羣屬益勵初心仰體皇上好生之仁率由往哲式敬之訓庶期根本重地普霑欽恤鴻休爰竭駑駘敢云報稱瞻天顏不遠於咫尺戴聖治永洽乎雍熙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

進助工銀兩疏

奏為恭獻銀兩以助大工事臣等近接郎報該工部題奉欽依鼎建殿堂興工協吉仰惟皇上繼天立極載新文祖嗣業丕基海宇俾傳聞胥切祈藉臣等間職守莫効趨事之勞祇憶經營振屋快觀之念爰率貳屬合捐俸金計六百六十兩庸以少資工役之需伏乞勅下工部查收施行臣等無任忭躍慙惕之至

比例請給誥命疏

奏為懇乞天恩比例請給誥命事臣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厯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再轉刑部尚書通

理歷正二品俸三年考滿已該南京吏部移咨吏部引
奏奉聖旨着復職欽此欽遵外例該請給誥命除臣本
身并祖父母妻室該部循例題請恩得臣父潮原任河
南右布政使致仕以臣初任南京兵部主事遇蒙大報
章恩將臣父潮暨母陳氏繼母洪氏俱給授從二品誥
命臣業承榮被之渥莫喻忻戴之深但臣今幸叨列京
銜正二品更切親望寵光滋懷顯揚私願雖正從之階
原不相遠而中外之秩寔有攸分查得先年南京禮部
尚書謝綬奏稱伊父謝輔原任浙江右布政使同伊母

已授從二品誥命比例以正二品請給隨該本部查照
覆題蒙賜改授適與臣事體相同故援據冒昧上請伏
乞勅下吏部查照具題俯從例給俾臣世沐鴻休真同
一視而靡外均霑渥命美當三錫以彌隆矢効葵傾勉
圖涓塞臣曷任俯仰仰祈之至

早哭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答天戒事准南京吏部咨
准吏部咨為仰體聖心陳末議以修人事以隆天眷事
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久旱風霾上天示警四品以上

京堂官俱著自陳欽此欽遵等因到臣伏念臣承乏留
曹叨掌邦禁項緣考績幸瞻親於闕廷適覩旱災殊切
屋於宸慮重己靡神而不舉矣當靡人而不周報宜昭
假上穹坐際兩陽時若斯感召之恆理信天人之克符
也乃風霾屢作霖澤未施施從揆厥由曷臻茲變雖兇
逝莫辨於調變而曠瘼類積乎罪愆仰荷聖明鑒容陳
乞恩綸傳播慈戴交深如臣盡力向宸才猷素謏徒正
趨以就列益竊愧於虛糜誠罷黜所宜最先庶災沴可
圖潛弭爰答天戒庸警羣工將政理之交修而嘉祥之

咸集矣臣不勝兢惕待命之至

辭免改任疏

奏為懇乞天恩辭免改任事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
部會推具題奉聖旨蔡雲程改刑部尚書欽此欽遵備
咨到臣當即望闕叩謝隨恭趨赴職間伏念臣本以樗
櫟之庸材幸際聖明之錄用洵循資而敘進率忝冒以
逋涯典禁南曹庶靡卿列比陳乞而蒙未即賜允忽承
乏而叨重荷恩俞祇切戰兢益深慙戴敢不亟圖趨事
庶無愆日曠官但臣景涉宸選識非庸敏雖切初心未

敢自懈而要任端莫克堪矧該藩理之司側通輦轂之下三典爰建四方仗宣委界必屬於惟良佐諸始微其克稱如臣謬據寔虞匪安仰覲聖慈俯垂矜察輒為收成渙而別簡俾臣仍舊職以勉支斯位事惟能而撥分胥慙矣臣無任懇祈必命之至

謝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臣以南京刑部尚書准吏部咨該本部會推題奉欽命改刑部尚書又該臣具疏辭免奉聖旨卿才識老成邦刑重任特茲改用所辭不允吏部知

道欽此欽遵隨赴鴻臚寺報名廷謝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掌尋三典緣綱教本於明刑班正六卿必程才斯以効業稽古寔爽鳩時畀致理惟皋陶克堪顧臣孤拙性成曠廢日積迄已任踰於器表復叨召簡於留曹還省鴛鴦負爰懇讓而未獲第戰兢而莫甯茲惟聖明普照而弗以退適渙渥寵頒而曲加獎飾邦禁特俾以謬領庶獄俯期於協和臣敢不祇率屬僚宣揚朕命務盡一心以靡怠堅持三尺而弗撓仰體浩蕩好生之仁勉竭涓塵服勞之義敢云冀酬殊遇

祇切幸戴鴻恩伏願克勳舜華協休聲於罔極天長地久並聖壽以無疆臣無任感激涕屏營之至

進助工銀兩疏

奏為恭進銀兩以助宮建事茲者恭遇皇上茂膺天眷祇建宸居臣等仰荷聖恩久叨祿食靡從裨塞寔切兢慙謹隨資捐俸銀二百兩進獻用伸葵藿之誠少効涓埃之助伏乞勅下工部查收臣等無任慶幸之至

進稿工銀兩疏

題為稿工匠以効微誠事臣等恭覩萬壽儀宮告成在即景祐彌篤羣心樂趨臣等下情曷勝忻躍之至爰各備銀一百兩付尚書臣禮等分稿工匠庸効菲誠謹具題知

日錄上卷乞天恩疏

請給祭葬疏

奏為懇乞天恩循例請給祭葬以光泉壤事臣本以樗櫟匪才叨蒙聖明錄用爰自一介晉列六曹方圓勉策羸軀庶以少効弩力忽聞繼母洪氏在家病亡臣遵候給領勘合回籍守制聞竊覩大明會典開載事例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又

查據禮部於嘉靖二十三年內會同該科議得朝廷推

恩臣下既因其子而賜之以祭則亦不嫌因其子而使

受壇祭之榮況生之為封歿之為贈品給既同禮無隆

殺附而祭之於祭文內一及氏名而臣下得之者其夫

婦父子之閒情安願憾或恩則無窮矣合無今後一二

三四品父母曾授本等封者各許壇祭等因奉聖旨依

擬欽此竊念臣今改繼母洪氏已蒙諸封太夫人例許

請賜祭葬及臣故父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

仕潮蒙諸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臣故母陳氏蒙

諸贈夫人例許請賜壇祭如蒙欽諭該部一體遵照俯

從先給斯致存沾載之涯同天地高厚之恩矣獨願竭

涓塵寔惟光增衆壤臣不勝焚惕懇祈之至

鶴田草堂集卷之七目錄

書簡

奉浚川王公

春日招程松谿吳孫塘諸鄰居小酌

答友人

與周陽山郡守年兄

奉應南洲先生

與趙方厓侍御

復楊升菴

奉萬治翁

與王虛齋大參

與芮都閫

答張禹山

與王敬所

與方三河少參

與鄒東廓

答馮參戎

與沈少吳大參

答項畝東年兄

答葉海峯

與程松谿年兄

答久黃公

答石玉溪年兄

與宋郡守

與蕭同野侍御

答王敬所

答羅念菴年兄

奉司空歐陽約菴公

寄王東石憲副

答江少峰僉憲

寄俞總戎

答楊裁菴總制

丙辰會請同浙進士

寄譚二華郡守

寄同年鍾班田憲長

答王方湖大參

寄譚郡守

與吳默泉大宰

鶴田草堂集卷之七

書簡

奉浚川王公

不佞猥以職事獲侍大賢君子之側觀德奉教幾及三年頗雖願學未能而佩服實不敢忘也頃晉謁都下復辱獎借弗替其為別來感激益何可言伏承道履元吉簡眷日隆將世道攸賴異當下懷竊用忻忭便風敬附起居干冒崇嚴第深皇悚

春日招程松谿吳孫塘諸鄰居小酌

易喻斷金詩歌伐木何幸芬芳之萃不踰步武之間為衆為寮自傾蓋而如故同方同術爰盍簪而弗疑謬以顛倒願言附麗聆玉塵之餘論分宵燭之末光會數而禮勤形忘而心契敬諏月吉薄旅豆觴豈洽比之足云將久要之是結同雲釀雪微泛棹而興堪乘冷蕊含春試巡簷而笑可索慨七賢之任放護擬竹林期百歲之壽康咸如洛社一時勝集它日美談切覲風臨庶無遐

答友人

謝并請教歲晚江空無任馳邈

日者雖幸奉晤而草草別去不及少申欵叙情如之何辱手教兼惠貺益春記無已愧何能為報也吾兄清拔之操雅練之才將來大受定未可量區區一邑之人宜其久而益載也自古稱賢聖得民之難吾兄可以自信矣弟常竊想吾人才性遲敏不同其有事至即解合下便中節者最不可及其次則莫若思行無越思亦足鮮過因執此以自勸焉未識高明為何如使還草率附謝并以請教歲晚江空無任馳邈

與周陽山郡守年兄

懶慢相成嗣音阻聞耿耿有懷計承亮察忽枉函貺展誦登嘉豈勝愧荷恭惟吾丈以坦夷朗練之度數為循良豈弟之化不激不隨可愛可畏台人傳頌靡容置口蓋謂耳目之所聞見當前無古人矣奚啻吾榜人物賴以增光哉非佞非佞吾台士風向以氣節相而民俗大率近樸故論者每有取焉自弟出仕十餘年來所聞漸亦有異宜吾丈創見為駭也昔之語治者以教化康恥風俗三者相因要之不越此理今幸吾丈師帥於上潛孚煦奪日改月化庶幾其有廖乎弟棲遯潦倒分則宜

然惟待冬底以書滿歸省并得侍教左右差足自慰信
還率爾裁謝不盡欲言

奉應南洲先生

瞻跂下懷靡日不馳比來共承道候萬福殊極忻悅見
所與東廓先生簡辱遠憶感甚不佞叨侍東廓同曹朝
夕承益為多蓋此學在我本自燎然易直某雖稍知向
往不敢自昧顧不能如東廓發明痛快令人踴躍耳大
抵今之通弊難於言行相顧雖以大賢君子不能釋然
於衆人者往往以此況在薄劣敢忘黽勉所賴大君子

時賜誨飭不以不足與語而終棄之幸也偶便附承起
居樞侍未涯伏楮增戀

與趙方厓侍御

秋間貴陽承差還嘗具啟復并往文章正宗二部想已
逮典籤矣近多行役外郡候問疎間又不覺數月馳邈
如何素聞臨安有三洞甚奇昨再至始遊其一惟中洞
咸云尤奇而秋水方盛無路可入其最後者在山半號
為乾洞固亦千狀萬態之觀也至激江會席掌科星厓
道及貴陽阿魯之勝今得執事佳記讀之益徵奇絕不

不覺遊興為之飛越也夫山川佳麗之在中土者固不
可勝記至於幻巧如數洞則未有聞顧僻在荒域得非
造化之秘乎承顧使聊此佈復不盡欲言

復楊升菴

瞻邇未緣答親不任翬翬之思萬校官來辱手翰竝揮
灑二卷領教不貲珍佩莫喻惟當面悉謝歎耳承示詩
話絕佳須數日卒業奉復草率先此所親亮原外薄饒
代將授餐之敬

奉萬治翁

某拜領誨飭以來於十三日抵銅仁署諸道事目擊地
方情事前此因循觀望誠有之自聞節鉞移鎮沅水振
揚天威申嚴軍法二首為之股栗庫克為之膽破諸帥
為之力協氣勢莫當數倍於前加以三峯總戎仰體威
畫圖惟善謀功叙可期顧謂薄未諸軍旅無能為役第
奉成算周旋此心不敢不盡耳宋都司李知府昨亦促
其入營當有裨益點首惡狀固不容誅方且欲其効力
姑宜激之亦事勢不得不然為今之計惟願台駕靈耐
少駐以表膚公萬勿輕移以駭輿囑則區區芹曝之衷

也頗人馳復切祈要察

與王虛齋大參

比接手教兒領面談慰甚倍此過平溪甚速且不駐鎮
遠僕切欲出候不惟馳驅不前且此間事勢舉步即有
廢閣往返動用旬日所誤多矣不得已差官往告此意
想承原察平茶營近功獲浙有聞百陽方圖與湖兵夾
攻李守親往督之矣但張總戎未以為然謂難保無後
患如何如何靜念為地方保障切近
異時所為但失之專殊不為過今大略會計二營月支

折色即費壹千伍百金平時執肯以此為百堵之謀乎
以天下事多類此漫為高明反之

與內都聞

比再承惠問且示軍門案稿綢繆過厚之情唇齒相維
之誼備領之矣感甚感甚酉陽二營因旬日以來向圖
會兵不遑授捕雖絡繹遣人催督亦竝無陸續獲功來
報數欲遣人詣軍門亦緣未得分曉日待之也竊觀事
勢我兵雖比昔競勸而怯懦懷生乃其故態彼賊雖已
瀕窮蹙而羣聚致死難與爭鋒深山密箐乃其窟室草

根竹萌乃其藂殲閃倏出沒萬無撲滅之理繼今求之

不止乃大有可慮每聞咎往事者輒謂彼食盡易圖特
收兵稍速耳若以今觀之虎狼氣貌亦豈待五穀而後
生活耶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有得志於南蠻者非確
有見於事勢之難不為此言也連日與三峯總戎熟籌
之惟待目下且遲消息何如即當遣告軍門取進止矣
不然威既衰而思復難施斯吾所謂可慮也不識執事
以為然否

答張禹山

謝安石大參

謝安石大參

執事海內詞伯也操觚之士咸切神交況嘗親接風範
密聆緒論屬在意氣相與者其為願言之懷何可 耶
承手教兼感製嘉惠之達益荷記念且以先施未能也
增愧何如人還適冗率爾布謝渺渺瞻言悵惘

與王敬所

至嶺南承手教兼拜嘉貺眷念綢繆殆有神會於筆劄
之外者感何可言然以迂愚謏陋漫無他長乃高明若
諒其衷而有取焉此惟誤知之愛愧何可當耶吾文清
才邁識卓然達到之具聲諸精金美玉厥有定價尋常

叙連知不足期也珍勛珍勛向承示武安君對昌詞宏
識知所嘖者深矣雖然武安為善後計則疎為秦剪敵
之心獨無可原者乎聊附謝教諸不盡不盡

與方三河少參

本達忽將半月計此時已渡南海百凡兵務一經神用
當無遺策軍門所尤急者謂糧餉宜早圖司中方在搜
查往牒議請施行至於大如舉如必不可已惟待高明
審量事勢決計進止非僕所能遠度也發去打手官兵
及軍門所發將三千通併見在屋陵者不下五千若得

少挫其鋒從而招納以安地方此不費之利也武都聞
已至屋否梁都聞近報轉廣右然必了事而後可行耳
姜備溪公昨已履任云汝濱公旬日間當至喜公且釋
重負矣彼中米價近如何希從宜措處以濟厓氓焚溺
之急此尤區區切願也願人走候諸惟鑒亮及無新惠
音

與鄭東郭

往歲過度獲奉光範榮承道海十年契闊積仰之私獲
仲書依之存中仲於一旦邂逅之偶喜幸宜何如也別後兩辱詩引

翼懷懷益深佩服公純德粹養道誼正宗士類莫不延
仰大用以承休澤乃復徐徐未果君子難正進固若是
邪某苗長能薄竊祿無補第餘惴惴此衷恐負名教尤
親時惠振飭俾無墮落幸甚役人道螺川敬遣候起居
少謝不敏振傳未期百惟涵亮

答馮參戎

承到問多荷欽城橫被夷患乃意外異常之變也非執
事疾往防遏將執賴乎軍門議處兵船糧餉火藥諸件
目今已一一督發矣少吳澄江二公偕執事虛江二大
將一時咸集揆文奮武算無遺策又何必虜之足慮乎
价還草草附復不盡願言

與沈少吳大參

昨承手教荷甚茲遣糧道吏卷議詣行臺率附候東
莞新會兵舡火藥軍器諸件俱已發行其間勞費不貲
但未審濟用否聞交賊近漸退却執事先聲所屈固足
破其心膽邪若是愚意且國防禦夷船從入港口及諸
一二要害關塞杜其覲覲復來之念斯亦可矣必如虛
江翦滅之說恐汪洋波蕩中未必能如吾意而虛內事

外將有畔岸乎惟高明裁之請不畫

答項甌東年兄

承示所答三洲論格物書弟方倥傯簿牒間捧讀茫然者久之徐而靜思若有悟焉謂聖門之學本直截而易簡也蓋大學之道要在於明明德一言所謂明德者吾所得於天之理虛靈不昧原無一毫障礙惟物欲蔽之則有時而昏耳譬若明鏡然其體本無不鑒惟塵垢蒙之則亦有時而翳耳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欲人皆有以全其天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遠近內外之漸固若是爾又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脩為造詣之序固若是爾夫謂脩身正心誠意即無不脩不正不誠者也致知云者謂致吾心本然明覺之知而可見之行即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也格物云者格兼正治之義也物也者即物交物之物也蓋欲致其知者必務正治其物欲之蔽也故不曰必先格物而曰在格物其意切矣夫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誠使物欲之蔽無不格

治而屏去之則吾心之良知斯無不致由是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斷斷乎無是理也國家天下舉而措之斯無難者愚竊謂格物猶克己也致誠正脩復禮也齊治平天下舉歸仁也大學之教其即夫子為仁之方乎由晦翁之說事物物既皆得其理又何知之可致乎吾兄所謂天下之物觸於吾前者有正不正必欲正不正以歸于正斯不為物所遷蔽近似矣然尚未見直截也幸終教之何如

答葉海峯

達聞甚仰昨魏尹過我知盛製梓完渴欲得之忽辱惠教巨編粲然體裁具備卓爾精練名家風流乎古雅之遺響也珍服何如且中多政學雄論尤微深造昔人謂求一言之幾於道固造物所靳也兄所得不既多乎夫言立為不朽斯豈外物所能加損乎哉珍服又何如倉率受讀尚圖含咀卒業第愧疚中荒落無能贊一辭耳聊此附諸謝諸留賸展

與程松谿年兄

弟未第時先人命擇一地附近廊外觀者皆以為善輒

造壽藏其間丁未弟自北還適古冲公以方伯過台論
及茲事遂為慨然登山周覽指示謂不宜用蓋誠超卓
之見前未聞也別後屢寄聲致前說因及一堪輿豐城
徐姓者往詢其人已亡過江右諸郡詢士大夫亦難其
適乃至如毒奔歸幸親上官山人於在菴兄處且諭亦
兄所與遂遷至寒舍謀改卜得今地然就業者踰年開
塋之際見土色深廣俱如意及窆窆畢輕便若曉樂
安於此真容在懸亦若有動色弟不忍仰視蓋此心稍
自慰而非敢為徵後福也從知三才之理斷不可誣而

具目實未易違耳知兄尚未釋念于此敢私布之大率
求之有心而遇之無意在託之弗疑而執之無固也
貴里由東陽抵天台不甚遠千巖萬壑間聞多奇窟兄
或有意于此乎仗通家至誼不覺觀樓亮之亮之

答久菴黃公

昨承尊翰兼辱見教明道學測諸編雖倉卒未遑卒業
而坦然周行之示願略於七序中者拜賜詎可量哉使
者適歸故附謝萬一嗣容諸益伏炤原

答石玉溪年兄

相望百餘里間未能即遂過從之願夢想言念何日有
違忽拜惠問殊感記存弟每咏伐木之詩至所謂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為之三復不置益信古人之重友道雖
鬼神有不能違而況于人乎交遊滿目知己則希乃弟
所獲于兄者豈淺淺乎非誑非誑讀波石集不覺於邑
久之求今之世駕行君子如此者何何可多得其竟乃
爾天道果不祐善人耶歲晏俗冗草率布復并謝所願
強食加愛諒非寒暄常語也不盡

與宋郡守

閱服風望久矣茲海邦何幸借重臨照比想榮履有日
瞻邇為勞念惟敝鄉僻處山海之奧民淳俗樸素稱樂
土比年海防廢弛蒙蔽成習遂致閭閻寇倭夷糾合為患
黃巖巨邑及諸緣江濱海之處受禍慘不可言為今之
計集兵船守海口弗得輕製掣嚴城守防森細弗容接
濟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斯萬全也執事訐
謨大略素所蓄積試出緒餘當無遺策乃區區私憂過
計不覺言之為贅耳偶便報附起居伏楮第有飛越

與蕭同野侍御

昨承勝饒多荷別來忽餘半月因憶在會城雖不獲時奉咨親而相依孔道乃今索處一方不覺踆望為勞耳真切真切近接南兵走檄內云江北賊警殊熾將劫中都以窺金陵恐順流旁逼為患此殆可虞高明何以見教實惟願聞正擬遣候傳者謂左右適值孔懷之變又益駭悵願介代致區區所覲寬喻珍重

答王敦所

通行役星渚忽接華劄展讀欣然曠若復面蓋同心之言識時之論切所欲聞而不可得者佩服何如江右茲

辛年穀稍登境內無擾屯勉為園休息庶若可以存拙者但四方多事觸處可虞又安能晏然自居乎海寇之為東南患將來猶一西北也自是恐迄無寧歲矣溱汴解騷江淮震動承來論切中幾宜謹薄馳驅正惟唇齒之計顧才識有限抑因循已久茫然無下手處如何如何榮耀必在旦夕願仁良晤度獲傾側率爾遣報不任切悃

答羅念菴年兄

憶自雲陽舟次獲奉晤教別來忽忽十又五年矣惟是

懷仰勤積之私可勝言耶弟往歲至嶺南去臘抵螺川尤切願見皆迫於公期莫遂音訪室通人遠引領如何春間忽辱函誨披讀欣若瞻對切擬裁報兄奪未果數甚罪甚敬惟吾兄充養益粹陳義過高海內莫不延仰蓋潛願之間世道攸卜異當同抱夙誼彌切情仁而已願言觀法易簡俾咸快親德業之盛何如弟謫薄向表承乏大方之役深懼塵忝獨餘炯炯嚮往之衷可為知已道耳尚祈時惠德音以副懸渴

奉司空歐陽約菴公

瞻跂台階時有勤積蓋惟教植威德佩服至深區區取念自不能已比日恭諭履候平康寵褒隆渥而經略謀謀切裨國計以急時艱中外莫不仰仗美雪下懷私切欣服承檄示接濟堤役謹如數處盡願官馳進傳聞北途多警次且未敢早發惟是汲汲仰副之私豈違自後謹附候起居百祈垂炤

寄王東石憲副

不佞聞服道望為日久矣癸卯歲要獲陪杖履屢於擬峴之臺飲和茹德屬厥迨今異當邂逅適願而已昨來

再忝承乏益深引領碌碌簿書幾欲裁候未果亦謂
行役就教有日庶展瞻渥耳途中兩拜函劄辱塵眷記
何厚至承獎飾過情則非敢當每惟名公宿學遠古瞻
儒無寧一鄉一時之望不佞^棲齒長能薄無能為役第餘
嚮往一念不敢自諉耳便郵附候起居少謝不敏竝祈
道照

答江少峰僉憲

承示喜雨大作欣咏殊不可當比者不雨頗用為憂既
得為喜此同情也人自四方來者皆云苦旱知貴鄉自
是福地雖造物必陰陽之顧敢貪天功為己力乎辱論
辱論皇恐適交承德倥偬聞率略佈謝還望漸違異任
耿耿

寄俞總戎

往者南浦獲遂晤言殊慰契闊別後復二載時勤耿耿
載惟執事清操偉略可以匡休古名將闔廣勞勩人共
稱服今茲海氛方熾莫知究竟舍執事將孰賴哉僕會
當路諸公極口推重不已彼亦從而相信無異詞大率
集兵船弗俾輕掣防要害以杜從入斯亦足矣何如何

如便間附道積懷百惟照亮

答楊裁菴總制

歲首奉違忽爾杪秋佩服高誼猶旦夕也敬惟鴻猷宿
望興仰翕然簡命駿庸羣情允惟自茲東南疆域快觀
廓清有日矣乃海隅桑梓美言獨受悵之茫哉承剡
誨臺疊具徵經濟大略忻服又奚可言竊意沿海舊防
本最詳密自今求之遺跡具在所患有司少能加之實
忘以致廢引弛日甚幸公指授於上俾諸當事者協督
為之虛文積弊一切掃除蓋擇將領練鄉兵申紀律之

餘無所備不備次莫若守或者有取於此某過劣無知
恃素愛漫及請裁擇何如使者造告還倥偬率爾附候
並謝未遑脩慶恪容嗣圖

丙辰會諸同浙進士

甲榜彙登咸羨一時之盛羣賢駢集尤勝兩浙之光會
際京華情親桑梓爰旅文筵而合慶庶俾雅誼以繹申
切希惠臨式副顙伫

寄薛諱二華郡守

比者游承剡謁兒輩省侍間備述盼懷之厚佩荷何可

勝言仙居雁變異常聞郡奉為不虞隨復剽遁四境就
宜非藉左右力為保障曲協機宜貽惠將有紀極乎昨
警報初至通奉公會聞僕極言舍猝應變之難無但委
咎當事輒易摧挫庶俾感奮以圖善後蓋莫不相信為
既而捷疏踵至兼聞浙西蕩平乃相顧稱快無已至如
執事通才偉略清操實政昌言贊善又奚啻口出耶承
來論益占勞謙之吉所願倍加保練以副瞻跂

答同年鍾班田憲長

間聞忽三易歲寤想宿諒何日有違敬惟吾兄清操惠

未附脫然

政卓越非常乃區區好德之私真切由衷徒欲借重薦
以塞輿望敢自附于古知己之末邪踵親晉擢游膺從
微公論足恃忻快宜何如辱惠問從領記念搗謀之盛
德愧何以克堪偶在齊居率爾附謝引領各天第餘懷

答王方湖大參

往秋過家承連問多荷茲復拜翰教從諭雅念不遺忻
佩益何可量自歲間聞巨首就款羣論莫不稱快蓋德
威綏振自足使之威格効命海隅從茲廓清可期矣春
初聞邸報竊恐餘黨未免搖奪更屢防制可虞然所仗

者諸公等之必熟為無遺策姑使遊吾術中而不知耳
日惟懸遲大捷以副朝野至願吳堂區桑梓獨荷休
光以自慶邪不盡不盡

寄譚郡守

春間嘗偕候左右計已屢覽比來鄉人至及吳中路輝
飛報海寇突蔓敵邦諸邑勢甚充熾顧慮桑梓寢食不
遑然所幸備禦有素祛獲萬全惟高明是望賴以無恐
耳抑靜閱南北多事之際地方過警率從根柢彌飾不
以實聞沿襲遂成故事貽誤非淺所希嚴諭凡從入首

禍之處即須詳報無隱庶轉達預防為便也如何如何
茲特走价歸探率附起居不盡積懷統惟亮之

與吳然泉太宰

春初承手教兼惠貺惟是宿愛深渥佩服何量比來恭
諭天眷向隆士論胥載美當樂聞體履休暢足慰勉
勤之望邪不佞奉別忽爾閱歲忝冒愧無寸補所恃道
誼誤知有素時勤誨飭未逮遐邇耳適因敝鄉為海患
所苦苦勦興歸念蓋郡城數被圍困僅幸未破四郊及
諸鄉焚掠慘不可言具具將來之勢聯蔓靡極殊可

可虞所藉者惟譚守留心保障庶幾無恐又慮其資叙已深不能再遂借寇敢仗左右曲為地方圖之是公之惠也僕之願也非所敢必也偶便率附起居竝陳肝膈統祈裁亮幸甚

鶴田草堂集卷之八目錄

雜著

藍州嘉澤說

原教 己丑閏戌

讀胡氏札聘傳偶書

書木隱詩冊後

書周學山麗花紀夢卷後

書天機感應卷後

讀蓋菴徵德集

跋隨樂亭卷

識衛帥吳甥語別

識王文忠公畫像

書刻小學句讀後

跋琢菴毛司諫奏議

書義節同芳集後

跋葉母還金傳

識刻滕王閣序

刻識刻脩辭左選

固山晚隱傳

世守堂銘 并序

張司業行樂圖贊

李太淑人像贊

上官空山地師小像贊

陳兩巖圖贊

書舊題墨竹上方

鶴田草堂集卷之八

雜著

藍州嘉澤說

古者藍州之職稱為半刺蓋宣化萬里與刺史同且職非員屬若特往監郡然者過公事會議運書然後行刺史不能直遂為之古有欲為題是官而不可必得者蓋其資非甚峻一命或可致其職于郡事無不當問行志究澤是亦幾矣崑山約齋葉侯之蒞吾台也定惟是官履郡甫半載當道廉知其賢微攝臨海縣事於民尤近於事尤無不當問乃六月以來凡四十餘日不雨民皇皇罔攸訴侯毅然作曰是豈異人任哉即日投簿書之不急者疎刑獄之可疑者致齋索神靡憚炎赫務以殫厥誠越三日大雨不崇朝環郡數百里咸霑足歲由是登民之耆老者私相慶曰茲雨亦神若有所待而然者匪侯克殫乃心務盡厥職幾無以活我予聞而題之為之說曰夫今之仕者亦盡其職之難耳 聖天子為斯民宅牧設官而分布之所以察其贏絀同其憂樂為之惓惓者也豈徒使之濫朱紫縻鍾釜肆於民上以便其

身圖哉古有因旱而積薪自焚以為民者指亦有指庭
 葉未枯咎告旱者其人之賢不肖莫當天淵殊哉至今
 竝列簡冊使人慕其善者如親被其澤懷其惡者如身
 受其害此無他其心乎民以否而已矣其盡乎職以否
 而已矣侯康公勤敏獲上得民業自倖大名時今茲之
 雨真若有所待者其為積誠所感固理然也推此而往
 益勸其民益懸其官譽望不日起旌擢不薦加又豈有
 是理乎侯大父文莊公文章行業卓為 昭代名臣風
 采在海內不啻千古其人而况得之家承者乎予益信
 侯之賢厥有本矣予嘗謁侯公署瞻其堂顏則惕然念
 祖也予又知文莊之澤之未艾也

原教已丑聞試

或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然則何賴於教乎曰教生於形
 而后也不曰仁知之偏日用而不知者乎不曰物至知
 知而人化物者乎謂無待於教不可也然則孰尸之曰
 教以人倫克實以之綏猷惟后湯實以之惟教學半傳
 說所以說高宗也無教無學孟軻氏所以為當時慨也

非君尸之而誰也教之如何是故必有出焉不窮之本
 神焉莫測之機昭焉不昧之具躬行心得本斯植矣鼓
 舞作興機斯運矣禮樂典章具斯昭矣本植則識運機
 運則化速具昭則從易是故堯舜之民比戶可封三代
 之人直道而行胥是出焉爾矣降及後世俗日以偷化
 理日不古若夫豈易民而治哉亦教之有未至焉爾故
 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又曰教者民之寒暑也事者民
 之風雨也夫風雨之不節寒暑之不時而求百穀順成
 民無艱食未之有也然孟則孟軻氏所謂豪傑之士雖

微文王亦與非歟昔者憂深思遠莫若子思子之作中
 庸曰修道之謂教語乎其上也曰自明誠謂之教語乎
 其下也於乎盡之矣作原教

讀胡氏札聘傳偶書

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謂札辭國生亂故聖人書
 之其詞略備責之也以予求札之心有甚不違安者蓋
 吳自壽夢始僭稱王諸樊餘祭夷末相繼弗革夫壽夢
 札父也諸樊而下皆札兄也使札立乎其位而仍舊僭
 斯則無王之罪大矣從而革之其謂父兄何是故惟有

不立可免耳然則札之心其泰伯之心乎予因表而出之以埃論札者

書木隱詩冊後

邑處士楊君別號木隱或曰東郊之外佳木蒼鬱處士廬其間蓋即所居而名之者也或曰逃匠石遠青黃甘於擁腫卷曲不中世用蓋因其志之所向而名之者也或曰處士性野樸不事矯飾蒿中杖屨龐然有滔古風蓋名之以其質之所近而自考焉者也相與發為聲詩張大其義間嘗質予焉為記事予通將行役且諸君之

說詳矣又何言哉漫識數語以復之

書周學山麗花紀夢卷後

鶴田子過雨川子而問曰吾聞學山子紀麗花也有諸曰疇昔之夢然爾曰何居曰學山子以麗花劇邑之徵懼折節焉遂終義以自警既而果領新淦云鶴田子曰嘻是德微也夫物之麗者惟花人之麗者惟君子君子明德為麗者也夫學山子粹乎以溫粹然而理植本慎節駸駸乎德是務光欲以麗夫人也久矣其諸造物者以是界之也使之比物醜類而不已其進也瑣瑣河陽

之迹得無汨汨奚倫乎昔者濂溪夫子於物無愛顧獨愛蓮謂為花之君子者也吾又惡知學山子所為記者非濂溪所愛乎其為德微曷疑雨川子以告學山子學山子曰有是哉非予所及也繼自今敢不益自封植以無負茲夢

書天機感應卷後

予從石竹劉子官武庫踰年矣間示予茲卷予受而讀之既曰夫陳子語誠之孚也歐陽子語知之一也石岡鍾石二公語無所為而然也涇野先生之言則懋之矣

劉子曰夫殊死之曰民罔弗憝吾即圖其凍餒非能生之也況始麗諸辟生之無幾而竟准以殺殘賊之行執不可忍矣吾大怨之捐而小惠之德也吾每疑焉子曰非也子嘗求其生而不得矣凡可以殺死者無勿弗用也彼嘗自分不免矣得少湏臾無死者莫弗懷也由子之道則固可以生之不為其終以死也彼亦曰由劉子之道則固可以生我不為其終不死也古之銜恩稱感者率曰死且不朽豈其人之誠不朽也大辟雖至不仁有不德之人圖其生者乎先民有言曰求其生而不得

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夫既謂之無憾則其德之也固宜

讀董卷微德集

太學鄭張汝問氏一日奉其先董卷微德集來謁言鶴田子曰是可以微德矣夫君子就傷以淑身窮瘁以俟命者也雖或弗獲其報於生存猶將庇其於沒世是故鄧氏之舟弗載非人也後山之火弗焚非僧也是可以微德矣雖然汝同流離莞子以克服其業艱難匍匐以全歸其喪掄揚稱述以永圖其善惟是哀誠孝思足以

脫親於水火也又焉可擬哉汝同慨然色變泣然涕下避席而起曰是惟天不泯先德以矜其孤拒歿為己力乎願先生無重不肖之咎也鶴田子曰嗟乎天人一理也父子一氣也交孚互感不異矣故君子讀茲集皆曰足以微德乎亦曰足以微孝

跋隨樂亭卷

天下之境二順達而已矣人之情二憂樂而已矣故夫處豐亨殷裕則充然而樂遇艱飢拂鬱則而戚然而憂憂之極至於執我而喪志樂之極至於逐物而失身以

共測

觀於今世比比然爾曷有反其所好以憂為樂而脫然無慮者乎山小山李子飭行抱藝絕意聲利家徒壁立曾不足以資其身而放浪湖海徜徉自得至以隨樂名其所居苟非中有所見趣有所極亦豈易能哉或曰小山宜憂而樂誠亦難矣然忘情遁性往而不返揆諸名教殆有不相蒙者乎鶴田子曰若小山者其諸莊子所謂遊於方之外者憤世悼俗矯而過之者也不猶愈於蕭然疲役蚤夜焦思而竟不知其所歸乎是故君子遵道以尋樂潔士絕物以為高

識術帥吳甥語別

吳甥化中以公委至杭自杭訪於江左留之旬日且將別去語曰何以為訓予曰人之有心其有鑑乎心之能辨是非其猶鑑之善別妍媸乎今夫人於他人一言一動是耶非耶雖隱微燭之髮毫髮不爽至於其身反若瞽焉是何故也豈非責人過詳而待己過略乎所以待己之略者私障之也非心之本體也譬之鑑能照物有時而不能自照塵蔽之也而非鑑之本體也鑑為塵蔽亦利磨之而已矣心為私意所蔽不知所以察之可乎

誠亦刮磨而日新之以復其虛靈之本體則是非畢照
克治雖嚴德以之進官以之理家以之世無難矣念茲
在茲不容緩矣予之告女不自知其為迂矣遂識諸簡
而昇之

以文忠公集卷之五 識王文忠公畫像

忠文公以文章節義聞於朝初程自有知識輒趨向恭
頃來視學滇中謁公祠祠下退就道士之居見畫像一
幅雜諸神佛懸於壁隅風雨塵垢所侵破裂昏翳題識
幾不可辨返視之乃知為公像也遂攜歸俾工人裝潢

成軸書正學方先生所為贊于上仍付道士虔奉焉於
乎茲像也殆公子紳出以示諸方先生奉以藏諸滇死
所者乎抑公婺人也方先生台人也生同時而授命有
先後至今先天下論風節之邦必曰台要要皆二君子
之遺也故瞻忠文之像讀正學之贊無異乎凜凜生氣
俱存也程生也晚於正學為同郡於忠文為接壤仰止
景行之心又當何如也哉

書刻小學句讀後

文公小學一書流布宇內家傳人誦久矣許魯齋氏謂

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豈非誣人之言也論者
或疑書謬其意旨為未定之編思有以易之而卒莫見
其遂行焉是足以辨矣滇僻處南徼其他載籍略具獨
此書闕而弗講余竊患之乃以所攜克菴陳先生句讀
二冊稍加校正授大理郡邑刻之學宮以得其傳庶俾
文公並克菴之教通行遐域豈惟蒙維是賴固將庠校
之士所宜俛首受讀以植嚮往之基者也詩曰肆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余雖謫薄是心也不有同然者乎刻成
敬識於末簡

跋珠菴毛司諫奏議

鶴田子曰余讀珠菴先生奏議不覺為之泫然而歎毅
然而感如升田菴子之云矣先生種學積文尤以風節
自許官南北皆為給舍或遠或近之生之死耦俱無忝
於官今考其言率邦國之遠猷安危之要計是非之定
論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方正德末時時事蓋
岌岌矣先生所陳多曲突徙薪之遺焉其既也慷慨辭
死而不免奚啻不得償於上客邪是則尤可悲已先生
於家君為同年進士嗣子鄉進士所重有門牆之雅不

待讀是集而稔其世矣抑氣節風猷若先生者當大書
書特書不一書於國史雖微而集自當不朽於乎先生
獨漢一時偉人乎哉

書義節同芳集後

鶴田子曰余始至滇訪求百餘年世家名聞潁川汝南
其後蓋泯泯焉昭靖武襄之亞稱者咸曰有定遠方氏
云方氏之初以義兵從聖祖起淮甸論功授萬戶者四
人其肇調雲南則六世祖成也至都指揮敬參將仲都
指揮策則專聞方面三世矣諫議矩郡倅化則奮跡甲

科以文事顯矣及讀是集乃知還金 匱有如都指揮
公之義守貞表宅有如曹夫人之節斯又赫赫在人耳
目足以樹風聲而貽懿範者也宜夫宗工鉅儒相與傳
紀其事咏歌其休為之子若孫凡三輯而就是編於乎
余始謂方氏舊學之盛世其家為難今益徵節義之美
衍其慶為無涯矣或曰記有之先祖無善而稱之是誣
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
之所恥也然則為方氏子若孫者其免是乎曰免矣

跋葉母還金傳

郭孟氏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是故疑似之際雖
自一介而上君子嚴之葉母亟還權金辨幾微於倉卒
洵質美暗合者也然而利物之仁義方之教胥此焉具
詎弗謂賢邪昔有道得道泰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人
曰吾富可待彼國龐然丈夫也乃智出囊弄下悲夫

識刻滕王閣序

昔昌黎韓子以弗獲登斯閣讀三王文為恨今所存者
惟子安一序殘碑隅立讀者病焉爰謀書鉅壁間俾登
者咸快覽觀抑亦增勝斯閣云

識刻脩辭左選

昔夫子聞子產之語晉云辭之不可以已也至語為命
自裨諶咸欽稱焉門人記科哲乃宰我子貢獨以言語
歸之蓋信乎言之不可無文也予讀左氏春秋觀列國
相與析難解紛及其君臣陳疑敷納忠率多工於詞說
不惟足以動聽一時乃流布簡冊至今使人讀之雋永
有餘味焉所謂言之無文傳之不遠弗可徵耶予因採
而錄之以自附於纂言鈎元之義時或取資以潤飾
牘庶少違於紀義傷教也其在博雅君子其取是哉

湖湘先生集卷之六

抑嘗三復文言立誠之訓茲又特其緒餘耳因筆之以自考云

固山晚隱傳

台大小固山雄據郡郭廬屋其間者聯絡焉周君世謀之居實當其勝因以固山自號人亦稱為固山人云君少業舉為郡諸生奔走場屋者餘三十年竟弗獲一售嗣子銀才可決科復蚤隕弗壽君喟然歎曰吾志誠成矣乃今信吾命之窮已尚安以希世為哉於是退而菑巾野服適意山水稍暇游咏於士夫舊家故家庭之

竟日不醉無歸簪室二固之間自標曰固山晚隱吟嘯自得迥然若與世忘君子曰隱之道二有二有身隱有心隱馳情魏闕假步山局是身隱也稅駕從欲終焉忘返是心隱也若君之隱謂非以心乎鄉薦紳競為序述歌咏以揄揚之君亦雅好文事遇善鳴者必屬之鳴於是懇于不腆者餘十年始克為之傳

鶴田外史曰昔人有言身既隱矣何以文為固山君之篤於巧言無贅乎君應之曰嘗聞太史公聞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所謂青雲

之士亦謂浮雲富貴道義歸焉耳吾幸生明時獲遂吾志非藉諸君子之言不終泯泯哉蓋自今莫不知固山君隱於文而其實有弗容隱者也

世守堂銘并序

君子論安成者性必曰胡氏蓋忠厚以世其傳者也迨微君一軒積累餘百年而執事是彌篤遂扁所居之堂曰世守敬美昭訓胥是焉具微君歿厥嗣予同年思貞嘗涕泣為予道之俾宏厥義焉予不佞屬有行役乃率爾布冊為之銘曰

我我陸樛鳳林之陽伊誰作者鹿門之良願以世守或式昭義方庶幾陟降不愆不忘彼美皇考捐粟賑鄉忠厚允蹈義聲孔彰畢傳數世何用不臧迨于微君抱道而藏積久後發彌盛而昌桂榮蘭茁鸞鳳翔視于樸斯丹雘愈光維昔名聞餘慶曷重振振一脈綿延相望願言無斁世徵茲堂

司業張桂濱先生行樂圖贊

瞻彼桂濱靈秀攸萃顯允君子鬱為邦瑞彤惟天與貌惟道昇顯顯昂昂印矩周規值我冠博裳婆娑玉堂思

存周孔文藏班揚帝命曰嘉師我均庠朱藍成彩山斗
用光涉之彌崇挹之彌冲流觀峭嶠積志崆峒有翺皓
鶴琴史皆從芳風雅韻洩洩融融推分有獲至樂難名
視於素履謝爾丹青

李太淑人小像贊

太淑人蕭氏故司空勛齊李公之配春曹小勛君母也
歲戊戌就養留都明年己亥壽屆八表瀼以疾終小
勛君奉遺像泣謂予曰何以慰冥漠永孝思也余不文
辱君交厚具聞母賢重違其請乃再拜而為之贊曰倚

與淑人婉孌夙姿君子好逑施衿結褵追事尊章滑冕
惟時竭誠盡敬進慈獨治翊翊司空數厯天遠遭時孔
棘內政執尸克勤克儉既責靡移完名清節厥亦多毗
毗有倖春曹含英負奇雲霄點卜教道弗違忠孝
筮仕維基慈訓明徵家學載熙潘與躬都萊彩兒嬉優
游融洩周覽聖靈翟翟衣玼玼珠被析析渥恩游錫繁祉
時離令妻壽母榮莫不宜欽爾遠養終天之悲德音猶
在邇矣令儀丹青儼若畫則永垂

上官空山地師小像贊

玉髓金精彌爾之腹風蕭龍蟠空爾之目孰與居者曰
惟石木孰與守者曰惟玄默飄飄紫雲曳此春服我欲
從之邈彼空谷

郡倅兩巖陳子行樂園贊

個儻不羣惟德之令蘊藉而文惟學之稱懷珍待售賈
孰與並擬巍躋騰傳孰與競輪校尚賓辟雍載泳厚積
薄發安焉若命桂林蒼梧籍甚其政朱闕瓊臺浩乎其
興試瞻磊砢之丰儀蔚彼丹青之輝映惟是模寫其平
生微予知己其奚證

書舊題墨竹上方

歛南園鄭子嘗附予舟南行喜其個儻好文一見如故
既逾月別去若戀戀不能舍逾數年遣問漫疏詢知已
謝世矣為之悵然久之茲厥嗣祚不遠千里謁予南浦
行臺并攜予往所題贈墨竹出示焉一披覽間傷歲月
乎易得慨緒墨其猶新乃今昔殘存之感殆有莫勝為
情者矣爰識數語上方界牀持歸藏焉否古云懸劍工
隴有恨如何予意豈異是哉

鶴田草堂集卷之九目錄

表誌

松軒馮處士墓碣銘

中順大夫南康知府陳公墓表

古琴劉翁墓誌銘

文林郎新寧知縣山東楊公墓誌銘

封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碧澄湯公墓表

故吳邑令前監察御史山東周君墓誌銘

南園鄭君墓誌銘

封監察御史芝山呂翁墓誌銘

奉議大夫承天府同知頤菴林公墓誌銘

封宜人周氏墓碣銘

行狀

先府君行實

鶴田草堂集卷之九

表誌

松軒馮處士墓碣銘

松軒處士姓馮氏南京戶部員外郎徵之祖戶嘗傳予
為大司馬屬道誼交厚因備聞處士遺行率磊砢不羈
予竊異焉一日戶部儼然造予再拜請曰先民既歿而
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吾祖肇家惟艱用貽燕
翼乃潛德弗圖後嗣何觀願子追述墓左之碣抑俾不
肖成志於先君云予不佞誼弗可辭按戶部所為狀處

士諱景華別號松軒五世祖諱柔者自南雄徙居徙居
南海大富之南村至省元文翁府君析居大江遂為萬
善里人處士天性倜儻多智略不拘小節重諾仗義意
豁如也事考安瀾府君妣呂安人夙以孝聞一弟梅軒
君待之愛不忘戒初里大姓目馮氏為寄居戶輒肆侮
因誓志強立凡田廬見侵奪者多復其舊蓋自此家業
日起矣呂安人且歿舉諸所藏貸券畀處俾母取贏叢
怨乃察其貧不能償者并券燬之嗟乎孝友性成而幹
蠹順志斯固能事也已里有素厚少年營為掾吏以田

不百畝格於例乃謀諸處士即書百畝券納之其人竟負恩反訟田為己有梅軒君橫被捶楚罔以咎厥兄而處士亦周悔其初心也宅旁後岡有隙地堪興家稱善厚直購之以葬祖禰既而或唆地主訟劫前約貪吏因大有求索曰祖父遺體所安也吾寧傾貲與之事亦竟直鄉民黃蕭養為亂處士嘗夜獨行村落仇者伏兵欲圖之既覺即呼曰仇在此仇在此彼疑有備却走不能害出入好乘黃犢寄牧於佃者日且孳息一夕佃誘盜略盡以告但曰乘犢在否餘不問嗟乎齊己以超人

之急匱財以安親之遺警智銷變弘度御欺庶幾古布衣任俠之流而卒執于正義弗謬也厥亦偉哉以正統壬申秋九月考終正寢配鹿村譚氏有賢行後處士卒合葬后岡祖塋之右子男三長寬季祥仲泰女二孫六人會夷陵知州舍教國學博士敬啟徵即戶部嗟乎處士行義素善蓄而不發固造物者將以昌其後也夷陵國學予未及識而咸著嘉聞自予友戶部見其飭躬澤物敦尚古道駸駸弘受卓未可量語曰枝茂者厥本深孰謂非處士之遺哉爰揭其行之大者而系之以銘銘

曰有偉先民抱樸處淪斷義概金復懷仁迹假豪侶志亨家屯艱難締構為力孔勤式光前業啟佑後人厥後維何維鳳及麟頤頤天路厥聲振振百年斯積駸駸無垠我我后岡矗彼海濱松楸鬱鬱封鬣猶新追述表隧明德昌湮無念爾祖視于貞珉

中順大夫南康知府陳公墓表

南康守陳公杭人也卒七十餘年基本拱矣亦既鑽石埋辭列於幽墟矣第未有表其墓者曾孫司封郎中克昌與余同官乃以屬焉余生也晚其何敢尚論乎公雖

然公舉于閩于禮聞皆哀然魁選則既表諸賢書矣公為令九載考績獲賜勅命李嗣為京堂三品例得加恩于公則既表諸論音矣公仕至郡守逮沒郡人俎豆于二賢祠復專祀名宦則既表諸祀典矣其無庸再表於石以告後之人乎公諱敏政字志行別號節菴初厥考為武康校官實生公於庠舍公幼有異質不羣凡兒既領義方之教輒蔚然有立筮仕為潛江令再調閩皆有惠政其大者於潛新學宮作髦士擒巨盜去虎患於閩控市舶之奄彌沙尤之盜活弄亡之氓以數萬計及還

俾太平行均輸法貧富咸便決疑獄數十長吏驚服再
遷南康守脩鹿洞書院建周朱二大儒祠葺劉凝之墓
凡可以興教尚賢無弗為也築石堤以防衝激立社倉
以備振業相上高下俾民盡樹藝之宜至比召伯甘棠
屬邑飢貸民以未漕之粟數萬斛曰孺制之辜吾宜以
之凡可以捍患與惠無弗用也用是南康大治會疾作
再疏乞骸骨越三年始得請歸老西湖之上合諸耆英
為榮恩會人方快觀香山洛社之風而公疾且革矣維
時天順八年三月朔也距其生洪武乙亥享年七十蓋

公生平學行醇樸以儒飾吏一時稱文章政事咸歸之
又所歷皆民牧之官故遲遲有去思而在南康者尤著
於乎若公者其何媿於古之循吏哉所謂奉職循理恤
人體國以今考之其見諸施為如何也星子趙愈和氏
來令仁和於公蓋所傳聞之於世也至則問公之家莫
公之墓若不勝其追思愛戴之情是足徵矣公之先為
監運贈仁和男諱嗣興高祖也為餘杭簿諱益中曾大
父也為平江路學正諱振大父也為古田學諭諱微考
也公之後其子有若丹陽學諭良心都昌分教良玉京

兆尹良器其孫有若贈郎中宰七品散官宋其曾孫有
若進士直郎中克昌鄉進士知方簪纓之盛蔚然相望
詩禮之澤浩乎未涯君子觀此亦足知光啟之烈矣

古琴劉翁墓誌銘

是歲戊戌之秋太湖庠士劉君廣大介厥嗣門人太學
生文煥謁予文志其考古琴翁墓予辭讓久之君歸數
抵書文煥促請益勤諒弗可已按狀翁諱寧字天祥上
世江右鄱陽人有諱伯祿者元季仕安慶路提舉遭紅
巾亂流處舒皖間迨國朝底平區宇遂定家太湖高祖

某曾祖某祖某世業農無外慕考某以明經貢入太學
仕為會同令翁自幼倣僕愿恪雖嬉戲不偶凡兒迨長
惜誦苦吟習籀篆尤工於琴因以古琴自命於是始厭
聲利絕迎取有終焉之志方會同君宣力邊邑乃聞闕
就養弗憚險阻既而留侍厥太父母於家潛隨必備湯
藥必嘗病亟至顯天顧以身代會同君解官歸尤極承
順家事悉力任不以累會同同君待繼母弟友愛甚篤
析產自取惟朽賴人至此以諱包從姪廣居少知向學
則撫猶己子諄諄勸勉俾之成名蓋其孝友根諸天性

非有強也晚歲家益裕里有假貸弗能償者多折券不之取弘治壬子歲便則瞿然起曰吾幸有餘粟而忍茅視其鄉人乎捐糜若干石以裨賑濟有司以聞詔賜冠服榮之其愷德尚義章章若此又性鯁直苟非中心所好不以一語阿人恭信儉勤至老不變云以正德乙亥仲冬某日卒距其生正統丙寅享年七十配某氏有淑德後翁卒偕葬羅溪冲山之原子男四孫男十一曾孫男十二嗟乎語有之百年之計樹德豈不以其培植之深而食報之遠乎以予觀古琴翁平生克以善自樹庶

幾古長厚之風宜其身被康壽子孫繁殖而多賢也所以駿發顯揚以侈其報又惡可涯哉銘曰鼓琴惜惜賢彼中林克振其德音式考於今

文林郎新甯知縣東山楊君墓誌銘

東山楊君既歿之明年嗣子文炳文煥謁予請銘其墓未幾配王孺人卒文炳等泣淚以合葬請其所為狀皆出華昌太守南岡湯子筆也湯子忠信人其言不誣矧二子哀誠將不朽是圖義可辭按狀君諱檉字希祥號東山世為蘇之崑是山人始祖道富強博學能詩在宋

景定間與名士俞琰輩同時友善隱居教授竟不為元仕洪武初曾祖茂始隸戎籍因家貴竹祖思聰父清號朴菴俱有隱德樸菴初娶樓氏再娶曹寔生君君生而魁梧瑩盡德器夙成長補學官弟子涉獵羣書為文多藻思善書得魯公體憲學校藝輒哀然稱首藩臬諸公數延教其子弟率有成效母曹嬰心疾每發昏瞶瀕死君且泣且禱願以身代及曹卒哀毀踰禮鄉鄰為之感動弘治戊午以易領鄉薦時朴菴垂老矣曰盡其心不誇于外古之誠於事親者由是也無甯汲汲進取而

連游京國乎侍養十餘年朴菴竟以壽終事前母二兄篤愛有加諸同母弟咸幼昏之教之俾各有成立蓋其孝友大端出諸天性然也正德庚午始上春官退就太學卒業乃數奇五試弗售乙亥謁選銓部宰蜀新甯值寇兵殘破餘邑氓逃亡者過半君務廉儉自厲招徠安輯民賴以更生邑久乏科第君增美館設課督振興士繼以登進察寃獄而平反之審利弊而剋興之邑用大治嘗道旌日游加顧賦性樸直恥作姘阿態為一二監司所忌輒喟然曰君子作於見幾尚何俟終日乎遂解

綬歸士旅返留夾道不能得里家杜門罕出日惟觴咏
為樂捐貲以卹宗族不能存者市棺以給里人不能殯
者其他匡正鄉俗從災義舉尤未易殫數蓋其任處大
節得諸等修者然也厥配王孺人出武弁世族少閨內
訓歸執婦道相東山君順不忘規育二子慈不忘誨工
女紅裕寶馨願實好施睦姻遠下斯其餘事也重亦賢
哉君享年八十生成化乙酉卒以嘉靖甲辰孺人享年
八十有四子男二長文炳歲貢生次文煥營山知縣學
行並茂尚用未量女二孫男五俱業儒曾孫男二茲乙

己
壯
嚴

已復有月一日寔君偕儒人寃夢期也銘曰孝友時篤
孚厥邦族履道之常弗棘於仕弗眩於止惟行之方仇
儼眉壽疇嚮俱有善作之祥振振于姓蘭茁麟定慶積
之昌東原穆卜銅鼓麓百世之藏

封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碧澄湯公墓表

貴竹西南遠地迨我成祖朝列為藩省風興化易人文
滋盛其間力學好修足為鄉邦表正者亦迭有焉蓋
椎朴之厚未漓而彌給飾潤文其不及又多移自中土
迄於今而忘其為遠地也若碧澄湯公者非所謂正其

人耶耶公歿四年既葬家嗣輩昌知府呼以未及表公
之墓屬陳耀州文學以述行實詣予再拜請焉予於華
昌通家素舊且世宦茲藩得之鄉譽為詳勒金石以昭
懿徵予固弗得而委也公諱軫文耀其字碧澄其別
號世為淮陽清河赤鯉湖望族迨洪武間高祖尚流寓
貴竹因遂家焉曾祖惟德祖錫暨學正科考康處士號
信菴妣杜氏生公以天順壬午六月之朔公幼即岐嶷
垂髫穎異過人日記數千言弱冠冠游庠校監司歲試
執優等益大肆力問學經生相率從之問難造就者居

多性道宕不羈才復逸發然遇豪貴人輒莫肯為下宋
宣慰表喪喪母設奠求空紙為告文授公讀之公知為
難已也遂口占成章旁觀莫不訝服比屢困場屋康次
當貢於有司三以讓其友曰吾年猶壯可圖進為也其
後信菴強之行始投牒禮部領銓訓導楚之桂楊桂楊
向乏科士鮮知學公蚤夜振勵俾為文由程禁且動迪
以義理諸生奮然興起可觀至有連捷科第者滿九載
例當進秩念二親垂老遂致其事歸精澹之餘課子授
徒間與鄉耆觴咏溪中命曰樂聞雅會後擬月泉吟社

故事分題倡和多為人傳誦平生好友寫至信庵所遺
悉以進諸弟書道拾遺金俟其人追尋且至竟還之處
心諒直坦夷鄉人咸樂與交當道亦每過訪加禮令
有司舉鄉飲必虛大賓席以待正德辛巳輩昌舉進士
拜南京戶部主事乙酉受敕命封公承德郎如其官享
年八十有一考終於嘉靖壬寅仲冬二十一日後二十
四日葬於城南蓮塘之原所著有蓉城秋聲吟豪碧澄
雜著諸集藏於家子二長即呼輩昌知府致仕用未完
才士論為惜次邦歸化典史女一過教授徐冲皆出元

配趙氏孫男六女四於乎語有之讓美德也又曰讓則
有餘公讓貢於同學生讓賢於諸弟讓金於途人讓官
於宦咸宜若有不足者然而表著師儒優游祿養壽考
令終榮名不朽自我食報何如也是則其大而可書者
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予往過輩昌目其廳事有
磐石二指以告予曰其一將登制詞其一將閱表於子
用侈諸蓮塘之墟予因首肯久之夫上昭國恩內彰先
美君子莫弗謂輩昌於是為能勸矣

故吳邑令前監察御史東山周君墓誌銘

周君別號東山諱寵字君錫予同經友善也卒將暮謀
葬有日嗣子道牧浹述狀來丐予銘予憚嗟久之蓋舊
游落落重有感焉誼何可辭按狀君裔出臨海上广鄉
故族宣德間始遷郡城曾祖某祖_某皆有隱德考某仕為
長樂河伯官封文林郎江西吉永豐知縣母蔣氏封孺
人咸以君貴君敏穎幼挺年十三侍文林翁就學金陵
輒知鄉達同學生皆以為弗及比還遊邑庠有司督學
每試高等儔輩亦以為弗及十八應試省闈巡察類考
十一郡士聞君所為文寄_寄之取實第一雖弗偶場屋屋

自是髦舉隆然起矣乃益自淬勵研精博貫頃刻數千
言可立就舉嘉靖壬午鄉試第九人梓其文以傳丙戌
登進士授儀真知縣真瀕江衝邑往來夫役供億甚煩
民不堪命君至輒為節縮且剔處慨地釐租諸稅以益
之歲減額金千餘守備武帥恣縱不檢君廉實白於當
路繩之以法境中賴以寧帖由是賢聲日著銓衡謂真
不足以展君才越歲奏更永豐真老稚走留於當路弗
可得至永豐凡所注措動中民隱邑故多盜肆行白晝
前令莫能制君設方略多所擒獲尋亦感化解散君素

精胡氏春秋暇日擇諸生穎秀者俾習之親為講解多所造就其在真亦然論者謂政教兼舉綽有古循良風當路特章薦之又越歲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君既得信厥志益自誓圖塞首上疏請開言路作士風汰冗官節浮費抑奔競重數易皆鑿鑿有裨政理會團營戎伍多缺部院以聞上命簡御史老成風力者數人往覈之君奉璽書之山東諸所條陳累數千言見之行者皆軍國要計清出戎卒四萬九千有奇團營賴以充實宗室有驕縱頗虐者君報聞於上為罷長史以下諸輔導官

人咸危之君竟弗為動古諸所刻與咸切利弊舉刺咸當臧否識者謂君奉職弗撓綽有古毅直風事竣復命屬科道互糾江西道例當首事眾亦推君日逐其至君毅毅然當之論列諸給舍悉集眾議同官有不密者事泄彼因得肆報復君遂被謫判六安抵六當路委用無甯日蓋君明練易直持之以不變故雖遭挫抑而罔弗既厥心也尋稍遷蘇之吳縣一以二邑之政施之加慎焉第素性質直不善迎合上官人亦以其嘗為御史疑有涯岸多忌之將從吳縣議調君迫然東歸宦情殊損

歲時具酒饌奉二親集羣季惟宴終日每曰性分自有至樂焉事碌碌長途使我弗得開心顏哉夫宏器恥以主振自效逸足要非尋常可羈自是滅跡藏用雖羣公走書交勸堅不為出人或高君有古恬退風乃忽罹疾以卒時嘉靖丙午臘月九日距其生弘治庚戌享年僅五十有七嗟惜哉配張氏封孺人子男三長季皆蚤卒卒次即道郡學生雅飭攻文行必大其發道十以是歲丁未某月日葬君某山之原銘曰唯台山水峭拔而駭士多矯矯為才御史厥施莫究率路中止物忌堅貞理

固是爾於嗟惟君直方攸履三仕令尹砥詡樂只獨持風裁凜弗為靡鑒於幾微終焉罔起算斯及耆蘊有餘美咎將安歸命茲可委蕙鬱新阡山哉水瀕後將考世我銘以俟

南園鄭君墓誌銘

嗟夫故舊弗遺古之道也矧重以死生交情哉憶自歲甲午予以天官郎考績還留署適南園鄭君附予舟而南喜其個儻好文宛如素雅於其行也繼繼不能別既而君亟以書來問蓋君亦不能忘情於予也其後嗣音

稍間竊用疑焉詢其鄉人乃知君以壬寅秋長往矣蓋
悵然久之茲展嗣杖走千里謁于江右行臺拜泣丐銘
君基於其尚忍辭按其季庠生沆所為狀君世居歙
之巖鎮自宋元以來為著姓迨曾祖社意翁作其族益
繁祖茂桂翁考永德翁皆有德德永德翁暨配安人徐
氏寔生瀛是為君字子登南園其別號也家素以賢雄
於鄉乃君自幼清樸雅實善幹蠱比長性益警敏練達
世務貨殖江淮燕趙間居積且日豐然其心每不樂於
是見縉紳賢士必載贄納交雖縉紳賢士亦多樂與之

游嘗手出一卷皆諸名公贈之持舉以示其昆弟相對
舉忻忻有喜色蓋其雅致好文蟬蛻塵埃類如是居常
循理法慎容儀恂然若書生凡所貯積必均界諸弟昆
不以入私室伯季委卒撫育諸姪俾克守其業至於今
咸賴之故歛客盈江湖無長少疏戚有稱行誼純和樂
善好文者必首曰鄭南園云夫皇皇求財利惟恐乏匱
人之恆也君始雖乘時以微什一之利繼能取寵紳縉
紳敦行嫻睦務以義勝蓋其向慕者可尚矣古所謂居
市不為市道非耶距其生弘治壬戌享年僅四十有一

休上卷

厥配鮑氏有賢淑行其稱述於從弟大參三峯君甚詳
卒後君凡十有三年子二長即杖次采杖等十是歲腊
月奉君柩偕鮑孺人葬於邑之獅子山云銘曰深藏惟
德外溫而飭幹蠱用譽市義何力享年不永聞者共畫
我銘貽之敦念夙昔彼美中饋合茲窀穸千秋弗磨獅
邱之石

封監察御史芝山呂翁誌銘

浙東稱文獻邑新昌為著中多聞閭名族呂為著時人
高士遂遂有馬至稱高俗而丈莫不曰芝山翁云余與
翁為布衣交餘三十年宦轍東西行必過翁款留終日
晤語甚懽迨茲歲之秋再過其廬則翁長逝矣從而哭
之再月冢嗣光祿少卿沃洲君走价千里屬余誌墓顧
不腆之言其何足為翁謀不朽乃宿好至篤誼莫能辭
按狀翁諱某字某芝山其別號也厥先自宋大理評事
億徙徙自青州代多顯仕高祖某以耆行從祀鄉賢曾
祖某贈江西按察僉事祖某是為樂善處士考某號魯
齊樂義好施為鄉閭人郡守南君所為立石表行者也
妣安人趙氏寔生翁少即岐嶷不羣五歲善屬對魯齊

公每對客試之無應如響稍長受尚書於里師諸經子史咸能旁通乃獨不屑業舉子好為詩文藻思逸發追蹤古作家尤喜讀易每卦為畫象壁間占玩有得繫詩其下壁殆為滿過事輒取著筮以是履坦避亨吉不利奉魯齋公生事沒哀過忌日及時祭輒涕泣不自勝篤愛諸昆百務躬執其勞至為魯齋公鍾愛欲多畀善田宅力讓不受孝友蓋天性也議易地葺宗祠為壁室藏桃主條家範儆族姓籍墓田供禴祀且出其餘以給宗之貧者凡此皆參酌禮制敦崇睦鄰足以垂久不廢

非淺然一時計尤為鄉人推服衆志以平羣閭以戢徒得翁一言耳故光祿君暨諸季讀書尚行誨誨有法尋以光祿君貴被勅命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每貽書光祿君移孝為忠若曰是之為養志由是解體世紛脫迹區外築室芝山之陽顏曰盤桓臨溪而亭曰玉泉草山而莊曰半封幽墅即麓而屋曰南山樂事日與賓朋觴詠其間著錄芝曲十餘篇以自喻所與游多一時名人大司空南坦劉公閑翁集樂為之序至擬之商山黃綺會稽五六老叟蓋重乎其幾矣嗟夫古語有之爭之則失

讓之則至道道則積夸誕則虛若翁者非謂務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道道者耶宜其幼學攻文而不屑於進取崇禮嗜義而克裕其家修卒隱而顯蓄而文辭讓而勝所得不既多與翁生成化己亥殁以嘉靖甲寅享年七十有六配章氏賢而知書有女士行其詳載唐太史所為傳子男四長即光祿君光洵積學宣猷顯然負公補望次光演縣學生次光泌太學生車竿競爽為章出次光龍為側出孫男三孫女一皆幼是冬十有二月某日寔翁寃窈期也銘曰煜煜紫芝翳彼

空谷言采其英南明之麓永矢弗諼鑒於後蹟慶餘登祥舊極而復枚考其疇矧既備福琴歌酒賦欲斷無續懸解曷疑邇焉高躅攜耀登潛貞珉爰新樂哉斯三允臧爾卜

奉議大夫承天府同知顧菴林公墓誌銘

茲歲丁巳秋予叨長留憲過家展省竝意與一二故交獲叙契闊首詢頤菴公云長逝且數月矣慨懷久之乃就哭其几筵冢嗣果奉諸季出謝尋收淚稽首慙為誌墓予方應酬旁午久疏筆硯愧何能為公聞幽德以

以作是

垂永計也辭之至再弗獲取古泉郡伯所為狀讀之公諱元倫字弄卿頭卷其別號也喬出清九牧曰朝奉君者宋季由永嘉徙台家焉曾祖某祖某咸有隱德考某是為五峯公以賓貢分教建甯因仲子元積貴贈全州知州母陳氏贈太宜人公生質穎異幼輒有遠志隨侍建甯得名師授易既歸游郡庠與伯兄益庵仲兄損庵季兄漸庵自相師友務益深造歲庚午遂竝伯氏領鄉薦及癸酉仲氏繼薦鄉人榮之至擬之河東三鳳云嗣而連遭內外難己丑復下第東歸同舟王友宗元染疫

節內十
行字

渠魁餘黨祛獲略盡仍以其地遠咸令難及請分立縣治監司俾即就公創疏為請於朝乃度地置邑數月而成名曰大田由是寇壤化為里郭人咸德公立為生祠世祀焉良法惠政感人之深類如此時今元輔少湖公以翰林出司郡理相見如平主講明斯道胥啟後學所著有學則養蒙說新象問辨錄諸書未幾擢守滁下車值亢旱即虔禱於柏子潭潭少焉有白龜浮出大雨如注是歲視郵壞獨捨民咸以至誠所感滁本孔道往邇來續民病弗給乃痛為裁省宥忤權貴弗恤素遊陽明甘泉二公之門所得為深改餘日與徐士發明之難民俗亦為丕變由是賢弊治效所至籍甚焉也交章論薦無異詞迨以逆職行重反留不忍舍然已動輒歸志尋擢承天貳守乃為親知強之再出道泗州通新巡察甫至以不過參謁卹焉曰是狂道回籍者論罷之遂飄然故里遺落世事日以飯易自謀以吟詠自娛嘗贈二親及諸兄小像時一展對則涕泗交下蓋孝友出於性成者如此至若厚戚族迪子姓彰先美敦義舉又其履行之常未易殫數鄉人莫不弗期公享有純嘏永樹

典儀乃茲滋然長逝寔惟嘉靖丁巳五月六日距其生弘治丁未享年七十有一所著有閑遊守滁湖湘歸田諸錄虛文受觀頗應酬諸稿藏於家娶陳氏為太安宜人姪女有賢行先卒子男三長果陳出郡庠生積學好修行必達到以世其業也次果次榮側出孫男三孫女果卜以戊午正月五日奉公柩偕妣陳氏合窆於郡東二渡百丈山之原銘曰若人允臧質粹行方匪柔而溫匪厲而剛粵自弱冠邁迹膠庠咀英吸華頤頤桂芳出司民社往貽阜康報崇俎豆愛擬甘棠用也未究舍馬

輒藏家修廢急物化孔傷傷百年共盡何存何亡德音斯遠奕葉彌光佳城預卜宰木鬱蒼寓銘千里故諡式彰

封宜人周氏墓碣銘

安母封宜人周氏比以壽終卜是歲臘月二十七日附葬桂坡翁之兆厥家嗣念憲君如山率諸季子太傅少湖公誌之矣適予將趨南臺過弔焉乃復慙為碣其墓予惟誌者志也宜人懿淑竝其世德靡弗詳已乃碣之云揭也又從揭其大者以表於外斯孝子為親圖惟不

朽意獨至也矧予與公憲君同登進士同與館選復嘗同官滇泉誼篤通家寔重連焉按狀宜人奮出錫山名族及歸桂坡翁逮事舅友翁竝其姑守之者義執之者禮蓋敬愛同厥父母乃友翁翁伉儷安焉咸以康壽考終安本鉅族素雄於貲至桂坡翁日以浸佚三吳稱殷族鮮儷寔宜人躬効勤約綜理默贊弗遺餘力以故桂坡翁日以浸獲遂遺榮適志散積務捐徧游海內名勝締交一時碩彥談玄摘藻畫奇陳畧磊落不羈為世高士非適適然絕內顧憂者有是乎子六人其三側出也宜人視之如一不惟和以恩愛且示之嚴毅迪以義方日疊疊焉用是勸學礪行相繼樹立僉憲君哀然舉甲科躋騰仕爰被錫命贈桂坡翁戶部員外郎竝宜人拜封誥享有榮顯次如盤如石俱太學生方駿駸駸用非嶄然愛不忘教教者有是乎夫以宜人婦儀母道耦俱無猜所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如曹大家之云者幾矣奚啻介是純嘏已乎宜人歿以嘉靖丙辰三月十四日距其生成化庚子享年七十有七庶子如京如岡皆太學蚤卒幼如嶽女二俱適大族孫男十有七孫女

八曾孫男三曾孫女二其詳並見於誌雲仍之盛從可知已銘曰於惟宜人名聞鍾賢勤勞貞順恆德是專既榮而壽食報自天克昌厥庥有永其傳鬱彼同穴膠山之阡關美非溢壺彝允宣

行狀

先府君行實

先君諱某字某別號霞山五世祖興三府君自鄴故族元末海上多兵患徙居臨海因家焉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有書德世以長厚稱於鄉考貽菴府君某仕閩滄

峽大使以先君貴勅贈徵仕郎兵科右給事中妣杜氏贈孺人成化丁亥六月廿有八日寔生先君於京師旅舍先君自幼穎異不羣讀書過目成誦久益不忘蚤失恃甫弱冠貽菴府君亦謝世孤苦自立誓亢宗初業詩既成更業春秋浩博精詣於學靡所弗窺董學西蜀吳吳公伯通吳江趙公寬每歲試輒驚服優異咸以國士相期舉弘治辛酉鄉魁乙丑會試文魁改翰林庶吉士丁卯拜兵科給事中明年戊辰分考禮闈所拔多名士在諫垣忱慨敢言中外想望風采適逆璫當事建議

閱驗天下府庫虛實違言官中貴人雜出意在擊搏漁利海內岌然騷動先君奉推擇當詣閩務惜元氣以存大體同事者始若落落終翕然服從閩人莫不歸德至於今稱焉庚午轉右給事中辛未轉按察僉事奉宣書督學湖湘至則著條教揭學則先行後文力振士習校閱精嚴弗更毫髮湖湘人士親炙者莫弗隨才造就聞風者莫弗興起思慕垂四十年於茲皆知稱曰霞山夫子也乙亥轉貴州右參議責西南荒徼蠻獠叢叢兵革相尋清平苗寇據香爐山以叛勢搖全省先君毅然往

鎮鎮其地至則賊益猖獗圍城數重乃殫慮經畧誓死之以守為之聞道轉餉而饑卒蘇為之潛泉掘渴而古井出百計支持竟賴蕩平太宰唐公龍時以御史按滇道清平目擊其事破格論薦有曰獨當外患患艱危不異於睢陽竟保孤城功烈似過於張許人以為允迄今諸苗帖服遠隔底甯肖遺像立生祠春秋俎豆不忘既而不肖往督滇學轉參貴藩每過其地士氓遮道問先君起居稽顙稱謝曰若翁寔生我也自鎮遠距省城凡七程重岡複嶺崎嶇絕旅行數十里無所依止乃

為之十里制亭翼然相望迨今過者莫不感頌會奉天
殿災詔市木川貴間勞動居多少司空陳公雍撫臺鄒
公文盛上其事爰被內帑文綺白金之錫壬午轉福建
右參政奉憲書督儲至則躬犯炎冰徧歷諸郡運方略
以靖海寇嚴徵令以給軍儲泉漳兵氓樹大事碑通衢
標表功德其在他相地險隘敵為梁涂蔽以亭宇大者
別萬里林間鹽田豁設北嶺飛鸞雲嶺數化諸閩皆皆
稱魁壘周兩之窟一旦蒼蔚悉屏化為康莊學士四明
豐先生熙為記其事略曰成周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

路野閭氏掌達道路有相翔者誅之公蓋績是功矣丁
亥轉河南右布政使道出建陽郡郡故有橋名朝天跨
交溪悍流通燬於火民以舟濟艱危震駭公私為病因
舉號遺留願復舊觀為之惻然弭節數月解衣為倡閭
者爭先樂助即日檢工備役成算視舊倍加完美垂成
而後行論者擬諸端明萬安橋云淮汴凡注措悉務寬
平募僚有死者貧不能歸傾月俸助之兩河四通八達
之區盜賊充斥靡有抵牾為下令郡縣道周悉從民種
植榆柳諸木縱橫各以行列不惟賊騎難於出沒且薪

蒸亦資民用汴人至今賴焉未幾奉勅歸志具疏乞乞
休因移書一二知舊戒資奏者必得請乃返維時撫臺
潘公頃巡按譚公續交際保障留弗可得蓋自閩貴以來
疏凡五上矣既歸徜徉山水陶寫吟咏追然樂以終日
性疏於殖財施人則不知倦親戚故舊舊以匱乏告者
靡弗賙之死不能算者輒賙助之道路津要故無梁者
稱之圯壞者葺之其不可梁者舟之舟之弊者新之其
尤難為力者如平大惡灘建邵家渡橋移三江埤疏東
泉二井除千百年惡害而貽之永利彈心悉謀捐資為

之必濟而後已他如割居址以開通衛脫帶金以弼道
強廣布方藥以康疾病凡可以利物濟人者為之略無
勉強若嗜好然蓋自懸車以來餘二十年猶一日也歲
中每值早潦輒率鄉耆詣神祠祈禱靡不應驗己酉夏
旱尤甚為齋素出禱於外冒暑致疾醫藥罔效七月十
有九日遂考終正寢壽止八十有三夕也烈風震電
轟然旋繞所居屋上人皆以為異於乎痛哉先君孝友
出天性每惟大父貽荅府君大母杜孺人不逮樣養遇
忌日俱素冠經以祭涕泣不能休二伯氏湘溼旅葬滄

徑於徑一溪

峽使閩及參藩時特為起墳置祀田一日援筆方撰奠文忽有二鶴偶悲鳴庭樹復棲墓上觀者感歎謂非偶致從兄弟仲瀟淵淵叔祖太倉令永洪所遺流落都下不能歸為振業其欲留者攜撫其欲歸者咸俾得所又祿度宏曠不立城府與人不問親疏少長無弗通其情喜談名理間出雅謔揮麈對客臺臺忘倦素精經術尤善啟發後先從遊者多所造就癖好讀書未嘗一日釋卷為詩文肆筆而成求者靡弗應之雖夢寐不忘哦咏短章片簡率寓箴儆不為無益語喜作大書巨坊名扁取重遲遲乃若才裕經綸志存康濟見之施為者有限而蘊蓄無窮故方仕也而推賢之章交上比歸也而而起廢之薦不置卒之日聞者莫不驚悼鄉人無老少咨嗟涕洟奔走會弔若喪所親競謀立石紀頌遺德識者嘗慨蔡先君平生有曰以吾容弘雅為之體以忠厚厚愚確為之用以恭謹周密為之教又曰先憂後樂務施澤物如范文正公忠厚成風陝洛化德如司馬溫公充養和粹玩心高明品題吟咏傲睨今古如邵康節先生於乎信然矣先君初娶陳氏贈孺人繼洪氏封孺人

尋以不肖筮仕南曹值郊祀推恩誥加贈封夫人且階先君通奉大夫制詞有榮名壽考始終完節之褒子男三長即不肖娶秦氏累封宜人次雲輪早卒皆陳出雲津娶謝氏側出女二長適台州衛指揮吳臣封淑人次適鳳陽衛經歷施曜孫男四松齡柏齡郡學生椿齡枏齡孫女一適鄉進士戴汝愚曾孫男三瞻思迎恩貽思曾孫女二所著詩文數十卷湖湘學政一卷判義六卷編次名言二卷對偶菁華一卷其他續編尚多垂成而未脫稿是歲庚戌十月十有一日卜葬灘溪龍華之山

肖終天抱恨額天靡及爰撫素履大略敬懇仁人君子賜之銘以圖不朽謹狀

鶴田草堂集卷之十目錄

祭告文

祭岳丈秦橋巷先生文

追奠亡弟亨道文

祭海日王公文

祭吳郡守文

祭二妹文

祭楊偲巷太宰文

祭李選部乃父教授先生文

祭李駕部母氏文

祭伯丈秦雪峯先生文

祭裴武選文

祭顧封君文

祭劉太夫人文

祭劉畦樂封君文

代祭師母某氏文

祭安桂坡翁文

祭葛少尹文

祭雙塘陳翁文

祭元輔葛湖賓公文

祭陳茶三年兄文

祭憲副十峯程公文

祭少司徒南園張公文

祭少司馬瑞虹楊公文

祭馮都閫文

祭傅侍御母文

祭僉憲楊丹泉年兄文

祭外祖陳翁外祖母管太安人墓文

告祖墓文

告先妣夫人墓文

祭伯丈母秦夫人文

祭昆明錢封君文

歲暮告滇泉土地祠文

代祭王大理夫人文

祭親家戴東華僉憲文

祭大司馬松石劉公文

祭劉都憲夫人文

祭亡姑應安人文

告龍華山神文

寒食告祖墓文

告先考墓文

告潞河水神文

祭大宗伯歐陽南野公文

趙任南臺告潞河水神文

展告先考墓文

鶴田草堂集卷之十

祭告文

祭岳丈秦樗菴先生文

於乎我公已矣程不類佩服恩德山高海深亦安能以
薄卮酒寫其哀痛之心哉念惟家君齟齬辱交志同道合
誼敦久要辛未呂梁幸公適值不鄙顧蒙許妻以子
越三年甲戌拜公於堂時公偕岳母宜人怡然接引髮
俱未蒼荷翦拂之眷渥雖骨肉以莫逾顧涓埃之欲報
豈瑤玖之足施惟祈二老以齊壽庶幾終身之歸依聞
歲戊寅相距何時宜人之計奄自南畿方痛恨之無已
而崇安之報又奈何而至於斯蓋曰此歲元夕公疾已
不支矣自不覺肝腸之摧裂而涕泗之漣洏於乎惟公
純實之學通達之才剛方耿介毅不可回坦夷明白執
得而猜宜轍所至頌聲如雷衆方拭目乎嚮用而服命
僅止於外臺幾已先見乎請老而孰俾乎中道而推計
告吉倏及將信將疑凡在戚姻孰禁歎歎沉程也義切
半子曷勝其悲於乎天地逆旅死生旦暮惟公遽觀處
之自裕賢名惠政在人不衰生榮死哀孰謂之奇謝蘭

實桂芬芳滿庭無子而壽孰為重輕惟程也方惴惴焉
懼不能自立以累公之知即欲考德問業蓋已依依乎
莫知所之公目可瞑而程也亦安得以不哭吾之私敬
偕息女爰及外孫臨陳薄奠靈儼若存於乎尚能執其
酒而聽其言邪

追奠亡弟亨道文

於戲吾弟之亡以戊寅臘月十有九日己卯之冬我北
行庚辰之冬我出弔黃邑於爾逝辰孰莫而泣今日何
日我懷孔傷布筵一酌布有淚汪洋嗟造物之不仁等
彭殤於何有盼孤隴於空山悲骨月之日朽吾雖極汝
愛痛而不能俾汝壽於戲傷哉孰任其咎汝靈不昧歎
此敬酒

祭海日王公文 代作

惟公鍾禹穴之精英嚮箕疇之全福文章冠昭代之甲
科行業紹昔賢之芳躅學者仰之如斗山朝廷藉以為
著卜允諧秩宗簡在鈞軸肆勇退乎急流振休音於空
谷優游四朝駸道八袞蓋世尚期謝公之起而天已奪
吾司馬之速惟公篤生賢嗣道義之宗幹乾旋坤社稷

之功曰惟陽明先生丕承世德用譽於公某鄉邦晚生
久懷登龍辱先生之不鄙獲奔走於下風邇源流於波
及焉敢忘其所從歟聞公卦惕若瘳惻渺依歸之既遠
操几杖以何蹤於乎九重震悼士類泣連登堂薄奠聊
聲私衷公靈如在假此敬恭

祭吳郡守文

惟衡岳與洞庭兮擅崇深於舜巡肆哲人之聲生兮定
鍾淑於茲垠叫閭閻而呈琅玕兮羌快覩乎青春兆三
刀而驟五馬兮爰徵惠夫吾民堅冰繫以獨往兮昭昭
希世之鳳麟車車雨露其下究兮回陰谷之氤氲居三
月而頌聲作兮惜叔度之何暮奄一疾其不可療兮籲
彼蒼而莫悟豈天者之未定兮將短修之有數胡大耋
之可倫兮亦榮名之胥慕盼靈輶之云返兮攜琴鶴其
猶故走毫稚以祖奠兮紛淚下其如雨矧吾黨之迂謫
兮荷吐握之盛遇聊束芻以告誠兮豈蕪辭之足喻

祭二妹文

於乎痛惟母氏棄背遺吾同胞四人季弟夙逝伯姊繼
淪揆之以數宜使我與汝相視無恙以永手足之親也

奈何汝復去我若是速耶哉惟吾妹容德功言獨俱無
疾賢聞懿則不聞中外度以理宜使汝相夫迪子以遲
福履於未艾也奈何天復奪汝若是速耶於乎世固有
不相容而多兄弟者孰使子形單而影隻是惟子德之
涼天降之酷世固有行不淑而叨享壽祉孰使汝中天
而不支是惟天不可測神不可知庶幾以無憾者數千
里之程四三年之別予領南官歸省猶及一面與汝訣
也於乎是又孰使之然昨來二親咸視汝殆茲復戒我
為汝陳莫於乎幽明永隔痛恨何窮汝靈不昧鑒此哀

洞

祭楊忠肅公太宰文

於乎作之於前善後斯傳靡不有初今終是圖繫昔文
皇碩儒元輔太師文敏曰公皇祖篤恭忠貞股肱心膂
逮事四朝德功斯鉅惟公之生餘慶攸鍾道勲數累行
用譽益隆如彼僕斯丹雘彌工文為國華道緣學粹為
厯清階時望攸華守正不阿澤亦隨至卿貳兩都諸難
並試績簡帝心鈞軸時昇鑒於冥升同居寵利給音重
建用申超志扁舟武夷孰得而繫於乎出也有為處以

似方良道
之

辨幾式免祇悔遯茲羽儀盡使長世永錫我類曾不怨
道歆然云逝東山復起蒼生猶親司馬遂奪斯文之替
某等守官南國定踵後塵營諸草木臭味惟均悵懷餘
微弔天莫因緘詞千里聊薦藻蘋

祭李選部乃父教授先生文

於乎傷哉夫德以學樹慶以善基惟公之懿定世羽儀
範經履筭桂籍聲馳敦行不急古雅是師教鐸幾鳴多
士川成棟梁榘桷集彼帝庭績效向懋脫從塵網徬徨
丘壑肥遯居貞先生賢嗣蔚為時秀恩傳鸞迴文炳豹

變究我未施通我言要公心日怡琴尊志倦謂公難老
保此純固美疾修嬰凶閑遠計豈厭世紛言返其故私
視達親警諸且暮吾儕晚生敦仰高執登龍有懷公弟
可起湘山哉我沅水瀟瀟臨風寓莫獻敬曷已嗚呼傷
哉

祭李駕部母氏文

於乎匪儀之令家道昌正匪訓之嚴嗣德何占我懷貞
淑逸邈彼漢濱甯於茂族歸焉德門必敬必戒婦道唯
教無非無儀慈範具存用能贊夫君成大德而躋令子

以高壽也慶洽重聞繁祉畢歸歲疾未賦榮養登違御
輿何及陟此靡依感風木以悲愴拊棺棨而涕淚斯又
終天之為恨而神聖理之不可推也某等幸偕令子邦
政是司款言方洽麗澤攸資嘔聚散之靡常傷履弔之
無時陳祖觴其非腆式聊展乎我私

祭伯丈秦雪峰先生文

覽山川於甌越兮洵靈秀之淵藪惟先生之崛起兮匪
間氣其英鍾曰戴仁與抱義兮仰理道之正宗竊六經
而飫百氏兮卓文章之鉅公羌一舉魁多士兮連上第

以登庸肆清階其薦恩兮乃隨在而懋功徒文印於陝
右兮樂著我之陶鎔進旬宣於中州兮歌甘棠之召公
彼台輔方虛席兮遂急流而勇退臥烟霞於赤城兮付
浮雲乎世態視軒冕其如脫兮綢繆蘭以為佩屢取予
於一介兮天冰榮而無悔淑此邦之人兮咸覩德而心
醉猶司馬之居洛兮孰不懷其譽教頤小子之何知兮
忝姻婭乎附櫟倚葉茂於玉樹兮飲華石於藏珠海區
先生其孰造予兮銘心骨而莫載曾涓埃之未酬兮歆
梁壤而山頽別教言猶在耳兮乃山聞之候來眇蘭宇

柿
之
作
柿
記

和
漢

於千里兮盼松嶠乎三台涕淫淫其如霰兮傷予心之
孔哀吁嗟先生德音竝立兮其緒為不朽也殘膏剩韻
沾溉後人兮又孰得而究也乘彼白雲至帝鄉兮徜徉
於無何有也上為列星下河岳兮孰與先生之為壽也
念執紼而莫從兮懷微祿而願厚聊寓辭以告虔兮重
彷彿其如親

祭裴武選文

諒孰與萬家宋惟彰愛孰與大元生靡常君茲已矣吾
儕孔傷才朴而茂行直以方礪砥厥度金玉其相風研
墳典薦被明揚邦政攸司官曹式光長途方騁逸邇斯
翔惠我歲誨形跡都忘談笑為別故忽云亡奔視錯愕
撫哭得徑哀涕中憐訃傳高堂年未及艾官止為郎孰
云具美抑邁弗昌豈厭世涸翔翔希希如彼至人無疾
而僅百年共盡美較短長榮名是實逝有餘芳匪獨是
曰職我良耜軒展駕北風其涼旒素旒翩翩言旋故鄉
長訣一奠零沾震音微彷彿來舉予觴

祭顧封君文

於惟先生做僕不羈行以質茂慶以善恭孝孝友睦姻

式爲倫異窮振匱收孤卹慈寓錙銖索遺金詎私義
問斯博好修靡表含真抱一泉石攸宜琴尊嘯咏樂以
忘疲克生賢嗣熙載明時文爲國華道爲資爵服薦被
綸恩再推優游榮養奈榆日怡純嘏悲錫浸屆期頤豈
厭世紛修爲長辭安時處順懸解易疑百年共盡愴孰
不悲哀榮始終比述幾希是曰無憾庶慰孝思吾儕浙
產通家受知緬懷者頌迎茲羽儀敬陳菲奠申酌敬啟
餘微儀範昭緞在斯

祭劉太夫人文

於惟淑人德音微只夙贊夫君名魁多士中道喪天靡
或永矢比瑩瑋璋同馨蘭芷無成有終克迪賢嗣赫赫
中丞松茂石貞道存康濟富甲兵帝心簡在時繫重
輕亦有聞孫趾美簪纓繩繩勢勢慈訓是徵鼎養方殷
吞罹大變卹恩再頒哀榮具見既祺且壽余曰無憾維
是孝思曷其有厭某也不佞門牆切盼登堂靡期臨風
永嘆辭香陳詞寓誠追薦

祭劉哇樂封君

繫考榮之在淵兮誓沒齒以弗疑憚暮霏與滿足兮遠

繒纈而去之躬孝義於邦族兮云樹德莫若滋付經綸
於令子兮俾奮揚於時明時侈國恩之逮被兮瞻象服
而孔宜雖肥遯其猶顯兮孰曰過而弗施羌鼎養日以
豐兮謂大耋之可期胡美疾其倏嬰兮曾一老莫慈遺
豈厭世之溷濁兮將隨化而無爲悵碩人之長往兮獨
松菊其何依哀一念之純孝兮方帝命之是持慶親省
之始遂兮乃終天而永悲吾儕夙仰高軌兮忝世誼之
相維慨登堂以無日兮操几杖其何追聊束香而寓奠
兮陳末誠於蕙辭

代祭師母某氏文

惟母育德名聞作嬪吾師克孝敬克孝無非無儀移天
既喪辛若自持庶幾康壽以慰窮嫠忽承哀訃同厄弗
遑某夙荷師訓俾就鑪錘出入門牆眷惟母慈飲之食
之恩斯勤斯願言不忘圖報無時乃今已矣泣拜堂帷
俛仰疇昔云胡不悲敬陳洞酌聊寓我私淑靈如在昭
假於茲

祭安桂坡翁文

惟君東南之英湖海之賢質璞偉以朴茂行儼儼而貞

堅孝友匪觀乎橋梓夷雅奚藉夫韋弦遠榮遂志居富
務捐經世猷於巖壑之下効方略於公卿之前宏覽多
識談空叢玄俾彼麗藻聚於巨編啟甲第於膺嗣極杖
屨於山川斯皆高蹤逸軌惟君克全者也爾乃歸神太
素觀化寥天龍章指日而莫遲鶴駕乘空而式邁吾黨
雅知令子延慕有年操彤管以撰行託貞珉以永傳爰
臨風而薄醑寓長慨於新阡

祭葛少尹文

惟君開閭之彥湖海之英行誼素篤傲僕風成警宮馳

譽璧水蜚聲勾稽朱篆翱翔金庭政理日懋民頌幸興
幡然解綬如脫塵垢課子弄孫經丘陟阜銷憂琴書陶
情詩酒庶樂而康謂祺且壽大故忽罹孰執其咎於乎
惟君與我詎非宿緣握手論交於今十年道君治所訪
君林泉綢繆懇款久益彌堅遂成世好矢心靡捐往歲
之秋命駕來茲笑言在耳睽別未基青竟成長訣曷禁
我悲臨風增悵灑淚漣洏東香緘帶走价陳詞死生交
情庶或見之

祭雙塘陳翁文

於乎惟公以朴茂之資紹世休儉勤之操裕家政睦
之行篤宗親忠厚之教達于姓遠矜繼以自全撫林泉
以寄興無祿而家索千金不仕而榮膺一命縉紳樂遊
鄉閭胥敬斯固盛世之逸民而德門之餘慶也謬予寡
族獲締姻盟忝葭莩之末誼荷綢繆之至情戚休攸繫
肺腑是傾豈期言別未暮而凶問倏聆初疑信而不釋
尋佗倅而悼驚嗟乎備臻諸福茂屆稀齡貽謀燕翼蟄
蟄絕繩公復何憾生順沒甯顧惟親黨痛失依憑音微
永隔涕淚交零悵無由以執紼徒延望而拊膺膚緘詞
以寓莫庶薄效乎悃誠

祭元輔葛胡費公文

惟公稟靈河岳挺質珪璋高明卓犖謙虛式光博聞強
識炳蔚其章倫魁早擢藝苑軒翔編劇國史克殫三長
勸講儲閣輔翼惟良晉位秩宗直清是將游登台鼎篤
渠靡遑溫飽非志器量詎常科名無負往執可方丈移
惟呂文正惟王厯事三朝罔居寵利聖皇入統敦速毘
倚謨明弼諧庶幾休否再以疾辭浩然歸思明晨綠野
用申超志惟帝念功傍徨弗置安車東帛上園是賁拜

命亟趨爰急大義召見文華天顏悅豫上尊珍饌寵錫
蕃庶謂連女弼銀章時畀入告嘉猷旁招善類開誠布
公鞠躬盡瘁天下欣欣引領望治夫何數月凶問脩馳
山頽梁壞遠近嗟咨詎天不弔曾莫慙遺抑公厭世懸
解弗遲於乎文為國華道為世資功垂竹帛名播華夷
明良際遇千載一時哀榮終始比跡幾希公復何憾斯
文之悲吾儕後生仰止光儀忝交令子實雅是依寓誠
千里辭香陳詞為天下慟匪甯展私

祭陳茶三年兄文

於乎吾子以悃悃無 之質忱慨拔俗之標謙虛自牧
而莫銜忠信御物而不佻潛心墳典抗志雲霄顯名甲
第馳譽郎曹謂長途之方騁矯若鵬飛而鳳翔胡中道
之云路歟如逝水與驚飈猥予與子夙有累舊之好重
以同升之誼握手論心應聲求氣豈惟相視以莫逆固
將營道而共濟白首為期久要罔替胡南北之參商遽
長辭而永棄於乎彼蒼悠哉我良儔知己落落中心
孔憂惟吾子之遠觀等死生於浮休榮名不朽孰較短
修遺孤誕育足嗣箕裘斯復有徵於天道而深以慰子

於泉丘也日月適邁官守維繫聞窀穸之有期念執紼
而莫遂墓草未宿生芻誰致音塵永乖悵恨何既庸緘
辭以告情徒臨風而揮淚豈惠許之能酬或神交之可
覩

祭憲副十峰程公文

惟公金鑒儲精華凝鏡清慈祥春煦夷曠日晶績文砥
行令聞夙成掄才擢秀甲第蜚英服官棘署折獄惟平
敷歷外臺肅憲惟貞勲績方懋歸志浩興尚羊丘整脫
旋塵纓慶鍾賢嗣翹舉帝庭用譽承德養以善并逍遙

杖屨賦就南征婆娑愉樂壽酒每傾是父是子時論為
榮為謂公難老永樹典型刑胡然奄逝僅屆稀齡某等
忝竊通家戚休繫情登堂有懷警效如聆拊膺揮淚感
愴美勝聊陳詞酌或式展悃誠

祭少司徒南園張公文

於乎人亦有言造物無全功盈虛伸縮隆窳寧豈惟
天道之不能齊亦而亦人力之無所容也才美悉有名
位具崇光啟光啟先後壽考令終孰有庶幾如公者乎
是惟靈稟異識間氣攸鍾故論舊德者莫不指為蒼龍

之望談藝苑者莫不推為詞藻之雄評月旦者莫不高
其履道之茂考其時者莫不侈其做福之隆於乎若公
者固將屈指凌厲乎宇內美當穎脫標表於南中云胡
歸祿朝廷還巧化工貽芳於蘭桂淒嘯吟於菊松乃
乘白雲騁紫虬獨徜徉於鴻濛於乎有子不死榮名曷
窮哀誄篇章以景榮渥恩追錫之益濃倏往來之足論
深英爽其常通某等竊祿藩屏素領下風聆埋玉之有
期悵執紼以無從送陳洞酌寫微哀

祭少司馬瑞虹楊公文

於乎古稱天府隸惟蜀都金蹕玉璽淑氣扶輿草玄之
後世鍾哲儒惟公伯仲頡頏天衢承休家學婉美眉蘇
碧梧翠竹秀滿階除瓊瑤玉佩名振寰區惟公之生陽
精靈兆文采夙成光遠有耀才謝珪璋登清廟啟事
銓衡豈伊恆調贊極奉常峻躋華要司馬晉貳邦政是
効聲望日隆虛席孤少鴻吳鳳舉忽焉高蹈帝恩者俊
安車此詔胡莫慙遺是天靡弔於彼虹祥春現冬藏端
倪傳測乍減乍光惟公歸化遠月之良為庚為箕昭晰
帝旁炳炳琅琅何存何亡蔚矣賢嗣秉憲滇陽凶問星

奔播紳囑傷矧于晚進沾溉餘芳寓辭一奠錦水茫茫

祭馮都閫文

於乎超距賈勇世每嘗其少文跣跣負俗行多病乎不
羈惟君夙敦詩書之好中懷朴茂之資亢賢科而得雋
專雄聞而建麾雍雍乎其樂士之度趙趙乎其綏遠之
威頃方有事於南征君實興疾而視師勢成特角謀協
正奇肆皇威之克振來首虜之就縶兵以不戰而屈志
惟盡瘁為斯何庸公之初上乃凶問之倏馳於乎櫪馬
驚兮營星隕笳鼓歇兮干城墜執紼諸葛以無死胥悵

李廣之數奇著錫將下而弗遂餘休莫續而可疑聞達
陸之吳賴宜部曲之茹悲顧惟吾黨執別無奉未幾儼
英標之如覲慨長訣之在茲爰臨風而寄辭聊收淚以
陳辭

祭傅侍御母文

猗與休哉母德孔徽柔嘉淑慎蘭芳玉輝居室有行懿
問亞蜚定佐君子高蹈海濱鴻妻萊婦詎曰庶幾篤生
賢嗣軒輊明時義方素迪柳九五機家慶餘積國恩寵
貺翟衣玼玼珠被祁祁既樂且康繁祉疇離欲將未遑

續斧榮持倚門式慰駸駸馳春暉願報眉壽無期慈
顏甫觀鼎養奄達終天有恨矧是孝思凶聞遽聆輿情
信疑霜飛颯擊瞻望心教令儀逝止慘孰不悲陳辭求
第聊寓我私

祭舍憲楊丹泉年兄文

於乎彼蒼者天已矣丹泉胡富其才乃壽之年若為而
鍾若為而捐茫茫昧昧造物則然謬予鴛鴦附同升
曲江棲席肺腑即傾瀉洲寄跡意氣式增惟君偉器玉
樹軒停惟君藻思瓊瑤爛盈靡我遐素術同道營忘形

莫逆交以淡成閱歲庚寅我官留署君領方州江漢伊
阻尺素時傳德音幸若甲午維夏君北我南相逢濟上
艤梓停驂清夜命觴言笑孔耽奕奕秋曹邦憲是勅就
構讒忌連迴人收名亦隨之公論共惜晉陟外臺讒猶
同極載移荆湘輿情稍翕瞻彼天衢方騁逸足如何無
疾溘爾而踣於乎十年夢寐契闊滋久愧彼鳥喙嚙求
友期我星沙書詞孔厚懷袖猶新我來已復於乎位不
究才壽不免志朝馬俾亡越宿同逝藐爾諸孤孰執孰
恃謂天弗弔定命所值靈奇光怪鬼神闕藏倏見而滅

亦理之常榮名不朽汗竹流芳為庶為冀纖纖精芒百
年究竟何短何長聞闢萬里我方行役言不能文聊陳
窮東生死交情憑棺一哭潯湘湘流雲埋岳麓英標陟
降恍然在目於乎傷哉

祭外祖陳翁外祖母管太安人墓文

痛惟慈母之早蚤世愚時甫介乎九齡勢伶俜而稱弱
匪二老其奚憑極撫卹以周旋恩孔厚而義深雖存亡
之契閱恆鏤骨而銘心矧太安人之篤愛視大母而逾
親幸成立之目覩愧報稱之未申憶行役乎萬里虞再
見之必難忽邇傳以承訃忘涕淚之沈瀾茲桑梓之偶
旋諗窆窆之已久望宰木而歎歎聊陳詞以酌酒想尊
靈之俯鑒惜寸衷之如疚

告祖墓文

惟木有本惟水有源流浸盛枝葉日蕃矧惟祖德博大
以愷佑啟後盾迨于曾孫金紫婢媼世荷國恩沂厥源
本感激吳絃綠公役桑梓暫旋展拜丘隴忽閱歲年瞻
依拱樹鬱鬱芊芊雨露方濡中心愴然時羞武陳聊以
告虔仰託何極孝思靡宣

告先妣夫人墓文

凡人之生無母胡恃兒獨何辜母氏蚤世含悲茹毒爰
自穉歲幸雖成立寔叨慈庇欲報劬勞祿養靡逮飲恨
終天興言揮涕惟茲丘隴靈魄依藏歲久不治心切傍
徨今方稍葺荆榛荒墟與稱善奇秀漸彰山川增色
草木逾光庶追罪戾詎關顯揚謹告成事酒宰具將子
婦孫曾羅拜玄堂惟靈永莫安固無疆國恩運續慶澤
悠長發祥貽祉百世其昌

祭伯丈母秦夫人文

惟靈鍾淑勲聞胄遠且華作配儒宗德慧孔嘉肅肅中
饋致祭潔靡奢斷斷內政克辦匪是將式聞詎當宜
家追惟伯丈履道早京文為時範政為世經泰山喬嶽
威鳳景星有識共仰宇宙完名曰非夫人曷相而成迨
于嗣器岐嶷自昔種學績文蓄極而復爰援擬大魁家
聲藉藉玉堂峻登金甌預卜曰非夫人曷撫而育鼎養
方盛綸恩地隆遐齡繁祉疇離曷窮忽承凶問歎爾長
終慶弔巨測神理何蒙程也薄劣夙緣附麗誤知伯丈
諧我伉儷嗟惟夫人鑒識特異愛姪迨女視程逾壻貫

心鏤骨恩德非細瞻拜堂帷泣如淚揮俛仰今昔邈矣
音徽式陳洞酌曷禁我悲

祭昆明錢封君文

於休封君長厚厚夙成蓄文穎於芹類馳善譽於鄉評
棘闥屢試雲路期登竟登跡乎賓貢爰觀光兮帝京監
州小試劍閣蜚聲循良甫騰於薦剡高尚遠尋於詩盟
羌厥施之未究維令子之丕承世祜是篤甲第振英綢
翔郎署沾渥寵榮綸綍載錫金紫滂膚肅憲執於閭臬
豐鼎養於滇閩釣垂昆池之烟艇奕對商山之楸枰胡
厭世兮塵蛻倏親化兮太清悵北芒其長往訖南極之
夜吳某等藩屏偶寄風範素傾式陳洞酌庸展菲誠儼
猶聆乎警教庶來格乎于苾馨

歲暮告滇臬土地祠文

惟神聰明正直威靈有赫司我臬土昭鑒靡忒默相官
僚政刑是翊顧茲歲暮追惟神力薄陳醴醑羞虔申報
臆

代祭王大理夫人文

繫夫人之淑美夙鍾秀於華宗藉塞脩以為理爰作孀

於鉅公何聞德之斯諒惟婉婉而靜恭式采蘋以嚴祀
鑿樛木其有容慶姑章之逮養務甘滑以致豐相君子
以成德勵貞清貞而駿庸肆恩綸之薦被宜象服之賁
躬謂茂祉其遐享奄物化而長終嗟淑人之不永垂懿
則其馬窮悵屏帷無彷彿矧夫子之為惻醕椒漿以修
弔翩丹旒兮悲風

祭親家戴東華翁憲文

靈秀攸結台嶽惟我間氣是鍾惟子寔多磊落不羈志
大以遐談天雕龍辯而匪誇含咀羣籍學博而華揚英

舒翹遂魁甲科方州甫領孝德孔嘉承惟北堂十載于
家聿起畿封民和政通帝命曰褒擢屬司空馳驅西蜀
式懋厥庸晉陟臬憲位望向崇止執云尼直道難容琴
尊奕咏朋舊迭從詔追可親親進思方濃未疾胡遽藥
罔奏功壽不及耆用莫究終殯我明懿神理何勝顧予
薄劣筆研研夙同考德問業麗澤定弘逮于子姓姻盟
世紹誼洽朱陳情孚管鮑休戚攸聞久要是保依藉未
涯素我何早喪美弗凋矧于密好茲幸過家再接音徽
倉皇執手獲與長辭痛子垂絕對我攢眉死生契闊已

矣交期莫償薄陳曷罄傷悲靈爽如在來舉予厄

祭大司馬松石劉公文

於乎惟公之生江漢萃靈幼挺奇質蚤擬魁名研經擣
藻惟時之英偉略淵度惟邦之積筮仕朗郎曹屬史駮
更曰時司直朝陽鳳鳴外臺游陟文印是膺曰時儒宗
械樸化成總憲未幾晉大中丞秉旄授鉞邊隅聿甯膚
公屢上屹然長城帝命簡在寵錫蕃屏秩隆保傳賞達
雲仍惟公卓識鑒于履盈堂開綠野望繫蒼生方期遐
享永樹典刑忽承凶問朝野悼驚某也誦薄謬知鑑衡
恩深道誼感切鏤銘竊祿奔走圖報靡曾望風揮淚徒
極注傾辦香千里聊寓寸誠

祭劉都憲夫人文

於乎婉婉夫人毓德孔淑窈窕柔嘉言觀維則作嬪鉅
公坤道敷復于宗稱順于嫺謂賡有美中丞經邦華國
樹績偉然台鼎仙卜內助居多吉貞恆德福履是綏
承襲渥珠被翟衣稱茲象服發祥騏驎家學載績顯仕
休攸基慈訓明恭婦儀母道彬彬然完篤茂祉方殷屯道
罹倏青鳥沈香蕙悵留馥豐福壽胡天戾感嗣嗣

丹旆冥冥仙謁悵恍如存遺挂存壁夫子時惆曷禁冲
惕山間遂承懿範共盡辦香緘辭庸代代窮求

祭亡姑應安人文

於乎安人之生與吾父同氣也安人之歿與吾父同歲
也諒乎一本所鍾形影相隨乃修短之數亦爾不相違
邪於乎人生易盡而具德為難諸福易備而享年為難
安人柔嘉之懿足以裒身儉勤之操足以克家義方之
訓足以昌後況春秋逾八壽考令終夫復何嫌歎而何
憾邪願惟某也方懷罔極之思而抱終天之恨切覲安

人一日之存即吾父一氣之存也乃數月之間相繼繼
而仙逝豈不重傷痛邪然差足以自慰者旬旬奔歸猶
及一見安人之屬續也薄奠一觴有淚如霖於乎盡哉

告龍華山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於龍華灘溪山土地之神
今為先考府君肇開塋域卜吉惟期顧茲境土神寔攸
司效靈啟秀匪神我私鑒于先德俯俯順孝思仙師是
界妙達天機爰秘千古呈露一時自今伊始尚賴神威
默垂保佑百動具宜甯我先魄永無後虞昌我來裔世

錫繁禧牲醴祇薦以載以忻伏惟尚享

寒食告祖墓文

於乎惟茲邱隴寔我先大父母遠魄攸藏也賸惟德范
慶餘貽我後人者無疆也今者雨露既濡歲序流易方
在驚疚倍深感惕展拜松楸式陳時食尊靈如在希鑒
無教

告先考墓文

於乎痛哉惟我先魄寃窆于茲自冬徂春忽踰歲時雨
露既濡節屆寒食泣拜封塋曷禁驚惕罔極如天呼號
何及牲醴祇陳鑒茲於邑

告潞河水神文

惟茲潞水發源孔修神京引護漕渠上流江海舟楫莫
不率由濟利之澤與國同休茲奉新命藩屏南陬解維
在即時當爽秋仰祈神范動與吉謀北風迅速翼我行
舟往有攸利見靡不投式陳牢醴兼旅庶羞虔誠祇告
昭假是求

祭大宗伯歐陽南野公文

於乎龍峯草律文水涵滋鍾靈毓秀鉅公崛起道宗鄒

郭魯學開陽明充養完粹茂對大廷初領方州豈弟斐
 聲載選郎署章著文名經緯進講國學司成華階鴻漸
 望重阿衡帝心簡在帝心宗伯峻登掌秩南宮應制西
 清斯文山斗海內俄刑方期寅亮霖雨蒼生胡天不弔
 柱石俄傾慙遺錫誄哀動神京豈厭世紛歸神冥冥於
 乎公今已矣今聞易窮有知共盡士類泣逢功在社稷
 學啟羣蒙為尤為龍輝映太空某也雅辱道誼尺牘時
 通教言在耳薰炙何從式陳辭香聊寓微悰為天下恟
 匪甯私恫

鶴田草堂集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蔡雲程撰雲程字亨之臨海人嘉靖己丑進士
 官至刑部尚書是集詩三卷文七卷雲程當王李
 盛行之時獨無摹擬剽竊之習可謂不轉移於風
 氣然根柢頗薄亦不能自樹一幟

南沙先生文集八卷

〔明〕熊過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泰昌元年熊胤衡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熊南沙文

集八卷》提要

重刻南沙先生文集序

吾蜀地纏并絡世載英於江
漢之炳靈其挺發而特傑者
則文園涪雲之賦於漢射洪
青蓮之詩于唐眉山父子之
文於宋
本朝則新都氏地負海涵淹博
極矣近梁山以正學待

詔

紫闕南充以涪詣著聲詞林皆

千載一驅梁山直接義畫所
著易旨幾奪新安之席南充
寸紙隻字海內競寶不啻吉
光片毛顧怡春堂集未盡厥
蘊豈表章尚有待耶然未有

悉吾南沙先生者先生曠世
雄才讀書中秘以骭驥移職
方諸所論列侃慨固所避忌
間發而為序記書銘一出之
以元氣取材比律則周官左

氏國語考工傳宏幽密不作
唐以下一語允邃于曆其法
得之資陽韓氏即晉江李宗
伯所疏列蜀中先有隱君子
者而其精微懸解處多得諸

易蓋先生晚年委蛻世諦掉
鞅藝林直以五寸管胎育一
代昆侖之氣作文章砥柱而
終無意千秋名雖以大司寇
嚴公加意搜括僅得若干首

殺青于蜀以僻遠流傳未廣
故其名未噪揚杞風雅之吻
益奉

命視鹺淮揚公餘之暇輒展讀

數過驚怖河漢媿冗敘弗及

南沙文集

序

四

車乙而句讐之昔歐陽子得

韓文廢書簾中朝夕諷誦持

以振文運百六先生往且數

十年而益獲論次其遺編鄉

孺子其何知敢謬自列于桓

譚夫亦共憶惜先生未竟之
蘊耳是為序

泰昌庚申孟冬浙江道監察御

史西蜀孫之益書



孫金一

南沙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草

養病疏

議儒臣從祀疏

論監國疏草

廟災議恭題 神主疏

序

周易象旨決錄目序

南沙文集 目錄

春秋明志錄目序

贈崧少山人序

贈沈經歷自新序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贈王道思司封謫金陵序

贈焦子會提學貴州序

壽王谿黃先生序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贈田希古提學湖廣序

送皇甫子安使中都 皇陵序

重刻戊子同年錄序

山東李氏書目序

送主客郎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贈張濟甫祠曹提學浙江序

卷之二

序

送李伯瑞侍御兵備柳桂序

贈武清楊文序

南沙文集 目錄

河間府志序 代作

送程君石之任黃梅序

贈李鳴叔侍御兵備漢中序

送金隆仲教諭之臨潁序

嬰童百問序

江漢頌聲序

贈左使黃公致仕歸江西序

五言律祖序

送袁推官陞南刑曹序

西岡彭氏家約序

吳興太守楊君薦獎序

相國張公文集序

郡侯陳君考績序

送邑令李君入覲序

贈宗別駕喜雨詩序

壽李憲副中嚴序

壽從石平軒六十序

送曾明府赴徵序

送陳鳴仲主事序

卷之三

序

送沈縣丞致仕歸騰越序

序解再贈沈縣丞

無錫華補菴郎中七十壽序

送韓教授致仕歸山靖序

記

安蜀亭碑記

弘道書院記

合江縣勸農亭記

孚遠堂記

中麓記

學禪菴記

有嘉堂記

藍冰堂記

雲南新建白鹽井庫記

永思亭記

保和亭記

畫竹冊記

富順縣明倫堂左版題名記

右版題名記

王公橋記

華氏訓德堂記

劉氏福善堂記

游謝氏莊土橋溪記

九日游馬腦山記

黃氏節壽堂記

卷之四

書

與霍渭嚴侍郎論武銓書

與潘評事子抑論仲子書

答彭給舍子冲洪範書

答趙舉人書

與嚴介溪尚書論祀慶郁書

答童宮諭廟災儀注第一書

南沙文集

目錄

五

答童宮諭廟災儀注第二書

與黔國公書

與譚僉憲論文書

與唐荆川書

答王遵巖書

寄王遵巖書

與趙龍巖書

與李令書

答李令論稅糧驛傳鹽筴冊籍四事書

答石通判書

再答石通判書

答胡栢泉書

答胡栢泉書

與九江守朱子价書

答王教官廷寬書

答方十洲太守書

卷之五

題

南沙文集

目錄

六

題張氏峩眉山志後二首

題陳退翁僉事傳後

題謝氏恩謫日記

題禪者正宗卷

題郭煉師行卷

題日者林生卷

題張將軍卷

題王生卷

題黃氏問禮江陽卷

跋

跋寧鄉縣志後

跋參同契後

跋月儀帖

引

方希直集引

東平唱和詩引

封名詩引

關中樊氏遺澤詩引

南沙文集

目錄

七

傳

豐城熊處士傳

甘元望傳

憶蘭先生小傳

卷之六

墓誌銘

贈禮部主客司郎中翁公旌表貞節封人

宜人許氏合葬墓誌銘

朝列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叅議白洞翁公

墓誌銘

都察院司務甘君墓誌銘

戶部雲南司主事李君伯孝墓誌銘

南京戶部員外王君崇道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副使中嚴李公墓誌銘

吉安府通判陳君重墓誌銘

處士熊公時用配孺人凌氏合葬墓誌銘

對溪熊先生墓誌銘

太學生吳君墓誌銘

南沙文集

目錄

八

江君文博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墓誌銘

處士王君墓誌

封安人童氏墓誌銘

封孺人嚴氏墓誌銘

那母熊孺人墓誌銘

王母陳氏墓誌銘

甘母董氏墓誌銘

卷之七

墓表

故相國楊君墓表

碑

贈浦江知縣毛公神道碑

馬湖府同知趙公德政碑

祭文

祭伯兄公安令文

祭楊太僕果齋文

祭新鄭縣君文

南沙文集

目錄

九

祭甘凡山少保文

祭外舅翁參議文

祭司務甘丙山文

祭甘嵩縣文

祭駱侍郎文

祭翁母歐陽宜人文

祭華補菴文

祭李憲副文

再祭李憲副文

卷之八

雜著

柳溪頌 有片

宋中丞凱旋帳詞

教通贈劉師禹之鄖西

良說贈熊公聘訓導之廣濟

吳興賑貸議

廣師說送李生如京師

壽李中巖樂府 有序

南沙文集

目錄

十

蔣道士字說

凌雲山刻石銘

息心所頌

任同知像贊

上元觀燈致語

賀戴守帳詞 代縣官作

讀鳧鷖假樂詩

讀曾子問

讀文王世子

原缺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一

蜀罷熊 過叔仁著

同邑楊述中

臨邛孫之益思謙

合校

曾孫熊胤衡重梓

疏

養病疏

奏爲乞恩養病以圖補報事臣貫四川叙州府富

順縣籍嘉靖八年蒙 恩賜進士出身冒與翰林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庶吉士之選尋以臣繼嫡母喪去嘉靖十三年六

月起復蒙恩授兵部武選主事臣少不自愛屬有

狗馬疾顧念大者不能備行伍爲國負戈敵愾小

者不能逐耦明農輸餉邊圉恐負 聖世養士之

恩慨焉發心思以吏事報稱萬一也竊伏自念小

人寡福分過裁生屬領劇曹力小任重舊疾日益

委頓呻吟作苦害於眠食醫師診臣曰心分而神

不守火侵於金無以生水法宜靜不靜者將恐不

支臣伏枕益自危殆怔忡屏營恐遂填溝壑不被

玄化願下臣章勅所司廉察臣病以例歸使臣深
自省愆以遠凶邁庶幾不爲天厭當思後效若先
身後公非臣之愚所敢萌諸心也

議儒臣從祀疏草

奏爲乞恩崇祀以光 聖治事先該御史楊瞻樊

得仁各奏以前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從

祀孔廟幸奉旨議其事臣聞古者有道德則使之

教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先聖先師

南沙文集

卷之一

自漢儒不能定主名當是時學者非其師弗學非

其學弗祭矣推緣所繇此豈徒嚮空名不程其功

伐者哉建武元和之中七十子間一從祀然廼不

得出闕里開元八年廼稍加封爵然牲帛之儀缺

而不傳殆若文翁講堂圖畫耳議禮之家猶或疑

之曰功臣乃與祭大丞禮無弟子從祀祀者故學

士承旨宋濂常議曰可罷夫有其舉之尚或靳焉

其受職嘉饗若斯其難也唐儒學傳貞觀中詔左

丘范甯之徒二十一人並配廟庭蓋應祭義西學

之祀本以其傳經萌芽爲先師用其書行其道
有以褒大之也夫卽唐之初七十子曾不得比於
左丘范甯等從祀豈非報功之故不願謂其賢豪
哉今 陛下兼總禮樂爲道德統宗羣工莫不洗
心仰承休德御史瞻等搢擥發憤建表章儒臣之
議其所綜較本高誼也第古法應祀典者常以著
述羽翼之功臣伏觀祀典述稱往古則如公孫尼
縣豐等親孔子之徒尼又撰次樂記緇衣其功烈
至著今祀典皆無聞焉卽觀近事宋元以來傳經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
之士行誼無缺者典禮亦多未舉弘治元二間給
事中王珣奏汪克寬李廉從祀嘉靖中毛憲亦舉
陳澔然竟寢其議自瑄之歿言者頌其功德凡數
十上若瑄之賢道術行業誠應尊顯以風來學然
卒莫能就者亦以事重禮殷後眎前或事同功
倍事一報殊不得不致詳審也臣按漢法有大事
中朝逮文學掌故皆具議上號爲近古儒家胥傳
義盡天下之公今祀典重事 陛下幸下臣今議
臣願 勅翰林院詹事府諸文學之官各以所見

疏上臣等得集衆思參定上請以俟 聖裁

論監國疏草 未上

奏爲定大計以安宗社事伏觀八月十日所降
聖諭一道以 聖躬血氣精神稍異往昔欲權命
東宮監國重大仍奏請 陛下少解一二年調養
或可親政悉如初且令傳播廷臣三日爲期上議
毋敢隱臣誦綸言意欲有所建白以諸臣次第上
言必見省納臣可遂已迄今數日未奉有指揮臣
甚竦恒仄念 陛下憂勤元元心勞力瘁有意於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
尊生之事臣聞家聽於親國聽於君臣非不能識
陛下之心而同其憂也顧臣愚思之反覆所未能
諳有犯無隱臣之義也不敢逝死臣仰觀乾文不
息則天上覽殷周無逸乃壽繇書契以來同守一
辭未必皆妄也 陛下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攷於
往古性命之原固可一貫而知調攝 聖躬豈必
在解事也養生所宗莫若老子老子之言曰治大
國若烹小鮮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是未嘗不言治
國也要在內心絕去健羨厭離外不爲事端順而

應之此常容公王沒身不殆之道也兀然枯寂豈所以語於帝王之祈天永命哉故舜有率作殫省省之迹而云無爲者爲而不宰以自然爲宗爾竊見陛下加意古初制禮考文歲無虛月此皆出聖心所綜較心動神疲安得不少損也陛下大德必得其壽神氣少損止應靜養以須不逮之復何必遂有監國之命哉且云早朝不修祀典多代以是爲未安古之朝者臣辨色而先入君出而視之其爲優尊固有道矣故三事大夫朝常先至而夕後退邦君諸侯朝常後至而夕先退此自臣下勞逸尚有等差何況乃萬乘之尊欲靜迓天休而臣子忍違命乎漢家之制每月朔朝宣帝五日一決事宜室齋居遂號勵精降至唐世受朝有日五日一詣太極殿視事以爲恒式也羣雖旦夕承弼而當宁固有期矣亦非數數然勞也乃今陛下端居順神亦未有廢事或歷時然後使羣臣一望顏色不爲不可何必委之監國哉或乃謂陛下間幸西苑臣工不便趨走伏謁按漢甘泉長安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五

相距三百餘里武帝五月避暑迄八月百官皆從邸舍今西苑去中朝遠近不及甘泉長安百分之一彌月不得一致起居之敬此殆臣下泄泄也陛下誠定爲期或如前代五日或遂至朔望容令百官一詣西苑祇候參謁待聖躬稍寧朝儀如舊可也詎議監國之事臣下將何承式哉若夫遣官代祭則於古有之大宗伯之職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周道也陛下神體未充偶不任駿奔之勞遣攝以往一念之誠天實鑒之亦不爲過而遂欲委之監國臣至愚竊有疑也夫監國者其名非正也古所謂監國撫軍者諸侯有朝會世子居守之名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故不曰監天下而曰監國其義曉然可知春秋之義天王不言出而何以監爲哉且皇太子雖聰明夙成主器莫若然大人以繼明然後照於四方今方在冲年豈能聽斷今以陛下威靈臣工奉職固不敢欺若托之監國作繼爲照既所不能而大臣自疑又不敢操威福之柄當復一一取決於陛下之手是陛下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六

下外有安逸之名而內受往復之苦亦何益哉且往復之間萬一有姦人竊其柄而高下增損之則天下與受其禍比 陛下取而震擊之則亦無及矣人情忽忽不可知先事之失後事之戒也主父沙丘上皇興慶中達之人咸爲動心而二君者廼不能得諸天性之愛近朱室最稱有家法光宗至不肯過宮彼其初豈盡不孝之子不忠之臣哉或怵利於未至或蓋惡於既章忌上之見察則無所不至矣夫太子須素養者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七

以教之孝齒胃於學以教之弟司過之史書其過虧膳之宰因而徹其膳如是而尤慮其弗克荷任也今太子尚在襁褓未親師傅欲一旦挾重器而歸之尊貴已成雖欲抗世于法而不可得矣以此承宗社之重甚可慮也昔中書都督府議 太子爲中書令 高皇帝以年未長學未充尚難之况乃今 太子幼於懿文而監國重於中書令哉 陛下何不躬修玄默順應萬機以待太子之有成而後議也且太子者問安視膳其職也如必付之

以事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退有掣肘之虞則進有投杼之患甚非所以保全天倫之愛也往時仁宗爲之子 成祖爲之父然 仁宗語蹇義等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賴 皇考仁明得以保全夫仁宗之監國不過居守非敢專決斷也而尚有讒慝之虞况於遣大投艱哉今災變四起盜賊叢生流離在途朝不保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不畏死矣然有司莫以告而大臣莫以憂今太倉鹽徒景德窟戶攻陷城邑殘毀居民諸如此類豈能悉陳外則四夷乘間而動兵不克伍糧不克口以此禦亢隄之虜此不走則就死地耳何以戰哉近雲中之虜雖云出塞 陛下能保其不復來乎邊圉未修多可乘隙革蘭台之交通方且見告矣假而虜復深入巢窟有託是數師者能挫其銳而解其紛乎此所謂厝火積薪之勢也然彼所謂火未及燃耳今且勃勃有炎上之勢臣愚不才意 陛下必有所圖回以彌其變今且保養元和而遂欲倦勤天下將何所望而此曹

亦何所忌哉雖太子聰明傾冲年豈勝此也 陛
下神明邁出千古何待臣愚之多言伏惟靜居端
養以凝天休時儆有位以消天變監國之議遲之
數年臣不勝慶幸臣愚昧上竇天聽隕越是懼惟
陛下少加裁擇以開言路寔宗社無疆之福

廟災議恭題 神主疏

謹奏爲恭題神主事先該本部題奉 聖旨 成
祖仁宗神主便急恭製詣陵奉題欽此欽遵外照
古者送終之禮未虞以前則立重將虞之時置首
南沙文集 卷之十 九

皆所以定靈明之神凝孝敬之趨切詳事情是初
塋畢時已不題主於墓故虞祭以前未嘗有主可
祭載觀春秋傳文祔廟而後作主而主有虞練不
同皆未嘗於墓題之夫塋畢既未嘗題主於墓豈
當虞練之後反以其主從事墟墓之間故虞祭祝
辭有曰哀薦祫事適爾皇祖其甫則是魂無不之
作主之先已適皇祖大抵墓以藏形廟以妥靈故
題主於廟則神適皇祖者可求題主於墓則藏形
之區神所不宅近於之死而致生者非經義也竊

惟 二聖神主雖已被災而先時班復之後其神
已依皇祖卽今恭製方畢所當題寫尊號以饗殷
薦臣等欲於景神殿諏吉祭告恭題查照先年所
以改題 成祖神主者事雖稍異禮無不同其詣
陵一節乞收 成命庶幾仰體 陛下孝思而於
禮義不同兼邇日畿輔驚擾所宜鎮靜况乘輿一
出六師犒賞動數十萬方今時訕財潰大工將興
尤當節制但前奉有明旨未敢擅便伏惟俯察未
議臣不勝感戴之至

南沙文集 卷之十 十

周易象旨決錄目序

過年十三所則受易通其讀其義稱程先生朱先
生尚矣自維闇愚繹所存典冊鮮有啟悟者就易
家私問之或說過閩人蔡清先生善易購得其書
其開陳宗義不及象也於是稍記疑者爲贅言兄
公安令伯久見曰毋容輕爲之然不能忘也後十
一年舉進士試當就讀中秘書欲因盡求古易說
忽罷去又時方尚文無有言說經者暇語山東李

伯華伯華數能致予易說東海唐應德欲共求其義唐君意在自得不暇及象也時時私草其事緒正之維揚葛子東雅所喜愜會辛丑謫入滇稍頓安寧楊君用修數語予當遂成書迺益考前聞精思其義加拆衷焉經下輒申象旨以通之而分註其所革除之語於下書迄就劉子仲敬以數相參伍具登紀之漢學官置博士得一經聚五經諸儒共讀求其詁以示不輕今文字模於科斗篆籀者轉而傳訛不啻數變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一

丘經許慎說文稱孟氏易其文多異矣至蜀李譔又著古文易益其慎也今乃鈔傳者於是以象爲主據他書以証今文合象則從焉証字者一百一漢校經者不去本字今則之稱某當作某晁氏經有齊楚異音俞氏曰東原之人入則去讀發叶大害實叶巽順極叶正有魯音據孔子魯人則晁氏說疎矣証音者三十八易文古奧無助語辭間若可上下讀後人不省其指歸妄意不得其讀矣証句者二十六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或

脫去无咎字唯費氏與古文合按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募書易獨完說文序曰其稱易孟氏皆古文何子元謂古文不知誰氏傳者何耶証脫字者七十九証衍文者三十彖傳文言附入卦中錯簡不能無誤應移置者三十二舊以爲誤今証還其舊者三舊分段不明今正之十傳附經者一餘皆如乾坤不復還舊以省兩讀大抵如費直易而已意主明象可得畧者因畧焉歲辛亥書成定著都爲三卷而各從類標之曰易象旨後遂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二

加決錄名之義廼私竊取矣過自序曰易之始終獨有象耳學者猥稱畫前易豈非祇以爲異哉昔者聖人類萬物之情象其物宜物有萬不出陽物陰物奇耦之畫也是謂儀象故生八卦以象吉凶是故易者象也象在其中奚啻天地風雷山澤水火哉即陰陽消長盛衰之間觀其所乘而吉凶大業莫能遠也樸斲風濤後聖乃廣爲之象以開物開而正名當物因其自然故曰象者像也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象言乎

其象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是數與辭皆出於象也辭有吉凶悔吝皆謂之象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彖爻所同也四者不爲象而爲占何其不察聖人之言耶其所謂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其所謂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爻所獨也異哉後世之說曰此爲象此爲占既又曰戒占嘻亦已支矣或又曰此爲意此爲言爲象爲數豈不益甚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明古統彖爻爲象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居則本卦不變言故曰所居而安者易之象古爲象今爲序繇字誤也動則觀變玩占動謂之爻故曰所變而玩爻之辭亦緣字誤轉變爲樂矣得其不變者則占彖得其變者則占爻辭皆象也象皆占也占皆象也又可分象占哉有不得其說者則曰有占無象象在占中有象無占占在象中嘻支矣是故易非獨言語數其意皆生於象而已故得稱象之意象之言象之數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立象盡意則辭可略矣今大象占者猶爲因辭求象之道耳是故有一卦

之象有一爻之象自其變者觀剝象傳曰觀象觀也者觀卦也二陽之卦剝五所自變也一卦論變之例也蒙六五童蒙之吉巽以順也巽者巽卦也五變則上體巽一爻論變之例也在履而當夫位曰夫履在兌而當剝位曰孚剝否九五稱大人與乾同中孚九五稱學孚與小畜同此四爻者皆曰正當位兼取兩卦相當之例也歸妹以恒用恒之道以初三易位者也乾九四乾之小畜小畜之中又有兌離故曰革是變之又變也萃六三上巽二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四

五互一卦之例也泰六五歸妹中四爻互二體之例也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之謂也以是而正名當物亦足矣始商瞿受易孔子瞿所爲學今卽無知者史稱瞿後有數家皆以象數爲宗而王同始爲書丁寬服生皆著數篇亦以費氏廢矣惜哉王弼尚名理隨興遂爲中原師邢恕等益欲忘卦棄畫王濟有言弼所誤者多何能頓廢先儒濟言是矣然本先儒自淮南九師虞荀崔陸之徒煩瑣猥曲億而時獲非能盡合卦爻陰陽之義顏氏庭

詰乃云馬陸得其象數此亦耳食何異李昉祚集
解及釋文詩二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註康成
說猶曰在學者引信觸類以辨之耳乃若道器太
極說有不同古先者約文申奧據易証焉庶明達
省之有以相發其要不越乎類物之情象其物宜
云爾其升陽子數四則本易外別傳然道貫物我
施由身始亦不可廢也援引類例推而麗之共諸
里師具訓蒙士有罪我者期其諒只若俟來今以
求知則默而成之非夫古人其孰能獲我心者雲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五

春秋明志錄目序

道惡乎存存乎志志惡乎明明諸言言之明有良
知焉爾矣孔子何爲作春秋哉言者麗乎事者也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然而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也春秋空言乎行事乎夫春秋天子之
事也豈以爲空言哉不以爲事而以爲空言於是
乎進退予奪之說起而不知文之本於史也孔子
吾猶及史之闕文寧當有所改革其辭乎孔子筆
則筆削則削謂其事不謂其辭也游夏之文學乃

至不能贊一辭事內之辭而有可贊必將巧文而
不慚真若進退予奪於諸侯之策詎不遠於易簡
乎聖人之志以爲天子失其所事守則其事自齊
桓晉文出故懼而作春秋語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卽其事而炳於幾先足以懼亂賊斯夫子之意而
豈以爲進退予奪哉由陪臣撥而正之提而反諸
乎天子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蓋堯舜之道文武之
憲由此以出孔子之志也周室之東其所以爲政
者何其旁流而無紀也而孔子正之後之說春秋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六

者何其旁流而無紀也將孰爲正之哉易曰天下
之道貞夫一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君子
小人其道不相謀也此天命之自然聖人欲政出
於一豈有意必固我行乎其間耶學者憤聖人之
失職而欲以進退予奪歸之旣無得於易簡而抱
遺經者又不勝其臆決也予家自河階府君世業
占今文尚書而伯兄公安府君好春秋左氏善爲
胡氏春秋子童子時因得盡發其書讀之有所不
能印心者矣條所疑者數十則倏有開塞無有能

明之者嘉靖癸巳予友唐君應德始共商其一二而奪於曹務又遂離去謫南中稍暇有相就問義者因次爲卷表其后官越趙憲伯師錄寄東海季君說十數則蓋季與予說異於古者常十而得三四其與季君自爲異同亦十而得三四與趙憲書曰獨抱遺經務爲獨得此如獄吏郵罰麗事初讀了然及其察辭於差有失當者矣鄉先生趙企明倡之猶未若彭山大肆厥辭無遺力也昔者聖人仰觀俯察蓋欲學者合而一之今季氏考中象數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七

甚畧彭山豈本不知曆耶聖哲日遠來者雖誣至其深造亦不易斯言也詎可以一二掩其瑜乎是予論季君之說也易有天道焉地道焉人道焉堯舜之相命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地密移消息乎小餘八三不盡之間而盛衰理亂百世可知聖人所以後天而奉其時自然之運曆家雖不能窺而荃蹄在焉古曆疎濶歲差曆亦有憶而中者課其所步或先後天學者集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日食皆無推法有考課疎密而已此魏史官所

言宋書禮志可相覆按大衍並稱黃初已未始課日食疎密蓋張子信乃詳則理數相揆亦古所難乎授時雖大儒所定至其推驗上下命爻加減將至於往大而來小况欲按疏家舊說治曆明時盡革道乎於是問曆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所課而正之古者分壤設險城郭溝池以爲固予欲觀隨志著錄盟會地圖而無所徵也杜註異同卽無以辯之予欲觀朱楊湜增廣常氏春秋地譜而無所徵也其什古今沿革卽何以辯之今因註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八

疏國志稍采古文度地而定著焉周之典章鑒於二代是仲尼之所憲章者也諸侯以爲害已而去其藉聚訟之久末師督焉以詔後於是度理揆情準之天則其有齟齬辭而闕之蓋將執此以往視夫求禮於野則既賢矣春秋以道名分此孰非名分所在乎乃至三傳而下庶言紛如而聖人之經由之明晦因舉其說本於良知並加折衷乃若姓名氏學者謂非大義所關故由唐以來公子血脉譜及鄉人馮氏名號歸一圖名字異同錄其所

流別雖不可見然註疏亦往往而存昔者聖人欲一言以蔽詩之旨然謂小子學詩鳥獸草木所不廢也參以所聞比於先師之意亦庶幾百一乎書成而藏之予且歸九老之洞委志於靜虛觀四時百物之流行則是書者固亦聖志之筌蹄也在我後之人有所詮而擇之者則予志亦明矣乎

贈崧少山人序

萬生爲予言崧少之盛也更僕不自休他日復縱言之熊子曰然吾嘗考景純爾雅註兼聽於中州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十九

之人亦若吾子之言也夫山大而高名之曰崧嵩蓋依於此崧不必嵩之謂也豕韋之野有人焉取而號於衆曰吾崧少之人也夫崧少者不必非崧之謂也蓋予讀山海經半石之東有山焉去五十里者爲少室又東而三十里太室在焉今之謂崧少者則少室也戴延之西征記乃云二室相去十七里遠近不相爲謀若此復何據哉今夫垂天之峩薄地之儀其孰從而正之然而紛紛者曰是其大且五十里崧然而高亦八百有餘丈嗚呼崧少

之盛其果在是乎古者五岳視三公蓋其磅礴靈通之故然各奠其域則氣有所偏崧當土中古稱天地陰陽之和會定土圭者取中焉是故君子以考衷度德於是乎法之徐行安步無忘古老之言以利往高者聳卑者俯而蹲大小相將秩然不紊是故君子以貞進抒辭亦於是乎法之詩崧高之首章崧高惟嶽風俗通乃曰嶽者楠考功德黜陟也是故以司銓衡秉文教亦於是乎法之嗚呼山人與山之盛若是歟夫崧少之至於今久矣人之得於崧少者衆矣白得之詩可與體物不可與立言渤得之隱可與退不可與進取於崧少者薄矣復聞往藉比比稱有棲真鍊魄者復何爲哉之數子者子則安能知嵩山之陽有張山人彪者當唐肅代間赫赫有名稱山人將其苗裔耶然子美貽之詩稱其草書詩興要其歸不出乎白也漉酒尋山不知與渤孰上下哉予觀山人教於蜀盛矣徐而論世聞其真淑而文察才考功皆足以自克其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

有聞於後歟熊子曰予聞萬生邦憲言山人姓張氏名鯤字子魚起家進士由考功副郎累資來董蜀士予不交臂於山人據生言如山人豈不鮮哉豈不鮮哉

贈沈經歷自新序

豫蓋土中也其民氣冲若天委然故謂之舒豫陳在豫又四曠無山川城界以是受天地之衷有然者矣昔周之世采其貢俗其詩曰衡門無固必焉斯亦冲之極也奚所於外營此豈獨太皞之遺風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一

然哉李仲材曰陳今乃有沈君自新云始沈君探管談藝卽士胥下之然鎖院試則竟不第比久州牧以歲獻入太學太學故多善談藝者然競賢沈君京兆尹取士太學欲克秋賦兩試沈君廼沈君則竟不第也予弘尋舉進士始謁選受京兆經歷是時人或歎沈君未張者然沈君竟奮策不卑其官也此與衡門之風豈異法耶熊子曰茲不當昔功曹錄事乎大廼勾稽簿領舉彈善惡必由之復則監牌印出給楮筆號項細然皆事事矣夫京邑

四方之極也今尹治出納凡皆司存之則守是官者亦難矣寅之情惡惡行廉貞位當燕也或欲因以治焉嗟乎流代之感今之燕非昔之燕矣彼日見夫紛華而眩惑之也相率違其性以巧趨之民俗蓋嗜利而無耻吾竊省觀不可究詰焉是吾之所大懼也即使沈君時能贊畫諾於其尹其尹也賢又能資沈君以成其治變而至道將不可望哉其成也謂之能其或不成其瘝曠將安避也古語曰功者難成而易敗者也夫難成易敗又惡能無懼而暇外慕乎且沈君柰何卑之也昔七十子之徒陳有子張者人也而學于祿孔子教之曰言寡尤行寡悔宅日問行日立見其參前在輿則倚於衡也然後行蓋言本也然遵美屏惡一貫之而王道備矣沈君陳人其孰以陳之鄉先生告者李仲材曰子也序歸之沈君名銘或號曰桑落沈子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王大夫既典司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以爲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記參諸舊聞其地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二

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臨衛鄭莫能當者蓋興敗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國也昔秦以其強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有害也然河曲卒困於趙盾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益爲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滅燕宇文弼策舉齊靡不由汾曲走出爲師凡東境之禍固皆掠境平陽者周鎮玉壁城齊據平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然則攻守之便迺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三

非有秦晉之怨燕秦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亦後之然諸蕃嚮善稱第者舊迺多參居其旁麗洛川諸偷故皆蕃落也負拳勇怙狡捷往往由平陽潛入行盜侵毆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囚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參會殘石州此壤服之憂不得委蛇高枕者也夫蕃之難久矣卒欲去不可得籍第忍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修舉然不可顧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藉修其孝弟忠信則親上死長之誼誦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葛生

鴛羽之刺雖以霸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不頻感稱窮諄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命皋陶爲士茲土言不及兵蓋刑清政修內不格奸則邇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迺異也皋陶之命曰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主事曰正德中賊流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續短刀鈎鎌褊袒呼而犇之有夫噴自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嚮道謂賣已也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革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皋陶弼教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況今之怯篋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已非以爲可恃也

贈王道思司封謫毘陵序

司典迄於今典章號稱詳著矣要爲裁之義人情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四

留滯無所恤由是賢者思損益云嘉靖甲午司封
王子言錫命事未效乃坐判毘陵蓋疑操之已憾
今言追封意者始周公由春秋而來遂以子貴其
要參諸人情故曰人情聖王之田孰謂周公旦務
爲苟悅者或曰漢無傳焉晉宋遠唐以所習聞成
事睹往帙可徵也郭子儀中書令二十四考方召
之烈非勤於此也父贈秩止太保崔德輿正鼎鉉
文事悉可謫術蘇張之聲非章於此也卒以郎中
官贈其大父由唐季五代以來貴臣始異初制今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五

程較於今其難易不失倫比哉此亦一變也其後
又數十年有歐陽修先生修嘗以官師罷執政然
卒以子棐朝大夫恩至太師充公朝大夫固不尊
於執政官師矣今或階出父下或及出父上矣然
有不得藉子恩登晉者是遵何說哉由此觀之始
未嘗不嚴迺後察人情更示寬假也今迺又加嚴
矣夫古今之制至不一矣然如司封言迺本人情
計非有所失也上爲國家惜名器而司封繇此卒
去說之難如此哉嗟夫以彼其情謂難獲上也今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六

如司封言毋嫌於賣重徇人耶夫事便中古格不
能行者科條至不勝舉矣今以爲珍異古或以爲
土苴其要在本人情小已之見獨奈何可恃也始
李昉繼後叔沼禮家所謂爲之子者也昉相乃封
其父郎中超爲官師今之所起守祧繼體者或反
不能承藉靈寵此可謂變也矣昉後有程琳者執
政也琳始遷拜至不祿父皆得錫命至以官師超
得太師中令今或後裔顯庸曾不得階一級者夫
藉田侍老唐之賤臣廝役也或版授上州刺史以

學徒嘗有龜山先生之祠司封之鄉先生典刑也
其論賈生如此以予所聞龜山先生行誼至高司
對倘有景行之意乎矯輕研慮防周身者舍其道
無所取衷矣司封庶幾喻於斯予無憾焉

贈焦子會提學貴州序

適謂其友焦子曰子會茲行可無慎乎予今理官
也然廼司道化誨忠懷行而後推銀榜檠者何也
夫德陽而刑陰也古之王者求端於天天道蓋退
陰虛於不用所以明尚德之教也禮樂不興則奸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七

政者衆其究也上下相遁而思刻鏤民於何措乎
足天下將安所治哉學者上述唐虞殷周之盛尚
矣漢興以來禮儀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有能思隆
平之化者然未始不以學校之建否爲虞也今里
社中皆設爲童子學繇下縣戶不滿千者及上州
國家皆爲置學官登崇秀才異等其科條可謂悉
矣而風俗日以敝壞士出者窺觀伺郤以自媚此
僕圉之羞行也何以風示天下哉此言治者所爲
發憤增歎也夫學者誦法古昔所以一道德同風

俗也今其言往往殊科以自畔於先師追而詰之
若燕人說郢書然可謂膚末於學矣揚於衆人相
帥以師其心推經澤詞以文其過舉聞者眩其枝
葉而莫辨豈一道德之意哉此俗所繇不競而士
無廉隅也漢儒林所傳諸傳經者莫不守師法尺
寸不敢變彼諸儒者固非得深造自得也然至據
經守理總核精實者皆有檢押奉以周旋不惑於
多方述者之謂明此爲庶幾矣以程較於今豈不
大異哉夫羅鬼之墟八番之餘俘也刻木契以爲
文擊銅祀神以爲禮吹瓢笙遲袂宛轉足頓地以
爲樂其於教化何如哉然而質璞未斲昔孔子欲
居九夷夷所爲至不道非有衣冠禮樂之文也非
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非可以言語閒說也
然其人狠戾詩慢迺出於其習其深中厚貌巧言
辭迺不如中土之人也而又無多方以惑之故易
興與教今八番之遺萌與是豈相遠哉里俗曰瘠
土連阡不如良田省方設教此地易爲資矣孔子
稱忠信篤敬蠻貊之邦可行以此之誠御貴之民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八

將以是興教化豈其不能哉矧又五土之士譁
間彬彬然何忍棄之故興教化者明示所嚮而褒
黜之進有鈎飭退有錯錐則將旁出而逸矣此造
父所以泣延陵卓子也今天下之道其不爲延陵
卓子者鮮矣子之行也寧無愼乎哉

壽王谿黃先生序

今國家於治至塵瘁也此非不深長思矣勞於求
而不得密網不勝其弊何也梁人之言曰墻薄咫
垣頽縉薄咫垣毀繇斯之道未有能臻於理者也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二十九
自古尚齒天子下達必有所尊蓋兩庠養事老者
此豈徒以餽飭爲恩哉由之諷詠且倚使教率其
弟子也予考信古文塾師皆鄉大夫之老者云是
仕者壯宣力於本朝老猶爲師長化導其民人也
德所流溢豈不洪鬯哉則齒之貴有由然也逮明
之興 高皇帝思於化理倣式古昔歲春冬合饗
耆老有所揚觶而語者意在我民迪小子也又春
坊司直郎濬罷歸濬性厚不能惡惡上爲語飭戒
使知鄉鄙所繇嚴憚起居注濬歸省致書勸世子

學 高皇帝喜諭世子宋起居言是也當是時歸
老者中朝責之翊導下表正風俗上耆迺至太子
猶服尚其言況於里中子哉由此行之欲風化不
淳古何可得也今後進生趨時赴功以幸觚天之
會指摘長者曰迂無聞知斯固已侮老成人矣至
郡縣歲時行鄉飲酒禮尸臣苟欲趨具多引市藉
猥劣以充賓介曳寬博委蛇偶旅延登階級勉爲
遜謝可也褫其服也從而占其行事亦多違人理
矣由是士爲縣官敦禮者耻爲旅進退若將免焉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
民亦眩於名實便其合汙至鄉先生所以正己者
如爲已厲矣予爲文學弟子及見忿色非焉夫貴
德尚齒虞所以登治也今上失加省人不自愛下
又無所標的因益輕之古者卿大夫居鄉之化安
所得哉由此趨於王路猶齋漏注茲也以孔子之
觀於鄉謂王道如是耶儀曹田郎中曰我閩人也
聞有王谿黃先生而有里稱先生故縣文學掾也
積有閭閻矣亟自罷去予閩之俗不敢狎其長有
鄉先生壽七十如君者相率嚮而聽服倘可興塾

師之化非吾之幸哉昔宋之盛邑豪王氏訓族里也俗迺蒸蒸然稱弟比父而廢則有以禦賊稱者矣籍有鄉先生能消折未萌賊奚從生也又其父則至尋干戈如景泰中以此逢流離之變則不可終諱也耆老成人有益里閭如此壽如君倘爲廼娶教非幸耶熊子曰塾師之化必有興也豈末利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詳夫斯之爲詩也歷選列辟之壽王褒之頌得賢不亦近乎獨睨親以爲私慶何其爽歟郎中曰稱典刑者後老成乃其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一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過頃試吏爲宦學顧多迷方及睎視人語獨傾聽不厭射亦時時有所服膺迺得失之際蓋與嘆焉夫不習爲吏視以成事此豈虛爲言哉然列地事觀人風亦多流代之感者吏又烏有成事可習視乎吳人朱子羽守瑞州過其友人曰柰何治瑞傳

在萬山中當吳楚爭霸時無有固戰之役其壤地乃若斯僻矣歷漢初逮於有宋用文日至久也而射策者率不應命予觀世傳曾鞏學祠記以時如彼其受變若斯之難何也然其俗朴野不囂於訟自昔守者樂之詡詡然標爲道院如非誇毗視鴻荒豈異旨哉就其俗孰不可坐鎮而安者予蓋歆羨焉南昌人熊景之其時與予相次守司馬署郎予就以其俗証之景之言瑞民不良迺入江西上第中予始聞大駭異之迺呼吏牽舊牘求其故曰今吏治不古豈所師模諄諄或所傳聞殊方與固推之衰亂迺稍返若天降命與明之治在弘治中加隆盛矣然御史周進條疏其故曰瑞一郡三縣在深山中民性強狠往往則相聚爲盜請巡土官飭兵事治上高高安新昌疏語在十六年又最治時勢可又安而直爲此廩廩難保也山川藏疾倘非是耶開之甚難亟返之無繇斯亦大異乎昔所云矣卽誅名不察實長吏雖勞誰爲知者乎抑有易者古之理亂非更民也民從違非能易地也聖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二

王在上而民不奇褻者又非能哺而食之提耳而教導之也其要領迺在得人而承流布和惟長吏爲親民易任職然長吏者又率多師吏法指民當用齊之刑耳所謂法分表名參驗稽決其數一二三四者皆是也言政而不及化此令誦法之士聞於遠圖賢人憂心疾首而民失職也悲夫子羽苟少加之意瑞民秉非獨畜於宅日也史院編修唐君順之率文章之士爲贈言而屬予爲序

贈田希古提學湖廣序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三

學者曰學之道塞其兌扞其外日新之業無以爲也毋亦非人理哉凡學之旨其要長養之教亦若此而已今日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是欲葆其真然迺支離益甚此何稱焉此何稱焉夫學者所乾乾惕若豈非爲備道哉今備道迺在損學柰何獨用益之如斯之道將內與外異若參與貳墮體黜明獨任小已自謂守一者也肢體聰明天所錫委以資人也今必盡去之則形覺者迺返大不利於人且學以謀聖故欲其通也今中乾而外不理則遺

外之效也黃帝之書曰天地氣交使英華成秀奉收者少秋至重病夫道之適長自天地不能使之歎今之爲道必去其益而就損則何以奉收以此節宣豈非謬哉圭竇環弧殊名而皆麗壤也正變倍半異命而皆音律也叢條繁緒此誠幾發於心夫孰非因端以表著也其棄之也豈非外性耶故言學者非不自謂之能然乃提空名嚮學而非其方延平田子始以文章顯名其主教事於楚諗曰將爲博約之學夫約非有他卽心以博則約迺可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四

言也約與博非有躐界也非若損與益之別也予始赴燕蓋遵江而下南以觀於洞庭之野滔滔江漢經所謂南紀者也蓋水無不瀦焉而後大非先棄細流多以爲畜是學之喻也莞子有言楚水淖弱而清其民輕果云云信斯言子之教楚迺可使之厭煩而樂簡哉楚箴曰民生在勤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彼有所拒而不受者自以爲日損之道安知其非息耶世傳申叔時春秋典訓之教此非不纖細也然楚士躋竟以是教楚法信乎當日載

之乎簡冊至於今稱之今去楚何帝千歲之日哉其稱之則教言之良不可無傳述也今楚之歲與其教皆隸諸籍矣子卽之楚其亦毋忘楚之故哉而後教可以幾道

送皇甫子安使中都 皇陵序

始國家於山陵至重也百神受職上下無怨肅邕以薦民和蓋天子之孝云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豈不然歟 高皇帝八年學士臣鳳韶始造爲儀請歲元旦清明柒月望十月朔冬至日遣官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五

用大牢伏臘社日朔望命祠祭署官享特羊而已節日與朔望伏臘社適會迺從節禮其後又時時議然要爲加財損矣今夫祝巫舉其辭著嗣皇帝明統也稱孝曾孫其由仁率而上之也已而惕然休諸心矣苟率情而行此必蕩乎無檢也然迺相參研爲節制此豈顛持文末以禮煩爲敬耶往聞長者大人言初定皇陵號時下太常議行祭告博士臣吾與蓋僅僅然持不可狀禮部尚書臣亮曰漢光武皇帝上昌陵宋太宗皇帝上欽康陵皆必

遣官祭告祭告古也制曰可迺始行之蓋其慎也今 上汎除山陵登崇其禮比於陵號於是禮官請曰儀曹主事皇甫某可任爲使往卽斯指嚮豈徒具文哉今制下逮細人皆得言民隱然言者

下儀曹歲終宗伯集百司議而請蓋民困刑繁則禮樂不興非所以共承宗廟之誼其意至深遠也今以儀曹行省卽 上指嚮豈一日忘民哉意者求先世之故還定安輯幽贊靈明常什八九可決而定也皇甫君於是臚語曰難乎難乎使有職此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六

將柰何皇甫君蓋賢者也過呼皇甫君君儀曹禮所司存以禮告何異代斲也且又 天子祀其先常修本實不以虛文爲使有職必有諏諮以過所聞濠潁之間連引荆吳富利所會也又有江湖外阻淮肥內固寔天所作猶周之高山也是禹所以總昌會也昔周人蓋登而望荆塗之山爲有王氣後四百年國家所以基命康定也 高皇帝因是欲營中都矣然試結軌而問焉以土風則食不厭口衣不蓋形窮愁終寔無異乎四封正營結惓閔

免遁樂懸絕往昔矣夫貧者易趨以利困者易誘以亂非其性然也擇陰而懷土人之不待習而能者也守臣之勢若此而無隱憂非惑且怠歟往親臣畫中都之便爲念至切也爲稱言曰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高墻留守又皆冗費也故其機易云爾其所科陳是以否耶今水旱蝗災非徙則死御史大夫以饑請司徒營議加寬貸而憂其理天時人事之感窮莫鞠於此也詩云哀此矜人孰有可哀踰此者耶誠有隱憂於中耶何以未殺災邁者祠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七

重刻戊子同年錄序

是錄也熊子曰繡衣使者營度之按察君申之幾乎辭之備矣已徐子卽秦中本貺予蓋相速流觀焉無不灑然色勃心怵然動也咸以爲樹惇云復謀錄是則四廛諸木矣八年之中其有亟圖若斯者乎又其爲志也邇而登紀其家大夫推而沿之不遺弱眇僮子此於舊貫何如哉自予歷撰作者蓋纖曲無踰於此云夫作者之旨如非有憂也則有所感乎夫遠者之不聽隔於同生也其不行阻於同鄉也其不從乖於同國也故齊人語曰如地如天何私何親然予讀今斯文辭考其潛躍之異未嘗不慨然以失慨焉憤懣大息也大者因可論世顧獨謂以其私耶嗟夫譽之與懼凶之與功易稱同功而異位者難言乎難言乎皆位之所自出也學者牽於所見聞人私其學不因異而求爲同此何異畫地而踞馳心域外其必不達明矣夫詬莫辱於行詭而悲莫慘於道窮故直者事之上節而隨者道之所訕黜也以隨求同卽何以有大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八

不亦痛乎又奚論位古昔朋友之交也氣同而求謀異則相離故其詩曰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說曰可使非所使也非所事是以懼絕焉位異則相違故其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說曰靖共謀所當具也正直之與所當與也蓋言時也式穀以汝慰以俟時也其情異則相傷故其詩曰出此三物以咀爾斯說曰咀以爲信也三物之出以爲咀也一匡之正而已厚之道也以斯求同此不攘而至之術也胡可云易哉今世之所

南沙文集

卷之一

三十九

爲求同者乃若物道然卒有美薦相號而食之而已矣由是背公嚮黨狎比行私而率相戕賊害也此非同之過哉同人之離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夫出處默語不係一方其要心之同也故其利斷金其言如蘭今欲求同釋此其道將安求之吾與諸君偕蜀計吏來凡幾年所矣其匡時而赴功者有其心無有今皆安所厝心力奉其心以殉道久近爲若已何時當有所直躬而行不啻於宿憂奪釋者何事也其事皆何狀竊伏自量當有所同且

猶未同乎所求若彼矢德若此之難也其謂隨同者將無失事軌乎或問楊雄子蜀人也請人對以人曰不死其意不累其身今方以殊途同歸相徵責也又可舍蜀之典刑者乎卽此失之其說是猶齊人之議私親也此夫大惑者歟蓋錄成而予序之將同觀焉

山東李氏書目序

學者博依前聞睿哲之言可徵觀也仲尼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雅言詩書執禮絕鐵滅漆易道廼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

明求百二十國寶書或據龜觚而聽其讀齋戒北辰告於天曰孝經河洛謹備其好古敏求若斯之勤也蓋三元八會不可究詰梵語佉僂或左或右書華旁行河圖綠字稅辭離志亦各乘宜而用曷庸舍旃苟曰任心自足其於畜德何異於孔氏哉明興迨今郁郁然文章著矣後死之士與於斯文挾策而言各異其旨以駭聽上者譚性命次工詞章廢棄前聞不守師法於是古之籍亦散逸不收矣山東人李子伯華起而憤之收其煥然登而選

之天明地藏聖作賢述人所秘密下逮委巷之議
不遺也撮名舉要校而藏之熊子至燕之日則告
之故熊子謝曰幸甚始漢田伏申培轅固高堂胡
毋各明五經傳其萌芽以爲先師其人皆齊魯山
東之國也子欲積其緒思廢絕之闕豈獨遺化好
學之風哉然集之嘗苦艱而脫簡爛編或遂逸滅
難得而宗非一世也繇劉氏沿之下鄭氏邇之上
皆盛選也人猶有所憾於彼何則博而闕於類例
也書有數種而一家數家一類者故曰同歸而殊
途至願不可厭明於三者各識其職所以爲術也
握奇之道互而相用然部而列之厥有八陳由此
其輪不可反三隅乎於是李子差次其書循其品
彙唯謹往予見今代掌故之錄未嘗不歎其統紀
乖謬欲建藏書之冊會 天子以未遑罷徐御史
議而止專已守殘者猥喜之而通人大以爲望庸
知夫文明之代猶鬱而不發有如此者也嗟乎後
之人有厭小己之陋博於文章以盡其變者得李
子之藏而伏讀焉功豈小哉李子曰子以山東傳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一

經要我誠不敢忘子蜀之產蘇先生誠賢者是嘗
記廬山李氏藏書子且記山東李氏乎敘述其肯
俾刻而藏之名山

送主客郎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嘉靖十八年秋主客郎林君出爲南安守南安在
大江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日百里逾二月僅迺
得至亥步而鼓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絕矣南有庾
嶺漢軍監庾勝所爲城者其橫浦有樓船將軍迹
予覽觀史遷書劉嗣之南康記蓋楊僕本繇此伐
南粵云其西尉陀發兵攻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固
通閩粵西甌駱粵崇岡積丘此在兵法進塗爲圯
扼險則爲支矣此曷可輕眎哉顧擇人而守之以
遠見輕鄙若左官然者時時有之故得人而守之
自以棄居郡不嫌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積
輕之勢矣豈國家所用柔遠之指哉嗟乎林君以
予觀南安地所繇秦剝吏治所繇興壞未始不成
於寧一而以操切反繆也彼其民貧好訟而地復
險交臂而易者緣手則盡矣又非土著也郡主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二

吏稍失所馭之負襁而相招呼矣其易爲亂豈獨天性哉始熊天瑞竊據也界部中甚困會 高皇帝起然歲時廼始定之彼伶人之餘分非藉要害曷能苟延哉故南安者言南方所繇安危矣其後自海道下取南粵不假途而樵蘇焉非盡以其道惡誠策便而動亦瘠土之民不欲以軍興從事煩供張也垂及百年里父兄子弟安其土而無外慕高皇帝之澤豈不大哉成化之末吏治頗失初旨監臣始請飭理其地弘治初撫臣遂請操守迨至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三

正德中乃有起豎牧稱南征王者豈非繼成者不能褒揚先業徒冒空文罔公上乎今君推擇而往必用此爲務毋忽其遠也月缺其團遠日乃光故曰二多譽四多懼蓋言遠近也靡不欲試難自別其器豈苟以遠爲戚耶遠而无咎必用柔中柔中者寬居而仁行非倒持以示大竊鉄以示容誠欲道之德而後齊一以禮也夫忿其頑而用重典剛克之此平土所弗堪穰而難却之禍也而况南安險遠貧困之民哉林君勉之久牧之後其政必達

吾知君之宜於遠也屬諸僚之請述其事作序

送張濟甫祠曹提學浙江序

凡物土者五方不同性而各有染習子考信吳越之際顧無聲詩其徵者廼獨有國語越絕書吳越春秋等又頗猥殘難據歷秦漢迄唐曠絕世代然杜氏等定曰越蓋尚鬼神好祀之國語稱楚鬼越機是殆有乎大祖翼而考述是曰習結然追錄其源果孰開而孰承之將不近於性成乎祠曹張君董越士也予廼稍稍語之故曰張君教者恃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四

施而拂求則離放本實故化遲效淺亟反之未有不靡然景嚮矣今祠曹本典神事越習又可順以神教審官養賢寧有謬於昔所司者乎昔越人之語勾踐曰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此可以語教而彼顧獨以語兵君思越人之言其以省方設教爲何如哉古者祭則澤宮以擇士今且因以教之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士宜於神明盡性之學也故曰遐不作人夫神妙萬物而不可用見聞解也蓋目眩於正明耳窮於傾聽廼不聞

之無聲臭乎然考諸居業則入神致用萬世猶一
揆何也入之言歸也非有所二之也此非斥舊文
飾臆說也心之精神是謂象帝故神明其德獨齋
戒耳齋言乎齊潔里俗從示義在存神二手執戈
表戒之象蓋畏心懼如也如是則心一一故神假
謂神外而思以入是有能所之言也能者無物而
所者無在則雖小補之爲烈而不可得以幾致用
不已過乎故神也者聚德則化而不測行道則通
而不括以觀人則不居故常遺外而獨契其衷者
南沙文集 卷之一 四十五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二

蜀魏熊 過叔仁著

同邑楊述中

臨邛孫之益思謙

曾孫熊胤衡重梓

序

送李伯瑞侍御兵備郴桂序

始熊子以進士爲兵曹郎也李子以兵曹郎能其
官遷爲御史又能其官於是遷爲郴桂兵備副使
南沙文集 卷之二

熊子與言曰三苗負固乃自上世記之南嚮而掉
臂者長枝未易卒施也何況迺其南窠阻者乎昔
殷之中興其詩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其逮於周
采芑之作蓋叔世也其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爲仇
由是言之楚係天下之重豈不較著哉郴桂連衡
山帶九嶷然由耒水西桂水東北皆至湘春水北
至鄱入湖以通吳會其南阻高嶺測上圭者以州
得二之二然漚出桂陽至四會乃入鬱林是漢伏
波將軍下粵道彼其三面臨楚一面以控粵北門

也又豈不重哉是天下重楚而楚又重柳桂矣予嘗讀令甲兵令四十曰成化弘治時職方嚴爲期上天下圖本李子守職方豈常取而觀之乎今銓司之意亦固以李子知故事重其地而使之也予何言哉然自左手楊以柳桂陽降平章也蓋垂二百年矣卽不軌道亦瑣細非甚暴桀害成也豈昔皆負固而今皆革心哉退之言清淑之氣蜿蜒鬱積於柳意必有人焉當之豈將近是耶若是則古之負固者將不鍾其氣耶或者楚材而晉用抑亦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一

有天時人事耶今荆楚之人流徙無託營朝飽則樂死耳無以夕食爲也御史圖以上國家思還定而方求其冊嗟乎天下重楚而楚重柳桂法當如是乎而屬者日在乙巳風從乾起爲災太史占之法曰陽角日風從陰角方來有兵其冲者已巳荆楚分也若是則天道人事今又何如哉今試坐策之最幸者迺响濡之無動其次動則厓勝之耳天奪其時民訕於財而公家取盈於賦民何以自養何以給兵哉求之而莫吾告也豈遂無可關說哉

或曰滿損謙益時迺天道若是則天道各有在恒風之占或不足信耶謙之益禹所以修文德格三苗也今臨其遺墟而思禹功倘所謂天人之際者當如何哉予不能文然思侈子之盛也而紀之亦吾鄉人之意也

贈武清人楊文序

詩書之盛學者靡不窺句注精考述行事大氏上有以馭其下則倖心絕而大化舉侈於制則民上逼僭端迺見矣所繇適治之路審之當安所嚮也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

昔者黃帝堯舜之率天下也垂衣裳而示之其取諸乾坤者是何誼哉乾坤者上下之辨也古者上下之等賢闇所繇別也故五服五章以尚賢象以典刑謂之抑闇象也者衣之設色表象也衣裳在簡此所謂齊之以禮者也不衷則以爲災其於坊民豈不慎哉故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馭下之明徵也逮於末世法典晦昧思媚其下則賜民級思籠其利則苟且一切而鬻爵之莢行矣此豈獨舊聞放失之懼哉屬世之具亾而民不知耻矣

高皇帝戊申之歲乃詔曰士庶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其冬議經用閑良官烏帽軟角垂帶圓領衣烏角束帶詔從之夫經用則勞矣閑良則良矣是固擇其人矣而其制斤斤又異於在位之吏豈非聖哲之見正名之遺旨者哉今司空以藏錢告乏則思鬻爵爲奇術告而行之不待廉茂顯功也白徒乃窺國家之急見間而起操其贏而入之旦入則夕版授受已則皆戕冠冠皆褻烏紗展角寬衣帶曳履委蛇此與在位之吏何異哉是上無以馭下下反挾鉢兩以馭其上此民之幸非國家之利也豈惟非國家之利其所謂以良受服者亦自耻其賢愚 雜進矣將以厲世不亦遠哉嘉靖癸巳楊君載道始因竹所高子識予於潞河館焉已亥予再至復館焉慤而有禮廉其人里閭所宗敬稱豪雋者以比於昔之閑良未知孰上下也會國家將尊顯入錢司空者以風百姓載道迺持牒歸制冠服以自寵彼其提空名而去司計者方謂之利而載道亦有所幸否耶予聞諸翼氏寅當幽燕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四

其情廉貞若是則載道其不以爲幸未可知也然天道往復不過一紀今營度且畢雖周於財者國家將無所用之卽茲會亦適逢者耳燕幽之人固多廉貞者亦安得以常視之而不謂幸耶鶴阿子竹所君之弟而予友也述諸君之意予爲序

河間府志序

河間樊君深次其郡志邵守相致而問予序書凡二十八卷最彙放逸法象人文詳哉其有所言也亦時時有予所未聞云天官錯峙各有適屬而幽州故占箕尾戰國之紛營諸侯率不保定其宇地朝夕易主至不可詰也今日嘗屬趙兼占大梁又嘗屬齊當復以詠訾占乎本疇人之書州郡所入度分乃一定不易何也志稱曰地故顓頊之國而九域寰宇並圖經等浚儀廼有高陽城孤棘商丘又皆以爲顓頊之墟顓頊者高陽氏也今獨以一高水標其地曰顓頊子莫能明也其書頗稱唐晉邢地按詩唐譜所箋蹕唐乃在太原晉陽寔堯墟也地有晉水成王封叔虞焉而子燮因以晉號今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五

河間冒唐晉稱豈復有一晉哉刑治龍岡本秦隴都莽襄國蓋今所謂順德者矣又縣絕不與河間接山海經炎帝生鉅封人物表鉅封蓋黃帝師而已不明爲高陽人許繇者諸侯也而國於許耳今悉係之河間豈非有足徵者乎參驗而予未聞乎至錢鏐傳說之屬及它所傳聞多異辭其徵於天人者豈不閎博哉此亦其小者無足序序其大者慨焉始予讀職方誦訓訓方保章之官彼於天人之際何其兢兢也豈以是作無益資譚說哉將以南沙文集 卷之二 六

以言府府不以言大府卽言之上下之間一膜之外兩皆疑其跡上以其籍爲壽張而下因謂之無益於事其有惕然動而警於心者蓋不滿什一焉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嗟乎天人之際倘可以虛文應耶今家人子治其恒產也此無不警農祥程水土視土脉占豐儉以稅其桑田問里中先世事紀而籍之時其歲而登降勾稽之惟補助之爲務今所謂經世者果能如家人子之自治已事耶嗟乎後世之法其弊不能養民而民自養耳又或去其籍曰害已嘻甚矣予聞諸董生曰春秋揆天道質人情參古考今災害之加其所譏也人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從靡嗟乎董生言春秋也可不謂達旨哉凡郡志紀事視列國之有春秋一也延董生者則河間稱鄉先生社而尸祝者也今之作者安可謂無意於是也哉告諸司牧蓋予日望之

送程君居之任黃梅序

往予少曹南王先生試渡瀘論予獻辭曰此在兵

法齊桓盟江黃近是矣曹南先生大奇其旨課策
一然廼揆策坐談耳及予涉江漢之波道黃梅出
廣濟而北以達於宋墟視其山川之糾委而登破
頭馮茂之山蓋見所謂黃者矣其人無不魁傑精
緊時平則或隱於異學其幸有事而萌芽其廼翔
咆哮之心者亦其風氣也及予欲從問彭堃徐真
逸之原起而思所以消彌之則其遺俘皆老老化漸
盡而不能知蓋有道之長而相安於無事久矣倚
伏感通則亦何常之有哉然予觀春秋之文荆失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八

黃則中國盛僭端少哉及其滅黃則猾夏終春秋
不復可制也詩曰荆舒是懲懲荆舒者寧不視黃
爲輕重哉吾與程子君君共傳經爲同舍生予試
論時君君及見而商之予歷黃而詢彭徐之故則
未常與君君同也今君啟廼公渫爲黃梅令習聞
猾夏姦宄之故而又思其平治之久以察於倚伏
感通之機其奚以爲政治耶或曰民之多辟緣情
而生今在亟反之顧治情以復性何如耳安論風
氣也昔破頭馮茂之山其人率稱弘忍而其教大

以情種爲害矣倘世之人而盡其情種則於化民
成俗之本有獲否耶其果能懲荆舒猾夏姦宄之
習耶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進之今安可以其
言之出於夷也而斥去之可乎否耶予方坐罪謫
滇將遂渡瀘以去滇瀘者莊蹻所建治其與黃皆
于楚事有連其不忖交相倣者亦予與程子之義
也

送李鳴叔侍御兵備漢中序

嘉靖己丑予與中嚴李先生鳴叔充賦就春官是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九

時詩大雅試雲漢義而李君入等其後十三年君
廼用御史拜漢中撫民副使漢中者始漢相國何
蓋引以上配雲漢本雲漢所貫絡實自坤抵艮以
爲地紀而閩人歐陽詹廼因言漢中是秦坤蜀艮
地矣異哉天官書予不甚解亦粗若附離爲說者
且母以論論其戒首地紀則地沃川嶮之名囑遺
墟者皆能宜說而魏武鷄肋之喻固嘗謂騏驎不
乘皇皇更求無益矣卽此其旨是其南馮北結環
雉金墉添者特又細瑣不足道然則漢中之重豈

不大較章明哉予聞天道一紀廼復今距已丑一紀周矣而李君逢其適遂得所得漢中者部治之李君察於地宜且柰何爲治也夫誦詩三百未有不達於政者況君始以詩進詩又以雲漢進雲漢於漢中廼相隸屬者哉昔大東之民窮困否隔而靡所愬故作詩曰惟天有漢監亦有光以爲徒有光爾雲漢之民喜於見憂鬱已暢矣廼亦稱雲漢爲章凡民之欣戚感於漢者固甚深篤況本漢中之民哉漢中地遠而求多民雜而賦繁自其先世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

無不有望於上者今南鄭之旱麓周人所繇詠榛樸者也考其辭旨稱君子干祿者兢兢然在豈弟耳夫民情相去詎有泰遠者以豈強教以弟悅安此民之所望於君子也彼稱大東否隔靡愬者誠民情所拂而用以慰藉其父兄子弟者亦豈但雲漢之見憂而已哉然民所欣戚其治汗隆大端可見坐進此道於李君者傳經以言抑亦不能不感於雲漢者矣或曰庶民惟星漢星多少自古以占天澤今往往動搖而鮮晶冕將澤未下究耶它時

漢所隸十九宿間其中外之官苟繁而麗則旬宣之應不可謂無之也然則雲漢之義李君繹思之將無所感於裏也哉

送金隆仲教諭之臨潁序

鼓篋挾莢則充然彭亨而中腴釋鼓篋挾莢則戔然蒙侗而中乾是夫俗學者歟審術而覈實俗學者也後賢聞而反之鼓篋挾莢而中腴者以爲從聲聞入也釋鼓篋挾莢而中乾是果有待於聲聞也必待於聲聞然後入是戴冠而游往呼於市而問首者也是歟繁難而背易簡也學者覺者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取足於我而已是夫求諸內者歟審術而覈實求諸內者也後賢聞而正之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前言徃行以畜德而非以爲厲也顧在迷悟之間而已獨在小已而廢棄前聞是信而好古得以議孔氏也苟漸者難工而頓者易持則是孔氏奚止愚天下將無以解窮年屢世之譏也夫聖人之道知愚賢不肖之所取衷者也而豈徒取便於賢知也今必曰吾學簡易吾教人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一

爲易簡之學也夫嫌揀擇者彼所謂信心之言也而厭難喜易舍繁趨簡其爲揀擇不亦甚乎予自童子與隆仲友隆仲治章句守家法予多求經師之語眎心所安擇焉心所未安雖聖哲之言者持之不肯下隆仲不以予爲異也隆仲不觀非聖人之書予徃徃好窺老釋百家之說以審同異之變隆仲不以予爲雜予間稱說古文詞亦或徵軼事璣語以游藝而隆仲不以予爲支然隆仲固能介然守矣夫守者兵道未有不戰而能守者也故博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二

學而反約非博則無以爲約之實也驗心體之無不貫而鼓舞以盡神此豈腴聞困蒙所能語也予方將語隆仲勉力以求窮日而繼之以夕惕無怠者今隆仲乃受牒教臨穎之士矣隆仲察於數者之學將安從乎夫性之所蘊者廣而情之所滯者狹故人者萬物之備所合閉塞皆性之神也學以充其性而可以不弘哉周公釋水之書曰穎別爲沙沙者穎溢出之別名也蓋予觀桑鄒之經穎水出臨穎西而小瀝水出焉夫知性而不知散殊變

化之神是知穎而不知沙瀝之出也隆仲勉之則臨穎者非子之水因也哉

嬰童百問序

嘉靖拾柒年今少保許公本周官之義疏上嬰童百問蓋周官冢宰故統醫師也書上有旨命行之少保疏不出著者主名而予徃觀別本稱竹逸魯君伯嗣學其紀年者至元丁丑也書稽巫方氏顧頤經參鳳髓經等然主錢乙云序家曰書效仲景傷寒百問作今按鄭氏志畧斷自隋以來治小兒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三

經者凡十一家而徐叔嚮療少小百病方三十七卷在焉是則小方百病自有徐氏開其宗不可謂倣仲景刻成廼序之曰小道雖泥於遠然要其初皆可當作之聖本漢藝文所志經方婦人嬰兒編簡相次爲卷蓋予始疑其不類及覽誦青史氏之記乃嘆曰漢以前藝術精矣夫古之姪子者未有不戒邪味者也於是乎所求有非正則荷升而不敢煎調求者不必於得而供者不必於順彼豈固拘拘然遠於人情而不以聽哉毋氣傳子毋得

所養故子生而無夭闕愚劣里俗語曰胎病不治此非獨以支蘭之所患苦者言也蓋稟性賢闇之所原一成則不可變故胎教者不可不慎也及其生而泣則太宰於是乎始聽而詔其滋味所尚大味行氣而氣實志者也彼於嬰童何其察之審慮之周而養之備哉易之蒙物之穉者也予觀古文陸氏蒙九二曰包蒙吉包者陽包於陰猶之胞也包蒙何以吉蓋納婦則母道成而子克家又奚天闕愚劣之虞哉嗟夫母道不成而後子病然則婦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四

江漢頌聲序
上世言治者人人殊科然皆本於人情之好惡故太史亟陳民風列國有詩詩皆其情也及考信二百五篇則異焉吳越濱海絕遠然其人之歌曰周召取風若楚蜀皆密邇西周王化易流江沱漢廣乃僅見於二南又止皆陳說女德夫將順匡救各於其黨民之情也故曰在事爲詩今楚蜀顧無詩豈其盡無哉或曰江之陽吉甫作誦然尹本少昊般之封也今偃師乃尹氏食采邑吉甫家在焉又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尹官氏也明吉甫非江陽矣然則殆無江漢之詩乎不然者將江漢之人實無情實或者所謂發之於言有能有不能乎頃從它書讀華陽國志睹軼詩慨焉其辭曰我思古人令聞令望夫思古者所以鏡今也然思古迺又在聞望其爲好惡蓋周孔所以待旦接淅而求者也逮漢之興流風未泯上失其道國人風之願君奉詔惟德日親其有遺愛者卽遷去亦復咨嗟嗟咏恩深難忘悠悠我懷此二詩者固出於江漢者也皇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五

極之民無作好惡由今朕前何以加此哉嘉靖初
吾友都諫安君公石歌大中丞戴公有詩始公以
綉衣使者按蜀疹於兵荒蜀人所爲歌公也其後
凡爲詩若文者以數十而繇俗所誦不與焉太史
揚君用修以爲江漢頌聲作以夫人情多辟不獨
江漢之人遠王化之難也又不獨其間閭陳說有
能不能之難也有國風之才而好惡失據固難矣
若公者遺大而不憚遇解焚之會而不固精誠之
蘊測之幽然而不可窺也能言者操觚秉簡而失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六

送左使黃公致仕歸江西序

大江之西稱聞人者有歐陽修先生喜著論裁量
古今薄韓愈先生烏賦不足比其門人李翱誠然

有味哉可謂篤論也已至爲韓相州堂記則標指
富貴歸鄉井詔嚴廼辟端猥凡如退之所稱鄉先
生之義雖未能究言豈至是哉古之君子仕皆不
出其鄉若是則晝而衣錦者乃下里所厭稱也及
老而去蓋上之人憫而憂之不敢引藉校年迫之
也爵有列于其朝祿有給於其家不去其采邑以
終其身此有待其外者猶與歐陽先生所稱相倍
蓰而況其他哉古之學以出處爲一貫故上下無
常進退無恒皆有德業可進修也以人已爲一條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七

故用之而君安富尊榮其大較也假而奉身退則
猶廸其小子穀登而餘子入學則大夫爲師父塾
師之化因是而行致仕之老易嘗有遐心哉故六
合之法曰權以爲冬養除苛惡不可以曲夫冬以
權養除而謂積於空虛無用豈非於一曲而不
足以廣譬者也故言天人者知無用之用則進退
皆有責而人已爲一條又奚暇計其寵榮此其說
是高皇帝之戒汪叔也昔起居郎汪叔老於家
高皇帝三致意焉而以惡惡教之若是則明時所

望於鄉大夫之老者是亦曷嘗輕於古哉嘉靖壬寅於是雲南左布政使黃公以老得請且歸大江之西矣僚佐賓客張其事而諭旨使過序始公爲蜀提刑副使也過得以賓從游其間洪量遠志卓然大人也蜀之人士往往能言其事今過以謫來爲群吏庶幾見其著效而廼以老去雖然大江之西號多材矣今安可謂無歐陽先生乎假有過而賀者請以過言洛誦而告焉則所謂榮寵者果不稱於公公方進其德業其亦必不以世之榮寵爲足以供老也矣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八

五言律祖序

五言律祖者太史楊君用修所次也詩自梁武帝元帝簡文帝周明帝齊後主梁湘東王武陵王隋煬帝晉張華宋謝惠連孔賓子江淹齊謝朓王融虞炎梁費昶丘遲沈約王洪張正見顧舒王劉孝威丘巨源范雲任昉陰鏗何遜王僧孺張率劉苞劉三孃鮑泉劉孝綽庾肩吾陳江總陳子良何安盧思道殷英童徐陵周弘正釋標北齊刑子才劉

逖後周王褒庾信隋王胄薛道衡楊素蕭憺五十一家始常有集今所傳者數家止矣柳惲有詩十八首志不著錄疑好者哀集也何思澄以下四十九家史或有其傳不言集多寡太史楊君用修藏書甚富就其集錄五言近體爲編無則或取藝文玉臺御覽及他書成之始爲六卷繼四卷過壬寅入滇楊君曰子爲我序傳之會南遷不果歲乙巳浙江觀察趙子始語過竟序丙午秋僉憲譚子曰吾鄉人也乃始刊木敘曰古者官采詩工時而賜之蓋詩以聲隸非若書韻在竹帛也往勝國婺女吳君言典於詩詩以其辭成於樂樂以其聲乃若支离矣訓詁學起論詩者泥其辭不復聲永亦異於古哉予家世傳壁中古文文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師見謂曰升歌於堂而後樂作也聲有洪纖輓而不官則已過宛而未成則已細爲律六呂則之而已如是則所謂古詩正律也漢稍立樂府協律其爲聲不出齊楚燕代之謳其樂大抵稍有三百篇遺聲疑業者不能引之以定新詩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十九

於是後儒好事者嘯焉晉宋之南率用吳音其
國襲夷廟隋初所謂正音固俗樂也其後以龜茲
所翻七調定雅益非古律矣又其辭之近雅頌者
或管弦登歌其近於風者官鮮采之文人操觚矢
音縱者謂古拘者謂律以其辭之散儷耳將以何
律正之嗚呼異哉予始爲祠官詢太常教坊所隸
樂其後倅吳興人稱沈約者文獻也益思考見其
說以爲離聲病則聲勢穩順底幾漸可語律然約
曲以折聲韻非立言所急者其法本不通樂而古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

詩協律之義遂亡今太常止用合四上一尺工六
七聲耳而教坊之合又高於太常畢曲鮮歸本律
繇是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名起矣予安聞和聲
之律敢以儷語獨冒律名哉律書曰王者制事立
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律生於辰聲生於日日
統辰原樂之始五聲未常不先律也故太師教六
詩制之六德以爲中聲所本其稽六律以求中聲
之所寓耳古者聖人聲以爲律蓋此道也若其研
揣聲音浮切之間特唐詩人之律曷以宣布元氣

哉本唐律有不儷者而合所列儷亦多不協律無
以正名太史姑取曰是儷語之元始爾李伯樂昔
論詩河汾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音若墳薈矣而
仲淹不善也曰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
彼於樂德樂語何如哉其聲病浮切太史君不襲
其說以定律名可知矣鄉人楊子雲曰中和莫盛
於五五者謂音楊君博聞強記詞旨洪深今世稱
子雲者如過言不可謂非楊君之意或曰律者不
謂聲律蓋偶儷其嚴太抵如律令焉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一

送袁推官遷南刑曹序

二尺四寸之律今法家所共明飭也私以爲王道
不明示民已狹其甚獎也依違贊毀卑卑名實之
施所用自待者廼又益狹矣夫律猥稱祖咎繇然
其遺篇放失漢號稱博雅者應劭傳子之徒大抵
言其畏而已虞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畏此咎繇所以佐虞邁德制百姓於刑
之衷也察之於天人之端而畧於哀矜之際況特
其智術以相籠而威福以相馭與自予習吏事觀

宦學者所爲科條其賢者則趨深文以自脫其作
好惡者毋以論也蓋世方以失人爲名高而失出
者則庶頑肆讒以交亂之其說胥動賢者亦自疑
曰三代之直道倘不復可行乎夫刑者側也心先
自疑則無以樂職宣布而又奚暇餽以刑之哉古
之聖人模奎章八會以孳字周禮六書之字點畫
曲直皆可通知刑之始孳於井井天南門黃道
所經占其色明而端列則刑平也又稱水衡中水
平而不流也其次孳於刀刀斷器也明夫斷資於
南沙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二

不賢者乎上下蓋同病久矣昔者周建洛邑歷以
三紀而怙恃滅義固宜周人引繩墨矯正之也然
且命君陳無倚勢依法其念之深遠蓋雖輕典非
其所樂也今之留都視周洛邑其所用爲治者指
趨旣已不合於古而其推行之又不能無所奪如
此非大謬歟粵人葉先生曰泰古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其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備者非古人
本旨也孔子稱述道政齊刑民免無耻孔子蓋善
德禮嗟乎以其不能無所奪之俗而予乃欲引古
誼以爭之世豈不爲迂乎分宜袁子始理吳興郡
獄其才練而密其政上獲而下安之袁子始語予
大吏始與爭獄我未嘗苟同也今浙水東西無不
知有袁子者予來判吳興方欲謝病歸而袁子亦
稍遷南尚書刑部主事以去以予之未卽去粵故
習其文獻而知葉先生之語袁子方之留曹故舉
周洛邑之政以爲告而以葉語佐之并因以謝南
國之君子母曰二尺四寸之律所共明飭也則待
民與自待者幾矣

西岡彭氏家約序

學之致用至於易俗雖繇上世以爲盛矣然亦莫不靳其難也故思治者亟憂而屢省之廣爲之法而約握其機間塾子之餘師其務至細冗也其大夫士之老者至優重也然俛而受之莫以爲瀆振糾之權由上出而俗同矣故曰同人於宗吝道也彼所謂宗以族得民者宗之言尊也族之言聚也聚而有尊蓋先王以是繫邦國而已宗豈自爲教哉今彭氏之約乃若家俗殊者何也夫國制化尊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四

之官糾勸之條至不勝矣然其期會章程之急苟爲文具使審治之士憤惋而斥笑其陋則有司之未失也胡以稱一道德同風俗哉西岡有諸彭十世矣合諸彭約之自吾友編修君起之始西岡者表之仁里也表俗薄義而喜爭少長族坐里間相講語言法律自予童子讀曾鞏子固文知其如此輒軒之職缺而不錄表俗在國家之時誠不易知今俗日益漓天下比比而是表今且何如編修君寧無憂哉予常欲刺禮內則少儀弟子職以迄乎

女誠家範閭閻之屬易其辭令令易知也竊比於古述而不作以訓蒙士修陰教聯以昭穆合以族族而後及於鄉約陰部行社倉之法用以勸相芳草其事而未就今觀編修君之辭本國家之道人所徇路者排引藍田呂氏約翼之糾諸監臨之吏蓋於予意不啻七八然編修君竟得先予措諸行予所慕嚮豈徒以空文哉編修君材高而志廣誼深而情顯明於當世之務聽之猶傾江河而注也今疇咨其教先於宗黨而施普之化殆若無所省憂豈三代損益振教群品者視大寶所在乎古之君子用則爲文明勿用則潛而已孔子曰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蓋所得爲者止此雖然有說吾師之盲人各親長而天下平今浸假聞者皆若編修君勸勵其宗則教不出家小群盡渙矣與古塾師之化奚異顧猶謂易俗之難疑泥於所聞矣是則序而使傳編修君之意則豈獨在彭宗哉獨在彭宗哉

吳興太守楊君薦獎序

始山東人中丞宋公與子友輒忘年輩上下其言以爲政理其後劉中丞叔正李太僕茂欽李太常伯華論經義文詞皆有夙期相激昂同學生輒以星命詆戲曰子定命纏於奎應與魯人締今正爾耶予爲謝不敏因述孔子多稱吾黨又論魯可一變至道今魯士狂狷之子遺而詩書之餘教也誠得之可用自慰咲而罷其後益習爲吏則益思孔氏之門所繇稱政事者冉有季路皆魯產也然冉有聚歛季路爲邦夫子哂之以彼其材若是政理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六

可不謂難乎其後予左官倅吳興則壽張楊君適爲守君始以魯壁起家進士與予伯氏同薦春官又用魯哀九經義爲資言之始是魯人而又以魯學進者也上事之日宴於堂堂題曰顏魯公舊治蓋魯公其先世家臨沂又食邑在魯予又益得魯人矣方是時湖北數被災之郡民隲於利而訟大興今年冬繡衣使者南高君署其章曰臣某廉知湖州臣某賢能應令得薦比高君坐例不得薦則爲示褒大檄府從事以令禮之夫政之難非持之

難其成之難也參群言之端蓋非獨其成之難以察爲難也是故冉有季路有嘽於師門而魯公姓名不登於天子之庭將冉季之藝果第可使從政而魯公以其邁閔明夷之跡人亦莫之測耶予觀楊君其飾諸身莊嚴以表禮沉幾以蘊知含納以示仁側而聽之也其言辨而禮直而遂充然啟予之愚其器可以小知而大受其政上安而下熙即諸孔氏豈非政事之選耶孔氏曰獲乎上有道道乃在於明善誠身也始君資是言以獻今其意倘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七

在茲乎否耶予讀唐史魯公治湖無可述獨他書乃稱其招儒生慕韻海而已後世且以題扁曰此魯公舊治也嗟夫魯公行事當其時不能盡信也惇史閱其旨曰忠臣義士寧以未信望人要返已得正而後嫌於中其行之也而豈計其聲被後世若此哉即使魯變至道其機固不出於此異時予庶幾見楊君之成得復執筆焉則予之所以得於魯人者豈不多哉孔山周君楚東湯君箕谷馮君曰誠如子之言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誠不能外子

之言以爲贈

相國張公文集序

嘉靖甲辰秋過以圻內吏稱賀闕下今相國石首陽峰張公守春官太宗伯語今少保甘公屬過序其集集歲自辛未迄甲辰伐閱自太史至尚書文自講筵所敷陳迨內外制並所疏列典禮及諸應酬之作彬彬備矣序曰道術裂學士大夫止謂以文潤身耳今被髮童子靡聞師傳其說豈不近諄哉天官中宮有太史有尚書有貴相總命之曰文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八

昌文不及物三官者曷爲言文耶昔孔子稱吾從周曰郁郁乎文哉蓋爲周公言之周公多材多藝制禮樂以示周行世以爲周文公云爾逢掖之士上覽古文紀錄抵覩其盛烏能究其本實乎易立卦開物廣其象曰坤爲文乾九二以道佐人主亦稱天下文明坤臣道二臣位也曷常不用文哉然坤本以厚德載物而乾九二之文明亦用寬居仁行爲道彼周公之所謂文也如是而已古之大臣其技能不必出於已心休休焉若已之有故式於

在位莫不一德小群盡渙而群策誦矣周公信材

假而驕吝藏於密則矜嚴壯於煩運其獨撫裂人而去之命之曰陽俞之戾望之儼然目采四注而不瞋說者口噤而舌橋然也其中人去而集於薨瑣言日謀因而取輕命之曰陰募之戾積輕之弊哲夫不能自獻也其終導諛交進屏其耳目心日茅塞量日汗漬周身不能理於義以求文明之化是却走而思致遠也寧可得哉過最晚出始一謁公里第中其後七年己亥乃以祠官事公南宮賢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二十九

而不矜貴而不倨温然大人也屬者舊寮間與過移語及故吏謁者益爲過言公晨入府凝坐堂中吏魚貫抱牘上晝諾所關說得事宜領而退卽日稱揚言之有所省令別草其事者亦廓然不見顏色至據經爭禮則不可動矣方是時士延頸滌志莫不願爲公盡力者此與乾坤辭旨豈相遠哉世顧以潤身爲文彼所謂闇於成事者矣故公秉靈緝學文爲世師然世所誇詡蓋曰昌於文章囊包衆芳春容不觝經緯天常推瀾輻光迫而望洋猶

若江河而已振策誦習貫通其綱然後知其所存以古自將也公之與於斯文豈不偉哉或曰尚考文獻石首故有南楊相公序其文特盛以眎今相國何如世何以稱焉過竊誦古懷錄南楊相公何其勤學也及見隋志詞林記彼廖顏皆楚材要其言互異頗采之無取衷比觀著瑣綴錄者又有所振暴則憮然矣世有秉文之德樹名後世者要以度爲勝獨奈何稱近世哉迺若攤僂語者辭而闕之無得稱焉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郡侯陳君考績序

史者名實之書春秋之苗裔也古之政皆屢省然乃風詠之間喜起率作而治功興降及後王日成月要加詳矣歌詠以艷歆之不足則主文誦諫之又不足則刺之刺之不行則春秋作矣春秋者名實之書也自漢之興而董生爲春秋學史所述循吏儒者以經術潤飾蓋謂生也生之言曰古所謂功以任官稱職爲差耳累日取貴積久致官蓋生所謂廉耻蔑亂賢不肖混淆者矣其後王吉善駟

氏春秋數言積功治人有益百姓然京氏春秋推二百四十年災異令百官各試其功有意乎名實矣而公卿見謂煩碎不可許也以功舉賢者其道將安出乎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由來尚矣今不欲累日積久毋亦以古今異耶天下爲公則人志行道日靖而不敢苟論定而官有終其身不遷者故上得以考其成今賦政者違所長而授之無以盡其才考功令曰任內戶口增田野闢爲上議治者謂教畧矣然所以考成者具在職掌其所由則府從布政司考按察司爲覆之考功令出增監察考此亦密矣而不免賢愚同滯其或不滯者則又或有蹊徑焉此行之弊不可盡責諸法者也何則吏治多提空名以相調流俗所謂材賢卽未必材賢其所謂不材賢未必不材且賢也近者以其喜怒爲毀譽遠者遂以毀譽爲賢愚矣不責其實而猥以喜怒豈但煩碎之難哉郡侯陳君以春秋魁南粵由進士累官出守叙州于是歷兩考矣累日而積久此於名實詎非足徵者耶君之爲治廉靖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平恕而不爲寵辱所矜嚴怵畏也願時登進學弟子官親飭厲訓誨之恐不得暇史所謂經術潤飭吏事者繇耳目所共覩聞也彼豈顓壹於期會若流俗者哉當樊人群詭時撫臣議主征監司有問者過以法對曰戊申四神照梁分法主兵太乙在艮陽公爲天內然主不可先起經曰欲爲客待太乙謂是矣今主策三客策一十五客宜勝然客大小杜塞無門樊兵必不出太乙文昌同於和德爲關囚不利主人請毋勤我師已而師久無功卒從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二

君議此或者春秋不治夷狄之義乎以京氏法相參驗過愚誠不知所居卽如董生所科指也君蓋賢有德者執此以考循吏在其中矣或曰漢循吏首蜀守文翁文翁者亦愛教化自其少則通於春秋春秋者真名實之書也其端豈然哉

贈邑令李君入覲序

凡學以施用爲宗大歸學古入官賦政而已齊魯之士紀述孔氏所傳聞以爲政次於論學之簡編而傳之曰爲政辟如北辰衆星拱之在朝象官在

人象事其旨豈不深崇哉龍之星三十二武之星三十五虎之星五十一雀之星五十一中外之官常明可名逮其微星數夥矣天之體數四而不用者一是故時四月而用三月四十日而用三皆去其辰之一一者無體辰爲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然而辰極於象無不包也含之爲元氣散之爲星曜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斗列九衡太微攝提之屬諸星各布下應十二子蓋僚而車服是不用之一群動以爲本王中心無爲守正之道此所謂君逸臣勞也班氏之志曰紫宮之言此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闢皆在焉以爲天極其一明者太乙常居舍辰而言星豈爲不達孔氏之旨抑豈悉仰觀之法哉始國家以屢歲各省修覲禮洪武丙戌於是高皇帝在位二十九年始定辰戌丑未諸侯來朝如衆星拱辰者嘉靖壬子冬邑侯巴陵李君以富順知縣將朝明年癸丑正月癸之言揆丑紐也予往爲禮官習知觀事又當典司文史星曆頗聞其指歸桂尚書子實爲冢宰條守臣所言便

南沙文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宜具奏施行之而時人博士多言陶隱居定三家星經五星之行必入太微宮受制古法獨焚惑十月入受制者異矣然五星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最疾而後遲退如初退止而留留久而順行最疾是則莫不因日也矣自昔議者率稱外臣急猶五星遠日則緩也蜀輿鬼之分明著日月五星常行鬼外四尺耳今李君強力不怠以終歲事猶近日疾行矣揆其樞紐敷納以言上應列宿且將何如哉輿鬼東西南南沙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明學政相次之旨而著星拱之義嗟夫士誠達於天人相與之際也孔氏之學不庶幾也哉

贈宗別駕喜雨詩序

嘉靖癸丑秋七月熊子出居於野約其農曰農母後歛天且雨或說熊子曰不雨今茲火爲始擊將在大威大將不能制也應寡雨明年土爲始擊將在坤者又蜀分也主筭單九絕陰法應有陰雨坤官大武士克之矣始擊復王在寅占應得雨明年乃亦寡雨熊子曰唯迄於十二月果不雨也客又說熊子曰今子臨小過夫艮陽之極衰也震陰之始衰也兩衰不能相倡震起艮而終於離離陽之始長者也明年而天雨必陰卦主事乎於是維楊宗侯以叙州府通判下署邑事命壇地爲壇大率鬼神而祭之至三月不雨司徒駱先生語熊子於旅曰董生深災異其於繁露之術不可行耶熊子曰董生儒之正者也閉陽而縱陰古之遺也女巫舞皇皇與女陰也求土龍而暴之本大荒經也非必以爲致雨也亦好古而愚也別司徒行道中思

曰司徒豈將以董生常相江都宗大夫其邦人而
知之乎雖然弗可用也群情益棘諸倫時竊發邑
人危又別除治壇墠大夫降服屏輿循委巷步行
兩壇間朝暮禱以日爲常徹膳不御者踰月邑童
老見大夫出不自憂輒憂勤大夫也俗有擊蟄龍
者于是熊子書與二三子曰建巳之月蒼龍昏見
東方而雩春秋不書建巳雩者雩而雨則曰雩雩
而不雨或旱而不雩始曰旱矣術家因龍見文謂
起蟄龍可雨矣然二三子言之誠起蟄龍必雨矣

南沙文集

卷之二十

三十七

大夫於是募人言蟄者分遣起之又自冒炎暑上
下阡陌間求之不可得歸則益憂朝暮禮神不敢
怠粍四月十三日雨十四日雨又其後連日夕雨
田畝益多有沾濡矣大夫間過謝僉憲子佩李憲
副鳴叔舉酒壽大夫稱喜雨之句曰一雨三日伊
誰之力于是相與歌之熊子卽部分其喜雨之句
而賡歌之天降疾威集於多辟予甚無辜曾是
不替哀我人斯尚曰寧一旣困我力又窘我
雨天沃興瘁莫知我望桑樾棘棘憂之金鉞潛焉

出涕寧莫我顧謂民不堪憂如惓矣謂時不單
踰於三矣祐之顧之休其蚤矣四月維夏畏此
夏日如彼秉炎亦熯其濕卑里以社莫敢自逸
惠順我侯表貉匪伊以方以社雩門所移弗絕孔
時黨正祭禋司巫舞雩壇墠離立雩斂各祗陰
風吹吹衆曰暴巫侯曰已䟽滌滌縷縷匪我則誰
起龍伐虬呼號噫嘻降服撤膳不遑起居憂我
農人曷云悵之與雨旣得期無日亟尚亦翼翼
民拜稽首壽侯百億侯競其職歌帝之力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七

壽李憲副序

心斲乎無所動而情斲乎無所拂傳之自昔曰此
養生之主雖然未盡此養生之主而非生之主也
夫動斲絕乎心而以爲恬者是乎而賓筵抑之爲
儆者衛武公非已拂斲絕乎情以爲愉者是乎而
無逸之壽者周文公非已雖然未盡此養生之主
非生之主也夫道之建成物也有道子孳而丑紐
水精降而留者物也火神升而留者人也歟寧幽
潛震以出之心之建成事也在動真人寂寂衆人

逐逐構者爲闕引者爲鉤入者爲膠趨新而去故
時援健羨以有涯從乎無涯攤而張之可以謂
之恬愉乎吾與中岩李先生學句權而字度之研
之乎慮而審固乎毫釐之間古人與稽不自己也
與先生仕先生入爲天子守紀法出司兵律日有
成而月會之賈知而蔽精稱賢勞矣晚而歸田續
尚書先公之緒爲令子貢外君謀燕翼焉蒙稚盈
庭誨之義方不可謂不愉也將得謂之恬耶由乙
卯邇而已酉蓋六十七年矣丹顏素髮耳目之官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三十八
聰明無改此豈得於恬愉者乎古之君子有內觀
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者聖人從而正之曰物
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
常有物雖養我未常有我物曰外物而後物我物
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必序進夫有物者
不能應物有我者不能養我而欲執恬與愉有我
孰甚矣易離之三日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
耋之嗟夫嗟者失矣而歌豈順受也哉順受者非
徒任之將 曰自作元命爲耳則先生之大年徒

以恬愉求之可乎哉化之密移也蓋一息而行乎
天者四十萬里萬有三千五百息而行乎榮衛之
陽陰者五十度化無時不移人無時不變是故適
去者不可挽適來者不可係其爲恒久而不已者
所謂躁動而不停未常有我而已常欲就先生問
之意者先生殆有意乎是也宗黨之懿謀所以爲
壽者先生曰言於熊子乎取之熊子之於養生也
方將去支離之用而欲無擇於順逆之途而未能
也持其說將坐進焉先生倘問乎忘我安從始則
對曰外其身而身存予聞之乎關尹子關尹子聞
之注史柱史聃者李氏也
壽從兄仲明六十序
予從兄平軒公生己未越八年過生二十三年迺
生二十九年造廼生於是公六十從昆弟之在者
號公最長吾宗自楚始來居龍橋里其後居安善
里者別爲安善氏之熊當是時曾大父有重資而
寡子姓龍橋氏之熊心不爲善也大父益以資雄
則嫉之益甚神運而魄營目揆而口稽未嘗忘安

善里也排阻困辱開者數十年逮吾入小學未已也安善氏之熊蓋震業矣歲戊午先府君領鄉薦而安善氏之熊乃稍振逮今六十年龍橋氏之熊其細已甚至有可收恤者豈天將昌啟安善里故奪其鑒耶衆皆昭明而已獨立於昏不可謂不奪也然天道難諶彼自棄其宗睽其本實謂不用明焉耳矣安見夫天之爲虐故奪其鑒乎哉夫乘巡六甲六十歲而周者天道之大紀也易自乾坤歷六十而後泰其爲坎險者六藏其離明而不用故南沙文集 卷之二 四十

隆昭明時雍化之極也然辨章協和之始其要豈越於明德親族哉公少知家雖勤儉平直接親故有禮不設機穽耻爲口給禦人其臨財視所當得以是無怨讎者口不占刑書足不履公府人無間於昆弟之言先府君因是以仲明命公自公又自扁署其堂曰世德其顧諟景嚮亦畧可見彼所謂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壽將非斯人之徒耶今其子孫具列莫不朴茂耕若讀者功緒可稽二老在堂導迎和氣以壽於鄉故鄉飲之令曰五十立六十坐六十尊於鄉也夫尊達於鄉以及於鄉大夫而況其昆弟子姓哉造請擇言於世德之堂以壽公因以所聞大易之旨先焉使族語者宣而思之庶以知公先後用明者所以求世德而無疵癘天闕之虞而吾子姓引而長之毋相爲猶剪爲葺餘則亦可躋壽域而比隆於公矣詎不美哉旣以詔子時時迺方宰三原因別緘致迺於三原使達諸政夫三原者是周公以族得民之地而其民皆武王五福錫壽之子遺也苟達諸政是將驅輓民庶

於仁壽餘慶所衍豈止達於鄉之爲烈而吾昆弟
子姓之私幸也哉

贈曾明府赴徵序

古之建國君民者肄哉其夾苾而輔翼之也然予
歷譜其績則有未易就者才難不其然乎抑屯侯
而蒙師天實作之漸假而實其國者必有純佑之
命而託初於氣者又不偶乎將任重道遠舉之莫
勝乃倒行而逆施乎蓋躬或處休作逸亦或徵簡
書赴期會不暇給乎下者好能吏自失其約結無
南沙文集 卷之十一 四十二
以庸民閑而自距章縫之士如爲已厲焉此數者
而欲就其緒豈誠才之難乎漢東都之初予常恠
其專城受寄多介夫力士號南陽貴人者往往興
學講禮而後世承平乃反漸靡何也意甚惑之古
所稱王者興必有名世者出蓋祥不能不發藏不
能不洩發者篤於時藏者束於虛南陽貴人豈亦
近是乎夫思皇多士王國克生周所以爲禎也延
及久遠懷之好音詩人猶曰彼都人士者是萬民
所望也亦不可不謂難矣其播敷以造士豈亦天

有所委命乎興都會侯學優而仕明達果設
單辭可決之故政舉而多暇以其暇討藝文而論
之揣其督會分其理絡章縫之士就而取正焉翁
然曰曾侯議是也若曾侯者鍾於洩藏之墟而當
明王發祥之會所謂都人士者非其人乎往時侯
議採木出言有章予與黃中丞曰曾侯議是也其
後持其議爭諸郡郡不能奪不幾於都人士之不
改乎民卒免於流亾亦曰曾侯議果是也不幾於
萬民之望都人士者乎初侯葺黌舍署學田以振
南沙文集 卷之十一 四十三
寒士傅士韓君殷君曰侯乃加意學官如此乎是
將興教乎其被徵而去其師若弟子悵乎其若離
群而居也不知夫周民之望都人士也亦有師若
弟子樂育而愾於睽若今茲乎然則雲從而物覩
以開文明者天實封殖之周漢之事固不足疑乎
夫文學政事自仲尼之徒則已區而別之孔子曰
若由與求可謂具臣耳其施於有政蓋必有違於
文學者也游夏皆稱文學其仕皆爲宰武城之禮
樂孔子賢之曾父欲速見小孔子不爲善也吾乃

今而後知子夏之拒人驟施其教未若君子小人皆學道也端木氏之可從政也其達也雖然其於一貫視曾氏則有間矣曾氏之學由諸其近教成而放諸天下其道曰絜矩其究曰用人用人也者用其所教也得之有道曰忠信忠信曰周常試爲經師說曰都人士者猶禮家稱都邑之士其詒非特美也行歸於周歸之言主也周之言是外傳忠信之云非括地而指之謂若岐周而已也充忠信之事修曾氏之傳極乎大學之道是子孫黎民將可保也若侯可不謂都人士乎於乎都人士其生甚不偶也昔則民望之今則士望之非獨士也雖予亦且日望之彼其任重而道遠將不有加於都人士乎哉因諸韓君以贈侯贈也者增之意也故予得究極之雖然果而確無難焉侯之榜其齋居者則既命之矣

送陳鳴仲主事序

詩書叙述宗道甚備篤公劉曰君之宗之九兩繫民謚萌芽於是矣周公作皇門之書大門宗子賴

之以承純嘏以族得民之利豈不然哉然宗之得民文與師儒相次此非待其人乃行哉古者有分土無分民于是魯衛唐之封多者不九族籍氏紀而藏焉徒不出其鄉而收宗繫民猶待其人若是況於厚下之政缺而不修則人將輕於避就乎禮文有宗子寓他國者是先聖王終以恒心望師儒也孔子居於魯數世矣然曰我殷人也是故之宋而徵文獻焉學者考信周孔亦可以曉然明於所輕重矣由漢以來其傳仁賢者多本其先郡望由遷固以來無能改者其自譜所從來亦必本其郡望蓋楊雄氏其最著也雄爲蜀人由是蜀士慎乎流寓非必上循周孔蓋亦染於雄之化也然蘇張虞史牟氏之儔皆自蜀而遷顯於他土張虞雖異世乃一還其自署必繫名郡望蓋敬夫伯生其最著者也史牟之後其能還與否不可知若蘇氏自明允蓋常譜其宗而亭之有意乎渙小群以成大群矣而詎知其桑梓松楸之間在後之人曾不得致恭而託足乎則末世之俗雖所謂師儒者其

收宗合族有不能必行者矣銅仁之陳本出富順
自半酸公辟爲郡掾曹以宦族而留處焉子爲碧
溪公仕至廸功郎仕而倦游不能歸以屬其子戶
部君鳴仲君名進士博學美文辭海內談藝者多
欲識之然意若弗屑也蓋常客蔣道林先生之門
上下其論求其同仁一體之旨有意乎師儒之道
矣來歸之日少長有序展墓而祭宗姓剖列欵款
愴悅德歸於厚鄉老黨正莫不嘉悅焉請記其事
因爲贈處外史氏號謂陳君曰子之修於宗者是
南沙文集 卷之二 四十六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二

蜀艷熊 過叔仁著

同邑常 蕃本培

臨邛孫之益思謙 銓

曾孫熊胤衡重梓

序

贈沈縣丞致仕歸騰越序

夫材之所嚴崇者非必當在近而其所簡賤非常
在遠也然名稱顯聞者近者常什五遠者僅乃得

南沙文集 卷之二

什一焉則遠材之難也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於
文材與財通其以充廷實皆曰貢然禹貢定九州
所獻其物產輒名之而人材不少槩見何哉周官
職方辨九州男女多寡與其性情而賢能之書亦
未校定也豈土宜可會而鍾爲材賢者不可任土
以定耶若乃五服所弼成其文教武衛區而別之
其所造養不及要荒何暇責其興賢能哉由此言
之則是材之難遠者固最難矣而世之寶遠物者
括而無留良焉其於遠人有不暇振省其材賢者

矣此夫肆其簡賤而不能體其大心者歟漁而
君四十而起騰越有司以爲賦北游就成均而
焉返室乎延陵歸而益學復屢試於有司逾一紀
其家公命曰止而試賦官政乎就銓司謁選非其
好也於是受牒來永富順已未六月上事逾兩月
迄罷去會監司留之不果其明年三月又請繡衣
使者可之下其書君決策去不可留矣予初邂逅
澤山中多謝客不見顧聞新丞不苟受又曰念其
家公且必去私曰若丞將非古孝廉乎及來就山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堂接語始大異之君剛明公恕條理密緻不名一
節其學求諸內乃至夫性命旨心意督散析而
決之雖其旅食不忘學問也其得之淺深與其同
異予雖欲發其蘊而未暇返復也以予所見中州
之士顯名當世爲已誠慙未必盡能過之也夫其
奮於絕遠而中州之士不能過則其去就豈常情
所測哉而議者故詫而誇嚴以相高昔予左官爲
郡上佐實延陵也彼季子者歷聘上國觀其禮樂
風土友其賢卿大夫返捐全吳而耕於野非以爲

名高此君之鄉人所稔知也夫國之與丞則有間
矣沈君有道者而豈以去丞爲高哉嗟乎難言矣
君脫汚遺垢而不求絕俗施於有政書所言孝友
不必在爲政者則固然矣有諸家而教者塾師之
化鄉大夫之老者皆身親之孔子曰少不誦習壯
不議論老不訓誨則爲無業之民君有道者退必
將有事焉而暇無名高乎哉雖然又有大者吳以
去中國遠延陵之退不能已與俗亂而騰越比於
周吳之間其相去勢又懸絕中國文教武衛於是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乎止矣迤而西如聞洞吳之諄視吳又有加焉君
忠信篤敬旣以行乎州里則塾師之化幸而可修
也或者足以風遠人乎君之里有吳君名宗堯者
亦志乎遠太爲我問之其有遠猷告我乎則遠材
之難吾有以藉口而免於簡賤之譏矣儒學韓君
謂其僚曰是所言皆教事也我守其官請以爲君
贈
序鮮再贈沈縣丞
沈君初丞富順予漫回是謂丹鳳於飛升九十里

乎蓋張鷟言丞事鷟本誤千爲十然與邑編戶所
距適合云爾讀誦之曰黃龍之占顯而復微耶因
又以鷟語自疑若反言取識也其竟去贈者微辭
焉予曰是難言也已而教諭周子曰今藩臬牧守
猶欲吾子張之也對如初或曰子之言法不變不
足以得士私心以爲難也或曰古者丞皆辟自其
長徙不出部今使之孤懸五千里而弛擔焉不難
乎夫男子之志四方自懸弧而已然矣丞革用宅
部由隨以來爲日久矣假仕而使絕域或歷歲重
譯又何翅五千里乎丞奈何以爲難也或曰丞念
其親夫不有行道以顯父母者乎是故毛義歐陽
詹不可謂非養志也或曰丞卑不足爲宜去丞又
自以病宜去夫古之人有不卑小官者士苟不遭
黃鵠房敖之間有簡縱而處者矣而况丞乎丞而
不以例自嫌贊府填麓融爲泰和縱囚止糴丞皆
可爲也何必去乎丞欲自投効去託諸病耳漢之
許丞以病聲尚可留况實未病如許丞而又有次
公者在寧遣之去乎或曰丞老宜去夫老成不先

於典刑乎老而材其說是狄公之薦東之也况實
未老如東之乎雖然此其難丞不得與難不在丞
也法而變則此罷而彼可辟也際可公養不出其
部而將其父能爲國宣化也視其所優而劑量之
躋諸大僚以老自引去不必可從也其足相資則
延登諏詢其說是張徐之發蒙也藩臬郡守留丞
又何嫌哉夫上不因資序而輕其下下亦奮庸自
好也豈徒寡廉鮮耻無所風屬哉或曰以一丞而
欲變法乎夫熙洽之朝物期咸若而况人乎人有
不獲自盡是所惕也而况其賢者乎法可改也因
一人可也而况於賢者乎吾所謂改也非驟而放
諸洪荒也昔者聖人憲章文武今世亦有文武焉
二祖之拔士其不拘於資序也則旣明矣夫果有
難者乎將實易乎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然乾象繫龍其進退存亡必稱聖人懼失
正也衰 鳳之譏猶以爲褊心思廣論焉丞歸矣
丹鳳黃龍之占應而不效將夫實有難者乎雖然
願丞之誦法孔氏也金馬碧雞之間倘復有事者

乎爲我歌之曰彼鳳之儀乎寧寶碧鷄乎金馬景
光乎曷如龍馬圖乎毋遐心乎吾非斯人之徒乎

無錫華從龍郎中七十壽序

國家於是四戊申在洪武弘治皆元年也弘治之
元昌明浸極而頌聲作海濱之人譜其編年曰又
戊申矣古罔有陳先生者爲詩著其篇云夫景運
之符巡乘六甲歷於二紀其道洽政和可不謂光
於前休者乎士生其間而長者雖昔之賢人有
道者亦莫不稱幸焉予觀邵先生太平之運其事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六

可觀矣其意嚮豈與陳先生異哉而予所忘年交
者楊君用修華君從龍生皆戊申楊君少年魁天
下以詞翰名一世後三十年華君始以進士高等
拜爲郎赫然振聲名矣無何卽乞去靖恭文雅世
皆重之而不能留也歸則寄情益遠敦行厲義汲
古而式之如不及者如華君非所謂賢豪有道術
者耶其生且長且老與楊君皆置太平其顯名稱
亦略相當矣往時唐子應德敘述華君進學楊君
適在坐觀曰華君爲難能也二君者其品目施諸

後世無惑乎異科而同傳矣憶昔與華君登堂討
論圖史諸子侍側呈志率禮皆異時賢士大夫無
忝也此其福履卽楊君豈易及哉廣陵人有爲衡
運之說者予以所聞隱君子者綜覈之固所謂邵
氏之學也洪武之元自損而趨臨男女交親而陰
纁權術者將至也弘治之元自升而趨訟陰纁權
行者將爲陽晶守政之運矣歷三紀而天地密移
如是人事之感其同而異有由然矣哉予嘗聞楊
君子菴名升謂是乎楊君謝曰烏是知予私以爲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七

東南者國家所由開基首化也天道恒成於三戊
申之元疑必有當其盛者而未見也如吾華君將
無是耶庚申之冬君附書逾五千里而問言蓋其
子弟欲爲君壽久矣其明年因書而歸之告其鄉
人嗚呼天之生斯人而有意與斯人之有益於世
而進修不倦者蓋不數數矣不惟子弟所宜慶君
亦不惟君所爲自慶如邵先生也乃其鄉人徵於
頌聲何詎不若海濱之夫如陳先生所著錄者乎
予嘗左官爲其郡上佐其鄉人吾民也故因詢之

華君賢豪有道術曄然足以風厲其俗當其盛者不可謂非華君也

送韓教授致仕歸曲靖序

凡士有所服勤由親賢始則莫勤於師云古之爲師者有所教自羈巾而達諸冠自此間而達諸國其所稟承非其鄉先生之老者則其仕者皆官師也九兩所繫師曰以賢得民其所由來豈不重哉荀卿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師皆不出其鄉如周官云者學士大夫豈以離群索居爲患耶周之未南沙文集 卷之三 八

子兄弟等於關閩呂蔡矣滇人韓君起家諸生而拜爲鎮南州訓導固所謂鄉先生而爲官師者耶其再調涇縣自涇縣而遷爲富順教諭皆離去鄉土而教皆有成其在涇縣時見吾友緒山錢子龍溪王子率諸弟子而師事焉二子者傳良知之道於陽明先生者也君至富順延博士弟子王棟隆吉爲子師以其說授焉隆吉有子三亦緣是得游乎其間次三曰昭望者又哀輯師說傳於竿牘而服膺之嗟乎古稱易子而教謂若君與隆吉非耶南沙文集 卷之三 九

君之學先立其大而略於旁通推以教人道器精粗誠不必其皆如古人子亦不知其果相異同也然古人立教之大端在是矣其相授守雖非有譜牒傳經之次可尋於後然其父子兄弟之間詎不同於關閩呂蔡耶嘉靖辛酉之秋君遷爲崑府教授雖以予之杜門絕交者由以離索爲患而况君於王氏兼官師人師之義者乎夫直指本原非淺也歷歲數周非慙也持此以議於庾氏所謂義之重者非耶然而韓君質直慈諒訓誨保恤於王氏

者發於至誠所以感其衷者固有出於離索之外者矣去之日將遂懸車而隱詩白駒之言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夫心之精神流而不息曠世而感無有遐遺謂有遐心詩人睹其迹未察其精神之流通耳况滇蜀接畛同年而語者哉推君之意先立其大亦將曰歸而求之有餘師王生勉乎哉所用以自慰並以慰韓君者無愧於君之呂蔡而已又曰君孝友人也親終廬於墓若將終身焉於王生乎取之取其同也則吾所謂有餘師者果在南沙文集

卷之三

十

於是也而又何離索之足患乎

記

安蜀亭碑記

安蜀亭在都察行院之東亭故蜀國卽而理樂焉今中丞鉅野宋公以貲請諸王爲堂者三後以籌邊扁曰報國翼然在前藏節鉞焉則斯亭也蜀古益部險阻釋名者必曰檻扼云或且曰河圖卦坤坤氣靜其人苟安直門死星內故亦多阻叛輕死者內天禽禽擒也此誠然否哉何地維一定天時

無司若是也夫事因人輯人以心定心以義斷義斷無復後艱矣天下豈有定勢哉往時聞父老言及觀載籍蜀故富庶稱陸海矣富成化弘治中庶幾醇厚子童子時猶相阡陌今去童子又阡陌也何則國家多故亟逢天災流移轉死未知息所重以蠻夷之擾獨奈何不盜也執事者不惟長久之計撫綏無策民內離災且或易于外假膏血遠餉千里故蕃人得據其要害非重賞卽不得過也於是夷盜恣寇劫殺人守者奉空腹待死行旅遠餉有終年不得達者毀家紆難內外俱疲矣嗟乎以今準古盛衰之際夫豈有定勢乎中丞以嘉靖庚寅入詢於衆曰不可爲也中丞曰天下豈有不可爲者吾坐視其弊卽國威何以張且吾民奔命特苦今吾斷之義矣於是藩臬畢舉其策諸將效命辛卯春壩底白草諸番獻還侵地二千餘頃蓋地亾在 宣皇帝時矣是時始克復之歸我百五十人無復疇昔先是真播不軌秋勢益棘嚴遂發奔命及效首虜至二千六百餘級撫安視中率五分

增一直播乎矣於是茂難公纂番習其惡行李不通壬辰春擒斬盈於五十道允播不敢孰何也三功次第聞晉秩賜賚百執事而下得所庇蔭公曰蜀新安以名吾亭將張天子威命度不軌敢貪功乎君子曰文武之道一而已道術分士無全學亦靡有全功文士費日講藝事至不能內諸其心顧而回難諉曰勢命矯然遐心曰舞干羽兩階盛德也毋始禍嗟夫五材之生誰能去之兵銷則勢狎勢狎則災生災生則民擾即咸音韶濩且何益道南沙文集 卷之三 十二

弘道書院記

過丹如燕至合江泊焉學稼熊子應徵王子鉞率學官弟子員詣訪丹所過曰嘻斯瀘附庸哉百里可其凡不同然之士也忠矣夫忠可與言學哉予昔聞史君繩祖常過而論學茲豈有卿先生遺教

乎夫士也可教矣熊子曰由城園而北轉而東抵市中衢由市中衢爲門東轉而南有書院以養士扁曰弘道問義少岷曾子與記之蓋姜侯所自始也過曰善哉姜侯之不鄙夷其人也古稱負險用武之國自弘農分野兩河之會陝而西若秦涼乃在山河之曲北紀則有晉代巴蜀在南紀其於四戰用文之地特異予少讀楊雄蜀王本紀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也由開明以上則然然華陽國志說文翁守蜀立精舍學堂曰蜀初少文字豈風氣猶未開抑或終不可與於用文者哉何今之上彬彬再也將亦係於教耶合江在蜀成聚又寡視秦一長地耳士欲爲善無所相觀姜侯不鄙夷其人乃爲教之明日熊子觸於亭上嘆曰侯備物養士真田以廩其中與士謀朝夕如侯當謂之勤教古於旅也語二三子之學於斯也子其昌言以諗諸過興避席擇言曰二三子勉乎哉漢之學近忠隋唐而下浮而已宋近理國家加損益焉非不至也今之弊下爲寵督之言以欺其上上受其欺而不

加省也且或喜談而樂道之卽而問之空空如也至或不解於章句雖以過之不學且愚亦與於有司之選矣然則今之弊且必相率入於虛無用無惑也於是豪傑之士或激而爲廢棄之說且或以合一之道教之嗟乎二三子勉乎哉如以辭章進取而已者則子之師友所以相礪者至矣而何以予言爲學之道莫要乎復性性也者道之形體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之君子靜有養動有察學問思辨力行所以事乎此而已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成也二三子勉乎哉長卿淵雲之文辱文翁而已子雲有志於內漢儒之沉潛吾取必焉然不可訓矣二三子勿徒爲長卿淵雲哉因子之居而思安宅因子之食而思仁義因子之所器使而思致用之道侯非徒以長卿淵雲望二三子也而況今之相率而虛者乎苟相率而虛則學校亦真可廢矣况斯贅肱乎哉熊子曰子請記諸久遠過曰可哉姜侯名梁字子方浙江人登嘉靖姚涑榜進士少講於東岩夏子古處不阿士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十四

民宜之觀教可以知政矣法宜書因書之

合江縣勸農亭記

孫嘉靖元二以來蜀歲饑丙申冬湖南阮君以使者奉命來視水利事至合江則部署羅令按水利修舊貫或相遠熙依律稱無倦欲總七鄉手實諸水者大氏三十所而多於是合江人將有賴者云迺建亭明使者之意審其方由北郭門出絕江行里所明家壩亭在焉記曰合江予往過之卽未暇察其水土或聞諸長老習農事者蓋中上之壤也而予觀牒記乃刀耕火種殆異乎今所聞云夫蜀故謂之陸海天下有事時乃言下巴蜀之粟矣今裹腹低首殆不樂生有如黜行誼而首剽殘此夫廩廩者獨謂民之憂何哉蓋江以下負海之國常患水秦中及四戰之國農人用母倉生烝首種者少有稻則籍水者少其爲渠有賴以否卽不可知蜀通井絡猥曰漏天者廼非虛也今成都上下數萬頃地平衍有秦李冰所鑿離堆則固事水矣由成都達之他境本戒首高亢水皆夾行兩山間流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十五

而不居非治陂池率有旱令長率其民舉神行禱
或號召方士築垣爲宮贖錢治神事方士拔劍升
壇禹步作大梵隱語不可了號呼風雨或乃集僧
徒琅琅誦大雲經巫師舞婆袒令長僕僕然拜下
民遙處思息假而萬分一雨則費已屢終捐瘠而
已此何爲哉然則謂合江火種不事水始矣也始
國家勸農省臣議置司農其後司農屬戶曹令置
叅政叅議官然都水之使內外有司存也又長吏
六條令甲以田疇爲亟不修職業以佐民憂卿貳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十六

者乎然非阮君羅令所得與矣書之告來者阮君
名朝東今提督學校副使羅令名應元記在落成
之歲五月

孚遠堂記

出自寶城闔閭不滿里所有繚垣榜曰觀德繕堂
其中堂東西禁各加翼室今按察僉事毗陵薛侯
甲始治以講武事水地以縣負崇岡岡上有諸葛
祠前漫下輪三倍廣方而不殺識於規朝前景夕
後景群山廻合內外二水帶流堂成會侯友熊過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十七

至道出城下過客日午霧烟成文四顧微茫遠山
若浮侯曰名斯堂以浮遠因客記之瀘人曾子在
坐焉曰浮去其水而可乃定名孚遠云往予登高
舍人指謂予曰瀘東近羅羅弄子南走接牂牁西
達夔道北有九支當 高皇帝下滇時留秦中子
弟屯衛焉已又議置巴勇銳師隸籍蜀所以爲南
紀負險用武之國不可以羸兵守也過廼問舍人
置兵衛來奈何如宋元時諄諄否舍人述曰夷落
難用中國理然樹信義則輒服過曰然孚遠之旨

繹思誠便計國家待夷事至衆子不能省記異日
景泰庚午之變撫臣汪浩實欺詐行之兵相鈞加
里父老與苦甚傳至今以爲晉其效可觀矣故乎
遠者誠制御之完策也常從易師受易之旨羣愚
位賢之運其卦爲中孚卦氣所自始也中三得敵
殆與夷類陰柔伺便無幾異四毗君宣化不與校
犯也易師王弼等曰馬匹凶寔其象爲孚如此殆
驅敵而鞭箠可也今議尚變詐不徵睹舊貫動謂
之濶略遠事情夫王會之盛前聞之所侈也豈輻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十八

中麓記

嘉靖中子與中麓李子伯華舉進士皆賜第又監

巷比屋居言稍浹則問李子玄枵降箕負東海神
主岱宗其濟南諸山實北麓也何在子所以稱中
麓李子爲言世家章丘乃有墓田在胡山下而李
氏世占中麓異日者李氏有所營樹藝則卽其中
業之地遠置煩凡李氏多藏修卒業者樂山之仁
誠有味其言故中麓者與李氏交相得也且章丘
山固無輪胡者吾又奚暇遠取哉因復戲謂李子
章丘以章亥名胡高爲幾何亥號神解彼重差勾
服之遺常測其高深以否子所知禹宛委山海經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十九

等及齊地記三齊要略其文辭皆置胡不道敢問
子亟取胡將胡有他異否李子於是以前對上古
測高深誠有道術然儀晷書蒲家薄地垂天者且
孰從定哉誠未度胡尊高然里父老能談舉嚮時
事常里中有欲昭曠觀者不卽能南走岱往往則
陟其巔夜漏未盡三四刻許游氣蒸踊撼震山勢
若推動乃如搏沙得水趣解耳卽人非壯盛男子
無不仆者炊斗米時爛然作大赤色海水起立勢
益盪動人益危又無不狂走吐舌不能內彼其所

臨視日觀獨少後耳地故有寨兵發端卽團結什
伍守寨客不敢誰何之此非獨山勢峻奇也乃其
衛民眎他山固賢矣子區區然以傳記所述俚俗
所不輟口者定名盛夫名盛者豈可盡據哉且今
天下曉然知者章丘莫如贊山贊獨以鄭居始顯
耳謹俗曰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子以名盛將
岱畤勞孰上下哉後數月始得山以東志胡乃從
水因復問胡從水何也李子曰胡故不從水胡從
水定矣又最後予從他書窺見郭氏述征記乃悟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
曰李子言誠不妄齊有湖山者乃與長白對耳志
者豈因誤耶後數年予復至燕有操齊語持一束
書來者李氏舍人也請記因徹爲之法不得書者
不書外史氏曰小學於上世紀籍皆有師傳承權
輔領下垂者謂胡今胡本岱支輔也豈或然哉豈
或然哉或曰主名山川者必有義可稱說顧今時
忘矣蓋偉稱者爲大胡久稱者爲耆胡審稱者爲
何胡又有少胡者乃其美稱此其旨皆可得繹思
也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命名擇術各有

義焉觀李子所引自配也是可淺近窺哉

學禪菴記

學禪菴者靈寶許子廷議所築也靈寶故多有陳
蹟往予還蜀道其下土人蓋指望氣臺以老子著
書相詫云今之學儒者所斥不言以爲害道者老
與釋大氏二塗薦紳先生雖竊好未始敢誦言之
矣許子曰吾學禪吾學禪不學之間而已夫登崇
衆諱又棄里俗之所詫也遠假途於西方而思遵
之非夫雄其定見而深樂者始十而八九移矣又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一
惡有定力若是哉然道家者曰老子入流沙也結
軌之國八十一化行乎外道者九十四而後登假
是什耆老氏之所摧服也許子舍近而求諸遠就
其所摧服而輕其師是主何道以何擇術哉或曰
化胡也耆荒邈不經也伏而讀化胡之經又猥淺
不足道也許子置取舍於中又何疑哉夫生死之
徒與動之死地耆老子固有言矣各十有三乃谷
神則不死斯其旨豈賢於釋氏耶其一非謂總持
不動耶庸詎知置取舍耆之非是耶耆老釋之學然

則誠何學也其治身要自以爲精而曰吾土苴及天下然則遠求近取其相爲得失何如哉彼游乎方之外者嚶嚶然曰唯昔之求多寶佛也求之寶淨國已乃瞻之在前卒然值之固娑婆之域也元始之方入寶珠也尋尺之間此未出其宗者也衆人曰唯聞其聲聞無其人嚶道妙萬物而無不入者也無中無邊無委無源無後無先豈獨近之充實而疑許子會心於遠哉顧予與許子始者皆以儒業進服其官聯油然而以意氣相取下也雲中遼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二

左之役傾耳而聽之甚賢其言當是時憂時赴功之心望其眉衡而得其機今也離其本業而寓情於禪嗟乎豈將厭世紛而思淨業乎夫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誰之言乎非清涼之疏華嚴者乎如是則禪也者豈有所歆羨畔援乎儒者之道毋意必固我其學也不踰距其則也有天下而不與其用也故曰無好無惡遵道遵路老氏無庸言彼於釋者同耶異耶又安所審而爲取舍耶予聞關以西率多賢豪是故有悅孫吳逃佛老者若是則非子

之所能知矣許子曰必君爲我記之記曰學禪菴故釋子卽爲廬久廢嘉靖紀元之十歲許子除治之今在此崦山房右个西峪草堂左个也後有殿四楹事浮屠氏前爲壇壇形凡如偃月立牆周於墻可倚望號東山川也自門出徑東至淨香塘有松門覽勝亭聽鳥軒自堂外達則西峪西峪負西原而古號城市群壑之一也群往來必繇斯其道最庵之所與麗此其大凡也爰紀樂石示來裔庶幾就而徵諸紀者蜀郡熊過紀在庵成之三歲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三

有嘉堂記

謝太史有堂在金陵里中取詩鹿鳴之義署曰有嘉而徵予記昔予觀陸機舊居賦意金陵山川美麗多游從之樂其都人士寓公盖有樓遲忘返者矣機所爲著賦大氏文士流連之恒情其嘆逝於充堂衍宇者特以昵交密友緣情而作耳不謂其異也其後往往見賢雋所述論錄後跡前盖野草頽垣每不慨焉則其所感乃觀風占時之遺旨謂顯於昵交密友晏游之故此何爲稱哉往勝國時

金陵阜盛俗以居室相高王師入邇不得保有或
遂取而館署列之於是 高皇帝諭中書省曰定
制今治平垂二百年所化行而興於禮士大夫皆
得安有堂室且錫名以旌志也繇是以觀風占時
則帝力所幷幪是何宏深旁衍斯豈一手足之爲
烈哉昔時棠棣述室家伐木陳酒掃彼其比聯
情可謂麗盛然孔子傳詩本鹿鳴爲什長以首賓
雅雅者正也蓋言周所繇盛樂有嘉賓其正也當
是上旣隆禮嘉賓而嘉賓又迺諮諏求賢遠猷辰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四

應午練而敏思遠而志虛蓋不徒有嘉賓之意者
故樂爲記之藏諸東壁

藍冰堂記

予間過沐生生飲予堂上酒酣起立雜咏文書生
指堂顏篆書曰是出楊先生楊先生精小學名吾
堂曰藍冰而自書貽之予短咏因問生何藍冰也
趣爲我讀生對語在荀卿子勸學篇中予嘿然復
坐飲罷去後數日生介孫生應綬來請曰楊先生
書而先生記之可乎記曰道術裂荀卿子本閭然
性道故言學也旁出而不能握其機時有億而獲
耳凡荀氏之於學累千數百言口且疲誦而目眩
觀矣雜舉而彙聚蓋使人困而難入夫始乎誦數
而終乎讀禮謂之數始乎士終乎聖人謂之義真
積力久則入矣是其言也不知夫真積力久誦經
讀禮而已乎佔畢之士其卒不至於聖人何也此
則不知性而顯求於外之效也君子之學求爲盡
心知性而已不求諸心而倚於誦數是多學而識
之者乃所謂聖人矣荀氏語曰大天而思孰與物

畜而制從天而頌孰與樂天而用若此者苟求諸
誦數而已豈得能之乎蓋荀氏苟賢於稷下談天
雕龍之徒耳其於固陋障天而索管以窺之雖小
有所見而見非天也兒子大曰水卽水而爲水青
卽藍而爲青不改其性仁在乎熟之而已則何如
曰此時億而獲者也奚以明其時獲也卿嘗爲性
惡則誦數者其亦發於性否乎不然則強其所非
有從外而益之也惟若水之於水青之與藍豈有
假於外哉楊先生取其獲予取其全楊先生太史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
君用修也生名紹勉黔寧王幾世孫予蜀郡熊過
也

雲南新建白鹽井庫記

嘉靖壬寅冬過以罪謫來爲白鹽井副提舉故無
蓋藏公錢寓私家官乃守空籍耳守藏者卽軋沒
則不可詰叅政郭公日子曷行與有司者謀過對
曰應令得修文在諸司職掌倉庫條過至則都勾
徐君璣方爲課司提舉伐石鳩工以承叅政之意
明年春正月使來滇告成請記而過方在滇記曰

白鹽井者按元地里志蓋古清蛉之墟也清蛉者
漢書不有鹽官而華陽國志獨有之唐時疆域所
限不得書明興史臣宋廉等修勝國書鹽自大都
以下河間山東陝西兩淮兩浙福建廣東西四川
俱備其文滇鹽曾不槩見常氏曷爲稱哉其後伏
讀 高皇帝實錄雲南布政使吳印言曰鹽之地
其人號蠶未易拘以鹽額宜設正副提舉二人聽
其便從之事在十六年倘亦有勝國之意乎夫勝
國初其意慎矣此未易以言也今國家時得鹽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七
筴之利豈非德威震疊哉常股存積之法行則重
在倉煮井者自鬻官收其值重在庫此乘時之策
也然予與徐君循行馬曹溝三岔河諸營舍往往
見其山川陡絕蓋蠻逋之藪也召其酋長語又
無不魁鴛煮井者告予鹽待樵蘇乃成蠻害我最
甚又掠行李喪其資斧故商賈不通今且劫入市
井橫被創害矣其勢且與勝國初同耶不知所
後前則緘滕幾於爲大盜積矣蓋藏以防內兵以
捍外叅政方欲次第謀之叅政事不避難常語過

曰利顯一在上者吾甚耻之嗚呼卽其意豈在古賢豪下哉徐君又兢兢自飭修舉廢墜相與有成予他日且復執筆意寧在一蓋哉之烈而已也故其程期功費予得略之作白鹽井庫記

永思亭記

嘉靖庚戌遂寧楊太史實卿始客父一泉隱君園長庚之阡也辛亥十月遂營以藏隱君建堂其上若漢墓祠者取中川陳先生語扁文澤東亭曰永思者思隱君所常憇息也屬過記之詩下武曰永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八

言孝思嗣服以昭之佐佑以遐之經師語弟子曰法當時傳後世可謂永矣是烏知鬼神之情狀也哉古之孝子未嘗不思也然立之主措之廟祝史陳辭適爾皇祖某爾矣墓祭非古其爲思何也詎知其非求諸陽之道耶禮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詎獨隆於廟哉手澤則思口澤則思而况所以藏體魄乎詎知其非求諸陰之道耶鬼之言歸有所歸者必有所往來焉非苟爲思謂游魂之可變也

知游魂之可變則知精氣之爲物卽精氣可使爲游魂卽游魂可使爲精氣古之人蓋知之矣商尚鬼故其詩曰思成周之楚茨思其笑語笑語卒獲思之成也夫道時不可留方不可拘無氣運氣而趨新無形變形而遞常心之精凝之可以得物心之神分之可以得我極陰陽之變而未始出其宗故思必有成是握機之通軌也黃帝之書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意謂是耶雖然那之成以樂烈祖之成以羹而况非樂與羹者哉太史講良知之學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二十九

心之精神萬物皆備論知之矣思而成天地將爲昭焉而豈徒思云哉

保和亭記

文澤堂右介太史建亭同其弟平卿讀禮焉太史曰詔我後之人寧如保此和哉因過復爲保和亭記古者九兩宗以族繫民後之述譜牒者或卽墓亭焉若今時總會者猶行古道也矣在易否閑而繼之同人坎已六見而離始著離附麗也民散久矣附於險後以同人者必自宗始夫二往同五

來同二乾離豈不各反其本哉各反其本故謂之
宗二專陰之位附麗應陽其道固在專各矣二四
同功睽二宗四而四噬三則二與五者專故曰厥
宗噬膚往何咎嗟乎睽與同寧越於專與雜哉禮
曰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雖小宗莫不有不遷
之宗焉以此繫民渙其小群而大群成無不傾之
否矣性者萬物所統同故秉司化權儒家者曰是
天地之宗子而已翁其兄弟使無相遠則父母順
對於天下通於神明陰陽和而萬物得豈不可以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
傾否哉雖然有道同人之先本以中直畫卦者自
下始二在五下爲主爻故稱先居下之中故稱中
坤爻德真故稱直斯謂保合大和乃利真矣利真
者性情也坤者利真之爻性情之謂也然則保
和以收宗真常主靜其道豈不隆邈哉太史與其
弟皆有世望主靜以培良知者其論日新其如建
亭意非強自試其道耳匪今斯今于時保之將天
下資禮樂焉而強楊宗也哉

畫竹記

先友劉君東善設色而繪有名弘治正德間
王題曰竹窓繇是劉君竹益者嘉靖壬子吾友
君子佩出所芟以贈邑令巴陵李侯其兄子如因
題五十六字取以北德侯命工規小之而肖諸冊
因學諭陳君屬予記其事往眉人文同與可工墨
竹蘇轍子由以同託於竹爲有道而賦之子由兄
子瞻實受其說曰竹始萌寸耳而且尸葉自蜩蚴
蛇蟻以至劔拔數尋者生而有之畫竹者必有成
竹於胸中思成振筆遂從起之耳其畫洋州簞簪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一
谷偃竹遺子瞻曰屯數尺耳其勢所謂掃取寒梢
萬尺長者矣此善用其小擴而大之者也今侯規
大而小之舒卷消息其中豈獨有成竹哉漢之人
也出遠郡則胸中結約而無奇夫學之放彌綸天
地卷而藏諸用通他心者雖巧算莫能測也又何
迷方而軌之哉雖然此猶因蜀事言之耳荆土之
貢厥惟篋簞君山乃復產有方竹若乃神游洞庭
之野黃帝張樂伶倫吹竹之遺音倘亦在焉無首
無尾音會倏然天籟而已籍弟令文蘇秉簡拂素

吮毫就而貌之以達諸辭有弗能也大小有無之辨進乎技者如此廢耳目之支離而游神於罔象必有道矣安所從侯而得與聞也其毋謂我蜀人也而因棄我乎

富順縣明倫堂左版題名記

明倫堂左版蓋仕版云初縣學弟子員以賢能有賓興於方伯者及太宗伯獻者皆籍隸焉斯庶幾一國天下之士哉譜其登進之年月及所歷階秩自前令尹侯孔常始予童子及見之迨今忘矣維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三

揚宗侯周自府倅來署縣事於是修其昭曠緒而葺之即從他塗致通顯者不得鐸而參也曰未始繇是事出且將就匠氏則以記屬其友過也過記曰古之仕版蓋掌諸王官不仕則籍削由唐以來士得舉者始自爲題名耳學官非有以風厲之也今學官石闕登紀彙征之士蜀於宋始非獨規模唐人其欲爲不朽者倘亦有石室生圖之意乎文翁集蜀士教之分兩序別其左生右生記鄉里名姓刻之石石室依周公禮殿學士見謂得所托故

不磨也今按版明倫堂依於孔子大氏推禮殿之意云爾予讀宋李石記則左右生圖固亦有泐而不攷者烏睹所謂不朽乎初洪武三年詔行科舉法曰中外文臣非科舉者毋得以官其四年庚戌罷行省連試以三年一舉而蜀用其年始乎故自二十三年劉君希哲稱開荒其後乃稍有舉者而永樂十年壬辰郭君廉始以進士列之今循其寵名榜輝閭井固學士所素歆艷也然按摘其人以問詢學士屈指有不能信者矣即稍舉焉亦莫能翔實也安知數世之後復能舉之耶則是石有泐乃不若版而屋之又得其麗而亦不能無毀棄也幸不毀棄後亦無復有人知者焉則存與亡等爾將所謂不朽者固不可恃於版也耶然在漢景時無所表章獨文翁自爲教耳故石室生徒得比齊魯而無其實今國家文治洽普縣之學徒若將興起矣則侯所望於流光者要不獨如石室生圖徒也嗟夫後起之士欲賢於石室生徒也則亦無恃於版也哉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三

右版記

刻左版者縣學故紀諸石其高等則大司空爲刻石國子學故事無紀學官弟子見推擇者宗侯曰我因尹氏復修右版紀者自王君昭始因作右版記曰國家始時以科欽材蓋高皇之十六年乃詔制歲貢法歲所在學貢生員各一人十八年詔貢不如期者論違例其二十一年詔定天下歲貢數縣三年一人其後或以恩詔增歲額此其踈數也初十六年詔歲貢不中者罰充吏十八年詔歲貢不中者遣復學肄業官吏案貢舉非人律論二十一年詔資性純厚學業有成年二十以上乃得充貢二十四年定歲貢不中者罪罰二十八年復嚴歲貢不中者罪罰而蜀用遠與廣東西俱展期一年乃再試廿九年始令歲貢不中者復學繇是言之始固嚴末竟乃稍歸於寬也孔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夫三十年一世蓋有待而興者矣當下令時豈苟然徒主爲寬哉今文治日張幸者乃與里選充學官弟子員又必久次乃得以年自占進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四

王公橋記

試於天子之庭也嘻眎始時亦號難進矣而課其材賢及其者功烈亦未盛始時何也始緣歲貢生進者或至大官其後高者乃至令長將勢所漸靡使之然耶語曰科舉積薪歲貢貫魚言循資也雖不盡然要爲近之矣夫一切之法年有常資官有常局非所以語於法之外也曷以旌別異材稱磨礪哉甲午乙未之間今上赫然三途並用以還其舊乃嚴拔貢之條而拔貢士復與學官弟子雜試充賦失法意矣故無何遂罷嗟夫積輕之勢豈終不可轉移耶嘆逝未息而復咨嗟其窮愁亦無惑乎氣之餒而無以自見也古者士先志夫志匹夫不可奪也而學士紛紜不克自定寧能不愧哉君子進德修業欲以及時此其大經也然上下進退恒疑處之疑之者擬也擬議以成變化則大行窮居皆必有述於後矣又烏論勢之輕重者哉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五

當霜露而涸淺固然哉雨集水屬百各灌注其懷
山來猶勾於距而淵也陸君壯之以行者若從泛
星槎矣地固宜橋而榮西城始常有橋也而人不
謂榮西城橋善也果數毀西城橋前能令大輅則
易之中隆起而窾之其兩墮若雷遠而眎之投霓
垂也顧所疊水中中石皆鎖鑰然水嚙蝕久之石
泐遂圯亦卒不善也寧羗人王侯夢魁來令廉其
故選於衆得雷柱山命破而平之繇基以上率用
鉅石曰毋仍舊貫橋長十五丈濶減其長者十四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六

遠古文不紀目其數始唐都水然夏正周官文稍
翔實案月令條舉水事其司險所司道路有不由
梁而川游踰徑者萍氏野廬氏屬禁焉是則枝水
必有梁可得謂古獨踈乎顧以天江臨析木析木
者造舟之類也以故梁者多不石自秦橫橋有疊
石水中而二輔遂謂石柱橋矣唐雖紀枝水而國
工所修獨巨梁十一其石橋四而已自餘所部吏
稍稍葺之倘亦夏商之意耶夫國工之所修也道
必岐其利若害人得指謫誼誦與置郵兢速太府
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七

丈二尺高如其濶而加若干寸以人計者萬功以
財計者溢三百金焉以時計者日二十七年建亥
至明年建寅凡三閱月而西城橋成上通嘉定州
下通威遠縣左通井研縣右通宜賓縣行者利涉
而役不勞縣人說侯曰我督不怠橋名請易之王
公於是文學楊君一中李君松以其縣人之情遣
弟子員劉生甫助吳生誠請記也而國子生吳君
可賓則寓書曰王賢令也廉敏有局幹其官業率
傳於義可紀者衆紀之請自西城橋始記曰伎水

得以責其負故常得飭若其僻遠太府屢省無繇
此其成毀獨係長吏能否爾故國工之所修者常
不足患而枝水僻遠者道弗病涉亦勢也然陳乃
廢先生之教而川不梁薛宜見彭城橋梁知其子
之不能也夫陳彭城豈非多岐之道惡睹所謂國
有常飭哉是亦係長吏云耳故國工所修皆常險
而僻遠者有卒然之遇則變常出意外尤急也蜀
地多阻溪山于天官屬東井而淫於輿鬼東井兩
河天闕間是爲關梁自古疇人所述稱故曰梁州

不徒強梁蓋亦多梁矣以諸葛其賢不敢纖細忽之明梁之急於梁也今梁著者顧止七星豈非顯謂岐道多通哉雙溪以枝遠僻故桑鄴棄而不錄梁者遂有遺巧乃今紀枝水者有意乎用之矣若梁有遺巧長吏不思其憂何以稱能又曷足盡法守哉昔高皇帝起自徒步知民所疾苦也爲都水令曰凡河津合梁者所在官司造焉損者農隙修之水涸梁成水涸天根之見也其椿木灰石採諸近山其役人以戶爲檢卽丁口多者則發焉而南沙文集 卷之三 三十八

有司則莫之省也吏治豈不近偷哉予行天下稽吏治其賢者期會不暇給以靜定爲解而實多廢格此便具文以自營也下者則惟簞簋藟苴無所整齊其在孔道則兩務爲文具無遠圖蓋益飭厨傳趨走媚常所往來以鈎聲譽其遠易恣則關通鈎察米鹽翻急籠罔而獵取之嗟乎豈國家建官之意乎王侯不以榮僻遠推其惠以爲橋斥其材以充費斲隆爲砥代細以鉅拔之危地而使安其視岐道所飭寧復有異哉嗟乎安得百十如侯列

之郡縣嗟乎予之所感豈獨橋梁之成毀係一隅者乎吳君重計可者曰典史楊彥華襄其事有勞因登名於樂石以風厲來者橋成之明年南沙熊過記

華氏訓德堂記

初華君從龍彊田爲義莊吾友唐子應德紀其事其闢堂曰訓德者則愛商屬過記焉資富而訓古之道也曰古之道則范公之田范公曷不堂夫范公遠宗大夫蚤蚤也喻於利曉然十術非素王之論也尋而胥溺又何訓焉訓德之祠其首孝子道兼親賢矣曰不已遠乎人本乎祖永建乃家則遷者別祖之曰庶幾不遐遺乎由殷以來有其舉之矣謂夫都邑而知尊祖者淺言之也華陂之祠孝子尚曰不遷云爾不已僭乎禮諸侯之士其卜特牲饋食辭曰皇祖某子諸侯之大夫其卜少牢饋食辭曰皇祖伯某始祖謂之皇昭其不遷大之也春秋傳士有二宗荀卿子曰大夫士有常宗夫既曰常宗矣王制太祖之廟於是乎取之祭法曰禱

及始祖夫戴氏之禮其傳聞殆亦誤乎且諸侯之大夫士華君守官則有加等矣堂爲三楹中爰孝子班祔其賢者而食之昉諸特牲少牢行之以饋食樹之以標鵠神保饗之施於孫子錫以不匱斯猶行古之道也不已隘乎曰古者入學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夫國有先師則不更求祖武可繩而忘繼述斯不忽近圖遠乎詩曰孝思維則則孝而已何更求焉孔華之姓同出也孔子曰我殷人也殷禮吾能言之詩書春秋多陳王事然盤庚之誥開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

其臣民述其先祖廸我高后少所服習濡耳目焉易知難忘也凡收宗者吾蜀稱蘇氏譜而亭之其言淵睦矣然譜者四世親盡則遺長史焉不若華君之遠也親親而不建之極又弗若華君也其疆田又若華君也不得不可以爲悅其疆田訓德之謂乎華君得之而有財明以聯其人幽以萃其神訓德之堂其義雖古不能踰也或口范公吳人唐子則廣義田之義蘇公蜀人子廣諸亭而記堂其義二乎夫養所以爲教教永其善者也幽所以作

明明體乎幽者也知所以體幽度而不射先人神祇報職用休皇門之書曰室之不壞大門宗子是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孝德之詞所以繫也嗚呼敬念孝實至德道莫要焉母寧繫其宗子宗兩之繫寔長王國後世萬子孫何以加諸其義烏有二嗚乎敬念哉

劉氏福善堂記銘

皇帝在宥三十三年益陽縣知縣臣激滿三年績

上吏部考功具覈聞 上事下吏部司封循令申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一

請贈其父大和主簿某爲益陽縣知縣母張氏孺人詞臣代言以爲福善制曰可命中書副墨以符奎行之其四年激以屯田主事爲國共工之官歸展墓廬而堂適成臣過登省之得讀所給賜制詞其就墓致告臣過復得與覩其事歸宴于堂臣過請以制詞名堂激謂臣過嘗隸祠臣宜知鬼神之狀屬爲記昔史慎語臣過 高皇帝時常以武階致命冥司者然臣爲郎武銓不見貼黃文也及爲祠臣盡發道家言讀之見三皇八史女青之文異

哉屯聖人所不語也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致一也司命司中自泰古稱之以主化權然詎別有隱名內諱哉臣少好古文詞受古今尚書書斷自唐虞繇洪範以來者鮮稱焉其行事頗見於曆家及諱書等而與道家異矣自宋世儒生以爲上世之治事奉天神其民淳故常略於人也然臣以宋儒爲文夫大有之世有所遏揚順天休命天而諄諄然命詔之也哉皇極之君思爲洪範欽時五福錫於好德於其無好德懼其作咎不錫也休命者天命之性其在人曰是非之心耳豈以聽於神爲趨哉惟辟作福德威德明出王游衍詩書所稱不越於是此重黎所以絕地天之通也周官八柄詔王屬之冢宰官以天名豈非合天人一之哉顧非如史巫所陳耳殷尚鬼而以福善禍淫歸天道此先王軫於鬼神之明情也故太和主簿質毅有幹局而位不酬以遺其後今臣激又以材頭疇容於時鮮不稱宜卽人之千福天之降福上所以奉若天道欽福錫之者皆足以顯明於世也矣昔共工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二

以水德居木火之間專任知刑欲有壅防墮堙用人語曰皇天弗備蓋是也今臣激寔爲是官而疏朗揮霍遠稽近取間以語臣皆若有意焉以永斯福者其屬臣執筆亦欲相警不獨侈上恩也後之觀者繇是以知君臣父子朋友之義是謂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所繫豈不大哉謹拜稽首本故太和主簿之蹟銘以告其餘裔銘曰 昊天牖民作福惟辟我是用究莫敢不蹈自劉之先旣震且奕桓桓抱關有嚴在昔復闢嚴嚴羅夷孔熾厥或告之譴怒以擗胥命而出敵愾無斃擁盾枝戟削盛綰獲前徒犄之後徽亦迂羅夷遏喙有嘉折馘議獄緩死叅其孽盡越其遷化神保有赫降福孔宜子孫攸籍攸籍而仕於楚之益帝謂司封考其報續龍章昭回光於宗祐相彼甫田旣耕而獲如賈用售利市孔益中水之阡祿來載爰審其面勢高堂斯闢外史所命內史所策孝子不墮以永斯澤

游謝氏莊土橋溪記

并詩

由葛家鋪益北三分里之一折而東降嶺絕田則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三

謝氏務農堂由堂稍北轉而益東并山行少折西下則土橋溪在焉溪首受土橋田間諸水其源可望見而指也鍾祥曾侯至富順之明年爲嘉靖丁巳歲計得商筭無十徵爲火祥司空湏材亟民困省山之役棄其廬舍相弱而逃曾侯爲之猷念阻於異議侯憂之戚旣乃得請於撫臺民得憩焉侯心始寧僉事謝君謀飲侯相慰勞曰是先憂而後樂也以十一月朔出拱極門達堂所堂上爲三筵西下永十君學官博士殷君爲侯翼下爲六筵分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四

兩曹皆東向過位北第一次北一筵僉事黃君又最北刑部郎中謝君南一筵戶部員外王君次行人范君主人居其最南獻酬旣畢就溪飲焉擁土上源飲其旁流剝三木黑外而朱中皆爲無微中受盃焉夾岸而坐注而浮之舟條而泊惟其所值錦酒者舉以灌夕陽滿川映爲紅流縱談所及情感各異田燭具舉舉酒相屬過述無俗念以誦之於是充然自適各得其本真夫士先志官先事由來尚矣然資深逢源者亦多術焉游習以時勞逸

以節所以廣譬而喻志者詎豈異哉古語曰聖人化世其鮮在水故下令欲如流水之源學者亦必成章乃達也然予所聞酈氏枝水蓋千二百五十子行天下且半曲溪回澗索絡荒遠僻礙鮮能自通者豈上世濬畎距川之教廢不講耶經所不載如土橋溪至雙橋不半舍入中水東趨蓋朝夕耳輒能達於江山此言之學有頓漸政有久近亦在所資而世莫知省耶有隱君子言此去六七年所俗亦純朴士多知學學多通志志多大政吾誠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五

旨其言悟於水因因以樂水之同情先卜之也侯屬爲記欲際其成而觀焉者蓋侯志也因遂歌系焉 邇彼北風鴻鳴嗷嗷豈不憚遠瞻此樂郊民旣勞止恤彼簡書我是用康侯心匪舒退食自公無以爲憂因是謝人駕言出游自堂徂溪洽比孔時汎舟流觴昏以爲期百爾君子鑒於茲水坎坎游至匪源伊委流之旣遠潒或汚之迨有清源竣歸於墟常德習事古先民是師

九日游馬腦山記

嘉靖丁巳九月予飲郢人曾子於馬腦之山馬腦
據城西隅過始自北門出天日晴適循城南下峻
阪則西度田田故宋時瀟並山諸外爲湖首可周
行也度田復緣南山至中巖寺左迤邐而東北上
轉南可百步許爲巖巖復南下百步勾股望焉巖
拔出巖巖巖巖正如銜纓也畢登則城府樓觀江
湖之勝胥見矣坐定酒三行佐酒僮史呈紫芝過
私念茹之足致大年菊致頽齡非芝比頌酒政發
爵沃巡由故道至寺出寺後拾級陞石徑過叢篁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六
中掠霧隱堂右反出其後深入樓居造巖下尋故
朱石刻已廼就樓譙飲月且出移坐樓下秉燭復
飲至月午乃罷去用杜氏九日齊山韻得詩一首
其始蓋有感於芝也明日聞東方南北皆有警復
爲斥芝辭一章夫潛躍異端動靜殊軌然而阻易
所遇卽忻怵興焉天則所秉雖達者莫能違也後
之視今尚亦諒乎曾子名璠楚丁酉薦士江漢間
籍有文譽者門人陳交及予弟造從子麟皆待行
交造方爲學官生徒麟亦壬子薦士

黃氏節壽堂記

嘉靖己丑歲大歉國施賴於家官籍其已責者黃
君敬之冠於邑詔授武階四品外史義而交焉邑
之大豪其疏宕豁恢者多左辟相推矣觴於堂品
祭辯所羞得雋味異之蓋今壽母高氏助其饋壽
母者金陵人也歲庚申春飲於僉事謝君子佩外
史爲客坐有太學生屏臣是武階君子而高出也
謝君曰是能勤學親賢者外史又異之越數日其
密親偕曰夫子辱與武階君交又辱知其子堂之
南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七
節壽請辱夫子記之節壽者謝君命而署之也未
節豈易言乎哉夫水運乎上者需於天渙於風屯
於雷濟於火無所見其節其比於地也澤受之爲
節焉其於婦德坎勞卦而少女受之爲節焉不少
則節無所歷試躬處其休逸於檢押則亦不能因
勞建節以自旌也今壽母者上籍厚資下託良孤
此疑無所勞矣謝君曰籍其資綸而大之撫其孤
誨而似之不可謂不勞也武階君卒稱未亡人者
二十三年矣少而歷試汔用有成斯固節矣乎外

史氏曰書有之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沱澤之具體而微者也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爲匯匯乃稱澤矣東爲中江入於海海者百谷之王澤之巨者也我沿江而游攝舟金陵矣諏於舟師不數十而海可得也澤之節水親見聞焉豈徒肄業及之哉氣化融結英靈有敷宣者人且當之今之節者其有所發祥乎與之年自 武皇帝之七年而七七之於是四十九年斯近壽乎哉夫節國樹之聲其在禮令踰五十者乃得郵事而請節沙文集 卷之三 四十八

易之節澤節水也然循其卦序固六十焉今於何取之稱於節壽乎在節之象制度數以議德行女事齊乎七引七而七之數乃畢矣剛柔表裏期度早晚天之節人誰能逃之當事之終而不渝以議德行孰不可乎歸妹之序五十有三聖人曰永終知敝終者畢七七也議於德行以取節焉奚必終六甲哉夫天之數極於六然并餘分七七者大衍所用也行乎鬼神天且弗違而况人乎婦人無非儀古之教也然謝君之稱則無曠禮矣子又幹蠱

猶然顯揚之永終知敝緊諸節前而議之其孰曰不可初泉守獎其節婦曰何氏婦年未盈五十也王君道思卽所美刺歛其權曰王化所不及於是乎助之美刺之權外史弗敢任也然何氏察廉則郡爲風厲今邑始者壽母也外史與王生先後於禮官亦舊所典而記是堂其托始美刺以助化權將爲同乎夫節所以爲壽也世之稿髦牘閣者豈其少哉節苦則不可貞苦者苦歟也不可貞則不足壽而人亦莫之壽矣足以壽而子不足以顯揚者世亦多有之惜哉記之以勸婦以勸母又以勸子其近乎古道疑年者亦或少礙乎江三受節至金陵近海而節道成外史感之取以比德俾刻樂石堂在東門之東戶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四

蜀罷熊 過叔仁著

同邑韋 蕃本培

臨邛孫之益思謙

曾孫熊胤衡重梓

書

與霍侍郎渭岩論武銓書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熊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
謁所聞程力構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懋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功之要也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蓋世
之英震動宇內薦紳放於萌隸想望高誼之日久
矣程其力無不可舉而又受知 陛下深所簡在
值聖明之朝身爲列卿與廟堂之議解芬之會何
可後世旬內嘗承介使詢及選人聞者頗不悉君
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方以共修王
章建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垂竹帛之名無惑也
謹以選事奏記君侯察焉天之生民盛矣由一人
乃至十數或有百千無筭者皆是也而地不加多

國家自留州供上輸邊之費其取諸民殆無遺利

民已困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財歲有

常經即使少有贏餘亦應爲緩急之備今四邊多

壘行陳往往擒兇獲魁縛徒從奪獲馬牛羊器械

者則國家思以報之舊者未銷新者叢至地之生

財既不加多欲責取於民則亦已稱疲公家勢又

不得裒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往時賢哲

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辨時勢至其子姓限以三

世五世有入刑者麗以常法奪其世奪其子姓卽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

隨所附籍令世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徭戍可謂義
至精也然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異於吏曹
吏曹自征徒外吏胥醫歷譯鞆之官皆籍焉武選
務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令程其
功便然言事之臣皆曰洪武永樂創業之時異諸
後世其所除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議裁損
然招諭之使幹局之兵乃至持金鼓采海青歷年
月者凡途不一是果何武功也今法皆論首虜授
之官祖宗時武人子孫蒙其已成獸坐享賞延之

澤不敢究詰過愚以爲非惜祿之心失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僮子所知顧五年之間其官乃與百六十七年等竊意 文皇帝深念從事耐一時補助之情非萬世之計也攻圍克陷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寵秩之其賞可謂太侈矣永樂中有征討官繫獄者 文皇帝曰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然則曲庇新官蓋亦有司之過非盡 文皇本意也王者以天下爲度不宜示人以私探君之心成其過舉當時之臣可謂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

貴豪特爲冒濫竄空名尺籍中微倖苟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其勢不敢難也往年巡撫臣惟弟設奮勇諸科以待之奪士卒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與擒斬而非爲首者被傷者諸執大將旗有功者尚有一二其子孫皆不得錄於是直上首虜避他日褫奪計甚周過愚以爲諸中官貴豪者子孫雖有真功一世後不與凡士齒止其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乎君侯天下之事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變通宜民不可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

有後時之悔過抱區區之心年所於此矣告之莫有應者力又不足以行之君侯存心天下又適因下問選人計舉斯心宜莫如君侯者政願君侯少爲留神言出于君侯之口上下信之勢宜多可行者國家之利也伏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楊園之道倚於畝丘此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與潘評事子抑論仲子書

過頓首再拜廷評潘先生執事日承舉春秋二義曰尹氏不得爲君氏丘明言非是卽如穀梁公羊

諸家稱尹氏乃當弗詭於實也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曰仲子妾也不得爲夫人考宮獻羽取義不中仰知賢者之於往訓究心可謂潛密矣過卑劣僮子時授簡伯氏習其章句私竊有疑迨於今望洋不可測求也稍其疑義願因請焉君氏義紀上別扎若仲子者過初無所疑也因執事乃發深省戚戚於中輒以有言執事擇焉夫仲子者何爲者也惠公再娶夫人也始仲子之生手有文焉曰爲魯夫人以是歸惠公爲夫人也於是魯人事之盖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

以夫人經二年書夫人子氏薨仲子用物之弘亦可知矣或者疑子氏仲子非一人而不探其義彼書子氏者策書夫人薨卒之常此仲子云者示變以立義也古者蓋三年而喪喪畢而祔廟仲子二年冬薨故五年而考室藏主以禮夫人之變也然則禮乎古者諸侯不再娶夫人卒以其姊繼室焉以妾爲夫人末世猶知所禁之姊可以繼夫人姊有妾之道而異乎妾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者以爲求人爲賤之非情也故曰可求人爲士不可求

人爲妾媵也者送而已亦異乎世所謂不知姓而卜者矣而况聘以夫人者乎若曰諸侯再娶亦妾也是可以定禮而不足以考實矣春秋叔姬歸紀班孟堅謂伯姬卒叔姬升於嫡經不議也叔姬待年之媵而繼升則是姊可繼元妃之室矣而况仲子娶以夫人之禮又非元妃之媵乃不得爲夫人乎特以其有姊可以繼室而更娶爲不可也若遽謂仲子爲妾可乎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者宗子不可無主婦况國君哉國君不可

再娶則主婦必以繼室禮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媵乃繼室則固已非妾矣况以夫人娶者哉仲子不爲妾明矣昔魯公子之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宗人釁夏曰周公魯公娶於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夫釁夏一時舉其國之故而及惠公娶商矣竟曰以妾爲夫人無其禮則可見仲子之非妾也又其祔也不祔於女君而別廟則固以爲異乎宅繼室矣安可遽謂仲子

爲妾者乎仲子非妾則考官不足識而識獻羽原
魯人之意八佾而去二爲禮之變而不純也小祀
興舞異於舞師之禮是可譏也則經師亦有遺論
焉爾偶因奉復辭旨鄭重煩於聰明惟執事察焉
嗣是當必有請矣過頓首頓首

答彭給舍子冲洪範書

過頓首鶴泉給諫先生足下公人至承慰問綸至
中歲以來本多今昔之慨頃自北歸憂傷筑筑撫
事殆非故吾發來教益覺鍾情雅故感仰不可踰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七

也承索夏侯氏洪範者按小夏侯牽引五經與尚
書出入者次章句具文乃大夏侯則常受詔撰尚
書說而漢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亦
二十九當是其書常立學官特無顯行洪範者足
下求顯行者當是始昌耶然隋志言歐學至東京
盛卽夏侯之學久亦微矣永加之亂大小夏侯尚
書并亡足下乃欲求夏侯洪範者仰古述稱誼至
高也嘗謂洪範傳不亡學學以爲亡特末師綜較
不廉橫被浮剽指視耳唐世作隋史者皆本浩博

無柰其不譚思何也旣以濟南伏生之傳唯劉
子歆所著洪範五行是其本法矣其讀孟堅書又
止剽其膚臚何也孟堅前書夏侯始昌六經蓋推
五行傳以傳族子勝其傳與劉向同惟歆獨異語
在五行傳中則今所傳劉向傳正是始昌蓋以始
昌在向前也又志稱向五行傳說十一卷許商五
行傳說一卷卽向等特爲傳說爾傳當是始昌所
傳張氏之舊蓋讀者不審或其文滅遂于傳下舍
說字而誤以爲五行傳大謬也他日取漢志觀其
所傳洪範止云傳曰不著傳者姓氏以問史者茫
然莫之省識皆以子政附離之不知志中自有始
昌云云又其志述傳於先乃序次中書京房向歆
諸說以釋之則是今所傳者不作於向明甚班史
失于明言而唐世作隋史者殆不深究也夏侯之
學本出張生張生出伏生今後漢補志中所引傳
註云是鄭玄註尚書大傳則傳又是伏生亦非夏
侯始昌爲之也蓋向所說傳卽夏侯所推者而
所自出又伏生也尚書大傳世固有之夏侯第推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八

說無成書漢志自可考見有成書自向始也若章句解故止是解剝經文無緣別起一例入大傳而加訓釋也常欲刺取尚書大傳而深其原會以家難出奔而寢足下倘有之乎却以寄示亦大快也甘氏號有賜書然皆世所行者中秘之藏是固無有今欲觀夏侯之書直于五行傳者錄出耳夏侯法與蔡氏不同蔡用之卜夏侯觀其徵兆不卜也何如何如草草奉復不盡且有異同幸長者一言之教母以爲煩也頓首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九

答趙舉人書

道遠莫由奉教耿耿承諭我山之言誠亦有之鄙意儒者言道論玄行不能揜反不如彼超然物表五谷不熟深以自咎豈辭氣有所抑揚方洲遂不加察哉傳言之難如此何時合并重更探討也執事以天地萬物皆道而譏佛氏不能攝入謂魔障之說爲有漏鄙意尚未盡了胎濕卵化人我壽彼豈漠不能相貫至以事理爲障者乃是應病與藥爲膠固者設此二乘外道因果也異足言哉執中

無權是爲理障若爲事所障直引之耳不能小心因應有此大機大用者寧有障哉楞嚴之旨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汝真心又恐一向入空空魔入其心腑然則認虛明空色相雖以據疑結按猶湏細察乃得真藏也雲門勘破釋迦亦是截斷衆流句門常有法身六不收及拄杖吞乾坤語與彼何異勞勞陸州雪峰靈樹之間自謂語向上諸聖不移易一縣毫許今來呵罵其情可知然則雲門天下太平云者猶爲以言遣言耳吾道自足佛氏之學薦紳先生所不道執事聰敏博大不肖蓋畏焉有異同幸不見外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十

與嚴介溪尚書論祀慶都書

自頃奉教屬念獎語感忤感忤昨呼吏求省中故事吏出舊牘讀曰四月十一日指揮定祀堯母墓初謝御史言堯母在慶都本慶都地近唐縣唐東城外有丹朱塚疑堯母或當於是已議撫按官稽首審相度方執以俟疑難請矣疑當時道路傳聞不過採舊聞雜述之非有他書冊可相參驗故

不無牴牾不敢告人竊謂相公一代禮樂之司定此曠典所宜精審又上意將以示母儀萬子道風天下本非輕也倘來者難誣必有舉而正之者豈惟失觀聽哉按堯母之墓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紀述惟廬陵羅泌謂葬雷澤不着所出以過所見後漢堯母碑今歐陽氏金石錄具紀其文慶都乃在成陽所云欲人莫知名曰靈台上立黃屋堯所奉祠則其祠也雷澤者漢志註本在城陽城陽本今曹州地則羅氏與碑合陵墓所在固可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十一

決矣慶都之墓將由里俗妄傳不及詳考至以唐縣慶都塚欲定堯母之墓尤有可疑相台圖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白鎮西周三里有丹朱陵今注疏乃無之疑趙岐所言也元和志丹朱墓唐縣東一里寰宇志塚在永庭東二里而水經注成陽有丹朱塚海內南經蒼梧之山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之墓古亦未明要之朱始就丹繼改封唐其卒而葬唐或當可信然引以證堯母之墓則本不相蒙蓋堯之始則陶爾雅云載成爲陶是濟陰也

亦今曹州耳繼封於唐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里許括地志定州唐縣乃堯後所封在夏后氏之日本無與慶都蓋因杜祐通典之誤而不考堯始封之地本今曹州繼封本今蒲州而實非慶都也且慶都本名望都望都山一名堯山史記堯作游游今見王厚齋先生地理通什因山得名而定州當時名縣一名巨山初未必因於堯母又堯母之葬不祔頓丘也焉可比而同之哉伏惟相公採擇播告在廷明示改作且方今禮樂之任誰則非相公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十二

答童宮諭廟災儀注第一書

宗廟災驚懼之心率土所同矧在僚服自有官人肅給之義若不肖乃又以司存則焦爛頭顱固無所措顧其力無能爲也窮夜奔喙足爲顛跛急歸謀爲疏請修省當時舉筆屬草無暇管思昨承示述稱古初欲使人心警畏以開懲創之端辭指懇勤長者之教可謂極其深遠矣顧時又方在累

中草奏南北郊及太廟群神儀未還比今日讀之恍然如有失憾不能當期就正有道耳過有所疑謹因質之緣事出曠聞禮不經見今雖無及倘籍宗儒定爲條貫傳諸來學亦不朽之盛事也一昨大禘屆期執事觀變欲因廢而不舉此與不肖原擬懸合過愚以爲祭固以廟存也廟火矣雖接祭有所不能又安論殺不殺哉然孔子乃謂性至而不殺則廢今以情理揆之其文當是後人所纂入蓋原文以日食太廟火疑爲當祭不知本無南沙文集卷之四十三

可疑者夫廟火固不可預期而日食則疇人子弟皆知之不待巧筭也司曆何在柰何不以告而行祭魯于柰何以爲問而孔子之答又若迂緩何哉夫諸侯旅見天子與諸侯相見尚以太廟火不得終禮况被災之地勢近剝膚救焚不暇尚何論殺不殺哉以是其文不類而後人所纂入也禮曰人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新宮火亦三日哭公穀以爲禮獨胡子以主未入也嫌涕無從出是則哭藏主之廟胡子亦以爲當禮也然不肖亦有

所疑按僖二十年西宮災西宮者何公羊子曰魯公稱世室群官稱官今詳仲子桓公武公煬官之例則官當爲廟其言不妄故穀梁子曰西宮西者何宣公之廟然其災也不聞哭經亦無譏哀三年桓僖宮災當是時南宮敬叔懿伯文伯之徒皆孔氏從遊之舊而敬叔者從孔子適周問禮之人也止命周人出御書不聞以哭爲請孔子在陳聞之亦不譏其不哭何哉蓋成三年所稱新宮者以祀宣公父廟也是時言亮闇初闕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此非予之私言釋例所言皦如也彼其發義揆情視公穀二家不更精詳乎哀三年桓僖之災傳者以爲親盡而廟不毀則當時之不哭其所緣起或是酌情爲之苟燬於諒闇之後與夫世次之遠者皆本不哭檀弓之言恐是附會春秋而不察當時事情耶凡禮記附會春秋如諸侯不生名之類尚多不獨此條也今此所陳止是國君處變之事來教云哭位當是在都宮之外是以臣工處變言之放今時國哀哭臨之義上

下一體取義至精也但國哀國災禮當少別而從天子救太廟之火者孔子止云不以方色與兵不言及哭泣蒞位不知於此當何據乎想君既不哭故臣不獨哭孔子遂不著其禮乎來教又曰服雖無考然衰服則已重青服則已輕烏帽冠帶縞服其可也但晉大興二年國子祭酒杜夷議修墓云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墓毀以爲毀不應比廟災而不服服又梁天監元年禮官何修之議蕭子晉傳重改葬之服亦曰可依新宮火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十五

災三日哭不服而已則是雖繼體承祧者亦不服也况臣子不過從服者乎昔晦庵朱子謂六朝禮學最精觀此三賢之言是聖人原不制哭廟之服今之修省令典往往青衣從事似不爲輕也過西南之人聞於遠覽執事先覺博綜墳典過欲執經從問又矣願因下風得聞餘論幸甚

答童官論廟災儀注第二書

昨奉書已旋於壇所省讀華牘宏博淵深開導備至得所未聞加於提耳之教矣過何幸何幸當時

士人共抑折衷轉相傳誦幾失原本數日方得遂未裁答今尚有疑者願終惠教宅時有聞不敢忘所師資來教辭引燕泉陽明所酢對欲以定世之疑不肖非敢別出臆度也顧以古人尊祖之義視敬天常少拙故祀天地則越縋而行事不敢以卑者之事而忘尊者之禮也其敢以卑者之祭而忘尊者之變乎即使失世職如左氏所言則當是之時謫見于天祖宗神靈固已震疊爲子孫者正當體祖宗之意以災爲告而廢之所謂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者也而以接祭爲言是忘天而昵祖聖人致辨于天神人鬼之祭者果如此否乎西宮之言公羊杜氏之說比亦常求三傳之異同而粗習其讀但今之稱官者多指廟爲言惟傳乃有小異尔雅曰官謂之室室謂之官則西宮者謂之小寢別官如公羊杜氏亦可也例之火喻公官之說亦可也其如春秋之所稱官者皆以廟言何哉春秋經凡居室皆不稱官故王姬之館人居也稱館不稱官謂凡室皆可稱官經無是法也西官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十六

書于經者也以經之例觀之是不可証其爲廟乎此不獨春秋耳詩定之方中作於楚宮鄭箋曰楚宮謂宗廟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鄭箋曰居室也又如采蘋公侯之宮毛氏曰宮廟也國上入執宮功所謂營居室宗廟爲先故稱宮功也至魯頌閟宮之地亦是魯人妥靈之所是宮之必爲廟而室之不得以淆其辭古人正名百物去聲言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桓僖公宮災來教云親世而不毀者杜征南之說也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爲悅而不南沙文集 卷之四 十一

毀故孔子言之康侯之說也然成公六年常立武宮定公元年常立煬宮矣是三公者皆春秋以前之君也其親盡當毀視之桓尤甚孔子言當毀何不及武煬而何言僖乎桓僖之不毀誠以季氏當時武煬之立又誰主之乎則征南康侯之二說愚皆有不達矣來教又謂卽哭矣亦例不得書今將以何爲例而知其不當書乎春秋之法其有事如哭廟而不書者乎假使實有其事經以例不書矣而傳亦遂泯其迹者乎是大可疑也新宮之哭

子獨棄諸家之說而又爲辭曰于遷主其言無據杜鄭之徒以爲當哭夫杜鄭注疏也皆定于穎達諸儒之手過特有所從違非敢棄經而信傳也其謂哭廟而當禮者以其情則可知矣而終若無據世之言哭廟者往往以梁山爲例蓋梁山之崩左氏國語兩皆載之左氏止以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爲言獨國語有國三日哭之語先正常謂國語者左氏刪定之棄餘信斯言也將從左氏而不哭乎將從國語而哭乎將從其所刪定者乎南沙文集 卷之四 十八

亦將不計其所棄餘而從之乎今以西宮桓僖之不哭而定之所謂情則同而終若無據者不將近之乎禮曰人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信如公羊杜氏遂以西宮爲小寢則固不得爲廟矣亦豈不爲先人之室乎爲先人之室矣而經不書哭傳無有文者亦豈例不得書乎將實無其禮乎至於易服之儀不肖當時據舊聞爲言及後思之猶有所未盡緣周官司服有大裁素服之文康成乃云素服縞冠素服也來教云易服深得禮意不肖初

所不及也但云欲略如居喪之儀當烏帽角帶縞衣過古喪服無縞衣者蓋喪則必衰故斬齊衰之外錫衰細衰皆衰也無縞衣以處喪者禮除成喪用朝服朝服者縞衣素裳非素衣也詩素冠之二章曰庶見素衣康成據禮之喪服之無素衣也遂轉衣爲裳以求合之呂伯恭譏其牽合矣然則縞衣似非居喪之服也司服有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變服言端者自袂言之大夫以上侈袂故也然則素者乃是齋居將有所禱請上下之通服不得南沙文集 卷之四 十九

言爲喪服吳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此雖不足以明禮然亦可見素是古人常服今周蜜癸辛雜志程大昌演蕃露及劉績霏雪錄皆同斯言其言恐是不謬乃知杜夷等不服者謂不喪服非不素服其義自精確耳過愚欲如來教自大夫以上定爲縞冠素侈袂服自五品以下其袂止可比之元士等定爲縞冠素端祭畢則已不知可不可也或侈袂不便則上下通服素團領衣耳執事高賢寓內宗仰又有發蒙之意不肖

所陳必不以爲瀆而不告也恃愛多言恐恐懼過頓首頓首

與黔國公書

開府大將軍黔國沐公幕下過伏讀故記 國家興事之臣胙茅土立世家者蓋數十而列上公首元侯者稱最封異姓王配 廟庭者又最若佩將軍印出總大兵則今之法非勛臣才能者卽不得與無有捐數千里地使之世守者蓋天下獨稱明公曰世家忠孝故得兼有之其視諸公最盛矣此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十

宜如何報稱哉竊效一得於幕下之賢願加察焉始過入烏撒見其馬牛被山谷腹幹肥實驕嘶相嗅乃或相齒蹄以適甚足觀也私嘆烏撒與區也而又富顧視關門之士多藍縷衣其行夫皂櫪之役腰囊磊磊如積塊問之皆糗餌也其法粉雜穀爲糜十分升之五而得一具焉日或得三具是則徑足無外慕私心固怪異及察其長率亦多蓬門不贍饘粥以爲其人膏於財蓋土風也乃試問其人孰主典是牛馬者若柰何不以給用皆對曰非

我之有也豈惟非我有我將以爲病斯牛馬者蓋
黔公所寄養今之烏撒蓋黔公之外府也故今之
軍民田烏蠻盡以爲牧場而無忌詰其暴則曰我
黔公之圉人也不敢孰何之人有足馬死者且又
積於我我因是以大貧曰十數年前有此乎曰無
有卽有之亦牛馬之風耳非若今敢縱也曰馬牛
幾何曰善馬二十八群群者以百數少亦八十矣
牛吾不知也其種馬及駒吾不暇知也其牧于吾
地若此其他所畜牧吾亦不暇知也今軍人若浮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十二

不過數年將轉徙盡矣因嘿然不敢復問覆按舊
文則彼之徂詐嫁怨可駭也昔者西平方爲督府
僉事則錫吳江田十二頃八十畝爲督府同知則
錫銅陵田四十二頃田十畝故諸司職掌凡公侯
祿米皆爲浙西蘇松等府官田內撥賜耳他所不
得占撮土也常聞傳穎公請懷遠官地 高皇帝
引公儀休事責之今謂西平之賢而下同穎公
高皇帝之明而偏於西平豈有是哉今柰何以爲
烏蠻上誣 高皇帝下謗西平也蠻性本桀驁藉

馬爲戰且馬盛則虎之翼也豈惟颶去又將噬人
矣故茶鹽布易馬之制曰烏撒歲易馬一千五百
疋此 高皇帝之神武西平之經畫而銷萌之至
權也今聞歲入貴州銀四百四十兩耳乃免易馬
則烏蠻之馬安得不繁其繁未有以銷之也乃反
借靈於明公託外府之說內有以疑倡其民外以
詐其隣而雪之久假不歸勢益富厚而鄰益薄亦
安得不起而圖人乎以過所聞公家蓋積有舊恩
在南土使實享大利而民有陰怨則公家先王亦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十二

必不爲凡昔所謂寄養馬者或自昔權時之謀而
蠻之畏威懷德尚可驅使今蠻之狡猾第藉公爲
名耳所入于公者本細微不足道而其自殖之謀
與其嫁怨之詭則深可慮矣夫蠻之不可信其所
由來非一日矣始定歲入糧二萬石今倉廩空虛
損原額四之三使在官者乏代耕之祿嗷嗷然執
左契以責既廩之負毡本一千五百領今課錄其
入曾不得拔一毛焉此于 朝廷且乏供而况公
家乎是公家結實怨而大利乃在烏蠻也且烏蠻

者滇之要也兵家所必爭也 高皇帝下滇之柏
也自永寧先遣胡海洋曰向烏撒別遣傅友德由
曲靖率勁卒日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其後烏撒蠻
叛 高皇諭公家先王等曰雲南之師如曲靖普
安烏撒建昌卽今勢在必守東川鄧部烏蒙未可
守也今之守者獨數羸卒耳而常產皆爲牧地其
勢有不亡去者乎又公之家牧地故在陸涼耳烏
撒本在四川應當比較馬匹之地凡不及烏撒而
雲南反得寄養益非法意矣害高皇之成敗先王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三
之功歛家室之怨張頑亮之勢就是四者此明改
絃之時也且公之家非必藉是數馬焉爲富盛也
今將號於烏撒之軍曰總府原寄養馬匹在烏撒
者本府已停解送如假稱總府名色強於官民屯
種田地牧蓄踐踏罪之蠻雖詭戾其於明公累世
之威德未有不震疊者矣誠使人得耕牧則其妻
孥之飽嬉皆明公臥而乳哺之也蠻牧地狹則畜
產不得繁因可漸弱其力內地之人益得自贍西
路之孤懸有如閉門而遊於除必無他可虞矣行

一事而衆善備者蓋此類也明公忠孝報國比
先世使他時執筆之史楊休光焉紀之世家過所
奏記倘有小補古人語曰寸有所長此區區所爲
乎門下也願明公擇之勿爲議論之臣所先過狂
瀆恐懼死罪頓首

與譚僉憲論文書

大觀察浙少眉先生門下野寺枉駕飲餞言惟庸
瑣無可筭錄誠不自意得藉光寵念之隱隱大漸
而已歸棹吳興病瘧踰月幾不能支羈旅之人藥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十四
裹在床兼有憂生之感稍愈乃取上虞俞氏詩文
式副錄在架欲加裁品頗猶有疑竊僭陳之恐負
門下之托詩曰維此哲人告之話言僕之意指在
斯而已夫文章流別自古有之易大傳孔子稱辭
各指其所之門人述夫子文章可得而聞然曰辭
達達也者達其密藏表著以示人也若情真而意
到則發之聲文必曲而中故三百篇之旨足以興
大端出于怨女逐臣征夫絕友者必懇惻而詳
其不簡家魏之前奉璋駿奔之際稱功勛興

明者假令委巷之子操觚杼思爲之必有遺巧強而陳雅頌之中不堪位置矣何則緣情據實古人之所不可望而及也故古之學者莫先於理情天下之動至素雜而御之常以至約之情也今科爲之條勤勤然視耳提之教有加焉曰贈別者必如是以達于辭征者曰必如是以達于辭諷諫者榮遇者以至于和者挽者登臨者必如是以達于辭不如是不得謂之合作雖其分置依倣之選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遂與昭明之旨大別乃是無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二五

懽悰使之笑鮮戚况迫之哭泣無從也庸得近乎又其泛引之辭雖不出見主名而僕常間從它所頗窺見其半擇焉不精更僕難數至若論詩體色日比積頗增然自歌行吟曲稍釋其意求名以義強生分別正猶昧風雅頌聲以義論詩常爲鄭樵所切病也至風倡歎謳凡二十七則都無鮮剝標其沿起但曰宜何如云耳則雖欲強分亦不能矣又雜組迴文離令逮除體裁雖非爾雅然逮今多者以千數少亦不下百十柰何遺而不錄乃知李

叔類格惠公禁衛逮于樂天金針醇甫王屑俞氏尚未庸心也五七言古近之論及所引何天禁語雖本前人頗傷刻盡殆于鑿混沌而振之者不若高氏品彙舉其一隅反有雋永之味耳古樂府則不以鼓吹橫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雜曲隸之乃復出歌曲啼樂弄舞操吟引篇行謳之類雖云六義之餘然于名義正不當別出矣至于以舞名篇尤爲可訾鄭樵有言別聲之餘有舞古者絲竹與歌相合故有譜無辭夫歌卽辭也安得獨有稱譜哉按晉書樂志巴渝舞曲有矛渝弩渝安臺行辭歌曲四篇故宋書樂志亦曰渝兒舞四篇是未嘗以舞獨命篇詩三百十一篇今以六篇以儀禮考之則笙有聲乃可云無辭而已舞以容其周旋之節若無辭安用著之篇備一體豈不違古義哉是則漁仲亦不能無失也近樂府四章論藻麗則不及花間入歌務頭固亦有慚中原音韻矣彼上脉彦和文心下方昌國藝錄俱未能得門而入何況乃進步千百尺之竿乎文式亦多名言顧決擇之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二六

間無能改于其舊辟諸異學則旁門外道交午於前而正路蕪蕪帝省其山能勿拔其柞械乎至於第六卷中以爲難辭宜言詰屈聲牙使人難解異哉斯言必如中夏蒙士無譯鞮而解大梵隱語矣文惡賸是且安用之亦何益于成敗之故哉又所言簡書往復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其因心之孝弟當如內則少儀曲禮耳達之辭令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不失倫矣何至如鬼園傳師一湏弟子於滿室奚足與于宏議博論哉過于俞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七

徒并信史文苑之所叙贊因列其人名爲一編源流相接此令學徒知文學藝之分以觀古今道術離合之變而治亂係之矣豈徒文哉次取儒者子雲仲淹及濂洛諸公之論一編以輔之此令學徒知所決擇然後自典論以下備列談藝品藻之語至唐爲一編宋元及耳目所聞見有紀者爲一編以見文人語文時代不同其趨亦異然後倣虞摯流別之意博求精擇區而分之各爲條貫稍什其所起科著其善者使自求之昔退之進學必稱易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十八

今以奉還付托不效奈何奈何過恐懼頓首頓首

與唐荆川書

別久乏良便奉候歸來長兒日晡至今未愈兼老母年至八十不敢遠出庚戌之約遂成虛語誠知如此悔不爲游塘數月請教也閉門省愆日惟偃仰中林合并杳無前期離索之感不獨寡好之故頃緒山龍溪自江州示書欲尋舊盟悠悠我心不能奮飛耳念菴近相會否見此兄冬游記殊爲懇切未附龍溪數語則雖覺其自出少異然沉着痛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二十九

淺若會幸爲過謝之書郵劉氏者以賈事往來蘇常問敬附此申候起居意不知竟能達否若得來報此後當託渠別有呈請燈下草草不盡

答王遵巖書

庚子一奉手書甲辰歲遇令叔於毘陵兼得動靜比夏入賀會少湖司成語次未始不惜吾遵巖也邇後荆川至雪上相訪出凡所論述共揚摧之錢王二君爲作別於湖山間能道兄新得固已慰藉葵峰所忽傳辛亥七月書嗟乎遵巖追惟舊服尚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

穴簡冊盜竊天機播弄造化者固富游刃有餘而更以屬於不肖之軀則恐代斲之傷有負雅望且如僕所陳則亦歸根復命不俟它求兄果謂遠書難達况乃會面一商之耶學記發揮理要波瀾闊大殆於馳騁無涯而皆能極其意之所如可謂合作敬服敬服葵峰書至祈取荅書以書往復象旨序此時當錄呈就正也草草奉復努力爲道自愛

寄王遵巖書

前時附明舉所奉書致候欲索回字竟不可得于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後有言兄玩芳堂集者遍索之庶幾一接高論亦竟不可得也僕才不逮人絕意茲事久矣頃升庵楊子頗相警厲以謂文之不可以已也僕以謂文之不可已謂夫明諸心者假文以洩宣之耳不明諸心而徒飭于辭則外強中乾此豈不病哉孔子謂之文聖釋迦謂之文佛老子欲剖文反朴然五千言具在爲教雖不同而洩其所明一也兄高明沉潛想日益進意其所洩不但如前時文人者將何以教我耶僕自有易象旨三冊楊子爲序傳之

今龍巖携入閩刻成當必寄兄楊序尚未盡鄙意有意同希見教不憚往復也意非欲傳欲藉以就正于有道耳春秋亦微有見明歲或可出而承無由良以爲愧耳龍巖篤學潛心大業兄當有以助之相山今傳聞不一果如人言又失此良友矣莽莽百年竟成何事臨終不覺慨然

與趙龍崖書

日何生所附上易象旨決錄二冊經國之暇或塵清覽定都爲裁正矣野人勤勤垂三十年何幸此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二
遇耶彭山春秋考向在越足下示數條則窺其一二過自弱齡妄意于此不謂頗有同者然獨抱遺經務爲獨得此如獄吏郵罰麗事初讀了然及其察辭差有失常者矣鄉先生趙企明倡之猶未若彭山大肆厥辭無遺力也昔者聖人仰觀俯察蓋欲學者合而一之今考中象數甚略彭山豈本不知屑耶聖哲日遠來者難誣至其深造亦不易斯言矣詎可以一二掩其瑜乎過春秋稿檢之殆逸其半今方錄至僖又緣有期功廢業少須之籍佐

書之吏錄呈請教亦俟執事易象旨異同之論共
加詮定訖工時別寄上耳辱索鄙稿應酬之作此
多不存亦無力繕寫聊奉二首亦足知意之所存
矣天往旱此又淫雨下民其咨食養成風不平之
鳴控之無因使人感感魔聘以足下憂國故漫及
之耳

與李令書

仄聞澄心齋居王事鞅掌日趨簡書將毋勞乎潛
躍異分不敢旅進申候殊缺歉然不可解也昨諸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三

生以採木役事相過條記論之聞明府照糧數多
寡定則甚大惠也夫丁糧差遣律有明文可覆矣
據僉報之虛謾豈若按籍足相參伍猶不失古人
手實之法乎然願竊有請者以明府公忠體國又
謙虛無我諸生所言亦鄭人鄉校之意不獨爲其
身也明府謂進數多爲殷實是矣然無世業而成
佃者往往有之頗聞有命卽逃者矣至若朋貼人
戶照本身新數出編始僕亦頗疑之既有律示條
件者蓋統一戶新入之數益知明府之於此盛密

察也但朋貼人戶一照本身出編則僕亦有二疑
焉謂如一戶新入者十石則出銀可得百兩假而
有四五石至二三石則出銀益減不識益減者將
何以足其額乎卽以舊戶當時固有溢於百數十
石而編僉一名然猶累年不能成事况今十數石
詎可得完乎如謂木板與成木不同則今省山濯
濯采入益難以槩縣之力舉之尚不知所稅駕而
以十數家者當之卽雖破其產忘其軀係累其孥
亦何益乎恐他時文書盈几閣司存者日益多事
矣偶有人自瀘來者云瀘亦槩州論派除應免者
石出銀六分蓋出鳳岡意南溪人石糧七分似亦
足據也山林與勢益踈瀆呈者皆群情不敢必謂
其可行聊以備裁擇萬一可也詩云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周行豈敢謂然然好則有之矣伏惟原恕
不罪

答李令論稅糧驛傳鹽筴冊籍四事書

辱示院司四事仰承下詢之意謹條鄙見山野之
人與世益踈忘其所爲言矣詩云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或者庶幾乎一本縣糧額若干起存各腹過倉糧若干某倉可以照舊某倉應否議減前件富順縣賦額總夏秋六萬二千一百九十九石額聞長老言僞夏時明氏徵谷一石以飼鷺鷥者平定後遂據以賦米繼派疊溪諸邊七倉一萬五千一百八十石遠不致米乃又折銀矣輸將之費率數倍內地不足償計其平估不啻七八萬餘石縣地東西距者百七十里南北距者百十五里耳樂一府八縣馬湖四司歲入不能當其半遠者合夔府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五

十三州縣潼川七州縣歲入乃至五萬餘石耳以相程較即見本縣賦額太重先該府縣會勘將疊馬長寧越鎮西七倉謂徵解已定不議止將成都廣寧倉糧各若干石減銀一錢止徵六錢存留永祿倉米每年二千六百一十九石七斗五升四合六勺除歲支剩二千一百餘石擬照珙縣奏免事例停徵其原坐博濟倉糧止納本色米三千四百七十石其餘本色米折色米共一萬四千九百三十石每石徵價六錢解布政司作料價民病尚未

全蘇今污萊盈疇流徙者不復邦族其爲疲不勝言矣而上之取盈不已前時行文勘覈荒田有司不以實對今議者欲請免派還倉分派糧輕州縣蓋疾痛之呼不得已也昔李唐轉加眉內粟贍黎雋道陽山江而達大渡乃分餉諸戍輦夫苦之李德裕命轉邛雅粟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今清查各倉附近州縣以次轉輸而以該縣應輸之數補之通計歲入而調停運發量減邊銀正脚價銀亦一策也况近年瀘州亦因倉重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六

蠲除邊倉分派他處官民稍便是亦可照例舉行不失德裕遺意又吳玠在蜀治廢堰屯田約收二十五萬石以助軍餉今雖難卒議查得嘉靖十九年清出成都五衛并茂州小河威灌等衛所新起科屯糧一千一百七十二石有零其重叙瀘松潘廣安清黔雅州大渡河等衛所不與焉或可充本縣還倉之數則雖不能全循吳玠故事而天寶以來以稅養兵之苦亦可以舒外此別議則五代錢越江南之田畝稅三斗王永贊請畝稅一斗以爲

天下通法民咸頌德爲南渡君臣血戰百數十年
今明天子賢部使者豈可尚仍夏之舊貫哉况
宣德年中蘇州知府况鍾亦常奏減官田額例亦
無不可者卽此三策要在籌邊司計者加之意耳
若貴州永寧倉糧每石折布三尺者嘉靖十三年
二省撫臺具題折銀參錢伍分徵解矣貴州布政
司吏胥因緣需索乃復徵布收納之際旣生事端
解發在奎又起盜心及至支散或頓置少不如法
類多損收兩皆不便其上官折俸又或抑配鋪行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七

十六石零九升真溪驛站舡糧四千二百石通郵
驛上中下馬糧三千零六十石一斗普市驛上中
下馬一千四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六合永安驛
上中下馬二千一百永安通運所防夫糧三千一
百八十六石九斗六升瀘州水驛上中下馬糧二
千四百五十五石八斗四升瀘州通運所馬舡糧
一萬二千石龍橋驛夫銀二百九十兩四錢舊編
石棚李市一巡司弓兵並納溪牛口李莊舡隻內
江安仁瀘州新設各馬足協濟銀兩停編新法雖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八

取足原值徃往生怨事應議減請爲移咨貴州仍
前折色至如該縣聽差已經奏准每丁石徵銀一
錢三分該吏余大韶等作弊每丁石多徵銀五分
今請查照舊規減免以甦民困一各驛所舡馬錢
糧先張推官勘過與近該本司又行復編何議爲
當前件差役事宜今定編本府通運所馬船一十
九隻半糧一萬五千三百一十四石一斗二升舡
一十隻糧一萬七千汶川驛站舡糧一千二百石
宣化驛中下馬八百八十石月波驛站舡六百五

云比舊稍減法尚未備人犹以奔命爲疲至若編
僉之際本縣稱有沒官田糧四百四十七石四斗
八升七合六勺議從優免則亦吏胥不能根究本
原徒以舞文作弊夫謂沒官田者田本在官如富
民多田招人承佃從重輸租多是計畝均分故應
免雜差今田已在民官未多取何得尙冒此名旣
係官田十年大造緣何亦有過割不肖常官于南
方沒官田土課入比本縣爲重犹不免雜役何獨
此方仍使爲影射之資耶又有持模糊故紙稱先

年戶部優免而輒聽之者夫田地轉易百年之間已非舊主賞延之澤亦應有限況查被免之人其功德流光不應久長至此而使勞農反致偏累教用作養人材緣此鮮蒙復家之惠可不思所變易哉嘗讀周禮見近郊宅田之制十而取一以優致仕輕于園田遠郊之征今混而無別何其異於先王之典耶若遂以官品爲則定代耕人數量使其子孫得蔭戶之澤如近世胡尚書世寧所言亦可寓限田之法漸復古制矣若本縣糧差累重除應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三十九

免外將官糧七百七十七石有零并編剩糧二千乙百乙十石六斗有零原編龍橋驛協濟銀二百九十兩四錢納溪協濟銀一十兩瀘州協濟銀二十兩并別驛新添真溪驛站船二隻查得腰站議減合行通加該縣應編驛遞之內每石于乙錢七分內量減而每夫務足八兩伍錢之數是謂增糧減價民力庶可少蘇仍于各州縣開稱官田者一例清出不但可補本縣新免之數此一策也或如近奉都御史李 案驗於川北道巴州通江等縣

協濟瀘州武平驛馬夫銀各六十兩梓潼協濟江油銀各四十兩既查經年無官使往來相應通融加補該縣原編龍橋驛納溪瀘州協濟之數如中原南馬事例此一策也馬舡通行止于水平可以往還其餘月分俱屬休暇丁糧無容別議若紅站舡製造增損不過尋尺紅舡修造之費乃數倍站舡站舡夫役除半以作支給廩糧而紅舡未嘗議減夫役又紅舡之差常少站舡之差常多編僉吏胥緣此得開騙局但紅舡稍大夫數應存七名止存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

六名以一半編入站舡藝支一半補永寧旱站繁難明立文案以時稽考庶免偏累又查得弘治以前差役多是糧三丁五科派蓋計口者有私丁可以朋黨而履畝者無私糧可以包補糧利計一年農夫才能自食而丁之質遷轉移執事者日或可占贏餘當時民安田野號稱治平後來新進喜事欲頓改前法差役皆以糧爲主農民重困可以脅於理道矣周官之法九職任民而使嬪婦臣妾執事之民共其財與九賦田野之所入並入於大府

今使嬪婦臣妾執事之民口率口泉爲額役以舒農則先王之意可復也卷查嘉靖二十五年巡撫都御史案驗戎縣以糧七百五十七石兼丁一千五百七十一同編缸馬尚有舊規通宜查復仍乞檢會典創造紅馬缸隻緣由不許擅坐仍禁革私役市恩額外科取長夫銀兩庶免擾害矣一富義鄧井各塩某井見煎塌遊故并見在灶丁各若干新開自流等井課程某井權課若干可抵舊井額課坍塌虛陪者作何除免新增者允補者有無足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一

額前件本縣鹽筴之議富義鄧井久在坍塌其新開自流等井課程自可允補原額無井灶丁自可徑免虛陪若欲別爲加增埋沒添辦增羨之名遂如永樂年中故事則地脉有時損減更煩裁省乃復如成化中汪張二公近年潘公欲清而不可得矣但官給牢盆而更能編鑄以號非灶丁冒煮者無自而入其牢盆之費取諸近日鹽引費亦不多按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不載政令之由詳其義官自造鹽食用不推賣也歐陽氏言古山澤之利

與民共之謂不煩人工者可也今民力所鑿以陪補舊額與淮浙長蘆竈丁煮海官自賣鹽者不同若官收鹽引之利則竈丁自應減稅况忍禁而奪之乎况淮浙有恤竈丁賑濟之政以收私鹽其後有竈丁賣餘鹽自計之令今竈丁屢空逃亡轉徙固已半之又可重困之乎籌國者固當知所慮也祈望守鹽晏嬰憂齊之苛歛失民今之君子羞稱五伯者理則當緩此矣一歸併里甲卽今大造應否照舊及更易者前件原本縣糧重遊徙數多議者恐名存實亡仍有前累如子產增城之意况查洪武二十四年額糧六萬一千七百三十餘石成化八年止存六萬一千五百三十餘石減原額二百石矣至嘉靖元年忽增至六萬二千一百九十石有零則額外又增四百六十八石餘矣吏胥弊滋又豈止名存實亡之累歸併之說不爲無見但若如前數端皆有擘劃處分亦似不須紛更昔宋元加中光祿大夫傳隆年出七十犹手自書黃冊後納虞玩之言別置版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二

得數葉南京後湖稍存此意今但明立賞格選委
稽察如傳隆故事而監造者以時賞罰之或當少
戢其奸耳其額外增加之數荒蕪日多地不加闢
皆是飛詭故總撤不同遂冒增至此况本縣自嘉
靖壬寅以來連被水災沿江見田多有坍塌未如
南方江灘免科之例已爲偏累冒增虛數但是管
稅糧人員賣限得錢耳通請清理改正別有經常
之計似非歲月可以遽行崔伯易復賦感山頗達
此意蓋調發存邑一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此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三

答石通判書

前奉李生函書目青未及報黃生來復辱示高篇
容刀寶飾爰感利器慨然珍藏一割之用何日忘
之執事儒雅風流從子麟及門人聶生率能言其
槩繼聞楊太史以執事詩法出禺山張君過以執

事爲才俊人也忽奉一貫之教乃知潛心大業可
謂文理密察矣夫性貫動靜其言豈不然哉古之
復性者性其情易曰利貞者性情言性其情也執
事言真性在人心過以爲真性卽人心也古者言
性自湯始三聖相授守置明心耳執事指親義序
別信仁愛爲心得之則真性在人心不若心中有
真性其語無分疎也以心運物者不若應物之言
爲順動以學問收放心不若學問在求放心不然
則所言以字者其語病寧非以外物黏貼哉然執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四

事所言就其極至於變時雍止矣敬授人時以下
其學何如變度亦有未融何以稱萬物皆備哉通
天地人曰儒近時諸老先生張主太過知人而不
知天秦漢而來病之亦不可不察也若言真性不
問寂感然曰未發氣象在有事之時無欲之處看
之夫寂感一者其氣象又寧有動靜之別哉顏子
之學在知幾易大傳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吉之先見豈非良知哉其寂感未必一故湏致
之純而巳不出戶牖窺天道宇宙在手萬化生

心矣養生者得之曰推性合情綿綿若存由是言之豈無所本哉自作元命則必明于神化之道楞嚴譏十種仙彼十種者修乎跡者也致虛極者悠然笑乎待風而遊又何修于跡哉陽明王先生以張君悟真嘆其有爲耳平叔列性宗於悟真後意爲還虛之道不知夫一氣孔神中夜虛受無爲之仙耳湏云黃老以第二義導引識漏未盡之人其餘性命亦若少有決裂矣宜王先生之嘆之也但其有作爲無王先生亦若不察其始終次序之意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五

耳仙學非不傳今其遺言皆可按考千週萬遍在人神明之耳嘗試與執事論之仙者言委志虛無今方在膠漆盆中五蘊未空何由度一切厄靜夜自思不勝自誑誑人之罪又烏能察符証干渺冥昏默哉承執事雅意偕之大道自顧才非卜梁感激以慚耳外丹中舉亦有爲法然必內外合至其極又以虛無爲宗法故參同舉大易黃老爐火三道由一黃老者虛無之謂也但讀者不曉耳楞嚴紫圓成者外丹也精圓成者內丹也皆有譏切風

力所轉者有敗耳其究在金剛無壽者相是欲以虛無爲宗也緣督子知仙佛同源然亦不能明此義也承下問不覺縷縷有不盡者近序仁壽卷頗言之並往一篇晤言無由馳仰奈何會禺山中溪君幸道意遠遊可期則合并有日矣過再拜

再答石通判書

再辱華緘陳義精密累百言不竭辦才無礙把傳朋好以爲寡儔如結之懷以對晤爲悵耳條析來旨相就決擇仰祈不倦之教來教云以爲學問收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六

放心不若學問在求放心過初亦疑以學爲有病繼而思求放心正是在學問上做工夫蓋學問卽工夫工夫卽求放心非有二也卽博學于文處正是約之以禮工夫卽致知在格物格物處卽是致知工夫原非幫貼也若云幫貼則學問在讀書爲鄭康成在持志爲告子孰知學問非外耶若嫌學問爲幫貼將只求心而不事學問則必閉門靜坐若空而所謂明物察倫者亦擾擾多事耶執事言求放心在學問上做工夫學問卽工夫工夫卽求

放心近時諸老先生亦多主此但過以爲收放心者在存夜氣故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在易之艮其道光明時止時行不專於止矣然上下敵應不相與近於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則本體呈露故白沙先生有靜中養出端倪之語端倪出則自性了明既已了明自性然後可言學問思辨學問思辨時心景兩融工夫二字無所着力矣故學問卽工夫工夫卽求放心初觀似合一易簡旣其爲之反使人居之不安何則求收歛無功則神未澄其餘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七

之蓋以聖人所不知能者使人擴而大畜其德豈以愚夫愚婦之所知行爲道之全耶幸于先後未中加詳察耳來教云至于所謂有事之時無欲之處看之非以有事爲寂之對也寂感俱屬有事孟子云必有事焉非此也耶無欲境界正不欲寂感間有存亡也中庸發而皆中節亦不曾對待未發作二色已發之中卽有未發者存當時堯舜制曆明時正致中和實事若致良知而不足以語於制禮作樂造曆載衡之義故非知天亦何在其爲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八

理正天地間大不朽事耳執事言非以有事爲寂之對似矣但易明稱無思無爲於寂然不動之上乃繼以感而遂通明寂感異也旣言感物而動與人生而靜亦有別白天下事惟有感應當未應時非寂而何然則寂正與感相對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然當其通時不可言貞獨以元貫四德可見寂感一性耳佛家者曰見精無改老氏以常應常靜爲真常德性亦是窺見此理譬如洪鍾聲絢待叩而發以其能靜能應故可謂寂感一性若以其跡豈

南沙文集

卷之四

四十九

無已發未發之對耶無欲境界不以寂感有存亡是顏子以上之事大傳言悔吝吉凶生乎動其機甚微故顏子不遠復復其如寂時耳是則寂感有不一者矣靜中工夫大段難於着力孟子有事勿忘無言操之云耳操之不可急故曰勿助勿忘近見甘泉先生性書以一息字爲入門直透天關王鎰匙也執事前言親義序別爲真性畢竟制曆明時屬之何倫欲公大其心以體天地之撰故于時雍下略點綴授時數語耳此聖人開物成務之

全功性命之全能也顏子問爲邦當在天下歸仁之后已有時雍氣象故方以夏時告之中庸一書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色色言之專言天者獨日月星辰之繁與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數語耳至其消息盈虛之數不言也欲與致中和內籥入制曆明時爲實事恐于喜怒哀樂不相涉入也大聖之生天挺而縱之故其知能獨異佛氏指爲六通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庶聖且不敢望况於群生明得盡時亦是堯舜一端若夫蠢動含靈又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十

何可一例責之欲其明於陽陰晝夜幽冥生死之故哉然則謂蠢動含靈知能自良乃佛氏作用是性之語極其知能之良亦必有裁成輔相而後可合道之一端若以堯舜之道舉其全體豈其同年而語哉來教云神仙老釋緒餘雖云仙佛同源畢竟如悟真所以云云者皆屬多事由是而之焉方以虛無爲歸已落二義正十八種脩鍊之說也紫陽云若得其要樞則直登彼岸上智之士又何必瑣瑣於採取搬運有爲之法哉今之所謂仙誠小

道也執事言是也前答書已言之願常委志虛無耳執事之言僕何敢當聞當奎尚欲倚執事爲重果然則繼此當得領教矣口授僮史佐書奉覆書不盡言握扇之暇以執事播揚仁風時卷舒闔關間得寂感性同跡異之理非以爲好也藥紙拜嘉并謝

答胡栢泉書

首春忽聞起廢慰藉良深比日四郊多壘主憂臣辱賢者出處爲當世隆替相對同人之情胥以爲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十一

快況如僕者哉青海傳箭兄遠踰憂惘然私以爲雲中之變自已丑以來已凡數起而又北逼強胡暗中導護大者當折而入最幸亦且擁兵留後虛喝以相恐動衆之則易驕威之則不能屈者惟聞詔諭安輯之耳臺院長官被制敕行事此非不重矣於群情稍有異同卽得當關而曄倒戈相向而求親上死長之義于他日不亦遠乎薊門新戍殆於沒世不復四方之極而令腋臂兩疲是安可與論國勢矣然此非僕所憂也古者無必勝之兵而

有必勝之將今將不有債帥而尸位者乎亦能免帥之不困於債者乎闔外之寄有不從中覆者乎張仲方叔能中外相應乎故秦晉皆棘而晉爲難僕不憂其難者其難在我也兵難選度此其盡無可爲者若虛文往來自是頃年積弊誠得兵隨將轉城郭堅完米粟充仞兵甲堅利猶是將守之常師克在和令民與上同意餘何惜乎時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此出于沉酣者之口雖似醉語而有奇氣無由與兄抵掌參承未論兄憂勤體國高視遠覽不獨時流所難僕所傾心久矣惟是開誠布公求賢自輔草澤豈無非常之士非常之功正須與非常者共之若事會未至則且養晦以無取羞耳頃與荆川書亦不出此意高文乎正典則足名一家開卷有益此爲良書矣山林日長稍得卒業易春秋未得就正蓋至天人盛衰之運王伯升降之幾數致意焉晤言何時更共討索也臨發惘然神與俱馳

答胡栢泉書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十二

三接來教神馳秦隴之間卽如對兄褰帷行部駐節籌邊也嗟我懷人僕知匏繫其何由泰承下風哉辱示存笥稿卽伏聽僮史讀之彼矯然思欲得其辭耳古之人其根於心以主乎辭者幾乎天人和乎道德酌乎典要裁乎流別封殖而溉灌之蓋其資之深矣資之深則神明發而辭達乎意如獨提空文而無所明豈非脂鞭之喻乎關中作者皆規摹前修然獻吉亢健不脫秦風德涵天成時有殘俗殆其精覓所管馳驚而不顧耶敬夫翩翩亦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十三

其流亞此三子者槩諸唐宋名流如韓柳歐蘇曾王其本原培植灌溉僕敢比而同之哉仲木雖學篤最明迨其末路無奈其辭蕪而不飭何也伯循近思而善困抑又其次不足稱文矣文固亦難乎士君晚出小作異同其辭不能過諸子而其所資抑又瞠乎望其樊垣而不履其闕者也議者云掩絕前人僕誠不知其可也孔子曰文不在茲乎今其文儒生所習服也其所資者不可見矣敷言之訓蔚爲憲章其曰奇法正葩謹嚴退之窺乎其外

耳况此豈可輕以槩時人哉承教易有四道僕不敢異于先師私以爲物生而後有象而後有數意由此生而言出焉耳兄更何以教我乎偃仰中藹如聞終南太白有逃世棲真之士提携宇宙變化陰陽殆非人耶兄倘得望而資之乎之人者也非數數然以經營爲務也委其土苴推而應之耳前書所縷縷者以兄有高識之志故因寄此遐想耳荆川之捷徑差強人意殊慰前論雲中蓋有誤聽妄發者雖思憂過計亦書生習氣難除耶象管刀助兄筆削之用有便願惠好音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十四

與九江守朱子价書

吳興晤言倏已一紀追言曩昔有懷何如歸來謝客蓋當道所謂貴人者皆不敢通遂無由詢起居耳切謂足下坦懷雅韻居人名流頃常與升老平章時人物計吾射陂當遂持文柄使後起之士有所沾丐邇日廼知出典名郡想當保鄣上游朝宗王會不徒攬擷秀色以供麗什耳孔子有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不其然

哉不其然哉文學政事蓋自孔氏之門以別爲目以儒飭吏正須在高賢耶閒居整比舊文爲一春秋諸說無緣得一就正之今往易象旨一部蓋升老所序行者昔崔后渠公勸僕勉終大業服膺斯言恨未得啟崔公而正之升老爲謨書大業堂許爲長歌發揚先正相爲激昂之義惜哉淹留南土化爲異物煩執事繼作以爲補亡僕倘藉此有所開發是無已之愛也舊枉高篇好事者持而匿之并勞揮灑尤獲篤愛臨發蘊結殊不能宣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十五

答王教官廷冕書

省奉來教愧甚易象本學易筌蹄四事僕所見偶如是時人不謂迂濶遠事情則亦已矣舉而措之安敢望於時哉賜書之前夕夢道林先生款語如平生來教序述往事讀之戚戚更增今昔之感執事謂黑白豆間未熟省察之密僕所欽仰勿讀佛書頗知其出籌室遺法然以爲不若天台正觀之易簡也止觀與儒家知止相類止處卽至善至善者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夫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復性者心觀道觀無可觀廓然太公而已故有所則不得其正之其所則辟惟勿助勿忘則本直自露見隱微乃天命之性發乎天光非有作爲使之然也用功之時念起卽覺隨覺隨忘則顏子心齋之學也顏子坐忘而孟子曰勿忘何謂也顏子仰瞻鑽忽求之大切亦若近於助者故收功於忘孟子時功利之說益熾故復增曰勿忘於是學者始有所持循矣今但勿忘勿助顧誕明命卽如南海陳先生靜中養出端倪何必置籌數豆更爲煩擾耶近因目肯從事於此故爲左右傾倒有不盡者更俟面晤過再拜

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十六

答方十洲太守書

公別且復二十年被放以來偃仰中林不敢軫於當塗責人顧離索日深追懷曩昔如吾十洲者猶僕所景嚮也往於邑子李員外所頗悉起居對峰先生復致公教墨楚然之音慰藉旣深慚懼繼之嗟乎僕何足言乎自惟稚齡時有妄意今年踰

命一無成者頃緣目青諸有所緣消磨殆盡寧復敢齒於時之賢豪哉如公風流博雅乃當垂聲光於作者之林耳易象旨折衷群言本欲象學統一書成讀之乃俟詞費恐傷易簡潔之體欲大書正意而分註所引之語如呂先生讀書之記或別爲或問輔而通之宗教未遑而竟爲人所刻刻之僕亦不欲也承來教索取若遂得商其異同豈不快哉春秋亦有一書褻大無力錄似謹以有序呈覽而質無由情如之何杭湖嘉麗士人衆多而入會南沙文集 卷之四 五十七

止數君子辱公憶念南衡兄又交遊最久望陽劉君亦談藝之舊一會得三人焉過臥遊其間靈山宛然如舊詎不信哉欲哭荆川宿草之墓日稍愈卽謀東下因徵異人於山水之間不知果然否爲我一謝二君有便無惜音教金使急不及奉問當有嗣音也臨發惘然不宣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志稱蜀山氏證義通中國之始按益州記峨山可廟西有姜維城汶西有蜀氏居昌意妃也羅泌以爲茂之汶川有蜀川則非南安之眉不然則羅殆誤耳此與峨嶓何關而云名始聞天下哉其云蒲卑者蓋蒲澤卑明也而望帝乃有後裔以蒲卑爲望帝名者非是又引保乾圖載暨縣有犍山以暨縣乃在牂牁漢志犍爲統縣十二卽不以暨屬犍原犍之縣上有符漢陽爲暨所經耳符當爲合江漢陽今長寧耳何與峨山而以峨爲犍山也且古謂犍山山形如犍耳今峨豈有犍牛形哉其敘分野旣引夾際之說明常璩以爲井絡者無據矣其稽兩戒而定峨嶓以爲在井絡之南亦終未能曉然自解於夾際之疑而又曰星應輿鬼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則疑於口給誇多而自變井絡之說其曰廣漢蜀郡屬邑則孟堅明列廣漢在蜀郡之前廣漢領縣十三蜀領縣十五絕不相統何可混而言之若謂蜀郡益州之別名則尤不可益部所統廣矣蜀郡乃其支邑何得譏爲未源考哉人士

產於山者志之蓋嶽降之意猶示爲過顧土有金
域而氣無分職南安峨眉一舍耳當眉未縣時盡
志南安所產者歸之峨眉猶嫌於狹且泥况昔所
謂南安者丹稜青神峨眉夾江旋爲皆其故地而
今但以一南安鎮者當之不失實乎又其言曰南
安與峨眉殊域故費立之後雖有南安人不載也
夫張君以其立例志縣可也而以志山則山氣似
真有知而專志於此乃若守官者然其亦不達也
矣况山周千里縣不滿百鍾靈孕秀之所遽止如
南沙文集 卷之五
志所稱况峨眉南安未殊域之前其士人亦多所
遺哉必如古法不志士人可也書而藏之俟他日
或可面訂

題退翁陳僉事傳後

予求近世史才而吳人有著金石契二科志者稱
楊循吉能銓事序千年云循吉亦言史壞繇修纂
者始摭摭譜牒意在卽實矣然楊書近史者二種
蘇記指隨蘇人練剛巧宦而吳中往哲記表又科
列之以剛次僉事退翁陳公後爲剛介夫巧宦何

由稱剛介哉壬子夏公曾孫來董正蜀士學諭陳
君松錄示陸昇儀論傳乃始得讀之陸楊地望同
又同時也陸氏言之詳哉桃子五仕而心五化曾
子再仕而再化豈不賔事而去物哉而皆有建立
於世何也古之人以直養其浩然之氣而無害塞
於天地矣坤六二臣道之純坤主爻也故曰直方
大不習無不利不習者謂其良知良能直方則能
不孤不孤者大也大塞天地豈不利哉故曰萬物
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聖人知一而不化援求
南沙文集 卷之五
放失參同其文指睹公軼事使人克然焉如有所
挾而作其氣以當三黜何有阻難也聞人謝侍郎
爲桃溪淨稿也顧以言泰相形語之彼夫發於義
襲者奚待考徵其後然後見哉公始謫佃太和山
陸楊者微文不明著其事其下詔獄以勸讀大學
行義耳嗟乎此豈非義哉本朝以衍義進說者凡
三人宋承旨濂始言之詔書於廡壁楊少師士奇
繼言之 仁宗監國輒命刻傳之公乃坐此錄同
產十六人庾死繫其身五年乃什嗟乎豈非命哉

然其身竟不死其言遼王論死竟以遼事白解
此所謂知一而不化者矣詎非自作元命哉其按
察閩中時沙尤盜起盜謂鄧茂七也而四儀傳不
言予典武銓時常檢論其功簿逮所傳聞蓋交人
宋彰爲左政使也貪墨激成之不可撲滅則御史
柴文顯汪澄坐誅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罷三司
親臨官皆貸死謫有至丞宰者公至是三起仆矣
此獨以在告不罹其事施報善人天曷常不定哉
假令公在過願北面事焉然近代錄名臣者皆不
見登述嗟乎烈士殉名亦有不可必得者耶朱先
生述宋六朝名臣不如是隘也案漢書所紀立功
名者率多起廢故士知自奮恃有公議且知國家
非終身棄之也此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矣如僉事
公之死靡他初不自意得全且復用也然竟復用
可謂得馭臣之柄矣夫降而能矜兢兢自持者其
徒有幾若一棄不收則不能養氣者且挾其資之
有餘而馳騁無涯操柄用人者固失計甚矣而又
是非取舍不能博而公也卽何以厲世磨鈍國家

兩沙文集

卷之五

六

益何賴乎予悲其事故纖細論之使人知先代先
朝士獲日盡如此則甄別流品果不可隘矣况可
私乎嗚乎士所恃身後名裁有史數冊耳果可隘
而私乎

題謝氏恩謹日記

國家重山陵所繇來甚久然其事儀亦因時少異
矣始高皇帝立爲吳王也不遑兵事其元年以仁
祖忌遣愍文太子及諸王往祭鳳陽皇陵洪武三
年尚書亮博士吾與始定陵號仁祖陵碑成遣太
常行告禮而已其他或因事至未始顯行 成祖
之二年五月斤法駕詣孝陵 宣宗五年三月乃
始奉太后謁陵蓋道里遠近殊也今皇帝在位久
於是率行之戊戌冬章聖皇太后喪謀卜宅兆議
遷 睿宗山陵于興國或曰興國地吉毋遷或奏
合葬非古議者因請祠堯母以諷上臣過後爲祠
曹讀其奏曰慶都冢在今慶都者於嚳堯兩無所
當此義不遑然春秋皇覽等無堯母陵而成陽碑
有明徵矣御史意在省事而失禮義矣上不肯諸

兩沙文集

卷之五

七

大臣共一章御史共一章給事中獨臣挺臣逢臣
琬臣庭滌共一章留之卒不肯留遂議備監國官
屬輔太子策行臨與國自決之於是臣琬臣庭滌
又言監國官屬上怒爲罷數人而柄臣忌矣會給
事中臣嘉猷自爲一章請回鑒於中途上之乃下
詔獄 駕還有旨並逮挺等四人皆就獄獄上謫
挺等而臣滌謫授雲南縣典史後十四年臣滌述
恩譴所繇斷自南巡疏始而附諸臣省恤慰贈者
爲日記以屬臣過曰使謝宗他日知 上恩臣過

南沙文集

卷之五

八

有以知天則不可易爲人當自盡而已由 成祖
來世深居守爲規惟 宣宗一再出英宗一出武
宗數出及 今皇帝以喪出餘三宗以戎皆國大
紀也宣宗出留者太師輔一人無章 英宗出棘
不及謀冢宰直即中賢等數十人爲一章武宗出
諫伏闕者自郎中輩而下百五十人數章十至是
始三章 上初欲一舉志故厲辭用戒訓焉黜罰
非上本意也於戲 上真仁孝哉合葬由周公來
莫改也妻從夫子卜兆友恤患之謂天則諸臣爲

猷則求以自盡耳宣宗時漢庶人以脩南巡席殿
爲兵端一爲范太監微行已乃有玉泉之盜武宗
時濠庶人欲以奇貨居之 英宗之出危殆極矣
今 上出不決旬行宮火亦豈小變也哉初道士
邵元節亦贊南巡者衛輝報至竟自死嗟乎古之
保大圖存者法當何如耶有如萬分一出意外者
當事之人何以贖死乎臣觀挺等疏委曲備至斯
固求自盡矣詎意全軀保妻子乎甚矣直道之難
也兩無正六章之詩曰云不可使得罪於 天子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九

蓋傷之也然猶有難者學之難固在獲友也故其
詩曰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可使謂順之云爾今四
人者 上初無意督責之而柄臣株連其辭然竟
薄罰由是以知非 上意也至朋友所以相恤者
其歸要爲時愛材胥出天則豈特不見怨尤哉挺
等之四人者臣愚常與同朝臣滌與臣過少同筆
研學臣還觀羣所疏蓋不敢自欺也臣見有禮於
君者黽勉事之如恐不得故備記之然使臣等得
崇飾文墨同好相警者孰非上恩也哉

題禪者正宗卷

右溪子求道於徇舉獻花岩煉魔者語釋正宗意
諸僧將以苦行得道也不自決而欲以質詣道林
子夫苦樂者道之事而非所以爲道也何也道不
累乎苦樂者也昔者孔子曰貧與賤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也此孔子有爲言之也孔子之不欲速貧
速朽者弟子蓋有以識之矣未若貧而樂此進乎
不去矣然猶以爲道之事而非所以爲得道也易
三百八十四爻其遠近攻取之際吉凶悔吝之義
南沙文集 卷之五 十
皆示人以趨避之方順而安之謂苦之而不去乎
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其去異乎人之去也夫子
未嘗求未嘗去而人謂之求謂之去也君子之所
樂者性不存焉其所不樂性不存焉蓋無所加取
舍也樂也者任之而已矣法華以行境繼於智後
精苦而造妙藥王以苦行成圓通之德謂苦者藥
王也妙音以妙行成實相之德謂妙者妙音也乃
至普行繼以圓行勸發繼以常行則始於苦終於
常行矣豈復有苦行可言者乎此三乘之道所謂

方便說者耳彼以其蘊空圓照離於深見猶以爲
造道之初階制律者燒身燃指皆罪也而況如淨
才之語提謂以煩惱求善報者乎經云若見如來
若坐若卧是行邪道况如太鑑之語志誠臭骨立
切者乎明與無明其性無二誰爲魔事而可祛除
而况如神秀之語降魔藏也此夫山精水怪翻自
作魔者乎正宗始亦常煉魔焚指者將謂道在苦
乎在樂乎將二俱無在猶吾所謂任之者乎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其爲苦樂蓋代謝之義耳當其苦
時不見有樂當其樂時不見有苦者凡夫也大行
窮居性無加損禪以性爲宗苦行仙人什氏豈許
之乎純而不已內外兩忘無幾可研義奚事於跡
哉右溪之兄左溪子與吾意頗合正宗同耶異耶
必以復於右溪子不妨更以吾言呈道林先生也
南沙居士書

題郭煉師行卷

始鄉人子瞻蘇先生常自署玉局散吏外史少好
讀道家言則亦自署曰玉局嘉靖甲辰乙巳間外

史左官毗陵易郡吳興往往有蘇先生遺跡既投
幼歸客有以養生說進者以蘇先生龍虎水火說
爲善也外史謝客此二乘禪觀耳往浙水東有會
稽魏君天台張君蜀有平都陰君旌陽許君其書
皆家人所誦習又有青城丈人火符之道其說皆
玉局之老受諸元君者蘇先生當不知也已而仁
壽郭生來同外史遊其所稱述稽類必出於龍虎
參同石函而不敢外外史益以所傳聞定其說相
與草大還未就而去當是時外史視生如馮虛之
南沙文集 卷之五 十三

合性之金也合者三載而遠遊歸者刀圭而已矣
是粉提之金也究於異人悟於心靈因生以訊諸
太史太史風景嚮蘇先生者其能求蘇先生所不
知委志外史而一內外乎遲生三年將復有以告
生者外史因顧曹子語曰遲三年則仁壽且將同
躋於我乎則將別爲題曰仁壽同躋云爾

題曰者休生卷

林生翳雙瞳子行必待相然善談星猶挹注也嗜
祿命者爭趣之顧生尚玄客滿坐徹厭至或反關
謝之陰符稱瞽者以爲絕利一源生豈將有意耶
則生固多藝者其將別去乃曰我方窮蜀之地益
遊賢豪間庶幾進於是凡言星命之說者悉原本
婆羅門其後乃有耶律等胥出異域然皆言十一
曜疇人可按天地索之生言顛倒河圖以爲出金
元時其神之飛官乃非若羅喉計都蝕神首尾可
校核矣異哉故蜀時言星命者洛下閎李淳風最
著而大初麟德之曆皆不能行久或不陪歲差法
卽有若罔其實矣生行將何之倘遇二子之徒尚

不足以益生况下二子者哉然且爲生姑言之昔者師曠瞽人也卜曆筮不減淳風等尤善占於天人之感其言王子上賓得於聲氣之間不待於星命也豈王子上賓別有隱道曠神瞽絕利故知之而不言耶意生有得於玄其言祿命亦姑假星命爲之辭耶東海唐應德頃問高公次任少海之學於予以二君皆蜀人尚玄也予未有以答生倘過而問焉得所以自作元命者則生信進乎技而予亦有以復唐君矣

南沙文集

卷之五

十四

題張將軍卷

嘉靖三十二年秋秦中有警虜大殘毀城邑烽火入三原燕冀間他虜偵動外史私念天子神武今將軍者誰而遺虜憂耶當是時外史有門人陳交者適自建昌回也省外史作定致張將軍書問訊外史張將軍本寧夏人於是外史諏知張將軍賢可寄秦事也授簡復張將軍曰將軍本出秦中習知虜事今秦中有事蜀乃能淹將軍耶易稱師貞丈人吉卦爲地中有水水謂坎北方之卦也坤爲

地西南方之卦也師之主爻在坎坎者坤再索於乾而得之是西南之將當在西北也初將軍守階城秦隴間其由副倅超爲元戎乃皆在西南異域然坎者勞卦今建昌土沃物繁視西北則逸地矣易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將軍可何如哉往平涼趙景仁爲予言虜事掄才其顯者多結約無奇其虢武自奮者沉下寮又無所資身以進其言是否耶平涼西北去寧夏九百三十里事異同否 武皇帝時先大夫爲階城守于時周將軍尚文備禦階城周將軍兢兢自好無所附麗身不能挽強然見敵徹先赴以嘗之卒建聲聞爲良將趙君言盡然否豈丈人常德行者卒不可掩耶今虜入不知所繇兵亦無有常形者然將軍策之當何如爲禦如周將軍其敵愾猶可師否將軍往爲陳司馬中軍將司馬邁爽常屈其坐人必奇將軍而後進任之今卽如將軍在西北何如建不拔之策哉勞坎以習教事者非安一隅也春秋紀王師敗績茅戎以警諸夏古者主憂則臣辱况夷夏大防哉陳生言

南沙文集

卷之五

十五

將軍喜讀書意獨不在鈐畧也試爲將軍誦秦人之詩詩曰王於出征脩我戈矛征者非謂西戎也哉今歲太史奏福德在蜀蜀無所勞將軍建昌又無可勞者誠願將軍志其它常德行習教事無安一隅也予因先大夫思周將軍因以及將軍予典武銓時廼今知先將軍在選中予與將軍皆世受國恩者而事又屬有所連耿耿不寐有懷二人則環釜水寄意將軍者其亦有切於予者乎

題王生卷

南沙文集

卷之五

十六

予得五岳眞形圖遊神其間壯而仕道出其下多望見之東西中岳皆莫其土而近獨南岳古以遠祀瀟天柱北岳本在渾源今以遠祀定州陽曲天柱之祀還之衡矣予爲祠官欲正北岳祀會罷去遂已今北岳迫虜日尋鞅鞢疆理之事疑有未遑者王子于恒以其名自號曰少岳王子矐然儒者也豈將有意於是乎儒家言周職方尊陽先從南起禹貢治水先從陰起書山南北爲經是已養生者曰坎離數二三南北獨爲經又曰上閉則稱有

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五行之數始於水水就濕濕物之所從生也此於身所謂富國強兵之道矣儒者先自治吾欲王子不外遊而務內觀凝神葆精入於玄冥久於其道而要其成出而宣力廓清過雖老矣尚得爲子先驅啟行乎因作詩二首 金華先倡結流珠收得參同出上虞欲以玄言問玄嶽開山遁甲寃陰符 烽火恒山近逼胡雲中南畔是天都祠臣老去依稀記請看瑤池益地圖

南沙文集

卷之五

十七

題黃生罔禮江陽卷

勝國時予先世自撫州來居資江之上予少而學詩書皆有先師及私學易春秋無所授於是徵文獻於撫得大儒吳幼清先生先生所述談經之士當其時無有能及資中黃楚望先生者心甚嚮之家去楚望之居可信宿也予思脩明先生之緒前志曰脩其人至其鄉蓋庶幾乎歲戊午撫州黃生夢蘭自滇遷其先經歷以下而歸葬焉道江陽則就南沙而訪予其歸攜予易春秋說以去二三子

爲卷軸以謀贈處復周言於予學者稱王道尚矣然始於養生送死故生而禮事之死而禮葬之民無憾焉而德歸厚孔氏之門蓋稱之易大傳聖人取諸大過制爲棺槨以爲如是可以掩其親矣而又辨乎龍蟻之文定乎翬紼之數審乎機撥之制以葬爲藏藏者不可復發不可不慎也蒼梧桐鄉之間其葬有不必歸者矣然周官冢人有族葬之法而制禮者曰改葬則爲之服總之聖人之禮亦原諸情而不禁也此其通鬼神之情而達仁孝之心乎自漢以來而值大過兌水也異風也於是乎風水之說行吳先生所定葬經猶不勝其有餘說矣生且歸豈將入其策乎抑猶行古之道乎將其幾發於情而不可已乎 國家之制仕而沒者官爲給過所續食而還之比久而遷法有不能得者矣生今族而且貧其孰有能振之者予聞董生重喪紀自天王以及諸侯其崩薨卒葬必書然恩禮薄雖天王有不崩葬者矣內大夫卒而不葬然恩禮厚有外大夫如陳元仲書葬者矣此非獨因事

著見蓋恩禮之厚薄而王道之汗隆可并案而知矣然則二三子之贈處亦思易春秋之義而興起乎予病且老未能如黃先生寓大江之西與吳先生上下其議論然流風所及窮經或有如吳先生者姑無以論葬經以予易春秋說而就正焉安知其不因喪紀而得人情曉然大道之要乎又曰孫明復少以貧有所請于薦紳先生既去而學於太山經明道尊世傳尊王發微則其遺書其徂徠易解又師友所授受也生今畢葬而學安知其不爲明復乎若然則予雖不得吳先生而得一明復與上下其議論也庸非幸乎書而歸之以俟他日

跋

跋寧鄉縣志後

昔孔子徵文獻南宮适之徒從而就周室觀焉號寶書者百有二十國蓋其盛矣然獨稱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並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江漢在楚雖詩萌芽而楚無詩詩獨有及楚事者耳其史何以並春秋哉春秋列玉伯升降之紀明王法以

規模時人諷刺不足而直數陳也故楚騷興於季世然猶述昔爲道遺則以古繩今構机倘亦有春秋之意乎或者取義於仲尼雖異而倚相之徒明於墳典丘索猶能酌挹成務乎迨夫未儒撥殘補亡世已眩瞽然細靡裁下迨先賢耆舊皆傳楚事而瑣細益甚後聖而有作也將有所裁錄耶明之治也更然在弘治時廉隅以爲坊功能以爲程苞苴翫媮皆爲詆耻歲庚申先友鄧公在官寧鄉又其盛時也去五十年邦人思而嚴祀之其邦人之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二十

賢者稽山周先生議從而誌之曰鄧侯得節適之宜弘治而後無聞矣今之吏治外漁獵而內行媚賂曠其職業以窺速化者徃徃是矣誌挹筆於鄧侯倘亦升降之紀陳義繩今而不爲瑣細乎有欲觀實書以繼春秋者雖以爲構机可矣昔倚相號稱良史祈招失據至其書孔氏猶不棄也何況乃譯牙近取而或憲之庶幾不詭於矩則焉將不得繼構机耶顧世無脩仲尼之業者以定之耳仲尼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於是作春秋明王道然其後孔氏卒無過於時者是亦空言而已嗟乎道之明與行豈真命也哉今馮陽周先生方事繼躅以牧全蜀而志所欲行庶幾見焉就而論世者執以課之參同其事其諸以爲明者乎是也其諸以爲行者乎是也是則其幸也雖弗若構机之見裁於仲尼而其出也反若過於託言以規模時人者矣嘻其盛也哉

跋參同契後

熊子曰參同契所由來久矣葛稚川稱魏伯陽作參同契五相篇凡二篇然玄光先生言徐從事擬龍虎天文作參同上篇傳魏君魏君作中篇傳於淳于叔通叔通爲列下篇以表三才之道亦異矣其後見至游子別述首篇若爲魏君疏其義者文本不逮而於義亦脩有離合中引葛鄭辭佐其說是出魏君後明矣將至游子自作耶中篇言婁敬著參同契自號草衣子顯主兩腎朝帝君以爲丹謂鉛生左腎汞生右腎下篇乃言魏君遊長白山遇真人告以召汞龍虎作書十八章皆不如魏君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二十一

書魏君書自作也觀三書者要爲裁之庚戌人日
南沙居士跋

跋月儀帖

如予藏章草無滿百言者其後得急就章半出宋
仲溫補亡最後得仲溫真蹟予不能書然竊以爲
流品少異矣月儀帖世鮮有傳太史楊用脩先生
乃自黔中得之嘉靖甲寅冬先生攜至章水部宅
并出所補夏月儀皆放章草體書之蓋本劉氏戲
魚堂帖爲完物矣先生書法吳人文君推第一先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二十五
生又推仲溫本朝第一世有能辨者予不論獨希
世之寶不藏中土歸天府而使流落遐裔晚乃見
收觀之不無慨然者

引

方希直集引

方希直集者蜀王府故契木行之今王謀翻刻焉
禮也始希直官漢中簡王聞而聘焉聞其語曰是
正學云古者孝子順孫之於先無不謀至焉而况
其所敬愛者乎故曰禮也台人趙子參蜀受王本

校之趙子去乃以予所藏本足之云叙曰希直名
孝孺台人也予讀宋陳氏書台有羅適者曰台之
文自始云嗟乎適誠賢也然台豈適得始有哉台
故朱子過化之地今台寓錄則可考也台人至今
誦法朱子希直少而穎敏父愚菴先生又早講於
朱學其志固有在也人或稱曰小韓子云自其師
朱子固已奇之自歐蘇而下以爲無難希直不好
也嗟乎士固各有志哉 文皇靖難希直死焉吾
觀絕命之詞嗟乎痛哉亦各從其志也已孔子曰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二十五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序述古之仁人伯夷
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嗟乎興亡大數也死生大
故也禮義大命也如希直豈不哀哉邇國家有小
警號稱王官以文章立名字者率靡然違正不耻
也將坊之不立耶雖然坊之難自孔子之徒難之
矣昭希直修坊也希直文不事雕飾而理於義讀
者自知之若其行事則備遺立齋諸錄尚賢之士
有著焉爾

東平唱和詩引

聲陽而唱乎天者也音陰而和乎地者也有其唱之莫或不和卽而求之不知其所應亦不知其所復機應而已矣是故聲音之道天地萬物之情備矣古之觀兵審音者與官和商應角擷徵急羽弱無逃情者或乃有既濟卦圖之占當官以勾陳當角以朱雀自是以往是謂五行之符君子將以考天地萬物之情藏機杜德莫能違也嗚呼是亦至矣哉今中丞宋公之平真也緘其所爲歌詩若文則寄予予南沙曰子爲讀之熊子卒業已喟然而歎示於人人他日文學曾子雍黃子鳳翔聞也而過之熊子出之而與共讀顧二子曰大哉天地之獻吉乎聲不必皆同於一音不必皆同於一聽之而盎然重渾含浩潛者則官多矣愀然而肅雋永而飄揚者則商多矣蜀當坤位以應函鍾故曰地宮盎然重渾含浩潛則函鍾之官應之矣函鍾生於朱之氣火則伏金且臨官又師之期愀然而肅雋永而飄揚則商之氣應之矣官和商應天地之吉將昭焉修詞者其有必克之祥乎雖然常試與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二十四

子取古者從軍之詩而共讀之求以聲音占其休徵不卽得也吾又何言哉古者健福隆禧絡變復之職吾無從見之其言吾亦無從見之禹之誓師也周公之東山也其畏天而悲人者何其言有盡而意無極也又奚聲音之求爲今吾與子視中丞之詩以爲奮遠臣然而明退讓矣以敵愾爲志然而欲止戈矣田功以爲思推而上之以戒無逸畏天悲人不可解結也寧聲音之間而已耶二子聞而樂之謀而賡歌之曰予其紀之我將獻諸公南沙文集

卷之五

二十五

沙子授簡焉而紀諸簡曰郢人曾雍渢人黃鳳翔常讀中丞宋公詩感而歌之好懿德也於是薦紳先生聞而和者溢於卷

卦名詩引

嘉靖壬辰秋七月天子脩浮沉之祭於背陽之維板無子焉撫臣宋滄及諸執事無敢不虔受社靈神撫臣選作卦名之詩夫易生生無窮引伸觸類八卦盈四千九十六焉甚矣其原生於乾坤是撫臣之意也易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爲之岡合疑

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吐吟六節播通萬物華甲日
營始東六節之謂六子東蓋言震也帝出乎震是
故繼之震卒成之離離南方之卦昔者聖人嚮明
而治蓋取諸離是撫臣序卦之旨也臣過誦而嘆
曰維茲之祥必江乎發之夫氏之爲江湖載在春
秋元苞開神潤化誰能踰之茲維孟秋牛女之時
也且夫華陽炎帝神農之感精也逮於石紐神禹
之所基命也故夫江者貢也江之貢獨物產乎哉
臣過又覽於詩之教蓋鄭箋曰江大而沱小故夫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二十六

江沱之逮下是廣嗣之道也古之取於江其義弘
廣也哉或謂臣過江之能開休光固矣然茲祥獨
當之江臣過曰臣少讀何休王論春王艮夏王巽
秋乃王坤今火初流坤所王也江原西南坤之方
也夫乾施而坤生故易有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乾坤交而生六子謂其盈於四千九十六由此其
道也夫坤王之方而又得時生生無窮非祚胤之
徵乎故曰茲之祥必江發之也或以臣過言聞諸
撫臣撫臣曰庶幾吾忠愛之意於是臣過得書之

末簡

關中樊氏遺澤詩引

予當少治詩頗綜核名物肄業及忝民因問經師
樊在今時何等也師按文授指曰樊韋昭等以爲
在東都畿內摯虞王符爲說曰在襄鄧南陽後十
年所余始遊關中問舊時韋杜反得樊鄉樊川樊
者仲山甫之分壤也當宣王時而山甫出納王命
樊所以爲食邑經師泥樊噲傳而不察樊鄉名非
自噲始如昭虞符言始誤陽樊爲樊豈不失哉又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二十七

十年所謂野樊先生以御史晉四川布政司叅議
始來入蜀行縣三榮蓋慨然徊翔味嘆而形諸聲
詩 孝皇皇時關中請齋樊君入榮縣幕爲紀綱
官生男子孫則今渭野先生也先生部按榮時登
拜祠下民亦謹呼衢街間又嘖嘖相顧語曰民受
典史公惠無以報今叅議公食其舊德蓋天道云
予考本書紀所稱其賢能之出長入治皆不徒其
鄉視其叛以辨其年有長子係者矣未始亟去其
土以從事也又其四民不相離往往易世而業不

遷古語曰士之子嘗爲士此言非謬悠也彼其詔業世祿爲異數哉顧今制時特與古異廼今樊氏於蜀厚爲之謀而責效甚徐遲之殆數十年而睽阻且將數千里也乃竟履其所美與古事庶幾同豈不異數哉故先生循龍首瞰樊川述祖德以推受姓之原非不怵然於山甫而三榮之詩尤若徘徊慕眷其感於古今之故亦深矣謂獨在一時之遇者非惑耶雖然烝民之詩稱續祖考蓋盛而傳者亦古人之所歆美而吉甫謂之善頌者也况先

同沙文集

卷之五

壬子

生益昌其後者哉故今之咏歌者雖不敢曰庶幾穆如之風然其義亦可附之烝民曰庶幾循樊氏之舊乎云爾

傳

豐城熊君傳

古稱燕趙慷慨卽楊粵之人不能者豈定論哉予讀雷次宗豫章記其風土詳矣士之決於隱埋者何世代無之曾輩子固曰勤生奮施薄義喜爭於戲有能屬衰俗是何喪於傳乎乃傳封君泰封君

同沙文集

卷之五

壬子

泰者世諫章豐城人姓熊氏字孔明一字孔寅號曰素齋熊氏之先或以國姓自今新鄭之有熊以王父姓者自鬻熊始是以文王師楚之先也然皆不有明稱春秋時楚之旁有羅國羅實熊姓封君之熊不審何出高皇帝時科自未盛行有名彥性者以人材爲監察御史於封君爲高大父封君少好讀百家書記皆能言其幽密獨不事舉子業以故不達又多好遊常遊吳下諸郡入金陵客楚旣乃過荆湘歷潁蔡涉伊洛至大梁卜居焉是時當成化弘治間天下無金革事封君得與諸王孫遊戲作爲詩賦鼓琴度曲諸王孫多師事之然莫能測也家素貧有貧老過者輒委賜之性嚴重嫉惡若鄉人有過則義色昌言以故鄉人咸憚終亦省過服其公不啻每語客談天下事上下古今旁及文辭術數乃至終夜不休卽沒於利衰者絕口不見稱說性好飲無客輒携材野老人乃至里中兒共飲飲酣則擊按歌古辭賦其人便解去亦不爲禮謝常償酒家通十金自慶誰如我者酒家輒

復醉之酒歸陶陶然其適也婦告之貧泣亦不顧
常曳木屐行吟舟舷墜水中舟人救之少蘇而曰
得之及問知其詩成也歲或一歸豐城省展配楊
氏朴古至不辨桃李以故能成封君之節繼成事
封君以謹聞治生植勤無荒始生子爵封君自籌
之曰是不爲御史耶卽爲御史者封我地下足矣
已而果有赫赫名竟如是言南沙子曰予讀他書
熊宮姓望在豫章臨川吳幼清紀述月妨熊稱龍
興路古豫章封豐城也州之著姓熊爲盛望在豫
章豈果然哉譜學不傳是故觀封君者可以知世
澤矣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三十

井元望傳

髦俊之士世不數出卽多困蹇又不然則夭折以
死奇衰庸妄者皆是也而能久且復顯榮觀往記
可徵也是固天道哉予聞之天地道栽培傾覆不
忒彼髦俊者非所獲罪也而困蹇而夭折以死是
將何道哉將風滴俗偷不足以壽斯人抑天之所
寶在斯人之名非困蹇夭折以死則不足警曠曠

者耶夫以困蹇夭折以死而欲以警曠曠者則夫
何仁於曠者乃至斯極耶或者適麗其會皆未可
知也嗟夫天道遠又安所徵耶乃傳井生傳曰生
蜀產也名春霖字元望其先世自楚占籍富順世
有聞人故井於鄉遂爲著姓矣生早慧特出性放
逸不可制每自小學歸則必廣行顧塗淖中不惧
父封君不善也而語於師截竹爲筒盛水其中使
之持盈往來焉約溢則罰之生置之田間而歸人
不知也入學則以授其師師亦莫能究結多其程
期以困之卒亦莫能得稍長喜觀莊老百家之言
既乃喜易又因以達於諸經視世之文辭箋如也
正德乙亥予侍家公宦於秦丁丑予兄公安府君
落第自秦携予還蜀是時予年蓋十二矣公安語
之學予多自張辭以爲弱者莫已若也公安數舉
生勵予予亦不知有生歲庚辰公安持其陶侃論
示予予曰韋今之世有少年如此者乎是謂河漢
之富珍藏海錯探之而不盡也是謂陰符握奇本
以師真而統紀不亂也是謂玉科金簡雜見並出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一

獨守師說折諸聖者也。要其終以當吾蜀之材。將
工子淵之流乎。公安亦曰。常有是哉。常蓋梁益之
間盛稱也。予自是乃知以生自勵。不待予公安也。
他日公安復得其武帝論。蓋稱其前云。辛巳歲生
與予試於有司。予以次第在先。今思之何可及。生
也。而能加之哉。是時生與予同舟。予獨喜與生語。
生亦顧獨喜與予語。人或謂之煩也。則入舟尾。噴
噴不休。逃稱古往而尚友之不爲遊言也。蓋至是
予始知有生。歲壬午與予俱試。皆不入第。生憤曰。
吾且爲鵬鯢。吾視南溟何有哉。今者吾困矣。蓋天
也。視其色如土。予笑曰。鼓瑟者不必能竿。竿者不
必能鼓瑟也。語其時是瑟與竿之不齊也。黃白而
尊之者木也。其斷諸溝中者卽木也。語其材是尊
與木之齊也。理有難持而勢或易工。蓋有命焉。何
子之不達也。居數日乃報生病矣。亟省之。生不能
出也。始與予約講學。至是報書曰。天不佑我。未能
卽伏也。且白少頃暇之。予後與予公安學於城西
精舍中。道出生廬下。每往還必省之。笑語移時乃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三十二

別癸未夏五月報生不起矣。距生時蓋二十二年。
予往而哭。如有亡焉。後聞其他於其兄大夫士。皆
曰。生居常自勵甚苦。與人奕敗則勃然不悅。每見
人書善。則日夜臨場不休。常下帳不出者二三歲。
微自與義多所自得也。生負其材以盛年出之。謂
必得志。乃竟以一蹶而亡。嗚呼。生固好勝者哉。使
生能自寬解。以至於今不能顯庸其身。則其名稱
亦當曄然振人矣。遽如許。豈不哀哉。生娶雷氏。少
生數歲。性慧而婉。生歿將自經。以隨曰。元望數善
士。不忍負也。諸奴婦持之得不死。遂不食。諸進樂
者環而勸之。飲曰。吾卽生將何爲也。卒亦不飲。越
十許日亦死。人曰。生有婦矣。論曰。舉子業行而能
自拔者鮮矣。談經取老生猥語。尺寸守之不敢過。
飾說以干縣令。非諸儒之舊也。元望蓋數嘆若有
志焉。終以早歿不果。遂其初若元望者。豪傑之士。
歟。觀婦雷之行而元望之刑家者可知也已。

憶蘭先生小傳

流代之變其端可知也。上世本素中世本忠下世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三十三

本文德之所因治由此其出也孔子有志三代之
英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與之故士負絕俗者將古
之仁賢所亟取也漢而上其士可知也自晉而南
宅心玄虛不務本實吾忍知之哉流風淪胥久而
不衰江左爲盛陸士衡稱吳必曰士風清嘉蓋靡
然無能改於其德彼所謂于將要離之遺者殆諸
燕趙之俠非所稱於吳矣乃至唐祝之徒狂瀾遂
無可支豈然哉中古史多紀奇詭辟諸醫也舍稀
苓而曰空青水碧已病者斯亦求之過甚哉昔曾
南沙文集 卷之五 三十四
吾人誤述而不求奇詭予謂之古志云曩予則聞
進士諸邦憲言吳有憶蘭先生者可述也憶蘭先
生者姓鄭氏名某其先蓋以國姓今文人王尚綱
曰河南諸鄭當與吳鄭通河南之鄭舊多仕顯乃
有都卿相者吳鄭亦天所開右也蓋先生之先云
先生穎敏弱冠遊邑庠袁推蔡元錫與友善相率
樓居讀書或至半歲不寧家性狷介不可卒合酒
酣高歌人亦不能卒測也然亦終趨親之元錫曰
蘭生深僻香乃自閩蘭非有求也子乃蘭乎人曰

稽含南方草木狀卽無有蘭者因號曰蘭
先生曰簣簴林檎乎桂箭射筒乎梢荔乎檳榔乎
椰葉乎龍眼橄欖探榴乎子何取之遠而遺近也
先生笑而不答其趨如此中歲卒有子昇嘉靖中
登進士第常守蜀嘉州云南沙子曰予讀金漳蘭
譜嗟乎君子所以惜蘭也然其人將亦未得於牝
牡之外耶吳子勿清着論蘭宛信夫古之君子將
以比德也鄭君者將無似之乎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六

蜀郡熊過叔仁著

巴郡王應熊非熊

臨邛孫之益思謙

曾孫熊胤衡重梓

墓誌

明贈禮部主客司署郎中翁公旌表貞節封
太宜人許氏合葬墓誌銘

澄之翁元末士賢府君來瀘爲始祖四世爲贈烏

南沙文集

卷之六

程知縣齡齡有子曰經以進士至曲靖知府稱雅
亭先生雅亭次子卽贈主客君母張氏君諱士章
字廷端弱秀慧能文章讀上古書記能通其語脉
師郢人蔣潤卿潤卿呼翁生若金栗盧郎中茂者
高岸自標人也語門人歐陽文曰翁生佳士逢其
昌何可量也益長愈奮其學篝燈火率漏下數刻
不罷休寢卽熟思宿火起札記之嘗同其曹食史
李所曹錯舉經疑決裂而困之君刺取經文條析
縷解炙轂過然矣其同曹咋舌曰願願梁益間相

叱語也由是君名益重雅亭嫡夏生子士亭於是

士亭死夏老矣君暨許宜人左右就事之忘亡于

焉許宜人者主簿英女也母張主簿愛其女甚擇

君歸之許剛嚴能脩其婦職行有草死無收者君

嘗歛殮心若有憾云蓋所存深遠矣此豈欲以立

名字耶君生二十三年而卒郡守邪幹素重君哭

之以國士卒三十七年爲正德十三年守臣安世

賢上事曰陛下過聽使臣待罪瀘臣無以報稱誠

欲有所激揚佐陛下憂勞百姓瀘民稱民翁士章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妻許氏生年十八適士章年二十九士章哭亡幾

喪明誓死守節奉侍舅經姑夏咸七十餘舅姑衰

病家屢空無他子弟成立然皆安許氏之養比卒

許氏朝夕哭奠及葬之日負土成墳哀慟感動宗

黨自孀居至今六十七歲專親紡績不與人接貧

苦人所不堪早彫瘁教子磐止四歲今學成有令

問儒學稱舉體嚴俱實皆身保任之願詔有師尊

顯之以風勵天下唯 陛下幸察臣世賢昧死以

聞 皇帝陛下十四年二月侍郎臣琳守通政使

奏奉天門制曰下禮部禮部下四川布政使司書
言故開臣准右布政使司臣璉報臣賢言不妄十
五年正月禮部復下書覈實二月知州臣敖僉事
臣芳布政使臣恩報臣准臣璉言不妄十六年禮
部尚書臣澄以覈勘奏上西角門制曰可於是表
貞節許氏嘉靖七年以磐貴廷瑞贈主客署郎中
許氏封太宜人太宜人年七十七矣嘉靖十年磐
爲廣東布政司右叅議於是右叅議奏曰臣福薄
分淺早失所恃少多病母極力鞠之親黨憐臣母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

勤苦勸之嫁臣母泣拒曰忍死存孤孤存亦存卽
孤死徑死矣臣有今日母之功也母守節五十二
歲年今八十矣子男止臣一人遠宦不能事母乞
致仕天子憐而允之叅議素賢者甚愛敬其母歸
則攝衣冠勅閣饋食歲時操觚上壽伺察顏色
娛之恐不當意肯葢歸八年而太宜人乃卒合葬
金井祖阡太宜人一子卽叅議君娶知縣歐陽文
封宜人女女一適譚富先卒孫男子二全輔先卒
展孫側室牛氏出娶李知府子王府典膳貞女孫

女二長適兵部武選主事熊過者富順人知州載
子次許聘王叅政忠子于恒全輔一女適歐陽知
縣曾孫至銘曰士懼其奇女也不爽最迹矢詞爰
莫幽壤

明朝列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白洞翁
公墓誌銘

初毅皇帝之十年有司率憲令請徵親藩子入
待柄臣莫能用寧庶人濠欲貴其子以雙寧優賢
爲輿援又有外廷交然不果徵戾寅寧賢計取異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四

色龍箋爲書錫庶人如監國者而濠望不絕禱於
泰和飾苑囿盛玩好以備供張陰賂左右風上
南巡則請幸其國將挾以令天下而取之已卯議
以三月壬子警道羣臣自郎中輦而下五百十有
五人伏闕下固留上命廷樞之遂不果行白洞
先生翁公以吏部司務在杖中毅皇帝崩遺詔
徵今上入繼大統諫者升俸一級會勸進箋欲
後孝宗爭者不決清寧宮災於是稱孝宗
公和語曰興獻王止上一子也而以後人不

將有聚訟乎三年甲申大禮議益起議建 奉先殿西室祠 與獻帝公爲祠祭員外郎從其長爭不獲室成名 觀德殿議安 獻皇帝神主同請設神位 奉先殿禮又不獲議去本生字侍郎希周將上事公與郎中材等十二人爲疏上曰始議考 孝宗母 昭聖皇太后越三年已矣已而帝 興獻復以本生稱之取所求於前典無所當茲又議更定則前 詔 上親其文無以示信五本生以厚別去之則兩宮恐不咸疏留中公復同南沙文集 卷之六 五

廷臣伏闕下衆喧然失聲哭 上怒 詔繫錦衣衛爲獄復捶之瀕死然公不苟爲同曰古今事異刺取定陶濮安定國是者失所劑量也事亟或曰之南曹待其定乎公曰不可苟爲避難者始公在弘治戊午舉於鄉於先奉訓府君爲年友後二十一年丁丑始註銓吏部司務貴人初欲置黨兢焉尚書完重其地奇公曰銓補之後六年癸未爲祠祭署員外郎官皆以法爲司有疇人希進而侍郎爲蹊徑者公執不肯侍郎請公莫能奪曰毋謂我

擯行可詭隨也丙戌正主客郎代前郎陳九川會柄臣有相傾者嗾譯鞮氏爲誣九川爲勢家私售夷玉欲陰動之九川卒以此謫戍邊而譯鞮氏恣人或請讐譯鞮氏或曰恣不可激公曰我平其心而譯鞮氏卒服已而有譯鞮牽復者以二珊瑚進謝卒却之達思蠻四百三十八人建州四衛夷一千四百九十四人入貢公曰達思蠻長官司都剛番僧制以三百九十人入短竹丹班四十八人踰制矣請人減二折衣絹雜谷安撫司制貢者多不踰百五十人其後漸至千人矣 毅皇帝之十二年又踰二百七十五人於是嘉靖三年又踰二百一十五人公請人減三折衣絹建州人增至四百九十請嚴飭遼東鎮巡官循故事行之無溢于舊則撫夷邊官得以賄罪而懲焉魯迷新附進獅子犀牛梭甫撒刺哈珊瑚銼挾土魯番寔來其撒里七王貢者私析爲十六國父子兄弟主僕詐克各國正使公曰臣弱受壁中書臣業在焚焚矣昔明王不貴異物以爲美在我 先帝仁宗罷西域賈

胡入貢胡鮮鷹犬我 先帝宣宗戒使勿獻今請
善却遣之使魯迷實貢則我之不受昭其盛德若
魯番假冒其名則奸亦莫售額外銚蒲什輒給
一絹詐克冒賞請毋以問第所陳乞量節裁之示
懷柔制取焉阿麻西域石刀銚官先就其地以償
之揭其價市以償官妄求者陰以折矣蓋容貢者
一千五十六人龍潭貢者一千二十人九旺二千
一百六十七人施州一千三百五十高羅木冊貢
者八百人忠建一百有餘人又陝西四川番僧三
千七百餘人女直夷一千七百餘人於是傳食者
繁館人病矣公曰女直一年一貢他番夷一年禮
有慶司母出三人來三年禮有觀司母出二人來
總母出百人留待於境上至者十二焉國有典令
驗數而遺資符以進方物有經枚舉而較之重不
踰數以防私殖過期減償其不及期有却母前非
是者巾車牧輿不瞻其事倭貢請十年乃一通船
不得踰三人不得踰百過是則阻詩曰不愆不忘
率由之謂也請必如舊章珍羞署歲及芽茶一千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七

六百九十一斤八兩先春茶一千三百七十四斤
次春茶一千六百二十三斤十四兩原封茶用三
百五十袋以薦 奉先乾清諸官殿其給多人及
夷使者率探春紫笋茶不與焉浙江福建慈谿歲
以三千二百九十三斤貢無以應供請加派茶芽
銀數公爭曰會典定矣今方災議蠲除其又可加
高麗使來錫金帶二而鑄圍異二使不兼公使稱
其腰腹則取之二使悅越三年考成上乃錫誥曰
四夷之來簞克叢理進爾階奉直大夫宗伯桂萼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八
察其屬而賢公已而遷冢宰奸破調拔滯材欲引
公分曹爲佐公曰用人驟而又儻鮮不胥及矣謝
不往已丑陞廣東右叅議分守惠潮嶺東道地通
山禁弘海豐饒平長樂民多結獠爲巢窟輒與島
夷通黃秀山尤肆劫殺人海洋中於是桴鼓日警
公圖地如聚米書紀民所利病俗善惡遺臺臣下
檄營其徼而戍之遂獲秀山功 上賜綺紵馬三
署其長無歿利辛卯公疏言臣磐母年八十抱節
存孤五十二稔無他子侍者請乞歸養提督林富

御史吳麟素重公欲言 上留之不可留曰夫所貴士明進退耳歸日夕侍眠衣裯揣其厚薄時醫飴肉餽而進之禁疾語勿以喧太宜人率行八年太宜人乃卒庚戌七月十六日公薨距生丁酉六月四百五十二戊戌矣始公生四年孤十二齡大父病葬有成人禮比長事先敬吉蠲爲饌凡事有嚴終鮮兄弟外內宗黨和樂洽比及于沒齒人亡怨讎乙丑且試而傳太母病棘公不試鄉先生朝列者止之拒不受曰至愛詎可奪也中道計乃至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九

遊於畿甸見陳苑人未殯公曰嘻笑謂掩骼埋胔呼件作人汝哀原隰而於我償滿百則來繇是爲常初歸 里人往拜之攝齊曳履行直塗道雍二僮奴問開稱厚也有羣數十人貸子錢者屬早窘公焚質劑無所責齋居無營端坐瞑目沉穆高朗委懷澄心興適獨所存不可測也文章清婉字稱其文有集凡三卷公名磐字進吉上世澧人避兵入蜀者曰仕賢卽澧爲始祖生仲 仲 生時敬時敬生齡贈烏程縣知縣齡有三子長曰經登景

泰甲戌進士官曲靖知府長子士章贈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配主簿許英女封太宜人是曰貞婦公父母也配歐陽氏知縣文女封宜人生一子全甫早卒於是娶文安人牛氏生子辰孫郡庠生辰孫娶李桌女知府復貞孫歲已丑過選爲庶吉士也公遇諸朝喜而撫之過謝不敏壬辰以長女授室焉次適庠生王于恒叅政公忠子全甫一女子適庠生歐陽至卽知縣公曾孫銘曰

陽體不瑕靡攬噬 彼陰之慘乃多厲 有鄰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

君子舒且脫 步昌利親流邑國 交便惠常樂豈弟 逢時告猷多識職 苾里苑延長且墮 江紀揚靈泉騰沸 庚庚兆橫卜云食亥月差穀十有七 昭明徹鬼歸他日 展世繹思永無極

登仕佐郎都察院司務丙山甘先生墓誌銘 甘有六望過始傳元望繼以密親哭其三人者弘望且葬弟廷望日子圖掩其幽嗚呼尚忍哉若始生甲寅少其兄司空公望八歲同師事里中文光

先生其後兄弟自相師又最後則師心數文羅寧
鈞潛錯成彙與曹伍壯其衍麗挾之數沾不酬歲
壬午廬陵歐君試楚咻君曰是方言也謂若鷄鳴
楚些者耶歐異之置高等秋竟落第乙酉春試與
予皆不收嘉魚周君試之曰夫蜚人冒不測之險
組習坎判蜃蛤以爲珠也而顧死有遺乎薦之秋
試危得之矣復不果戊子乃與予皆舉己丑入大
學魏校先生爲司成君以受積分法得觀其所教
歸而司空退署則與諸英貴交君亦時時與其間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一

談往度來此條膏馥日有沾益辛丑夏泰州林春
爲文選郎就銓君都察院司務主徵發簡書集課
錄勾稽之給筆楮薪炭膏燭諸瑣細都御史坐臺
中稟成畫諾而退雖要地無自見者是時司空以
勞動進少保兄弟相與甚驩然太夫人趙在蜀語
及之未嘗不泫然淚交睫也乙巳有 詔書諭志
天下君因便覲太夫人已而少保以疾歸君比入
返命歲敘當遷矣而不果遷幼患痰塞療之不差
丙午六月十六日忽厥遂卒君美丰姿有幹局性

孝反與人交可倚籍緩急甲辰過入賀有虜警毛
司馬請界廓內居民溝之民大喧田給事中議下
工部施行馬塞衢中防馳突過因語君曰虜卽能
犯重關徠也豈畏尋丈溝哉卽能入城事去矣行
馬何足有無春秋耻盟城下而顧使入城欲以行
馬扼之哉此在兵法何條不聞天子守四夷乎君
曰然矣先自困則斯何曰定衆志斯亦見通材云
君名嘉霖更字公若號丙山其在鄆東者爲秦耳
在鹽城東者爲周耳皆以水姓其國因定氏焉按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二

古急就皆出耳盤者不詳覈哉君始祖壽四元末
自麻城來富順家焉譜逸于秦周不知何祖高祖
孝子志高名在郡志曾祖兩封山東左叅議祖敬
身父澤世循丘墳以司空貴俱贈光祿大夫少保
兼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前母涂氏母趙俱一品夫
人始授室劉有賢行繼亦劉副使本孫女也君少
嗣以姪名後一女子許聘熊敦朴過第三子戊申
十一月十三日子若奉君就黃茅嶺之原葬焉拭
淚而系之詞曰 羣萌氣茁洪鈞數倚直就繩檢

面成剝削浸而密移成則終毀嶮巖丙山竟同遊
水藝途驟駕筆陳摩壘充賦賓王齒胄國子食旣
鹿鳴服衣冠牙位錫在公祿頌稱士法躋星次朝
趨天咫兄弟就爽姪姓鍾美獨罹跼金不御遐軌
屈此長笑隨彼迅畧火傳窮薪日取尺華悟其見
精匪徒息苑堂封宰如闕表森峙煙灌陰沉風日
景靡家人定碑小史讀誄明以論世幽以諭指

戶部雲南司主事李君伯孝墓誌銘

嘉靖戊子予就試成都瀘人馮生登要卽爐中沽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三

酒相飲也揖其同舍學生坐曰伯孝子席居東而
敘余爲客比罷察李生都雅坦夷也因善李生李
生名繼先伯孝其字也其後予婿于瀘李因有連
則數過悟語又十年所李舉進士益相近驩甲辰
李進士以戶部雲南司主事方監徐州倉曹予以
入賀過之于於方舟飲予因問徐漕歲入凡幾視
德州孰多少支運法廢久近主事君顧吏對對已
因復問齊人欲開渠御史藍田述其便予以爲誠
如是真便然魯人爭利懷其事假齋渠成海運益

可脩四倉可得罷否今夫鉅橋教倉迴洛卒資敵
者何也君謂四倉何以君直視曰夫經過者事效
則已又烏他圖哉別去冬歸君卽主事治所建筵
飲陳榻相就臥榻左右多外家書予少好觀外家
書也因就摘與揚摧之君曰止止是時徐有老嫗
善以閨丹起廢疾君數問如何予默然君曰不謂
同類玆異乎予曰子取容成篇讀乎書迺出至遊
曾氏世傳道樞是也夫亦曉然發蒙矣而稍論虛
空之旨明日飲餞戲馬臺下予因上述徐偃中陳
吳齊下及楚漢末稱宋魏旁及曹呂僭竊割據之
迹謀勇功守之宜以動之君執手謂予子神泰旺
豈真以助業可必致乎予陰知君厭世紛矣遂別
去無幾扶其太安人喪歸蜀服闋便過予草堂因
問君出羣君曰我決策久子疑予起何也會時有
忌君者用是亦不出明年已酉八月疽發遂不起
君生丙寅于是四十有四年止矣哀哉場醫者率
謂火乘金金鬱乃病君豈有鬱而不予告 何知
尊生笑暇慕其外况以君之坦夷者耶君 志十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四

歲許能爲文章達其志性友愛弟繼賢繼學多所沾丐卽其橐中裝亦無私藏者前正德中瀘有同知趙淮者廢吏也君監倉德州案籍訪其後則貧他徙矣卒歸而矜之嘻此其篤于議視今時人何如哉系之銘曰 少穎之後平臯苦菜段于四國皆李姓其後隴西定著爲四趙郡著定爲六君先祖雍寔自楚來豈宗高陽侯就耶雍生脩已脩已生忠忠生彥才彥才生助助生復初仕至湖廣武岡州知州復初生來是爲君父贈戶部主事選選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五

胃耶妣封太安人何氏妻封安人吳氏吳生女一適生員某養弟繼賢女一適生員趙晉六姬皆無出議以猶子夢庚嗣而尚稽後耶夫芸芸者歸根豈旣以身爲委形則視領復委蛻者固應以爲陋耶嗟乎神無不之自然爲宗乃稱玄同或其解如此而世無能究者耶始以甲午舉戊戌再舉己亥授主事辛丑餉遼左壬寅監德州倉甲辰監徐州倉官薄未振又不壽耶保安之臺辭掩諸幽石其不泐後百千年徠者將卑所遭耶

南京戶部員外郎一軒王君墓誌銘

學多術矣莫要渺於死生之說其會乎心必有真知焉不然必遽閔而假途以自逃不然則怵而沒溺者皆是也員外王君初棄牒而歸于候之員外有孺子色曰爵祿不入于心乎哉攝生乎哉員外笑予謾曰還丹乎員外誦述玉座天座條其流別予笑曰陰君五相類子是謂矣然于養生主是耶員外復笑然亦不復問也他日謂同遊曰假令我早化今茲當復爲童子髫髻矣嗚呼如員外不可稱達生者乎員外少穎敏其讀書數行俱下覆之無遺字有司試輒高等年四十七始登進士授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轉江西司員外郎監稅淮安鈔關會考績不應期調南京都察院經歷將上事御史復言當再調于是員外歸不出矣戊午三月二十二日漏下三十刻聞員外計嗚呼盡傷哉如員外其人邑里中豈易得也庚申七月二十八日葬北郊老虎洞石塋山之原子亥士乞銘焉問其家求官薄閱閱自員外在時已無有存錄者蓋隨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六

世立功名疑非其好也其時多士又少無知故曰脩烈女祠施棺歛貧者然亦不能翔實也員外于世務不相涉入雖其子就外傳不問也其歸寡交遊顧常常飲所親故人輒盡底裏無他腸酒酣則取絲竹倚歌以和其聲曲終舉觴一吸而盡時人莫能測也員外篤義于宗親多所振俗日滴後生多欲踰其父兄者得一第長者至折行輩交之而不嫌員外長予八周歲其賓會而序木嘗不左辟予而出其下也鄙薄者不有愧色乎員外以戊午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七

生其沒也六甲於是周員外名宗堯字崇道曰王氏其先楚麻城人也曾大父大賓常大賈滇淮間好施與長不冠者巾之死而棺歛者以百數祖聘父楚鳳學官弟子員以員外貴贈主事母某氏娶劉氏羊氏楊氏蔣氏子一人多士娶戴氏女四人適井惟稼周惟積剋期定皆士族季適熊涇者予從子舉人友麟冢婦也孫女一人銘曰發之艱如或慳之既其汝昌道阻且僵天之旋曷爲其然彼昭曠者旣入無窮之門舒究于心奚觀化之營

蓬穎之墟下有幽廬行者式焉庶亦息機乎

陝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誌銘

毅皇帝末年政與弘治時大異賢豪者出力爭之莫能勝然號敢言矣以故士皆榮其名會今上初有所改革爭者益力上意厭之言之遂不得階此亦士大夫過激矣嘉靖二十三年時中岩先生爲御史獨持大體不攻訐過旁言挑之先生曰夫約者非其牖弗納也非牖而納者豈不自快而多不入必且疑以爲離其實矣士亦何貴於此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八

務爲名高而失國計乎初授湖廣道御史京師中東二城多貴人先生曰柰善者何故巡視雖不苟細然必裁之法云其巡視京通惠河過亦由漕河北上見漕舟及通惠河轉運公私皆便李御史者丁父憂起爲河南道御史論坐大禮大獄削仕籍及戍邊論者初上欲追崇所生大禮議起上怒異議者又上心素惡法吏深文于是新貴務稱上意辨李福達事號欽明大獄錄以風厲庶官常所繇者根株甚重皆罪之至是獨獄事漸解坐言禮

者大莫敢營救疏上不下則衆危之先生曰此吾職吾不愛吾身也由是衆益知李御史賢達人也謝病還以福建道御史按順天四府行部至永平辨冤獄十數早是夜澍雨免于旱核羣吏得縣令四人奸狀一日盡劾罷去之寬其瑕瑜雜者去太甚而已有以墳墓坊來言者多廢格曰吾豈以時訕市恩哉會河間人夏玄王謙窩聚諸偷兒久之流劫爲害迄平有旨錫金幣屬秋請北京師恩例緩刑毋論報今年囚徒得無卽死是時上數詣山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九

庭漉漉據論述之僉事嘗判漢中其傳聞殆耳目所及也歸于中岩下建樓居浮屠人暇則遊其間其時過亦自江南歸則爲會約酒闌倚曲徒歌當其得意若將脫塵網矣復自引常所厚故人爲懽不輒造公府有所于謁鄉人見則曰疎散神仙耶作睦族訓冠婚喪祭多以朱氏家禮尤慎擇婿納婦祭之日必宣聖訓并家誡令子弟聽之仕者毋論崇卑毋以墨敗法嗟乎義方哉古謂治可移於官斯亦足當之矣先生性孝友其爲行人欲終養以贈御史公命而止於是從文國昌有弱息養生送死皆有恩季父世昌弘治辛酉蜀所薦士以才名後署濮州學沒先生收其孫男子方中爲授室割田贍焉蒞蕪皆再從弟與其從子方應方華方進者嘗眈眈顏色服勤焉蓋所嫻睦有加于人矣性晚益急毛髦不可干然至其慈惠無所替也與人交與不忘謹戒初授御史儿山井公方爲工部侍郎調笑謂曰子臺中謂我何先生爲隱曰紂絕陰天宮以黑籍攝裝潢工工素醜人也攝者畏試

其聽之工曰兒子起綳關公乎攝者駭復聽了畢
趙公乎趨而白主者主者怒問其狀始曰言及我
乎攝者曰雖未及言要當慎防之耳嗟乎今之以
諛相稱引者孰能如是乎先生少警敏日誦可千
餘言從父官鳳陽鳳陽守孟君俊奇其才擇師教
之其後與過言孟君未嘗不泫然也先生弘治
己酉領正德庚午鄉薦嘉靖己丑與過皆禮部所
薦士卒以庚申十二月十六日葬以辛酉十二月
十一日鰲溪之原墓在尚書公之右系而銘之李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氏子三方正要劉氏方巡娶熊氏禮部祠祭司
中過女方捷娶耳氏女二一適布政周載孫三
一聘郭如川史氏生方苞娶郭氏韓氏生方懋娶
吳氏女一適工部尚書耳氏女二一適儒士杜漸一
孫女五一適生員陳湛方升出一適儒士杜漸一
聘刑部郎中謝庭芝子生員華循一聘舉人耳芹
子維梁方至出一尚幼方正出銘曰
於樂阪田 洵衍且平 旣廣旣輪 岡巒萃陳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二

溪流環紫 自祖徂孫 兆其魄營 有赫厥靈
利建雲仍 侯誰矢銘 熊過叔仁 尚其永寧

吉安府通判陳君墓誌銘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友人君重葬鎮溪之
原去其塚若干步學官弟子熊登請伐石爲銘君
重子少就其家求官薄無所得登言君重知城固
縣時有惠政嘗爲士人黃九成授之室而經紀之
九成乃得以進士入等自城回調爲紹興府教授
紹興爲浙東名區君重以質直臨其間士風若少

變矣兵部郎中王畿汝中者嘗從陽明王先生遊
好獎語進人其稱君重以斯文爲已任爲其揚善
將必有所試矣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汝中所
譽不足知君重耶其自紹興遷爲吉安府通判其
郡有予所知鄒祭酒謙之羅脩撰達夫君重至郡
將嚴事之以病謝去不果歸之日以病謝客予凡
一見之八月二十三日報君重竟不起矣始予與
君重角草爲莫逆交然未知君重歲癸未予讀書
榮江寺中君重亦集其曹而學焉見其所論事率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十三

精當簡要乃大異之其爲文有波瀾與其党異偕
予戊子舉於鄉入大學其所知交益廣然卒不得
售於時亦命也已君重姓陳氏名宗器別號滙溪
其先來自楚之麻城遂家于富順數世皆不顯自
君重始起家爲郎君重娶某氏生子一曰孔卓聘
僉事黃塏女女一適知縣熊應周子卽熊登君重
生于辛亥年不滿六十也哀哉因爲之銘曰

鎮溪之阡 於樂斯原 雙溪紫帶 墮山蜿蜒
奠此厚窆 不竭不騫 旣吉且安 以從其先

處士熊公時用配凌孺人合葬墓誌銘

熊故望豫章吾宗實自撫州樂安來地故豫也
熊望豫章者世曰楚後然楚姓于熊自以國姓新
鄭古有熊之墟也其後羅國熊姓疑其後國廼在
今宜城而楚文王徙之枝江廼又徙湘陰命曰熊
湘史記黃帝登焉以國所徵較大著明也然自唐
世綜史者不能定諉曰熊耳案所表見有軼缺故
豫章之熊莫明所出於有熊羅何當也豈豫章楚
地故誤以後楚耶居樂安者爲鴛鴦塘人曰用可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二十四

故元時而大江以西亂作用可從樂安來徙于是
富順有樂安之熊用可生永安永安生鐸鐸生仕
廉字一清配太宜人劉氏一清過私爲號曰鉅賈
公鉅賈公自父時饒于財晚趨煮海之利行賈淮
陽間及逐時溟雲遂客死當是時鉅賈公有男五
人公其季也讀古文書操觚副墨不詭式程衆推
擇爲能矣廢書踊泣與先奉訓公約曰兄居我行
居者業儒持門戶行者返族視而已卒返鉅賈公
歸葬已乃脩鉅賈公業徵子本于溟雲間旣遊會

川商畧草人鼓海下銅爲利然有所折閱留會川
久生子追焉歸則遂買負郭田督其畯膏不復出
歲庚午李孺人卒李孺人父李馮成鉅賈公友也
今凌孺人來繼室來五年甲戌公始入秦一再候
奉訓公河湟武都間愉怡如也庚辰偕奉訓公歸
自秦明年辛巳遂卒凡得年五十一公姓孝友公
直里中朱君者少所同學生也而與令善有郭氏
拒捕者將假之解屬朱君市過偶語公闕簾中鏤
之曰子母枉正朱君爲他辭杖柱謝去過見劉君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二十五

女適布政使周載子引禮敕子卽迎娶舒氏生子
敦業娶按察副使劉肅中次孫女繼王氏生子敦
敏聘江西九江府同知程宇次女敦誼聘戶部員
外郎黃塏長女孫女三曾孫女一李孺人卒時與
先妣方宜人相後先遂同穴葬凌孺人附公墓在
龍橋之原銘曰 平原閑閑 溪曲蜿蜒 卜食
允完 旣從其先 亦以永延

對溪熊先生墓誌銘

先生熊氏名述始字仲遠號對溪奉訓府君晚好
易曰咸速也易仲下曰咸生數歲母吳夫人病劇
拊雷夫人曰兒也弱且病善字之雷夫人泣曰諾
以故鞠之甚愛始足自瘍分潰癰腫瘳之卒愈
雷夫人親爲滌除傳善藥裹之已而病耳中出膿
血雷夫人携持泣曰柰吳夫人托孤何哉幸已愈
卽不爲舉子學學爲黃岐言尋亦棄去正德中奉
訓府君爲秦中守河湟於秦地爲僻左武都亦近
羌史稱陰平道在焉皆岩阻也仲咸以孥從養嘉
靖甲申入貲授散官用蜀王府典膳名丙戌父湖

先生伯父試策 賜同進士出身方待次先生護其孥至燕戊子允湖先生令公安數月歿至楚迎其喪歸其明年過乃 賜進士出身是時過方爲京朝官還居鄉井多者不滿五歲而弟造弱眇童子也爬柳揮霍多出先生者丁未夏過自東南歸始欲循花樹會中元日弟兄俱在候祭先生不至曰我以是月齋強之辭以足始其病雷夫人丐土神占不吉雷夫人示過曰神語斯何過卽謬曰繇吉亟候之實不大病也因飲次道鄉者行跡道履南沙文集 卷之六 二十七

強強語囑中子入學就外傳余不可盡了仲咸初未冠府君曰汝不讀父時書卽耕於是仲咸或親造耒中歲使賈逐什一稍息其後折閱然用是益知世務配胡孺人甚賢當是時廣田宅買奴隸人中厨余酒肉客登堂坐具善茗卽有飲食客出旅轍核餽食之相驩也胡孺人卒頗失助終以是鬱鬱先生性儉操觚籌吮筆萬貨之情毛數而塵較之務以廣業不妄挹注也然獨能裁之誼伯時畏老而諸子多遠客比卒請府君曰必速也營其葬者乃又取其遺孫女一人擇配歸焉常歲青則輪官周其鄉人嘗與鄉人王孟實爲好語曰子死我必殮其後實死不知時卒賻者曰吾不欲自負也始時喜與讀書人接後乃止曰市道交平居爲驩劇卒得志棄人最易矣不喜矜聲勢見矜聲勢者大遠絕之時時雜屠沽人飲稱較田畝豐嗇貨殖盈縮善惡所由成敗用相警發酒酣親調絲度曲顧衆曰不已樂乎衆起身謝曰樂乃大笑它日過請勿飲屠沽人先生默不語夫持盈非驕門蔭也

守信非倚材樹也自勝非結聲援也此欲訖脅昏
瞽根觸孱劣籠鉤其利耳初起恐不得交名人即
名人稍失勢善爲背而或直玩侮又求名人交焉
自謂集苑也用相誇嚴大類優伎以此不如屠沽
人多矣本先生意大抵矯詩云卒以九月十七日
得年五十有五逆遡之生爲弘治癸丑上世自元
末以紅巾亂由撫樂安來富順家焉曾祖鐸祖仕
庶父奉訓府君載母吳氏繼方氏程氏鄭氏配胡
房令壁女繼陳氏子男子三人長友麟學官弟子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二十九

員娶劉氏次敦德聘耳氏皆胡氏出少敦怡女四
長適劉一鳳次適余學順次聘金文振次聘劉沕
皆儒家子業儒孫男二涇濰戊申八月二十八日
葬于邑北路觀音溪快活嶺右坐辰食戌銘曰
鬱何芊芊 厲其潺潺 阪有墓田 對溪之阡
對溪之言若識則然夫也莫焉永千萬年

大學生吳君墓誌銘

吳初自孝感來者曰判官必秀故元時判瀘州卒
遂葬焉子海蟾沂江自瀘徙宜賓子昂籍爲鹽官

丁口煮鹽貢井因往來家焉貢井隸榮而畛於富
順於是吳氏占三籍矣子昂贈大理少卿次子曰
道寧先宜人之父也生時娶彭氏其季子曰可賓
字惟敬少端嚴如成人舅氏故業儒曉方技善鑑
人甚奇之彭孺人曰吳氏世有季子乎苗而樞稷
在是矣會予兄伯父與連騎涉漲溪然潦不沒蹄
行里所而駐則見一嫗踉蹌從後來水淋漓遍體
大怪之嫗初憇溪上水洙齊下忽有旱氣障流逆
涌騰起嫗反走遠望二人渡怪之顧見氣中有人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

面可尺許正作藍綠色猥猥殆鬼物也遂怖伏去
溪且二三丈旋流衝突幾不免今二子乃無恙善
自愛矣衆心因亦奇之後爲富順學官生徒試輒
高等鎖院試竟不第歲癸卯於是年五十客進譏
曰翡翠巢於茗投地啐啄俄而驚刺天而飛不尋
丈而已矣越人不貴也而中州間左爭取之翡翠
則小者矣資章甫而入魯篋筥空而鬻肆猶踵至
者有同嗜也子抱良才而不售請以順天試爲孤
注當有識子者乎彭孺人於是老矣又督之行乃

隨牒就省都試居第一遂克貢生入國子學因數夢彭孺人覺而泫然曰吾親老而遠遊詎爲愛日乎遂謝歸故居初日者相土潼灘之上謂吳氏此兆吉矣治之則得宋勾龍尚書遺趾雷注之砌厥立完好如有待也君乃開堂樹藝培以楠竹日居其中不復仕進矣辛亥冬刀躡工治足傷趾因病壬子四月增劇召其子與訣吾所爲無逆天者今止於是殆吾數乎語曰孝弟致林木茂予在天或者昌吾後歟以其望日卒年五十九君性孝友得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家政而督之學並諸從子詣訪誄及諸甥延賢問教之與從孫于詩皆先後學資其終費又屢省加勸懲焉誄誄諸皆隸名學官弟子中于詩遂舉進士又爲諭聘金氏諡有妹取女乏資嫁爲學官弟子王養愚妻曰無恩叔兄爲也其後諡卒有遺子九禮哭之宜賓吾兄贊大志歿也其子乃有不競雨婦集一時悲夫籍其貨賄而月考之以身爲戶而庇之九禮今亦爲宜賓學生君於宗黨篤厚總功必服之不爲居籍曰耕讀而遷業何以免誦貨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二

田不實君曰予多爲徽幟閱實劑一券名田而各書之乃唱券則履畝而植其幟無田則幟者徵余幾幟收而籍鬻者主名又昌一券如是皆遍邀鬻者問故或有重植幟者並按之鬻者吐實還田亦卒厚遣之嘗謂諸子吾祖宗皆以德善後子弟不能繼志非賢子弟若不足爲子弟法者則亦不得稱賢父兄也不喜爲詐曰盜等耳嗟乎名言哉君性能飲常酒酣以六年規我曰功名非爵祿也嗚呼安得忠信直諒如君者乎君兩娶謝氏皆府同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三

知英孫女繼張氏舉人選女子二長咸娶訓導劉一中女次玉側室余出娶知縣黃玷女女二長側室江出適郎中謝庭芝子縣學生肇後次適布政使周載孫儒士邦泰咸子三長九英聘縣學生曾庭女次某某女一許聘舉人唐可封次子登允玉長女許聘國子生甘芸子維桂少傳王部尚書爲霖長孫也君婚姻先門望常憤然曰論財若市道吾所耻也其陰教內訓嶄嶄嗚呼此非篤于行誼君子者乎以嘉靖庚申九月二十七日葬天池山

鴻鶴蘭銘曰 鴻飛于圃 漸盤遵渚 潼灘之澣 新芋膾膾 顧瞻西土 匪考伊祖 綿邈百武 奄窆長古 莫斯敢侮

江君文博墓誌銘

國家都燕去蜀最遠吏治不能比中土今縣都委積倉人粟人之藏趨文具而已然勾稽法嚴司牧者卒欲賙民之艱厄單出里覈之非可朝夕獲也聚野粟者大氏富民耳旅師不能與其權無以通材行平與積施之政卽能與其權而亟奪富人其心未厭矣往時蜀卓孔程鄭之徒富擬封君隱君皆取食焉以其擅山澤之利周官藪以富得民蓋是也然與今力田服賈者異責彼於此是曷可易云哉嘉靖元二以來蜀凡三歎其始戊子己丑部使者勸發民粟而太平江君文博與其父凡入粟千五百石部使者上其事鬻爵格及等當授指揮使銜文博曰陰德者非明星也吾與受級豈若行吾志哉吾世爲民耳謹謝還受敘文博起農商非如卓孔程鄭有所擅利嘻爲文博不難乎其後吏

疾于安富丙午氏遂困甲寅之歎富者且或不能
自活無以受廢棄故文博之卒行野有哀者矣文
博名溥姓阮氏其始湖廣麻城孝感鄉人元末避
南鎮紅軍亂入蜀家太平壩遂爲富順縣人高祖
德七配江氏曾祖文中從母始江姓祖琦父志鑾
故儒生也母陳氏少從其父操其贏往來蜀楚間
比長代父事秋冬暇則泛舟下江陵暉映洲渚
間科頭而起解纜行伸手作勢招長年白浪中與
相應夜呼豎警盜不殆以音遂貿布幅揣其長短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五

功苦貞所往媿惡赴之握筴觚上下循緣計盈縮
蓋三十年而以貲豪矣以故喜周窮乏建寺飯僧
以爲佛事如是資其庶弟鶚鴻鵬學輒推分與之
撫其遺甥陳良文猶子也異母妹適榮昌人李垣
亦多周之財有養子凡數人皆列產焉文博好有
所揆作偶牖阿楠豐稔中程蜃盛丹塗莫不克壯
以奉其所嚴眠其煥涼以節宣之無不敬事庶母
王有禮其孝友非得于竿牘蓋天性也文博晚始
舉子卽能教五歲則外就師傅擇有文譽者厚禮

之其後汝峨汝岷相繼爲庠弟子員越明年岷爲
廩生遂以明經壬子鄉舉第三人岷如京師送三
十里外命曰吾老期見爾建大業光明望也比歸
文博曰與我承三年懽寧計不第哉性喜奕岷圖
娛之則列局爭道喧聲四聞崇酒稱懽養以爲樂
人曰精用而不竭壽徵也五月朔與客奕棋多稱
病明日病卽臥不起問之曰病得之飲食耳吾且
待二子齊鳴俎豆足憂耶五日治命子孫以耕讀
勤儉召諸親族別八日訣曰吾明日歸矣明日竟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六

卒文博與人無長幼貧富資和以咻煦之不干官
府法氣剛辭不徇人鄉憐有爭輒爲平解之又緩
急相倚故里人盡傷非苟然也文博生成化庚子
卒年七十五歲娶彭氏繼劉氏李氏舒氏皆先卒
繼彭氏子二長汝峨娶唐氏次汝岷娶胡氏皆劉
出女二長適舉人余左之子蒞舒出次適國子生
唐斐劉出峨子三應辰應奎應婁女二長許聘舉
人郭宴孫仕階岷子三應蛟應龍應月女一許聘
舉人熊友麟子約君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寔

于方山龍坪之隴坐子向午銘曰 攫之以爲豐
已不已而又豐之耿耿乎其似不忘也浚之以爲
深已不已而又深之猶矜其似夢也身執其勞而
息其艱乞之則搆迫之則闕胡可壞也異人同情
蓋其常也望室而啄如或息焉出而克然如或廢
焉猗嗟江也不易方也是以昌也龍坪蛇蟺封若
堂也后千百祺過者軾之而讀斯銘終允臧也

國子生陳君墓誌銘

故國子生陳君與御史李君有連李君間示予狀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七

記陳出大吳舜者皆自宛丘出黃帝者陳倉今陳
氏乃祖安陸自太四者始來家富順太四上邈逸
莫能考明也太四子義芳義芳子友貴友貴子定
定子嘉禮由景泰癸酉舉人純皇帝時官至雷州
府知府粵人陸淵之訖自振者謂陳知府清粹有
文名以立吏治云知府生環環始列學官弟子會
國有棘以貲補國子生環有子曰遷字仲升自兒
時則不喜爲凡兒弄數歲乃稍稍伏讀故記則若
知嚮矣正德己卯國子君謂遷輪邊于是進學南

司成仲升兢兢友下賢士庶幾克然自得也於是
仲升歸則闢屋延客爲詩酒樂若無意當時其黨
勸之仕仲升不答也已乃曰樂豈必仕夫月弦大
縣遲莫爲期孰謂壯年而稍提者乎國子君疾且
死仲當大事蓋自謂無悔有弟追愛之不欲出已
下屬有遺資則從追所欲與之操其贏敝以去性
又尚義有別業在城西所貧無葬地者往往推與
不難諸色嗟乎今之人毛數而枚記之以仲升其
志行于今豈非難者乎仲升年五十一死矣嫡母
馮先卒母辛仲升娶謝氏九江同知英孫也又室
彭生子其志娶李鳳女鳳卽御史君今生子其學
要訓導楊良女其忠其勲幼未聘女一適劉訪副
使本曾孫仲升卒之三年戊戌營照雲山墓焉在
知府君墓側謝彭并附銘曰 鬱乎麓墳
如冢如幽 裝播軌是 以從先大夫

處士王君墓誌

葛溪處士世橫山人元步將改其先自麻城乃來
卽富順趙陽家焉由趙陽再徙橫山者始郁先然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八

不出其邑處士名自本長冠字之曰希正父孟實
卒處士幼也長事母胡得其心處士有同產兄事
之愛曰予敢輕父之冢嗣哉橫山僻遠處士常應
縣官府一入城邑已乃去之躬耕暇則或習書字
誦古歌詩及諸小學故事遇酒能大飲不亂也橫
山之田履畝不及古一夫處士子曰鎮韓歲不登
或阻饑韓從予遊間言曰家世農貧無所恨然以
幹蠱委吾親於吾心乃耿耿然也卽操有贏餘處
士亦終不以廣業或以是勸處士曰人何必常有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三十九

在嘉靖丁酉會韓入省試韓歸蓋有請曰明年戊
戌六月朔日且葬郁先塋左右坐艮向坤之麓唯
先生誌於是次其言使刻而埋諸幽

封安人童氏墓誌銘

封安人童氏者贈福建轉運使琦次女也母曹氏
童銅梁人當 武皇帝五年初而琦入官授北京
兵馬指揮使是時瀘人叅政王公忠亦爲形部郎
有內喪吊客已則言董兵馬女賢銅梁瀘旁近亦
婚姻邑刑部公遂取焉明年封安人是時安人方
十七最少貴然以撫孤逮下稱矣先安人魏生男
子三人于蕃于宣于京于京方在周且多病女子
一人亦在室諸孤儼然安人訓鞠皆有恩京依安
人尤賴其保持其後于霍出庶曹氏早卒女一人
出庶唐氏安人視之有加人謂上世鳴鳩之稱不
能踰也癸酉刑部公升陝西僉事從入秦已卯升
雲南按察副使從入滇癸未山西叅政則又從入
晉安人重厚寡言詞然事有語次及者往往有贊
決丙戌公罷叅政歸是時吏多脩廉隅顧裴素臧

盛無幾所安人性儉素縮諸費贊爲居第公而傳則贊爲區別田宅呼六子前隱度各占一焉自縊以上悉標而頒之曰不使吾季獨操其贏也逮癸丑公病急安人日夕護視之籲天斬以身代比卒喪如禮明年甲寅別爲公營新兆他日則兩安人附用且價安人出所珮簪珥曰未亡人惡用是以佐費耳商工方式廓程其廣輪淺深日計工幾何賦米鹽蔬肉饗人爲治餉之益其事從細亦靡不籍錄焉迄工安人病厥明則十二月初三日也遂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四十一

也如安人不其然乎安人生弘 寅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甲凡再臨寘焉子六子贊娶某氏次于宣娶某氏 先卒贊參政公爲立後已而果立後次于京娶某氏次于岱娶某氏次于恒娶翁氏于霍娶某氏女長適舉人李孚交知府復貞孫次許聘蕭儲孫男六孫女五蕃國子生京恒皆學官弟子員皆兢爽云藏冢在洗韭溪之陽葬之明年于是審謂過曰昔魏安人葬時有康脩撰海誌銘今安人誌銘請子繼作銘曰謂哲也賢迨其屢遷則日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四十二

胡然含弘貞專應地不愆一以爲始亦以爲母配于重玄我銘允延匪石之堅千萬斯年

封孺人嚴氏墓誌銘

本年辛丑氏於謚曰莊其碑忌曰嚴或祖韓嚴遂非也諸嚴在蜀自詭系君平雀水嚴氏迺自胡北來徙富順疑楚後自永樂天順時而雀水嚴氏豪里中有志斌者舉於鄉四爲文學掾是日錫老先生孫祖與舉天順丁丑進士爲尚書司徒員外郎子曰脩越聞人陸淵之奇其才舉賢良方正爲慙

縣丞孺人父也母王氏孺人年十九歸今副使李君李自尚書公無厚貲贈御史公又不喜治生事也晚由鳳陽幕職罷歸家益落李君爲弟子員顧獨資母胡孺人爲綱維胡孺人性整肅內外嶄孺人左右養胡孺人喜其能婦也李君方旅食而胡孺人卒孺人殯以禮無有悔李君固劬學然數阨孺人爲好語相之曰夫子推擇克賦固以謂賢能也雖然非稱子大夫奉大對不足以行志且失訓信無常也天其或者開夫子乎則因誦爲信先尚南涉文集 卷之六 四三

書乃無蠱事我非欲啜汁也李君拜御史 皇帝推恩爲下制曰御史鳳妻嚴氏功言內則模範女師封嚴氏孺人始李君有從弟子浮客貴陽李君嘆曰先尚書之季良才也是嘗偕計吏賓薦矣今其孫行野無歸曾不得持豆羹魚飧爲享乎及我時不得復諸父登尺籍也我乃哀乞耳乎如後世絕之自我者何孺人曰啗母轉於恤收而授之室有室則履畝授之田異日者慈縣丞卒母益貧孺人爲營其老癯焉弟竹偕其偶亡孺人曰此於我

殯葬矣已復字其孤孺人生成化丙午二月二十三日卒嘉靖己酉十二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四有二男子長方升娶貢士曹宗夏女早卒次方至登庚戌進士娶布政司都事朱衣女女二一適國子生陳選子生員其志一適禮部尚書張潮子前軍都督府都事士麟次方正次方巡聘熊氏子甥也次方苞聘王府引禮官周敦女次方懋聘生員吳可訓女次方捷女三一適布政使周載孫三壽一聘工部尚書甘爲霖子蔡一尚幼俱出側室孺人南涉文集 卷之六 四四

賢仁視諸子愛均也孫男一長春聘進士甘茹女孫女二適儒士杜漸者俱方至出適生員陳湛者方升出卜以庚戌九月十六日附葬鰲溪之原進士方至以狀索銘銘曰 觀象爰識 陰獨也膏循其衾稠 視參與昴 陰之云膏 秉心如結不屬靡收 讒如或酬 坤維有恤 女德是式生茲靈脩 言協至柔 袂良孔飭 我有要褊逮下夷猶 葛荒其繆 庶孽植植 含化不陟均一而周 比於鳩鳩 魚貫婦則 椒盈母德

坤道無訖 允愜好述 鰲原之域 龜墨其金
樂哉斯丘 永掩諸幽

那母熊孺人墓誌銘

孝皇帝之十一年戊午也先府君舉於鄉其某月
姊氏生曰文祥也以文字之逮周而孤雷安人襁
而撫之拂其髦羈調其薌澤條爲章程作其女紅
那氏石龍公者與先府君同荐子俅恭甫聘姊氏
年十七遂嬪于那從養其姑于鳳縣邸舍府君守
河州姊因反馬歸寧過始同恭甫學已而姑從調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四十五
滇海恭甫留學于家不得從然其意未嘗忘姑也
恭甫學有成矣邑令顧獨奇過見推擇之姊乃靳
恭甫曰令遣君何也我不如樂羊妻耶恭甫學而
發憤病姊佐恭甫益學其後十年過舉進士選爲
翰林庶吉士姊又靳之過伺間言曰姊忍之趨舍
同方而通塞異齊貞勝者命也藉第論財夫子豈
以千里畏人哉恭甫竟以嘉靖甲午舉於鄉蓋姊
氏亦有所激昂云姊姓孝敬事姑四十年其就養
未始缺與雷安人少相依其相吻濡古慈母之相

爲報施無慚德焉祖母劉太宜人能稱說往古姊
皆悉聞而記之然沉重寡言聲不出屏几之間家
人凜然憚之初舉一男子口聽爲學官弟子與其
妻先後卒聽生三男子曰啓慎曰啓惕曰啓懼其
長兩人皆附循官而受之室蒙者嚴其傅師一女
出側室姊氏愛之篤常携臨雷安人指以謂過曰
是其父多病也而我又老其辭合舅氏勿忘之乎
其聘黃氏甥姊乃亦開顏曰畢吾事矣甥名某蓋
監生禾子姊于那氏婦妻母祖道隆四世卒之日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四十六
穀菽盈倉莒布縷克滿簞笥蓋恭甫親發緘知之
而后悲可知也初已未元日姊猶賦木綿與女奴
曰吾恤是也使縷而緯焉已而迎之辭曰吾不良
于行盍姑伺吾足愈乎竟以其月十八日卒以其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標草冲麓耐其姑項孺人
姊熊氏考守二郡曰河階府君母安人吳氏以子
過贈繼方氏鄭氏程氏初過以雷安人故與姊友
愛有加等其葬也恭甫謂過必銘之嗚呼吾尚忍
哉恭甫曰必子也銘者竟銘之曰嗚呼始爾穀乎

暢爾勃乎溉蒿而烹覆其倏乎偶然待者不踴躍
乎奇之昌兮循其則兮膺永福乎絡于是園于是
標草麓乎藏而十乎先姑而婦耐乎固乎固乎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古所記涉女事者曰陰教陰主處內而陽營其外
端命於天豈不然哉故婦無外事詩書所稱欲以
表見形家云爾王化徵十無恒心而又室人交徧
謫也則有動於妻妾之奉者矣春秋之際聖人存
而不削者觀其事紀宋二姬之倫流離倉劇不失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四十七

其度其亦可哀矣豈緣常事得著錄乎予讀陳孺
人狀其流離倉劇雖未至如紀宋然終屢食貧亦
異於詩人之怨也誌其大者以狀爲副使別行焉
陳孺人者王棟隆吉妻也祖善天順己卯解元父
鏊母張氏鏊常疾陳方少也卽知爲禮斗落籍年
十八歸爲隆吉繼室未及馬隆吉出就省試輒重
關自閉自後守之猶一日也事姑張氏甚嚴有所
行謀隆吉而請之隆吉學張使食之鬻薪薪燎燎
煙勃鬱閭皆掩鼻無怨言方是時隆吉在重慶下

德義無厚藏會其祖隱君病陳解紐市履什
款具隱君卒劉孺人老且寡陳具姑禮事之姑性
潔其爲縫紉酒漿必潔恐不當其意姑卒又脫簪
珥衣服助治喪紀曰二叔少母爲恩也孔氏來繼
室其事孔子又甚謹孔氏大歸勸隆吉資之馬隆
吉有庶母劉氏喜飲酒有善釀一輒薦之劉卒有
侯氏者來繼曰吾少孤也視之如劉隆吉授徒其
行束脩以上者皆不敢私弟揖娶嬭隆吉爲營之
陳爲之贊梧少孤撫之亦有恩禮其受分能讓蓋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四十八

亦天性也其用財常節縮而祭無不腆潔姑常喜
曰婦能敬也已性嚴重寡言其御姑妹諸女如師
然多慈惠親鄰侯問有禮有藏獲來多响濡之鏊
夫婦皆卒陳氏亦衰又爲治其喪葺陳氏廢業呼
其弟使廬焉常雨雪缺食隆吉且病進樂必以時
隆吉思枌園丁不可旁求諸市乃瘞自後家益乏
其訓課諸子益嚴常日巾不炊執泉自若曰吾食
貧命且奈何有逸馬入其家衆曰天殆爲孔氏償
也取之可以送女陳不可隆吉乃謝還馬主嗟夫

儒生動引古誼以繩削後世隆吉兢兢好持議其

無愧乎言者即却馬亦直而壯矣其助隆吉不小如陳氏不可謂賢乎嘉靖戊午十月六日以舊疾作七日疾增劇至夜絕而復甦呼諸子頌惕前語曰而勤學待天之定惜也我乃不及見耳恭儉退讓樽節而勉之哉頌智不及遠擇其善者從之耳省視者與之言不亂又自定吾大命近止十一日至其夜命盥柳授衣衣畢猶取鏡鑑形隆吉怖之曰鬼伯錄汝乎曰氣索者乃絕命耳鬼伯何爲哉

南沙文集

卷之六

四九

語隆吉勿蹈俗夫哭亦毋朝暮輕哭又定禮俗儀注議定乃絕年五十有二男子四人長養愚學官弟子員娶周氏繼吳氏次養士娶鞠氏養心娶錢氏皆士族養魯幼未聘女三長適舉人劉春齡次聘劉一燕皆先卒季適李承滋隆吉自少與予友養愚從予遊士心與予朴友四人者皆業儒而心刻意師古亦若有本源哉銘曰 俞而苞方沆其用康 弗荐而嘗 緝承其筐 或纁或黃弗曳而裳 已焉哉 長發厥祥 若王氏其

後昌者耶

井母董孺人墓誌銘

嘉靖己丑予罷館職待次與故太保北公比君數得相就太保時方爲屯田郎也見其子男子一人甫周子女子一人弱能言矣今適兵部陳侍郎卿子格者孺人出也其後七年乙未公晉大司空舉子芸寔予甥今國子生又庚子年進太子太保荃生今娶黃氏國子生禾女始芸將甥于熊氏也公曰是其將產也吾遣人日一問之意其男子也已

南沙文集

卷之六

五十一

而果男子也吾夫人憐愛若已出云孺人董氏蓋世威遠人有孫一人以歲紀曰丑婦熊余長女出也孺人生弘治辛酉卒以甲寅得年五十四葬以銘曰寶魄肫臍轉統則弦矧伊星纏噫噫其聯分之攸也白水述娟朶雲司箋始室其偏亦以惟賢命不猶也鳴耳曳紉孫後子前華楹重檐福履所駢惟其同也鷄罩蛻蛻江流漸漸星渚遙連顧瞻馬鞍爵樂丘也矢辭靡研以銘其堅旣丹旣鐫不

泐不利有餘休也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七

蜀郡熊過叔仁著

同

臨邛孫之益思謙 全校

曾孫熊胤衡重梓

墓表

故相國石齋楊公墓表

天人之際學士覽循古今莫不欲得其典要然而其變卒不能槩也氣運密移繇古迄今詩書所傳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固有難稽其類者耶古之殉社稷爲悅者蓋若天授故克生曰禎自周有終而相亦同終非夫天則曷爲致是哉孟子曰王者興必有名世者出社稷臣不常有也予討故相國楊公軼事而悲之若相國豈非社稷臣者哉當其遺大投艱慮事定計卒見大功何其壯也及中興之會相國意欲施之乃反不竟安見其所謂相之終者天道恢張豈不大哉亦莫可究而小人忌心利口時爲竅言申私憤以調世皆不本于事實予懼焉廼獵拾所聞逮其

家所狀雜就而表之其已細者狀自別出焉賜以國姓于周宣王子尚父封焉或曰羊舌大夫突晉武公之孫實楊氏皆姬姓黃帝後也公先世廬陵人於厚蝦興贊珍鈞則未知所宗或曰鈞下八世戴唐江西觀察使子孫家焉譜不定著矣世賢以元末歐祥亂徙麻城避紅巾入蜀家新都生壽山壽山生攻貢士仕至永寧吏目攻生春仕至湖廣提學僉事公諱廷和字介夫僉事公長子也生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有大祥四歲知聲律七歲日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

讀書積十卷成化辛卯舉於鄉壬辰入國學監丞眉山黃君明善奇而女焉戊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歷脩撰纂校憲宗實錄是時丘文莊公濬副除穆公溥爲總裁官丘號有史學而公所錄大章奏名臣傳丘公以爲良不能易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克經筵講官乙卯

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紆薦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順天試事所收多名人天下至今程其文已去葉孺人卒 詔馳驛歸辛酉服闋壬戌以會典

吏部擬陞左春坊大學士上遣中使問曰非輔臣不繫是銜且久虛也今吏部擬官誤耶太師李公言於上曰廷和導東朝久又多纂述之功已而爲日講官乙丑主會試是歲五月孝宗崩皇太子嗣陞少詹事副晦菴劉公總裁實錄丁卯詹事入內閣知制誥中外擬公且繼二退傳矣會有欲得其處者擠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是時司天言火角及心中星動搖而天瘡天機天權星不明闌人瑾新用事或構公于瑾邏者偵公中塗乃止還稍遷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

南戶部尚書八月 上數問楊學士于瑾且曰是已入東閣矣况戶部以處翰林官耶初公與少師文正李公俱以夙成聞然李公言當世人材輒曰文章我不敢辭經濟大業如石齋後來無比也石齋者公別號世因以稱公云繇是薦公同升明日降 勅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初洪武中倣宋置殿閣大學士劉仲賢等以尚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以尚書都御史在景泰天順時皆品高任事與前者大異說者言故事尚書

不入閣何其疏也會閣瑾勾稽邊餉葉洪罷飛輓始末尚書顧佑不知也遣周東增屯田虛數而取盈以爲課指揮何錦等脇眞鑄以誅瑾爲名公贊李公請聖旨黃榜安宗室及寧夏軍民事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蔭子恒爲中書舍人勅諭褒焉京師南有響馬賊瑾嘗則謂馬賊大作御史甯杲捕斬其窩主張茂者而啖其心茂大闢忠從子也衆懼遂聚衆拒捕已而獲齊彥名者繫安肅獄劉七輒劫奪之窮民多應者都御史南沙文集卷之七四

房義子多與諸賊通以故內閣功緒不竟羣賊先時則已冒入禁內觀豹房遊幸所在及內庭動靜舉聞或說七等水滸傳宋江赦者遂陰結上所幸通事王未彥名遂潛見上豹房事發下獄杖未殺之義子黨訴上將罪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九月寇平有旨蔭公子姪一人爲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公三疏辭吏兵二部議改蔭六品文職又三疏辭乃允之乙亥以父少保留耕公計聞上令吏部具輔臣丁憂留用例南沙文集卷之七五

疏辭謝臣抵家僅三月耳 勅使遂臨安可藉故事襲金革變禮法上猶欲公就道以慰人望公又疏言君臣之義固無所逃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上鑒其誠廼從之楊文敏榮黃文簡准凡數人皆相臣起復視事得終喪者獨公云訕者反謂公求起復則其實成矣公與梁太師並相擬議常相左然退輒曰石齋吾同年兄事有規我良是至是請於 上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同鎮巡以下官至公第宣 璽書起公太師語其黨曰天下南沙文集 卷之七 六
大事非石翁不能濟天生此人安國家焉可蔽哉公迫 詔使竟行至東河驛欲以疾遂初或遮說公曰 聖駕今出居庸公不圖輯寧羣情報國乎舟遂進潞河京師貴人及輿隸率共職自崇文門抵北通州謹迎不絕 上在邊聞公至甚喜遣內侍賜寶鏹羊酒十一月二十一日遂復入閣具疏謝請回鑾不報十二月二十八日與蔣相國至居庸請駕有 旨止之公遂極言求退戊寅正月七日駕還乃謝病免 朝籍疏乞休德旨卿元臣碩

德望隆中外復任以求尤切以注不允辭二月會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喪公出卽復臥病再疏請上批荅不允三疏蓋切 上曰舊德去留係特輕重卿既爲朕倚注宜以身體國復不允令鴻臚官至家催召十八日內閣題 太皇太后銘旌公不在賜白金寶鏹彩獎公疏辭以決去意又兩疏請上遣大醫院使盧志施鑑更番診視鴻臚寺卿張昱至臥榻前致上命催召公具疏辭謝 上留之益力六月遣鴻臚丞翟仁來驗病勢公又三疏謝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七
辭皆不許方病臥時 上降手勅曰朕親覓六師勦降寇虜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賜白金彩獎賡子若姪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公辭不受自後疏歸又四百符將歸傳旨欲公出又踰五府團營內閣六部旗帳迎駕錢寧迫公倡首錢寧者冒國姓通往來稱皇庶子其言人無敢難者公曰旂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蓋理俗也君尊如天辦薈外敢有瀆獻乎威武大將軍者是何名稱以何辭耶 上復使所幸通改使張龍來云楊閣老总往

年乎生存問其親死致禮祭葬內官行人迎送恩典且十倍他大臣今執拘不作旗帳亦知惧否公曰雷霆之下敢不震惧正不以非禮事君爲報耳於是德勝迎駕皆無有用旗帳者上重公亦不謂忤也手勅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上疏辭以清德正學體國忠誠褒荅之不允已卯正月七日上還自北征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大將軍公曰上親破虜捷又何所告之捷宜稱賀從征士行賞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八

則可耳清奏有之是以臣卒君耶清安敢獎威武大將軍亦誰敢代言擬旨者卽以奏納還中使趨德勝門迎駕大闢張銳馳至行幕授公前奏擬旨公曰威武大將軍何人清安得入奏捷中使且稱上旨則上方親其事我曹安敢獎之耶銳曰上在教場立待旨入公執不可銳復來公曰清別具奏去大將軍號乃可擬旨獎該鎮守臣耳銳去偕前寧來泣言請卽擬票公曰事所關係至大今日不言誰執其咎耶寧具奏公堅執上乃令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九

公回閣擬旨公與蔣公奏擬獎馮清卒如初議自是公復臥病兩疏乞休不允時上又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數十人于朝公聞之亟出謂司禮近待曰請爲臣廷和言上諫者皆謀舒國耳今有死杖下者何以示天下後世且上承九廟養兩宮理無數出今人心方憂儲貳而又民艱盜發固時誅也君行師從其留州何以給上哉上顧知胡異言服易辯也今腹裏人卒難伺詞有如萬一姦人竊發鑿舟縱火悔可駟追耶初寧庶人主與援伶人臧賢倖寧復護衛屯田交則益密與典仗徐紀勸巡東嶽期庶人設勾欄營諸戲劇李士實等寫疏詞傳江浙直隸諷上臨幸意叵測矣公語稍及之近侍皆色動舌橋然不下明日同執政三公伏闕留三日不得張銳出左順門公理前語銳辭請公至豹房自爲奏公曰乾清法宮也彼豹房若屬以何奏耶會江西都御史孫鏐御史林朝王金奏勵寧庶人濠孝行於是大闢張銳附江彬欲因是遂傾錢寧也而南昌人御史熊蘭亦謀求闢銳

發濠反謀公擬旨曰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
鎮巡官如何輒來奏保歲五月十日御史蕭淮言
濠反狀公曰寧府謀天下諱言之御史敢言難矣
然謀成而形未露昔征漢庶人煦學士榮山欲乘
勝就取趙士奇溥請 皇親大臣諭之趙王因獻
護衛謝事遂解事在宣宗元年請舉宣宗元年故
事中使聞上則命勅遣中貴人駙馬侍郎諭濠曰
蕭淮言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也其還護
衛屯田勿令諸亡命賊得出入王府者兵部尚書
南沙文集 卷之七

王瓊故遲之留使者翌日宣諭百官乃行使濠先
知得爲計比三使至浙江則濠殺孫鏐許逵乃奔
回天津矣初江西賊吳十三捕繫南康獄賊劫出
之兵部奏鏐逵縱賊責限襲捕濠恐賊獲泄其謀
故首事先討鏐逵濠使人要三使者天津授以意
曰上卽聞反狀以削護衛對三使爲瓊所枉然其
言中人虛明以六國索梟錯事動公公正色曰誰
爲罪錯者瑾敗削衛卽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
主之者耶此削亦反不削亦反何疑也南京上其

變瓊猶覆庇龔察之復奏九江彭澤無印信文書
言寧府及公曰賊攻破九江彭澤時取其印去奏
可覆案也是又安所得印信文書耶比覆奏輒爲
遊言枝之如有他情而遽信傳聞者則徒爲張皇
矣公與廷辨具發其姦瓊益怨七月羣小慫恿決
親征公屢疏諫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左順門
公同執政三公曰此當命重臣督京營官軍討之
耳賊得罪天地祖宗軍民怨其政刺骨若出黃榜
諭以順逆使勤王者誅首惡竟從卽旬日變從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下生不煩天兵昔永樂中北征有皇太子居守宣
德中征漢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大駕出居守詎
得母託託卽誰可者乎明日 上親征旨 徑下
不能止也兵部請內閣扈從又乞載御寶行公言
戰危事倉皇草野易啓姦心往四川賊藍五鄆老
人藉掘廢印惑衆况國器乎卽 上有所除拜號
令亦凱還乃行之無所用御寶者御寶由是不行
而梁公蔣公扈蹕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調集土
府兵空 勅公言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乃

無兵可調又明日傳爲命威武大將軍勅故事兵部奏准差官請勅所部具事由送翰林院公曰上奉天討耳勅當稱天以命之乎辭曰差遣誰與敢者且天子行威武大將軍事非典也濠爲檄方以失政誅名今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政令耶假作孽者藉問 朝廷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在行間亂名實乎誰爲上謀降尊毀列者播告之修誰尸其責請先誅戮而後興兵問罪則憂自近始不在濠矣旨寫者卽自簽名進稿異日勿以相累也中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二

使覆奏 上命蕭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沮澆軍機促 勅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 上旨嚴切今日無勅者令敬等投金水河死耳公嘆曰公等何用死 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幸以此言奏卽遲一年不敢異初議毋論今日也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公曰天子有爭臣臣等意亦決欲如此敬等去未幾相率來跪拜花臺下故事司禮太監至內閣大學士止芍藥花臺迎之送之中門

公曰諸公貴人而舉止若此置我何地耶奉天承運 皇帝六字者 祖宗傳之萬世誰敢改爲此稱耶敬知不可奪乃去制誥兩房官盡驚祗候有給事四十餘年者曰閣老執法若此自建內閣未有也公卽去則勅已具勅底主名固非公也十一月還自南征屬上不豫彬誘上駐通州召公至行在擬旨先誅磬震濠及召文武大臣議事十二月駕回彬與神周李琮謀留上豹房寢病明年疾篤公謂彬諸人曰有大變卽公輩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公曰始終之疾宰執與聞不失倫敘則天下安內外同福失則是禍先首謀次及我輩矣彬等同聲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不敢失時彬等矯制改團營教場爲威武團練營 提督兵馬操練三月十四日少監陳巖報上崩公語嚴曰急啓 太后取與長子繼統頃之谷大用張銳張永奉一旨授公辭曰奉 娘娘旨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此大行遺命也公讀罷舉哀畢曰羣止哭遂取一冊書曰是 皇明祖訓也今兵部選法行之因語監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三

官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 祖訓兄終弟及奉迎

與長子來卽皇帝位趣啓 皇太后降懿旨大

行皇帝降勅旨遣官往迎于是梁大學士司禮
韋太監谷太監徐定國公崔駙馬毛尚書行公手
持金牌信符授之公初不欲遣谷韋倉卒防他變
遂不更也初聞變公先命祗候曰門闔時崔奸各
欲立非次貪切以避罪者相求如市賈不得入王
璽聞門閉則大沮議定曰門開奉所議 懿旨并
大行皇帝書入啓畢就左順門宣諭朝臣衆皆躍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四

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就閣中謁謝且賀
公曰呂端昔鎖王繼恩韓琦斤八大王時事崔顓
委任重今無其崔而事難且十倍定策頃刻間外
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公擬旨散豹房官軍命太
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
提督優恤命操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防守命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衛各邊守
太監各回本鎮華皇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
尉俱回本鎮命查哈密及土魯番諸處進貢夷人

照原擬慶賀例使人護視其歸不當歸者會同館

館之毋得私出入佛郎機國一人護歸廣東聽候
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原取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
快船除常例聽候自餘發回各處帶來匠役樂工
及水手各放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五
城巡視御史禁嚴夜禁督捕盜賊皆以代行遺命
行之防守旨下許泰意若不怡邀王憲至閣謁公
欲有言公問則徒倚不對顧私許語公曰危疑所
仗正提兵諸君諸君報國家亦正其時欲言則直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五

言何使人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朱平虜彬同西
官廳提督今用許防守而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爲
彬地且以彬脅公也公曰團營根本故留平虜主
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箇賊公
問賊誰也泰曰李琮又曰許泰家止有三百人防
護泰意又以琮脅公矣公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
奮力琮將何爲自取族滅禍耶憲曰李琮兇狼目
曰龜棍李平虜腹心也泰意憂之耳公曰諸公在
何必憂琮琮亦無能爲也許公必欲以平虜同事

一言決之幸無次且泰持兩端不欲明與影思事後便功罪頃之都督張洪至言彬不可不防公曰君何自疑彬反耶江往從征時耳貫賊矢大行在豹房見其旋過隊大行顧左右召耳有鐵者來令留待我此自以勇進其後大行肆行忌蹕不獨江也江何用獨反耶江不可自疑人亦不須疑之耳屬者內有宜儲宸濠外有劉監鄢趙乃假竊名號震盪驚遠矣然皆絕命旬師傳首西市今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賊假欲萌非望卽顧盼間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六
蓋粉矣誰肯同之自取亡滅哉若江能協力共濟待 嗣天子辭爵自歸轉禍保其富貴耳諸公本兵柄顧安所出策我書生曹知握數寸管耳洪唯唯退初洪爲彬遊說刺探公公語時操縱之然江聞顧亦稍安至夕則中衢憂然有聲人意彬部曲且變城中外竟夕皆不寧其室是時彬家居不齋宿又不成服哭臨公深憂之則爲刺投彬曰謝江公鎮定大事江故獨畏公也見公刺則大喜以爲楊公不虞我廼成服齋宿十七日朝靈罷公告蔣

公故蔣公曰墳憂冲冲至今不得下也公曰彬府重兵發之豈得不構會哉會坤靈宮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被勅之安陸公偕蔣公入用璽則大闢皆在公命屏左右謂魏彬曰今者定大功幸甚然除患本美乃全耳魏問故公先慰籍之曰古人大義滅親周公王導後世述之史冊公迫大行命與江連姻本非情也江不親於管蔡王敦明矣其惡詎得汗鱗公然外廷誼詢不白東朝摛之昇不自安乃後將遺 嗣君憂是大功未盡也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七
張銳疾言問彬罪狀公曰彬擅引邊軍入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諸所犯不一按正彬罪一死有餘戮在魏彬曰實然無所逃死銳猶力辦爲庇之公曰此寧湏回護耶我輩言出禍隨罔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顧不獨念祖宗墳墓兄弟耶今 嗣君中途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獨保任其責耳張見公辭厲陳嚴贊之曰收得在公曰正是收得在嗣君或有之未可知今亦擬肯監候耳蔣公曰了此然後哭臨銳

曰何故大急公曰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耳公速爲
拏人備銳曰我何故拏人公曰事誠在錦衣衛然
須東廠勾稽所籍沒并防所株連何抵死攔截耶
公卽擬旨奏 太后與蔣公侯閣中久之不下顧
謂蔣公曰崔璫語連柱我况贊成宮闈乎事中變
則我兩人家首禍我兩人不可尺寸離此誠死此
亦得兩人死所矣蔣公曰有天祚詎得至此頃之
報神周被命宣侯左順門已而陳嚴來曰彬幸擒
然幾逸矣當是時彬行禮畢張永聞之奔遂奔西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八

安門給曰我取西官廳文書中道乃折向北安門
當關曰有 旨留都督彬叱之曰皇帝何在安所
得旨乎手批當關當關者羣擁之迫者至乃反接
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大譁爲歌謠之曰拏了江
彬朝廷安穩穩者蓋吻云少頃縛李琮於其家至
錦衣朝房則罵彬曰而早聽我寧有是乎彬曰悔
不自斷彬子乃亦怨其母時彬已部分東安門西
安門北安門置私兵裹甲裹糧伺動息賴公鎮靜
故彬謀稍緩得散遣之屬命入行禮彬又幸寵任

等常日不自意遽執也以故無他變初有以彬密
請者曰得力士此成擒耳公咲曰客談何易安得
此大力士耶蓋公之慎密如此 嗣君聞彬擒遂
發安陸四月二十一日漏下二鼓 嗣君至行殿
上三進膳召公及府部諸大臣宣諭五鼓山正陽
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卽位議定蔣公自行殿先歸
閣中整理文書初公在寓直草具爲稿凡正德中
禁掖邊圉遠近弊政奸人皆條刺之大有所釐正
稿就置之函卽家人子弟固無見者其軍門皇店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十九

官校豹房番僧回夷寫亦虎仙諸九重者則議別
削號親緘之不敢露章蔣公至公家則諭家僮取
去亦莫知何文書也黎明時進稿具儀請期詰朝
批紅下乃鳴鼓出是日向辰文書房官欲創設
詔條關切中人者公曰往事見齟齬者則曰西邊
不可或直稱 朝廷不從爲解今 嗣君至便有
此事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卽此我便當決去但
未拜新 天子耳拜駕明日我且跪奉天門前乞休
問 皇上初至何人於左右欲更 詔書耶雖死

非心耳。蔣毛兩公亦從旁言之。力官見不可則
去。明日遲旦批紅未下。鼓聲鳴矣。三公函趙華
登殿後。悵悵左右望王除間。目盡未有人也。乃復
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語之曰。趣出批
紅。遲出我輩後有鐫言案責矣。或言翌日更開讀
批紅。無不可者。公爭曰。卽位下詔改元。古者雖草
昧不廢。更始新耳目也。今不詔所改年號而先卽
位。人心惶惑。有他虞。誰任其咎耶。文書官懼乃入
奏。取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宣詔罷朝。士逮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

廷和有大功。他日當麒麟畫形。斯亦篤論。君子集
二十四日上召三公。見文華殿。公致辭曰。陛下
順天應人。爲人民主。初至行宮。隨雨澤比踐。祚天
日。霽明此宗祖萬年之慶也。願陛下敬天法祖
修德憂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民。永建太平之業。
上曰。先生言是。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
劾內臣武臣亂政者。公擬旨盡下獄。又明日科道
交章劾文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公擬旨令致仕。
上不可。仍下內閣改擬曰。科道言內臣內臣張雄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一

閻里老稚耳。剽者咸稱慶曰。宿弊盡剷。復當見太
平矣。議者以古事相課。皆言周逆子釗。南門外耳。
疎備衛應門翼室。甚密。宋英嗣仁宗時已正名父
子韓琦就宮立之。然史臣猶咤其呼吸風。雷今
寧寧總已遠迎嗣王。又乘間散渙。小人之羣誅之
是何可易能哉。少師費公曰。新詔陸氏奉天之制
不獨泣武夫悍將矣。司寇蕭田林公以公比唐狄
公。宋司馬公無不及焉。文襄席公與公議禮不合
然言上曰。廷和社稷臣。嘉靖一詔千古不磨。又曰。

嫌迴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公復爲解會乾清宮日精明災言者亦言瓊誣口狀上召三公至文華殿慰諭之又命太閹張佐傳諭上意欲公發瓊外交宸濠事初瓊緩兵不舉通謀宸濠有御史論之者公至是日外廷有公議刑官有王法廷和不與較也明日上復召公面諭曰先生每爲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公頓首謝賜茶而退自天順時而朝廷病冗兵冗食文達李公賢欲漸消之英宗慎其事不果弘治末忠宣劉公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二

大夏議自騰驤四衛稍裁之已而孝廟崩以太監甯瑾奏止忠宣由是敗害正德自十六年詔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等食糧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除薊州兌運二十四萬石天津改兌六萬石進京通所輸三百七十萬不給也然用劉司馬相監人無敢言者至是革錦衣衛旗校三萬一千八百餘名歲省糧儲數十萬石他存冗官冗兵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歲省一百六萬餘石

細者大怨指新詔爲殺人榜而怨興矣羣伺公闕將構之左右不能得則相與呪咀于神或卜公祿命期爲牽復公任之不爲動也會公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道上者上詔兵部以百軍護公名曰隨朝軍是時上在諒闇居文華殿疏請日講祖訓一二條上嘉行之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數十人行賂中外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謫隸兵伍公發憤上疏曰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今時大明律書十惡皆決不待時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三

者正如銳等是也銳犯與錢寧江彬同畢真王倫迺在其下寧彬伏誅銳等何得獨保首領縱不皆誅而銳雄忠三人決不可赦今執奏者陛下仍以有旨答之使紛紛之議上及宮闈下逮左右願追回三人監候處決上乃令藉沒其財元年三月上降手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定策忠猷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公上疏辭上親批答言公危疑翊戴擒逆彬贊新政公再疏以無妄禍福勞謙知足爲言

上復述公先朝隨時匡持定策弭亂之功不允辭
公疏又在上 上批答數百年益切公五上疏且
言不得請必求去 上批答云朕以報功宜厚已
著定擬爵卿乃屢疏肯辭決以去就特允辭封以
全廉退之節寫勅褒諭賜宴禮部仍廕子爲錦衣
衛指揮永遠世襲公又辭 上批答述公忠勤且
言漢文宣繼統亦常加封丞相楊敞蔡義等邑戶
及 太宗廟尚書茹常封忠勤伯事因舉大明律
出將入相同開國功勛一體封拜之條曰封爵義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二十四
不爲過重違卿雅志聽辭耳賜宴進偕錄廕略示
報功毋過高潔傷朕懷也公方欲疏辭是時因公
攀緣爲錦衣者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言公潛濟
禍變再安宗社與近代以來驟遷禁掖舊任者異
旣辭封廕且別加恩典以勸忠勤奉旨楊廷和旣
准辭伯爵朕心缺然除廕子指揮外再廕一子四
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上進二階公以上意不
可回乃疏疾求去 上溫旨極褒美留之令鴻臚
寺官諭意 公身天下之責憂新政輒形于色食

爲減常每具啓陳論有大不能已乃具疏言之如
崇聖學隆聖治請毀保安諸寺請愼命令以保新
政請愼始脩德以降治化其日有敬天戒法祖訓
隆孝道保聖躬勤民事勤學問愼命令明賞罰專
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經筵日御及節
省供應上皆溫旨報之有所施措跡是言者稱新
政論公骨髓以爲有古社稷臣風公曰嘉謀入告
出而不語人者吾事也顧公府隔絕非章疏不達
耳古今異勢以爲我名聲妖孽孰甚哉初正德中
言官劾崔倬得罪以公言解者則計百數十人至
是又請悉發正德間留中章奏傳史館其諫止巡
幸伏闕被杖者馭以恩禮尤厚刑部尚書林俊坐
執法被旨詰問工部郎中葉寬坐皇親陳萬言宅
不時建下獄公皆疏救又論谷大用混占產業乾
沒官銀百萬請罪之李琮者故與逆彬作朋冒國
姓大爲奸利比臨利左右因賂爲之地公疏言琮
宜急誅又請止織造太監再上不允公不肯寫勅
左右益構公公求退 上禮公甚隆不得去壬午

歲後公所言多不便左右而史道闊宏曹嘉四年
奏欲害公初道宏嘉皆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
已而館解不得爲翰林官由是怨公 上得其奏
欲治道等又以道等言官未有以發之也會吏部
尚書喬公乞治道乃抵罪遂謫道南陽府通判嘉
知縣公屢疏求退 上批答數百言不許又數口
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明毛玉御史陳講劉廷鑑
太常少卿楊一瑛郎中唐月先後奏道等挾私害
君子 上喜謂左右曰此朝官收楊先生本也于
是再謫道金縣丞嘉茂州判官閱蒙自縣丞遣中
使召公公感 上知遇爲一出然去益決先是太
禮議起公首執議召對面不可者三封還 御批
者四執奏三十餘疏司禮太監奉命來議閣中者
三十餘次公始終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間之甲申
正月公上疏辭不允再疏上乃允之寫勅馳驛以
行月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蔭子一人
爲錦衣衛指揮世襲報下都給事中李學曾等
上章以求舊人留公御史余相等言政理相關遂

章遽辭綸音既暴著其事則固不可使去又前
公世襲未竟 聖明固知之方新政初廷和果於
任怨中外多欲傾之者君臣離間今請勉留之耳
給事葛鴻言廷和不撰織造勅乃爲社稷謀不鑒
其忠而反疑其執拘耶南京給事中顧秦等又御
史范永鑾相繼論留皆不報嗣是臺諫奏或特薦
公或請率復將毛喬汪諸公者不勝紀矣公歸絕
口不及時事日與親戚故人行田野話桑麻及弟
司馬倡和爲樂泊如也戊子朝廷爲下勅曰楊廷
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公開
之怡然已丑五月子恒卒慟悼六月公夢天門開
二旛委地若神衛相迎者至十二日顏色溫粹若
平時二十一日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方暑中忽
雨注如深秋長子慎謫戍云南守臣爲請假襄事
公常夢天門開見綽摸題日際昌辰其卒也夢返
其初異哉公少有大志端居讀書不爲章句文辭
之川明於古今人村用舍治亂之機國家百五十
年所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帥之功罪邊防

之沿革禮樂刑獄學校賑濟荒政言其事故告人
又詳其年月至于其身所未經言其山川阻塞里
數若指掌不爽此或實筵偶語時得之非盡出書
也他人或謾視不入意公意欲施之耳公器宇闊
深然方嚴不苟其同錢寧方盛時置酒會公卿自
造請公臨不可則又以張龍達其意公遜辭曰

上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涿州人王豸有臂瘤若
蟬蜋大闊張永章校緝得之曰爲奇貨曰此他日
且以籠惑衆羣校尉陞錦衣官而求身自欲封伯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

旨徑下公曰本朝無有也漢五侯宋童貫詎足
效耶誰敢爲赤族事者未曰亡則劉馬兒太監何
侯也衆無言公曰劉馬兒不侯其族人自以功封
耳今亦失侯矣命典籍取類傳稿來公摘示未曰
此岳蒙泉馬兒誌也格公議乃已公裁恩倖甚力
然公疏辭爵廕正已以率之故人無得賞公者公
居家儉素常食止一肉衣自命服外帷帳率布而
已鄉有湖田萬頃公爲行水自上游張水門引
隸爲渠溉之余名學士堰有建坊表公里宅者公

請移其費葺城城成賊大至邑人闖入者且萬

口皆得嬰城自全留耕公曰我不知吾兒相業卽
規脩城堰活人其爲功我乃知矣公教子嚴諸子
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讀書第二登科第三脩身
齊家乃一事也公言行出於忠誠無驕矜教諸子
曰忠厚正直不忠厚者過刻忠厚不正直者
無節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謝錄新政日錄視草
餘錄詩文集若干卷公始室黃氏贈一品夫人繼
喻氏封一品夫人皆先公卒側室蔣氏以子恒貴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

封孺人公兄弟六人廷平舉人廷儀兵部左侍郎
廷宣舉人平宣皆先公卒廷曆以公移廕爲國子
生大臣以武功廕弟如韓永熙以輔導功廕弟自
公始也廷中學官弟子子四人慎辛未殿試第一
人授翰林院脩撰以言事不中編戊惇癸未進士
兵部職方主事以公故擢罪爲民恒承廕爲中書
舍人陞大理評事忱舉人女二長嫁翰林院脩撰
余承助早卒次嫁舉人劉大昌孫十人志仁居仁
同仁其仁寧仁有仁斯仁興仁存仁右仁孫女四

人葬在卒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墓在縣城西封營
留耕公墓左側公有社稷大功然用庶人禮寔無
神道碑又新進用事者讐公爲忤能言之士無所
託文予爲司馬卽時得以銓事與中人適以予蜀
人輒道公時事未常不發嘆也中人言 上明聖
公雖以讒擯去其後上嘗自較相材以公爲不能
加也予因是索觀國初奸黨錄其人雖奸悍然
高皇帝無所軋本其意先欲爲天下除禍故易去
也彬比曹欽等爲悖然殺辱大臣僅僅勝之耳彬

兩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

碑

明贈浦江知縣毛公神道碑

毛以國姓其先蓋周文之昭古人滅沒書稱毛公
春秋有毛公矣余覽信古春秋文王世子獨曹爲
伯汲冢天子傳曹侯適紂爲伯者其文不相應余
意恨焉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邽蓋毛所受姓

而麻城毛氏不能紀職其先延元乃稍可徵延元
者故稱兵備副使用軍功勅葬五老山今爲初祖
然宋元職官無兵備副使結銜者蓋團練副使意
近之亦姑存疑焉二世爲某三世當元時毛氏最
振麻城人歌曰黃柳秦陶不敵一毛四姓者蓋麻
城家云七世孫中以孝聞傳九世至隱君名驥字
汝德父本學故國子生以駁貴贈南京戶部主事
隱君生而弱且病軀不滿五尺然神采煥發父時
最見憐愛比父亡其季也隱君爲延禮師傅責三
稚子學方寒隱君卷所曳縷衣構爲驗易長鞞履
衛其足三稚子者稍長則盡其孥爲娶不私石寸
簪縷絲其後三稚子者駁官郎中知府駁驗皆官
知縣三人每語無伯兄不至此矣駁有子鳳虞無
乳隱君收與其子同哺飴之愛諸子諸子視之忘
其從父也有從弟弗率者隱君本法義裁成之於
是衆謹肅不敢謹故毛氏多佳子弟隱君本娶楊
氏有子二人矣而卒卒之日隱君撫二子如母其
後用其尊屬相勸慰乃始娶何氏繼室語何曰爾

兩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一

愛兒兒且能報語二子王太保祥簡師也以德爲里中所推春秋社宰割極平人有訟求直者多不往官府然隱君心不謂善也督子學則限席於房柱夜則就床第誦不足不得臥見顯人輒告使試焉隱君有子鳳韶正德庚午不第歸隱君曰吾三弟者皆得第兒勉之未幾疾謂韶曰吾家麻城數世矣而未食報意倘在小子乎必用忠君愛民兄弟族人爲務語諄諄不休淚連落遂卒隱君性甘淡泊敝衣粗食始終身監以勺水曰是亦可惜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三

也喜酒飲飲數盃輒歌客至懽然平生不忤一人亦不求於世若隱君豈非賢哉隱君卒十二年子鳳韶舉進士其後八年巳丑用浦江知縣拜監察御史以令贈隱君浦江知縣而楊氏爲孺人隱君長子娶婦吳次卽御史君娶婦陳繼汪孫男子猶龍夢龍孫女子長聘曹椿次兵部尚書劉養和冢孫守蒙又次未聘又十五年乃克表其墓墓銘曰

煇朱鳥翔儀共翻思本集厚德鮮潛也有赫者靈委和所顯苞合其和解天縣也郝洽伍比伯麓

仲墳義和嫺感宣化官也林徒雲客楚國先賢拈桂馬閭惟所緣也自毛後先顯人殫賑澤而不食慶大延也牛棚之原舊鬱毛阡矢辭弗泐靡石堅也

明馬湖府同知趙公德政碑

嘉靖三十三年馬湖府儒學生宋景星等呈府言嘉靖十九年故同知趙公上事歷五年明敏剛直清廉仁愛身儉政簡綜樸試諸弟子員註

皇明祖訓導其民又誨之樹藝迨署府印減損里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三

甲供應劉吏弊督完皇本諸所遺愛府爲所行儒學集諸弟子員覆勘因并得刊靖邊錄立蠻馬驛諸功於是知府李君行簡請作趙同知木主祀名宦都御史百川進賢張公臬下其事叅議項君廷吉僉事陳君其樂會行馬湖府儒學覆上因以告張公公曰祀同知趙遠名宦祀崇往勸來繫思萃渙焉府爲刻公移于石過紀其碑陰初嘉靖巳丑過始識公于禮部聽其言異之或曰此未寧趙原靜也其年公來判敘州府會富順宰缺公下行宰

事日携書一卷諷誦堂上事至輒決決已復讀更卒如偶人無敢譁者下里有情無不畢達响濡如恐傷之卽豪右人有所于請必怒詈不忍小人藉此帖得安然顧喜禮下賢士講說古文書及民所利病其自養日賦米槩入之足給炊而已以其餘易菜把未嘗肉食也是時府有兩趙公皆賢者入號公青菜趙以別之初催科官多利羨錢民甚困公勅其下無敢仍舊委輸者歸相聚語恐他官來代也然不能如他官府善事上屬豪貴者當全用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四

事繇是不得遷及遷爲桂林府同知與其上爭入覲和買爲所中調簡公無所賂待次久不得調會山東李開先欲援淹滯予以吳人朱鴻漸滇人陶庶及公對始除今官將至道出富順老幼擁車前攀帷問公無恙乎其大夫士相與留公蓋數日乃行行不數日報公卒無有不咨嗟失聲者嗟乎卽古所謂遺愛有加于是乎予始爲祠官顧以爲禮

從起在祀禮文左示右祗也神祗之也右文曲

教而天下服之義也古者神人一諸侯大夫貢士皆以禮賓之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獻主人其薦弟子設之而已蓋用祀禮之半而下以浮其初以神道治之矣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祀社此其義也周官小宗伯掌賜卿大夫士爵則擯小祭祀在掌其事蓋一官兼治神人周公之訓曰記公宗以功作元祀此其義也先王奉若天道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苟然哉生有爵位以詔其等歿有祭享以報其功天官太宰正歲申明之終歲則歲課之小宰宰夫治其事不敢怠以爲天命然也方是時官樂職而政不疵癘禮樂自天子出其效豈不較著哉桑庚之祀於畏壘蓋莊生之寓言也如其言是周之無政周之衰也生不列于朝而民得尸祝于下是野有遺賢而冢宰宗伯之失職也趙公存時國家方并用三途假令少曲其學以

時殆所謂不佞難免者非耶及身之歿徒以

廟食亦幸人心之公未泯耳史所述得祀者

逮唐凡十七人皆萌芽于文翁其後越嵩張翕益州文齊沔陽諸葛亮蜀凡得其四人謂蜀俗歸厚有由然矣漢始破秦得蜀追文景時漢化非能浹淪也文翁不鄙其人故其人有沒世不忘者豈獨其俗之厚哉馬湖比內郡垂五十餘年風未殄不啻昔時蜀郡也凡公所用翊導可謂法施于民應祀典矣其比于文翁非人心之公易以臻此乎孔子稱忠信篤敬行蠻貊之邦至欲居九夷不爲陋其唯棄豪右人者甚至嗟乎古今一揆也然豪右

南涉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七

人能厄公有使冢宰宗伯無以議其禮命而歿猶得以式法肇祀是爲求諸野而得失禮猶庶幾於百十爾是故有能知幽明之故者合爵祀治之而王道還如得其平焉亦足以厲廢讒而磨鈍矣是有爲國以禮之微權而豈以紀遺受哉

祭文

祭伯兄公安令文

嘉靖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弟過謹致祭於伯兄公安縣知縣兌湖先生之靈曰嗟先生之爲思寔勞

我心匪我心之爲私蓋可質諸鬼神先生學博而行方志大而道純越自乙亥過省尊人丁丑之冬公來於秦謀歸而學庶幾有成歸就外傳督率惟勤癸未之冬同學普門朝斯夕斯尚友古人公顧謂我勉於斯文我亦語公壺後慰今蓋義兼師友恩本兄弟者也過別數獻人皆嘆之公曰子學母爲求之西豈之試公官京師詩以寄我返進於斯過方省試公行書遺曰子必出我將休居黃山岩岩官都尚書公輯其家曾不少紆匪其至剛而執斯鋤早憂廢正公曰禱諸舍車而徒不卽于廬食少事煩公遂殆於嗚呼如公之死不可痛與世之兄弟以財仇沮坡潁不作匪今斯如終天之恨何寧則除藐藐諸孤言之歛歛更有難言孤女之依我受諸孤敢知其餘一慟之哀其何能撫尚享

祭楊太僕果齋文

嘉靖庚子八月旣望故太僕寺卿果齋先生楊公以諫卒於杖下其鄉人某等醖錢而殮之爲文而哭之曰嗚呼哀哉歲旅玄枵斗建大梁維月犯心

燁其煌煌淫於積卒其耀失光發書我占訊於巫
陽大人有憂近臣夷傷嗟公邁閔有言庭揚天命
莫移竟應其祥嗚呼哀哉榮感守心翟氏冊旃維
翟之冊賜器東園身殲禮存尚或靳焉矧斯隕越
歛以醯錢我懷蓋惟涕泗潛潛嗚呼哀哉惟公之
生朴茂不鏤隸官司空確其有守粵楚遼秦頌聲
在口晉茲僕臣致身不有治朝之論千官奔走喙
息墨色亦孔之醜宁目班行見公稽首意象凝定
怡然順受嗚呼哀哉元精困輪鍾爲正人生降于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八

祭新鄭縣君文

維嘉靖二十五年歲次丙午 月 日浙江按察
司提學副使文谷孔君以 母郡主之喪瞻雲靡
及戴星而奔其友 等瞻言陰教哀此棘人杼枕

致奠申之辭曰嗚呼哀哉益書比次爰列二經管
涖之山其首枕汾雅水蒙流清碧亦銀鹵盧不毛
發祥在人矧惟 王室用物取精嗚呼哀哉晉陽
啓祚汾陰疏土鍾美邦媛實惟 郡主婉變姝靜
窈窕脩嫿亭虛田蘭衣襲萬舞沁水上驕平陽後
怙嗚呼哀哉於穆館甥靈胃神啓歸適天桃肅雝
穠李鳳樓吹簫鵲巢委羽津下天孫渚降帝子室
牖有齋公宮洵美嗚呼哀哉金銀抗寵銅絲承牀
內顧翟褊左辟象掃地生官府光連雲日琴瑟宛
南沙文集 卷之七 三十九

符松蘿叶契無非無儀宜家宜室嗚呼哀哉震索
得男坤道資生男子之祥汾王之孫甥教存胎蒙
養以真大廷射策太史占雲韓琦瑞應劉沆夢徵
嗚呼哀哉唐之觀察寔有景讓晉之公族傳有叔
向二母俱賢兩宗競亢令子晉材儻爲粵望母儀
是因子猷克壯嗚呼哀哉靈章金母赤書玉妃筵
鑄金簡崇煥紫微何彼遐壽哀此喪威蘭室陰森
虹缺畫輝寶發失耀常儀掩暉嗚呼哀哉東斗筭
殘北堂謾稿青靈鍊魂王孫悲草素冠樂樂家人

煢煢徽懿靡式聖善莫保陟屺思瞻治昊用情嗚呼哀哉恤典既重展親不遺春相誼切信吊孔時言念伯仲孔懷堯箴題俸既合登拜靡期望彼芻靈冀此絮鷄嗚呼哀哉尚享

祭井儿山少保文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十一月壬申朔祭日戊寅春生熊謹以羊豕庶脩致祭於少保工書尊親家几山先生之靈爲辭吊之曰昔憲皇之丁未兮屬天紀之明昌載璿璣以端式兮值四神之在梁訊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

嚆人以譜曆兮蓋水星之發祥曰冬官之司水兮惟子月實挺乎朱牂皇揆覽而名之兮若傳嚴之舉商繫聖神之續圖兮聚五緯於營室龜羣髦而策之兮惟夫子乎逢適指方州以秉麾兮曰承天而歷試紛官聯之惟服兮秋與冬共代序念獨咨此若工兮惟宏父之定辟逮定中以揆日兮竟禮樂之明備愛克正乎僕臣兮遂考工乎鳴鳩嗟惟帝之念公兮而孰知衆之所就嗟夫子之脩能兮企予望乎莫儔惟聞聲而羣和兮亦孰知

其所郵彼徐邈之辭老兮述將歸乎首丘悲陸抗之受箴兮柳道異而不相爲謀偉司空之逮官兮矧保衡之最優惟速化之見嫉兮謠詠出彼忌也昔高后之拔士兮夕求釣而朝釋耒也譽純武以爲則兮此程能而彼億也度脩能之揮霍兮試師于而愾敵也卽料量之灌輸兮亦饋餉之可集也維因事而鳩功兮嗟彼衆所弗識也少歌曰天之投艱人所治兮人之不廢天所支兮茲旣以爲初終在茲兮運旣受成卒莫能移兮簌楊盈庭成是箕兮與天競能荃何爲兮嗟嗟我人而不愍遺兮才難則然匪我私兮畬不菑兮亦其宜兮嗟薦辭兮死有知兮其無知兮瘖我思兮嗚呼哀哉尚享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

祭外舅翁泰議文

啓端門之寶書兮察天道於西北證董叔於含靈兮承韋復臨乎亥月彼玄天之曠莽兮連寒門乎舒節睇團圞之專榮兮嘉間維之炎德靈輶旣告此辰辰兮青鳥又啓吾以幽宅載營魄而遐舉兮

笙巫陽之後謝指大陵之積尸兮治雙雙其魂烈
感墟墓之生哀兮倍予心乎徘徊昔夫子之幼清
兮兼脩能與婚節追續食以粿賢兮同皇考乎觀
國撫膺胖以久要兮又何界於吟域泊安族於玄
樗兮夫子謂我曰振奇惟子辰之委禽兮長子維
行而授之揖我謂我良兮子盍慎而行之胡然失
夫先路兮蹇中道而多虞辛丑余侯罪南服兮夫
子猶曰阮奇資章而適吳越兮衆兆嫉予之疎愚
疇沒振乎五林兮蔽則棄之嗟永矣而野處兮有
南涉文集 卷之七 四十三

祭司務甘丙山文

維嘉靖三十六年丁未孟冬月十有六日司務甘
丙山先生喪反自燕年弟熊操牲義致奠曰嗚
呼哀哉始我狂狷束身寡倚旅歲維午適子好脩
魯泮思樂齊卿首褒題橋負馬握髮逢周遺珠收
海斷木取溝曆數乞子練時待秋遠鴻並漸萍鹿
同吻潛躍揆記放悲若投嗚呼哀哉戕戕燕臺魏
巍闕里金收駿骨羅列賓羽子辟劍戟我迺線襪
同泳學海並驅俠窟不逢九方竟置三朋孤蓀榆
南涉文集 卷之七 四十三

枋此離蜚蜚我返倚廬曾未黔突子留膠庠惠我
蒙樾執手長歧眷言明發嗚呼哀哉及我乘虛子
方遡河巴流字轉錦水恍開春色相逐佳期偶來
江濱班荆蕭寺啣杯綢繆星弁絡繹金醅言俱由
衷笑或離訴情通娣似誼若陳雷彩鶴背飛玉山
自推嗚呼哀哉子方在酉我來自東旅鴈序霜散
馬依風斬焉衰紵噴然冥濛惟子駿惠唁我垂叢
野樗散帶寒脩曲通合好二姓閔恤厥躬肅舛極
浦弭棹幽宮祖餞百壺感嘆孤蓬嗚呼哀哉辛丑

上計子賦欲獻勿疑盡替避迨適願元裕選屬孫
保司憲我居永廳而若提鈍池魚見殃鹽車乃困
就我見存勞生無論萬里龍緇一朝麟楨顧我再
三思我頑健嗚呼哀哉子望南服我來北都赤舌
燒空白壁掩瑜投効欲去需次見呼曰子姑待以
解矯誣最之詞名匪爲响濡我麗鴻網子繫鴈書
矢辭召隱星言聘妹彼往比來男唯女俞成都百
景岷山一區相期安好遠有苑枯嗚呼哀哉陰靡
和鶴庭先傷艱女獨瞻姑母徒噬指如何不淑而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四

祭井嵩縣文

嘉靖三十三年旅歲在寅維莫之春 故嵩縣尹
左山甘先生將返幽宅其友某醺酒于茅執豕于
牢張筵折俎薦之恭殺策其恒幹矢辭以招曰嗚
呼痛哉我傳樸學子守青衿藝圃頡頏鴻達彙征
與子定交及其弟昆子惠祝室爰始締姻追惟二

殤沱涕列膺我曰伯氏筮事未遊仲氏醴榮亦先
遺世顧瞻子宗我如子立參軍馳封上保列戟司
憲占星子亦待次七年之中而哭其因嗟哉天地
同此踟躕明明維皇且將升中捧子以檄綰符于
嵩子曰歸哉將母尸褻來服嘻戲潘輿從容司命
司祿于何不豐樹背之護詔戚惟最我方結社子
來自北初筮華燈或以逮夜假就則采卒呼五白
象碁六博分曹相迫禮義卒度咲言惟則曾幾何
時北斗落藉嗟哉素扈而返於真我之求號匪伊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五

祭駱侍郎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 日春制生熊過謹致
祭於總督漕運戶部侍郎石溪先生駱公之靈曰
嗚呼痛哉言念總章公謂伯氏曰進之甫弟也國
器今餘四紀言猶在昔公先我嗚歷年惟七得侍

同朝比肩而仕維公官簿多所敷歷和而不流
而不厲課其伐閱終始惟一迨公懸車屬我削籍
喜謂國人得所矜式公問謂我子既有易亦有春
秋伊古求匹笑而謂公得無爲戲知公謂我寬此
岑寂惟言會心將以就質胡不憇遺而遂棄置國
失老成卿乏不二寧獨交親寢門潛涕傍杖益法
小心畏忌節惠之施宜曰僊懿誰發潛德徽章永
錫庶言之同匪朝伊夕史職若作閼不可卽益部
耆舊當有續繼顧我病瘵無能爲役石王之溪蛇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

祭翁母歐陽宜人文

維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辛巳女甥熊過
率其婦子敬撰牲醴致奠于外姑封宜人歐陽氏
之靈曰於呼哀哉我昔始室并喪其偏相攸於瀘
維舅氏賢結縞授女始覲姑氏及一再拜西上而
去舅曰俞俞姑曰唯唯黽勉同心以奉母規中老

而傳聞就女養肅敏警儉見此昭曠丙辰之元亦
旣萃止彌留東還勿藥有喜秋以爲期女謀歸寧
旋聞臥疴憂心屏營遷化留期女歸無及睽勞嘿
嘿亦知姑意過之愚劣一斤不收子方就傳未卜
所休我之習忘何得何喪朴雖不前亦自近上若
辰之資數倍於我幹蠱光前理無不可天所陰相
後當必昌繩繩振振長發厥祥金井之阡婦從其
姑禮制既協孰敢後圖一奠之哀辭所不泐塘城
戕戕庶幾來格尚享
南沙文集 卷之七 四十

祭華補菴文

曰嗚呼哀哉始予與先生論文也悉索敝篋而副
錄之其後以歸於吳興曰子之文皆有所自出淺
者不能深入非子亦莫討其實也豈予文獨有當
于心者乎又數書自吳來蜀索所校本且囑予記
其堂曰欲與荆川子田記並傳也永巖先生來則
督前事益亟而俾擇言爲壽文今二文皆就校讐
亦畢而計音適至嗚呼將誰爲言之而誰聽之哉
始吾欲哭荆川宿草之墓而以先生爲東道主今

則不可復作矣嗚呼哀哉先生質直忠信汲古守禮安而成者皆流俗所難也寢門一慟曷以罄予情耶予文斷自癸巳諸凡若干首都爲一卷其逸文與詩不與焉易象常以奉寄春秋明先師之志者策書重大而不能卒致別錄堂記壽文侍史就先生而讀之記文卒傳耶刻成則以寄我我與先生蓋兩畢其志矣嗚呼先生存亡睽阻而極于此予文有所明與否先生之靈牖而相之嗚呼一死一生乃兄交情予與先生所謂情見乎辭辭繁不南少文集 卷之七 四十八

殺而意未盡者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憲副文

維年月日春制生熊過謹以樽盞致奠于故陝西按察司副使中巖李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昔吾師峻峰子與先生友師指過謂不易售也先生曰凡貨希世者嘗不酬于比閭之市奄而有者亦莫不良也賈胡睨眊襲而藉之非連城弗顧矣今其愚不適用忌於暗投思吾師而不見其見先生如吾師焉未常不慨焉求嘆也先生先某而舉者

十有九年然書牘所傳伯氏藏之曰改之爲同年友也譬諸臭味有同嗜焉而忘其不足爲薦羞也吾思吾兄而不見其與先生俱未嘗不怵然含悽也嗚呼某與先生其感知奚翅一日哉已丑之春同舉南宮聯騎比屋投分益深三仕三已解去輒合碁局壺矢之餘重訂歲晚邀歡爲樂及予南歸令子入我甥館然予返以多病不得時見先生則靳曰窮愁著書妨樂事乎吾書不必可傳而乃數相睽携是則吾罪也矣予診先生病且革矣道敘南少文集 卷之七 四十九

契闊遊子家孫訖于弱息皆有所憐念而神不亂某以爲可勿藥也孰知其竟化去乎今工部君家孫實還而不及見能不悲乎雖然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某則知之矣子孫盈庭暉有休問將益尊顯生榮死哀幽冥之中其情與人等也其有不慰籍者乎始吾以哭吾師哭吾兄者哭先生感慨之情既已不解于心矣况夫同年之雅婚姻之好又安能憶故乎昔子張之喪曾子齊衰哭而不吊今某則且禪矣而不哭弔庸知其非寔故耶然系棺

返眞楊朱觀化而不傷撥其原情是或一道嗚呼
無去無來死生共貫神之聽之其亦釋然于吾言
乎則吾所以哭吾師哭吾兄與吾同年婚姻之故
者亦庶幾少慰藉矣嗚呼哀哉尚 饗

再祭李憲副文

維嘉靖歲在辛酉十二月初八日眷年生熊過謹
以剛鬣乘毛鹿羞之儀致奠于靈曰嗚呼痛哉予
既以銘公而復何言退之于文自視無前其銘李
氏惟耶與視耶其婿父觀其同年其文既簡其法

前少文集

卷之七

五十

復嚴某於退之無能執鞭才本不逮文固宜然蓋
退之知觀於其既年之後而某交先生于未同年
之先早彙征於園杏晚法社而依蓮况李熊之締
好兼愈耶之姻聯壯選睽携老尚交驩豈若耶雖
睽親生而異壤觀雖密友死而早捐事因日富交
以事詮故韓嚴而簡我肆而連妾意斯文並韓而
傳匪我宜驕竊此豪賢揆昔公之初度陳祝詞於
公庭公素命我我不敢謙驚歲籥之未易嘆壑舟
之遽迁况祖席於西櫬將臨穴于東阡傷綿謳於

晞露悵厚夜於終天顧花影之重重維涕泗之連
連魂兮歸來無我有愆寄衷悰於未訣儼昭格于
重玄尚 饗

南沙先生文集卷之八

蜀耨熊 過叔仁著

同邑聶紹昌元玉

臨邛孫之益思謙

曾係熊胤衡重梓

雜著

柳溪頌有序

龍舒錢先生今少司馬公弟也溪之粵有樹柳焉以是著稱尚書司馬即左子暇以壽問其友過也

南沙文集

卷之八

稱柳溪子曰壽左子審之過稱辭曰凡柳溪之義壽慧子曰橫樹之生折而樹之又生徵之生理胡不遐壽或曰柳溪子何人也曰溪者隱也柳溪子孝而友材而用晦蓋稱柳溪云夫柳有三水粵柳也爾雅故謂柳曰河柳即言柳聲從木聖常試觀說文書發深省焉生生之義以配至德柳之從聖可以閱躬矣非夫天德孰與於斯頌曰椒荊碩繁玉衡散精爛彼織女曜靈果珍薄觀樂汁柳主材木矧伊苑柳正應厥宿疇屯科墮亦孰豐達依依

柔嘉於溪之下靈祇篤施溉浸以時脩條遠揚交連枝彼樞者陽曷不樹樞繫柳生生天德聖功君子觀物比物醜類惟此柳溪庶善以勵

宋中丞凱旋帳詞

伏以緯除舊布新之彗陽曆中天當脩文偃武之時陰符孕他八白九紫輔弼消諸兀之虞三宮五戎徙旅占太一之盛秋陰厲道官日懷安恭惟銀臺舊列玉帳新威文章虎變奎曜爰降其神武曲龍韜璜書況常其域嗟夜郎之不若勤天子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之深憂剖竹徵兵用共武服出師專闢乃試師于戈分日影師律肅以無譁劍應星文震疊偉其有相龍頸天竈知地險之有宜國印唐符喜廟謀之得筭綸巾羽扇鋒蜩斧蟾等恭從敵愾遂見戎休戰功曰多豈云一夕之澤含情以合無寧加具之私遂用作歌告于有衆銀鏑臨風旌葉飛金蓮壽筆夜蛩知攪裘寒角吹初日緩帶新度檢握奇餘勇賈凱歌齊石林迴暑障州希且須朱白描麟閣猶待夔龍集鳳池

右調鷓鴣天

教通贈劉師禹之鄆西

蜀有劉子學者也將如鄆西喟然謂熊子曰教之難也吾受牒於十日而九不獲吾心矜其不能乎子嘗試語我來熊子爲誦教通之言曰人之劑量也不可執乘於時束於教也溝中之斷木也許者營之無取裁也工師邪許而舉之鑄之銷之附以青黃離離然天下之利器也是乘時之參決也鈇曾丹礬玄砥之生瀕也瀕之生金也各以其數或幾千歲而一化若是其滋久也方人合以羣材正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

以匡郭節以符貞屯以子申蒙以庚戌六十卦各以日爲主不期年而金成物之速化是其稽準也天以節而六氣生焉地以制而五運行焉其相爲勝而奸於支蘭藏者血氣滯而神不麗矣疾醫眠其灰生參兩其動變鑱石毒熨搦腦揲荒瓜幕浣腸蹶然起而復人也否之可傾此其大校彰明者也察其時而材之奉遇者厚矣審其化發機在心開明柔強資之可移有道矣通其可以傾制之故得其環樞而應之無方矣雖然吾思之兢兢然不

釋於中亦若子之心何也將其始也吾有雄成之心其求之也飄乎其浮氣也而昧其難乎嘗試語子青鳥氏之記有胎教其生也梧柳桑棗以爲弧鷄狗牛羊豕以爲牲中四方以爲射示之事也命之曰養正之教今輪將日墀祐禪以須箕倨抱匍委地去之如遺土也拊背而祝之曰勿哇呱呱逐毋啐詈以趣又奚暇徐教之爲以古爲軌今有平無也其壯也五物之地辨以土會五物者民之常也而以施教焉命之曰厚生之教今或流徙無託南沙文集 卷之八 四

老而帶索奉腹以餓氣餒膚鏐鷙鷙者攻剽誦詩者探其含珠以自活與乎其喜也果乎充其體也肆乎其流而不知止也以古爲軌今有平無也今其爲教也風旁行而偷淪又將趣之上苟以身文下提空名以嚮之青衿逢掖委蛇於塗指而詡然曰吾能教以爲教若此而已嘻其欺也毋亦謂人之盡亡其知哉古者蓋世刑措而家可封今有平無也故今之教國無檢焉而係乎師師乎師乎端本以先之明禮義以導之或推之或招之刑就心

和而毋爲尅核而毋爲詭厲主誼而奴利毋賣於經以亂天常是教之則先師之所營也知命之所糾合而仲尼所不倦也此之謂救其末流化原之不可靳得而思其次也耶之志曰錫義之衡日不自持風之發也其相遭也挺然而已矣其靈之所融與其精之所結其昌於物也子孑然特異而况散於人者乎子之耶也期年而觀子之化

艮說熊公聘教諭之廣濟

嘉靖辛丑石東熊子公聘授牒爲楚廣濟師訓詩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五

云惟彼荆楚居國南鄉廣濟南方之國也觀之以其象離南方之卦也離宮之四世曰蒙陽爻體艮于上易師陸德明說曰師之尊體艮其象也始公聘生歲陽在癸歲族甲午之次公聘乃始用易登賢書甲癸之間曰艮萬物成始成終在是矣是亦易師虞翻等傳其辭熊子曰古之言者命之以其物而訓之以其方是其於艮也合德吾謂之說艮艮之說歸藏家曰狽也山立峙各于其所無相順之時也非也吾學自孔氏孔氏之言曰艮止也蒸民之

生物有則焉秉爲彛常故心之精神元化之委也神妙萬物而執之爲有者何也其用旁流不居其本真靜有常者也故思無不通不出其位位也者何也子夏之傳易曰身所止也不出位止所止也學至於止以應天下務豈有難哉雖然止亦有辨蒙之艮不利爲寇葆內和也利禦寇絕外緣也此天緣戒而入者也然則戒也於蒙有加損乎蒙之始不識不知赤子之心也初筮則告初筮者不識不知蒙之本體也於文王止于一止正今謂蒙以養正此蒙之止也非有加損于蒙也比其居之安則資者深故時止則止以爲艮時行則行以爲艮從心所欲不踰其矩也不踰其矩者止也此大人之止也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此艮之所以成始成終也體艮之象以成師之尊其在是也夫

湖州府賑貸議

一本職起自儒生不諳吏治自初蒞政志在懲奸而兩月以來民志未通尚多失策罰刑勸諭其術

已窮蓋由德薄不能儀刑罪何可逭夫 國家張
官置吏固欲安民也卽今東作方殷且又荒歉若
追胥煩擾訟庭充盈民何以安自今部內人民詞
訟非關上司行下者本職暫與停止仍不許毛舉
舊事詰告若能自相和解者准赴府息詞與民休
息以其成清淨和平之化其通判治迹無狀儉身
有乖者願郡中賢達者提耳訓之通判雖愚亦當
避舍師資幸無相棄

一爲勸分廣惠事照得本職近因所屬荒歉行縣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七

議賑據該縣冊內應賑人數甚多倉廩所儲不足
欲行出俸以倡義民少倣經扈稱之故緣本職蒞
任未久公家常祿缺乏未善關支今提空言相示
人誰見諒欲申呈上司截留上供錢糧則

朝既已量裁捐折額稅難以再請爲此示議境內
尚義之人有能出備銀米雜糧入官賑濟者本職
隨其多少議立賞格其多者牒府具申查照天順
元年詔書事例奏聞旌表如不願入官者自行到
官量報銀穀數目官給印信簿籍查照宣德八年

詔書事例借貸接濟待豐熟時抵斗酬還蓋昔時
富鄭公青州饑民十五萬斛朱文公崇安發豪民
穀票下其原直賑荒前賢所爲皆得義民之勲吳
興民俗素厚豈無其人况所賑皆是親隣可結恩
慧可積陰德又其大者賊盜不生長守殷富且得
官同申達尊顯其身一舉卽有數利倘閉廩自完
使小民轉歿不惟損德而爭競日繁鄉里嗷簿官
司不省他時致有禍端則不保其富謚爲愚謬遺
笑後人矣卽今亦不强相科抑但本職爲民之父
母且官得通判一府之事誠不忍貧民之饑亦不
忍富自陷於禍特此示諭使之自擇其能感悟者
至縣投狀限三日造冊以憑施行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八

一爲議處賑濟事訪得各屬所報饑民惟憑糧塘
里老多有索取民財虛將得過人戶及在官在市
奸猾充數返遺無告窮民甚至以生作死鼎迯爲
存空破官財廣開騙局爲此省示該縣量地廣狹
分爲數鄉先憑糧塘公舉次參士人賢者之論以
禮委請上戶平時公正鄉里推服者一人名爲提

督使自擇一二殷實公幹之人爲副赴司同塘里人等檢覆冊內人戶分別極貧次貧如有生業尚堪度活者徑於原報冊內除名務使窮鄉下民沾慧覆勘畢將應賑人戶先分鄉里區大字書寫告示各鄉提督領回榜示仍別密差人查訪有無將榜文懸掛隱匿等情具結在官許漏遺極窮之民赴告如有冒報一名者原勘報之人罰十名之費佐報其冒領者倍退還官仍重行科斷若無冒報而遺窮民亦于原勘報名下追賑其提督以下人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九

負事後有勞該縣冊報以憑優處窮民嗷嗷待哺仰連夜卽與施行

廣師說送李生如京師

始予爲祠官典司太常禮樂思古所以導化其民人者漢西京去古近矣郡國遣土受業必詣太常此與太師樂合國子弟何異然其合而教之必使有道德者主焉而漢法太常博士率高第者廼得之本實雖離然其官聯之設猶可繹思其禮樂教化建中和以爲民極者未至決裂如後世也其官

師之重如此是烏可求得而倖至哉自予屏居麗澤常欲討尋塾師之教兢兢然不敢易也而況於求之乎李子解官淹恤者越三歲將赴謁銓曹隨牒爲學官師如是者不可謂不求也然州黨之序以行射飲其爲科條雖大于塾師而視諸國學則少踈矣予不敢師比問李子乃欲求州以上而師之何也昔孔氏之門以有若似夫子夫子之論學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繼之孝悌務本夫樂之實樂斯二者而已其近取諸身原情愜性如此其于夫子亦孰能辨其非士哉予考信周官之所導化者統以馭之曰親親物以教之曰孝友其間黨州長之所合而書鄉大夫之所比而興胥屬之教官而已然則由學而化民成俗者其至德要道誠不別構使學士挾日而服習矣今之師長掌其版以貶其踈率程其文以辨其工苦研其厝以馭其後先別其數以賦之多少非復有先王之法也其職易稱人可求而得何必李子也况李子又有待時乘勢之利哉道以中和爲至是故有所抑而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

俯焉有所引而跋焉三年之喪以祥琴嘗之所以示有中教之中和也予不及見李子所爲司者其淡然而平則今固見之矣倘亦庶幾祥琴之意乎意其真機之發必有則焉而不可踰者上以是而風下以是而化其相爲感通卽未論西京太常博士弟子也中禮以教而和樂防之者亦豈必減古太師樂之遺乎此其待時乘勢之利其幾可睹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有餘師矣則亦何嫌于求之也予雖未能脩塾師之教然因李子而悟中和之則是以已心可爲嚴師矣商人之言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予克一予協予一自能得師矣予又何求耶他日以語從子典請以歸諸李子曰吾舅也舅諸昆有教麟遊者或可並貽之乎因名曰廣師說

壽中嚴李先生樂府有序

予爲僂語壽中嚴李先生自嘉靖丙戌始也其後丁未戊申乙卯凡三矢辭焉在丁未者曰玉局詠唱予亦多言乎哉於是庚申先生壽七十二其親

黨姜生曹生復爲請喜又多乎哉顧已丑春薦於春官者凡三人行徐君子恭與焉今獨吾與先生生在也當是時吾黨之同朝者僉事何先生知府周先生少傳井先生侍郎駱先生今惟吾與先生在也昔道園虞先生兩壽其鄉人尹氏而不厭若幸託詞於壽域者彼其情豈若吾與先生哉作近樂府一章以道調蘇武漫按之可歌又道園先生和馮尊師填詞之體也先構爲腔則以詞填之不可復可損今詞作擊白陟看皆爲平讀屋去讀亦中州派入音云耳然歌之太直殆如琴去泛音無以畢曲也堪詞之後更爲新聲如古樂府趨艷之遺韻急而節繁情見乎詞蓋烈士悲秋其諸消息盈虛之際陶潛有言聊復得此生耳嗟夫人固各有所感矣哉角郭舊在入部舉其一隅凡他聲不聞者亦從例協律派而隸之不獨入聲也道園先生老而目眇予未哀而先見侵予文不建若人固也於詞學義何有哉獨予與中嚴先生情好姻舊非若尹氏與公者則亦不得退脫於荒落也豈但

藉公以解嘲哉先生之客燕人郭生善諧譚言內
貴人會歌闋則解散以錦重重爲節故取爲亂章
平引其聲以胥之冠以名曰合曲蘇武漫謝郭君
使慙聽吾詞今之錦重重是客無庸歸也因以獻
笑於先生蓋亦所謂愛之無已乎符月呈鈞流螢
逐火恰逢物候迎秋對酒當歌逢場作戲蒼胡乾
闌齊譴擊壤閑身懸車遺老塵網等閑能教空斷
送白日黃鸝消除翠壁丹丘 曾記得柱下猶龍
殿中如虎九關烈豹番休天上青童匣中黃老年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三

來叢桂堪留陟岵瞻雲傳觴戲彩邀歡鼓缶相求
且休論劫石銖衣先看海屋牙籌 重割繁不住
鳥飛兎走尋不到馬渤牛溲學不得龍驤虎驟笑
不定蛙角蠅頭有味清時無能白首庭中種槐門
前栽柳英雄伎倆待一筆與都勾 坐獵尉遲盃
起把郭郎袖且謀一甌滿浮則便是堂開錦畫却
問郭郎知否可復道錦重重花滿樓

蔣道士字說卷

蔣生舒芬初從予友編脩楊君游有道者易今名

曰道南別號太易子其從予游也問字焉予爲之
字曰子明因生之請而祝之辭是時有合陽劉子
者在焉辭成就讀使聽焉子明者與合陽之義將
無同乎嗚呼念哉辭曰離已日光坎戊月精日月
對峙南北爲經流戊就己其道上行是曰道南以
示玄津日月爲易號所自生始青之下兩平同升
日月合璧赫赫厥明惜昔仙人陵陽子明結璘嚴
巖擲人流鈴朱陵九霞素島三雲如和其光亦同
其塵迨其閉宣廓然太清兩師所命同出異名審
易校象不失本源念茲不忘終其永昌曷惟其昌
愛契合陽

凌雲山刻石銘

凌雲踈峙秀色互發水波湧沸山客潛沒敷華卉
英挾奇竇室傑構窈杳真象超息矢辭作銘莫茲
舊事

息心所頌

我聞晉賢菩薩摩訶沙于大光明山坐蓮花藏獅
子之座晉照十方爲說法已于后闍浮提界有一

居士見宰官身了一切法卽與善緣與其同學而
入此山見諸辟支無學居于一室其室方丈有一
長者善爲說法息身居士稽首而說偈云

善哉諸衆生 皆涉有爲法 菩薩入三昧
遮那之願力 身相如虛空 不攝善惡念
是名息心所 菩薩方便力 憫念于衆生
無住而生心 遂有種種法 流浪生死際
唯願諸處者 遠離一切覺 餘二皆非是
任同知像贊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五

脫身俠窟抗情世塵文本映心才任解紛集羶在
楚剖符臨申孰是望之廼于滇雲不忒者儀難述
者神柳先民有言人貌榮名故注心旂常或縱丹
青而不知儼然望者是天之委形我孰頌之謀貽
厥孫

上元火樹點鬱不明重爲經紀儼然永夜有

溪子見虧起什之繁聊爲致語解嘲云爾

春叶孟傲俗祠太乙銀花燦爛火樹參差代日月
之明宛聚星于東井中天地而立凌倒景于南宮

重明以麗初有似于瞻天漸進而升忽復疑于
日顧照夜燭龍躍潛難測而燄空朱雀翔集隨時
入地中而明夷思爲推挽在上而大有本自吹噓
震運方隆喜顛木之有葉離明作兩觀煨燼之再
然倒迦葉百尺之竿惟憑法用返魯陽三舍之駕
有待精誠况五夜三元之首當千金一刻之時傳
燈欲破于羣迷調燭耶存乎小試用悔不妨于寢
明之代緝熙維利于不息之貞雲官火德所希天
下之文明銀海金光獨證環中之玄德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六

賀戴守帳詞

周禮司儀傳摯嚴九命之等幽風稱兕躋堂當十
月之交茲惟歲問之常兄在附庸之國及此滌場
之候寔當降嶽之辰六同慶衍罔不率俾庶尹允
諧矧咸奔走恭惟某官圭章重器龍象異材巨海
精靈會八閩之灝氣曲臺典禮紹二葉之儒林曹
滕鄒魯龍田早見於文明公直忠清華冒違宗于
先烈明光起草寵三命以爲榮益部占星把一麾
而出守大邦有控民皆託於三天達郡無師鄉亦

興於三物畢辜受紀初度重逢中和樂職四子講
而難明小大從公三頌繼而有作尊開綠蟻色分
荔子之鄉醖舉朱捉光映靈公之舍填詞隸諸樂
府登歌徹于賓筵 茅屋秋風問民力西南幾回
消敬欲分憂漢吏稱良會須有真豪傑歷井捫參
度奎聯壁正懸弧時節斟酌元精斗柄倒垂天北
柱若洲橫烽候靜西樓長嘯談風月但青史芳名
博得丹丘真訣劫石鈇衣桑田滄海笑等閑奇特
更堪論詩域重開壽臻平格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七

右調無俗念

讀鳧鷖假樂詩

鳧鷖假樂二詩本不相蒙也自朱氏始廼會合之
古言鳧鷖守成耳鄭氏因曰尔者成王也今考其
時乃大繆於實夫所謂公尸者何公之尸而非王
尸也或曰成王之時爲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
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以尊也按國語周人之辭昔
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蓋如商之祖契於
祭乃稱玄王不謂之公也今必謂其上皆公尸恐

絕前例矣或曰于公先王公先公也則祭有先公
之尸何用疑爲也曰此毛註之得而鄭箋誤也公
之云者猶所謂滕瞽奏公王公伊濯之公益事也
而非謂先公也周禮掌祧守先王先公之祧片先
公于公之上王蓋后稷也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
先公則鷩冕序先王於公之上王蓋后稷既稱王
則祭當稱王尸今何以稱公尸哉然則鳧鷖之詩
殆非武王成康時詩也或曰謂后稷爲王者有據
乎曰書武成先王建邦啓土序於公劉之前是非
肇有邵家室之后稷乎凡統於尊者今祭當先太
祖而尸乃止稱公尸謂成康之詩可乎周禮旅賁
六尸并后稷而七或曰孔氏禮疏天子必取列孫
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是以謂公尸也按詩
之楚茨刺幽王祀祭不享而稱皇尸不以謂公尸
也或曰朱氏定爲卿大夫之詩奈何曰君婦莫莫
所謂九嬪贊后薦徹籩豆者也卿大夫之妻奈何
援女君之說而冒稱君婦乎又詩人托興深遠固
不可淺求者然其因物起興必不逮及若其賦事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八

則又直陳所見耳今日是鷺在涇涇果安在乎書曰涇屬渭汭而導渭自鳧臯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詳涇之入謂在陽陵陽陵在咸陽之東矣自土漆沮程氏雍錄定爲岐周則高陵以西上流之涇且不得於岐周言之況於文王之豐記里有數百者乎況武王之鎬去豐又二十五里者乎以是言之殆公劉以上詩也假樂古以爲樂成王自朱氏始定爲公尸蒼鳧鷺者今考其詩辭無一相應斯其言豈不異哉

南沙文集

卷之八

十九

讀曾子問

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謂可以除之賢者之過也故孔子以中道荅之而遂及于過時不祭夫所謂祭蓋通凡祥禫之祭須及期耳孔氏不得其義遂以庶子除君服不祭當之若欲以茲義蒙上文者而謂上所言毀祭但指主人支子則否故曾子疑於支子之不祭而問之于斯有大誤焉問者各爲一事今粗解爲文句者必知之孔氏乃強使爲一容非誤乎且孔氏既謂適子已行祥祭則支

子仕宦者雖不除私服無復追祭以爲支子之禮今孔所荅乃至云過時不祭而不云適子已行祥祭則亦非支子矣乃欲以彼當此其爲說不自相背違乎求而不得又以祥祭其於文義遂若燕人之說郢書矣不亦可怪哉湛子蓋不察而因其誤余觀于鄭氏之說蓋無有也從鄭氏

讀文王世子

南沙子曰名固有同者乎而實實異者乎苟徵其名而已則將何以攷實世子之記曰及登歌清廟蓋述稱文王而述之也繼之辭曰下管象舞大武夫象以言乎武之功也鄭氏所謂之武王伐紂之樂是也正義見周禮六代之樂象不列而詩維清之序曰奏象舞焉而以爲文王之樂其始蓋誤于詩而又不得於服虔象以削之傳也沿而至今湛子曰象周頌維清文王之舞夫象之有二也明堂位之注曰周頌武也祭統之注曰管象吹管而舞象武王樂也是武王之舞象也維清之奏象舞是文王之象也且云正君臣貴賤矣而乃有堂下樂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一

夫上下俱秦者乎然則象舞同者乎曰同蓋所謂變文也管象爲句而舞屬大武爲讀此固所謂前歌後舞者也

讀二禮測

某以爲三禮者自其書言之也若以爲二而已者殆非也若合論其體要雖二之且不可蓋禮儀譬則身而威儀者卽其具體而析言之也謂有二乎乃知三禮者古者識別其書耳非以禮爲有三也然則周禮者法也二禮自天子下達周禮則掌朝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一

廷有不下庶人者矣今以其綱具曲禮因欲附之則王制不可附曲禮乎以王制爲雜傳而願以周禮歸曲禮同體而異議乃不然矣大抵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者正也曲禮與儀禮各有經傳者自言之耳非正也且以曲禮爲五倫禮卽擦契書致野外軍中之類當屬何倫乎彼儀禮之冠婚喪祭又豈外五禮而別言者乎又以周禮附曲禮諄繆矣昔鄭氏注禮器經禮三百謂是周禮今朱子所從乃是臣瓚注漢志語鄭不必泥也然如子湛子則

一以周禮爲經禮一以爲曲禮之傳相去不遠乎又儀禮之書鄭氏禮注以爲曲禮而儀禮亦名曲禮與晉荀崧所言不異則如昔儒之言二禮殆俱曲禮矣今寧得又分經禮威儀于二書間乎某之爲儀禮禮記爲經傳者卽其書之相表裏言之非謂可分經禮威儀于二書猶所謂一身俱體而析言之云也

讀古樂府

南沙子曰古樂府其猶有遺說乎以予攷之前聞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二

漢蓋二十又二篇而不存者且四篇矣魏吳以下多寡不同意義因之崔仲熊以爲改造云蓋參伍而觀見其非舊貫也云耳左豫章遂乃爲條而分之曰漢之所謂朱鷺云二者魏改焉以爲楚之平者是也吳改焉以爲炎精缺者是也茲非求仲熊之說而不得也乃遂達于事實乎夫論朱鷺之義固已異於楚平而又獨責於宋曲之異義若其宮商之相宣句律之短長以之相較亦復雜之而去之非近樂府之同腴而異辭也乃欲聯而言之

若相沿樂而損益然者則豫章之求之也亦過深矣哉大抵鼓吹之曲其迭奏必有次第漢自有朱鷺爲首猶魏之首楚平吳之首炎精缺耳譜序不相爲謀又奚必謂其改彼爲此也哉雖吳之爲是說也苟以其所見者云耳其亦爲必然者則亦非予之所敢知也

老子

始老子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道德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老子故守藏吏多識前言其谷

南文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三

神玄牝列子以爲黃帝之書知白守黑今還金術稱神農經蓋多述舊聞也予少嘗聞孔子蓋三十而問禮於聃其旨與五千言不類而東萊呂氏則曰告孔子者其職而著之書者其所見也爲呂氏之學者有葉正則其言特異呂氏而與予同葉謂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曾子問老子列傳二戴記孔子從老子之迹甚明此禮家儒者所傳也馬遷記孔子見聃嘆有猶龍遁周吏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此非禮

家儒者所傳也使聃果周藏吏則故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苟自明其說豈無補言一二辨析於其間而故爲巖居川遊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特妄人訛而合之耳遷既以爲不知所終又以爲百有六十歲又其居有鄉里又以爲有子孫爲魏將而著書之老子教孔子之老聃不能辨其本而徒詳於末流何也其意出于獨而其言考於晦菴橫渠而加詳矣故特略而著之於

南文文集

卷之八

二十四

篇端

列子

劉向校讎列子定著八篇自天瑞至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爲不足信矣疎寮疑太史公不傳列子又謂莊周之末篇叙黑翟禽滑釐慎到田餅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獨不及於列子何哉豈所謂鴻蒙列缺者歟又向錄禦寇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而其書不當言子產鄧析柳子厚固已疑之史

記鄭編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與列
子正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何言穆公遂誤
爲鄭耶予謂編穆皆從系或遂誤編爲穆耶未可
知也太史所不傳者固多何必疑於禦寇莊生書
本不主於記事一時偶遺於今亦何足據況向之
傳極不下太史公向以爲有其人今乃疑其無耶

管子

管仲作內政以寓兵始變古矣宜其爲高似孫所
譌也今管子書序劉向所校讎除復重四百八十

南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五

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讀管氏教民山高乘
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
一名形勢書故多龐雜附會其記毛嬙西施及吳
王好劍事出仲後其謂持滿定傾不爲人客乃大
肆種蠶之謀其後石林葉氏又以其多與鬼谷子
相亂所自序者事亦汎濫不切蘇氏古文謂多申
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甚者以智欺其民以術傾
鄰國有不貨之寶石璧青茅之謀使仲而信然一
匡九合之績胡爲哉由此觀之則書言利可修者

或真戰國策士假仲以張皇其說而向所參證未
盡欺高氏攻貪黷詐云者要當以理情度之未可
隨其虛喝云爾

孔叢子

子思之生年雖孔氏之子孫不能譜其年月孟子
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測則不能安子思又連
叢記穆公之薨子思在衛不爲服斯足以明其同
時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史記孔子世家子思蓋
六十二以卒按孔子卒在獲麟後二歲其後十六

南文集

卷之八

二十六

年哀公卒又三十七年悼公卒又二十一年元公
卒又三十三年穆公卒尚距孔子沒百有八歲子
思尚存則其生年亦當在元公初耳安得對孔子
折薪耶叢稱子思十六作中庸曰祖君厄陳蔡作
春秋詳其語意與仲尼上父字同蓋孔子已沒之
時伯魚之卒在孔子先中庸記哀公問政哀以謚
公則必已歿是書又在哀公後矣哀公沒後孔子
十六年正合子思作中庸之際則孔子且不見子
思之生况伯魚乎伯魚沒在十年左近而孔子始

生其不達亦甚矣雜誤其言卒未能定然中庸之書決非十六童子所作不待據殘缺之文而後知也

荀子

史記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然卿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其所排過非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耶卿本儒家者流其非子思孟子乃欲自躋以繼孔子其意望侈然大矣今夫信有剛柔善惡中皆陰陽所爲故惡不可謂非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七

信也然存於夜氣發於善端其本曷常有惡耶卿以仁義爲僞而好言禮曰禮者養也不明內心之發以原天則之自然外取於聲色臭味而近爲耳莫口體之制顧又曰禮者敬之文也是寧知禮之非僞也哉韓子稱卿大醇小疵黃東發原古今字義之別爲解曰卿所言僞者謂若妹與接非若今以爲詬邪也譬東發亦黨同於韓子耶至其所論粹而王駁而伯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波惡知孟氏身與假之辨哉東發之論則有由然矣卿大疵如

此豈不亂真方希直曰損背道之言自荀卿始訖若過計也夫

陳平

漢高平城之危陳平所謂奇計者蓋自班固時失之矣南軒張先生意其鄙陋不可以傳故平自諱之是亦未可知也應邵因桓譚新論著其事譚曰陳平之使閼氏必言漢有美女因急則獻之譚亦應語非有事實故以必字決其說邵在固後固乃不聞邵何從聞之譚雖博學且在固前然固世史南沙文集

卷之八

二十八

父彪與譚同時而年稍長其網羅遺拾譚不能加也又其姑婕妤在掖庭故彪習聞漢事彪無所聞以詔固譚乃能傳其說耶譚叙此首加必字已自可見後人不察遂以爲實然爾

婁敬

史記齊人婁敬說上都長安而舉朝非之夫當是時漢廷公卿不學甚哉其折劉敬何其諄也秦自仲以來詩書頗紀其事歷春秋戰國逮子嬰乃亡何止二世周之盛時故在關中也居東都蓋周召

君陳畢公之徒保釐而已自平王至東西周過歷之年削日恣盛何以虛稱於八百哉楊雄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棹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居長安適也有逮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然則雖子雲亦未深考乎王公設險以守國所以杜奸萌消兵端也凡此皆爲民耳敬言不欲阻險以害民其言雖有所本要得其一耳漢不必言也靖康之禍其效可觀矣然元帝時翼奉又請徒成周又論天道略地形南沙文集卷之八二十九

別有所主而東漢竟都之何也

叔孫通

漢書叔孫通采秦儀制禮今其禮不可見按漢書梅福傳叔孫通歸漢制作儀品王克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然賈誼傳言漢興二十餘年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則十六篇者是朝會之儀爾無有施諸民間者其爲儀自通傳外獨褚少孫載其朝賀正月儀法於梁世家

云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而已民禮全無所見其後韓延壽於潁川秦彭於山陽皆自制禮度無所稟承所謂十六篇者何其踈脫耶通傳既稱高帝悉去秦儀法爲易簡雖不明其所去就者而機可爲矣通不能乘時求古所謂易簡而反采秦儀雜就之至慧帝時定宗廟儀法而原廟之立諄諄尤甚其時稍定漢諸儀法其於十六篇想亦無大更改矣若夫君臣主定勇夫悍將之氣固當有以消之高帝不知其機權而止覺皇帝之貴則亦大陋矣儒者譏其尊君卑臣要爲有遺論也漢制天子爲丞相起敬尚有古意優於近代矣豈盡尊君卑臣耶方議禮時魯有兩生不肯行楊子雲許其有大臣之節然其解嘲曰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間解甲投戈作君臣之儀得也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世則惑矣因子雲之言知兩生之節而又知叔孫之得庶幾乎達於時變矣哉

四皓

四皓者明於利害非必有道者也予讀其所爲歌詩槩然感焉其詞曰漢漢商山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夫士之欲得所歸也而止於肆志則亦何所不至矣古所謂窮者不損者彼豈以肆志爲哉初四皓之出也子房言上所不能致者四人陳留志東園公襄邑人夏黃公鄆人又云齊人然則獨綺里季角里先生爲秦產耶解嘲曰四皓采榮於商山采榮者采芝也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一

師古以爲榮名避秦以遠禍耳然四人者旣非同產於秦而隱於秦何也三輔故事四皓皆爲秦博士抑事秦耶將避之耶稽其駟馬高蓋之憂蓋仕而困鈍同爲博士脫身焚坑而後去然則果不暇于榮名也詩云慧而好我携手同行豈亦四皓之意乎夫因呂澤而出本以安劉也如杜牧袒袖之詩將不滅劉乎曰顧安之也顧四老人者不明于古其所以開陳於帝后之間者初無立嫡之義恤孤之禮而徒曰延頸爲太子歟也

是遵何說哉故帝雖脅於羽翼之成而后終昧於鴟鵂之愛蓋四皓之居其美者未盡也謂其明於利害而非有道可不謂然乎宋儒之言曰漢廷置酒時從太子四人者皆假衣冠耳非真四皓也則予又奚計其言之非也

張蒼

史記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焉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按漢言律歷者本張蒼著書十八篇言陰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二

陽律歷事初秦水德音上大呂隨志張蒼定律推五勝之法爲水德其爲章程隨志云漢官尺黃鍾容黍九百三十九是蒼法也劉歆與楊子雲書云張蒼撰歷成於帷幙按漢志秦推五勝自以爲獲水德以十月爲正朔色尚黑漢興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帝歷比于黃帝夏殷周魯六歷疏濶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多非是然予考信大初歷至孝武時漢興百二歲矣猶云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

離也星射姓等定東南立畧儀下漏刻以迫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已得上元太初本星度新正猶云不能爲筭况蒼時疇人子弟分散自爲工力不猶難乎龜山楊氏惜蒼術學疎陋漢當水德之正正朔宜因秦弗革率以此訕夫五德自鄒衍呂不韋推之然不足盡信也公孫臣言漢當土德黃龍見而蒼議出豈知漢以火王而臣說又不足據乎

賈誼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三

隨經籍志左氏出張蒼家誼爲訓詁又崇文總目漢賈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事連語雜而說經之異者詩最甚騶虞曰天子囹官靈台曰神靈凡此類與毛公別矣至殷周古事亦多不類詩書何子元定其篇表甚悉唐皮日休讀其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文中子曰漢文崩賈誼歿漢祚其可知矣此其悲不有過于皮氏乎班孟堅以誼表餌爲踈葉正則乃引劉惔論桓溫比之以溫之行博明誼之表餌

當必適用也予觀由余所以娛戎王陳平所以解平城中行所以與單于誼術豈必盡踈其謂誼以此勝匈奴非盛德事善哉斯亦篤論也已

董仲舒

董氏別有春秋決事比初仲舒旣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詳哉其言於春秋也按漢刑法志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法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吏湯豈有感于董氏所對乎夫經非不可決獄也若陋儒酷吏因緣假飾巧詆深文自附於責備誅心無將之說而豈經之罪哉然仲舒本純儒其志在尚德不尚刑而災異之對引兩觀及桓僖亳社火災妄什經義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是春秋者乃真若司空城旦書矣豈非老將至而耄及乎故自其弟子且疑之况餘人也決事比者乃仲舒親受以對帝而帝深刻湯峻法則仲舒安

所逃罪耶然非是經不可決獄也儒者因曰王何以老莊什經與春秋決事正同則亦過矣夫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春秋之作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言與事不相麗豈聖人之指哉懼其麗於事而傷於刻也乃因仲舒始又有責於俗儒酷史也哉

劉向

向傷石顯讒殺張猛為疾讒摘要收危及世頌凡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五

八篇今其文亡矣成帝時王氏秉政因伏生五行傳衍而論上之崇文總目新序凡十卷陽朔元年前上其書周秦至漢君臣言行苟世教有裨者類在焉其前五皆曰雜事警戒居多江乙諸狐虎之喻出小臣離間之言不足紀缺樂毅盜齊不足與管仲同稱子臧讓非其人李札讓以已亂不可同于叔圻之讓圻不義宜公於禮事異而理同矣臧寧堪俎豆於其間哉晉太子避蛇祥而伏劒石奢以不私其父而刎頸李商多殺不辜而自戕介之推

怨懟而自焚中徒狄嫉世而沉河不可同齊大史魚之節非愚則誣此數子者不可並論弘演納愆公之肝不可同晏嬰辭崔杵之盟王子閭拒白公之立其於君臣之義篤矣後儒或斬於弘演非也說苑五卷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忠正理尊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崔謀至公陽嘉四年上其書與新序相出入故多重複又矛盾也其釋而不精誠然哉撮二書讀之其於理亂得失之故繁而不殺非夫憂深而思遠曷為有是哉疾痛而呼

南沙文集

卷之八

三十六

不暇擇於要抄固亦宜矣曾氏譏向循物者多而自為者少夫曾氏何其敢於言耶如向之忠耿迹其行事觀外戚封事于哀其憤發而悲其策之無從出也擇術不精以陷於愚詐又奚暇貴其枉已哉若謂向優於雄雄豈易過者向專積思於經術盡誦書傳夜觀星宿其馳神如此豈如雄之潛心於淵也哉

楊雄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

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楊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幸然則漢書所載甘泉已後訛舛寔多善豈非有證於新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澁教其體裁辭氣區別烏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南史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七 大家續書采擷未精誤谷爲楊乎初雄被薦待詔承明之庭庭在未決宮霍光傳太后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罪狀昌邑王則其必嚴重矣按翼奉傳連言前殿曲臺漸臺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解嘲云登金馬上玉堂按後漢輿服志蓋黃門東有所鑄宛馬勢故曰金馬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宦者黃門之直上達玉堂翼奉傳曰奉待詔宦者署雄之給事黃門亦謂此也晉灼以黃屋非人臣所居因曰廬於門失猶未遠張晏以爲

直於石渠閣不亦遠乎石渠者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爲渠閣在石渠之外祇役趨命勢相遼遠若其校書則石渠有蕭何舊籍在焉假使石渠有直廬之便乃舍之而校書于天祿閣則于情理亦有可疑天祿石渠二閣雖並存滄地水北於滄地水益北又別爲明光桂宮中間不言天祿又在明光桂宮之北矣人情地勢不亦迂遠乎然則雄不寓黃門且不應直於石渠閣又烏得遠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也漢自慧帝始居未央非若高帝以前南史文集 卷之八 三十八 居長樂故今就未央言之也其從閣自隕豈有生理既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爲官之拓落不觀非聖之書何爲復作符命前後自相詆誤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傳同時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爲莽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稽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耻事二姓者而旨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

原缺

南沙文集跋

右家君集八卷爲文一百七十首始家君居館中有秘書稿爲郎署有兵曹稿祠曹稿謫滇有南中稿再謫吳興有鎮靜堂稿及先後家君集等凡爲詩若文者以若干首皆散亡不可紀錄朴自丁巳迄今十二年所遍加蒐輯得詩文千餘篇柰多脫誤雖家君不暇自釐正也於是擇其不甚訛舛者類而舉之詩名存稿者已有別刻餘爲外集蓋俟他訪有

南沙文集

後跋

得並近稿通續其後爲全集也歲乙丑叔父南墩公以侍御按兩河攜是編如大梁將謀餞梓會以病免歸不果今年秋中承寅所先生嚴公移鎮蜀首加問訊則以是編遺之刻於成都版歸富順藏諸大業山堂嗟呼昌黎有言文章編刻固宜有人而金根莫辨者世稱不肖朴不孝不能克家裕壘早自表樹式穀厥考徒使微言緒論久而未彰是罪也已悲夫後世必有知子雲者姑無以論聊以著

其大都爾而予小子將何爲哉將何爲哉

用校讐且紀歲月肯

隆慶戊辰八月朔不肖子敦朴頓首敬跋

2094887

g
Z121.5
16a



ZW 21181888585831

熊南沙文集八卷

浙江汪汝
乘家藏本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旨決錄已著錄是集乃隆
慶戊辰其門人嚴清所刻前四卷爲疏序書記後
四卷爲題跋引傳碑銘祭文禱著過留心經學其
文章亦列名八才子中然集中諸作大抵應酬之
文